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史料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编



Fufa
Qingong jianxue
yundong shiliao

2

上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史料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编



Fufa
Qingong jianxue
yundong shiliao

2

下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第二册(上)

北京出版社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第二册(下)

北京出版社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第二册(上、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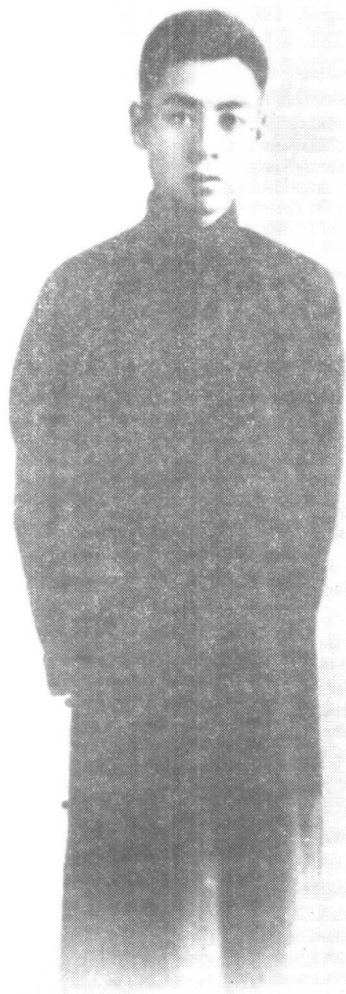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7.25印张 625,000字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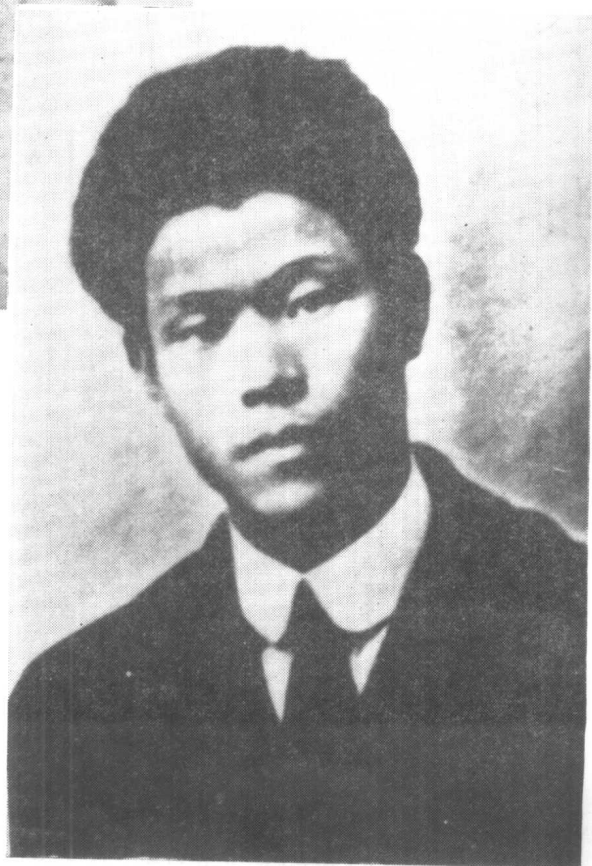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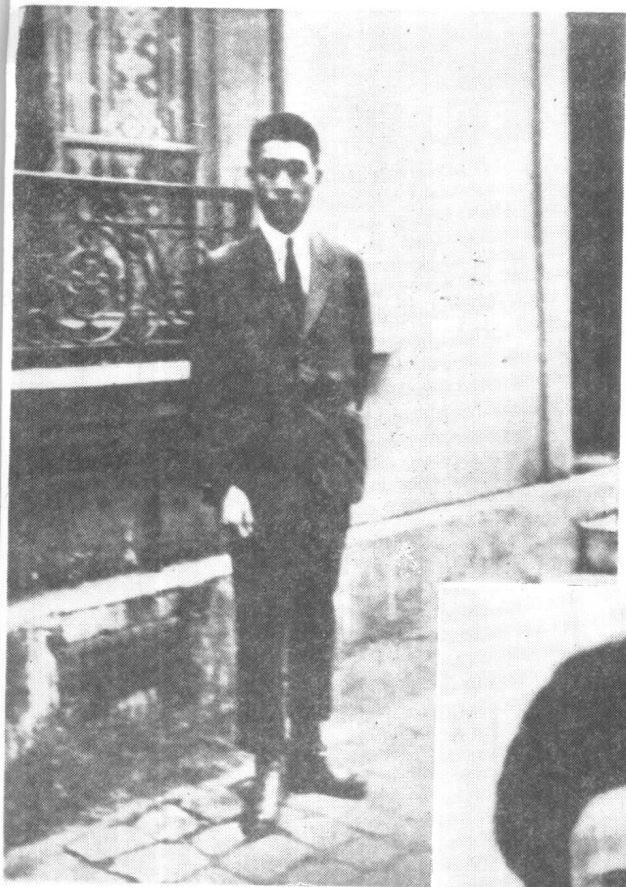
书号: 11071·134

定价: 2.75元



周恩来同志赴法勤工俭学前
在天津(一九二〇年秋)。

周恩来同志在巴黎
(一九二三年)。



旅欧时期的蔡和森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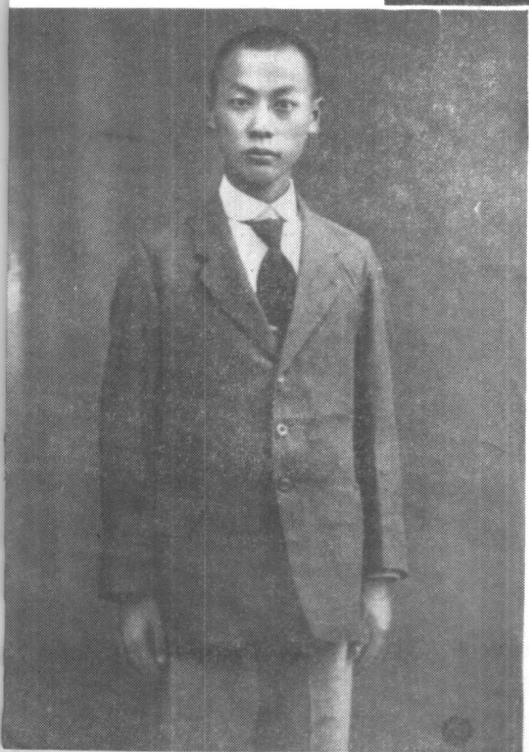


旅欧时期的向警子同志。



旅欧时期的徐特立同志（一九二一年摄于巴黎）。

旅欧时期的刘伯坚同志。



赴法前的陈毅同志
(一九一九年摄于上海)。

关于日记中同志
毛泽东、蔡和森同志
到县布了解留
法预备班情况的记
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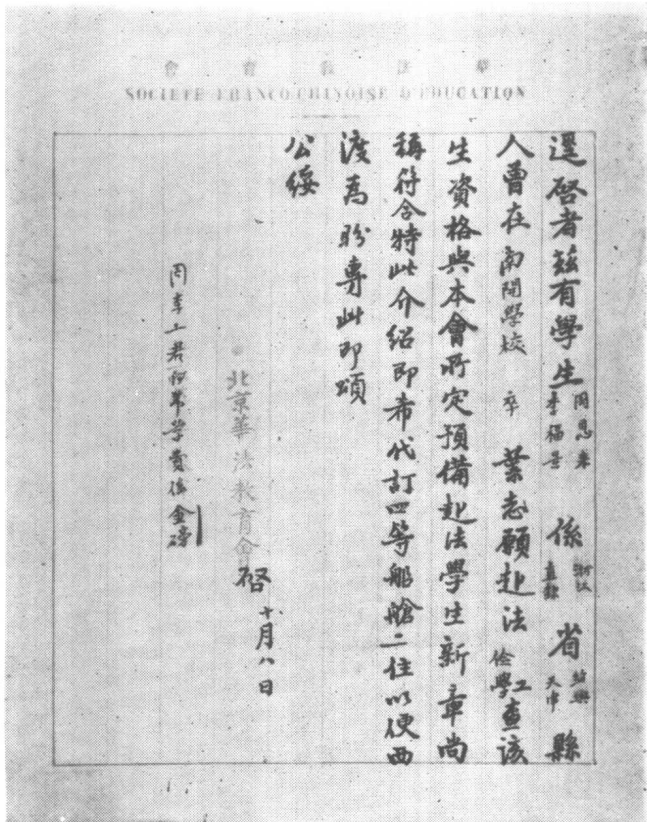
● 吳玉章君在四川留法預備學校之演說

我們倡辦留法儉學會、勤工儉學會、已有幾年、人數日見發達、這是最高興的一件事。我們提倡留學的理想、以為學術是天下為公、無種界國界男女窮富之分的、由這理想生出兩種觀念：第一是要認明學術進步是為大多数人求幸福的、不是為少數人享優先權謀獨占專利的。從前的人、看這學問二字、是一部分少數優秀的人所專有；次州

吳玉章同志在四川留法預備學校演說，強調考察俄國革命“發動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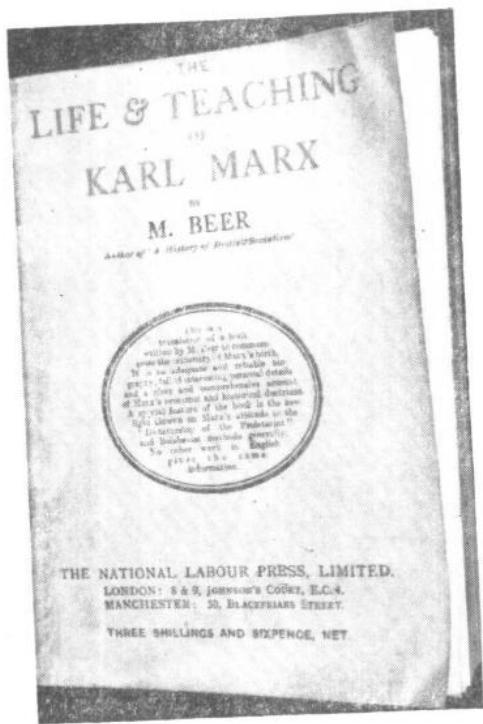
近于吳君見於個人欣喜之情不可言喻同也予宿居伊蒲區社
東道俄之葉洪之手續擬之他星一時之久
十月六日 九月二日 Dr. March
見日下于長河河級班妙他人以此本校此筒之子到站歡迎
搬運行李不覺第一機亦要揮法君贊周卯君與區復送刊
此有君于昇老君問之答君於蘇留北京東
十月七日 九月三日 Dr. March
下午湘中全體在蓮池操場本校河級班及北京旅人清
分二時晚之知王君文國君佳第一機亦要揮法君贊周卯君與區復送刊
十月十日
宋三前法不飲其衷心交其心始以而之以此故少校之不

周恩来同志赴法勤工俭学的介绍信。



波尔多号——周恩来同志赴法所乘之船。





周恩来同志一九二一年读过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一书。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 草於法國克魯斯工部

聖夏門勤工日記

(王若飛) 下

我來法，不過七月，進工廠作工，也只得兩個多月，因法各方面的情況，自然不甚清楚，就是工人的生活，也多不甚清楚。因我進了工廠，所以我做了一篇介紹作工生活的文章，我一期一刊。

王若飛同志留法期間的勤工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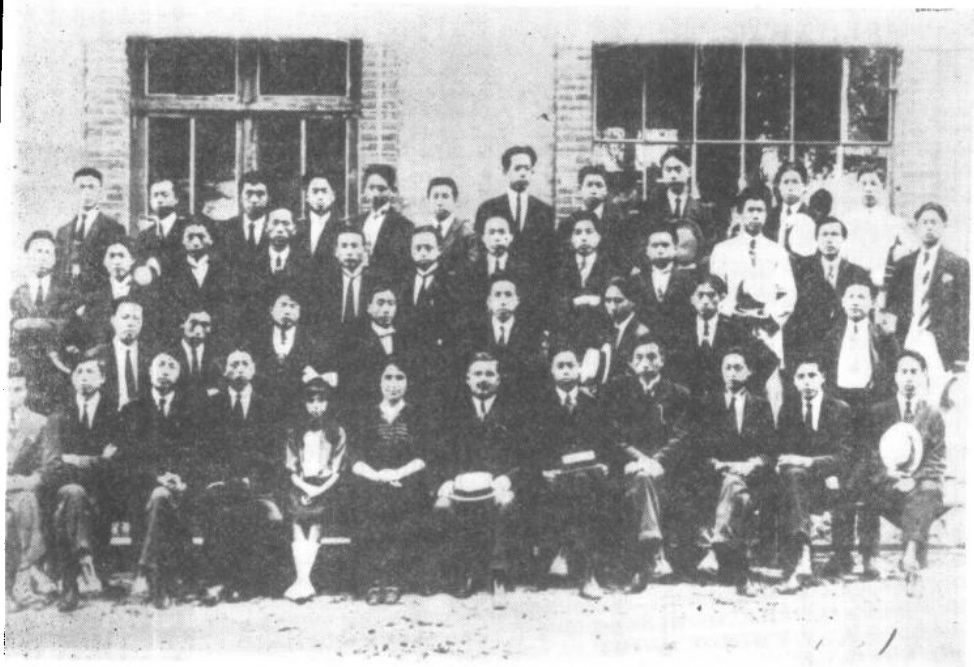
一九二二年三月，周恩来同志从德国寄给觉悟社社员的信，明确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一九二〇年七月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法国合影。右起第一人为向警予同志。



留法女生在蒙达尼合影，中排右起第一人为蔡畅同志，前排左起第二人为蔡母葛健康。



一九二一年初，工学世界社社员合影。左起
第一排：林蔚、郭春涛、廖元瑛、尹宾、
沙博长女、沙博夫人、沙博（蒙达尼
公学校长）、李立三（来宾）、袁子贞、
肖三、余增生、郑延毅；
第二排：杨大昌、梅筑培、肖拔、刘崧生、
任理、李林、贺果、刘明俨；
第三排：李富春、许亦鲜、周玉书、汪泽巍、
欧阳钦、刘方岳、陈常武、薛世纶、
罗学瓚、蔡和森、龙颢群、傅昌钜；
第四排：唐灵运、成湘、肖振汉、娄少丞、
李维汉、汪泽楷、颜昌颐、黄进、
张昆弟、欧阳灵泽、娄少莲。（此名
单由贺果、刘子华二同志提供）

一九二四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起第一人为聂荣臻同志、第四人为周恩来同志、第六人为李富春同志；后排右起第三人为邓小平同志。



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
成员欢送周恩来同志回国。



目 录

第三卷 历 程（上）

一、勤工俭学运动高潮的形成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第一号(摘录) (3)

少年行

——北上过洞庭有感.....蔡和森 (8)

蔡林彬致毛泽东信(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10)

蔡林彬致肖旭东信(一九一八年七月)..... (12)

蔡林彬致陈绍休信(一九一八年)..... (13)

蔡林彬致毛泽东信(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14)

蔡林彬致陈绍休、肖子璋、肖子升、毛泽东信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16)

蔡林彬致邹彝鼎信(一九一八年)..... (23)

向警予致陶毅、任培道信(一九二〇年六月七日) (24)

关于赴法勤工俭学之呈批..... (26)

贺果日记(一九一八年) (27)

留法勤工俭学在湖南之发起.....湖南学生 (47)

*

*

*

吴玉章君在四川留法预备学校之演说…………… (53)

四川留法俭学会开课…………… (56)

* * *

别李愚如并示述弟……………恩 来 (57)

二、勤工俭学生分批赴法

第一 届

学生会欢送留法学生…………… (65)

吴玉章在赴法勤工俭学生送别会上的演说词…………… (67)

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首途…………… (72)

第一次俭学会学生到法记…………… (73)

第二 届

欢送赴法留学生…………… (78)

第三 届

欢送赴法学生纪事…………… (80)

留法学生明晨出发…………… (85)

四川同乡会欢迎留法学生…………… (85)

八团体欢送出洋学生预志…………… (86)

留法俭学会学生今日放洋…………… (87)

留法学生今日放洋…………… (87)

最近赴法者之情形…………… (88)

第四 届

送别留法学员记…………… (90)

赴法学生之首途…………… (90)

第五屆

- 学生会欢送赴法学生…………… (91)
- 寰球学生会欢送赴法学生…………… (92)
- 寰球学生会欢送留法学生…………… (93)
- 赴法学生临行之饯送…………… (96)
- 华法教育会欢送赴法学生纪事…………… (98)
- 第五次勤工俭学生调查表…………… (99)
- 中国留学生到法…………… (106)
- 中国留法学生昨抵巴黎…………… (106)

第八屆

- 华法教育会之欢送会…………… (107)
- 九日赴法学生调查表…………… (108)
- 留法俭学生出发记…………… (111)
- 凤凰船启航之留法学生…………… (112)
- 江浙留法同学会近讯…………… (112)

第九屆

- 关于留法学生之记载…………… (114)
- 昨日出发之留法学生…………… (115)
- 留法勤工之限制…………… (116)

第十屆

- 留法俭学生电止选送…………… (117)
- 将有新生到法…………… (117)
- 旅法华人迎新大会…………… (118)

第十一届

- 赴法学生将次放洋…………… (120)
赴法船中之五四纪念会……………若 愚 (120)
百余学生到法…………… (124)

第十二届

- 留法俭学生今晨赴法…………… (125)
航海中之赴法学生消息……………琴 荪(赵世炎) (125)
我们一路怎么样到的法兰西? ……肖子暉 (128)

第十三届至第十四届

- 留法俭学生昨日放洋…………… (138)
赴法纪略……………戴启东 (138)
上海来法学生…………… (139)
赴法学生已放洋…………… (140)
勤工俭学生抵法…………… (140)

第十五届

- 十五届赴法学生团之组织…………… (141)
大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放洋…………… (142)

第十七届

- 赴法学生放洋有期…………… (147)
大批留法俭学生放洋…………… (148)
赴法途中漫画……………孙福熙 (149)

*

*

*

湖南勤工俭学生赴法情况之调查…………… 笃 余 (150)

附:

各届勤工俭学生赴法情况表…………… (152)

三、勤工俭学状况

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形…………… 易利宾 (161)

留法勤工俭学之详况…………… (164)

第一次报告书…………… 沈宜甲 (170)

留法勤工俭学杂述…………… (187)

徐懋恂由巴黎致湘学界书…………… (190)

留法勤工俭学杂述…………… (195)

法化学厂之中国苦学生…………… 徐特立 (198)

陈延年由巴黎致丁肇青信…………… (202)

一个勤工俭学生的谈话…………… 太 玄 (205)

蔡君和森自法国的家信…………… (209)

圣夏门勤工日记…………… 王若飞 (212)

枫丹白露之中国学生…………… (239)

留法勤工俭学杂述…………… (241)

留法老年学生之自述…………… 徐特立 (244)

我之作工感想…………… 培 真 (249)

中国留法学界近况…………… (253)

法国克鲁佐史来德工厂之勤工俭学生…………… 曙 光 (256)

留法勤工俭学生底一封信…………… 陈泽孚 (272)

尚宾尼史来德工厂及在厂中国勤工俭学生之实况…任 理 (276)

我在拉夫列工厂的札记…………… 曙 峰 (280)

我在里昂作工之情形…………… 曙 峰 (287)

罗学瓚答徐特立书·····	(291)
四十一个月的勤工俭学生活·····	朱 洗 (295)

四、二·二八运动

介绍赴法俭学须慎重·····	(335)
李石曾君留法勤工俭学问答·····	(336)
巴黎教育会第一次学生代表谈话会纪要·····	(342)
旅法勤工俭学生用武记·····	(348)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呼吁书·····	(365)
令阻赴法勤工俭学生·····	(378)
留法俭学女生之呼吁·····	(379)
留法俭学生对华法教育会之要求·····	(381)
留法勤工俭学生电请接济·····	(393)
陈策电告留法俭学生之困难·····	(394)
湘政府急宜设法救济留法学生·····	兼 公 (397)

* * *

巴黎华法教育会通告·····	(399)
勤工俭学生大起恐怖·····	筱 青 (404)
华法教育会之内幕·····	(406)
各公团救济留法学生电·····	(409)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近况·····	鸿 才 (411)
留法勤工俭学生恳请公使电呈政府借款维持呈文·····	(414)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窘况·····	覃仲霖 (417)
留法俭学生之恐慌与华法教育·····	张若茗 (419)
留法勤工俭学生面包战争·····	LVO (425)

* * *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二八运动·····	(428)
留法勤工俭学生请愿中之惨剧·····	(430)
留法俭学生最近之大觉悟·····张若茗	(431)
留法勤工俭学生使馆请愿记·····天一	(434)
* * *	
李玉麟、李广安、张申甫致李石曾之电文·····	(438)
勤工俭学学生与教育会生死关头·····	(439)
留法学生又来呼吁·····	(445)
为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生告急·····非学界人	(447)
华法教育会无形破产·····筱青	(449)
华法教育会之支持难·····筱青	(453)

注：本卷包括十个专题，因篇幅太多，分上、下两册出版。

目 录

第三卷 历 程 (下)

五、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

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	思 来	(459)
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	思 来	(467)
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	思 来	(472)
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	思 来	(478)
巴黎拒款大会·····	澹 庐	(483)
巴黎之拒款运动·····	哲 生	(488)
旅法华人反对借款之激烈·····	筱 青	(490)

附 录

旅法华人反对中法借款之始末·····	愚 公	(493)
--------------------	-----	-------

* * *

中法银行停业之前后·····	郭仲威	(505)
中法银行失败与政潮·····		(511)
中法银行与秘密借款·····	澹 庐	(512)

* * *

朱启钤关于中法借款之声辩·····		(515)
-------------------	--	-------

六、争取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 留法女生对海外大学之要求…………… (519)
- 留法学生之恐慌不已……………小 青 (525)
- 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宣言…………… (528)
- 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通告…………… (531)
- 留法勤工学生之窘状…………… (533)
- 法国勤工俭学生之新运动……………小 青 (534)
- 吴稚晖对勤工俭学生委员会代表之谈话……………凯 声 (537)
- 留法学生之生计已绝…………… (539)
- 留法勤工学生将遣回百余…………… (540)
-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近况谈……………耘 愚 (542)
- 留法俭学生被迫回国之原因……………筱 青 (545)
- 留法学生被迫回国写真…………… (548)
- 俭学生为陈策所卖……………愆 生 (550)
- 勤工俭学生争取开放里大斗争的简况……………中 虚 (551)
- 勤工俭学生争取开放里大斗争的经过……………罗承鼎 (553)

附 录

- 勤工俭学生进占里大之前因后果……………愚 公 (571)

*

*

*

- 华人在法最近最要的一件事……………子 昂 (583)
- 褚重行君致蔡校长函…………… (585)
- 里昂中国大学筹备之现状……………赤 佛 (586)
- 里昂中国大学最近之进行……………肖子昇 (588)
- 法人对里昂中国大学论调…………… (592)
- 中法协进公会闭会纪略…………… (595)

里昂海外大学又一消息·····	(597)
里昂中国大学消息·····	陆 (599)

七、被驱逐回国之勤工俭学生的呼吁

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四人通启·····	(603)
俭学生回国后之呼吁声·····	(609)
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团宣言·····	(611)
归国俭学学生团之茶话会·····	(617)
归国勤工俭学生之调查·····	(620)
回国勤工俭学生统计表·····	(624)
被迫归国之俭学生消息·····	(626)
勤工俭学生团消息·····	(627)
归国留法学生之宣言·····	(629)
回国俭学生团昨讯·····	(632)
第二次归国勤工生之呼吁·····	(634)
官厅拒绝俭学生要求·····	(636)
遣送勤工生之官厅布告·····	(637)
学生联合会请撤陈策呈文·····	(639)
归国留法学生团之昨讯·····	(641)
第三次归国勤工生之呼吁·····	(643)

* * *

勤工俭学团赴京代表活动情况·····	(644)
勤工俭学团赴粤代表活动情况·····	(649)
说帖·····	(652)
川生留法被放宣言·····	(653)
被迫回国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团第二次宣言·····	(662)

赠勤工俭学同人·····	陈毅	(664)
致旅法四川勤工俭学学生会函·····		(667)
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希望办法·····		(669)
留法川生代表回后近状·····		(671)

八、留在法国之勤工俭学生的状况及活动

在法千余勤工学生之状况·····	王若飞	(675)
维持费停止后之留法俭学生·····	筱青	(676)
留法俭学生蒲照魂自杀矣·····	时英	(679)
煤矿里几个挖煤的俭学生·····	筱青	(681)
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情况调查表·····		(684)

* * *

留法女生郭隆真之血书及泪书·····		(688)
旅法四川勤工俭学学生会致归国学生团函·····		(691)
向警予致朱淑雅信(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693)
向警予致熊希龄信(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三日)·····		(696)
向警予致中法协会信(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		(697)
湖北旅法勤工俭学生之血泪·····		(700)
勤工俭学生根本解决计划书·····		(704)
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为退还法国庚子赔款事公启·····		(707)

* * *

巴黎谋刺陈公使案·····	一也	(711)
陈篆在法被刺之真相·····	筱青	(713)

* * *

告工友·····	伍豪	(716)
勤工俭学生的团结·····	药	(718)

勤工同学应当与工友作实际的亲善·····	(720)
留法勤工俭学分款问题·····小 青	(723)
留法俭学生中之宗教问题·····	(726)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一团糟·····小 青	(732)

附 录

勤工俭学生之近状·····愚 公	(737)
退还庚子赔款之运动·····愚 公	(741)
巴黎暗杀案之详情·····愚 公	(746)
关于政府十万元公款之分配·····愚 公	(754)

九、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

旅法华人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纪事·····	(759)
旅法华人开救国大会·····宅 桴	(774)
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	(777)
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事告旅欧华人·····	(782)
国际共管与国民运动·····	(786)

附 录

临城劫车案述评·····南 雁	(789)
临城劫车案之外报评论·····	(793)
共管中国声浪愈高·····	(795)
铁路共管将实现之噩耗·····	(797)
铁路共管案之由来·····	(798)

十、关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 若干文献资料

新民学会赴法会员蒙达尼会议情况·····	(805)
----------------------	-------

蔡林彬致毛泽东信(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810)
蔡林彬致毛泽东信(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816)
西欧的“赤”况	
——伍致小、山的信	(826)
赵世炎致李立三信(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832)
赵世炎致陈公培信(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835)
赵世炎致陈公培信(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838)
赵世炎致陈公培信(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	(840)
赵世炎致罗觉、彭述之信(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四日)	(842)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 之部)报告第一号	(843)
附件一：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 ——一九二三年二月代表大会通过	(849)
附：周恩来同志致团中央施存统信	(853)
关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特殊职务议案	(854)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提向国内大会的三个建议 案	(856)
关于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报导	(857)

第 三 卷

历 程 (上)

一、勤工俭学运动高潮的形成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第一号(摘录)

民国九年冬刊

(四)

自民国七年四月十七日学会成立至这年八月，四个月中，有两件可记的事：一、加入新会员。学会自开过成立会后，随即加入的会友，为下列九人：周惇元、何叔衡、李和笙、邹半耕、熊瑾玠、熊焜甫、陈章甫、傅昌钰、曾星煌。二、发起留法运动。此事以前尚有人发起，没有成。至是长沙方面之最初发起者，为蔡和森与肖子升。时子升在楚怡任课，和森就居楚怡，日夕筹议。何叔衡、毛润之、陈赞周等时复加入讨论。是时其他会友亦有几人行将外出，遂于六月尽间，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赞周、肖子暉处（陈、肖在此任课）开一会议。计到会者：何叔衡、肖子升、肖子暉、陈赞周、周惇元、蔡和森、毛润之、邹鼎丞、张芝圃、陈启民、李和笙等。因事未到者几人。这次讨论，集中“会友向外发展”一点，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是日叙餐。自此，留法一事，和森和子升专负进行之责。不久，和森赴京。

此时湖南政局乱极，汤芾铭、刘人熙、谭延闿、傅良佐、谭浩明、张敬尧，互相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和森

至京，与李石曾、蔡子民二先生接洽结果，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乃函告子升、润之、赞周、鼎丞等，从事邀集志愿留法之同志。起初愿往极少。至八月十九日，始有二十五人由湘到京。自此往者渐众。此时会友往北者：和森、子升、子暲、赞周、焜甫、芝圃、星煌、鼎丞、和笙、云熙、润之、章龙十二人。除章龙在北大文科，润之在北大图书馆外，余均在留法预备班（芝圃、和笙、星煌在保定班；和森在布里村班；子升、子暲、赞周、焜甫、鼎丞、云熙在北京班）。此事在发起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大家都望着前头的乐园，本着冲动与环境的压迫，勇往前进。此事的结果，无论如何，总有一些好的影响。但在中间，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

会友在京，曾请蔡子民、陶孟和、胡适之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

会友在京，初系散居。后来集居一处，地点在后门内三眼井胡同七号。同居的人如下：子升、云熙、赞周、润之、焜甫、章龙、玉山（欧阳玉山于此后一年入会），和森亦由布里村搬来加入。八个人聚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子暲与望成（刘望成于此后一年入会）则住于同胡同之第八号。到八年一月，子升赴法。二月润之回湘，肖子暲赴沪。赞周诸人因法文班课堂由马神庙北大理科迁入西城翊教寺法文馆。居所事势上不得不变易，章龙亦改寓他处，三眼井胡同的同居生活遂散。赞周等既至西城上课，乃改寓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后院，又是一个新的同居生活。此时子暲已由沪归，比在三眼井，便只缺了润之、章龙与子升，同居还有八个人。同时在保定的芝圃、和笙、

星煌三人与其余预备留法诸君四十余人，则同居于育德中学，预备期满，京保诸会友，便陆续赴法去了。

(七)

九年的春夏，毛润之、李钦文等，因湘事由京到沪，赞周、焜甫、子障、望成、玉生、百龄，分由北京、天津、长沙到沪，候船赴法。榷厂、君展、肫如，由湘到沪，练习法文，准备赴法。此时会友在沪计十二人。因赞周等五人赴法期近，遂于五月八日，在上海半松园开一送别会，在沪会员均到。讨论很长，大要如下：

1. 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

2. 学术研究 都觉会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3. 发刊会报：赞周、子障都谓会友相互间应有一种联络通气的东西，则会报甚为要紧，主张急切出版，但为非卖品，除相知师友处，不送与会外之人，大众无不赞成。拟就在上海发刊，推赞周担任征集在法会友的文稿，润之担任在上海付印。后因湘事解决，会友归湘，遂缓发刊。

4. 新会友入会：都觉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议决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后来长沙会友决议将奋斗与服从真理合为“向上”。）入会手续如下：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

5. 会友态度：大概谓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

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

6. 不设分会：学会前有在会友较多的地方设立分会之议，是日讨论，觉无设立的必要，设分会反有分散会友团结力之嫌。如巴黎等会友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会集。

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

(八)

赞周、子暉、焜甫、望成、百龄、玉生六人，以九年五月十一日由沪起身赴法，在沪会友，握手挥巾，送之于黄浦江岸。

.....

(九)

会友在北京、上海及长沙方面的情形略如上述。现述会友在法国方面的情形。

会友赴法者，自八年春肖子升到法后；至八年秋罗荣熙、张芝圃、李和笙、曾星煌到法；九年春蔡和森、蔡咸熙、向警予、熊作莹、熊作璘到法；九年秋肖子暉、陈赞周、熊焜甫、张百龄、刘望成、欧阳玉生到法；九年冬劳君展、魏韞厂到法，于是会友到法国的共有十八人，除子升于九年十月内回国外，余十七人截至九年底止，其情形大略如下：

罗荣熙 在法国中部克鲁邹地方一工厂内作电气工。

张芝圃 在法国北部香拜尼地方一工厂内作工。

- 李和笙 由巴黎西郊搬至张芝圃处同住养病。
- 曾星煌 在法国西南部一工厂作工。
- 蔡和森 在法国蒙达尼公学学习法文。
- 蔡咸熙 在法国蒙达尼女学学习法文。
- 向警予 同上。
- 熊季光 同上。
- 熊叔彬 同上。
- 肖子璋 住巴黎西郊哥伦布，复搬至克鲁邹，与罗荣熙同住。
- 陈赞周 在法国非未里地方一工厂作散工。
- 熊焜甫 在法国西北部圣梅桑学校学习法文。
- 张百龄 在法国独尔学校学习法文。
- 刘望成 在法国芳丹白露学校学习法文。
- 欧阳玉生 在法国西北部圣梅桑学校学习法文。
- 劳君展 初到法国入南方一女学校学习法文。
- 魏韞厂 同上。

少年行

——北上过洞庭有感

蔡和森

大陆龙蛇起，
乾坤一少年。
乡国骚扰尽，
风雨送征船。
世乱吾自治，
为学志转坚。
从师万里外，
访友人文渊。
□□□□□，
□□□□□。
匡复有吾在，
与人撑巨艰。
忠诚印寸心，
浩然充两间。
虽无鲁阳戈，
庶几挽狂澜。
凭舟衡国变，

意志鼓黎元。
潭州蔚人望，
洞庭证源泉。

一九一八年

《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 年 4 月版

蔡林彬致毛泽东信

(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润之兄：

第二十三日开船，二十四日在汉口搭车，二十五晚抵京，共经三日三夜，晴雨参半，一路颇适。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前《亚细亚报》薛某者，今欲重整旗鼓，请师担任学术上之撰述，师颇有羞与为伍之意，辞之；然可荐言介绍，师言惟欲屈节。弟思大仁大勇，普渡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无所谓屈节。尝与子升言，吾之积极思想，谓以吾国今日之情势，即娼优盗贼界中，亦须加入正人君子，况元勋报界乎？吾人今兹之所急者：一方要有适当之储养，一方要有适当之练习；得同时行之者，上也；一先一后者，次也；终于一才者下也。旷视前辈名人，疏空罕成者，多矣！此非其才之不足，智之不逮也；无充分之练习故耳。弟年来深以此惧，形格势禁，亟欲目致于最宜，而不可得。（中略）大学蔡校长，弟会见一次，伊正谋网罗海内人才，集中一点，弟颇羨其所为。觉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储养练习，或可同时并得。望兄细与子

升讨论研究，定其行止，复我一函，是所至盼！顾问
近祉！

弟 彬 肃 七年六月三十夜在北京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蔡林彬致肖旭东信

(一九一八年七月)

子升兄：

弟今天会见石曾先生，除以前所闻皆得证实外，又知借款机关亦已组织，我省为熊秉三、章秋桐二氏担此义务，筹有的款，以辅助绝无自借能力之士。此好消息出于意外，子民先生亦云然，尤足信实。今特将简章及说明书寄上，请细与章、赞、芝、鼎，四兄详细讨论。璋兄已否到省？南洋消息如何？不可靠，则来此亦为上策。芝圃本有做工意，弟为彼设想，于此亦实相宜。（下略）

彬 肃 七年七月在北京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蔡林彬致陈绍休信

贻周兄：

奉来片，敬悉。此在兄不妨细心，在弟不妨卤猛。弟以为吾人行事，只可得半行半，万无全势，亦万无全理。凡弟前之所呈，似已过于得半之数。虽粗枝大叶，稀疏处多；然总不至误人太甚。即其对于李石曾先生等之信念，亦只如此而已。今谨择要条答，有不到处，请参查前信，便知消息。（一）战后尚可往，尚须人。

（二）并不是专怕潜艇，只是现在船要装兵，不暇装工，李去一年以后，船行约可如常。（三）想不至延三四年。李等亦有孔德中学，对于毕业生之不升学者，尚有介绍于中法合办各机关录用之语。（四）月薪不可知，想不至无。（五）只要同人来得五、六、七、八、九，定会开班。（六）只要文凭，取录不成问题。（七）育德中学为保定之学校，李等为保定之人。（八）英亦须工；但无此种组织。（九）自以李等为中坚。（十）天津工厂内容不知道。（十一）不入预校，诸公无格外资助之能力。余容润、升二兄到时商量报告。顺问

近祺

弟 彬 复 二十四日*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 据内容推断此信写于一九一八年

蔡林彬致毛泽东信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润之兄：

昨夜奉读来示，极忠极切！本以待兄主张然后定计，今计定矣！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愿种种，皆不成甚问题；盖所仰赖于兄者，不独在共学适道，抑尤在与立与权也。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兄之“梦呓”尤其是弟之兴经，通我智核，祛我情瞽，其为狂喜，自不待言。前者对于大学之兴味，全在制造友生；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二皆不适，亦既耿耿于心。只以事不称意，遂思超脱原计，另辟一路；实则又入网罗，此运思不缜密之过也。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至其内容，弟尝思非财力差厚不举，非通一二外国文字不行。故前有虑其太早之说，又有往法做三五年工即行回国开馆延朋之想，由今思之，此亦似太早计。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且同侪既有一队往法，则凡所以调剂利用之者，正大有方法可想，是以前之异议，又已神而化之矣。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吾人之穷极目的，惟

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山（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然有时为达此穷极目的计，不必要中亦有必要在；是以本来厌恶学校也，而竟又欲入学校；本来痛恨万恶也，而竟公然主张正人君子要为恶。然此实一时之直觉，未经师友之讨论，是以前书略吐之，明知此等为兄脑中所含弘，特欲借此得丰富之反响耳。兄之行止，幸已确定，无犹夷。前书斟酌之说，实无所用其斟酌也！熊希龄氏若抵湘，请兄为往法事往会之，问其答应筹款若何，其详在致升兄书中，请查阅，谨此顺问
行期。

蔡 林 彬 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 “八年”疑系“七年”之误，据内容推断，此信写于一九一八年。

蔡林彬致陈绍休、肖子璋、 肖子升、毛泽东信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赞、璋诸兄转升、润二兄：

弟间接闻听欲往保定预备之人，颇繁有徒；此万不可以“人数有限”遏其动机，绝其希望；当另筹一调剂办法，尽量容收，成一大组织，然后始符初心，始无遗恨。二十五名之额，本为侨工局一面所限定。至同乡（熊等）之辅助，尚属另一一时不定之生机。弟前财团之条呈，即于二十五名之外，隐示可来额外之多数。此等弟筹之熟，思之深，而且身经其间已久，极悉此事之性质，原属不拘一定。可靠不可靠，有把握没有把握，全在自己创造。弟所怕者，是小结果之可靠与把握，全不虑其不好下台也。弟于侨局一方得有把握之后，即思所以推广调剂之方，只虑来者未必果多，遂于前书不敢明言。现在多少与否，弟究不得而知，只以既有此层意思，便当奉呈来前，以备采择。至其方法之可言者，约有三端：（一），侨局借得二十五分款，就可额外容纳得几个至十个；因我们有最简单之生活，得节省借款几分之几也。（二），熊、章此时行止虽不定，然正大有无把握中之大把握在；因有一年预备期间，足容吾辈运动游说，以造出几个可靠也。（三），就是组织财团。如有三十人来，就要夹三分之一之有钱者

及有借贷力者。如有四十人来，就要夹十几个之有钱者及借贷力者。如有六十人来，就要夹二、三十个之有钱者及借贷力者。（一）之可能，已不待言。（二）之可能，弟甚信之；只要我们在实际上造出一个形势，迫向人家身上走，使其不得不负维持之责，使其不得不乐于负维持之责，然后为得耳。（三）之可能，亦非梦话；往南洋者果能出其往南洋之川资于此，（如璋兄及罗学瓚等兄）在雅礼者果能出其往雅礼一年之费用于此，（雅礼有几个要来）往上海者果能出其往上海之费用于此，（如李耀先君等久闻彼往法川资已筹足五六百元，弟早有牵入之意，虽不深知，然非不可与言者，请勿全忘。）则不但一方可纾借款无着之忧，一方尤可造成一大形势，以迫出一个大借款。至竟有几个意外的富家公子及借贷力大者参加进来，或能在何处以团体名义借款，则来八十人，虽六七个是穷措大不妨也。换言之，弟以（三）为达（二）之手段，为造成一大形势之手段；是以（三）之性质为“当有可无”的，大形势之起首，则不得不有。（二）既达到，则可以无，有又不必皆有，无又不必皆无，此其为说，须兄等推想，然后一句可以说明。盖二处之辅助，皆是借款，苟能勉强自备，何必多此“借”“还”之手续。然不过属于个人言，若属团体言，则是混合分配，只要有借，总是一共同借为好。财团只是壮胆，只是促进大形势之一种手段，资本金并不要如何雄厚，又并不要如何可靠，此又须活看活做者也。总之，此事全在人做，初无可靠与着落之可言；必欲穷其可靠与着落，则莫如吾辈之自身。至弟之僻性，尤不喜小结果之着落与过早之可靠，此则于实行上或云难，然自弟视之究甚易。今使弟再大放其浮词，将青年界全体煽动，空全省之学子以来京；此在旁人视之，必以为不好下台，不知此正是好下台处：在正面言，形势愈大，愈好着手；退一步言，湖南学子，竟大多数患了

一个勇猛轻率的神经病，此病甚于此回之水火，而赈济之效亦大于水火之赈济；则熊氏等自不得不负维持之责，自不得不乐于维持；亦要如此始可以责人维持，始好责人维持也。然弟亦非专门拘于如此浮泛之想，苟在现在能干造出几个大着落，亦断不肯放松而不为，因此本为我素愿也。自侨局之小着落成后，弟即探问熊氏之行止，行止无定处，不好投书。前闻其返湘，现闻其在津，若其来京，则拟往会。盖熊氏有为本省筹一百万元善后款之说，弟想从此中抽借几千，当亦为彼所乐许。且彼欲广设平民工厂及银行等，尤非预储人才不行。弟前旬写信与石曾先生，谓兄等于二星期内可到，请伊早向侨局接洽。彼即与蔡先生商量，蔡即有信致杨先生，谓熊、章行止不定；向侨局借款，李意想请杨先生作保证人，且谓李不日会至杨寓商量。

现在尚未见李来，大约李之如此促进一步者，因二星期内可到之信也；今仍未来商量者，因兄等犹未到也。李意必以人与凭到，始好直截了当，一回做好；弟前此之所以促升兄早来者，全为此也。究竟杨师个人，尚是难得保证。弟与师议请师联络熊，一面同作保证，一面向他借款。师已谓然。弟欲其早写一信与熊，师则谓须李来京商量及兄等到此，究是实情。升兄如果持重难发，请诸兄向学校催出文凭，即日邮来，以便在此进行。人稍迟无不可。升兄在省时，请将此事始末与陈凤芳君一言，强伊写一封信与熊秉三氏。盖此事欲得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无论陈为何如人，彼既尸教育会长之职，此事即为当为应为之事。至其信中之理由，由彼写之，或不免照例敷衍，此则须升、润二兄讨论商量，自己起草，交彼照制盖印，其他言词或可不周到，理由则万宜充足，或专交一理由草与他，他之情必相安也。至此回大组织若能成立，弟思以后将成一继续援引之团体；或应时势之要求，

竟在长沙组织高初二等预备校；此亦须与陈等言之，以促其注意。总之弟对于此等人，只要强迫他此后不至漠视青年之需要，即为得了，其人之可与言否，不必论也。

润兄七月二十六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此所以学会之会员，为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中国万恶万罪，及不进化，皆起于任自然。）兄自由研究及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此时之所急者，欲得二三人在家里经营基础，欲得一些人四出觅供给之货物；是以弟于留京往法而外，又有组织一些人去吉、黑、新疆之想（此等处确可发财）。到了明年，往法者果已成为事实，则后年之往边地者，可得开办费之援助，诚能如此做去，则财之解决，谅非绝不可早，绝不可能。至南洋、广东而犹有生机，则愈为多得几着，此则通同所患，仍是人数不供支配耳。至于求才，其方亦自多端，（一）遇，（二）访，（三）造。遇中得人，一见倾心，此属特别少数。访中得人，其数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至于平常观察，弟颇厌旷日持久，为不经济。吾辈总可发明一短期有效的方法，多与言谈，多与尝试，亟与从事，虽不中，必不远也。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今日欲访求已经成德之好人，诚是凤毛麟角。湖南而外，外省尤其难得。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前者如兄来京时，便当施行；后者则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

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故弟住刘家台时，未尝不想当教员也。自信小当小效，大当大效，惜无人达我之意而推荐之耳。尝思所以补救，故公然不逊，以与子升之学生接近。至对于会友之分途四出，或觅闲散事情，或情愿经商，意颇忧之。久思所以补救之方；故前有怂恿升兄荐教员之言，而意中尤望鼎兄略为牺牲，以屈就不经济而实经济之事；又想升兄写一信与何先生，以坚其志，不必欲往东洋。然此皆支节也。若其大意，则在“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吾兄颇以去长沙为遗恨，弟则久思所以补救之方；其方若曰：如得鼎兄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前于楚怡诸生，欲其通信，即是此意。前将起程时，与家母商议，谓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是以舍妹有邀友自读之意，弟又有决意留京四年、每年回长沙一次、以与各界联络之宣言；故其置重长沙之处，亦复大略与兄相同。前与升兄书，谓恨行时不及将种种善后方法与商，即指此等。此等不只一方，不只几人，不只一事。弟皆欲熔成一片，以为必如此始能宏济宏成，作始时即宜运思及之。弟现对于自身及同辈中，又有几句直觉的谬语：即“往京考公费学校，乃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什么必要；往西洋进大学，亦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什么必要；必要只在通其语文，悉其种种之真象耳”。此如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故苟有方法能免去随俗迷梦，如勤工自学者，吾人必怂恿而力赞之。弟觉立己立人，划分先后之阶段者，谬也！为学为事，划分先后之阶段者，尤谬也！谬之实例，就在前辈之空疏无用；谬之影响，竟使小人尽进处于有权。盖事不素练，情不熟悉，徒

恃其空疏无用之学，以自逸自喜，舍却山林僻隅，安有容其立足存在之地哉！曰鸿炉大冶不可入，曰鸟兽不可与同群，皆惰性无能之遁词，经千古之士君子“兢兢拘拘”而不自觉者也。弟感此极深，知此极切，其言万端，猝莫能尽，且亦吾兄所洞悉矣。弟愿今日之中国，多出做事之人；其未做事时，稳立做事之根基，不妨与鸡鹜争食，不妨与猪狗同槽，对于首恶则奋斗，对于从恶则收容，以万恶为肥料，为化学原料，而我辈为农夫为化学家；失败则于志无伤，成功则万世蒙其利。持论固是太激，倘亦时势之所要求乎？鼎兄本有教育研究所之议，弟思此亦是善后之一种必要，会友中诚能有几个当教员，或于他校联络得几个教员，则尽可一二星期联合讨论一次，以创成湖南之精神的系统的教育，此亦莫大之事业，会中所应做者也。

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弟对于章甫兄之往东，又生异议，除“无必要”之说外，尚有二事：（一）自费七、八、九年，其田价六七百元尚是不敷；（二）回国后果能作何等活动？以现势揆之，殊无可说。此二理由虽不充足，然如加以家庭之万难远离，弟以为不如仍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以与鼎丞提挈会中大事，三四年后，必有可观。为会中立其基础，即为个人树其风声，此迂缓而未必有失者也。至长、京之五六留者，三四年后之学问问题，弟亦略为计及，以为只要法之财团，边之财团以及其他财团，能如愿而偿，则我五六人者，可于彼时交换往还接触考察一次，然后回国，大开其世界自由研究社。此幻想或亦有万分之一之可恃，惟在努力做去耳。不然，我二三人

之留京，为财乎？我不敢承认；为学乎？我亦不敢承认；为基础乎？则我略为承认之。以才为基，以财为用，以学为体，此万世之业，不必忧其一时无成也。兄以为如何？望与章甫兄商量之。

罗学瓚君来片，谓现在不能得家中同意以索预备之资；至川资二百，则明年尚可设法；此则舍来而外，全无问题之可言。罗君又言有黄守垣君欲来，此亦无所不可。又问高中毕业者可入初级预备班否？此正可，惟须自费，想此信到时，罗君或已在省，故未另复。蕴真兄信，甚有来意，极其欢迎。周明谛君来书，虽有意，而无凭，甚为恨事。此外有杨师之堂侄杨楚君欲来，师欲其带足几百元来，不必靠到此借；因如此则到法即有钱回家也。又雅里之杨焱君欲来，伊住下学宫街十一号醉香书屋，请诸兄一往联络为要。刘国司确在家中，请告以预备费有地方借，彼必然来也。彭璜亦请带一笔为幸。写至此，师写就与熊氏信来阅，略谓侨工局允各借二百元，请同为保证，又恐来者逾限，祈另组一款，以辅助之云云。此书即可发。并且另向熊之亲信人加番力，事当无甚难也。升、暉、赞诸兄平素所用之伙食饮料器具，请一皆带来。弟寓有饭盒两个，请择带一个；因弟即就图书事，亦须自办伙食也。保定亦定须此等。其他书件有用者皆可带，不要怕火车上只能带五十斤，两手提得起者，彼不干涉也。又纵无一二人早来，亦须速将文凭寄来，以免贻误事机。从经济上打算，又不必一齐来京亦可。图书事虽微薄已甚，然颇以为宜，仍然舍不得造友之一方面也。请将此意告知家母为盼。其他种种，皆祈诸兄善为料理。感冒中，言无伦次。

彬 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北京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蔡林彬致邹彝鼎信

鼎兄：

我接尔两封长信，详哉其言之！会事待后商量。至往法普通之疑问，则无当于弟之所持也。然究无意劝兄；兄一年中不可离长沙一步也。此回所来分子，主体太少，六人中尚有三人要考军官学校，令我寒心！升兄坐误事机，弟对之殊不欲再发一言；所最可感者，闹成一事机非常之不易，而赴事机者愈亲切愈熟知之人，则愈漠视愈犹夷而不可动，老成审慎，诚有异乎常人！

究亦何敢多赞。兄之所疑，不可不于此略祛一二，以壮芝、赞诸必来者之胆：一则工之性质，不可看得太拘，须知十五六万华工，消纳五六十教员及翻译，当不为那样不可能。二则不要将进学堂看得那样要紧；此外尚有其大者、远者、重者。且即就甘心于进学堂言，一有组织，形势便变，万无不能达目的之理，尤且有早入早达之望也。三则明年之能往与否，一审世界大势便可知，尤令人怀疑者在此点，尤不成问题者亦在此点也。再，开边事，想先觅一人托人荐到吉省办点事情，然后徐图发展。润兄说有湘乡黄君（农校毕业）可当此任，大约近日即有信去。若其来省，定会来访，兄当接洽留住也。驻京惟有润兄最宜，弟则反恐不经济，且形格势禁殊甚，兄将何以再教？

彬 白*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

* 据内容推断此信写于一九一八年

向警予致陶毅、任培道信

（一九二〇年六月七日）

毅姐、培道姐：

我忙极了，通信极少，谅之。我的意思大概已在公函和那篇文章上发表了，我这封信对三个机关写，实有莫大的希望！

（一）希望同志多来些，俭学极好，愿意来勤工俭学也极好，无论如何，耳目接触，总比在国内要好一些。

来时注意要有组织，要头脑清晰的分子，随将“女子教育经费借贷银行”用全付精神促成，可结合女界三大团体，进行筹款，研究办法，根据男女教育应平等的理由，向国库、省库、县库、学宫等提拨常年津贴。此事不但能解决目前来法没盘费的问题，并可以使一般心有余力不足者都得继续求学的机会，望努力为之，团体的力量比个人的力量要大得多咧。

（二）希望联合湘中同志，如励进会、旭旦学会以及男子中之热心研究女子问题的，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机关，抽出条理来研究，发行一种专门而且永久的出版物，或即将《女界钟》扩充亦可。湘中女界同志都是有思想有抱负的，可惜受了蒙蔽，甚望毅姐将精粹分子联络拢来，大家分工合作，第一步注意于本身问题，即女子的解放改造，提倡看书报杂志，这是改造思想、滋养思想的唯一妙法。溆浦女生更望你加以启发。毅姐！我要说的话很多，可惜倦极了，下次再说罢。

毅姐！你的身体千万要注意，我对于身体已下了决心，详许先生信中，望你也如此。我们寿命长点，贡献自然要多一点呵。

培道姊，你来的时候记得带刘千昂，还有罗学瓚君的夫人，也想同吾姊来。罗已在法，为新民学会会员，是蔡和森君的朋友，刘千昂为蔡侄，其姊在衡粹学刺绣，单名曰“竦”。

姊赴衡粹时，可以问及黄振坤先生，他能来法大好，但伊顾虑太过，恐无远见，望二姊从旁怂恿之，人才殊不易得也。妹与蔡君已有恋爱结合，另有文一篇在印刷中，容后奉寄。妹日来心潮起落，不只百丈，兼之煎伤太过，故目前颇不能支持，今日致书吾姊等，已惫极若大病。此函未终而拥被就卧，开灯后半点钟，始重起竣事，而头痛特甚。因念吾二姊体亦积劳，现在到底如何？万宜保重，为久远计，作事不可令精神无余，我现一念及此，对于种种义务责任，不能权时放松，甚愿吾二姊有以注意也。倦矣，不能复言矣，敬祝健康。

妹警予上。

九年六月七日

溆浦女校诸姊，如复中、振翼、明晖、焕秋、光远等，请把这些信给他们看，并为我致意道歉，我甚望注意最近之思潮。

溆浦方面，祈设法灌输新思潮。（此事全靠毅姐，以介绍新书及通讯为最妙。）毛君泽东于湘事定后，必将归湘实现其计划，和森君已致伊书，言新民学会宜注重根本的文化运动，且以培道姊及家瑛姊、溆浦女校教员及学生之一部分介绍于彼。新民学会详情及泽东、和森等之为人，毅姊俱知之。妹再上。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关于赴法勤工俭学之呈批

长沙不助师范生 长沙学生李维汉、李倬呈请飭县补助旅费，以全学业。奉(省署)批云：该县所拟补助留法学生办法，未经呈报本公署备核。据称该生以师范毕业，屏不补助；如果属实，殊欠研究，仰俟令行该县知事查核办理可也。

湖南《大公报》1919年9月13日

贺果日记*

(一九一八年)

九月四日 (七月二十九日)**

余于四日前由京搭车来此，入育德中学之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其宗旨本勤工俭学会之初意，假勤工以留学法国，使贫寒学生，不致有向隅之叹。余本一师范生也，然余之初志，不愿以师范生终此一生。今此既有预备班，且以高等工艺之名以冠其上，余之工业生活，或可于此发轫，以至于高远，亦未可逆料也。余须以毅力为之可也。

九月五日 (八月一日)

袁君伯谐于下午四时，以一小时短时间之决定后，退回北京。盖彼有家庭关系，幼失恃，无兄弟、姊妹，有父在新疆，伊家视彼甚重，常不欲其远行。此次决定，半因其友之劝告，半因此此劝告而提起其家庭关系之不可遂离之感想也。下午六时，与曾君送伊至车站，及上车握手作别，天涯孤客，复别故人，其感慨为何如。然别离之苦，余等此时不可不按住，盖因此必有无穷之感

* 贺果即贺培真同志。这份日记系初次发表，基本保持原貌，只对一些与本书主题无关的次要情节略作删节。后作者审阅时，个别地方，又稍作增删。

** 括号中的日期为阴历，下同。

想接续而至也。

九月六日（八月二日）

本日上午上机械制图二时、法文二时。现时本班科目每周应用力学、发动机及机械制图各四小时，法文十二小时，金木工实习十八时。现以工场未完备，渐〔暂〕缺，俟发动机装就方可实习。

九月七日（八月三日）

谢君蠡，下午六时自京来校。

余之志在于工业。果能留法作工，余必入飞机工厂学习飞机之制造。假当时有入大学之机会，则入工科大学。若不能，以所得工资约同志归国，复要求各先生提倡集股开工厂，以制造民用飞机及摩托车及一切需用之机器等项，此余之事业计画也。

九月八日（八月四日）日曜

本日天气阴晴，不甚燥热。上午八时参入中校足球队，角逐一时许。因久不弹此调，以致脾肉再生，一切动作最不如意，且事后筋肉疼痛，而田径各项运动，更不待言矣。余此后亦不愿于此中占位置，前途要紧，不可抛弃时日也。

下午三时看应用力学讲义，以英文不甚熟谙，甚觉难读。

九月九日（八月五日）月曜

上午上应用力学二时，法文二时，下午看力学讲义，以生字太多，不过二、三页，至费数时之久，亦云苦矣！

富于感情者不能作大事。世之以感情用事而误其终身名誉及其事业者，比比也。以感情而役于人者，亦不知若干也。

九月十日（八月六日）

上午张君增益、张君昆弟、李君维汉由京来校。上午上机械制图二时、法文二时。

忍耐力为预备作事之要素，毅力为作事之要素。方求学时代，百端难点，必以忍耐力当之。及学成而作事，一切阻力必以毅力当之。

九月十一日（八月七日）

上午上发动机二小时，授汽盖之构造及其运行之方法与汽饼之构造之一部分。汽盖运行之距离为偏心轮之中心至机轴之中心之二倍，后欲制偏心轮，必须先计算汽盖运行距离之长短而后可也。余见有以曲杆代偏心轮者，其致用一也。继上法文二时。下午看发动机讲义一时。

余于此一年预习中，第一必熟读法文，去语言之隔阂；次之必熟习发动机及机械制图，以便谙熟各种机械及制造法。而应用力学虽属于学理之研究，然于实用有莫大之功效，亦不可忽视也。

九月十二日（八月八日）

昨接寿五兄一信，质问一切，作答于下：

寿五兄钧鉴：

顷奉教函，一切敬悉。今将一一奉答如下：

甲 本年款项：

一、学校用款：学费每月三元，膳费每月三元。全年七十二元（备考）。前所称入校费二十一元，为对于半年学费与一月膳费

而言。现学费尚限期未交，余资友人借去未还。

二、关于学业上之捐款：书籍费年约十五元，画图器四元。

三、关于自身之处置上：1.被褥费六元。说明：据本地同学云，最冷时褥子非厚数寸不可，盖被必要三床。弟现有仅盖被一床，余须添置，然可能省时必须省却。2.衣服费十元。说明：本地人重棉即可过冬。然南人初到北地，不能与本地人比拟。据伊等所云，较长沙更甚数倍，似此恐非棉衣所能敷衍过去。弟现仅有单夹衣一身而已，余须完全添置。3.帽及鞋袜费约四元。此项预算如是，但实际上恐不能做到。

外此，冬日所用炭火费以及他项杂用费及临时零用费约需十余元。

以上预算共百二十余元，除借侨工局九十元外，尚欠三十余元。前所言余资二十元，对于由湘至京日止而言，除开销在京十余日伙食，一切杂用及来保车费与入校费用外，所余不过十元之谱，以此十元加入，尚欠二十余元。弟之屡向我兄提及此款者，以我兄现尚未出湘，与家兄易于磋商耳。苟款项有着，汇寄期即下期二、三亦可，又何急于此时也。

乙、游法川资 侨工局因侨工教育问题，极赞成补助本班费用。今一年预备费即可借用，直接留法川资想不至于失望也。闻长沙近日有留法协助会之组织，发起人为陈凤荒、孔昭绶、徐特立、彭国钧、王邦模等，原动力本为在京之华法教育湘分会干事杨昌济、胡子静等之首倡，以补助留法学生为宗旨。闻现正在联络湘中各大资本家，苟能将经费大加扩充，将来改为专补助留学界之留学协助会，此事我兄不知已悉其底蕴否？明年苟侨工局不能借贷，此会必能接济。现时此项问题，无须过虑。

丙、若云到法后勤工所获能否敷四年求学之费，此项问题弟

已筹之熟矣。据说明书（另寄）所云，每日可得三元或四元，月可储四、五十元，则消耗者为五、六十元之数。又据熟于此中者云，日可得六、七元之工资，以此计算，月可得二百余元。今折衷二者，每日即有五元或六元，可月储百元（除消耗者），年可得一千余元，集二、三年可敷大学毕业之费而有余矣。即令工资不敷，入学亦无妨碍，在此一年预备中，所得工业知识亦属不少，到法工厂能做得二、三年，亦可算得头等工徒，价值也不算下。且学校研究为理论的，工厂中虽不如学校研究之便，然实地工作，于一切机械之构造及一切之制造，易于谙熟，而于实物以推及理论，亦无不可能。西人之以工徒而成大发明家者正属不少。弟于此项问题暂时亦无过虑之必要。

九月十三日（八月九日）

上午上机械制图二时，画一螺线；法文二时；下午写油印二页，接袁伯谐一片。

九月十五日（八月十一日）

上午与和笙、芝圃、长极、心鉴诸君游莲池，即所谓保定公园是也。内假山堆嶙，树木翳茂，莲池畔，小亭参衬其间。池虽名以莲，然仅零落数枝，昭展于其间耳。池北有古藤，苍茎盘桓，雅有趣意，而名人字迹陈列于下壁间。池东有图书馆，以铜元二枚购券入，藏书多系陈腐思想界所珍之古董书，最新之书无有也。间亦有英文及东文之科学书焉。

九月十六日（八月十二日）

早五时半起，洗面后步行于离此半里许邻城之一小阜上，尽

吐污气，迎风长啸，胸心一展。上午上应用力学二小时、法文二小时。下午看发动机讲义二页，应用力学讲义三页，以英文生字太多，费却许多力量，方才竣事。北人呼钱一吊，实枚五百，北京人呼一百为一吊。他如千、十、个皆以十倍呼之。

九月十七日（八月十三日）

离湘月余，昨始接家信第一号。

数千里外，得奉家报，欣喜莫名。然得悉家况，复起游子思乡之念。父母老矣，倚闾之情，岂能时忘。清夜怀想，时形梦寐，孺慕之情，亦不能顷刻抛却也。

此后必须毅力敌困境，忍力敌艰辛，天下事何不可为。

九月十八日（八月十四日）

下午湖南全体同学开会决议借款进行之手续，及组织勤工俭学会湘分会旅保支部，选举干事四人，曾君星煜、杨君楚，王君建中及李君崇岳当选。此会之组织有莫大利益，一、以连络湘同学感情，盖我辈来此，分子甚杂，原来之学校各异，住同一之寄宿舍，卧室各一，不相往来，以是无从接洽。今即有团体之组织，则感情易于融洽。二、此会本华法教育会所首创。本班之成立，即本其勤工之宗旨而设。我等即有团体之组织，对于将来之能否往法及川资之筹借，或不能往法而为实习之要求，在在必需团体之名义以担负一切，较之以个人为之之难易，相去远甚。团体之组织，不独现在有必要组成之必要，即将来往法及在法一切行动，亦必需以团体共同动作。余意更有进者，大团体各人须将将来求学目的之类别表出，而为同类之组合，以研究进行方法。如余之意志在工业，而征求同学中之志于工业者组合为工业之小

团体，属于大团体之下，而为正当有利益之研究。如不愿入学，而归国后，欲有工厂之组合者则组合同志，分入各种工厂，以求各种之制造。庶将来归国组合工厂，各种均可制造，至适当之时，资本充足而扩充为各种专门之制造总厂，事业发达，必无限量也。

九月十九日（八月十五日）

今日为旧历中秋节，学校放假一日。上午八时发家信第十一号及宋（涛）、魏（镇）二君一片。

法文须时时熟读，不可间断。生字虽难记着，然时时接触，自能不忘。联想记法，应用于部分之少数字则可，若集累盈千，非时时接触及时时设法应用不可。

去年秋节，余在长沙。忆是夜月明清朗，约友作泛舟之游，绕水陆洲一周，至更深始返。今张君芝圃、毛君润之，亦当日同舟者也。今则客居燕北，旧友多离，遍地尘埃，求一散步之地而不可得，亦可慨矣！若夫仰明月而起家思，处异域而起客愁，万里云山，长房乏术，无益之想，虽时时不免，然以其无益徒劳，亦不得不勉强抑遏之，但余至亲之家庭中，共见明月，亦必时怀念旅客也无疑。

九月二十日（八月十六日）

余等来此已二十日，下月膳费尚无着落，各人搜求数枚铜元而不可得，恐难免起绝粮之恐慌也。

九月二十一日（八月十七日）

精密乃成事之母，勤恒乃作事之方。有精密而无方，事必无济；有其方而不精密，事必无可观。故必二者兼美而后方称完善作事之才。余素性高傲，不让人美，故无论何事，常存一彼能我

亦能之见。此种性质，虽亦不无疵处，然于学业工夫，亦差有益，故余亦不痛加戒除。惟不甚当者，竭力勉之耳。但浮而不沉，疏而不密，可而不精，大是余之疵处。余此等之自觉，发于一年前，然亦无如何之用功处。姑息苟且，敷衍过日，此乃余过之尤者也。

九月二十三日（八月十九日）

上午上应用力学二小时，授力之多边形及二以上之多力之结果力之求法。续上法文二小时，生字约三十余，短句三十余。下午在讲堂看发动机讲义二页，及应用力学讲义一页。四时拍网球一小时，参观中学生练习径赛各运动，以余之眼光观察，彼中程度想不至达于极端，然今所见，总其一班，未可以之概全貌也。

九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日）

上午上机械制图二小时，绘螺旋各种之形式及方形螺簧，续上法文二小时，第一时试验，默写生字四十余，及短句数句，余错字五、句一。下午读法文一篇。

甚矣！交友之难也，能以诚心相处，而不能意气相投，则诚心无以表现。彼绝无诚心，意气相背驰者无论矣。吾见夫人之言交情者多矣！能绝对不生以上之疵者无有也。吾交人亦多矣！明知以上之疵之为病，病而不能绝对除却，更有意欲除却而势不能，此无他，非无诚心相处，即是意气背驰，此种情况，非人力能强合，付之无可如何耳！

九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一日）

上午发动机二小时，关于蒸汽机飞轮之作用及其构造，复授

机底之构造。续上法文二小时，授生字八十四个，下午读法文一篇。

出言不可不慎。盖因语言字句之多义，我本意作如是解，听者偏作如彼解，以致语意不明而酿成意气之争。余每犯此而不知避除，太无毅力之故也。长此以往必至无人以我为同侪也。

九月二十六日（八月二十二日）

上午接宋湘涛一片，知伊与屏藩考军校，均得取，与伊之志愿计画，此后已得如愿。然余素以军校专学杀人为事，于世间人道，大相背驰，意甚鄙弃。晚接寿五兄一片，借款保人，云已请彭潜芳先生，于近日来京与中学校长会议。

九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三日）

上午上机械制图二小时，法文二小时，下午往商务馆，和笙君买法文一部。星煌君长沙付来洋三十元，代毛润之还余十元，以二元还李长极君，和笙君借二元，余六元。发家兄十二号明信片一张，毛泽东君明信片一张，寿五兄明信片一张——系催保证书、彭道良君明信片一张。

九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四日）

上午上发动机二小时，法文二小时，下午买邮片三十张，读法文一篇。

今日下午余去买明信片时，看见一长形大汉，衣黄色褴褛短衣，具一幅尘垢敷满之面皮，赤足短裤，黄发耸竖，奔走于邮局旁近，手拿信，一似欲投邮而苦无邮票者，适一黄衣郎从邮局出，彼即随之千端索求，一副可怜容貌，令人难堪。及余买明信片出局，

彼复突出余前面索，以土音不明，但懂一二句，余以铜币二枚与之，欣然而去。吁！斯人也，尘世间痛苦者之一也，他乡落魄困苦无告者之一也，贫富悬殊，阶级相距太远所造成之罪恶而直接承受者之一也。万恶之社会不铲除，即人生生计问题不解决，而阶级各走极端，不免有剧烈之爆发也。

九月三十日（八月二十六日）

是日中校开运动会，我辈连带停课一日，上午参观各种成绩，似无若何特别者。北人活泼不及南人，而蛮力则过之，故铁球、铁饼、标枪等项较南方（湖南）稍胜，余如田径赛各项运动，求一完全美良之姿势者似不可得。虽间有稍优成绩，亦不足取。

思想不可不活泼，不高超，不自由，不用于哲理方面。无益之思想须完全弃却。思想与行为又不可不一致。得一种思想，确定其有真正之真理，即必现之于实行以完成之。思想之焦点为世界观与人生观。从此点着力，必能得良好之结果。

发宋君湘涛一片，袁君伯谐一片。

十月一日（八月二十七日）

今日为孔子生日，校中例假一日，各界机关得休息一日，商辅得悬旗志庆。

孔子为数千年前之大哲学家、大教育家，其言行为后世所谨遵，而不敢稍有异议者。吁！何太甚也。然能得孔子之真道者鲜甚，能得其真道而能斟酌取舍，以应世用者更鲜甚。彼其如是信仰者，多带有盲从性质，以为孔子为万能之大圣人，后世人无论如何，必不能及其万一也。误谬之点何其深且大也。夫人之思想本极活泼自由，故自束缚于一隅，而专以数千年前之陈腐思想以

为正轨，何异于纳自身于牢狱，而受一切行动不得自由之痛苦乎！我国数千年来之思想，专依孔子为正轨，间有超特者，群必唤为异端，如斯而欲得思想之发展，何可得也。

十月三日（八月二十九日）

上午上应用力学二小时，法文二小时，下午偕芝圃、星煌预为从长沙来之初级班妥定旅馆。

力学之算法，应用三角最多。余在师校时，对于三角法特别疏忽，教者亦敷衍特甚，以致现时应用，处处觉难。今虽欲补习，苦无时间，然有不得不补之势，不得不抽至短之时间及之也。时间之宝贵，今而知之矣！

十月四日（八月三十日）

上午制图二小时，法文二小时。下午看法文一小时。长沙初级班一二日间必到。今午后五时往车站迎迓，未至而返。

十月五日（九月一日）

下午六时肖君子璋自北京来，余与芝、心、星诸君同往车站迎迓，于异乡见故乡人，欣喜之情，不可言喻。同归寄宿舍，伊讲述在京组织工业班之手续，娓娓不绝，足一时之久。

十月六日（九月二日）

是日下午长沙初级班三十余人到此，余等在此同学多到站欢迎，搬运行李，分寓第一栈、泰安栈。陈君赞周、邹君鼎臣护送到此。肖君子升、毛君润之、蔡君和森自北京来。

十月七日（九月三日）

下午湖南全体学生都在莲池摄影。本班与初级班及北京数人济济一时。晚与和笙君、芝圃君往第一栈，与毛、蔡、肖诸君谈一时许，归时已十时矣。

余口讲话，不顾美恶，心意如是，即破口而出。似此之故，以致多不认我之为我为何，如妄评人之妍媸，乃大招祸之具。余屡犯此矣，犹不知悔，必将不齿于同侪也。

十月八日（九月四日）

甚矣！名之为害也。世之不好名者，吾未之见也。绝对不好名者，其惟愚顽者乎？吾见夫热心作事者矣，彼其所以热诚以为者，名之魔力居其大半。虽不无一二真心去为者，然名之魔力无论如何必占其一部，彼何尝不自恒言不好名，旁观者必至不信，既不见信于旁人，则虽纯粹不好名者，亦得谓为好名者矣。盖好名与否，其界限在丝纺间也，可不惧哉。

吾性傲亢。处人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然世人被我恶者不知若干，果能一一死之否乎？既不能死之，恶之何为？彼之为恶，暂不涉及到我者，不理可也；不害于我群者，不理可也；不害于我责任内之事，不理可也。其他非我责任所在者，彼即害之，与我无涉。尔性如是，徒劳精神耳，于事无补也，可不禁乎！

十月十日（九月六日）

是日为双十节，学校放假一日，送初级班同学赴布里村。

十月十一日（九月七日）

上午课机械制图二小时，画制轮及鍊轮；法文二小时。下午练习簿记，至五时始归宿舍。一日匆匆，无片刻闲暇。将来工场实习开始，其忙迫必更甚于此时也无疑。

近数日余脑筋甚为不整，彼此欲兼顾使然也。精神稍觉不振，即脑筋不整使然也。故欲恢复精神，在使脑筋有一定之秩序，丝毫不紊斯可耳。若私欲横生，心情乱散，与我不涉者偏尽力去想，与我无半点关涉者偏竭力去作，一心摇摇，想入非非，则必至散漫无归，虽欲竭力约束，其可得乎？

十月十二日（九月八日）

上午课发动机二小时，为求汽筒蒸汽之平均压力；法文一小时；簿记一小时。下午练习簿记一小时，制图三小时。晚看发动机讲义二小时。终日忙忙，脑筋无片刻休息，推原其故，皆在师校时太好耍之过，对于英、数二者太不注意，今日受此大苦，亦自应受者也。

十月十三日（九月九日）

接家信第二号。本日为旧历重九日，上午画图三小时，下午四小时，晚写家音十四号，关于楷弟学业事致大哥。

十月十四日（九月十日）

发家信第十四号，发寿五兄明信片一张，伍书池明信片一张，发张超君明信片一张。（广东佛山北胜街益栈内）

对于楷弟学业，昨大哥函云有中辍之势。今日所发第十四号

信即答覆此事者。维持之法：（一）决不使其辍学；（二）学业上一切不要父亲负责；（三）一年后彼之进行方法余完全担责，不再劳大哥独肩；（四）此一年之维持费，须大哥暂时竭力维持，无论如何，必不使至于中辍。余为帮助者，唯一之责即设法筹款。筹款之方：（1）信用借款；（2）学业贷款；（3）利息担保借款；（4）朋友贷款。此四种方法，唯（3）项决不能行，以无物可担保，且无仲介人。唯于（1）（2）（4）各项，择其一斯可矣。然欲达此目的，须具有数种手段：一、交涉须广；二、信用必大；三、交人必诚；四、言论须切实。

十月十五日（九月十一日）

刘仙洲先生昨日归家，今昨两日钟点缺。今上午上法文二小时，下午全班摄影。

觉悟从经验得来，不经验即不觉悟。觉悟则于万事可下确切之评语矣。佛家之觉，日渐渐尘缘，然不从尘缘中混过一场，那得能觉？故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不色不空，不空不色。佛家中诸大菩萨，皆从经验中觉悟也。万事皆然，何独于斯。

十月十六日（九月十二日）

接伍书池君明信片一张，寿五兄明信片一张。凡作事，懒则畏难，畏难则灰心而至于败；勤则觉易，觉易则猛进而至于成。

十月十九日（九月十五日）

本日因微病相扰，致精神甚乏。上午请假，完全要一天不早点事。下午送陈君赞周上车赴京。晚因精神甚乏，大睡特睡。

十月二十日（九月十六日）

三日来病魔相扰，虽不甚重，但完全不能作点事。倘欲作甚么，将开始即精神不继，以致甚为烦恼。然各种功课，愈集愈多，后补甚难，亦不得不勉强去作。费一天之力，始成图画一张，亦云苦矣。下午买药一剂吃下，觉得好些。晚上已吃过二次，不知明天晨起效力如何也！

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十八日）

上午课制图二小时，下午画图一张。接莫君猷及蒋、李明片一张，晚即覆明片一张。

磊落男儿应作磊落事，因循苟且，暗昧行为，在所不取也。作事未始不能用手段，不过须慎选其所施之对象，朋友同侪，绝对不可，且须开诚布公，依各人之意见，斟酌多数者而行之。若个人独断，不告而行，事苟有成，众议亦必难免。除此以外，对上辈不能用手段，盖后进须得上辈之信用，非竭诚不可也。外此如自己独当一事之际，或他种事项可以用手段，然必出之深沉，不可轻于播弄，出之妥当，不可致失败之羞，庶作事必成，不为人所轻视，使人在我手段中，承我意而行，而不觉也。

十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日）

晚接家信第三号，为十月十八日自宝城发者，计七日到此，亦云速矣。楷弟乾侄已入学校，彼二人将来进行程序，前十四号函已为大哥言之，必须为之筹备妥当。

十月二十五日（九月二十一日）

接寿五兄明信片一张。上午课制图二时，法文二时。节录寿五

兄片：“缘乡村旧有农业已无发展余地，不得不向国际工商界别开生面，以求种族之发展滋长。吾弟力开先路，必须有多数青年。小弟能步后尘，方能达富强，希望其各勉旃。”

十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二日）

人生违意事多，如意事少；乐意事寡，闷意事多；苦意事多，快意事少。天地间似有冥冥之主宰，造此以磨练世人者欤，何万事不出此轨道也。

十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三日）

今日画图一张，晚写家信第十五号，发毛润之一片，预定发寿五兄一片，此可缓数日，袁伯谐一片亦可稍缓数日。余近日精神似已复原，甚为充足，虽终日劳劳，亦不为苦。惟目力因用过甚，不免有损耳，然须设法保护也。

十月二十八日（九月二十四日）

今日无事可记，惟画图二张，尚错一张，不完全，甚矣制图之难也，仪器一项不可不要买好者，盖图之美恶系之也，于美观上，于心理上有莫大关系。余以现无此，大感不便，异日虽借贷，亦所不惜也。

甚矣！人心之险恶，世道之难行也。天下人惟自己靠得住，外此无一人可靠。天下惟自利者、自私者逐逐其间，偶有特出者，睹万恶现象欲立意挽回，而不为人与，不为人喜，孤掌难鸣，万难矗立，以致而灰心，而厌世矣！吁！社会如是，人心如是，吾不禁为人道怨也。那得千万慈航，渡尽众生？余等此次借款，已经若干手续，然犹迟迟，其意延而不发。今传闻直至阳十一月底

方有。值兹秋尽冬初，寒气渐逼之时，而身无半文，倘一夜北风紧扫，短衣薄袄，岂能过日。为自身计，为同学计，危至极矣！嗟夫！政府以同胞血脂，一掷百万，余等借仅几微，九牛一毛而已，而延之如是，吾不禁为中国前途怨也。那得千万貔貅，扫尽魔障。发家信第十五号，明信片一张。

十月二十九日（九月二十五日）

昨今两日，保定道各中学开联合运动会，育德独夺得锦标归，欢欣鼓舞，哄动全校，晚特演留声机，以完成其热度。

十月三十一日（九月二十七日）

今天又放假一天，志余喜也。……

人心难测，故作事甚难，虽开诚布公、坦白无私，彼亦吹毛求疵，寻恶挑废。故作事不可不具深沉手段，不可不有驾驭魄力，不可不具精密脑筋，方能应各方面要求也。

十一月十二日（十月九日）

宇宙间有生之物，必全在进之中，不能一刻停止，若有停止现象，必不能保其原状而退化。火车，人造活动物也，倘一日不行，则各种机关必有铁锈发生，而生滞钝之阻力。此阻力之发生，即停止时之退步现象也。即一点一分不行，亦必有少量至少量之锈发生。凡生物皆然，何况于人。世界一进步者也，人群一进步者也，个人一进步者也。进步则优而胜，退步则劣而败。不退则进，不进则退，无所有中庸也，此一定之理。故宇内生物，无日不在进步中，无时无分无秒不在进步中，即世界、人群、个人，无日无时无分无秒不在进步中也。进步者，求完成人群公共应有

之幸福也，求个人完全应有之幸福也，故不进步即失应有之幸福矣。我国人尚在梦昧中，不知已丧失若干恒河沙之幸福矣。仰人鼻息，拾人唾余，耻莫大焉。

十一月十三日（十月十日）

凡学一事，不常去看，必日疏一日。初由渐渐忘却其一部分，继忘其大半，而终于全忘，观念全无，此即不进则退之定例也。宇内万象罗列，我人之四周，各有至理，有搜求之价值。人生其间，独具特异之资而不孜孜以考察，则辜负人生之本质，辜负造物赋与之良能矣。而光阴不留，童颜易老，在旁催促，尤足使人警惕也。

十一月十八日（十月十五日）

前三日起至今日为假日，亦为余最不快之日，故此数日间不爱写日记了。今日晚，假期告终，余病亦似乎告终，殆天不许我于假期间作一点工夫耶。

甚矣，结合之难也。易合易离，已为公例，无足再赘。余见夫以党纲号召者矣，虽称正大，然分子杂复，良莠不一，吾恐其难免覆亡之虞也。虽日以正义相语，党纲相规，且不无一、二能者主其间，然言之不难，行之维艰，能实践十之一、二，亦即幸矣。而日不能久，何可得哉！

余一完全不羁者也，思想自由，行动自由，以及凡事无不自由。当自造时代，无不以自由成之，自由固之。虽曰牵朋合党，方能作事，然亦不勉强抓，合成无谓之乌合，信口奖誉以抓人入其党中。必也任我意志之结合，思想之结合，道义之结合，不稍涉牵强，方足以得永久及良好之结果也。

十一月十九日（十月十六日）

今日方起首实习，共分锻工、锉工、翻砂、机械四部，每部复分四组。二星期后，每星期更换一组，循此轮换。

十一月二十一日（十月十八日）

欧战现已停，计历四年三月之久。参加战争之国数计有三十三国，占世界独立国十分之七。参加之总人数，达世界之五成。因战争损失之船舶八千艘，总计三千万吨，减耗全世界船舶三分之一。至战费概算，总额达三千五百亿元，较过去六十年间之克里米亚、普法、俄土、南北美、中日、日俄之六大战争之战费，总计不过三百亿元，今次之战费竟高至十倍以上。各交战国消耗者，国家之富力三成或四成。至人口之损失，尤堪怨痛，总计战死者，德、奥方面约三百万人，英、法方面约五百万人，负伤者双方合计已超过三千万人。

中国南北现已停战，退兵令下，方筹和议，不知能否做到也。全国民情，甚望南北首领各抒诚相见，言归于好，而共同拯救此垂死老国矣。发莫猷一片。

十一月二十三日（十月二十日）

自本星期二起，下午作工三时。若完全工作，晚上觉有疲乏之像，然作成习惯，于身体甚有益。半日上课，半日作工，于精神肉体二者之劳乏平均，使不有偏重之弊，亦快事也。中国学校，须附工场于正当时间，课以工作，暇时使其自由工作，以完全其思想上之制造。此后中国不重工则已，果欲以工业救弱，非从此下手不可。教育家其注意焉。

十一月二十七日（十月二十四日）

天下事只宜为发展的现象，如以一点为中心，向四方八面放射，如朝日蒸蒸，豪光闪闪，方显得有蒸蒸上进之象。若如以中心为的，从各方面向中心收束之象，则惟有日就衰颓而已。故天下事必需如米，不可如米也。

十一月二十九日（十月二十六日）

阅《北京大学日刊》蔡元培先生演说《黑暗与光明之消长》。

十二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三日）

近日温度平均二十四、五度，（华）（午）。早晨低至十六度。曾从京归，带来毛润之、罗荣熙信各一函。

十二月十六日（十一月十四日）

余之理想计划，若祠中款能借成，将楷弟送入甲种工校机械科，卒业后待机赴法，于机械常识及各科常识俱有根底，庶赴法无临渴掘井之忧，但将来能否如我意愿也？

十二月十八日（十一月十六日）

人贵有判断力，尤贵于急促时间有判断力。一时之感情冲动，不可不力为抑制，苟发不得当，未有不失误事也。凡人能从自己境地着想，复据四周之形势而斟酌之，虽曰不确保不有一失，然苟能依此轨进行，亦能得益不少。

留法勤工俭学在湖南之发起*

湖南学生

湖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生，其始不过三四人，以私人单独进行，以后至于成立预备班五处，来学者三百余人，先后赴法者百数十人，在湘准备来京入预校者，尚不可以数计，其影响不云不大。今闻同乡诸公嘉学生之能，以精诚谋借款，苦力求学识，遂争设分会，共相提挈，共相扶助，使全体学生得早达赴法以工求学之目的。此不特学生等之幸，实吾湘全省之幸。又不独吾湘幸，使各省教育界之先进尽如吾同乡诸公见义勇为，则庞然蠢然之中华民国，一转眼间必脱胎换骨而为法兰西；再转眼间必鹤立鸡群而为世界主人翁，则诸公驾彩云而洒甘露，受施者实遍大千世界，岂仅此数百余怅然无依之苦学生耶？惟学生等所经过之情形，诸公庸有未知，爰缕晰记之，呈览于诸公大会一堂之际，以为要求助力拜见之资云耳。

湖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最初之萌芽

民国六年十月，罗承鼎、戴勋二君（以下简称罗君或戴君），

* 题为编者所加

在广州得识广东留法俭学会会长黄强，遂起留法俭学之念。斯时广州军事正急，黄以广东工艺局局长总办兼援闽总司令部副官长及兵站部长之职，无暇筹备留法预校，遂介绍罗、戴二君入京师预校。二君得介绍书即兼程还湘，既抵湘，适南北战线正在岳鄂之交，行旅不敢飞渡，二君留居湘垣，以由广携回之章程散发湘中各校，并奉书蔡子民、李石曾二先生询问预校情形。

就湘组织预校未成之议

蔡、李二先生复罗、戴函谓：如果湘省人数众多，可与湘教育会商议，就省组织预校，教员可由本会介绍。凡须本会协助之处当竭力赞助云云。罗君持蔡先生函，请之教育会长陈润霖，陈以大兵驻省，经费、校舍均难设法，未允所请。罗又欲退而至南县，组织赞成者，虽有数十人之多，终以无款而止。

罗君等来京与蔡、李二先生接洽之初步

七年二月，北军入长沙。罗君在省组合预备来京之数十人，皆星散避命。罗遂与段振寰、戴勋、周楚善、高风四君来京，初谒李石曾先生云：曾有信至长沙，嘱暑假后来京。盖保定预校前班尚未毕业，寄宿不能容纳。今既来京，寄居旅馆太不经济，惟租房自炊，日间至大学旁听，夜晚入大学法文班习法文，暑假后再入保定预校。继谒蔡先生，陈述专靠借款而来之意。蔡先生云：章程所定借款一条，本属一种计划，后以各方面阻力未能实行。今君既来，自当设法，使必达目的而后可。

罗君上书熊秉三、章行严二先生及与章先生面谈之结果

四月上旬，李石曾先生自天津回，召罗君至其寓云：在津会

晤熊先生言及此事，熊先生极端赞成，回京与章行严先生言，章亦如之。湘省既得熊、章二先生之赞助，借款不难筹集，乘机机会，为湘专开一班，人数须在三十以上，君可一面函湘，邀集学生来京；一面上书熊、章二先生，要求代筹川资借款。于是罗君之书由李先生转达，李又介绍罗君承鼎、段君振寰面谒章先生，言所允川资如能作靠，则可入预备学校肄业，万一稍有变动，则预备期满，一介寒酸断无力自费赴法，不如早求李先生设法介绍，以华工应招赴法。章先生言：应招工作粗重，与教育无关，又非学生所宜。汝等可放胆入预校。我已与熊先生商议，明年毕业赴法，即公家无款可筹，私人亦当为力，万不可稍怀犹豫轻于应招。

国内借款说之由来

罗君等居京数月，客囊久空，举火为奇，杜于皇之穷愁*。复见罗君因事间一两日必往见李先生，李先生至大学亦必招罗。

俟每见必以旅居生活状态相询，罗君稍稍露其穷相，李先生必尝以数十元济之。一日李先生在大学招罗告之曰：昨日下午在教员休息室与章先生谈及君等窘状，章言兵祸连年，湘人早已十室九空，加以纸币低落，即稍有余力，又安所得现洋而汇寄。章言如此数君，筹在法旅费，极愿设法补助，我亦曾极力为君等求之。

与侨工局接近之起源

章行严先生因事突然南下，罗君等皇皇如有失，屡向李石曾先生要求介绍入北京某某工厂作工，欲实行勤工俭学于国内。李

* 原文如此

先生亦向某某工厂交涉，均不能就。罗君遂求李先生探询侨工局招募之事，适侨工局有事约李先生是日下午赴会，次日李先生告罗曰：已与侨工局商议在法国组织华工学校，先在国内由侨工局设一预备学校，收纳如君等资格情形之人，一年或三年毕业，兼习工作，毕业后即由侨工局送赴法国，日间则作工或求学，夜晚或星期则尽力于华工教育，此举彼此均有利益。

侨工局借款之成立

久之侨工局预校之议不能实行，李先生最后遂云：侨工局已允对于入华法教育会预校之学生为借款之补助，国内旅费有家庭万分不能接济者，侨工局亦允借给。但学生必须本诸良心，先尽私人之财力，私力既竭，然后求借款补助。若蓄其私力专恃借款，则不但失此项借款之性质，且与华法教育会之本旨，大相背谬。此次款额只限二十五名，付款手续必须湖南在京任事之人经理，侨工局不与学生直接交涉。于是李先生嘱罗君要求教育部视学员李宝圭（李曾充第二师范教员）出为经理。罗君谓以穷学生之资格求人以经理款项之事，恐不见信，亦未果行。后数日石曾先生言已与王子刚先生商及经理款项之事，王欣然诺之。

同学之来京

六月底，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蔡君林彬（此人未入预校）至，初谒先生，李遣人引至罗君处接洽，罗以经过一切情形相告，并嘱其速函至湘，招邀同学。蔡君居省城久，对于各校校友相识甚多，一纸至湘，影响颇大，未几鲁君其昌、张君宪武、郭君兴汉等十四人，自沪以欲入预校之意，函告罗君。不数日熊君世麟等七人至。又数日张君宪武至保定；鲁君其昌、郭君兴汉均

自沪至京。七月十九日毛君泽东（此人未入预校）等十二人亦自湘来京，而留法之形体遂具。

在华法教育会开会之情形

同学到京之时，李先生正避暑西山，遂函请返京。李先生既返，亟亟以得人经理借款为谋。先是李先生闻蔡君林彬与杨怀中先生有师生之谊，欲杨先生出为经理，遂请蔡子民先生函商杨先生，杨又函商王少荃、胡子靖两先生，均慨然允诺。七月二十六日下午集会于华法教育会，除蔡子民、李石曾、彭志云三先生外，湖南则有胡子靖、杨怀中、王子刚、王少荃四先生，是日所磋商者学生分校之办法（是时分长辛店、保定、天津三处），借款经理之手续，各先生均出席演说，历三点钟始散，湖南经理借款之干事会遂雏形于此时。李先生演说借款略述于下：

（上略）侨工局为什么借款给我们华法教育会的人呢？因为现在在法国的华工有十多万。若不设法施点教育给他们，他们在外国必有种种不正当的行为，惹起外国人苛待或逐出国境，回到国内，不但不能为社会上的良善分子，而且行奸、行诈的手段越发高，那不于社会更有害吗？于今想对他们施一种相当的教育，政府既不能拿出好多款资造成多数的教材，送到法国组织华工教育学校，那最简便、最经济的办法就只有借点川资，让我们这班学生到法国去，一面自己可以求学，一面又可以教导华工。我们对于华工知识上要算是先进，这种义务是应当尽的，况既受了侨工局借款的优待，这个责任就更不容辞了。借款的办法怎样呢？侨工局经济力也是有限，我们学生如果人数太多，只好一班一班的赴法，

北方第一班三十人领这项借款到法国，五个月内还过来，第二班又去，这么样子轮流，一年可以去两班人。（下略）

开会后干事之进行

开会后，胡、杨、王、王四干事在熊公馆会议，所议决之事，即成立湖南华法教育分会（一在长沙，一驻北京）及学生借款保证之办法。侨工局方面由熊先生接洽后，八月二十九日，李先生又邀集侨工局长张弧先生与湖南各干事先生，在华法教育会为初次之接洽，借款额遂扩充至七十余名。

选自《留法勤工俭学会湖南会员纪事录》，
《留法俭学报告书》，华法教育会广东分会刊送

吴玉章君在四川留法预备 学校之演说

我们创办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已有几年，人数日见发达，这是最高兴的一件事。我们提倡留学的理想，以为学术是天下为公，无种界、国界、男女、穷富之分的。由这理想生出两种观念：第一是要认明学术进步是为大多数人求幸福的，不是为少数人享优先权、谋独占专利的。从前的人，看这学问二字，是一部分少数优秀的人所专有；欧洲古来有学问的，大都属于教士，我国也有所谓士子的一阶级。因此生出贫富贵贱境遇的不同，就使社会上有学术的人，为一部分人所独占，并且恃以骄人，不但不谋普及，且唯恐其普及，渐渐就失了学术进步的本旨。社会上对于他，亦生一种嫉妒嫌厌之念。其实无论谁何，只要受适宜的教育，必可得相当的学识，岂能因他的境遇不同，就定他的优劣。所以我们认定教育是当普及的，教育普及是可能的，所以时时谋教育普及。第二是要认明文明进化是后胜于前，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前的学者，多以为古圣先贤，是后人万不能及的；但是我们如果以人类进化的事物，来比较这个道理，似乎不确。为什么呢？因为从人类学看起来，人类是从高等动物进化而来，其文化也是由野蛮而文明的；由进化学理上说起来，应该是始终是一个趋势，后头比前头高，断没有某个时代，进化已到极点，以后就往下落了。拿现在的物质文明，如汽船、火车、飞机、潜艇，

是数百年或数十年前的人所未及见的，来细细一想，后人确比前人强。这不是菲薄古人，这是人文进化的阶级时会必由之径路，非贤否智愚的问题。欧洲十七世纪以前，也以为古人非今人所能及。自法儒笛卡儿提倡怀疑学派，对于前人的学说，非经确实证明，不轻附合，从此科学革新、政治革命，因以产生十八、十九世纪的新文明。我辈生于现代，凡事不可盲从，必须经自身考察，决其合乎理性，才能认为真理。现在世界开明，交通便利，新思潮象春潮怒发，我辈不可不亲身观察，以定从违。世人往往有主张一种学派，必强人人服从，否则，入主出奴，互相谩骂，彼诋此为邪说，此诋彼为妖言，其实皆不免于偏狭。诸君青年，惟当本己之自信心，周览世界之学术，必切实证明为真理，而后从而信之，才不负我辈生于今之世界。综合言之，约有两句扼要语：一作先觉的人，不可有专制性；二作青年的人，不可有奴隶性。同人本这精神，谋教育的普及、学术的进化，提倡种种办法，或译书报，或办学堂，尤以留学外国为切要；这也是因国内政治不良，学校不备的缘故。留学费巨，又设俭学之法，寒士俭学且不能，又倡勤工俭学的办法，这是为谋普及万不得已之举。如家计稍裕，仍以俭学会办法为宜，因以工求学，其事太苦，且亦不易。

现在且略述留学法国情形，以作诸君参考。从前官费生是每月四百佛郎，如果举动须宽裕，自然是仅仅足用，或者且不足用。若是俭省，每月二百余佛郎，亦勉强足用。至若格外克苦，百余佛郎亦可敷衍。所以从前俭学会规定每年六百元，照前几年价约合佛郎一千五、六百个，现在佛郎价跌，每一元可买佛郎十一、二个，六百元约可买六千多佛郎。现在战后法国物价腾贵，但最近友人来信，每月三百佛郎亦可足用，是以前所规定的六百元一年，现在实觉有多无少。至于路费，由上海到马赛只须一百元，

这是法政府特别减价以优待吾国俭学生的。治装费要一百元。至于勤工俭学生，只须船费百元，治装费百元，及到法后预备费二、三百元，到工场后就可自食其力，工余略求一点学问；或是作工积点钱，再来求学；这是极辛苦的办法。虽然不是办不到，但总要知道是吃苦的，不是安乐的。以后到了法国，才没有后悔的时候。并且在本国必要学语言、技术，如金工、木工、石工及机械等普通知识，然后易于入工场，否则徒卖气力，是不能与欧人竞争的。现在也有人说，不但勤工俭学不行，就是俭学会的六百元，也不济事，这未免过激了。但是各人用甚么主意留学，就要照甚么办法，不要象从前有一二学生本是俭学出去的，到了巴黎，他见官费生及有钱的学生这样阔绰，他就抱怨我们提倡俭学的人，太与他把学费定少了。据兄弟考察，我国在巴黎的穷学生，所费尚不及我们俭学生的一半。所以甚希望诸君要打定主意，然后到了巴黎，才不失望。

我们何以提倡留学法国？因为法国是欧洲文明中心世界，学术发明，多由法国，近又战胜德、奥，其人民性质与吾国颇相似。吾人留学，不但专重学术，尤在取得其社会观感，以为本国改良之用。此时吾国混乱已极，学校几有停办之势。去岁湖南各校教习学生，到北京来预备勤工俭学者，不下四百余人。彼等谓与其死于沟壑，毋宁往法作极苦之工。国内无良学校，可痛；国内无干净土，尤可痛。近来新思潮颇盛，因为这种时势，更易产生此等思想。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查。诸君遇着这举世混浊之时，新潮汹涌之会，不可不勇往直前，造最新的时势，前途远大，诸君勉之。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月7日

四川留法俭学会开课

留法勤工俭学会于爵板街志城法政学校内附设学生一班，招考学生八十名，日前开学。政务财政两厅厅长、教育科长、省城各公立学校校长、法国领事均莅校演说。昨九号该校已开始授课，闻两学期毕业，毕业后即派往法国留学。

四川《国民公报》1918年4月10日

别李愚如并示述弟

愚 来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前些日子念强来说，
你要往英，
我以为不过说说。
过几天丹文又来说，
你要往法，
我也以为不过说说。
哪知不几天，
你来别我；
当面告诉我，
你能去了。
你竟去了。
述弟来信告诉我，
说你给他去的信道：
“……况且我是个人，
可以做工自给的；
无论如何，

总不至饿死他乡！
你要知道！
幸福是要自己去找；
株守相等，
是没有得到一日的。……”

你别时也同我说：

“……买四等票，
坐三等舱。……
……勤工俭学去；
念一年书后，
工读自助。
……研究实用理化；
本我的志趣，
辟我们女子的生计独立，精神独立的自由径路；
保我们女子的人权天赋。……”

念你的精神，
你的决心，
你的勇敢；
兴勃勃的向上，
全凭你的奋斗壮胆。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练你的才干；

保你的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过南京，

见着述弟；

想象中下关车站，

黄浦江畔，

一刹那的别离难。

同在上世界上，

说什么分散。

何况情意绵绵，

“藕断丝不断”。

两月后，

新大陆又见了述弟的足迹。

大西洋的波澜，

流不断你们的书翰；

两个无线电杆，

矗立在东西两岸，

气通霄汉。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

你能去了。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九、六、八下午恩来作于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

愚如：

你走了，不能送你，我做首诗送你吧！今天我从下午四点钟做起，做到六点半钟，居然成功了。这首诗的成绩，在我的诗集里，要算是“上中”了。

你看看怎样？到南京请给述庵看看！海船无到，你能本着“天籁”和我一首吗？

别了！三个月后，或者能见着，希望了。

天安也有一首诗送你！

恩来 九、六、八

《周恩来青年时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二、勤工俭学生分批赴法



第一屆

学生会欢送留法学生

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业已数载，该会所办留法工业预备学校，日益增多，其已成立者，将近二十校，学生日见发达，其目的在发展我国工业势力于国外。该会出洋学生办事处，即设在静安寺路五十一号。寰球中国学生会闻此次所派留法学生多至八十九人，兹已陆续到沪，定于十七日上午九时半乘因幡丸出发。并闻今日下午三时，学生会开一欢送会。兹将此次出洋学生姓名录下：

熊运洪	宋绍景	刘本忠	杨溥渭	冯猷澜	杨克敬
廖延锡	李天健	易利宾	黎光熊	傅昌钜	吴树阁
汤启铸	王 工	郭益书	俞伦哲	唐清桂	郭儒胜
赖振疆	林 蔚	李崇岳	廖一之	王周文	方华桂
欧阳钦	彭 襄	曹度谋	符汉英	吴家铸	杨 楚
赵卓雍	李人俊	郭北猷	彭在国	黄千昂	杨子轩
王维生	吴家鉴	胡安恺	符斌超	陈 琰	胡 昱
胡在岳					

(以上四十三人均湖南籍)

喻正衡	王德惠	胡国猷	黎纯一	房 杜	王良瀚
-----	-----	-----	-----	-----	-----

杨 洵 刘 一 石 琼

(以上九人均四川籍)

刘德慕 夏述虞 霍景忠 李荫波 段其光 马恩元
任鸿书 韩克宽 刘云卿 李孚昌 梁全茂 李文元
王守成 王德安 王立心 王重威 赵近仁 田士古
管殿勋 王兰馨 刘文长 孙桂秋

(以上二十二人均直隶籍)

刘范祥 夏安修 胡步贤

(以上三人均湖北籍)

李思敬 生* 宝 堂 邢国衡 唐宝珍
姜 信 唐 滔 周文中 刘春芳

(以上八人均山东籍)

沈宜甲(安徽) 吴肇周(江西) 潭达仑(广东) 方师
夏(江苏)

《申报》1919年3月15日

* 原文如此

吴玉章在赴法勤工俭学生 送别会上的演说词

三月十五日，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为留法勤工俭学生会学生开送别会，吴玉章君（名永珊，四川人，留学法、日两国前后十余年，去岁任四川省全权代表驻粤、沪两地）曾有演词，兹觅得全文如下：

今天环球中国学生会为我们留法勤工俭学生会学生开送别会，中法两国人士到会的很多，其热诚可感。鄙人亦倡办勤工俭学会的一人，理应为本会道谢。刚才各位演说，痛快淋漓，已极佩服。现在鄙人所欲说的是我们现在的感想，与对于诸君的希望。现在的感想是怎么样呢？环球学生会每年为出洋学生送别不只一次，出洋的学生亦不下数百人。但大都为官费或自费而资斧充足的，还莫有机会与留法俭学会的学生合那勤工俭学会的学生送别，这回是第一次，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感想。常人往往听说是俭学会与勤工俭学会的学生就有一种观念，以为这等学生苦是很苦，志气是可嘉，然未必能有大成就。就是我们会里的学生或者也有这种观念，以为我们比那官费自费的阔学生，觉得惭愧得多，其实不应该作如是想，为什么呢？因为工是我们人人应该做的，学是我们人人应该求的。我们因为无多钱求学，才想出这一个俭学的

法子，俭学而且无力又济之以勤工。凡人只要有志求学，勤工俭学的事是无一人办不到的。因为他生产消费都出在他一身，并无须仰给他人，这等人正是能自立自强，甚是可敬，并不是可耻的。至于说到他的精神志气比那官费自费有钱的学生或者还要强些，你看来自费生的成绩比官费生好；苦学生的成绩比纨裤子弟好，就可以想见了。所以我们崇拜势力的观念是要打破的，我们自尊自重的观念是要拿定的。这回赴法学生共有八、九十人，大都是中学毕业甚至有由大学退学前往的，其勇往精进的精神是很可尊贵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感想了。

对于诸君希望是什么呢？我们试看现在世界的现象，是不是到处闹米荒粮贵呢？欧洲的面包问题、生计问题，因为此次大战，其恐慌尚在人意内，即我国各处米荒也因内讧受许多影响。至于日本则素来平静，因为欧战且大获奇利，何以也有闹米的风潮？可见全世界的生活困难是到处皆同了。全世界何以生活都困难？无非是生产消费不能供求相应，今要救这恐慌，仍必循生众食寡之道，其道何在？消极的在杜绝糜费；积极的在发达生产。杜绝糜费的方法，现有两件事是应该急行的。第一件是去军备。军备为什么要去呢？现在世界财赋之半都用在那军备，如以此人工来从事生产，则生产之收入将增一半，以此财力来供给人民，那人民的疾苦可减一半。有人曾算过，以现在世界的军费转作人民正当的消耗，没有不家给人足的。试问我们要这军备何用？必定有人说为防乱，我想那政治不良、政府恶劣、补救无方，人民起来革命，这是应该的，也不是军队所能防止的。至于普通的乱事，大半为生活艰难，穷民无苦*，铤而走险而起。然则我们如

* 原文如此

省下军费来，可以家给人足，不是去了乱事的原因吗？若说军备是拿来作国防以备外人侵袭，所以无论如何穷困不能不要的。这纯是野心家欺人之言。我们试看德国数十年扩充军备，闹得世界上人人自危。其实德国何尝是自卫，纯是那威廉第二有称雄称霸的野心，故不惜穷兵黩武，所以世界舆论多赞成联军去打破德国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欧战延到五年，加入英法联军的数十国，虽胜负迭见，终得最后的胜利。如今德国残破不可收拾，亦可见军备扩充，不惟无益，而且有害了。现在欧洲和平会议，虽不能说销兵，大概总要限制军备，将来世界定要做到去兵，方才得永久和平。至于保持治安，有保安警察足矣！第二件是去游民。游民二字，从严格的说起来，凡不从事生产的皆可谓之游民。至那兴风作浪，操奇计赢的政客奸商，把社会金融时时搅得天翻地乱，彼却从中取利，这种人比游民的罪孽还重，自不待论必须锄去，即一般不正当的营业，如我国的钱铺，利用币制不统一，多方剥蚀以为生活，与那渔利的商人，垄断一切，亦当算作游民，在所必去，去之之法，在组合各种协社，以杜中间人之渔利，务期劳力与报酬得正当之分配，以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主义。以上两事，虽然做到，亦只算消极办法。至那积极的发达生产，则在改良农、工、商各种实业，这就不能不切望于诸君了。

现在科学进步，一日千里，我们不从速猛进，则无以自立于世界。诸君往法勤工俭学，所负的责任不小。我国数十年来，每遇一次战争，则风气为之一变。甲午中日战后，国人始注意留学。庚子变后，举国乃谋改革。日俄战后，革命风潮乃烈，民国遂得成立。此次世界大战而后，政治社会革新之声，遍于全球。我们国人亦知顺此潮流，研究改革。但是每次新潮发生，随后必

有一番阻力。大约坏在两种人：一种是一知半解，或窃得一种绪余之说，以文其盗窃之行；一种是死顽固，恶新学如蛇蝎。有此两端极不相容的势力弥漫于社会，反使那革新的志士仁人无从着手，徒增慨叹了。所以我们要认定这留学外国，讲求新学不是趋时附势，学点皮毛，想窃得一头衔，以为终南捷径的，纯是我们想各尽所能，以谋个人的生存，即所以谋大多数人的幸福，使品端学粹，那顽固的，也不敢轻视，阻力一销，自可稍收良果了。故鄙人希望诸君时时从人类应如何自励，始无害于社会上着想，不愿诸君学得本事，从安福尊荣上着想。现在世界的新思想、新科学及此次世界和平会议，皆在法国，诸君前往，不但能学得物质上文明，并可养成高尚的理想，将来归国，以贡献于吾国社会，必能为社会开一新纪元，其功业自不可限量。这就是鄙人对诸君的临别赠言了。

十六日华法教育会为勤工俭学会学生送别，吴君复有演词，言更切实，盖欲去者有坚强之觉悟，庶不至中途废阻也，词约如下：

诸君此行，鄙人所欲进言者：诸君须抱定宗旨，不可因客观的事实，致起失望之心。何以故？第一，诸君登轮后，恐怕就有种种与诸君的预想不同的，这还很小的事。但是我们未到欧土以前，因为平时震惊于欧洲的文明，以为欧洲如天堂一般的乐土。及到了欧洲，看来也不过如是，是与平时所揣想的差得很多，于是就发生一种失望。这是诸君最要注意的地方。须先有这种觉悟才好。第二，我们平时揣想，以为在欧洲留学，一定与别的地方不同。因为欧洲是学术最进步、最发达的地方。我们留学，只要

一入学堂，就要学得很高深的学问。到了入学之后，校中所教的，也是很平常，并不十分高深，就难免不大失望了。但是诸君须知道，我们只要潜心研究，学必有得，所得必能致用。学校不过替我们指一条路，还要我们自己去行，才能达到目的。这也是希望诸君先有一种觉悟的。最后，尚有一层就是由俭学会去的人，往往有起初尚是俭学，渐渐与一般官费生或是经费优裕的自费生结识，见他们何等阔绰，自己家里不是拿不出钱，于是也就挥霍起来，再不俭学了。这岂不是背了初衷吗？所以鄙人希望诸君到了法国之后，总以避去都市，在乡下拣下一个学校，实行勤工俭学。诸君的初衷达到，国家社会就受福不浅了。

《送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之演说》，《晨报》1919年4月10日

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首途

蔡子民、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张溥泉等于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成立四载所办留法工业预备学校日益增多，已成立者将近二十余校，如成都、长沙、上海、北京、保定、济南、布里村、长辛店等处。学生亦无日不在发达之中。其目的在发展吾国工业势力于国外。此次所派计四川、广东、江苏、山东、江西、湖北、湖南、直隶等省，有八十九人之多，各带自备五元到沪，各生已于昨十七日上午十一时乘因幡丸放洋。送行者有寰球中国学生会朱少屏、费光澄、华法教育会高鲁、上海留法俭学会洪诚仓、圣明智大学娄廷昭、陈少云、姬佛陀、留法美术士吴新吾、机械士陈子宽、法学士吴玉章、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所长王显华。特派交际科干事黄警顽到埠照料，并分赠国旗徽章，以志不忘祖国，及教育书籍、小说、杂志等，以备途中消遣。教育部特派北京大学教员徐悲鸿留学美术，亦搭此船赴法。此次又有中国女学生一人，为徐悲鸿夫人蒋碧徽女士，自费学习音乐及幼稚教育。闻本月底尚有三十余人赴法留学云。

《时报》1919年3月18日

第一次俭学会学生到法记

北京勤工俭学会学生由京至沪，航海来法，沿途平安。日本船中待遇虽不见佳，但彼等以坚忍耐苦之精神，处之泰然。经过各埠，皆结队上岸游玩。惟英属哥伦布因适有不稳现象，未能往游。入地中海后，风浪稍大，及至英法海峡更烈，有晕船绝食者。五月四日，舟入太晤士河甫下碇，即有留英中国学会同学数人上船招待，并立时每人发给招待办法之印刷物一张，其内容如下：

招待过英俭学会同学办法

(一)行李 除小提包等随身应带物件外，一切重大行李，由船公司直运车站，以便往法时携取。

(二)随身应带物件 以少为贵，如下列各物则须带上：一护照及文件；一牙刷牙粉及衣刷等；一睡衣睡鞋革子手巾等；一领巾领带；一银钱洋伞等。

(三)登陆以后之行程 由码头乘人力车先至集合地位，再由该处分往下列五旅馆。(略)

(四)伙食 旅馆中仅备早餐，午餐因出外游览可在外购食，由招待员预定适宜饭店。

(五)游览 由招待员带引，时间及地点另定。

(六)用费 每日游览伙食车费等由每团举一会计经理，其他总费用，由各团公举一总会计。

(七)关于由英往法之护照及报告英国巡警等事，由英国同学专员办理。

留英中国学会

设备极为周到，人数虽众，秩序极好。彼等入旅馆后，英国同学络绎往视，并于是夜，在万国学生俱乐部大开欢迎会。英国男女学生到者极众，女学生即亲为执役视食。其不惯西餐者，由同学一一指导，并亲为讲述会餐应守之礼节，极为详尽。次日同学来者益众，遂由一人率领数人，分途出游。凡伦敦有名之公园、博物院、藏书楼，游览殆遍。且引导者逐处皆详为解说，故彼等虽只在伦敦数日，所有重要各处，无不游到。同时因护照尚未领出，不能及时来法，直到九日，方自英启程，于十日上午六时抵巴黎。全队先往华法教育会，俭学会诸君照料，详询其志愿、经费、身体等项，分为暂时读书与立时觅工两种。大致暂时读书者，系稍有余资又不谙法语未习工作者。立时作工者则与之相反。因分别暂读书者住旅馆，觅工者暂住某工厂所借空屋，均略休息三、五日，再行分配。彼等在途中虽无大病，但以少于行动之故，大便不通者甚多。且更经英法海峡之小风波，故养息实为切要。暂时读书，以后仍以工为归宿，俟工资储蓄足敷学费，然后再择校肄业，此固北京华法教育会所已经宣布者。战后法国情形未定，欲急来者，只能如是办法。至十二日华法教育会开会欢迎，并请汪兆铭君演说，当场李君石曾散布印刷品，述最近法国俭学及勤工俭学情形，兹详志如下：

(一)俭学 战前俭学生所入学校每月六十佛郎者，今则为二、三十佛郎。惟战前佛郎价高，每元值两佛郎有奇，今则四佛郎有奇。是俭学生，假定每年六百元之数，仍可足用。

(二)择校 战前俭学同学所入学校，如蒙统利、墨检、圣麦桑等中学校，仍可适用。中学自九班至一班与特班，由浅而深，各级均可得入农工实习学校，亦可适用。惟暑假方能入校。在中学校可组织预备法文之专班。

(三)勤工俭学 勤工俭学之方法可以实行，已有明证，在法学界、工界中均不乏其人。目前工作缺乏，实则军械制造初停寻常工艺未复使之然也。据闻数月后，觅工较易，法工部亦言，战后华工仍为需要。是目前之难以觅工一临时问题而已。

(四)工厂 正在接洽中者已有数处。有研究实行方法者；有允原料充足时，工厂重开，始用华工者。此皆艺术之工，兼有练智之性质者，至纯用劳力之工，觅之易得，惟不适用于学生，宜稍缓也。

(五)入校待工 数月内技术之工难得，只好暂入学校专习法文，俟暑假后，课彼时法文稍进，觅工亦易，实为两得。本会对于经费无着而稍精技术者，亦可勉求工作，至不通艺术则必稍缓，此亦北京华法教育通告随通艺术与否而定带款多寡之意也。

(六)经济之维持 此次来法者，其经济状况略可分为三类：(甲)百元以上者；(乙)百元以下者；(丙)无款者。甲类可待工入校，三月之费*，无款者须觅工。款项多寡之外，更有以省分类之法，如此次四川、湖南二省同学，拟将存款交

* 此处可能有脱误

华法教育会存储，每月中均支付最少之所需，以每月百五十佛郎计，三个月为限，如三月有不敷之处，由教育会暂为借债，由工价或他机关贷款付还(其他各省另议)。以省分类之法，并非有省界之畛域，特以有由省款维持之时，故须以省为类别，求事实之便利耳。

(七)节省之方法 节省之方法，大约赖合多数人共同其需用以得之，此即协和之原则。兹就食、住、学费、书籍为之举例：(甲)食住必合多人于一处始能节省，如一人独居或自备饮食，则经济及时间均多耗费，住校之生活颇廉亦即此理。以工求学者亦宜多人组织一食宿之所；(乙)各中学插班各科俱备每月学费不过七佛郎，若专习法文，每人须十佛郎，若每月在外习专课或请一人专教，则每人每小时尚须二、三佛郎；(丙)购书亦由会中与书店约定减价至百分之十五至三十五不等，预存签字模形于书店中，其他衣物，亦可依此计划续为组织。

(八)卫生与保险 节省与卫生并非冲突矛盾，节省以不妨害卫生为准。如饮食宜节省，然养料必须充足。惜阴亦时间之节省，然关于卫生或体育者不可忽略。中国人在此间恐对于此种问题不甚了解，新来同学宜交勉之，即卫生得宜，然亦难永无疾病。入厂工作，尤恐有受伤之时。故工界中必须组织共济会。共济会即疾病之保险也。其办法每人每月付至少之款，(一、二至四佛郎均可)共同储蓄，人数愈多，储款愈巨，偶有病者、伤者即可以储款治疗，若人数众多，可积成巨款，不但足保存安全，且可储存作为将来举办事业之基金。如是则节省与卫生不但无冲突，且可两利也。

(九)实行 以上种种方法，皆能实行，已实行者亦多有

之。然究竟能否实行，仍在于吾人坚忍之志，尤为实行以上方法之第一要件。此可当求诸各人之心理者也。

开会后，首由汪精卫君演说，略谓予数年以来，往来华法，对于教育自来即信勤工俭学为吾人目下求学之一良好机会。今见诸君联翩莅止，足证吾国青年精进之精神及勤工俭学之发展。今日更得与诸君会晤一室，尤为欢幸。此次途经美洲，与彼处同学相见，方知彼处以作工而读书者实为不少，或半日作工，或一月之内数日作工，或一周之内星期六及星期两日作工。设能勤俭，均可自贍学费。而每年成绩，初不低于他人。可见以工求学，随地皆可，全在自己精神。又晤见朝鲜学生甚多，彼等亦以工求学，然彼等之境遇较诸吾人相隔天渊。彼等处日人统治之下，不能受高等教育，辗转去国，依然寄人篱下，只有作工，以资求学。不但身体劳碌，精神上又有绝大痛苦。及视吾人，行动自由，进退有据，其幸不幸为何如？故勤工俭学，既为求学之良好方法，吾人更享有进退自由之境遇，实不宜辜负云云。次由李石曾君演说，略谓吾人何以须勤工俭学，因国家社会各问题根本皆解决于教育。（以下以来稿字迹模糊过甚，只能从略）

《晨报》1919年7月9日

第二屆

欢送赴法留学生

此次勤工俭学会所派之赴法学生，其第一批已于十七号乘因蟠丸出发，曾志前报。兹悉又有第二批学生定于三月三十一号乘贺茂丸放洋。今日午后三时，寰球中国学生会及法国驻沪总领事在法工部局大厅合开送别会。昨日已函俭学会代表彭志云君，请其转达留法诸君矣。兹将此次留法诸君姓名、籍贯、毕业学校探录如下：

孙连峰	直隶蠡县	布里留法学校
齐雅如	直隶高阳	法文翻译学校
周荫酆	直隶安国	保定留法班毕业
刘 杼	湖 南	布里留法预备学校
王兰馥	湖 南	布里留法班
刘宗汉	直 隶	保定留法班毕业
李仲源	湖南湘潭	西什库留法班
胡盛荣	湖 南	西什库留法班
金连升	直隶安国	保定留法班毕业
吴春年	直隶博野	保定留法班毕业
李书田	直隶高阳	保定留法班毕业
韦福祥	直隶定兴	保定留法班毕业

成星奎	直隶高阳	布里留法班
林崧祝	湖南醴陵	湖南工业专门学校
樊润山	直隶肃宁	保定留法班毕业
张清河	直隶安国	保定留法班
肖 同	湖南常宁	北京大学留法班
陈扬祚	湖南长沙	北京大学留法班毕业
陆安之	江苏上海	天津南开中学
周元圭	湖南宁乡	旅鄂湖南中学毕业
廖元諤	湖南醴陵	西什库留法班
刘贞吉	直隶高阳	保定留法班毕业
赵秉哲	直隶高阳	保定留法班毕业
周世昌	直隶蠡县	布里留法工业学校
石景俊	直隶宁晋	保定留法高等预备科毕业
谭显楫	湖南保定	留法高等科

《时报》1919年3月29日

第三屆*

欢送赴法学生纪事

中华民国留法俭学会于昨日上午十一时假法界法国工部局大议事厅为会场，开会欢送该会赴法留学之学生，共计一百二十人，济济多士，群集一堂，为留学界空前未有之盛会。到会之外宾有法国总领事韦尔登君、副领事德那柏君、法国商会会长白来杜君、会董勒沙力君、法国公立学校校长高博爱君、中法学校教员沙巴提挨君、中法实业银行总理李雍君。国人与会者参议院议长张溥泉君、江苏省教育会长黄韧之君、前福建教育司长黄展云君、国会议员朱念祖君等。先由该会代表洪秉端君报告开会宗旨，对于赴法之学生勸勉有加，希望不仅力求法国之学问，并望注意法国民治之精神及其人民之美德，以便学成归国，对于社会国家有所尽力，俾无负法人教育之厚意。次由洪君请法国副领事德那柏君演说，盖因总领事韦尔登君到会后适有要事先行他往，故由德君代表演说。继德君之后演说者有白米杜、勒勃力、高博爱、李雍诸君。演词均极诚恳，极为可感。外宾演说后，张溥泉君起言，对于法国人士殷勤之指导深为感谢，并希望赴法学生，求学莫忘爱国，爱国不废求学。次由黄韧之君演说，现时国事之危急，勤工

* 此届分两批赴法

俭学之可贵，反复申说，听者肃然。继由朱念祖君演说在法时留学界之情形，痛言官费生评论俭学生之不当，缘有一部分官费生每谓俭学生俭则有之，学则未也之二语，愿诸君勉之，使彼知可宝者在学问不在金钱也。次亦论及留法学生稍欠团结，劝其到法后对于学生会之组织稍为注意。次沈卓吾君演说，从前我国在东西留学者每多注重于法政之学，绝不顾及实业知识，诸君可于工学余晷各就所知，草录寄归祖国公布，俾国内同胞早资借镜。末由洪君请众茶点，并报告今日下午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南洋路矿学校开会欢送事。会毕共摄一影而散。

赴法俭学学生一览表

四 川

周 礼	十八岁	周芄琴	十九岁
姜毓荣	二十一岁	陈 书	十九岁
金满成	十八岁	刘子华	二十岁
徐 倓	十八岁	任 俊	二十岁
叶式丛	二十二岁	杨持正	十九岁
张志鹏	十八岁	霍家新	十九岁
樊映堂	二十岁	周光炜	十八岁
王咸雄	十九岁	李嘉秀	二十岁
黄代鎔	二十岁	刘恒宝	二十岁
梅 诚	二十岁	邬光寿	十七岁
龚堃耕	二十二岁	方 镛	十九岁
王启鉴	十七岁	卓 章	二十二岁
张斐然	二十岁	卜永鑫	十九岁

苏言川 二十岁
 安子初 十九岁
 毛升选 十九岁
 陈永澍 十九岁
 毛德诚 十七岁
 陈文 二十二岁
 熊汝驩 二十二岁
 郑洧 十八岁
 彭彦辉 二十岁
 吴莢昌 二十二岁
 刘均平 十九岁
 夏时烁 十七岁
 陈炎 二十岁

陈毅 十八岁
 罗曾奎 二十岁
 杨廷烈 二十岁
 耿道弘 十九岁
 周泽厚 二十三岁
 林万逸 十九岁
 张国权 二十四岁
 周国才 十八岁
 陈廷玺 二十岁
 彭宝珊 十六岁
 刘述一 二十岁
 徐冠欧 二十七岁

以上皆成都留法预备学校

山 西

张仰斗 二十六岁
 张省 二十二岁
 谢汶 二十一岁
 刘炳照 二十二岁
 徐廷樑 二十一岁
 杨玉山 二十二岁
 狄承谟 二十二岁
 张凤 二十一岁

山西英法德文专修学校
 北京汇文大学

以上皆北京正志中学

石光彦 二十一岁

纪守纲 二十六岁

师济庠 二十一岁

以上皆北京大学预科

令孤国光 二十二岁

晋榆铁路学校

直 隶

乔丕承 十九岁

焦玉峰 二十四岁

张阁勤 十九岁

杨茂林 二十一岁

马士仪 二十五岁

张玉其 二十七岁

段松年 二十八岁

段秉午 二十八岁

严瑞升

张治安

以上皆勤工俭学会

齐连登 二十八岁

法文中学

王书堂 十岁

初小毕业

王济策 二十三岁

保定附属中学

陈书乐 二十一岁

武精高小

杨鹤川

保定省立六中

湖 南

王 格 二十二岁

衡山中学

欧阳钧 十九岁
娄湘 十九岁
宾鹏翥 十九岁
李□□ 二十一岁
邓宗禹 十八岁
刘文清 十八岁
谭显揖 二十岁
万振汉 二十五岁

旅鄂湖南中学

北京法文专修馆

以上皆保定留法预备学校

罗学瓚 二十五岁
邓渭川 二十岁
周培超 十九岁
包光溢 二十岁

以上北京留法预备学校

河 南

王增璧 二十岁
石盘国 二十一岁

汲县中学
北京大学预科

江 苏

吴琢之 二十二岁
周德胜 十九岁

求新厂机器船厂
上海徐汇公学

《时报》1919年7月7日

留法学生明晨出发

京津留法俭学会学生六十余人定于明晨（十三）八时三十分由汉口路海关码头乘小轮至吴淞上三岛丸轮船出发。护送员为北京留法俭学会代表齐连登君，该生等本不愿乘三岛丸，因系以前预定，且此时又别无他船至，四川留法俭学会学生已请法总领事预向法公司船订定舱位，但须俟至八月方可出发。该生等现假寓南洋公学，四川旅苏学生会定于下礼拜三即假南洋公学开会欢送。

《时报》1919年7月12日

四川同乡会欢迎留法学生

川省派遣六十一名留法工读学生赴法留学，道经上海。前日（即初一日）午前十一时，四川旅沪同乡会特假座商邦协会开全体职员欢迎会，公推朱伯为君为主席。首由朱君致欢迎词，略谓：吾人欢迎之意旨有四：第一，吾人尤特别欢迎工读学生之工字，盖工字为人类最神圣之职业，中国以后之发展，当以神圣工人主义为其主宰也。第二，此次留法诸君人数之多、组合之周，直可谓为川省学界新纪元。第三，法国之国家社会主义为各国冠。吾国留英之士崇尚制造；留美之士崇尚经济；皆教育自然之感化力所致。留法诸君将来必能携回温和之社会主义以赐国人。第四，

川省地处西隅，上海为介绍商、工、学各项新材料之总行。故四川同乡会之组合及其发展殊为切要。今后同乡会与留法诸君当时时互相通息，以资联络。朱君述毕，继由川政府派送留法工读学生代表余怀弟君答词，云：今日承旅沪同乡会诸君欢迎，实不敢当。此后赴法情形，略为诸君道之，先是汪精卫、李石曾诸君鉴于我国贫弱日甚，由于实业不振。实业之所以不振，由于少人提倡，或有志于实业者，以财力之乏，不能从事所学。是以有勤工俭学会之设。此同人等此次之所以赴法也。到法后无论如何困难，同人等均当勉力做去将其所学，贡献国人，庶不负诸君今日欢迎之盛意云云。黄代鎔君云：庚子赔款法国有退还我国，作为教育经费消息，不知将来之支配何如。同乡诸君将来对于此事，尚希尽力维持，俾能助吾辈所学，幸甚。许协揆君略云：鄙人对于工读诸君此次赴法，有一种感想，更有一种希望。所感想者何？川省连年兵争，财政困难，教育经费移作兵费，致政府不能助诸君之留学，而诸君乃勇往直前，勤工求学，此可为感想者也。所希望者何？川省民治未开，徒负地大物博之名。诸君将来携所学者，以赐乡人，是不啻运输欧洲之文化入于四川，以之改良社会、政治，整兴实业、教育，则今日之六十一俭学学生，实即将来强蜀固国之主人翁。此鄙人之所以希望于诸君者也。演说毕，茶点后已午后一钟矣，遂散会。

《申报》1919年8月3日

八团体欢送出洋学生预志

寰球中国学生会等八团体昨日柬请四川留法勤工俭学会赴法

学生：罗世芬、刘述一、刘子华、王启鉴、吴燮昌、杨持正、姜毓云、方镛、徐冠欧、任俊、卓章、金满城、杨廷虞、陈炎、夏时乐、陈毅、张斐然、罗世襄、毛德诚、熊汝驩、耿道弘、周光炜、陈文、黄代镛、龚堃耕、郭清正、刘怀宝、张志鹏、舒宏、周礼、李嘉秀、林万选、王咸雄、陈永澍、卜永鑫、叶式丛、张国权、安于初、巫光寿、彭宝珊、彭彦辉、余怀弟、刘均平、万监周、罗竟忠、杨绍奇、樊映堂、谢泽源、陈书、徐倭、周泽厚、毛升选、梅诚、郑洧、霍家新、周芑琴、庐骏恩、周国村、苏言川、陈廷玺、罗南等六十一人及护送委员吴铁生君，于阳历九日下午五时在南洋公学与游美留学生同时开会欢送。闻此次川省赴法留学诸君亦在八月中旬放洋云。

《申报》1919年8月9日

留法俭学会学生今日放洋

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乘法船蓬南号出洋，已记八日本报。兹悉四川学生六十一人已于昨晚登轮，其余尚有十数人则于今晨八时上船，下午四时在吴淞口起碇。

《申报》1919年8月13日

留法学生今日放洋

留法俭学会派往法国学生六十余名，已于十二日晚在法国邮

船公司码头登轮，一时车马纷纭，送行者络绎于道。寰球中国学生会亦派代表恭送上船。惟闻湄南 Manam 号，尚有他事耽搁未曾启行，定十四日（即今日）开出吴淞云。

《申报》1919年8月14日

最近赴法者之情形

最近来法的一班同学是七月十三日在上海动身的，他们八月二十七日到了伦敦，九月二日齐来巴黎，就暂时地寄住在巴黎西郊我在法各团体所重新组织的华侨协社里面。九月三日在协社开会演说，到会的除新到的同学以外，还有以前的俭学和勤工的同学约二十人。这协社八月三十一日开成立大会，那一天汪精卫先生因事未到，所以这一天又请了汪精卫、李石曾、褚民谊、谭仲逵诸先生。汪、李两先生都有极长的演说（演说词另记）。演说完毕，共摄一影。九月四日，有入工厂的、有入学校的，就分班出发。于今把工厂学校的住址和入厂入校的姓名写在下面：

住赖华涉化学工厂作工的二十五人

王增璧（豫） 杨茂林 张阁勤 孟鹤泉 张玉琪
王际昌 马龙甲 马士仪 段松年 冯庆昇 陈书乐
孙松亭 焦玉峰 王策 杨鹤川 严瑞昇 宏金元
张治安（以上燕） 谭显揖 郭兴汉 邓祖禹、周培超
方敦元 包光溢 刘文清（以上湘）

住蒙达尔中学者二十六人

宾鹏翥 欧阳钧 邓良 杨承德 王极 萧振汉

姜少莲 李肇禧 罗学瓚（以上湘） 陈廷梁 杨玉山
师济庠 张 凤 谢 汶 刘炳煦 纪守纲 张仰斗
令孤国光 张 省 石光彦 狄承谟（以上晋）
厉 宽 钟 焜（以上浙） 高 维（闽） 石磐国
（豫） 周德胜（苏）

有特别事故还留住巴黎的二人

吴琢之（苏） 段炳午（燕）

这次他们在上海动身来法国的，同船本有五十八人，以上已经记了五十三人，其余五人，到法后都是自由行动的，并有一位是要往西班牙去的。

《时事新报》1919年10月22日

第四届

送别留法学员记

昨日上午十时，上海留法俭学会主任洪秉端假座二洋泾桥巴黎饭店，开会送别第四届赴法留学生五十员。首由洪君报告开会宗旨，并谓：秉端因事过忙，无缘邀约当地中法名人开一大会，送别诸君，良以为憾。今日但约本会重要职员吴稚晖、张溥泉、曹亚伯诸先生与诸同学话别云云。嗣请吴稚晖、张溥泉、曹亚伯诸君先后演说，词多勉励。最后洪君报告今日登轮手续，并推定段家铜、陈昌祖、孙明义为途中临时干事，管理诸同学护照、船票及到马赛时购买火车票等事。茶点摄影而散。

《申报》1919年8月25日

赴法学生之首途

本届乘盎脱雷蓬号赴法留学生五十人，已于昨日(二十五号)上午新钟九时，在法界法兰西码头由小轮驳至吴淞口登轮。至码头欢送者有吴稚晖君、胡汉民君及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派来代表等数十人，颇极一时之胜。

《时报》1919年8月26日

第五屆

学生会欢送赴法学生

第五次赴法勤工学生有已定乘今日晨十时启碇之博多斯船赴法者。寰球中国学生会于昨日快钟十时开欢送会，到者有前参议院议长、留法俭学会发起人张继君，俭学会代表高博爱君、沈仲俊君及赴法学生共四十余人。首由该会总干事朱少屏君演说，略谓昨晤高博爱君，始知诸君有已定明日启行者，故邀诸君来此一谈。但时间短迫，未及预备，故今日之会甚为简单。甚望诸君到法后随时赐教。次高博爱君演说，由沈仲俊君译述，略谓抱赴西方求学志愿者，苟语言不通，则困难立见，诸君在未行之先，当宝贵光阴，俭学会现设有补习夜课，尽可来校，已读者可以插班，未读者亦可略知门径。此次“博多斯”船，因装兵不能多乘，下次十月二十五号启碇之巴尔高船，或能预留一百三十人，务请诸君忍耐。次张继君演说云，吾人于将至国外以前，应明普通之礼节，今日诸君所得之西礼须知一书，（寰球学生会印送）其中记载关系甚大，吾国与欧西各国文化不同，生活程度相去亦甚远。余于一九一五年在美国时常见华人衣服不整齐，礼节不注意，动辄被外人所讪笑。最可怪者，旧金山中国街上，华人常有武力争斗事，贻耻莫甚焉。此次诸君赴法，当代表中国精神。关于个人所应注意者：（一）自己须认明能做工否？吾国民以做工为耻，在外国并

不以为下贱；（二）自己认明身体强壮否？以上所云，请诸君子到法后注意。散会后，由该会款以茶点，并摄影以志纪念。

《新闻报》1919年9月29日

寰球学生会欢送赴法学生

寰球中国学生会定于十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上午十时欢送乘宝勒茄船赴法国留学之一百五十人。秩序为名人演说、茶点、摄影等。兹将赴法学生姓氏录下：

吴城	熊旦儒	肖石水	邓辉祖	陆福曜	毛显球
马铁群	康时伟	覃远猷	易鼎炎	邓柜芳	邓大鸣
谢用常	周钦岳	刘绍宽	颜实甫	袁松	卢瑞
郁秉权	江涛	顾柏年	舒鸣东	游家训	赵尔谦
朱乃善	朱增祥	张瑞元	余如愚	汤昌椅	顾仑希
陈承铤	熊天祉	林兆侗	陈华坝	陈先登	卢政纲
梁砥中	吕凤蟾	赵登菲	陈祖堃	李绳彝	潘鼎新
黎常纪	曹锡三	徐炳元	陈炎甫	刘士谋	樊书麟
桂亚黄	陈桂一	李佑金	黎开绳	龚声律	范新度
周尚	郭兴熙	林祖烈	张桓涛	李维汉	彭宽
周焕文	江学轩	吴震寰	张昆弟	彭福炳	郑延毅
毛奉章	吴端甫	王骏发	胡鹿冈	傅驥	任安昂
傅章旻	田象棋	李坚伯	李长极	欧阳灵泽	
杨超	王伟	马溥恩	李国垣	王国宾	陈廷栋
万守廉	赵僖	梁鸿裁	贾天恩	阎效文	姜瑞应

南相周	丁梦龙	曲 评	刘敬业	邓同庚	陈骥程
曲敬修	樊德染	朱永邦	袁作屏	孙玺凤	李国英
余增生	傅儒仁	袁树霖	蒋祥鹏	罗超群	杨宗周
李 林	黄廷经	程绳武	杨荫宇	路三泰	贺 果
康兆民	马禹敷	汪庭贤	肖复之	毛少卿	张铭柱
张鸿翥	苏忠恕	朱克雋	曾克临	张补新	肖自乾
余海霞	耿秉璋				

《申报》1919年10月24日

寰球学生会欢送留法学生

寰球中国学生会昨晨十时开会欢送留法学生一百五十人，由朱少屏君主席报告开会，并致欢迎词。谓诸君有志赴法游学，当各抱“坚忍”之心，求得最高之学问，回国以兴国内种种实业。诸君同舟共往，在船须互相帮助，乘此余暇，研习法文最为合宜。到法以后，尤当时刻回想祖国，如何能使国家有益，凡见有益于吾国种种事务，当随时纪录寄回中国，本会亦深愿为诸君发表云云。次留法俭学会高博爱君演说，大旨留法诸君子于课余之暇，多阅报纸，但法国报纸种类甚多，最好宜购阅工艺等报，与诸君学业方有实益云。次留法俭学会沈仲俊君演说，谓余闻前次出洋者多有因不惯乘船之故而竟抱消极主义，废然而返。诸君此去，务须坚忍前进，不达目的不已。沿途无事可练习法国语言。到法以后须与法人为友，常相联络，非特中法两国增进国民感情，即于学术上与我亦大益云。次前参议院议长张溥泉君演说，谓中国人

于二千年来养成一种惰性，近更惰而兼弱，举凡各事，只有言论而无实行。窃观中国文化最盛时在二千年前，秦汉以后，觉中国人未尝作事。凡一人行事，莫依赖他人，要全恃自己之力做去，必须振作精神，奋勇上进，无不成功。惟吾人作事，亦当有一模范，如老子讲无为、虚空，与人无益，孔子行道二千年于兹，未见寸效，可知其无用。佛教主张清静，亦无所用。惟墨子之道，言语堪作吾人模范，如能依其理论而行事，无不合宜，国亦可强焉。词毕，中华职业教育社留法预备科熊筠睿君、王德棻君代表该科致词欢送，熊君演说略谓：留法预备科同人全体，公举兄弟来欢送诸君。平常人送行都用礼物。此次同人公举兄弟来时，并无礼物给我来送诸君。所有者即每人一片诚意，托付于兄弟。所以兄弟今日，先要将我们留法预备科全体学生四十八人之诚意，贡献于诸君之前，祝诸君平安到法，均得一极适当领受新文明之处所云云。继由留法学生代表答词道谢。当场又组织同舟代表团，以便在船互相扶助。兹将各团员姓名录下：

第一团

黎开绳 易鼎炎 周焕文 江学轩 覃远猷 王 祉
赵登第 余海霞 刘绍宽 郭兴熙

第二团

闵志达 陆福曜 顾文熙 樊书麟 傅荆州 顾柏年
朱增祥 阮学源 毛显球 朱亚舫

第三团

李绳彝 林兆宗 顾仑希 康畴伟 卢政纲 桂迺黄
袁 松 陈柱一 周 尚

第四团

黎常纪 曹锡三 游嘉训 邓辉祖 彭 宽 陈荣耀
熊旦儒 林祖烈 肖石水

第五团

吕凤蟾 陈炎甫 徐炳元 李佑金 陈祖堃 赵玺谨
舒鸣东 张瑞元 江 涛 陈先登

第六团

覃远猷 梁砥中 潘鼎新 马轶群 刘之谋 陈承铤
陈华坝 康时伟 金如愚

第七团

颜实甫 周钦岳 熊天祉 梁彬文 谢用常 邓大鸣
邓桓芳 卢 瑞 吴 诚 朱乃华

第八团

贺 果 杨荫宇 路三泰 黄庭经 袁作屏 袁澍霖
李 林 余增森 樊德染 罗超群

第九团

欧阳灵群 任安曷 毛凤章 傅正润 郑延谷
李坚伯 肖自乾 朱克雋 毛少卿 汪庭贤

第十团

耿秉章 刘敬业 阎效文 陈廷栋 曲 评 彭福柄

张昆弟 李维汉 胡鹿冈 李长极

第十一团

马禹敷 贾天思 王国宾 丁梦龙 梁鸿裁 李国垣
南相周 田象棋 赵 僖 马溥恩

第十二团

蒋祥鹏 王 伟 孙玺凤 陈骥程 邓同庚 曲敬修
张鸿燾 张铭柱 唐兆民 程绳武

第十三团

吴端甫 吴震寰 王骏发 熊云甲 宋光务 杨宗周
朱友邦 姜瑞熊 万守廉 张桓涛

第十四团

苏忠恕 李国英 杨 超 傅章旻 傅儒仁 余海霞
范新度 张补新 曾克临 肖复之

《申报》1919年10月27日

赴法学生临行之饯送

上海勤工俭学会第五次赴法学生定于本月三十一日乘宝刘葛船首途，曾由寰球学生会等开会欢送，已纪前报。兹悉学生中之第二团顾文熙、顾柏年，阮学源，朱增祥，毛显球，樊书麟，朱亚舫，傅锦舟，闵志达，陆福曜等十人，由陆福曜之家长陆杏苑

于前晚邀至其董家渡宅内，设筵祖饯。席间由陆君致颂词，继由各学生举代表朱增祥答词致谢，至十时始散。兹将陆君颂词录下：

诸君有志赴法游学，定于本月三十一日首途，破浪乘风，前途无限，足贺足贺。惟是重洋万里，跋涉为劳。而报纸所传，又谓学生赴法后，工作艰重，所得工资，仅足供膳宿等费之用，间尚有不足者，非节衣缩食不可，可知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之生活状况良苦。诸君竟不嫌辽远，不避艰苦，毅然前往。琦观诸君未行以前，已具此坚忍之志，他日学成归国，可操左券。盖远适异国，他人方以为苦，诸君适以为乐。他人之以为苦者，所见限于目前；诸君之以为乐者，所望在于后日耳。琦子福曜，幸蒙提携，得附骥尾，欣幸无既。昨日诸君组织同舟代表团，笃同舟共济之谊，不胜钦佩。此后道德相辅，学问相摩，患难相助，交如金石，谊同手足，岂不懿欤。琦敬奉杯酒，藉祝诸君康健，而晋颂曰：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廉养以俭，俭可明志。
克勤克俭，君子素位；
劳神苦形，顾名思义。
七年大成，觥觥国器；
推己及人，永铎尔类。
奢靡荒嬉，污淌斯世；
鄙人不敏，鹄立以迟。

中华民国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陆琦 谨进

《申报》1919年10月29日

华法教育会欢送赴法学生纪事

上海华法教育会于昨日午后五时半，在法大马路法工部局议事厅特开欢送大会，欢送此次乘宝勒茄号赴法之一百五十俭学生。到会之外宾有法国总领事韦尔登君、副领事德那柏君、法国商会会长白来杜君、会董勒沙力君、上海华法教育会会长兼任留法俭学会主任高博爱君、中法学校教员沙巴提挨君、中法实业银行总理李雍君等十余人。国人与会者有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君及其夫人、前参议院议长、现任上海华法教育会副会长张继君、江苏省教育会代表汪君、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程学愉君、留法俭学会沈仲俊君、寰球中国学生会朱少屏君等十余人。尚有女宾数人及本届赴法学生。总计约一百七、八十人。济济多士，欢叙一堂，诚空前未有之盛会也。届时先由法总领事韦尔登君致欢送词，后由主席张继君报告开会宗旨并致欢送词。继请华法教育会会长演说，并报告华法教育会之组织。略谓华法教育会之组织乃为交换两国之教育知识而设，而其能成立者，皆由于勤工俭学诸君之帮助。至于留法俭学会乃华法教育会之一机关。诸君为何至法留学必须知其理由，乃因欲输进法国之文化于中国，所以望诸君好自为之云。次请唐绍仪君演说，略谓余亦一老辈之留学生，但为官费，而诸君今日之至欧留学，乃为勤于工而俭于学，是所以难能可贵。然外人之勤工而俭学者非常之多，如林肯据木而学，无所稀罕。但中国竟不能见，乃不谓今日有诸君一百五十人与以前之俭学生实为难得。故希望至法时，悉心研究彼邦之长处，以冀将来回国时

有造于中国云。次朱少屏君演说，希望实行勤工俭学四字。次江苏省教育会代表汪君谓，今日希望于诸君者有三事：（一）至法时对于国际方面当极力注意；（二）因近来法国华工之逐回国者非常之多，其原由盖因其程度之不足，故希望诸君至法国，对于中国数十万华工极力以教育感化之；（三）因余及张继先生等之帮助，现设立一法文预备科于中华实业教育社，今预备者已有五十余人，故望诸君至法时，常常通信，将法国之风土人情及路上之情形告知，以便此五十余人将来赴法，亦可知彼邦之情形，此非特余所感激，即此五十余人亦必感激不尽云。次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程学愉君演说，略谓中法均为共和国，且中国之人数倍于法国，何法国如此之文明而强，中国如此之弱？此无他，乃因中国人不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而法国则人人能对于国家牺牲其金钱生命之故也。希望诸君至法留学，非特求其学文与工艺，并且将其牺牲之精神带回，则更补助于中国不浅云。末由主席代全体学生道谢中外来宾之盛意，遂宣告散会，时已六时三刻矣。

《时报》1919年10月30日

第五次勤工俭学生调查表

第五次勤工俭学生共有一百五十人，定于今晨十时乘法公司船宝勒茄号出发。寰球中国学生会印有调查表一种，照录如左：

姓名	年龄	籍贯	曾在何校	何业	住址	现往何国	何校何科
南相周	十八	山西宁武	师范学校		山西太原府大袁家宅	法	

刘绍宽	十八	湖南	妙高峰中学	攸县藻田	法	
易鼎茨	十八	湖南	船山中学	攸县酒埠江	法	
王国宾	二十三	山西	北京正中学	山西太原	法	
田象棋	二十三	山西	本省英法德	五台东冶镇	法	
丁梦龙	二十一	山西	北京正志学	山西太原北	法	
刘敬业	二十三	山西	山西榆次铁	城内云路街	法	
曲评	二十二	山西	北京正志中	山西五台何	法	化学科
肖复之	二十	江西	萍乡中学校	萍乡	法	化学科
吴震寰	十七	四川	保定育德中	成都三圣街	法	里昂大 学机械
康兆民	二十四	湖北	武昌中华大	襄阳张家湾	法	
马禹敷	二十二	湖北	武昌中华大	枣阳璩家湾	法	
袁澍霖	二十	湖南	湖南元泽中	本邑北门塘	法	
吴大璋	二十	四川	成都联合县	成都三圣街	法	里昂大 学化学
王址	二十一	湖南	湖南省立第	本县西乡狮	法	
陈登菲	二十四	湖南	湖南省立第	湖南醴陵西	法	农业学 校
张桓涛	二十四	河南	上海大同学	河南南阳西	法	
熊天祉	二十一	四川	北京大学肄	西充县正街	法	

陈廷栋	二十一	山西 定襄	北京正志中 学	山西定襄县	法	
赵 禧	二十	山西 榆次	山西商业学 校	榆次县城内	法	
傅儒仁	二十二	湖南 醴陵	湖南长郡中 学	醴陵石亭	法	
李 林	二十三	湖南 宝庆	宝庆中学校	宝庆东乡	法	
傅锦丹	十九	江苏 松江	清心实业学 校肄业	松江秀野桥 西	法	工科
朱亚舫	十九	江苏 松江	清心实业学 校肄业	松江西门	法	工科
刘之谋	二十三	江苏 松江	东吴大学肄 业	松江西门外	法	航空 学校
赵尔谦	二十	江苏 兴化	江苏省立第 一商校	扬州江西会 馆	法	
樊书麟	二十二	上海	清心实业学 校	上海南门	法	
李坚伯	十八	长沙	保定育德留 法班	长沙储英源	法	工科
路三泰	二十一	直隶 临城	保定留法预 备班	直隶临城县	法	工科
袁作屏	二十一	湖南	北京法文专 修馆	资兴北门	法	工科
曹锡三	二十二	湖南 郴县	旅鄂湖南中 学校	郴县西风渡	法	
朱增祥	二十二	江苏 太仓		太仓刘河	法	
周钦岳	二十一	四川	北京大学预 备肄业	四川重庆	法	
吴 诚	二十二	浙江 吴兴	浙江省立第 三中学	浙江湖州荻 江	法	
邓大鸣	二十三	四川	北京法专修 馆	巴县惠民场	法	

马轶群	十 九	江苏 吴县	南洋中学	上海东陶沙 场	法
熊旦儒	二 十	湖南 浏阳	河南省立第 一中学	本邑东门	法
张瑞元	十 九	浙江 定海	中法学校	上海法界宁 福里	法
游嘉训	二十五	江西	北京工业专 门学校	江西乐安城 内	法
陈炎甫	十 九	湖南 长沙	青年会高等 学校	巴子路五九 号半	法
耿秉璋	二十二	直隶 高阳	北京正志中 学校	本县城	法
龚声律	二 十	湖南	保定留法预 备学校	长沙	法
江 涛	二十一	江苏	南洋中学	嘉定	法
李佑金	二 十	游江	金陵大学附 属中学	南京仁孝里	法
周焕文	二十一	江西 萍乡	萍乡中学校	萍乡	法
郑倩之	二十四	广东 香山	同济学校		法
李维汉	二十二	湖南 长沙	湖南省立第 一师范	长沙乡	法
李长极	二十一	湖南	保定留法高 等工校	湘阴	法
李富春	十 九	湖南 长沙	保定留法高 等工校	长沙南城椿 树园	法
余海霞	二十四	湖南 桂阳	湖南省立甲 种工校	桂阳门外	法
顾文熙	二十二	江苏 上海		上海小南门 外	法
罗超群	二十五	湖南 宝庆	旅鄂湖南中 学		法
颜实甫	二十四	四川 江津		江津太平场	法

陈先登	二十二	江苏	苏州耶教晏 成中学	昆山蓬阁镇	法	
傅章暘	二十三	湖南 沅江	湖南省立第 二中学	沅江齐湖口	法	
陆福曜	十六	江苏 上海	清心实业学 校	董家渡	法	
贾天恩			北京正志中 学			
毛少卿	二十二	北热道	育德中学留 法班	热河道赤峰 县	法	工科
陈仁耀	十八	湖南 浏阳	保定留法预 备班	浏阳西门	法	工科
黎常纪	二十一	湖南 湘阴	湖南长郡中 学	长乐乡牌楼	法	工校
闵志达	二十三	江苏 武进	中华工业专 门学校	武进东下塘	英	土木科
吕凤蟾	二十五	浙江 新昌	申江第五中 学	浙江新昌城 内	法	纺织科
肖石冰	二十三	湖南 益阳	湖南联合县 立中学	益阳马迹塘	法	机械科
邓炬芳	十八	四川 江津	江津中学	江津白沙镇	法	
顾柏年	二十七	浙江 嘉善		松江练塘镇	法	
毛凤章	十九	长沙	保定育德附 属工校	湖南长沙	法	工科
汤昌琦	十八	江西 九江	武昌文华大 学肄业	九江城内仓 巷	法	工校
顾仑希	二十	江苏 南汇	上海文生氏	浦东周里桥	法	
彭福柄	二十五	湖南 长沙	长沙府立中 学	长沙东乡福 临市	法	
阎效文	二十	山西 五台	北京正志中 学校	五台县何边 村	法	

李国英	二十八	湖南沅江	湖南公立第二师范	县属茈湖口	法
朱乃华	二十	浙江吴兴	浙江省立第三中学		法
邓同庚	二十三	安徽凤阳	安徽省立第四中学	安徽凤阳县	法
李国垣	二十三	山西浑源	山西实业学校	山西浑源城内	法
梁鸿裁	二十二	山西浑源	山西第三中学	山西浑阳城内	法
马溥恩				天津德华学校	法
杨荫宇	二十三	直隶束鹿	保定育德高工预班	直隶束鹿	法
覃远猷	十六	广西宣武	涿州中学	桐岭盘古	法
江学轩	二十五	江西萍乡	萍乡中学校	萍邑北大鹿下	法
张补新	二十五	浙江镇海	北京工业专门学校	宁波霞浦张	法
林兆宗	二十一	四川绵竹	南洋中学	绵竹城内	法
谢用常	二十	四川璧山	南洋中学	四川江津县城内	法
陈骥程	二十	山东德县	省城第一师范	德县城隍庙街	法
程绳武	二十五	湖北枣阳	湖北省立第一中学	枣阳	法
蒋祥鹏	二十四	山东长清	山东省立第一师范	长清县六律庄	法
孙玺凤	二十三	山东	山东高等师范	高苑县	法
曲敬修	二十四	山东长山	山东省立第一师范	长山县三元庄	法

梁彬文	二十一	四川 长宁	北京大学	长宁县安宁 镇	法
卢瑞	二十四	广东 东莞	东莞中学	东莞环巷子	法
宋光务	二十三	湖南 宁乡	宁乡县立中 学肄业	宁乡宋家铺	法
郑延毅	十七	湖南 长沙	保定育德留 法班	清泰都柏家 村	法
曾克临	二十三	福建 闽县	北京正志中 学		法
毛显球	二十二	浙江	清心实业学 校	杭州	法
黎开绳	二十二	江西 萍乡	萍乡中学	萍乡湘东	法
邓辉祖	二十三	湖南 邵阳	第六联合县 立中学	祁阳中东区 龙口源	法
贺果	二十二	湖南 宝庆	保定留法预 备班	湖南宝庆小 东	法
任安昂	二十	湖南 湘阴	保定留法预 备班	北京	法
余增生	十九	湖南 醴陵	湖南广益中 学	醴陵普口中	法
彭宽	十八	湖南 茶陵	旅鄂湖南中 学	茶陵衷门黄 堂原巷里	法
汪庭贤	十八	湖南 长沙	保定育德留 法工校	长沙又一村 桃潭别墅	法
黄庭经	十八	湖南	高等小学	湖南资兴县 北乡七里山	法
萧自乾	十八	湖南	保定育德留 法学校	宝庆	法
罗明俊	二十	湖南 长沙	保定留法商 业班	长沙北门城 隍街六号	法
傅骥	十九	湖南	保定高等留 法工班	浏阳	法

熊云甲	二十七	湖南宁乡	湖南第一联合中学	湖南宁乡九口都黄绢桥	法
欧阳灵泽	二十一	湖南醴陵	湖南第一师范	醴陵南门船湾阳家坊	法
胡鹿冈	十八	湖南宁乡	保定育德中学	长沙稻穀仓胡宅	法
张昆弟	二十二	湖南益阳	湖南第一师范	湖南益阳三里上板溪	法
樊德染	十九	湖南醴陵	湖南广益中学	醴陵东三区白市清水塘	法

《申报》1919年10月31日,11月1—3日,5—6日

中国留学生到法

〈巴黎五日电〉中国学生一百人乘保罗轮船已抵法国南部马赛海埠,前赴巴黎入各学校肄业。统计自本年五月而至今日,中国学生已到法国者约七百人云云。

《晨报》1919年12月11日

中国留法学生昨抵巴黎

中国学生二百余人,昨晚行抵巴黎,想不久又有八百人赴法留学,而于下半年内到法学生当有六千人云云。(巴黎十日电)

《晨报》1919年12月13日

第八届

华法教育会之欢送会

上海华法教育会，因第八届赴法俭学生一百五十二人将于今日（九号）上午九时，在杨树浦黄浦滩码头乘法国邮船司芬克司号放洋，故特于昨日下午四时，在法界霞飞路尚贤堂对过该会事务所内，开欢送大会。到会来宾与俭学生一百五六十人，进门时并由俭学会帮办沈仲俊君分送赴法须知与西礼须知各一份，届时振铃开会。由华法教育会会长兼上海俭学会主任高博爱君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并致欢送词，略谓：本会本定于昨日开会欢送，兹因鄙人有事，羁身不克如愿，乃改至今日，甚为抱歉。今日又因时间局促，故不能多讲，惟望诸君抱定宗旨而去，达其目的而回云。次请该会法文教员苏荣理君演说，略谓：诸君至法，所为何事，无非欲求法国之文化而改良中国。但外国社会中之风土人情，并非均可效法，其不可效法之事，亦复不少，故望君至法时，必须细心选择而仿效之，以补吾国之不足，庶几将来有造于中国也。次梁晋朴君演说，略谓：俭学会之所以设，专为无力出洋之学生而设，则办是会之人，其希望于诸君者大有在也，故望诸君当抱定俭学生之宗旨，努力求得西国之文化所以进步，及其各种事业之所以发达，将来回国时，创造新中国云。次朱少屏君演说，略谓：希望诸君至法时，不可仅求其书中利益，当求益于

书之外云。次该会法文教职员谭龙德君演说，希望必须学成归国云。

次由沈仲俊君报告，略谓诸君子明日（九号）上午九时以前，可直至杨树浦黄浦滩码头，不可误时。又述此次买船票之难，末由本届赴法学生汪释罗君代表全体学生答谢毕，遂宣告散会，时已五时矣！

……

《时报》1919年12月9日

九日赴法学生调查表

九号闻有留法学生百余人乘凤凰号船赴法，兹寰球中国学生会举其调查所得者探录于后。

姓名	籍贯	资格
汪域周	四川巴县	江北中学毕业
黎重夫	四川涪陵	巴县中学校毕业
陈光曜	四川	四川省立第一甲种商业学校卒業
夏绍义	四川巴县	巴县中学校毕业
曾广铭	四川巴县	协合大学肄业
慕钧石	四川巴县	江北中学校
张侠逸	四川潼南	金陵大学英文科
肖森	四川江津	永川中学毕业
袁税伯	江西	四川省立第一甲种商业学校卒業

刘宗华	四川江津	江津中学校毕业
帅立本	四川	川东师范学校
江 璘	四川	江津商中校修业
聂荣臻	四川江津	江津中学毕业
鞠继承	四川江津	江津中学毕业
锺汝梅	四川江津	江津中学毕业
高家修	四川江津	重庆川东师范校
袁本德	四川	四川东联合甲种工业学校修业
刘厚垓	四川江津	江津中学毕业
刁泰升	四川江津	江津中学修业
桂万年	四川江津	江津中学毕业
魏裔真	四川永川	永川中学毕业
龚漫露	四川江津	江津中学校
刁泰乾	湖南	江津中学毕业
饶鸿钧	四川顺庆	染织学校
周子君	四川江津	江津中学毕业
程康侯	四川	巴县中学毕业
杨浩沧	四川	巴县中学毕业
徐麟瑞	四川	重庆联合县立中学校毕业
涂知白	四川	同上
饶来杰	江西进贤	江西省立第二中学校毕业
饶国璋	江西进贤	同上
汪泽楷	湖南醴陵	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毕业
王福祥	北京	上海约翰大学
杨 德	四川长寿	重庆甲种工业学校
马元熙	四川	四川省立第二中学校毕业

马睿莹	四川	川东甲种工业学校修业
池 仑	四川	四川省立第一甲种商业学校修业
张翰超	湖南新化	明德中学毕业
邓崇鲁	湖南醴陵	醴陵中学毕业
张存煜	四川长寿	四川省立中学校
王 乾	四川华阳	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毕业
皮作琼	湖南沅江	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
汪泽巍	湖南醴陵	醴陵中学校毕业
谭德和	湖南新化	旅鄂湖南中学校毕业
傅益彰	湖南醴陵	湖南高氏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毕业
陈 荣	湖南宁乡	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
童桂溪	湖南长沙	楚怡学校工业部
丁 珩	湖南常德	常德中学校毕业
邓荣鲁	湖南醴陵	醴陵中学校毕业
朱振武	湖南长沙	湖南高氏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毕业
丁维磐	湖南攸县	北京高氏法文馆毕业
向培熹	湖南黔阳	沅江第九联合中学校
龙懿群	湖南醴陵	醴陵中学校毕业
曹世芳	湖南资兴	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毕业
刘 武	湖南茶陵	旅鄂湖南中学校毕业
李化之	湖南	湖南兑泽中学毕业
汪 洋	湖南石门	旅鄂湖南中学校毕业
李墨昌	湖南资兴	湖南嶽云中学校毕业
邓康熙	湖南攸县	北京高氏法文专修馆毕业
李怡远	湖南宁乡	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
孙世灏	湖南澧县	澧县中学校毕业

罗贴荣	湖南澧县	澧县中学校毕业
汤晃龙	湖南湘潭	高等工业学校修业
谭元玺	湖南益阳	
郭振钧	湖南湘潭	湖南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朱馨	湖南	广益中学毕业
谢振河	湖南道县	湖南第三师范学校
颜昌颐	湖南安乡	明德中学毕业
杨峰林	湖南沅江	商业专门学校卒业
郭国宝	湖南沅江	兑泽中学毕业
李志新	湖南宁乡	湖南女子师范学校
范新顺	湖南长沙	湖南女子师范学校
熊叔彬	湖南浏阳	湖南周南女校师范科
范新琼	湖南长沙	湖南女子师范学校

《申报》1919年12月10—11日

留法俭学生出发记

第八届留法俭学生一百五十三人，已于昨日上午九时，在杨树浦登法邮船司芬克司号放洋。当诸生未出发之前，已由俭学会帮办沈仲俊君将各生编成甲、乙、丙、丁、戊、己六队，故于上船时由高、沈二君照料一切，依次登船，毫无紊乱之现象。往码头欢送亦颇众。并闻第九届俭学生将于本月二十三号出发云。

《时报》1919年12月10日

凤凰船启碇之留法学生

昨日（九号）法国邮船公司之司芬克船于午刻（十二时）启碇。留法学生乘斯船出发者共一百五十八人，以湖南、四川两省居多数，江、浙次之。内有湖南女生二人（范新琼、范新顺），系到法国李石曾创办之豆腐公司中工作者。按女子勤工俭学实为前此所未见，亦中国女界之创举。闻赴杨树浦黄浦码头送行者有高博爱君 沈仲俊君（留法俭学会）、刘清扬女士（全国各界联合会）、吴敏于君（寰球中国学生会）、及向警予、蔡和森等数十人云。

《申报》1919年12月10日

江浙留法同学会近讯

江浙留法同学会成立会详情已志前报，其目的在使赴法者以互助的精神减去各项困难。爰于法租界霞飞路协平里五号设立招待所，俾江浙有志赴法者有所接洽，不至受人地生疏之虞，即如前日（九号）该会会员起程者计有十七人之多，而于登轮时搬运行李等事，均由该会职员为之照料，故无匆忙状态。兹将起程诸君姓名录下：

陈光澄 杨思礼 朱 亮 盛鸿羽 赵 毅 王浙声
胡维元 陈彭年 俞建设 陈 莘 徐凌云 王鉴之
顾文彬 荣襟伟 朱道明 吴琪宜 松 涛

《新闻报》1919年12月12日

第九屆

关于留法学生之记载

欢送

前日（二十四）下午二时，江浙留法同学会假小西门留法预备科开第二次欢送会，欢送此次赴法诸会员，首由副会长王德棻君报告并致欢送词。次丁拜尧先生演说，谓鄙人年已老大，不能随诸君远游，殊为恨事。对于诸君之赴法，实有极大之希望，因中国现在情形仿佛一破屋，危险已极，苟非重行建造，势必倾覆。诸君之赴法，乃学习建设的人才，于中国前途有莫大之关系也。至现在法国情形如何，勤工俭学之主义能否行于彼国，因无确实报告，遂致国内青年狐疑踌躇。诸君到法后，望详加考察，随时见告，俾国内学子洞悉真相，有所遵循。沪上之招待所，鄙人当竭力帮忙，诸君可毋庸念及。次华印椿、凌恒寿、傅逸生、虞炳烈、华冠时诸君相继演说，皆有恳切之词。次赵霞城、严秉钧两君先后起立答谢，谓敝人等到法后，愿将各种情形随时奉告，或由私人通信，或由会中报告，总使消息流通，不致彼此隔膜。今蒙诸君赠言，自当作为南针。将来如能有供于祖国，皆诸君今日所赐也。末由卢章耀君报告伊友在法情形，景况尚佳，惟嘱出发时，应多带衣服鞋袜等件，因彼处物价非常昂贵云。钟鸣四下，款以茶点，尽欢而散。此次赴法江浙同学计有六人，已

于昨晨乘法邮船 Andre Leqon 号起程。该会驻沪各职员均到埠照料，并带出书报甚多云。兹将起程诸君姓名、籍贯及学科列下：

赵霞城	浙江余姚	医科
严秉钧	浙江临安	工科
蒋步瀛	浙江东阳	农科
许奉璋	浙江东阳	农科
杨奎才	浙江诸暨	染织科
顾翔墀	江苏如皋	工科

首途

昨日（二十五日）法国邮船公司央脱来蓬船，于下午一时在杨树浦黄浦码头启碇，乘斯船出发之留法勤工俭学生有三十余人，均乘四等舱位。（舱在船头下层）内有湖南女生蔡葛健豪、蔡畅、向警予、李志新、熊季光、肖淑良六人系乘三等舱位。赴埠送行者，有聂云台君及留法俭学会沈仲俊君，全国各界联合会刘清扬女士，寰球中国学生会吴敏于君等数十人云。

《时报》1919年12月26日

昨日出发之留法学生

本日（二十五日）法邮船又有河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七人，俱由华法教育会沈仲俊料理，并有河南旅沪学会张良坤送之上

船。七人为孟广赞（商邱中学学生）、宋学曾、陈国荣（俱开封第一师范生）、陈九鼎（开封第二中学）、李杞、韩甫熙、姜震寰（俱开封第一中学学生）。

《申报》1919年12月26日

留法勤工之限制

自欧战平后，我国人士赴法勤工或俭学者不下二千人，现尚陆绎前进不止。其中为本埠华法教育会所送居多数。该会主任沈仲俊君，因鉴于赴法学生程度不一，贫富各殊，与其失败于将来，毋宁审慎乎现在，乃重订资格，严加考验。故此次第九届出发学生较前为少，计男生四十四人，安徽籍占大半，河南次之，又湖南女生向警予等六人，共五十人，已于日前（廿五日）乘央脱来蓬船启程。事前该会曾在法文协会开会欢送，有法人罗铎夫君、沙巴结君及《正报》代表张植三君等数人莅会演说，勉励恳切，各生皆欣喜而散。顷沈君访悉彼国，现值煤量缺乏，工厂间有停顿之际，勤工而俭学万难实行。故嗣后男女生前往俭学则可，仍当遣送不辍，勤工则除女子不送外，均须遵照定章，不稍通融，日内即发通告，庶求学志士免致误会云。

《时报》1919年12月28日

第十届

留法俭学生电止选送

上海留法俭学会自欧战平定后，选往法国俭学者，至今已有九批，不下一、二千人。闻第十届学生将于本月十五日左右出发。惟此次均系俭学生而无勤工俭学生。盖因俭学会沈仲俊君顷得法国俭学总会会长李石曾君来电阻止派送。因前者送去之勤工俭学者，现尚困居于法，一无所事。若再送去，非惟无利，且反致流落于国外也。并闻李石曾君因国人对于勤工俭学有许多误会而更不知其真象与法国现在之实在情况如何，故拟于本年底回国，将所有勤工俭学之真象，法现在之实在情形，与夫来电阻止选送之种种困难情形，将宣布于国人云。

《时报》1920年1月11日

将有新生到法

最近有由上海起程来法之学生六十余人，将于本月二十三日到马赛，内有山西学生数十人，并有该省委员同行。华法教育会已托吴特生君前往照料一切云。

选自《旅欧新闻》，《旅欧周刊》

第二十号，1920年3月27日

旅法华人迎新大会*

去岁巴黎和会开幕之际，旅法华人感于国际活动之重要，国民外交之必不可少，曾由英法两方面留学界，共同发起一国际和平促进会，积极的谋促世界真正之和平，消极的冀为我国代表之援助。奔走运动，极为热心，当时如举代表赴和会，陈述意见，表示我国之民气，及监督五代表，不许其签字于违反公道之条约，该会皆与有力焉。近因勤工俭学同学来法者将近千人，特于本月（四月）五号开欢迎大会。事前曾出一通启，略谓“本会成立于巴黎和议初开之时，已将载余，现和议虽将终，而山东问题仍未解决，口口狡焉谋我益急，国民外交尤急于往昔矣。现欲集群策群力，努力进行，惟新来法诸同学，散在各处，尚未能接洽，故本会定于四月初五日下午二时，假座 Societe Savante 开欢迎新到法的同学大会，届期务祈莅临，俾聆教益。各处路远的同学，不能全体来巴者，亦祈举代表数人与会”云云。

是日，在巴黎同学及各处代表到会者约百余人。该会本先推定张溥泉君主席，张君届时未至，乃由会长李圣章君主席，报告开会理由。继由书记周览君详述该会一年来之经过。旋欢迎来宾演说。首由北京大学许德珩君登台，报告国内最近情形，谈及政府听命日本，压迫国民诸罪状，闻者无不痛愤切齿，大呼“誓除国贼”。许君复举三事相勸：（一）宜注重个人之改造；（二）宜

* 题为编者所加

注重国际的活动；（三）宜与工人打成一气。众皆鼓掌称善。次由湖南勤工俭学之老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年约四十余岁）演说，于国际活动之义多所发挥，略谓：吾国丁兹时局，危险已极，欲图自存，惟有实行国民外交，要求同情于欧美各国之真正了解正义人道者，合世界善类之力，以推倒武力侵略之强权国家，然后可以转危为安。次李隆郅君演说，主张办英法文定期出版物，发表中国之文明，宣扬日本之罪状。次留英学生会会长任凯南君演说，略谓：国人今日勿太悲观，当积极的从事于文化运动，一国之文明如果真正发达，决不至于灭亡，试观印度、埃及虽亡，而究有其不亡者在，国人何必自馁？复次有华工代表某君，报告工厂法人待遇情形，请大众研究，请求改良方法。主席以明日将有华法教育会与国际和平促进会联合会议，即系专为研究“改良华工待遇问题”，故未付讨论。旋由会计李宗桐君演说，略谓：吾人经过去岁巴黎和会之教训，乃知世界和平，非可安坐而得，尤非卑怯的民族所得妄为主张；须知今日犹是强权跋扈之秋，吾人正不可不努力以求推倒强权；试观法人得有今日之胜利，岂非由于出有重大的牺牲代价所致；故吾国欲图自存，不可不效法法人反抗西方德意志的精神，以推倒东方德意志的日本。众大鼓掌称善。李君复出一电稿宣读，内容系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略谓：山东问题美国上院既经议决保留，吾国正宜趁此时机，诉诸国际联盟，以求公道的平反，何得与日本私自交涉，承认东方霸权，自丧国命，违反民意云云。拟用全体名义拍电回国，征求大众同意，全体举手赞成，遂通过。旋有数人自由演说，无甚可纪，散会时已七钟矣。（愚公寄自巴黎）

选自《游欧通信》，《时事新报》1920年5月20日

第十一届

赴法学生将次放洋

自李石曾君回国，报告留法勤工俭学情形，并定以后赴法学生应具五种条件（见前）之后，国内人士对于勤工俭学一层，认为绝对可能。而中华民国预备赴法学生联合会，对于各省来沪同志之招待，复能代筹各种便利方法，俾免一切困难。因此近来各省有志赴法来沪预备者，益形发达。现在华法教育会布告第十一次出发学生约五十人，拟乘法国邮船宝尔加号赴法，定于阳历四月一号起碇云。

《申报》1920年3月26日

赴法船中之五四纪念会

若 愚

五月四日法船 Pauliecat 正航行地中海之际，忽有中国学生某君忆及是日为吾国学界奋击国贼之日，遂提议在船中开一“五四运动纪念会”。

此次赴法俭学学生有一百一十余人，遂用俭学会学生名义发

起斯会，并邀约头、二、三等客舱之中国人及在本船服役之中国工人赴会。会场设于该三等餐室。室中悬一国旗，（此旗系广东某君所带，绸质制成，长三尺宽一尺）并贴开会秩序单一纸，餐案陈置啤酒、饼干各物，后因啤酒、饼干皆系日货，遂临时退还，船中司事人只饮苏打水，以示抵制仇货之意，船中法人亦颇能相谅，尽将日货撤回，亦不取费。

是日来宾有中国人林长民君等十余人，朝鲜人十余人，法国人数人。午后一时开会，全体肃立，共唱国歌。唱毕，由主席居君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今日为去年五四运动之日，五四运动在吾国历史上开一新纪元，吾人不可不纪念。并且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系当年外国留学学生，吾人今日亦系赴外国留学，亦宜取以自警云云。报告毕，特请陈宝锷君报告五四运动事实，陈君将五四运动之前因后果详细报告，述至痛击章宗祥之情形时，全场掌声雷动。报告毕，次由王光祈君演说，略谓：刚才陈宝锷先生报告五四运动之事实，极为详尽，兄弟今日所要说的，就是对于此次学生运动的一个批评。去年学生界有种种运动，兄弟认为最有价值的只有三次。第一次就是“五四运动”，此次运动的精神便是“痛快”二字。我们中国人做事向来不痛快，心中想做的每每不敢去做，此次想打人，居然将人打了；想烧房子，居然将房烧了，一洗从前怯懦畏祸的丑态。第二次有价值的运动便算“六三运动”，此次运动的精神，就是“悲壮”，所以能引起商民的同情。第三次有价值的运动便是“双十节面包运动”，此次运动的精神，就是“深远”，在一般人多忽略看过，在我们便觉得此次运动实含有无限深厚的意思。总之，五四运动，是学生与官僚奋斗的第一次，从前只准官僚杀人放火，现在我们亦可打官放火了。六三运动，激起上海等处罢市，是学生界与商界携手的第一次，把从前

重士轻商的习气已经打破了。双十节运动，是学生与劳动界携手的第一次，故这三次运动是很有价值的。此外，如请愿、游街、抵制种种运动，虽亦做得如火如荼，但是没有什么深远的意义。……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的国事一天比一天坏，从事运动之青年亦复大有暮气，可见五四运动并未得良好效果。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纪念五四运动呢？为什么要在船中纪念五四运动呢？兄弟以为我们今日纪念的，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不是五四运动的效果。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天真”，什么叫“天真”？我们喜欢时便大笑；我们伤心时便大哭；我们发气时便大怒。总之，我们心中想怎么样，便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境遇如何？欲笑不得笑，欲哭不得哭，欲怒不敢怒。总之，欲如此而却不敢如此，这岂不是一个丧失天真的民族吗？五四运动的精神，便是天真的表现，想打人便打人，想烧房子便烧房子，不知有所谓利害问题。这是我们今日应当纪念的。为什么我们要在船中纪念五四运动呢？我们现在研究民族性的，都知法国人是富于感情的民族，英国人是富于理性的民族，所以法国是热烈的社会，英国是静穆的社会。我们中国的国民性是与中国略近，所以造成一种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在我们在船中见着许多法国人的热烈感情，很可以促我们的猛醒。今日又在此船中纪念我们天真烂漫的五四运动，更觉有无穷的意义。吾国一般过去人物，已经是阅历深，天机浅。我只有希望我们可敬可爱之青年，都要有热烈感情，来救这个冷酷无情的社会，这就是兄弟今日无限的希望。王君演说毕，次由林长民君演说，略谓：此次五四运动之原因，不全系外交问题，外交问题不过是原因中之一端而已。吾国自海通以来，外则在国际间受种种不平等之待遇；内则豺狼当道，酿出种种之罪恶。社会上亦发生不安之现象。适值欧战告终，世界潮流东逼而

来，吾人遂欲在巴黎和会，申诉历来吾国在国际间一切不平等之待遇，并解决第二次大战导火线之远东问题。吾人方恐在巴黎和会，受日本五月七日二十一条之束缚，孰知当局于二十一条外，尚有其他秘约。于是人心大愤，又兼战后社会上各种问题皆风起云涌，欲求满意之解决，因之外交问题、社会问题等，并为一起，而乃爆发五四之运动。当五四运动之时，鄙人正在北京。五月三日，国民外交协会讨论外交问题，十分激烈。同时北京大学学生亦开会讨论此事，鄙人路过北京大学之门，即有学生请余入校赴会，余以将赴他处开会，婉辞谢绝。五月四日，余见某当局，请其重治卖国官僚之罪，某当局不应。余愤云若当局不办，恐国民将酿出杀人放火之事。其时距学生奋击曹、章之时只有数钟，后来不幸而言中，于是鄙人遂受嫌疑。今日尚能与诸君在船中相聚，实属幸事。当局尝谓学生运动为少数运动，其实中国人口虽多，大都不识不知，可以称为国民者，当然是曾受教育之少数青年，故学生运动，即可称为国民运动。……欧战后各种社会问题，皆待解决，惟吾国社会之病，与外国有相同者，有不同者。吾人赴外国，复宜切实考察。若预料中国将来必害与欧洲同样之病。与其毒深然后暴发，不如种痘，促其早日发现，以便医治。鄙人亦愿前往欧洲，留学数年，尽心研究，将来归国，以从诸君之后，改造中国。……林君演说毕，复有广东数君演说。演说毕，本拟合奏中国音乐，因为时太晚，遂高唱国歌，三呼五四运动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而散。海上生涯殊嫌寂寞，得此欢会，甚可喜也。

《时事新报》1920年6月14日

百余学生到法

本月七日法船宝德加自东方回航抵法，内载有中国学生百余人。闻自上海来者有五十余人，自广东来者亦有数十人。内中有留德学生数人亦由法经过云。

选自《旅欧新闻》，《旅欧周刊》
第二十七号，1920年5月15日

第十二届

留法俭学生今晨赴法

留法俭学生已放洋数次，而以今晨出发者为尤众，共有一百三十余人，内有女生三人，均于今晨十时在工部码头乘法船高尔提来号赴法。

《申报》1920年5月9日

航海中之赴法学生消息

琴 荪(赵世炎)

华法教育会第十二次赴法学生已经于五月九日由上海乘法国 Armand Behic 号船起程航海。当日在上海杨树浦送行的人，见着轮船上那一种情形，或者有几分不满意，或者国内的报纸上已经有什么言论了。我们身处此种景况，现在虽觉得才有三日的经过，但从开船以后，兴趣便来抢去我们的时间。凡是看着很觉痛苦的，都反照成了兴趣。深怕我们在这里很快乐，别人却替我们痛苦。因为我们这里有一百多人，国内便有一百多人的亲戚朋友，

所以不可不把我们有兴趣的消息报告出来，省得他们担忧。

一个约六、七丈宽，四、五丈长，半明半暗的舱，通共两旁只有六个窗孔，铺位分作八栏，都是两台，每台分两格，每格睡四人或三人。舱口在中央，经过两级的木梯，才到下面。这便是这次赴法学生航海所处的地方。人既然多，地方又狭，舱内空气的拙劣，再加以饮食的不好种种关系，产生出一种组织，起初由几个人的发起，对于各事略加考虑，列出条目，后来开会提议，才几点钟以内便组织告成，井然有序，直把一团愁闷的空气变为十分兴趣了。现在且将组织所产出的规约、对大家贴出的通告，抄点在下面，看起来不仅是一种组织，直是一个小社会啊！

(一)赴法航海自治团通告一。兹将今日所推出各代表姓名宣布如下：张怀、陈绍休(湖南)，张烽、罗成熔(四川)，陈泽孚、卢章耀(浙江)，何旦、朱葆儒(江苏)，谭庆兰(陕西)，傅见贤、骆涌庄(江西)，熊锐(广东)，习文德、张天翼(湖北)，田济洪、张源泽(韩国)。

(二)通告二。兹将议决事项宣布如下：(A)关于交涉方面的：担任交涉者汤松、谢少山、陈绍休、郭名忠、赵世炎。交涉事项：一、饮食改良；二、寝室添加电灯；三、开通窗户；四、清洁厕所；五、□以洗澡；六、饭厅改在三等；七、觅人洗衣；八、在舱上、楼上自由作娱乐的事。(B)关于饮食方面的：一、吃饭照编号轮流由服务者通知，不得逾越。二、每日服务者六人。服务事项：甲、摆碗筷、桌子，取菜饭；乙、洗碗筷及收拾一切；丙、扫地；三、吃饭前后不在舱面停留。(C)关于寝室方面的：一、戒约：甲、不吸烟；乙、不唾涕；丙、不点烛；丁、早六点以前，晚十点以后，不得高声谈笑。二、须各整理铺被行李。三、每日寝室服务者六人，服务事项：甲、扫寝室；乙、照料病人；

丙、停泊时看守舱内，免闲人杂入；丁、摆设脸盆及收回；戊、预备公共茶水。(D)自由的组织：部名及担任组织者：一、学术谈话部(杨松)；二、法语练习部(谢少山)；三、体操练习部(周维箴)；四、注音字母部(陈绍休)；五、音乐部(朱葆儒)；六、新闻部(王独清)。

由这以上两种的宣布，就可以推见组织的大概。现在关于交涉方面的，已经很有完满的解决。食餐及寝室内的服务者都已实行。这一百多人离开了熙熙攘攘的社会，在波涛万状的大海中，作有秩序的生活，实是顶有兴趣的。

当着会餐以后，轮流服务者洗碗、洗筷、擦桌子、扫地，那一种实行劳动的状态，把公共的困难，用秩序的解决。劳动中含着优美的兴趣，实是组织的能力。傍晚的时候，都在舱顶上游玩。徐徐的海风吹着海水，成种种的皱纹；再听着乐器的音调，谈笑的声音，都活泼泼地自然有趣。回想上船时，看见舱位太劣所生出不满意的感触，都化归乌有了。并且觉这种景况是不可多得了。国人听着这种消息，应该很放心。以后要来的同志们听说了，也应该很高兴的。

这次同舟里面有湖南汤松先生，赴欧留学并考查教育。又有钱维骥先生，亦赴欧考查教育。组织上很得赞助；逐日同聚，增进许多益利。又此次有王、吴、胡三女士(均四川人)赴欧洲留学，亦在同舟中。又有韩国人五位，亦同处廉价舱内，经组织的联络，彼此谈话及共同操作，都异常融洽。在赴法勤工及俭学派送去的，此是第十二次。但人数之多，此为第三次。我们不但不感寂寞，并且因为组织变换的结果，精神上得着许多愉快，虽舱位不佳，也不觉得苦痛。这种消息是可以乐告国人的。现在船行将到香港了，大家正计议组织分队上岸游览，并采办药品及公

共卫生所需物件，真有趣啊！（九. 五. 十二）

《晨报》1920年5月21日

我们一路怎么样到的法兰西？

肖子暉

留法勤工俭学生第十二批一百三十人，于九年五月九日由上海动身开船，于六月十五日抵马赛，十六日到巴黎，十七、十八即分布于法国内地各处学校。计算起来，经过三万里的路程，四十天的时光。关于启行前的预备，航海中的经过，及到法后的安顿，自然有多少的话可说。现在将它总述一番，寄回国内，一来安慰大众亲朋的悬念；二来或可作下次来法者的参考。

启行的手续及离上海之情状

预备船费百元；治装费约百元；到法后待工时间的生活费和入学校学法文及工艺费三千佛郎，在我们动身时行市合国币二百元；一共四百元之谱。最迟者先一星期来上海，向霞飞路南洋路矿学校对面法国小学校内，上海华法教育会办事处报名，交入会费二元，请护照费四元五角，相片四张；打听法国邮船由上海开行日期，会中发给介绍书，自往黄浦滩法兰西火轮公司买船票，交银百元，公司里人写一收条给我们。同时治装，大都定制

青哗叽夹衣服一套，价二十元以内；青毛织物衣服一身，亦不上二十元；皮鞋、袜子、毯子、领子、扣子、领带等件二十余元；再加箝笼、皮包，一百元不多不少。船上经过热带时，衣服原有旧白衣最好，到法后白衣无用。我们定法船，Armand Behic，原定五月八日开行，后又改迟一天；五月九日早七点，大家都已来到码头上，即法兰西火轮公司门前码头，坐黄浦 Whang Po.小轮，到杨树浦江中，上 Armand Behic 大船。行李都自己搬上，尽放四等舱内；四等舱原只在船边各处，坐宿无一定处所；此次我们的四等舱，乃是一层货舱改的，也装有床铺、架板、草垫；不过光线空气，都不甚好，床架两层，能屈难伸罢了。是日午十二时，船启锚，驶离上海，一时坐小轮来送行的，仍坐小轮回黄浦滩去，两个船相背而驰，两方的人，挥巾挥帽，足有半点钟之久，到望不见了才止。

香 港

九日出口，风浪很平，晕船的只三数人，也不甚剧。十日船颇动，多觉晕，但无呕者。十一日有呕的了。船上开两顿饭，第一顿早晨九、十时；第二顿下午四、五时；我们一百二十六人，分三组吃饭，每组三桌，每桌十四人，每桌三大盆菜，牛肉、羊肉和豆子、白菜之类，气味都不大好，晕船后尤食不下咽。开船后第二日，全体开会，组织成一个“赴法航海自治团”；每省举代表二人，以便经理各事，关于寝室饮食各事，轮派服务生，每日各六人；将百多人编成号数；又分交际部、法语练习、音乐体操诸部(后很少实行的)。此次有谢君少山，江西人，前在法公使馆办事，法语甚流利，请他交涉一切，人又谦和，假使没有他，我

们法语大半都不大好，一定要多些困难。十二日早六点到香港，船不靠岸，上坡的雇小轮，每人出香港洋半毫，先到先施公司，然后分途游览；天气甚热，都穿白衣，街道依山而上，逐层游观，俯视海中，真正山河锦绣。看见很多的女工，挑泥砂上下山中，这是中国地方，一给英人整理，便大不同了。广东话在我们都难懂，买东西全靠笔谈；在先施公司买布椅不少，由公司专人送上船来。下午三时，会于先施公司最高层，公司特别招待，不取券费；然后同坐轮回大船。六时启碇离香港。

西 贡

离香港之第二日，都不晕船，但很热了。十五日下午三点，船忽停了，说是候潮。十六早四点，船进口，抵西贡。我们八点吃过早饭，纷纷上岸，未验护照。在此停泊两天，兹概述所见如左。

安南土人，住屋矮小，门联一切，都同中国式，坪中供天官赐福红纸神龕，堂屋中供关圣帝君像，桌下供土龙神……也有香炉焚香。土人男女都赤足，男女衣裤都差不多；但女子手戴金圈，衣两边叉口很高，腰间争系美丽之布，衣长过膝，均青的，大裤。我们到乡间走走，见栅下土人两两对下象棋。车马炮卒，同中国的一样。此地广东、福建人很多，我们都用笔谈，说中国人在此的约有三十万人，每年每人要纳人头税十八元半。小孩未滿十八岁的及女人只收五角，安南人每年五元半。十七日，我们坐火车到堤岸，十五分钟到；有一广东街，到一书店，见一能操官话的广东人，谈话甚久。此地正二月最热，六、七月雨多，种田的一年收一次，收获期在十二月。此地有一南圻中国商会，街

道都标中国字，有广东、广肇二府设的穗城高等小学，有福建建设的闽漳学校：我们去穗城参观，由一能官话的教员招待，功课国文、法文并重，学生都有制服，但穿裤子的很少，学生在教室见客至，都行礼。午刻出，入一广东菜馆吃点心，过华侨日报馆，每天出二张，价一毛。时大雨，我们搭车回西贡。西贡有大公园，蓄各种动物很多，很可观。街市美丽，树木茂盛，法人战绩铜像之数亦多。有一种黑人，此地喊为某某黑鬼，业兑换钱币及售烟。每十四佛郎换西贡纸币一元，铜板中有圆孔，呼为仙，十仙以上即是纸币。此地除卖花布的吉宁人及安南土人外，差不多是完全的中国世界，法人也不多。十六早进口，停至十八早四点再开行。

新 加 坡

十八日浪静风平；十九日浪较大；二十日早八时到新加坡。船靠码头上坡，到华侨中学访友，在此午饭；饭后游博物院，上下两层，动物标本极多，土人编织物很好，有土人造毯工作图、土人育孩以物压额使平图、土人乐器及演影戏图，中国乐器、中国菩萨等。匆匆看后，向植物园来，日光如火，路又很远；到园内匆匆走过一半，非常的大。出园叫人力车，每辆可坐两人，到道南学校友人处一坐。又到甚么大马路、二马路买水果、盐菜，广东、福建人极多，街市比西贡为清洁；但“公烟开灯”的招牌，到处都有，和西贡一样。有电车、汽车甚多，白牛拖车，角上嵌铜。马来人不着衣裤，仅以布围腰下而已；也有着衣而下围花布的。船初停，即有土人乘小划来船边乞钱，丢银毫于水中，即一纵入水取出，无一失者。此地换钱，每七佛郎换本地银一元；船停，即有人来船上及码头上来兑换。二十一早八时开船，从此行

印度洋中了。

哥 伦 布

二十一日离新加坡。二十二日这天，风平浪静，一波不兴，如行长江中。二十三日便浪大了，船左右摇动，浪来得很远，每个面积很宽，人很不舒服。二十四日浪更急，船簸动得厉害，人也难过得很，但还能勉强支持；下午见海中大鱼千数百，出海面，跳跃如飞，每只总有二、三十斤重；直至二十五日下午四、五时，见山了，浪平了，夜十二时，抵锡兰岛之哥伦布了。长堤一道，灯塔市光，船慢慢地入口下锚，也不靠岸。二十六日早，大家预备上坡，忽传三、四等客不能上坡，后又说只有护照上经英领事签了字的可上坡；最后船边的警察不在了，每人出此地钱五角划子钱，也随便上坡去了。晚饭之后，我也和几位上坡，坐划子，颇整洁，印度人摇桨。上码头，即有金钱兑换处，每十佛郎换此地钱一罗比又七十生的，罗比为纸币，生的有银的、镍的、铜的、圆的、方的。街上有电车、汽车、人力车，小孩子、大人、店家人，或乞钱，或引导，或招生意，纠缠不止，颇为讨厌；只在一家遇一贵州人，中国人在此仅一家，一路到此后，中国人的势力不大了。上大船时，那警察又来了，不许上船；大家说两句英文，便都上来了，后来听说他是要弄外水钱的，欺生真利害，不能英语的，买货一切，都不便。是夜十二时开船，还是印度洋中。

奇 布 的

初离一埠，浪总不大；二十八上午，大雨如倾，甲板上不能

站人，不得不都入那四等舱去，平日那里肯久住在里面，下午雨止了。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浪大了，船簸动得很，非但左右动，并且前后动，人更不好过，幸而三十日下午四、五时，船停驶，至三十一早三、四点才复开，说是机器坏了，自此减少一个锅炉，至六月三号，才到非洲东岸之奇布的。此行由哥仑布来，凡八日始抵埠，为一路最长之一段。他国的船，多停亚丁，此地属法，故法船舶此。天气炎热，望之可畏，山是光的，屋是白的。上坡的也要坐划子，每人一佛郎。划子抵埠，长堤一道，循走进街，街不宽，屋不多，灰重，人也很杂，小孩子讨钱纠缠得很。此地用佛郎，不过另有一种奇布的底佛郎。街上有卖花布的，有杂货店，此外只有几家咖啡馆、菜馆，较光洁而已。土人多，法国人也有些，无多可观，回船。夜十二时开船，入红海。

红海 苏彝士 波赛

红海中浪不大，看两边天色，时现阴郁，想是沙漠映成的色，及飞沙之故。在红海中连日出几件事，一法国水手打华人的事，卒赔礼完事；二法国水手同五个波赛地方的人械斗，脑壳都打破了。六月三号离其布的，七号到苏彝士运河南口。船停海口，有上船来卖风景明片的，大家都没有上坡。夜十一点多钟开船，入苏彝士运河，初入口，过苏彝士市，很美观，渐渐只见两边沙岸了。八日早起视，只见河宽九丈许，两边或平沙无人；或岸边有屋；或远见树林；或浅草稀生；或兵营布篷无数，军士乘马；或船厂公司，只闻敲击之声；行十多点钟，只遇一船，靠一岸，似候我船过去者。十点钟便抵波赛。

波赛码头很宽，船停不靠岸，但相离很近，上坡的至船头一

处签字盖章，坐划子每人六辨士。

此地用英国钱，每五十佛郎换一磅。上坡入门，有警士验护照；不远，有电报局，我们发一公电至巴黎华法教育会，请派人来马赛接待；又发一电至马赛中国领事署，亦请其到码头来接待。电文录后：

Missino Gatehne colombes

Veillez d'eputer quelqu'nn Marseilles recevoir Cent
trente étudiants chinois arrivant 14 Juin Par Armand Be-
hic

上致巴黎华侨协社

Consul Chinois

rue de Marseilles

Cent trente étudiants chinois arrivant Marseilles 14
Juin Par Armand Behic.

Adresssnt Monsieur consul respectueuse salutations

Port-Said

上致马赛中国领事

每字价一先令，合二佛郎半；先天在船上每人收五佛郎，拍公电外，给广东厨工数人作酒资。

长堤一道，直伸地中海，有铜像焉，面东而立，左手携图册，右手斜伸指运河，那是谁？是开运河的功人 Fedinand De Lessepes 李塞朴斯先生呀！

波赛市街颇热闹，街边咖啡馆见客过，或拉扯，或招呼，各商店也是如此，颇可厌。女人装束很奇，全身是青，头部仅露两目，脑后还拖长青纱。

出市回船，由另一门，也要看护照上所签的字；划子每人六辨士，先交于码头上，上划子，又各索两个铜板。回船，一夜停泊；十一早四点钟开船，自此入地中海了。

地中海 马赛

在地中海行四日四夜，风浪也不大，我们这次所遇的天时真好；惟气候渐减暑热，都要穿夹衣了。十二夜过西西利岛，灯光市火，密而且广，真正好看。十三早，见火山出烟。十四日，说本晚可抵马赛；同船的分为若干组，以便下船上坡时不至拥挤延误。十四夜半到马赛，大家很早起来，换衣服（在船上时着衣极随便）。十五早，船拢马赛码头，即有巴黎华侨协社招待员李广平、吴钢、吴琢之、马志远诸君来船招呼一切。马赛代理中国领事M·Negie及法人数名，也来招待。我们除自己搬行李出舱面，及入大餐间填写招待员带来的巴黎华法教育会调查学生履历表外，一切听招待员指挥，随众行动而已，真便利极了。

履历表填些什么？

一、中文姓名号，二、西文姓名，三、籍贯，四、年龄，五、诞生年月日，六、以前曾经过之学校，七、曾任过何事，八、以前曾住过国外何处，九、已婚或订婚否，十、如已婚现有子女几人，十一、家长姓名住址，十二、父母兄弟俱存否，十三、介绍入会人姓名住址，十四、自费或官费，十五、俭学或勤工俭学，十六、来法拟习何科，十七、已有何种工艺技能，十八、能通何种外国语言文字，十九、到法年月日，二十、现已带来款项若干，二十一、法亲友姓名住址。

填过表，各点清行李，由特待员总交涉运往火车站去。我们便下船入马赛街市，也不用验护照，只查查手中提包；来到一个大饭馆吃午餐，西餐面包，很多初吃的，先说明了，没有笑话。饭后游油画馆，看石像，游公园。九点再在那馆吃晚餐，餐后齐到火车站，宿于两个车厢内，这也是领事和招待员的交涉，省得去住旅馆花钱，旅馆容不下，或如前次去住兵营哩！

巴 黎

十六早六点钟，车离马赛，沿途经过乡景甚美，农林茂盛；车站甚多，山洞亦密，在车上每两人共一盒点心，面包、汽水、小罐头菜等，都先夜到领事馆领取的，可谓预备周到了。但还不足，每站停车时可买到食物；惟快车停时很少，要赶快，最好先买齐，省得意外之虞。至夜十一时四十二分，便到了巴黎。当有华法教育会办事人招待，预先定好八个旅馆，分组去住，一夜无话。明日十七，同至一饭馆午餐，办事人刘厚君持数纸报告分布组数地方学校。于是十七、十八两日，又即分途上车，分赴法国内地各学校。

留巴黎的及自由行动的很少数，不述；兹记分布之学校及姓名表于下；上面的话，也于此作一结束。

一批往杜尔·罗杜路公学 College Rotron Dreux

张 怀 周维箴 李泽鑫 谢裔咸 杨新荣 何寅修
黄其弼 胡阜民 熊 锐 熊维治 赵 谦 毕修爵
王吉都 章兆丰 谢仲刚 黄光玖 黄品铭 陈卓明
陈克兴 张国超

一批往沙突居里公学 College de Chateau Theierry

王国纯 薛意诚 张 烽 熊泽湘 甘 瑞 罗成镛
郑国平 周 鼎 赵世炎 周伯新 李恒照 张天翼
习文德 刘万秩 黄人俊 左纪楨 谢开荣 彭礼端
蒋建英 易 鼎

一批往刚福郎司公学 College de Confulens

卢章耀 傅逸生 陈光熙 周燕孙 陈 德 林则瑞
何方理 王景歧 何 旦 朱葆儒 张 文 周铁鸣
薛承莱 林 鎔 陈品善 沈 晋 傅见贤 徐名扬
李哲明 邓乐德 沈骏达 冯 敬 郑 济 谭庆兰

一批赴蒙达尼公学 College de Montargis

陈绍休 陈绍常 陈闻讷 孙发力 郭名忠 唐灵运
李 蕃 黄厚旻 娄绍丞 朱子旻 侯昌国 张增益

一批赴枫丹白露 College Carnot Fontainebleau

陈毅生 黄 进 刘鹏九 肖 拔 莫 垵 吴显鸿
高 向 成 湘 邓定岂 向培嘉 熊世麟 戴 勋
柳季刚 刘明俨 欧阳泽 熊光楚 肖子璋

此外四川之女生吴、王、胡三君，自入巴黎西郊哥伦布一私立学校；又有三位赴德国去，二位去英国，四位去美国的；还有留巴黎的……都不记。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8月12日

第十三届至第十四届*

留法俭学生昨日放洋

上海留法俭学会本届有留法俭学生一百三十余人，女生三人，均已于昨日十时在洋泾滨法国码头登轮，驳至吴淞口登法国邮船顶马皮西号，于十二时放洋赴法。各界和各学生亲属至埠欢送者颇众云。

《时报》1920年5月20日

赴法纪略

戴启东

.....

我们这次赴法的同学，在上海上船的九十七人，在香港上船的一百二十余人：其中有十个朝鲜人，他们用的手帕都是八卦国旗的，可见他们不忘祖国。我们坐的是 Porthos (波尔多斯) 四等舱，是一个病院改的，上下两层密密排排的铺位，挤得不堪，只有一面有六个圆的窗子，它的直径不过一英尺的样子，风浪大的

* 在第十二届和第十五届之间，共有三批学生赴法，目前尚未发现有其他材料证明各批届数，拟将它们通称为第十三至第十四届

时候，还要关起来，所以空气是不能清洁的。

.....

我们六月二十五早六时，从上海启碇，途中稍有风浪，二十七晚七时到香港。我们的船没有停在香港，却停在香港对面的九龙，所以要上岸的须坐拔船。

.....

八月四号早间四时船抵马赛，我们因为人太多，要有团体的结合，所以到十二点钟才下的船。华法教育会的办事人员，带我们去吃了午饭，然后又到马赛公园逛了一回。马赛的公园大极了，因为在地下还有一层花园，真真特别的很。动植物应有尽有，还有小瀑布，浇花都有机器，比人工便当许多。北京的中央公园和万牲园那里比得上。这一天晚上我们在火车睡了一夜，次晨六时火车开驶，至晚十二时到巴黎。我们一百多人（因为有四十位已分派到一个学校去了）。分住七、八个旅馆，到七号那一天，由教育会指定学校各走各的路了。

《晨报》1920年11月21—23日

上海来法学生

由上海来法之学生，又有二百三十人，初计行程在七月底即可抵马赛，华侨协社已派人前往招待。最近马赛来电，称得学生消息，八月初四日始能抵法云。

选自《旅欧新闻》，《旅欧周刊》

第三十九号，1920年8月7日

赴法学生已放洋

四川华法教育会送来赴法勤工俭学会学生八十三人，已于本星期一日到沪，由该生领袖吴宓三、袁文庆、王兴智三君，携同全体寓名利大旅社、昨由法领事发给护照，于昨日上午十一时由黄浦码头，乘阿特兰蓬邮船赴法，其中有自费生三十余人，贷费生五十余人，以外有湖南学生曾镇岳、江苏女生吴佩如、张近瑄、郑璧芋等。赴法学生上海会集所，并派代表陈为人往送，颇为一时盛况云。

《新闻报》1920年9月11日

勤工俭学生抵法

本月十九日，又有勤工俭学生九十人抵马赛。内八十三人系四川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并有女生三名。浙生暨燕生数人。

选自《旅欧新闻》，《旅欧周刊》
第五十一号，1920年10月31日

第十五届

第十五届赴法学生团之组织

法邮船包岛斯号、今日由日本进口、七日开赴马赛。此次华法教育会拟送俭学生男女共百七、八十人，前往巴黎留学。日前，该会已摄影志别，兹悉此届赴法学生有鉴于以前赴法者之各种困苦，均因无团体之组织，特于上月三十一日，假华法教育会开十五届赴法学生团成立大会，到会男女不下二百人，当时议决颇夥，兹将其有关留学放洋者志之于下：

(一) 简章

(1) 名称 定为中华民国十五届赴法学生团。

(2) 宗旨 以联络感情、互相扶助为宗旨。

(3) 组织 由本届赴法男女学生组织之。

甲、分组，全团分为 ABCD……若干组，每组十人，由团员自由组织之。

乙、代表，每组公推长于外国语者一人充之，再由各组代表公举总代表三人，以为重要事项发生时，代表全体意见于对待方面。

丙、设文牍会计各一人，执行本团文案及出入收支各项等事宜。

(4) 经费 本团须用经费时，由各组平均负担，交总会计。

- (5) 规约 团员有不正当举动，得由代表规劝之。
- (6) 成立 本团于出发前一星期正式成立。
- (7) 附则 本简章自公布日施行，抵巴黎即行废止。

(二) 筹备

- 甲、各组员之行李，用 $A_1A_2B_1B_2\cdots$ 代之，有各组守望员看护之。
- 乙、船位闻有好歹，若不事先为之支配，必纷扰于临时，故目下由代表编定 $AB\cdots$ 依次登轮。
- 丙、分全团为十六组，每组十人，公推组长，长于外国语者一人充之。
- 丁、总代表三人：顾尧阶、沈立成、李昌熙。文牍兼会计一人江世义。
- 戊、各组分代表：A组董鸿才、B组谢树英、C组冯克毅、D组江世义、E组宋德璋、F组顾尧阶、G组张明、H组杨兴、I组黄恒光、J组陈夫、K组李恒安、L组董效舒、M组卢宗藻、N组郭庆云、O组柏劲直、P组刘德襄。

《申报》1920年11月6日

大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放洋

华法教育会第十五届赴法学生，定于七日乘法轮保尔到斯号赴法。共计一百九十七人，名单如下：

奉天

俭学： 李一民 金用桢 金载勋 李晶燮 钱鸿达 方之化
徐岭海 包咸采 李 浩 金永潞 崔昌显 濮守重
李龙济 韩秀龙 狄一华 郑锡海 许 元 卢凤麟
袁亨泽 庄源林 金钟声 徐尚璋 冯兆异 于锡恩
孙佩苍
勤工： 刘文彦

浙江

俭学： 王行素 沈立成 周昌炽 胡 封 童致和 刘德襄
沈颂年 褚凤仪 张镇谦 周经楷 毛 宾 陈孝可
徐贤焯 周恩来
勤工： 王光埏 郭颂铭 乔国儒 邓孝勤 张 明 章 明
田有秋 周志恕 陈修杰

安徽

俭学： 邓 穆 王若怡
勤工： 董桂阳 沈宜壬 汪同祖 叶效舒 刘树屏 张明德
张正道 章韞貽 曹自谦 吴本智 杨 杰 杨 刚
江世义 陈坦夫 季昌熙 刘文騷 姚保之 方 涛

直隶

俭学： 郭梦吉 赵曾隆 李福景 王 晨 姜磐石 张少武
勤工： 张呈祥 巴广亨 孙寿朋 张 湜 张进辅 张德刚
李廷钊 王道宣 孙岳峰 尚 铤 张见超 李泽棠

郭庆云	卢宗藻	戴仲虎	武 肃	翟薪传	胡兰馨
张汝鉴	蔡 无	李恒安	齐镇庄	王守义	张汉文
段其燕	叶云启	邓毓珩	佟宝铭	钱启福	钱家鼎

湖南

俭学:	苏曜庭	余 平	陈泮藻	娄砚斋	黄聚星
勤工:	肖振声	潘 融	冯克毅	彭树茂	黄 雄

湖北

俭学:	董鸿才	董黻才				
勤工:	傅祖林	陈镇瀛	程士斌	李 林	周家襄	林永裕
	游华国	杨兴培	庄世法	袁敦怀	刘崇厚	王泽润
	宁守恪	陈声煜				

江西

俭学:	刘克俊	金树章	谢承瑞			
勤工:	李凌鹤	汪恩广	黄国俊	谢远灞	王 仍	郭志汾
	陈发祥					

四川

俭学:	左绍先	宋德璋	施 玮			
勤工:	缪 仁	傅 钟	黄恒光	何肇绪	李 霖	杨 斌
	卢丕漠	宋法明	舒辉璋	熊天锡		

江苏

俭学:	郑德祺	陈廷辉	刘大绶	徐 鼎	吴 坦
-----	-----	-----	-----	-----	-----

勤工： 左元华 孙 锐 孟稜崖 邱炳生 顾光阶 沈沛霖
邓开举 杨品荪 柏劲直 于履中 姚 亮 朱增璞

河南

俭学： 丁肇青
勤工： 钮秉甲 张景仲 赵汉鼎 杨中方 李秉煊 王衍会
连成中 赵同功 宋建寅

绥远

俭学： 李士林 巴文峻
勤工： 阎 伟

陕西

俭学： 李景铭 谢树英
勤工： 李荣春 阎 浔 白箴益

山东

俭学： 孙鹤翔

贵州

勤工： 殷 权 杨开荣

广东

勤工： 陈天麟

广西

勤工： 覃仲霖

此外，又女学生（河南）李溟，（直隶）郭隆真、张若茗。

以上俭学生七十一名，勤工生一百二十三名，女生三名，共一百九十七名。

《时事新报》1920年11月7日

第十七届

赴法学生放洋有期

法国邮船公司之智利号 Chili, 定于十五号清晨, 由日本还中, 停泊南满洲*之黄浦码头, 当日即须放洋。此次搭乘赴法之旅客, 除新任驻法公使陈策氏外, 尚有华法教育会所送学生一百四十名, 因上次邮船高尔地埃号之三等舱位无多, 故改乘智利号赴法留学云。

联合通信社云, 华法教育会月前得法国来电, 拒绝勤工俭学生, 已志前报。惟本月十五号智利号放洋, 尚送有学生一批 (人数未详), 至将来情形若何, 尚未可知。兹将该会通告三则录后: (一) 本届智利号舱位已满, 人数超额, 应即截止。(二) 本届智利号船, 出发诸君, 如有汇款买现等事, 可向九江路十六号华义银行办理一切手续, 与该行营业部沈浩如接洽, 以本会之介绍价格, 可望从廉也。(三) 本会自十二月起, 停止办公六个月, 入会一切事务, 概行拒绝, 特此布告。

《申报》1920年12月10日

* 原文如此

大批留法俭学生放洋

华法教育会所送男女学生，今日附智利号放洋，此为第十七次出发。先期由该会代购船票及介绍一切。此次出发各生，以四川籍占大多数。到法之后，分习丝纱厂、纺织染织、造船熔铁、造纸电气各工艺。并由该会预先知会各生，准今日上午八时齐集黄浦滩法轮公司码头，趁黄浦小轮渡登智利号。其笨重行李，昨日先交船公司运载。每件收费四角。驻法中国公使陈篆及随员人等，亦乘该号起程。本届赴法学生名单附后：

杨长茂	岳少文	李 垌	李季达	黄正彦	许祖熊
范 易	汪树庄	龚代焕	周邦彦	陈学愈	杨明镜
刘 充	万国源	吴从龙	肖集桢	田愈甫	王极知
张伯勤	曾 慎	伍桂馨	穆 清	李茂荣	吴怀然
李畅德	李畅英	杨为质	潘学德	程鸣歧	郑仕彦
何喜谟	崦美灿	张其相	邓典承	张汉河	张汉良
令恒錡	杨伟怀	欧阳明	陈崇宪	薛实甫	张安点
颜宗泽	陈家慤	陈 朴	辜显臣	彭鸿章	许肇楦
陈家珍	胥泽涵	孟 舒	锺兴如	樊 固	季嵩高
徐春芳	肖树棫	吴绍林	陈 侠	周 权	安永凯
何嗣昌	曹清平	尹 昭	贾 泽	张向明	陈光露
叶长龄	张 华	谢修伍	刘仲轩	乐缉熙	方 策
莫定森	曹建章	袁 澈	周玠连	曹际霄	黄映湖
曾蒞甫	程秉渊	倪龙襄	张 帜	刘仁信	陈 师

邹昌平 雷治辅 唐景伯 李绍渊 石克薰 高 岗
黄陈里 朱锡恩

男生九十二人。胡慕昭、常霞湄女生二人。以上均四川人。
由护送员章士林沿途照料。又各省学生由各生自行分组。计

第一组： 罗承鼎 何廷珍 毛遇顺 周楚风 何 坤
 蔡支华 段振环 吴让周 王道藩 高 善
第二组： 唐叔华 唐冠华 谢 会 王敏政 诸葛华
 黄 极
第三组： 徐嘉瑞 郭须静 资道焜 黄 英 高殿卿
 彭 烈 孙福熙 李竹人 安 莲 赵雁书
 白金传 南炬焜

《时事新报》1920年12月15日

赴法途中漫画

孙 福 熙

.....

到了码头，同往法国的学生四、五十人，聚在一处，上黄浦号拨船至吴淞，才真见所谓智利(Chili)号的邮船。到了一时，真的开动了。这种情形，都显出与平日不同之点。而到了这时，也使我相信，确有所谓十二月十五日开往法国的智利船。

.....

吴稚晖先生引导我们，安排行李与舱位，他是一百四十四人的母亲。

……

我的日记簿已填写至最后的一页了。我取出新的一本，面上写着民国十年，预备明日之用。

早晨二时，船离开可仑布了。同行的驻法公使陈箴宴全体学生，请单上写着庆祝元旦字样。

……

二十日二十二时晚餐毕，全体由二十三时的火车直往巴黎。

车中位置，比人数为少，坐得很挤，尚不能容，不得已许多人只得立着。一小时之后，立的人渐渐的在地板上坐倒了。也有几人将坐位让给立着的人，实在坐的人也因为拥挤，不能舒服。

弦过的月，照临车上，车行得这样快，月却永远的跟着。月光中镜似的湖水告人静默；但山石的峰谷，村市间零落散布的灯火，车入山洞，吹入窗中，瞬息万变，使人的思想很是复杂；然而也很简单，每一思想，不能有数分钟的继续，又转念到将要到来的目的地去了。

我已到了法国内地了，……。

《晨报》1921年1月11日—3月21日

湖南勤工俭学生赴法 情况之调查*

笃 余

一、学生增加之比较列表如下：

* 题为编者所加

时 期	增加人数	时 期	增加人数
1919年 5 月10日	22人	1919年 5 月18日	20人
1919年 9 月 1 日	24人	1919年10月 4 日	15人
1919年11月15日	37人	1919年12月 7 日	62人
1920年 1 月14日	40人	1920年 1 月28日	10人
1920年 5 月 7 日	16人	1920年 6 月17日	60人
1920年 8 月 4 日	17人	1920年12月21日	8人
1921年 1 月	15人		

现在已经回国及南洋者九人，转赴美国者三人，转英国者一人，亡故者七人，尚余三百四十人（内俭学生数人）。

二、学生在国内经过之学校：

学生在国内经过之学校，计在小学者二、三人，中学及同级学校修业者约四十余人，中学及同级学校卒业者百七十余人，专门学校修业者约三十人、卒业者十余人，大学修业者二十七人，卒业者一人。

选自《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生调查记》，

湖南《大公报》1921年10月11日

附:

各届勤工俭学生赴法情况表

届数	出发人数	起程日期	船名	到法日期	名单情况	资料来源	备注
1	89	1919.3.17.	因幡丸	1919.5.10.	有林蔚、欧阳钦、傅昌钰、沈宜甲等89人名单	《申报》1919.3.15.《学生会欢送留法学生》 《时报》1919.3.18.《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首途》 《晨报》1919.7.9.《第一次俭学会学生到法记》	1.《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形》一文报导此届到法人数为91人。2.《教育杂志》第十六卷第六号《留法勤工俭学》一文,统计此次到法人数为95人。
2	50	1919.3.31.	贺茂丸	1919.6.中.	有26人调查名单	《时报》1919.3.29.《欢送赴法留学生》,3.31.《第二批留法学生出发》 《申报》1919.3.31.《第二批留法学生出发》 《时事新报》1920.11.23.《留法俭学勤工两年来之经过及现状》	

续 1

届数	出发人数	起程日期	船名	到法日期	名单情况	材料来源	备注
3	60余	1919.7.13.	三岛丸	1919.9.2.	有本届总名单： 陈毅，罗学瓚，陈奕，等95人。 有本届先行到法的罗学瓚等53人名单。	《时报》1919.7.7.《欢送赴法学生纪事》；7.12.《留法学生明晨出发》 《时事新报》1919.10.22.《最近赴法者之情形》	第三届分两批赴法。
4	50	1919.8.25.	越南号 盎特雷 蓬号			《申报》1919.8.9.《八团体欢送出洋学生预志》；8.13.《留法俭学会学生今日放洋》；8.14.《留法学生今日放洋》 《申报》1919.8.25.《送别留法学员记》；8.26.《留法学生昨日放洋》 《时报》1919.8.26.《赴法学生之首途》	

届数	出发人数	起程日期	船名	到法日期	名单情况	材料来源	备注
	40余	1919.9.29.	博多斯号			《时报》1919.9.29.《欢送赴法学生之纪事》 《新闻报》1919.9.29.《学生会欢送赴法学生》	1. 此两批均属第五届。 2. 《旅欧周刊》第五号《旅欧消息》报导：11月25日有53人到达。 3. 《旅欧周刊》第二号《旅欧新闻》：由上海起身搭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之勤工俭学生19人已于11月12日安抵马赛。
5	150	1919.10.31.号	宝勒茄	1919.12.9.	有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李林、谢用常（谢维进）、周钦岳、贺果等109人调查表和127人名单。	《申报》1919.10.24.《寰球学生会欢送赴法学生》；10.27.《寰球学生会欢送留法学生》；10.31—11.7.《第五次勤工俭学生调查表》 《晨报》1919.12.13.《中国留法学生昨抵巴》；12.11.《中国留法学生到法》	
6							
7							

届数	出发人数	起程日期	船名	到法日期	名单情况	资料来源	备注
8	158	1919.12.9.	凤凰号 (司芬克司号)	1920.1.14.	有聂荣臻、颜昌颐, 帅立本等74人 调查名单	《申报》1919.12.10—11.《凤凰船启航之留法学生》,《九日赴法学生调查表》 《时报》1919.12.9—10.《华法教育会之欢送会》,《留法俭学生出发记》 《教育杂志》第十六卷第六号《留法勤工俭学》	1.《新闻报》1919.12.12.《江浙留法同学会近讯》 载有江浙学生17人名 2.《旅欧周刊》第十二号 《旅欧新闻》报导; 1920.1.15.有勤工俭学生150余人到法。
9	50	1919.12.25.	益特来蓬号		有蔡葛健豪(蔡和森之母)蔡畅、向警予等19人名单。 (蔡和森亦同船赴法)	《新闻报》1919.12.23.《女界欢送勤工俭学生会学生》; 12.26.《济济人才赴巴黎》; 12.28.《华法教育会近闻》 《时报》1919.12.26.《关于留法学生之记载》; 12.28.《留法勤工之限制》 《申报》1919.12.26.《昨日出发之留法学生》	1.《教育杂志》第十六卷第六号《留法勤工俭学》报导; 1920.1.26.有96人到法。 2.《旅欧周刊》第十三号 《旅欧新闻》报导; 1920.1.28有勤工俭学生92人到法。

届数	出发人数	起程日期	船名	到法日期	名单情况	资料来源	备注
10	60余	1920. 1. 5.		1920. 3. 23.		《时报》1920. 1. 11. 《留法俭学生电止选送》 《旅欧周报》第二十号《旅欧新闻》	1. 第十届出发和到达日期是预告, 目前尚未发现确实日期的报导。 2. 据现有材料, 此时期到法学生仅此一批, 拟为第十届。
11	50	1920. 4. 1.	宝尔加号	1920. 5. 7.		《申报》1920. 3. 26. 《赴法学生将次放洋》 《时事新报》1920. 6. 21. 《法游通信》 《旅欧周刊》第二十七号《旅欧新闻》	1. 第十一届出发日期是预告, 目前尚未发现关于出发的确实日期的报导。 2. 到法人数为100余人, 其中来自上海50余人, 广东数十人, 留德学生数人。

届数	出发人数	起程日期	船名	到达日期	名单情况	资料来源	备注
12	130	1920.5.9.	高尔提来号	1920.6.16.	有赵世英、熊锐、肖子暉、侯昌国、肖拔、刘明俨、张天翼、唐灵运(唐幹)等94人到法名单	《申报》1920.5.9.《留法俭学生今晨赴法》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8.12.《我们一路怎么样到的法兰西》	1.《晨报》1920.5.21.《航海中的赴法消息》报导学生自治团,列有赵世英、陈绍休、熊锐等十余人名单。 2.《时事新报》1920.6.21.《法游通信》人数统计为126人。
13	97	1920.6.25.	顶马皮西号	1920.8.6.		《时报》1920.5.20.《留法俭学生昨日放洋》 《晨报》1920.11.21.一23.《赴法记略》	1.在第十二届和第十五届之间,共有二批学生赴法,目前尚无材料证明它们的届数,拟通称第十三——十四届。
14	83	1920.9.10.	阿特尔多兰号	1920.10.19.	有七人名单	《新闻报》1920.9.11.《赴法学生已放洋》 《旅欧周刊》第五十一号《旅欧新闻》	2.波尔多斯号路经香港时,上船120余人。

届数	出发人数	起程日期	船名	到法日期	名单情况	资料来源	备注
15	197	1920. 11. 7.	保尔到斯号		有周恩来、傅鍾、郭隆真、张岩若等197人名单。	《申报》1920. 11. 6. 《十五届赴法学生团之组织》 《时事新报》1920. 11. 7. 《大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放洋》	
16							
17	140	1920. 12. 15.	智利号	1921. 1. 23.	有资道焜、罗承鼎、孙福熙等122人名单	《申报》1920. 12. 10. 《赴法学生放洋有期》；12. 15. 《赴法俭学生今日放洋》 《时事新报》1920. 12. 15. 《大批留法俭学生放洋》 《晨报》1921. 1. 11. —3. 21. 《赴法途中被画》	

说明：本表为编者所制

三、勤工俭学状况



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形

易利宾

五月七日，由伦敦寄上一书，想已收到。弟在英勾留五日，即过海来法。五月十日抵巴黎，晤萧君子升、刘君庆勋（二君都住在李石曾家），十二日赴蒙达尔尼（Montargis），入该地的一个小学校，前天已开始上课矣。我此次旅欧，计坐船一星期，自上海到巴黎，共十五日。*沿途虽说好看，而以路途如是之遥，也不免稍觉疲倦，幸未得病，尚可喜也。

法国找工一事，李石曾先生报告，各工厂因战争时候改为军工厂，现欲恢复战前原状，很不容易。到各工厂交涉，皆因手续尚未弄清，或有原料尚未到者，然法人颇欢迎华人来法，有几个工厂约李先生于三个月后开工时，即聘用华人，希望稍为等等。所以李先生要我们暂为学些法语。我等九十一人，有十六人进了木兰的公学，五十一人进了此间学校，亦有二十多人没有带一个钱的，只得暂为找些下等劳苦工作，俟三月后，再找工厂。总之，勤工俭学一事，无论何人何地，都可做得，无非是要吃些辛苦罢了。汪精卫君由美来法，于五月十二日，在华法教育会报告中国

* 易利宾系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从上海出发，五月四日到达伦敦，九日离开，十日抵巴黎。全程应为七周，四十九天。

人在美国工读会的情形甚详。是日，李先生演说，则谓此地人士之以工求学者很多，可见此事在欧美本极普通的一桩事。兄弟想做，就在湖南做起也可行得，并非定要留美、留法，才算是勤工俭学哩。但做此事，我亦有数事相告：

（一）要不浪费。我以前喜欢用钱，现在怕起来了，用一文钱，也须得特别想想。我以为要不浪费，就是不做半文钱的应酬，不买半文钱的零碎食物，要买的只是日用品和衣服。

（二）生活要简单。我在伦敦时，住在旅馆里，每日至少要用半镑，大家都很惊奇。只因英政府故意留难，要什么护照，不然就是十倍伦敦的好看，也不敢久看。后到巴黎，我住在李先生家，每日吃几块面包，几十个生的就可以生活一日。现在学校，早晨只有面包一小块和咖啡一杯，中晚餐稍稍好点，也有一定限量，三餐合起，尚不及中国一餐的多，却也可以过得日子。并且西人身体，反较强壮，吃多有何益咧？诸兄对于上列两条如能行得，就可将剩下的钱读书，不做工也可以。

我今再述我们学校的情形。我校是分九班，九年毕业，毕业后可入大学本科。高年级有胡子，初年级是顶细的孩子。我们则另开法文专班，原有之班，亦可随意上课。每月学膳、洗衣、剃头、被服等，一切只百二十佛郎，便宜算是到了极点。此校与中国人感情很好，与李先生更好。中国留法学生，十九都是预先在此校学习法文，现亦有中国学生三人。其教授异常得法，一点钟可当中国一礼拜。以上是我校的大略情形。

刘君庆勋至此间，做工三年，已剩下几千佛郎，法文、法语都弄好了。如此看来，勤工俭学并不单是理想艰难的事，是实际上极寻常、极容易的事。我们学师范的人，多是没钱的，只好勤工俭学呀！诸兄毕业了，去当教员，就是做工，做工剩下的钱，

就可以再读书，诸兄如以为然，请试试如何？

诸兄寄我的信，我极欢迎，当一概回复。寄我的相片及他纪念物，更是感激不尽。写信只求灵通消息，不必咬文嚼字，耽搁日子，有话拿笔就写，诸兄承认这个条件么？……来信由萧子升君转或华法教育会都可。萧子升君的住址如下：

Mr. S. T. Shiao la bis Bolevand Bourdon Nevilly
Seine France

易利宾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由法国蒙达尔尼

《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1919年7月21日

留法勤工俭学之详况

自停战后，以勤工俭学来法者，至今已有百五十余人之多，而已在途中者，尚有六十余人，此诚留学界可喜之事。闻国内青年，怀抱以工求学之志，而欲来法实行者，颇不乏人，则已来者在法之详况，必为国内青年所欲知，兹特就所闻见汇录如下：

大凡处境艰难，怀志远大者，其操守及习尚，必出于恒人，其将来造学结果如何，虽系另一问题，然此时已不失为学生界一纯洁分子。此记者于记述之先，所以先表一满腔之同情也。内中记者曾就之为亲切之谈话者颇多，其家庭及个人之历史，及其思想精神上之抱负变迁，多有具非常可记之价值者。彼等并不认勤工俭学为手段，无论前途如何艰难，皆有毅然直往不稍畏缩之概。闻现时已入工厂者，已占全数三分之二，其工作之成绩，及与法人相处结果，皆非常之佳；其未入厂者，多尚在蒙达尼中学校补习法文，一月左右亦将全体入厂。

工厂多在巴黎附近，皆由李石曾君接洽，大概以制胶、造船、铁厂等为最多，其次则人造丝及玻璃、化学工厂。其工资自六佛郎以至二十余佛郎不等，大都视各人之技能、体力、语言为转移，有余亦视厂主之为人。在各工厂学生，大概分为工人与学徒两种，内工人又分两种：（一）为有相当之技艺者，此种最佳，在厂中与其他工人同等待遇，工资自十五佛郎以至二十余佛郎不等。

但来法者，此种较少。亦有曾在国内之工业专门以上学校毕业生，但未曾实习，亦不十分合用。(二)为小工，即以体力工作者，此本非勤工俭学生所宜，但学生中有体力特大，又愿早日读书者，多从事于此。据调查，此种现时亦尚有数人，工资自十二、三佛郎以至二十六、七佛郎者，但过于亏负身体，占尽时间，殊不相宜也。闻有一人在制胶厂中烧火，每日在十四小时以上，得工资二十六佛郎，此盖系为人所不能为，故工资特多，但不足以为例。此种体力工作，大概系一时情形，并非勤工俭学会所预计者。其次，则为学徒。所谓学徒，一般多不得工资，在法国多系学校毕业生往见习者。因可以于实地练习之中，学得其厂中机械之全部（作工则不然，多专守一艺，不能窥见全部或一部）故于作工成绩，不负与工人同等之责任，自然亦不能享与工人同等之工资，至多可敷食宿费而已。但一两月后，即可变为有技艺之工人，有科学根底者，且尚可望升为工匠、工头等。现在勤工俭学生，多在各厂充当学徒，极蒙各厂优待，成绩甚佳，因此时既不致占却厂中工人之地位，而将来又可为最适宜之工人也。预计艺熟之后，每日储蓄十佛郎，最易办到，是一年作工，两年读书，在事实上并非办不到也。记者前日在法华教育会晤李石曾先生，曾与为勤工俭学生之谈话，李君所言，极为重要，国内有欲来法勤工俭学者不可不知也，兹志李君谈话如下：

留法勤工俭学，在战事以前，余及同志数人，即提倡之。嗣因欧战，海道中阻，曾稍停顿。但余回京后，即竭力进行，在京内外，设预备班数处，一面练习法文，一面学习、工作。停战以后，此项同学，即陆续来法，实行勤工俭学之计划。今到此者，至本月止，已有百四五十人，安插在学校、工厂

两处。住学校者，系为等候适当工作，或补习法文，为入厂之预备；其入工厂者，多半系略通语言，具有技艺，或身体特别强大者。彼等入厂之后，成绩均佳，亦有初时稍觉不适者，稍久亦即安之。惟未入工厂者，内中有一部分稍感困难，因彼等多未具有合宜资格，即技能、体力、资格、语言数者皆不备其一，此种若在华法教育会接洽之后，必不放其即来。内中多系未知勤工俭学真情，自由来法者。既已来此，勤工俭学会自然须为设法，但希国内之续来者，不必如此着忙，免致个人与勤工俭学会皆感困难也。故来法勤工俭学者，无论如何，须于技能、体力、（体力强者，虽无技艺，亦可作小工，但比较劳苦，来法作此项工作者，须自己有十分把握也）资本、（有教育经济，能在法学习语言、技能者，亦可即来）语言，四者之中备具一门，方可来法；否则，可先在国内留法预备班补习语言及技能，然后来法，最为妥当。最好能自备学费一二年，来法入实业学校，肄业一种工艺，毕业之后，即以此半工半读，最为合宜。总之勤工俭学，现在已在提倡时代入于实行时代，今以数月之经验，已敢言完全不成问题，余深愿国中志趣坚定之青年，来此一试行此绝好之读书方法也。

观李君谈话，特别注意于来法者之预备，则于条件符合以后，不成问题可知。据记者见闻所及，亦曾发见勤工俭学有阻碍之事，将来之逐渐发达，由理想变为事实，盖意中事也。尤有可注意者，即已到法之勤工俭学生，近成立一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精神及目的、办法，极为美备精密。其裨益于勤工俭学，扶助个人进行，犹在其次。其最难得者，即此种组织，实具有一种

创造互助之新精神，而为共同生活协力进行之新试验。兹将该会成立后进行及其组织之经过及其内容，详志如下：

六月以来，勤工俭学生分住墨兰及蒙达尔尼两校，共九十余人，墨兰约三十余人，蒙达尔尼六十余人。彼将在蒙校者，即曾发起一校友会，以为自治之事。盖校长对于中国学生，管理极宽，一切皆极自由。暑假以后，住墨校者合在蒙校一处，彼此日夕共处，咸感一种积极组织之必要，于是遂共同发起一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推举数人起草章程，于七月二十四日开会通过章程，二十九日照章选举职员，于八月三日开成立大会。是日到会会员有八十余人，来宾有李石曾、罗元叔、段子燮及工人代表梅钧、法人法罗君及蒙校校长、副校长等。汪精卫君托李厚代表致意，黄南华函，将自波尔多致电周太玄君，贺大会成立。是日由周太玄君主席，开会秩序：先向国旗行礼，次唱国歌，次主席报告，次来宾演说，再次唱歌，答谢照例，散会。兹将主席报告，摘录如下，以见该会之精神及办法。

今日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成立大会开会期，吾人今日，竟得产出一吾人心中所希望之共同组织，无任欣幸。吾人在国内受旧空气及制度、社会习尚种种之压迫消蚀，使吾人在人生基础之青年时光中，不得受一良好适当之教育，但吾人又内不自安，必欲奋斗进行，以觅一能偿吾愿之境遇。近年以来，吾人在国内不知经几许之奔驰考虑，方得随勤工俭学会诸君子之后，而来此能以工求学之法兰西。吾人既千回百折而有今日，则吾人之宝贵珍惜今日，而思有以安排处理之，实为吾人唯一最大之职责。故自七月以来，……（中略）今会中一切筹备，已粗就序，计内容共分五部：一、工作部；

二、书报部；三、讲演部；四、消费部；五、会务部。其办理取分工合议制，无会长、干事、理事之分，一切皆由职员会处理。会员资格，取精神，不取形式，凡抱勤工俭学之志愿，依章程所订手续而要求入会者，皆可充当会员。以后于各会员分散之工厂或地域，设一通信员，每月由书报部出会务报告一次，使会员消息灵通。并一面筹备发行杂志，随时又邀请名人为学术上之讲演。其关于消费，则将本厂法国之现行消费组合，而与法国工人联合或联络办理。其书籍报纸，皆渐次取共有制，以收少出代价多阅书籍之效，一面更由会员捐资购备书籍，以为藏书馆之预备。俟会员全体作工收入较丰时，再陆续兴办储蓄，及其他经济整理贮藏机关。（下略）

是日，李石曾及法罗友、罗元叔、顾子实诸君，皆有极精彩之演说，兹因限以篇幅，未能一一登载。现闻该会即以学校暂作会址。八月三日乃独立纪念日。会中皆以创造及奋斗之精神相励，以期达到一最新式之互助组织云。

此外勤工俭学生一部分集合者，成余种之组织，如关于留假给言书银等，*皆具有日不暇给之积极进取精神。吾闻青年之前途，殊可乐观也。闻学生会不久将出版一种该会成立纪念品，将秩序此种组织之精神，及关于勤工俭学生各方面实况，一一详载。此书大足供国内青年学子之研究焉。

但此次来法者，亦有意志薄弱，不堪奋斗者。其最初之出国，多役于一时之冲动，其脑力既未曾想象作工是何种光景，更不能挺身直进，与艰苦奋战。来此未久，即触处皆感困难，顿怀

* 原文如此

疑虑退缩之心，其甚者更故意过甚其词，或竟造作蜚语以自文饰。吾知国中或亦传播有此种论调，甚望有志之青年，勿以此自馁其气也。故吾于石曾先生四条件之外，又慎重为之增益一条焉：

欲来法勤工俭学者，须先具有坚定不磨之精神，有彻底明透之觉悟，不致于触难思返，为物所迁方可！（巴黎通信社八月十五日稿）

《时事新报》1919年10月15日

第一次报告书

沈宜甲

序言 学生此次以家贫之故，不得已冒昧呈请津贴，竟蒙恩准，感激之情，莫可言喻。且令中又谆谆注意于工业人才之培植，仰见热心远识，令人奋发兴起。生虽不敏，既为工业界中人，责任所关，稍有所知，岂能不供诸左右。因特不揣鄙陋，除照章将此间一切详情及自己将来之方针报告外，更条陈送学生来法学习实业之方法及其必要。详尽言之，不嫌繁琐，实乃有所知，不敢隐而不言，言之又期在必行。若稍能遂其言之一二，则虽与生之荣毁无关，而全省前途实是赖也。外寄留法有关之《法兰西教育》、《旅欧教育运动》、《华工杂志》等各一册并本埠里昂 (Lyon) 城之风景一幅，学生现在之工厂相片一张，伏乞查收是荷。里昂为法国第二大城(巴黎第一)，工业最盛，工厂林立，而尤以丝业为最。

关于报告者

(一) 此间学校之情形；(二) 工厂及各同学入厂之情形；(三) 此间本省学生之情形；(四) 各方面对于勤工俭学会之情形及本会之现状；(五) 学生所经过之学校及现在所居工厂之情形与夫将来之方针；(六) 本会惟一主持人李石曾先生之历史。

关于意见书者

(一) 来法之方针，及必要来者之资格，事前之预备；(二) 来法后之办法。

附注 以后凡有询问关于留法之事，可直接通信至北京南湾子华法教育会，或巴黎华侨协社，其地址为：

Fédération Franco-Chinoise

39, Rue de la Painte, 39.

La Gatehne colombes

(Seine)

(France)

关于来法之详细情形及手续，生有报告登上海《申报》，可以参考。以后通信报告，是否仍寄至省长公署或教育厅？将来有训令等事，寄至华侨协社为善，但原地亦可。

(一) 此间学校之情形

此可分为三种，曰大学校、专门学校、及各种实习学校。此间大学，纯取普及主义，并不如英美之严厉。凡有中国中学毕业文凭，不用考试，即可入学。其分科为文、医、理、法而无工科；其毕业年限无定，视本人进步之迟速而定，最速三年，最迟四五年；毕业后，即称学士。再经博士考，即称博士。我国学生之在学者极多，以其较专门为易入也。此外大学又有旁听班，不取学费，任人可往听，但不能得学位。专门学校则异，虽是本国之学生，中学毕业后，尚须入专门学校，预备考专门学校之预备班，二三年后方有与考之资格，考试又极严。以巴黎最有名之中央工艺专门学校，每年亦不过取百余人云。若我国学生之在国内专门学校毕业者，亦必经考试方可。其分科为农、工、矿、航海等。

故以法国而论，专门学校，诚最难入也。其毕业年限，为三四年不等，我国学生之在其间者极少，几于无有。避难就易，中国人之恒情也。各种实习学校——此种学校在法办理最善最完备，亦最宜于中国学生。诚以中国所来之学生，无非中学毕业之程度，若入大学，不惟空得学位虚名，不能实地做事，自谋生活。且平心而论，彼虽不考试，然自己之程度实够不上，自必迁延岁月；若入专门，则简直无与考资格；若再入中学，则又太不值。而此种实习学校，其程度乃位乎大学、专门与中学之间，中国中学生，最为合适。而且理论、实验并重，非若大学高等之偏重理论。毕业后，自谋生活固绰乎有余，而再研究学问亦可。李石曾先生亦曾毕业于此种学校者也。至其分科甚繁，不可胜数。大别之，则可云农业及工业实习学校。农业中又分为植棉、养蚕、园艺、森林、殖畜、害虫等数十科，细观《法兰西教育》便知。工业则分为机械、纺织、电气、冶金、造纸、造革、磁业、钟表、胰皂、化妆品等十百科，观《法兰西教育》亦可知。且学费亦廉，每年六七百元（包伙食住所在内）之谱；毕业年限，为三四年不等；毕业后，立可为技师，能自谋生活。且此种学校，实习最佳，虽高等学校毕业后，亦有反入此校实习，如农业实习学校是。此等学校，多半半日实习，半日上课，故其用费省。且于训脑之外，又兼训手，可一扫中国人向来劳心不劳力之习惯。若如专门学校，则理论过高，实验反少，且学费一项，有一年一千五百佛郎者。二者相较，当然舍彼就此也。且此种实习学校，只须有中学毕业程度，更有李石老之介绍，则直不用考试，即可入学。毕业后，回国办事固好，不然，即在法入厂做事，亦与其本国人一样看待，工资极丰。盖今日工业人才，在法极为得时，现今凡其国内之工业生，几乎搜罗一空，不足，更加外国人，故今日法厂，几无处不有外国人足迹也。

(二) 工厂及各同学入厂之情形

工厂之情形，千万言不能毕辞，然一言以蔽之，可云不必过问，不必过虑。法国当大战之后，死伤数百万，其人荒之态，自不必言。故西班牙人在法者，有三百万，而其中三之一，即为工作者。我中国来几千、万学生，不过如九牛之一毛，何忧其无位置？然所愁者，即在学生既无体力，又无技艺。故虽此间位置极多，工厂向会中要人，而反无人能去，此固自取之道，非人之不肯用也。故后节所言之“事前之预备”，不可不致意焉。此间同学，来者共四百人之谱，前后不下十余次，以湖南为最多，四川、直隶等次之，以我省为最少，除生外不知其有三人否？安徽人之无进取心，实成习惯，若再不提倡，则直不可救药矣。到法后，有入学者；有入学数日，补习法文，而又转入工厂者；有直接入厂者。其所入之厂，分布全法，为数数十，不能详知，然大部分为造船、机械、胶皮、矿冶、家具、汽车、发动机、电动机等工厂。其工资不一律，然总不出十五佛郎范围。其故有数，法厂通例，凡有技艺者，无论何国人，其工资绝无在十五佛郎以下，如我国工匠之在飞机厂作工者，有一日二、三、四十佛郎之工资。今此次所来之同学，皆在中国丝毫未学，虽其中有稍习者，然不过一知半解，绝难比有技艺之工人。故凡所入厂，皆系学习性质，此种办法，照理应当付钱与厂中，而今日反受厂中之补助费，则已过分，更欲其多，则真不自量矣。现时入厂，大多有若干时之功课，必待学习期满后，方可与工人同等。然此等机会，纯系侥幸，且靠李石老之面子，方能如此，究竟难得，可一而不可再，若专抱侥幸之心，冒然来此，则只好专门为他人打杂而已。然此又有一可喜之事，即凡入厂者，十之九皆蒙特别优待，昔日之患

不平等者，今且过之。有专为预备住所及厨房者，有借地种菜者，有专门派人欢迎者。有一农业场，一次索百人，且非中国人不可。更有一厂，与李石老交涉，谓中生如能以六月在法，依其指导，预备法文及工艺，则该厂可指导介绍学习一切工艺，且其自身，即可用千人。故据会中书记言，当生抵法数月后，石老宣言，谓中生来法，欲在各厂学习工艺，预备回国后，振兴其本国之实业，更可增进中法两国之商工业关系。而以后各厂来信索人者，有一日二十封信之多。而会中一以人数太少，难以应付；二以多无技能，又难称职，故皆辞却。迟之又久，只好寻若干半工半学之工厂，及无技艺之工作，分配诸生。故今日找工作乃极易事，惜无能工作之人耳。虽然不入工厂则已，入厂后，则除一二处因特别关系外，其余通信与会中，无一不称中生工作之满意，要求加人者。有一厂竟要求五十人之多，且有因故换厂者，而原厂则坚留不准去，此又中国之善于用手之天性也。故凡今日无论何厂，其初莫不以三人为试验，试验后，无一厂不加入矣，从未有因试验不佳，而被厂中除出者。故虽以今日无技艺者之多，会中尚勉可设法也。厂中工作，俱每日八小时，无有过此数者。且大多同学于工余之暇，另请教员授法文，计每日除工作之外，尚可读三四小时之书。亦有厂中代请教员，教授法文、机械、图画等学科，而不另取学费者。至工资一项，若专门工作，从无有不足自给者，不过欲以余钱求学，则为无技艺者之难事也，然此节可与后段之“事前之预备”解决之。

（三） 此间本省学生之情形

此节最痛心之事也。计当生未来法时，不过全法三学生耳，且只二人读书，一人当翻译，自较之他省，动以数十百计者，不

可同日语矣。诚不知我省人之何以如是无振作者。虽然，非法国一地如是，实则各国皆然，即有一二人，其所学者，亦无非政治、陆军、法律而已。生既来后，则有四人焉。以后每次来法同学，生皆详细打听，无一皖人于其间。最后之两批，间有一二人，不知其确否也。以湖南、四川之年年兵燹，民不聊生之地，犹每次来者以数十计，而我省之太平无事者，何以反无有也？

（四）各方面对于俭学会之情形及本会之现状

本会自民国三年，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及其他之留法诸君，以工人中之有求学者，因转移其方法，以学生作工，工余之暇，工资所得，即以求学。后因欧战中止进行。此次战事了后，李石老即一面在京、津、保定、长辛店等处，设立留法勤工俭学会预备学校十余所；一方又提前送人来法。自此事发起后，各界影响极大，每日报名入学者，应接不暇，以湖南为最多，几占全数之半。而各省当道及本地名人，皆极力提倡，如湖南则有熊秉三、杨怀中及该省教育厅邦理一切；且闻已设立华法教育分会，而学生之来法者，又多给以津贴，鼓舞其志气，此其所以人数为各省之冠也。直隶方面，则本会根据地，其发达情形，自不待言；前次开中法协进会时，上自总统及各部总次长、段督办、李长泰等，皆捐巨款；且曹督军对于保定之预备学校，除捐款两万元外，更捐机器三座，专为预备留法学生之用，其热心提倡程度，固属可钦，而本会为社会所重视，亦可见一斑矣。此外最与本会关系密切者，即为侨工局局长张岱衫先生，凡本会一切进行，无不受其补助，且此次竟贷旅费与预备学校毕业生来法，更属异数。山东方面，则该省有国会议员王纳等组织华法教育分会外，该省省议会、教育厅更发给学生每名四百元之旅费，并以后常年津贴数

百元，且各该生县中又发给常年津贴数百元。山西方面，则有励精图治之阎锡山省长，自闻留法勤工俭学会之发起，即立派选学生九十人至北京预备，其费用则由省县分担，且其外更提先派遣学生来法，近已到二、三十人，凡该生等学成后，皆须回本省服务。四川方面，则除该省前办有预备学校外，此次熊督军以数万元，送第一次留法学生六十余人来法，以后并常年如期由预备学校毕业后，即以公费送来；至于来法找工厂之事，则并不必经华法教育会，其成都法领事，则致电法工部，工部即分配各厂学习，如此次来法之六十余人，不一星期，已全数入厂矣，可见中生来法，不惟本国人提倡，即法人亦欢迎不置也。当生等第一次来法时，今法总理克理满梭所办之《人道报》，且大登其欢迎词，谓此班学生，为交换中法文明者云。而当同学之入学校及工厂者，其待遇皆优于其本国人；且有蒙达耳一校，更将中国国旗，大悬而特悬，以为荣耀；且各校皆为中国人特开班次，特设住所，法国学规本极严，而对中国人又极宽；且在校一方补习法文，一方又可学习工艺，如生所居之木兰学校是也。本会所办之预备学校，即北京一处，当生三月动身时，已有数百学生，现今已经过七、八月之久，则必更形发达。近日李石老已打电回国，令速办工厂，得回电云已在进行中，且现正在法择聘教员，回国教授工艺技能等事。在巴黎之华法教育会，近已另购新房一所，专门办理在法国人一切事宜，定名曰华侨协社，观华侨杂志，便可知其大概矣。生等在法寻觅工厂，固以华法教育会为主体，然实则此外凡法邦各界名人，及各公司之经理，皆代负寻工义务；且更有中国人向来在外国未有之幸事，即法国工部（亦名劳动部），亦向会中要素名单，代找工作匠，已找得电汽、纺织、机械、冶矿等位置，工价殊高，惜无人能去，诚辜负他人好意也。

(五) 学生所经过学校及现在所居 工厂之情形与夫将来之方针

学生自本年三月十七号，乘日船动身，经英伦赴法（其沿途情形后当续呈），五月十号抵巴黎。彼时不惟两手空空，一文无有，且负债累累，还期迫切。盖生家计过贫，即来法之旅费，亦系因曾在会中所办之预备学校，滥充数月教员之职，方能勉向会中通融数百元，故一抵法后，即无余款入学补习法文。当时拟入厂工作，惟石老以为生之来此，当慎重选择工作种类，不可作无学术技艺之工，当劝生入木兰学校，补习二、三月法文，籍便从容寻相当工厂实习。此校为法国各中学之一，为十五、六世纪法邦名学者亚各米要 (Ygous Amgot) 所设立，距今已四、五百年左右。此地去巴黎甚近，不过一时半之火车即可；学费甚廉，每月不过有七十佛郎左右，住所饮食在内；且校中亦有工厂可以实习。生在此间一方学习法文，一方温习旧课。七月十三号，为法国暑假放假之期，各同学纷纷改入他校，或入工厂，生亦赴巴黎调治目疾，故有造船厂之实习位置，亦未去。八月十号，里昂汽车工厂，向会要稍有技艺者，生因随之入厂。八月二十六号，开始工作。当时一入厂，厂中人即问是否实习，抑系工作？生以彼时尚未接得省批，故不得已，只得专门工作，藉得若干工资，聊以糊口。今十月二十号，接得省批，知已蒙照准，因立向工厂交涉，要求实习，与彼国学生一样。当得允许与实习生（即法文之 *Stagiaire*）同班上课。论理此种实习生，应给钱与厂中，或不然，厂中亦不给工资，从未有既称实习，而又能得钱者。惟本厂厂主，以本厂资本规模极大，实习生不过数十人，且彼少时乃系一窶人子，熟知贫者之苦，对于实习生且每月给数佛郎，以为纸笔零用之费。故

此间生活虽贵。然以省津贴六百元，再加工厂之少许工资，则每年之内所缺者，不过数百元耳。但若如购书籍仪器，定杂志，旅行实地调查考查，则每年至少非一二千元不可，此所以工业生之培养预备，较之文法哲学者难于倍蓰也。此厂有两大部，相距有十二启罗米突之远。生所在之厂，乃系其小者，然亦有八千余工人矣；此厂又分为A. B. C. D 四大厂，生现在B厂实习，A厂上课，计每日实习七小时，上课一小时。其教员即系本厂重要工程师，其科目为工厂管理组织效率及机械、冶金、钢铁之性质，英文，机件，制造等五门，计二年或三年期满。其教授皆仿大学制度，无讲义、无书籍，全凭口授。说机械即有原物在焉，较之中国之工业学校，完全之至矣。三年期满后，若在本厂作事者，则更为优待，不愿者听。此外之大厂系新建，较此大三倍有余，学习期满后，即可至彼间做事。本厂之主，自贫寒出身，坚苦数十年，成此大厂。彼平时衣工衣，执工具，臭油满身，不知其为数千万万元之主翁也。为人极仁惠，凡利于工人之事，无不尽力，故其下莫不爱戴之，与中国人感情亦好（此间工程师，对生等为尤善，一切多任自由，并不如彼本国人之拘束，惟此厂并不管房住，是其缺点。生等自租住所，且饭食亦贵，计每日非十余佛郎，不足开销，只好暂时省俭中食一餐，晚间则面包热水而已（如人多自做饭，则每日三佛郎，充足有余，近凡他厂同学，莫不如是，生厂只有四人，故不能办）。令中云学生实习期满，应回本省服务三年，三年以内不得改往他省，此乃生之素志，岂仅三年乎？三十年可也。世界最可危而最可爱者，孰若中国；中国之最危而最可爱者，又孰若吾父母之邦。但期如天之福，我之乡里，能容我用我，则虽任天下而为家，而又何必专为他人作嫁衣裳，亲其所疏，疏其所亲哉？我国学生，有英伦大学当教授者，而不肯回国，其爱国爱

乡之心不及乎，抑因在国内不合时宜，不巧应酬，则直无立锥之地耳！而我皖人之在外做事者极多，问其所以不回本省，则皆曰家乡事难办，家乡事无味，家乡事多又掣肘，不问为佳，吾不知其果真难办无味掣肘否也？使而实也，则不问为佳，是家乡终不可为矣，终无改良之一日矣！此所以安徽之地位，为中国之中国也。虽然生今既欲一试办家乡事矣，则不可不先事预备。预备之又不可不稍有把握，故在北京工校之毕业也，不过如小儿之初能动作，不敢有所为也，故又来欧深造。能进大学三、四年之功夫，得一赫赫头衔之学士博士，此又不过如读书者之略识之无耳，挟其声明凭单，哄乡人可也，得差使可也，认真做事恐犹不可也。故生之步法大入巴黎大学，得学士博士，而必先入工厂，受煤烟炭火之薰陶三、四年，再入学，入学三、四年或七、八年，再入厂。在法学数年，必再至德学若干年，在瑞士学习若干年，又必至比利时学习若干年。盖既欲为学，不成死不归，则必期十年二十年。故以后生之久留不归者，非虚糜国帑，悠游岁月也，非如他人之交法妇，终日喝咖啡，逛公园也。乃此身不在学校中，则在工厂内，展转迁移，千变万化，不出此二者之范围。若不然者，则虚费国帑，固无论矣，其如此少年宝贵之光阴何，一生之学业名誉何也。今生既决定舍身为其国家真正之国民，其为国民中之真正忠心之奴仆，则其国家及其大多数之国民，必先培之植之，使其将来能确实尽其职务，故生又有请求焉：

（一）生在此间，绝非为游玩快乐者，其所费十年二十年之长时间，乃纯系为学业计，故当生一日不回国，则希供生一日之津贴不取消。若近日国家之派遣留学，三数年即归国，生诚不知其何所得而归，而国家又何以忍听其一知半解而废也？

（二）今日之求学，除聪明志气外，又以金钱为转移，而学工

业为尤甚。生家计贫寒，日食不保，自无余钱供给，而省津贴六百元，以之读书，绝对不足。故二三年后，当生入学，尚望补其不足，此乃情实所趋，非敢得陇望蜀；且当道诸公，现既注意于工业人才之培植，而生以工业界中人自期，今能力不足，要钱读书，乃系正经用途，亦不容其客气。凡教育机关，乃为所有学生之一大家庭，教之育之，更宜培之植之也。今更述以后求学之途径。生在汽车工厂，并非专门欲学造汽车，不过此间机械繁多，组织完备清楚，藉此为练习各种机器使用动作之理，钢铁铜铅之性，镗打镞钻之法，其外更补习法德文、机械、算学等科，以备二三年后，俟德国平定，即入柏林大学；不然，则至瑞士大学中，学习机械、电气等科；再不然，则至比国入学，无论如何，不久居法土。因欧洲工业学术，推瑞士第一，德比次之，若法不过美术国家耳，较中国固胜万倍，较之瑞、德、比则不可同日语也。入学当机电两科并学，因此二者关系太密之故。然即此已非八年不为功，毕业再入机电厂各四年，则又须八年，前后合之已十有九年矣。虽然此仍最短之时间也，若如西门子电气厂，及克鲁伯炮厂，即其一，已非十年不为功。

(六) 本会唯一主持人李石曾先生之历史

先生系直隶高阳县人，前清名相李高阳鸿藻之少公子，与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称中国四完人者也。在法二十余年，创办之事业，不知凡几，如华法教育会也，远东生物学会，中国化学会，留法俭学会也，勤工俭学会，中法协进会也，为数不下数十。巴黎之中国豆腐公司，其资本数百万，工场组织极为齐整，皆为其一人之力。且遍交游法邦文学者，故李煜瀛三字，几乎无人不知。在欧之中国人，极为贱视，而彼能活动如斯，真不可及也。

近日庚子赔款之事，已卓有成效矣。且彼又能专门与法海部交涉，每月以每人百元之船费，送百五十人来法，现最后之两次同学，皆法船所载也。以后每月继续，无有止期，此种优待，实是空前，微彼能力，不及此也。其为人宁静淡泊，遇事不忙，有诸葛之风。且事无大小，必自经手。素持人道主义，虽荤不食，人力车不坐，无丝毫嗜好，终日无一刻闲暇，少空谈论，而专主实行。此其所以为今日数百旅欧学生及将来数千万旅欧学生之泰山也。又为人极勤俭刻苦，留法至今如一日，以宰相公子，起居饮食，自理自作，即其夫人在法时，每日犹自携篮上市，从未有役人也。

附 意 见 书

(一) 来法之必要及方法，来者之资格事前之预备

此次令中有云，本省工业人才极缺乏，更思提倡，以补助之矣。虽然何以缺乏耶，将何以使之不缺乏耶，今学生即奉迎钧意，而条陈其培植补救之道。

从来我安徽人之性质，乃为中国人之代表，故他人多云安徽者，中国之缩影也，小中国也。此言虽不欲承认，而亦不得不承认之。试观我国，除皖南徽州等处，有稍从事工商业者，其余则不出官僚、政客、军人、当差使者之数途，前辈往者如斯，后辈来者亦然。故凡青年学生所学者，亦不出法律、政治、文学、陆军等类，预备步前者之足迹，而学实业者，几乎绝迹。试观北京大学之文法等科，则安徽人极多；至于陆军学校，几成安徽人殖民地；而其他工、医、农等科，则几乎无有。长此以往，不惟中国人无以立于世界，安徽人何以立于中国。此留法之举，乃学界之第一便利事，各省皆云起风涌，一呼百应。如湖南方面，全省

若狂，几乎空国而来，贫者则贷款而来；富者则又资人旅费；其他有担石之田者，卖其担石之田而来，造成破家求学之壮。湘人勇敢，固天性使然，然皖人太不堪矣。前后十余次来法者，除生外，难寻第二人。（近闻有二人，不知真否）而当生来时，且有谓以安徽人之资格，不在国内作官当差使，而到外国作苦工，当华工者，其深迷旧想，言之令人气阻。此我省学界之不可不奋起来法者一。我省蕴藏，虽不及四川、湖南等处之富，然实业一项，亦未尝不可为也。交通有长江，商镇有芜湖。安徽出产则有宣城之纸，徽六之茶。其外铁、棉、米、牛皮、蚕丝等，皆为大宗。而凡此诸业，法邦莫不擅长，而我省之旧法，又不能适用，非积极改良不可。如此，则凡送来之学生，可于本省所需要之科目，令其自择一科，并填志愿书，承允学成后，必回本省服务。此种办法，凡山西、山东、四川、湖南，莫不皆然。以本省之财力，培植本省学生，毕业后，即为本省用。如湖南、四川二省，诚中国今日最苦之兄弟，诚所谓难兄难弟，而犹不惜以巨款，送学生来法，以振兴其实业，补救其昔日所受之难，而我省反曰不能，则人直不之信也。且我省虽未遭兵祸，然连年水旱频仍，民亦不聊生，盗贼多有归，其因无非实业之不讲，森林之不修，而犹不急起直追，以期补救，则以后江河日下，更不堪问矣。此又不派学生学习实业者二。今假使当道诸君子，皆决心派人来法矣，则又请述来法之方法资格，事前之预备。

来法之方法，极其简单，李石老已经与法海部交涉妥贴，每月以百元之船，百五十人之位置，送学生来法。则我省如有来者，只需托北京华法教育会，或上海寰球学生会，定购船位足矣。到法后，万事皆有巴黎华法教育会经理，不必过问也。不过来者之资格，与事前之预备，此二者千万不可粗率从事。此数次来者，

混乱复杂，不必过言，既无预备费，又无技能，甚至中学或高小未毕业者皆有之。到法后，便要好工作，而工部找得好工作，又不能去做，只怨会中不是，或工作难找，而并不知自己不能工作之原故。且不带余钱，到法后，无一钱，都望会中借款。计此次来人三分之二皆然，每人数十百元不等，幸会中基金充足，不然殆矣。故我省以后来者，必须：第一、在中学或甲乙种工业、农业等校毕业生，又须经极严之考试合格后，方可来；第二、凡在高等大学毕业者（文、法、陆军不计），可不用考试即来。于上二者，第一类可发给旅费三百元或三百五十元（四川、山东皆为四百元，以我省离法较近，故拟此数），以百元或百二十元买船票，其余则皆整装零用之费。此外并发至少二百以上三百元以下之来法预备费。因国内之学生，一者工业全不知，二则法文又不解，故此为最要之点。若不然者，则与日前数次来者无异，会中绝不肯负借钱或觅工责任。故为一言曰，有预备费则来，无预备费则不能来。至于三百元或二百元之预备费，可合佛郎二千或一千二百余，则至此间之工艺实习，或农业或矿业等各种学校，学习法文及技艺，至少要七个月或十个月之谱（因此种学校，半工半学，故学费廉也），有此七月或十月之法文，及工艺预备，则找工之事，不必过问矣。而工艺之事，精之难而会之最易，今欲求精，非十年二十年不可，求会则数月可矣。虽然今只须会者，便可作工，使其精者，不必来学矣。此事有前次俭学生亲自试验，无丝毫疑虑于其间矣。且在法学习半年，可抵在国学习一年而有余。其外得该校凭单（虽学一月，亦有凭单），工厂一见即收，无半点为难处。盖法邦之学校，极端靠得住，负责任也。然有不欲来法预备者，则可在北京之预备学校，预备一年，然后再带百元之选工费，方准来法。然此事太不经济，一因在北京预备一年者，其法文工艺

绝不如在法之七个月或十个月者；二则来时仍须带选工费，则再在北京一年之用费二百元，仍系三百元，而时间长，效果少。何如在此间，一方学习法文工艺，一面选工，而以后得有学校学习之文凭，便于找工，二者相较，当然以来法学习为上策也。第二类程度，较第一类为高，到法后，当然可以找工厂实习，而亦不能不带预备费一二百元，其故有二：

1. 无论如何好程度，不能到法即有事，亦须慎重选择，不可冒然从事，此选工费不可无；

2. 则高等大学生，未必皆知法文，若到法后，语言文字不通，当然不便办事，故补习法语之费不可少。然英法文互为照应，高等大学生英文较好，则学法文极易，如生来法三月，即可勉强看书矣。

(二) 来法后之办法。

中学毕业生来法后，即以省政府所给之预备费，入各种实习学校学习工艺。如志愿工业者，则入工业实习学校，志愿农业者，则入农业实习学校，学习七月或十月后，得校中凭据。且找工作之事，不必过问矣。工资优，与普通工人平等，每日至少有十五佛郎左右。于是以所余之工资，及省中常年之津贴，存储银行，待二、三年后，实习工夫已足，而学费又有，于是再入原校，或稍高国立工艺学校深造。此种办法，较专在校中学习者，得效之多，自不待言矣。然如此有一问题，即省津贴之数应如何也？揆之他省，则凡中学生之来法者，每年有三、四、五百元不等。山西系公费，大约较此尤多。今请代为设计之。若由工校学习满十月后，则入厂，至少有十四、五佛郎，即除去最俭之零用食物等，则每日可剩六、七佛郎之谱，一月可剩百四、五十佛郎之谱，一年可剩千五百佛郎之谱，再加省津贴三、四百元，则有

一年三千余方，勉强够各种实业学校一年之学费，如此则作一年工，再加本年之省津贴，则可读一年书。如斯以六年或八年之工夫，半在学校，半在工厂专学工艺，则毕业后，即可为技师，且实验理论并重，较学士、博士之专尚空谈，不能实作者，好得多矣。故为今日之计，与其一年官费千二百余元，养成一空学士，何如分与其三、四人，养成三、四个技师为愈也。高等大学生之来法后，其办法不能与中学生之简单，故可分之为数：一专门实习，学习完毕后，即回国者；二实习后又入学者；三专门入学者。

1. 专门实习者。此事曾询之石老，据云，法国通例，实习生皆须有实习费；不然，则工厂亦不给钱；再不然，遇特别慈悲之厂主，与以若干之数零用，如生所居之厂是，然为数不多见，不可以之为例也。故如是，若欲实习，则无论如何，非有外界之津贴，或自己家中供给不可。至其所需之数，则以实验时多，理论时少，一切书籍用具可稍省。且战后大多数不必出实习费，只须有自己之生活费足矣。其他交接应酬，工师旅行调查等事，不可确计其数，但就最俭之数而论，每年非六百元至八百元之谱不可也。

2. 实习后又入学者。此种为生所拟实行。当实习时有六百元以上之资，再加厂中少许薪水，或可周转。然每日只可食饭一次，晚间则不过面包一块，热水一壶耳。若入学则绝对不够，专门学校学费一项，一年已三百元矣。

3. 专门入学者。此节并不关于勤工之一范围，实乃关于俭学者。凡学术之关于工业者，皆须入厂实习；然关于理科者，则除化学外，如算学、天文、地质、物理、生物、植物等学，大多无厂可入；又学医者亦然。故此种学生，勤工极不相宜，只好令之求学。然彼等皆入大学，学费廉，一年不过百余方，非若专门学

校之有一年千方至千五百方者，故实际可稍省，不必如普通官费一年千二百元，实则七、八百元可矣。至于欲入专门学校，则每年非千元左右不可也。以上皆为男子计。至于女子，则虽可入大学，实则空骛虚名，绝不足以谋生，故最好入女子工艺实习学校，如学蚕桑丝业、手工等。观《法兰西教育》便知也，观会中续刊《旅欧教育运动》，《勤工俭学之进行》一部先印，不日生当购寄也。

附录

此后省中果实行送学生来法，则最注意之事，当为学生之品行，及其约束。

此次前数回所来者之毫无选择，混乱复杂，致华法会难于治理，固不待言。而此次四川所派之学生，更不可问，彼等以有公家钱，不关痛痒，故在上海动身前月余，大嫖大赌，半染花柳疾；其所居处，为南洋公学，几被该校校长逐出；及到法后，一切恶习仍多不改，致李石老欲将彼等送回国，其腐败程度，可想而知。故我若不送人则已，若送学生，则第一当学生未动身前，查其有不正当行为者，当立即开除，并索还旅费；第二当抵法后，有不正当行为者，当托华法教育会送回国，其旅费由该生家庭自出。此节最宜实行，不然，则国家花钱，并非为造就人才，实乃资人作恶耳。

《安徽教育月刊》第 24、25 期，1919 年 12 月、1920 年 1 月

留法勤工俭学杂述

以工求学之工作，其界说虽不至漫无边际，然但因种种的限制，当然仍不能不以四围情势及事实为标准，即凡可以达到俭学目的之工作，皆无所择也。

自本年三月以来，勤工俭学会与各工厂预商，以为新生到后入厂之预备，计一月之内，发出二百余函，其所得结果，大致十分之八皆以暂缓二字回复。一则因战后工厂皆在改组或停闭中，二则因学生作工，其效尤未大显，各厂皆意存观望也。至立时可往者，不过数厂而已，因之第一次新生到后，皆同时入校，补习法文，仅有极少数入铁工厂，此十数人皆系在国内学习铁工一年以上者。至一月以后，乃渐就各人情形，分别送往各工厂，至九月止，已有数十厂之多，计作工总额已将近二百人。此种成绩，实大可观，且出当初预计之外。兹将各大厂之工作情形及工资起居，调查分志如下：

一、拉荷涉化学工厂。此厂距巴黎不远，学生入此厂者最多。其中内容，大概分为制骨、制盐酸及磷酸钙三种。每日八小时作工，午前七时至十一时，午后一时至五时。工作性质全用体力。工价，烧锅炉者十三方（即佛郎），制磷酸及磷酸钙者十一方，盐酸者十四方，其他无定位置者至少十方。有为烧火重工者，每日至二十余方，但有伤身体，不相宜也。工厂与华人感情甚好，一

切组织，彼皆乐于扶助，因之学生共同撙节之生活组织，颇为完备。食用各物，皆每周举人入市购齐，每人每日所费不过两方半，住厂内每人每日房金不过半方。彼等皆略有积蓄。现组织有法文研究会及谈话会等。

二、福绥铁工厂。为福绥省有名之电铁工厂。时间八小时，工价十三方至十五方。厂主对于华人，感情极好，并于厂内借一空地，与学生种菜。组织有法文班。该处因入厂较早，故每人积蓄有数百佛郎矣。

三、拉荷涉造船厂。作工时间八小时，初入厂工价六方。工作种类，大概分机械、绘图、冷作、车床、钳工等，无技艺者亦可在其他工作，若留心学习，则进步甚速，闻该厂中人皆乐为指导。

四、亚伯自动车工厂。制自动车，工资每小时一方。每日作工十小时，星期日及星期一无工作，每星期仍四十八小时。工作种类，略分镗床、钳床、钻床、刨床等。但不能在厂居住，故生活较贵。

五、拉德尔印字局。在巴黎城内，制风景画片及照像各种版，工作甚轻，颇相宜于无技艺而体又不强者。每日八小时，工资六方。

六、沙龙火车机团厂。在该厂者，系制造起煤机之铁器。每日八小时，工价十五方半。该处学生组织有夜班，且自炊执。

七、里昂汽车工厂。此厂甚大，每日八小时，工资十三方，系作铁工。该厂有藏书楼，可领书浏览。该地电车公司，专为专备电车，运送工人。闻该厂将在上海、北京两处，设修补厂，故乐于用华人。

八、拉布来汽机工厂。入该厂者，系学徒性质，每日工资五

方，时间亦较长，多系铁工，随时由工头指导。

九、徽甲西化学制药厂。在巴黎附近，每日工作八小时，初入时专为照捧药界*及简易药品之制造，工价每月二百五十方。

十、都尔印字局。为华人所办，每日作工八小时，工资月得二百余方不等。

十一、昂首皮鞋厂。每日作工八小时，第一月工价每日五方，第二月八方，三月以后随工作结果而定，每月至少三百方。

十二、昂首酒精厂。每日作工八小时，工价每日八方，厂主待遇极优。

十三、散局西锅炉工厂。在此厂者，有为绘图员，每月得二百三十方。锄工学习，每日八方，教授颇为认真。其工余求学情形，系请该地小学校教员为法文教习。假用学校教室，每周上课三次，每次一小时，每人月纳学费十五方。生活亦系共同组织，轮流值日，以素食为主，每日费用不过两方左右。

以上皆系见闻所及之各厂情形，其他各厂尚未能探知。惟就上述情形观之，成绩已大可观，读书及积资皆可并行。即体质较弱者，亦有相当之工作，工资亦并不十分少。此外各厂尚有学习一种技术而得较少之工资者，名曰学徒，虽报酬不多，但可学得手艺，故愿充者亦众。至工作时间，食赐于和平会议，已几全体改为每日八小时，若非过于耗用体力之工作，则其余暇尚可略课法文，以为入校预备云。（巴黎通信社）

《时事新报》1920年1月9日

* 原文如此

徐懋恂* 由巴黎致湘学界书

(名略) 诸先生足下:

敬启者，特立到法日浅，调查多未的确，谨将可靠消息择要呈电。

(一)除东三省、陕、甘、贵州六省外，均有留法学生，人数以湘川为最多，湘已到一百名。尚有五六十人，月内可到。

(二)特立同行者十八人，六人入工厂，十二人入学校预备。工厂工资每日四佛郎至十佛郎不等，学膳宿费每月百佛郎至百五十佛郎不等。

(三)湘潭彭襄、醴陵林崧祝等数人，一月可得佛郎三百枚，作工一月，可供读书二月之费。且半工半读一日可得中国银元一元□角。十佛郎一日可读书四、五时。长沙之陈杨祚，五月十八日到巴黎，除偿来法时借款外，尚有余资存华法教育会。

(四)作工分三种，散工日可得十余佛郎，但无学问上之研究；学徒最低额每日三四佛郎，仅供伙食、房租之用；稍有技术及学徒成绩优良者，除伙食及杂费外，或月可余一、二百佛郎(八佛郎换中银一元)，较之作散工者学问上之利益颇多。

(五)法国生活，外省与巴黎不同，城市与乡村亦异，大约最

* 徐懋恂即徐特立同志

低额不过二、三佛郎。特立在华侨协社候学校时，日费伙食一佛郎或二佛郎，亦不觉苦。凡言巴黎生活之难者，盖就高等生活言之也。

(六)学校工厂随时可入。特立等到巴黎仅六日，即全数分配各工厂各学校。而学膳费以月计，不以学期计，较之国内犹为便利。前此留学生有函至国内父老，言谋工作及进学校之难者，大半以此愚父兄，望其多汇款，以便挥霍耳。

(七)李石曾先生有电到北京华法教育会及上海俭学会，谓无技术及法语又无学费者，不可令其冒昧来此。国内一般人士得此消息，遂谓法国无工厂可进，所以李先生拍此电文，皆是误会。特立查保定、北京等预备学校一年者，到法尚须预备，是国内预备与否，无其关系，但须多筹四五十元之预备费耳。

(八)留法困难未必全无，但须看学生志愿何如。经费不成问题，试就任事言之，衡山赵某，系某师长之本家，到法携一千八百元，尚未进学校，即函电交驰，向家庭索款。而特立同船之欧阳淑、罗振雄，到马赛登岸无火车费，到巴黎无伙食费，由教育会日给数佛郎。李石曾先生并未言及垫款之难，但闻某某不愿作工，某某无忍耐力，好翻工厂，某某工厂要送可靠之人，免致再失信用等语。据此，则留法之困，不在经费也。即就学问言之，有北京高等工业毕业不能谋工作者，有高等小学毕业而工厂欢迎者，盖虚心率教，不患程度之低。自视过高，有才亦不为人用。其困难不在学问可知。

(九)法国北方，与我省醴陵相似。恢复原状，需人极多，而普通华工，其骚扰与退伍军人相等，将来必须用受有教育之学生。凡具有耐苦及守秩序之性质者，来此不患难生活也。

以上九条，就留法学生现状大概言之，其当留法及留法手

续，更详陈如下：

(一)我国教育，重知识而轻技能，半工半读，则知识技能兼到，言之即能行之。

(二)国内虽亦可半工半读，但习俗难移，劳动事业，学生多不愿为。既无工厂，则劳动事业，无学术可言。道路不交通，作工与求学之地相隔太远，不能同时并举。故工读以法国为最宜。

(三)法国人民尚平等自由。现在华侨协社之号房，原系学校教员，待工作之留学生，多与之学法语。以人师为工役，以工役为人师，两无意见，平等之精神，即此可见。特立所入之学校，中有特立之旧学生，有特立之世再晚，倘存阶级之见，不以彼等为同学，则必另聘专师，费银既多，又无规律，其不自由，孰过于此。特立在此平等自由之国，行此人自以为奇，倘在内地，必群起而讪笑之，将无地以自容。有阶级之见存，与上交似为谄，与下交又为辱，到处隔阂，情何以通？一到法国，觉无所谓总统，无所谓平民，无所谓黑奴，无所谓文明种族，同为人类，即同为一家人也。特立非好为此过誉，有实例可举，谨呈一二。特立同船有军人六、七百，我等与之水乳交融，见我晕船，则时时询问，见我等学法语音不合，则殷勤启导，同船一月，有如旧交，马赛登岸，握手作别，似有不能舍之意。路人似骨肉，皆平等自由之精神也。在华法人多富商及教士，既染华风，又多骄养，较之法国内地人民，有天渊之别。学法国之良习，当到法国学之，不当在国内之法人学其骄奢之习也。德国残杀法人，法人不独不思报复，而和会种种苛待德人条件，法民出而反对，谓罪在威廉，德民何辜？因此遂改轻对德条约，此等人民之程度为如何乎？我湘教育界之倾轧，始于党派，终倚官势，同为一家人，

有彼此之歧视，倘多数人到此一游，当自悔其前此之无谓也。特立到马赛时，并无电到巴黎华法教育会，而会内即由二千余华里派人到船上招待，搬行李者，唤马车者，觅住宅者，一时并到。而第二日上火车，车票已买，点心已备，钱从何来？彼等何由知我辈于十一月十二号到法，我辈亦不知道。此皆华人染法人之风，而见之于事实也。特立极望我国多送学生，来此游历，国家前途，乃有莫大之希望也。

(四)世界外交，权在欧洲，欧亚隔阂，非政府少数人所能疏通，故我国外交几由日本政府代办，危何如之。五月四日之事发生，西人视我为拳匪余孽，故上海工部局极力干涉，后因高等专门以上学生，能通西文西语，直接交涉，疑团遂释。日本人在法以拳匪二字破坏我国名誉，而我国留法学生，极力解释，得西人信用。山东问题，遂以拒绝签字了局。就外交一面言之，由政府外交变为国民外交，此其时也。

(五)国内高等小学毕业生，必有十之八九不升学，倘以此不升学在国内劳动者，送法勤工俭学，既不费钱，又能升学，一举两得。现在我省小学教员，除楚怡、周南有二十余元一月外，能赚十元一月者极少。到法作工，赚八佛郎一日，即有三十元一月之俸，除伙食二十元，尚可余十元，若俭用尚不至此。就生活一方面言之，留法亦一好机会也。

以上五条，就留法益处言之，其中有多少困难，不能不注意，兹陈如次：

(一)川资服装及入预备学校费，多或千元，少亦二三百元，从而筹措，非精密计画不可：(1)船费只须一百元，我等多出二十元，由办事手续未到，非船费需百二十元。买船票当由教育会派员交涉，不可使学生到沪等候，机关较个人信用为高，一人

到沪较多数人到沪用费较少。且学生初出省，经验不足，到处受骗。由教育会代购船票，种种浮费，皆可免除。探听船到时期，一电到湘，五六日到沪，即可登船，除长江船费十元以内外，无他支出也。（2）服装置粗哔叽衣一套，不过十三四元，冬夏可穿。学生衣多制数件，用家机大布或湖北官布，费钱不多。外套、皮鞋、布鞋，到法后制为善，因料佳价廉式合也。（3）进预备学校费，月百五十佛郎，不过国内二十元，预备三月，不过六十元。倘预先汇六七十元之佛郎到巴黎华法教育会，则国内不预备可也。

合计船费，长江船及海船约百二十元，服装约五十元，其他用费约四十元，预备费约六十元。即足送一人来法。其不能备此费者，有人垫出，到法作工两年，必可全数偿还。

（二）选送手续极难。公家出费，则人人争来，而来者不必有坚实之志愿。公家不垫费，则艰苦卓绝之学生不能来。留学生虽多，难得收实在之效果。然则如何而可，试拟办法如下：（1）款分代垫、自备二种，代垫者，由巴黎教育会与工厂交涉扣出，迫以必还，则非贫苦者必不贷款；（2）学生必须受严格试验，科学、身体不合者不送，在学校有种种不良习惯者不送；（3）不愿每日在工厂工作者不送；（4）不愿作工者，必需预缴留学一年之费，始与华法教育会交涉保送。

以上数件，系特立入学校前一日草就，文字多未修饰，事实多不中言，千乞原谅。

徐 特 立 顿 十一月二十日

湖南《大公报》1920年1月25—27日

留法勤工俭学杂述

记者已三述留法勤工俭学矣。兹又有种种材料，可以汇集一述。自第一批勤工俭学生到法以来，迄今已有半载，计人数已达四百左右，而入工厂者已有三分之二。此三分之二，在数月中为最先之试验，其成绩究何如乎？此读者欲急知，亦记者兹篇开首所欲述者也。

彼等来法稍有技艺者，携款皆少，到后一切皆由华法教育会借与，故彼等作工顺适时，第一着却是先筹过华法教育会此笔款项。盖在彼等心中，以为华法教育会有款无多，尚须接济新来法勤工俭学者，若能早日还清，庶几使该会之借贷流通，益形活泼也。现时在厂中以工资剩余，归还华法教育会者，已有数十人之多，面款额有至四、五百佛郎之巨。读者试思，彼等初入工厂，工资既低，开销又多（如工衣、靴子等），乃能于三数月内，还出如此巨数，可见将来一年三千佛郎左右之积蓄，自在意中。然则读书一年，作工一年，无论如何可以办到矣（若能真正俭学，犹不止此，而学农则可供两年之用）。此种成绩，固可告慰于勤工俭学之赞成者；然反对者仍不稍改变其主张，到处破坏，肆意讥评，以事实证之，其言固无置辩之价值，而其所据之心理，则至可研究。

留学生素多视留学为终南捷径，独占事业，固以为不必如何

求学，一到海外，已经身价十倍，故平日骄奢懒惰，肆意游冶，俭学之二字，彼辈何尝置意。故当留法俭学会发起之时，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者，即因彼等与俭学学生立于绝端反对地位，以为留学界人数众多，则将来回国价值不高，自彼等心中视俭学之提倡，盖不啻直接予彼等以破坏也。今俭学之实行已有数年，成绩之佳，已尽人皆知。且吾人力可断言，留学生之经济足以恰供其所需，则求学成绩必佳；反之，稍宽裕者，则分心事多，而游冶堕落亦皆自此始。法国留学界中，据记者所知之数人，皆由俭勤而渐堕落，其唯一原因，皆在经济之相当与否也。

其有行坚志苦，欲留学海外，乃力不能具俭学之资者，每每望洋兴叹，无由达其志愿。为此种不平现象之调剂，有志者遂发起勤工俭学焉，于是反对者既已深恶痛绝于俭学，今又加以勤工，而来者复极其踊跃，在彼等视之，盖有断乎难于忍受者。故其反对益力，一则曰勤工有之，俭学未也；再则曰那里是学生，不过是乞丐。平心论之，以彼等生活为标准，则不但勤工不能俭学，即俭学亦未尝能读书也。

且尤为彼等心中所不满者，即以学生乃与工人为伍，不啻为莫大之耻辱。彼等平日，既不读书，于是人生正谊，都不了解，不但不知国内思想及事实之变迁作何光景，即欧洲现在实况如何，彼等亦未能且知，又安知工人类中之应占何种地位。彼心中但愤愤于饥寒交迫之乞儿，亦欲与彼等逐利于国内，稔一面又私自揣，恐家中及社会之责备其用钱过多，予以减缩，则勤工俭学不啻间接夺其安逸游冶之生活。彼等在巴黎，名为读书，其实皆沉湎于俱乐部中，日夜豪赌，每年用费，动辄逾万，每月吃烟之费，已可供勤工俭学之伙食而有余。彼等久已乐不思归矣，然至今犹多以为国人之不悉其真相也。

兹记此篇，而好为攻讦之论，实以彼等反对勤工俭学，其言既专尚笼统，而其心理尤可研究，若不揭穿，或者国人亦不能明其真相。自吾人视之，读书者多多益善，愈俭愈佳，但视事实之能否办到，不欲人以意气批评之也。（巴黎通信社十一月五日稿）

《时事新报》1920年1月30日

法化学厂之中国苦学生

徐 特 立

巴黎通信社按：勤工俭学之是否可能，本社已屡言其不成问题。然至今已来法者，尚有怀疑绝望，而归咎于言者之过甚其词者，此则不可不细为研究也。夫来法者之怀疑，自是应有心理。其已来而已实行作工者，乃亦不能自信其怀抱之可能，则其中必有原因焉。今特就见闻所及，分志如下：

第一、根本不知勤工俭学为何事，贸然来法。来法以后，一无所能，于是一入工厂，精神震慑，以为我何为至是，竟堕落于污秽劳苦之生活中，不但前途茫茫，且又为终身之玷。于是深自怨艾，向团体为种种之要求。不遂所欲，因而迁怒。于是扬言于人曰，勤工俭学者，贩卖猪仔之变象也。

第二、不能完全了解勤工俭学之真精神，而又有虚荣心横梗于中者。此类人最终之目的，仍不出于富贵利达之范围，而又认为欲达此目的，非出国留学而攫得博士、学士之头衔不可。既不能自备资斧，又不能运动官费，于是不得已只好勤工俭学。乃一入实行之途，觉事

事皆非，私望日远，于是遂归咎于勤工俭学之自身。

第三、知勤工俭学之可贵、可能，而自己无精神生活耐苦决心者。平时既安于蹂躏苟且之生活，自来又从未真正作半日之工作，体力与精神已失其弹力性。于是一入实境，困境丛生，既不识简单勤苦之生活，胸中又无一种精神上之信仰以自调济。遂渐自悔初志之鲁莽，为自己之遮饰掩盖。遂归咎于勤工俭学之自身。

除以上三者之外，又有条件不备，因感困难而怀观望自馁之心者。然既非根本上之参商，终有补救之法。至勤工俭学会，虽多能力不足，支配不当之处，然究非根本上之缺憾。且又尊重自动的精神，不为过分的干涉，在分子未能完全一致之时，自有不免发生困难也。

有湖南教育家徐特立君者，年已四十余，尚来法勤工俭学。于年假之中，特赴各厂参观，归后曾为记载。内中以拉荷涉一处，因勤工俭学生在彼处作工较久，且全系苦工，其勤苦为各厂之冠，故记述特详。徐君以国内青年踟候作工之真确消息者甚多，故嘱本社为其发布。以下徐君之文：

我国学生在拉荷涉化学工厂工作者，共计五十三人，直隶十人，湖南十二，山东、四川各四人。作工最久者，有七月或四月，每日工资多者二十一方，少者亦有十余方，内中有积存至二千方者，五六百方为最普通。初作工时觉得太苦，休息时间要多，不能读书，现在已成习惯，每日可读三小时。公请一人教法文，每晚两点钟，每月共送俸薪三十方，平均每人每月不满一方。作工衣服一套，大约可穿两月，每套三十方，每月约买工衣十五

方。公请同学二人烧饭，每日每人工资十方，并面包、煤炭钱，大约每日每人伙食费二方。住工厂房屋每日每人半方。桌凳、床铺均系同学合力作成，粗笨不堪，上课黑板亦系自做，颇有鲁滨孙的景况。平日作工穿工人衣服，星期日要洗衣、读书，亦无闲时换衣，故大多数仍穿工衣。因所做系散工，手多生厚皮，不似平时读书人的手。我到工厂参观，遇着数人在外，不知是学生，因衣服、容貌、态度，无一点学生气，我不料勤工俭学生，能降志苦身至如此也。至宿舍内，见所有桌凳，都未刨光，且又大小不一，坐在床上，则觉板子太硬，不甚舒畅。此种生活，吾等未曾经过，而彼等乃能住至七个月，真是有奋斗的精神。我见彼等桌上有法文书、日文书、中文书，因彼等有曾留学日本，或中学及甲种工业学校毕业者，故种种学问皆有人研究。其中稳健分子极多，遇事皆极慎重，皆言西班牙人运动彼等要求工厂加价，彼等因不知系好意恶意，恐挑起中国人及厂主恶感，以后难于相处，故惟请勤工俭学会代为交涉，于此可见一斑。

彼等虽系在化学厂作工，但于学问技艺，皆无关系，所作者不过系无味之苦工。炒硫酸盐矾者，只有六人，每日作工八小时，所得工资十四方；炒磷酸盐者，有六人，每日作工八小时，工资十一方；烧火者二人，每日作工十二小时，工资二十一方；管亚硫者有二人，每日作工十二小时，工资十八方；其余诸人，皆每日作工八小时，工资十方，或运煤上火车，或抬货、背货到厂内者，大约一人必背百斤以内。此种工作，既无学问可言，又须为长久时间之劳动，并且用力极多，如此工作，彼等何以能作至七月之久？自余观之，皆系自己抱负有远大希望：

(一)中国读书人不惯于劳动，中学毕业生每每无事可干，人皆称之为高等游民。彼等能作如此苦工，真无不可作之事，真所

谓能文能武何等自由。

(二)中国读书人，往往怕失面子，无论穷至如何，总不肯脱下长衫，穿工人衣服，无论无事可做，情愿在家闲坐。他们看作推车、挑担都是低了个人的志气人格，因此，读书与作工显然两途。今彼等如此坚忍作工，实为吾国造平等自由之幸福。

(三)中国学生，往往因无钱求学，因而半途废学，成功失败，均听自然，自己毫无主宰。今如勤工俭学生，自己为自己开路径，自由自在，若人人如此，则人人皆可以求得知识学问也。

(四)中国习惯，家族多依一二人为生，其余不但坐吃闲饭，且必须服侍。此种人并非不能作工，实是不屑作工。今彼等有学问者皆自己作工，则将来其家中必无坐吃闲饭者。

(五)吾人因此须保存读书人体面，遂发生极多不自由事情，且随处皆感困难，皆因身分二字使然。今勤工俭学之精神，大可击破此种流弊也。

据余所知，以上种种，皆系彼等精神上之一种信仰，一种真乐，故虽作苦工，亦不能移其志也。(巴黎通信社一月五日稿)

《时事新报》1920年3月15日

陈延年由巴黎致丁肇青信

雄东兄如握：

弟已于二月三日安抵巴里，现即在巴里大学所设之Alliance—Francaise校内肄业，教员均系该大学教授兼任，夜日上课四小时。课程系文学、历史、地理、博言*学、法国文明史等，学期长短视学生之程度而定，学费每季二百五十佛郎。弟预备明年或今年十月间，投考巴里大学，拟经过该大学所设之ACN班，然后再入分科，盖弟欲受完全正式之系统教育也，兄以为太迂腐否？校内不能住宿，现在凯旋门附近“哥伯凡”街三十二号租一间楼房，每月一百二十佛郎。屋内有现成的瓦斯炉，故自己弄饭吃，比在外边吃省得多。现在巴里生活程度，每月至少要五百佛郎，乡间则较省俭，每月至少也要花二百多三百佛郎。

留学生大都无头脑，华法教育会中人，即号称“同志”者，也是如此。谈科学尽说些工业、农业的门面语，至于科学自身的真价值及其特殊的方法，似乎一无所知，一无所研究。做文章给华工看，竟有抄“新生活”的老文章。此等人知识，大概都不出李石曾知识范围以外，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彼辈头脑实在还不及李石曾明白。学生中尚有如此妄人，不说“是胡某思想好，我与他通过信”，就说是“陈某真不错，我的朋友与他相好，我也曾见过他”。

* 原文如此

你相信有如此的妄人么？我也不相信；但是我的眼和耳，令我不能不信，且转载华字报，播为笑谈。我劝兄等在国内勿过于失望，到海外来，耳所闻目所见，更有令人失望者。

筹集“近代语协会”印书费事，弟现又与凌霜一信，请他筹四百元，或五百元，寄交亚东、汪孟邹君，作为印“近代语研究丛书”之用。待第一种丛书出版后，收回之代价，即尽先归还此款与凌君，以便凌君好用以印别项书报，不知凌霜能否办到？广东冰兹处尚存有捐款一千元，此凌君写信告知P君者，此款现若存在，不妨借一半作为“近代语研究丛书”之用。丛书中之“英文研究法”，想家兄退年快要做完了。将来出版之后，不怕不能收回代价，偿还借来之印费，望兄速与凌霜、声白等商量，看这一笔印费究竟能筹集否？有了第一笔印费，出了第一版之后，收回之代价，一半还借来之印费，一半印第二版，如此慢慢继续下去，将来定能印行多少部数“近代语丛书”，“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此之谓也。退年所编之书，弟已函嘱其做完之后，或寄于亚东收存，或寄与兄。若寄与兄，则请于印费筹得时，一并寄与亚东为盼。弟想同兄谈的话很多，一时也说不尽，深夜匆匆草此，权当晤对，下次再谈吧。再者弟每日白天不在寓所，寄信来难免不遗失，请仍由华侨协社收转为妥，地址如下：

Mr. Zcheng Yen Nien,

%Fédération Franco—Chinoise 39. Rue de la Peinte.

LaGatehne—Colombes

Paris (Seine)

France

延年白 二月十八日

按：这是我的朋友，在法国作工上学的陈老大给我的一封信，我想为现在急欲知道法国俭学的确实费用，及一般留学界的思想的很多，所以我借本校《日刊》发表出来。他是个诚实的人，只知道真理，不知道什么叫“崇拜”，什么叫“偶像”，所以他的话都是很直率的，都是由他精密的观察，由良心上发出来的，望大家不要误会他久已存有反对某人或某派的心思。——他信中所说的胡某，就是胡适之先生；陈某就是他父亲陈独秀先生；退年，就是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的陈赅先生；P就是《进化杂志》主任，被上海工部局监禁的佩刚先生。

瘦影附识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4日

一个勤工俭学生的谈话

太 玄

勤工俭学来法的，现在共有六百余人，听说华法教育会已经打电给京沪的华法教育分会，叫他们暂时停止送新生来法，要候此间安插妥帖，再行电告。这里关于勤工俭学的事，可以记的很多，记者前天在巴黎西郊华侨协社，会见一位勤工俭学生，新自工厂中回来，谈起作工实况及一般勤工俭学的心理，及该会点的渐所在*很详细，现在特为将他写出，下面便是某君的谈话：

我自从决定来法勤工俭学，心里便异常快活，自己常常想着，如象换了一个人一样。但是一到了法国，要实行起来的时候，心中又未免惴恐起来，并且耳内又听了很多反对的话。起初到了巴黎，听了很多老留学生非笑勤工俭学的话，说是万万做不到；后来在蒙达尔尼去补习，又听见很多勤工俭学生说短气的话，并且有自悔孟浪，说不应该来法的；有的又埋怨鼓吹勤工俭学的人，说是只顾嘴说，害了他们；我还亲眼见有好几位同学，约着联名写信回国去反对。我见了

* 原文如此

这种情形，我心里着实有些怀疑，虽然同他们争辩着，自己还是不敢下一个坚决的判断。但是我当时心里却预备着一个退步，便是万一勤工俭学不能如我们的预期的时候，即使华工生涯，我也情愿。有了这种想法，心里便安了好多。但是我却不敢以这种想法去劝别人。到了去年年底，华法教育会将我介绍进了工厂，于是我素来理想中的勤工俭学，便入了实验时代了。

我进的工厂，离巴黎不远。工厂很大，有一万多工人，我至今还没有将工厂游遍。起初华法教育会派人将我们十余人送去，见了管理人和工头，他们都很和蔼可亲，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勤工俭学生，所以很能替我们设想，并且照料得异常周到。住的房子，是厂中建筑的，不取房钱，虽然是异常俭朴，但光线、空气都很好。我们在厂的附近饭馆内包饭，一天不过两个多佛郎，菜同面包都很爱吃。我是分在镗工部，每天作十小时的工，但是礼拜六和礼拜日都没有工作，每天还是平均八小时，听说这是于工厂有利，他可以省了好些花消。我初作工时很不自然，夜间睡在床上，手掌手背都隐隐作痛，因为手皮已有好几处被打烂了，但是过一星期，便习惯了，丝毫没痛苦。一星期以后，我才听说我的工资是八佛郎一天，在一月以上还有增加的希望。后来我们嫌包饭贵了，自己在房里轮流做饭，每天不过费一个多佛郎，有时还比包饭吃得好。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每日连续为四小时以上的作工，并且不能耐劳，现在却不然了。还有最快乐的，便是下工以后，大家休息谈话，或是煮饭，觉着身体精神都象大解放的一般，说不出来那样的快乐。我的身体，素来不大好，现在经过这番磨炼，已与从前大不相同。至于经济上，

我现在存有五百多佛郎，预计一年之内，二千五百佛郎定可存得，故我一年之后，决计进实业学校。听说，现在工业实习学校每年学膳费共一千佛郎，所以我准要学一年多，然后再来作工。到那时，便成了有技艺的工人，自然每天得很高的工价，至少有十六、七个佛郎。并且法文也可看书，再做一二年工以后，再进专门或大学，那时经济与学业都不生问题了。所以就我现在的经验和计画，我敢断言勤工俭学是绝对办得到的，并且是绝好的求学途径，虽然是比寻常留学、俭学的多耗费些时光，但是所得也比他的多：（一）身体的磨炼；（二）生活的技术；（三）平民生活的实习；（四）欧洲人生活情形的亲历。至于有人说不能求高深学术，我想这事也不尽然。最近李石曾先生里昂大学的计画，便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绝好方法。

刚才我说的，都是我一个人的经验，我并不敢代表一般人的心理。据我所知的，还有很多同学，虽然在勤工俭学，但并不能了解勤工俭学的精神，还有具重大的谬误观念的。我想他们对于华法教育会的不满意，都是从这几种心理发出来的。据我耳闻目见，我可以将它说出来：第一，是存了最重的依赖心，是么事都要靠会来经理，稍不如意，也归咎于教育会，种种的心理和事实上的苛责，所以常常发生齟齬。并且还有人说：“他们将我们鼓吹过来，他们便应该管我们的生养死葬。”这句话是不是，姑且不论，但是与勤工俭学的精神差到那里去了？第二，是专想来勤工，并不想俭学的。他们在国内时，总以为到法国可以由少劳力得多报酬，数年之后便可发财归国，自然来了以后，有种种的失望，种种的怨望；第三，总不能安于平民的生活，自悔从前之想象错误，

因而自怀悲观的。我想，现在对于勤工俭学怀疑或是反对的，都出不了这几种心理，但是我和我的许多朋友，现在都在从事勤工俭学的记述，将来或者可以说明勤工俭学的真面目。

他这一篇话，说的异常透辟，我想留心勤工俭学的人，见了他这一篇，一定可以解释很多的疑团和谣言。并且我们知道，勤工俭学不是人人可能的事，就在现在的欧洲也不很多，并且勤工俭学与工读并非一回事，实在是两半截。预备工读有种种的路径，不过勤工俭学是最好的一个路径。所以我们万不可以半工半读去苛求勤工俭学，又不可以因为勤工俭学，便看不起官费、自费或俭学生。假使官费、自费或俭学生，在学生时代能很干净的求学，毕业以后又能半工（广义）半读（广义），不为社会上的坐享的、中饱的、掠取寄生的，自然一样的是个仰不愧俯不□的人了。勤工俭学的究竟，也不过是如此，在不能勤工俭学的人，看着勤工俭学自然是很奇怪的事，在能勤工俭学的人的眼中看去，却是平淡得很。我敢说那狂热的反对，或狂热的赞成，都不是真正了解勤工俭学的人。（二月二十八日）

《时事新报》1920年4月28日

蔡君和森自法国的家信

湖南《大公报》编者按：蔡君系高等师范毕业生，去岁偕其母（年已四十余岁）及其妹赴法留学，来函尚欲其父及兄弟全家赴法，可见其志趣之远大。读此，懦夫亦有立志矣。

我别你们三个多月了，现在真是天各一方呀！你们大约都还在长沙。我们到法国蒙达尼的地方，恰好一个月了，共计在船上住了三十五天，在马赛住了两天，在巴黎住了五天，到蒙达尼又住了三十二天。（这七十几日中有三个特别可喜的事情可以告慰你们）蒙达尼是法国的一县，隔巴黎约二百里。我们正住在县城里。我所住的学校是这地方的中学校（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俱在此毕业）。母亲她们住的学校是地方女子中学校。两校相隔二三百步，所以我们日日可以相见。我们的学膳费极其便宜，三个月的预备，每人只费四百佛郎。现在中国的一块袁头洋，在巴黎中法实业银行可兑得二十个佛郎。故我们在学校内每人每月只费得六块多钱（洗衣等费都在内），法国普通一般的生活，以现在看来，比较中国差不多，每人每日只能吃一个佛郎的面包，再买一个佛郎的菜，就够了。法国乡中的生活，可说比中国还便宜，每人每月包房租伙食，四十佛郎已足。我们拟在学校住足三个月，然后

咸熙她们就到豆腐公司去做工。我也要至工厂去做工。豆腐公司做工的情形如下：每星期做工四十八点钟，每星期只做五日，故每日要做九点钟。工价系论货给钱，每人每日自六七佛郎至二十佛郎不等。工作有三种：（一）做干饼。干饼有两样，一样是圆的，用模型印出来的。（同打耙匕一样）一样是方的，系将和好的粉子，在一块平滑的大铁板上滚平，然后用刀子切成方形。（二）包干饼。将圆形、方形的干饼包成二寸半长的筒子，外面贴个封条。（三）上箱子。上到长一尺宽六寸的纸箱子内。我们二月四日到豆腐公司去参观，看见三十多个法国女工和一个中国女工（四川的），年龄十三、四岁的七、八个，其余或十七、八岁，或三、四十岁不等。以上三种工作，都可不学而能。参观的那一日，向警予和我们已与该公司的经理齐先生订定，以后只须去做工就是了。齐先生极言中国绣业在法国可以畅销，问现来八个人可以刺绣否？并问将来如有能刺绣的人来，他愿介绍出货。女子勤工俭学会将来要靠绣业来发展。所以我们极望阿姊、良姊早点来。淑浦女校的任培道先生，今年暑假定来。我想最好全家来法为妙。（中略）总之，第二次的女子勤工俭学者，任先生是已决定了的。她很能干，一切都请她为首经理。然而第二次来的人，（指女子）纵多不过八位，因为事实上只能如此。其余想要来的人，最好是等到第三次。

华法教育会在巴黎买进一栋房屋，高大华美。如在中国，纵少也要值五万元。今进价只七万多佛郎，尚且分作十年交付。我在上海时，每百元兑得千二百佛郎，后来听说兑得一千五百佛郎，现在巴黎中法实业银行，每百元兑得二千多了。所以以后带钱来，不要在上海换，到巴黎换还值价些。但以带袁头洋为最好。阿姊如能在田产上拿出二千元来到法国，就可值四万多佛郎的产业，就可以成个中等的资本家。现在此间的勤工情形，大略还好。

做苦工的每日可得二十多佛郎，做机械工的每日可得十几佛郎以至二、三十佛郎。现在张昆弟每日可得十四佛郎，除伙食外，每日可剩十一、二佛郎，一年可余四千佛郎。等到以后佛郎值价时，也是很见钱了（值价时大约二个佛郎可值一元）。鹿兄如来，苦工、机械工皆有做，因为机械工可以入厂学习三个月，学习时也有八、九个佛郎一天。所以良姊田事如成，父亲、庆兄都可来法。有个布里村的裁缝，是为我挂皮袍子的，他是去年七月到了法国，现在巴黎开了一个协和饭店，生意很好。鹿兄如来，这样事情是很多的。

我们希望阿姊、良姊以及黎泽芬、刘警余、胡意诚诸位，第二次均能来就好。前头想向聂云台先生借一千元的教育费，以便诸位到沪学习。不知王季范先生进行否？今仍想请王先生至沪一行，望催促王先生早日赴沪为要。又诸位均系衡粹健将，一旦通通出来，于衡粹将来当有莫大的好影响。但于现在却是问题。所以我极望黄先生能亲自来法一游。（中略）来时，多带些米粉子，干菜、干肉。船上的面包，不如法国的好吃，无论如何晕船，总晕人不死，所以初晕时不要怕。我的苦朋友陈绍休，他还未来此，问问何叔衡或陈启民先生，如果能同他一路来，是很好的。（下略）

阳历三月初八日和森谨上。

湖南《大公报》1920年5月13—16日

圣夏门勤工日记

王若飞

我来法国，不过七月，进工厂作工，也只得两个多月，关于法国各方面的情况，自然不甚清晰，就是工人的生活，也多茫然。慕韩君因我进了工厂，嘱我做一篇介绍作工生活的文章，我一则没有闲时间，二则所知甚少，不能作一种分析的记载，但是我想国内人士所急欲知的，不过是我们实际生活的情形，我作工时所记的日记，虽然杂乱琐屑，惟其越琐屑的地方，越可以推见实际的真象，我现在就把这个拿出来供大家参考罢。

我是民国八年十二月到法国。在上海起身时，通共只带四百块钱，买船票置衣服就用去了三百元。（所坐的船为美国船三等舱，去价一百四十五元）抵法只剩一百元，当时只合法币八百佛郎左右，全数交存法华教育会，由会中代为保管。

我在方登普鲁公学，补习了四个月的法文，每月正须的学膳费，只一百六十五佛（兼洗汗衣、袜子不另取资），我因为好游，每月约多用一百佛（同学普通每月用费，不过二百五十佛郎），四个月共长用了三百佛郎，我当存款将用完时，就托教育会代觅工作，教育会因为工作难觅，允由会中暂时维持学费，俟春假满后，再为设法。

工作难觅的原因，或说是大战期间，女子乘机占了男子的位置，现刻退伍兵士，还有许多失业的，无法安插；或说是战后原料煤炭缺乏，各工厂多未恢复，所以工不易觅。据我的观察，法国战后，元气大伤，必定要力求填实，需要的工人，当较战前为多，这工作难觅，不过是一时的现象，而非永久的现象。

学校是三月二十七号放春假，法华教育会先于二十四号，召集各校代表在巴黎开会，所讨论的虽多，其中最要的，就是报告觅工情形。据谓已在圣泰田 Saint etienne 地方，觅得工位三百四十三个，可以容纳春假后出校作工同学，关于分派同学作工之先后，用三个条件来决定：

- 一、到法的先后；
- 二、存款的多少；
- 三、有无工艺技能。

那来法国最早，存款又已用完的，遇着相当的工作，自然要尽先安顿。

虽没有一二两项资格，但他却有一种专门的技能，也可以先派工作。除了这两项人之外，方轮到其余的。若遇工位不敷分配的时候，凡同学存款用完，而又不得工的，教育会担任维持生活费，等得了工后，再储蓄工资偿还。

四月五日，接别校同学先赴圣泰田者来信，说工厂待遇很好，工作也不如何繁难。

四月七日，教育会将作工人名单寄来，凡存款在四百佛郎以上的，本人虽愿作工，因没有工位，仍然留校补习。

四月八日，接教育会电，嘱准备明日动身，我们同学作工的，共有三十五人，得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欢喜，即刻把行李收拾贴妥，留校的同学，纷纷和我们饯行。大家对于这回去作工，好象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全没有半点痛苦的忧虑，这种精神，只要能继续不懈，真是难得。

四月九日上午，教育会派代表给我们送路费来，每人发一百五十佛郎，宣告今日下午六点钟起行。我们当时就举出几位法语娴熟的人，经理买车票，运行李种种事务。

方登普鲁学校，待遇中国同学，非常优厚，就是这地方的人，对于我们的感情，也还不坏。此处风景，又极佳妙，我们现在要和它离别，心中不免生了一种留恋的感想，正是古诗所谓：

一花一草寻常见，到得临别总耐看。

我们向校长说了些感谢的话，又送学校夫役一百佛郎的酒钱，校长对于我们这种求学的精神，很是敬重。

我们正兴高彩烈的准备动身，下午两时，突然接着教育会的电报，说工作忽生阻力，嘱我们再待数日。同学阅电后，有多数人勃然大怒，因为我们候工，已经顿挫了若干次，这回圣泰田的工作，又把我们排在后去，现在已将动身，仍复停顿，疑是会中办事人拿我们作儿戏，即令不是如此，也有办事不力之咎，全体坚持必行。教育会代表钟君，将众人的意思，由电话中通知会中办事人刘大悲君，刘谓若诸同学一定要去，将来不能得工，教育会不负责任，言词很是斩截。众人听了，知道工作停顿，必有原故，把先时的感想，一变而为怀疑。约有一点钟的光景，教育会又派代表彭君来说，学校春假将满，诸君在校待工不便，可出住旅馆，每人再加发五十佛郎，作一星期的旅馆费。我们问他工作停顿的

原因，他说会中也是接圣泰田的电报说截止，实际的真像，还要等明日方知。我们既知道工作停顿，并非无故，教育会又只发一星期的旅馆费，是已明白表示当于一星期内，替我们另觅得工作，也就不如何争执了。内中有八位激烈点的同学，以为在巴黎附近住旅馆等工，恐怕还是不稳当，教育会觅工的职员向迪璜君，既在圣泰田，我们不如仍一直到圣泰田见着向君，就容易商量了。众人以他们这主张，近于冒险，多不赞成，他们八位遂另为一组，单独先往。

四月十一日，巴黎有人来说，工作所以停顿，因先入厂的同学中，有三五人不能遵守工厂作工时间，厂门已闭，方往叩门；又作工时，因怕冷怕痛，或带手套，或以一手插荷包内，单用一手动作。这些情形，映入厂长眼中，自然不快，虽不便即行辞退，然而对于以后的，遂拒绝不收了。

四月十三日，到巴黎访刘大悲君，问觅工情形。刘君谓诸君托觅的工作，有愿作铁工的，有愿作纺织工的，有愿作化学工的，诸君所想作的工，必定与诸君以往或将来所研究的学问，有相连的关系，教育会职员，自当尽力去找。但是当这工作难得的时候，要求尽如人意，恐怕是不可能。为维持目前计，所得的工，纵然不合诸君最初的志愿，也只好请诸君将就了。

又谓诸君多没有工艺技能，又不能作笨重的苦工，最好是先作学徒，既不如何劳苦，又可得一种技能。但是学徒之在工厂，得益很少，因为不懂工艺，时时需人指点，并且耗费他的材料，故非工厂所欢迎。现在正和几个工厂接洽，昨天有一个工厂的代表来说，当学徒当订三年的合同，庶诸君学成后，不至遽然舍去，

工厂较为有益。我因为三年的期限太久，诸君必不愿意，可向他另提出三项：

- (一) 不定期限，不订合同；
- (二) 三月为期；
- (三) 一年为期。

现在还没接着答复，别处如有信息，当通告诸君自己决定。

四月十四日，教育会派人来说，谓昨接圣夏门 Saint Chamond 钢铁厂来信，允收中国学徒二十五人，命我们即刻前往。这二十五个位置，除已到圣泰田的八个之外，还有十三个尽来法较先的先往，其余的留待第二次再走。

四月十五日，下午六时，由方登普鲁起程，留校同学多来车站送行。圣夏门在里昂附近，离圣泰田也只半小时火车，由方登普鲁往，车费需四十二佛，中途换车两次，一在蒙达尔，一在圣泰田。八时抵蒙，下车稍进饮食，日间很热，众多着春服，夜间极冷，立月台上寒风扑面，牙齿相击有声。十时开圣泰田的车方到，车上人已坐满，过道内还立着无数的人，我们勉强挤上，连站的地方差不多都没有，屏肩侧足的挤做一团，气息为之窒塞。车行时又极震荡，颇觉闷苦，半夜有人下车，才得座位。

四月十六日，天明车抵圣泰田，下车计算人数，不见了三人，详细察问，才知道我们昨夜由蒙达尔上的火车，前半节开圣泰田，后半节到中途另改道到别处，他们一定坐错车了。

由圣泰田换车，半点钟就到圣夏门，一路山峦起伏，我看了引起一种亲切的意味，因为我许久没有见象故乡这样的山景了。

九时车抵圣夏门，我们走出车站，举目一望，只见黄尘满地，黑烟四起，天色愁暗，河水污浊。街市并不繁华，房屋也多败陋。往来的人，尽是个浓眉大眼，衣服褴褛的劳动者。我方从美丽庄严的方登普鲁来，见了这种景象，未免有点不快。然而一转念间，还是劳动的精神战胜，觉得这黄黑的烟云，也是大块的文章，粗野的劳动者，才是人类过正当生活的人，又是文明的制造者，我为甚么要厌弃他呢？

我们所进的工厂，一问就寻着了。看门的人，把我们引至招工处，这招工处就仿佛象中国的号房（或称房门）一样。凡是找工的，都要先到此处交涉。管理员问明我们的来历，然后引至办事处，将法华教育会的介绍书投进。等了半点钟的光景，有一女书记出来问我们的姓名，又拿一张纸，转令我们把各人愿学的工作开上。我们同学十分之九是没有作过工的，既不知道铁工里面分若干部，更不知那一部容易学。只有一位王良翰君，他曾做过几个月的制模，（或称翻砂）于是学制模的竟有一大半人，其余的都是学镗工。单子开完，书记拿过去，又隔了许久，始出来告诉我们，下午二点钟再来候信。我们遂退出，同入咖啡馆，将下午会集的时间商定，然后各自散去吃午饭。

我所领的旅费，用到这里，不过剩三十多佛，还有工衣未买，宿舍未定，所以这顿中饭，就实行节食主义了。

这个地方的人，对待我们多带一种嬉笑轻侮的样子。和他买东西，明明是摆在玻柜里的，他竟答应我们没有。同他问好，他也置若罔闻。听说此地原有华工在过，想来是他替我们种的好影响了。无怪我们同学中找工，多想找没有华工在过的地方。我虽然不以他们这种畏怯的行动为然，但我今日身处其境，真有许多难堪的地方。要求恢复名誉，倒要大费一番力量。

下午一时，会着先到圣泰田的八位，他们的工作交涉，昨日统已办好，都是学镗工。因问他们何以没有人学制模，八人中有黄、杨两君，以前曾作过制模工的，向我们说道，制模这项工作很苦，在初学的时候，一无所知，只好做那搬石筑土等笨事，即到能够制模，便要亲倒铁水（即熔化之铁汁），稍不谨慎，铁水落在身上，轻则坏衣，重则肌肉尽烂。杨君以前为铁水伤脚，医了一个多月方好。并且现在已离暑天不远，平常的热，已受不住，怎还经得住大火来烤哩！

众人听了，多后悔早上答应时，不该写学制模。

两点钟到招工处，管理员逐一检阅我们的护照，验毕，然后用正式表册填写各人履历，和所愿习的工作。早上签名学制模的同学，多趁此机会，改报镗工，不改的只有六人，我也是六人之一。填写既完，管理员命一人拿表册，引导我们到办事处。办事处的主管者在表册上签字后，又命引我们到验身房，尽脱了周身衣服，受医生的检验。手续虽不麻烦，但是脱衣穿衣，却很要费点时间。

先来的同学，向我们说，工厂指定的寄宿舍和食堂，都是同黑人、阿尔及尔人、西班牙人在一块。寄宿舍的建筑，仿如营棚，每间可容一两百人，铺位安置也如长江轮船的统舱一样，污秽恶浊，实在不能住。我们对于劳动的苦可以受，这种苦却有点难受。已和工厂职员交涉，请他替我们另辟寄宿舍，现在还没有得他确实的允许。

我们由验身房出，仍转到招工处，管理员说诸君既不愿同黑人一处食宿，今晚只好请住旅馆，明天再来候信。我们因恐旅馆拒绝不纳，向他要了一封介绍书，以为一定稳妥了。殊知这家旅馆的主人，过于谨慎，竟回答我们没有房间，第二、第三家都是如

此，一直走到第四家，已再寻不出旅馆来了。幸而这家主人还好，他见我们衣冠整齐，行动有礼，不象个流氓工人的样子，答应收留。我们听了，那种欢喜的情形，仿如待死的囚人，忽逢赦免的一样。我们昨晚既没有睡觉，今日又奔波了一天，中饭也没有吃，所以非常疲困，一进房门，便倒睡床上，什么事都不管了。到七点钟，才起来去买条面包和冷水豆饼嚼食，其味异常香美，正所谓饥者易为食了。同学中有连买面包钱都没有的，又困又饿，想起了在家中当少爷时候的快乐，禁不住睡在床上痛哭，我看了真是可怜。他们口口声声骂教育会的职员不会办事，设使圣夏门离巴黎不远，我敢说一定有若干人要跑转去的。

四月十七日，上午七时到招工处。管理员告诉我们今日是礼拜六，下礼拜一再来作工。我们问他宿舍究竟如何，他说还有几天才收拾得出。于是我们转回旅馆，就拍一个电与法华教育会，请快点拨款来接济。

下午到公园游玩，园子虽然不大，布置倒很曲折。在这烦热的地方，不想还有一片清凉境界，供我们恢复精神之用。

四月十八日，今日星期，各工厂都停工休息，下午出游街上。

圣夏门是属诺瓦 Loir 省管的一镇，地方很小，居民不过五六万。在此地住的人，十分之九，都是工人。大街只有一条，并没有什么大商店。咖啡馆（兼买酒）却极多，每日晚饭之后，工人多到里面吃酒，或斗牌，或打弹子。星期的这天，更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了。在公园内遇华工五人，彼等现在此地人造丝工厂作工，远远见着我们，就脱帽招呼。我也跑上前去问好，有一两位同学，反远远的避开。他的意思，以为不和华工接近，

法国人还分得出哪些是学生，哪些是华工。若同坐一块，就要受法国人一例的轻视，我很不以他们这种见解为然。

公园侧大厅内，今午开一音乐会，为工人募款。有工会会员在场演说工人之痛苦，听的人都现出一种感动愤激的样子。

夜间有同学由圣泰田来，替我买得工衣一套，衣用蓝色粗布缝成，去价十六佛五十生的，合中币不过一元二角，可谓廉矣。

四月十九日，我们所进的工厂，法文名字为 (Compagne des Forgeret acierier de la marine)，是一个很大的制铁炼钢厂。现在因为缺煤，有一半没有开工，然而作工的还有一万五千人，就可想见它规模的宏大了。工厂的周围，约有六七里，绕以很厚的砖墙，分二十四道大门出进，望去仿如一座城池。厂内烟筒林立，铁轨纵横，初入其中，多转了几个湾，就要迷路。

今晨七点钟，到招工处，八时管理员方来，将学制模和学锉工的分为两队，令两个人分引到两处工作场所。我们学制模的共有六人，由 R 门进，先在门房挂了号，然后到制模工作场见本场主任。主任问了我们的姓名后，叫我们明天七点钟穿工服来此地作工。交涉办妥，仍然转到招工处。管理员谓寄宿舍下午可以整理出，你们赶快准备搬进。又每人发一张吃饭执照，从今天起，就在 Cartine 寄宿舍内吃饭。

寄宿舍在工厂附近另一大圆墙内，有同式的平房约二十间，每间可容百余人。前面有一条小溪，两岸都是树木，过溪为旷野，风景颇不恶。我们住的房子，在最后一进，另用木栅关栏，不许别人乱入。这一间房内，又分为七小间，在这里面住的同学共是二十二人，拿五间做寝室，一间堆行李，一间作公共读书的地方。自来水、电灯、床铺、桌椅都设备得很完全，比起学校的

寢室，相差不多。我们看了，真是喜出望外。

食堂离我们住房约三百步，房极宽敞，可容千人会食。于这大食堂里面，又划出四分之一的地方，另栏为一间，布置特别整洁，有长桌十二张，每张可坐十人。桌布、饭单、刀叉俱有。我们就和几个法国人在这里面会餐。食品除面包外，有肉一盘，菜蔬一盘，点心一道，很是丰盛。早上吃咖啡，午晚两餐的菜大概相同。若要饮酒吃茶，当现给钱。

西班牙人、黑人、阿尔及尔人、阿利伯人和少数的法国人，所住的寄宿舍，都没有我们住的那间光明洁净。吃饭的地方，也不摆什么桌布、刀叉、饭单。桌子是锁在两条板凳的中间，到吃饭时，各人自带刀叉，木桶装汤，镔铁盘盛菜，还要自己亲到厨房去拿，看去真不及我们多了。

下午，我们把住的房子，略加陈设，焕然一新。夜间同学有携得有中国乐器的，或弹或唱，顿觉满屋中都充满了甜美的快乐，把种种烦恼，全抛在九霄云外去了。

今天，新到作工同学四十余人，方登普鲁候工的十人，也在其内。他们所进的工厂，法文名(Chavanne-Brun Frères)也是个制铁厂，不过规模没有我们的大，只有三千工人。工厂虽然不同，吃饭却在一处。想来他这种消费的设备，一定是各个工厂可以共通的。

四月二十日，工厂规定，一星期作工四十八小时。除星期休息外，平均一天作工八小时。上午自七点钟起，至十一点半钟止，下午自一点半钟起，至五点钟止。先五分钟以前进厂，若是迟到，大门一闭，就不能入。

我们今日是开始作工的一天，所以起得格外的早。五点钟已

收拾完备，六点钟到食堂吃咖啡，六点半钟进厂。制模工厂门首有铁柜四排，一排又分为若干格，有照料的工人来指导我们，叫把身上穿的洋服脱下，放在里面。另外换穿工服，工作完后，仍换穿洋服出厂。

时辰钟的旁边，挂着工人号码牌，这钟下面，安得有印时刻的机器。凡是工人到厂，将自己的号牌向钟下一压，便印上某日几点几十分钟入厂字样。工场主任，就根据这个来请缺席，丝毫不能作弊的，七点钟时，汽筒一叫，便动身作工。我们在的这制模工场，不过是这个大工厂中的一小部分，只有一百多名工人。直接管理工人的有工头，工头之上还有主任。这一部分的事，全归主任主持。当这主任的，是一个道貌岸然很有学问的工程师，他手下还有两个助手，和几个书记。

这间厂屋，专是铸铁，有炼炉五座，每炉每次可熔铁一万基罗（每基罗约合中国二十四两），铸出的铁器，待修理者，遍地皆是，物件过重，移动不是人力所能胜任。取卸转移，全用取重机。大取重机有六架，小取重机有四架，提取数万斤之物，毫不费力。我最初见它吊着一万多斤的铁轮，隆隆从头上过，又听着照料的工人，不住声地喊注意，心中不免有点畏怯。及至多见了几次，也就不以为意了。

工头将我们学制模的六个人，分去和在几个熟练的工人一块，一面学习，一面帮他的忙。我和李君相从的是两个老工，内中有一个，已经在厂五十年，他还看见李鸿章来参观过，作工的经验不消说是很好的了。他两人现正合做一架大机器模型，这机器约有两丈多长，是铁路上用的，模型用木材照样造成，放在一个很大的铁箱里面，周围用土筑紧，铁箱分上下两层，可以取动。筑完之后，将上面的铁箱取开，把木模型取出，重复将铁箱

盖上，翻成一个泥模，再倒入熔化的铁汁，便铸成机器了。

翻砂大概的方法，虽然几句话可以说明，但是做起来，却很不容易。我们今天只是帮他铲铲泥土，他不要我们筑。因为筑的松紧，关系很大，若是松了，把木型取出后，必至溃散；若是紧了，铁中所含的一种气体，不能发舒，也要爆裂，所以我们只好袖手旁观了。

四月二十一日，今日仍从两老者作工。用力的时间不过两点钟，玩的时间竟占六点钟。

每星期熔铁两次，今天正值熔铁之期。下午炉内铁熔，工人用铁杆将炉门拨开，有红水一股，奔流而出，火花四射，眼为生眩，用巨铁桶接着。这红水便是已经熔化的铁了。一桶既满，炉门复闭。取重机提至模型侧，缓缓注入型内，待铁冷后取出，便得一铸成机器。当倒铁时，我立十步外观看，已觉热不可支。那照料倒铁的人，我真佩服他能受这大热。

四月二十二日，今晨颇冷，我入厂时，着衣过单，被冷风一吹，只是发战，很想得点用力工作，劳动劳动，藉以驱除寒气。惟事偏不来，迟之又久，二老工要用泥，努力铲了几十撮，顿觉周身暖和。

晚餐后，闲步到新来作工同学四十余人住处，他们住的房子，比我们的宏大整洁。寝室在二层楼上，楼外有一极大的露台，地势既高，举目一望，四山景色，尽收眼底，暑夜纳凉佳地也。

四月二十三日，今日工头又将我与王君良翰另换，和一法国

工人作工。这工人年只三十几岁，名惹尔维，性极活泼，好谈话。我有所问，彼滔滔解说不倦。没有人和他说话时，则唱歌自乐。

惹尔维所作的工，是一个大齿轮的模型，工作也很繁复，齿轮的齿，不能同时筑，须将轮边作好后，一瓣一瓣的拿来安放。我今天帮他撮了很多的土，又帮他筑模。筑模先用人力，后用汽锤。这汽锤的力量很大，我拿在手中，周身的肌肉都为抖动，刚筑完一周，已经汗流遍体。但我仍努力的筑完了，方才放下。

我作工的时候，忽有书记给我一小函，拆开看见上面写着我有两封挂号信，存办事处，叫亲自持条去取。我遂向工头告了假，到我们头一天来交涉工作的那个地方，将这小信交与保管信件的人。他很详细的盘问我的姓名，又要我的护照观看，审的确了，才把信交与我。

这两封信，都来自上海，有一封信内附有一张七千六百多佛郎的汇票，是蔡衡武先生汇给我和刘、范、蔡、梅四君分用的。诸同学见我们有款到，多以为我们必转学校读书，不再作工了，殊不知我们心中却另是一种打算。

后来的四十几位同学，今天开始进厂作工，学机械的有两个，学镗工的十个，学木工的两个，学制模的最多，有二十八个。

各部分学徒最初多只是学习或试验，于工厂毫无补益，只有学制模的，虽然也是同一的不会做，但如搬泥筑土等事，是不必学而可能的，比较还稍得用，所以工厂很喜欢招制模的学徒。

同我在一厂学镗工的同学，他们作工的地方，是在工厂内所附设工人学校的一间大教室内。这屋内当窗放着十六架小机器，中间安两长排绘图桌。上午有教员来教一点钟的机械制图，作工时间，特别有个工头在旁指点。初学的时候，工头每人给一块方铁，叫把这铁锉平。等到手锉匀净后，又叫锉两把尺子，尺子这

东西很不容易锉得平。学过锉工的人，就晓得三年难锉一把好尺子。能够把这尺子锉来用得，才开始作东西。

四月二十四日，今日惹尔维令我试做齿轮的齿型，这齿型是雕在一个宽长不过八寸的小木篋里面。象这种模子，称为芯模，因为他是制来放在大模子里面的。我初筑第一个，过紧了不合用。第二个又松了，一出模便溃散。第三个虽合用，但是取木型的时候，触坏了一点，修补很不容易。我今天只做成两个，王君做成十几个。

翻砂这项工作，普通听去，以为是很粗的工作，实在却非常细致。我还嫌我性情粗莽，不配做呢。

作工所用小工具，如泥刀、尺子、钉锤等等，均须自备。我们六人，今天合开了一张单纸，请本场主任代购。

四月二十五日，今日为星期。以前读书时，日处安逸中，不知星期之可乐，今日乃真知星期休息之乐。

我素习晚起，饮食也很少，自作工后，食量大增，早起已成习惯。

下午，公园中游人极众，无不衣履鲜洁，举动阔绰，假使不注意他那一双粗黑的手，未有能知他就是昨日工厂中蓬首垢面的工人。树荫之下，妇挽其夫，并肩同坐，娓娓笑语。美丽的小孩，环绕着他们玩跳，这真是一幅极乐图。

四月二十六日，今天作齿型十二个，翻筑方法，已略知一点。

工厂定例，每月十一号与二十六号发工资，所以今天作工的人，分外高兴。我们只作了一星期的工，并且是作试验，故没有

工资。发工资的地方，仿如车站买票处，银行付款处一样。一条长柜上面，用铁网栏成若干格，每格开一小孔，作付款之用。从一十起到一百止，共计十格。凡来领款的，如数目为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便在六十的付款口领取。领款须凭工资单，无单不付。这个工厂发工资的地方很多，单是我经过的路，已见着三所了。

连日作工，已经上路，起居饮食，也有定时，因把每日工读时间表拟定出来：

上午五时	起床
五时半到六时半	读书
六时半后吃咖啡	入厂
(由宿舍到厂须走一刻钟路)	
七时至十一时半	作工
十一时半至十二时半	午餐
十二时半至一时	阅书
下午一时	入厂
一时半至五时	作工
五时至六时	晚餐
六时半至九时	读书
九时半后	睡眠

统计每日作工八点钟，读书五点钟，睡眠七点钟。其实认真研究学问，每日读书的时间，并不在多。果能做到心不外驰，读一点钟，可比别人读三点钟或四点钟。一天读五点钟的书，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了。

古人如沈麟士之织帘，六祖之磕米，都是借作工来把性子磨坚定，由这里面去证悟大道，我很有取他这种精神。

友人约我在法经营商业，我写信去问石甫舅父，今日接着覆

书，力数这种组织之不当，结题谓“我望你还是潜心工学的好，急欲出头做事，是自戕也。”我看到这里，为之悚然。

四月二十七日，今日仍筑齿型，下午进工厂时，书记给我一张本厂作工执照。

法国工人作工之懒，真为意想所不及。无论何时，试举目望，总有一半人在吸烟，或聚谈，或闲立。学徒更懒，常见其设法相戏。他们每天虽说作八点钟工，实际不过只作五点钟或六点钟。回想起国内工人之终日劳作，其勤真不可及。

工人无不嗜酒。他们每天进厂，人人都带得有一瓶红葡萄酒，一块面包，和点干菜。作工得了一半的时间，就拿出来吃。回家吃午饭、晚饭时，更少不了酒。晚饭后，到咖啡馆去找几个朋友谈天，又要吃一两杯这种红酒。在此地卖壹个佛郎六十生的一大瓶，我计算他们每天吃酒的用费，比食宿的用费相差不多。有人说法国人所得的钱，大半消耗在酒坛子里面，这句话真是不错。

工人除好酒外，又好吸烟，烟酒这两种东西，都是他们的生命。他们口中常常都含起一支烟卷，间断的时候很少。有时没了，向我们索取。我朋友有携得有的，给他一根，他非常感谢，待我们格外的亲热。在圣夏门这个地方，要买烟很不容易，须得警察署吸烟的执照，商店方肯售给，但虽有执照，也有买不出的时候，因为外国烟不能输入，（海关察盘很严，我初抵马赛时，关上人问我们带得有纸烟没有，答以没有，然后放行。）本国的出产有限，大有供不应求之势。我们寄宿舍里面，食堂内附设有买酒处，门房附近，又有一间小屋，专售烟卷，每星期有一批烟运到，当天立刻卖完，去买的时候，若没有寄宿舍的执照，他还不卖。

法国成年以上的工人，每天的用费，至少非十五佛不够，就

是这烟酒两项消耗品太占多了。

四月二十八日，今晨惹尔维命我筑一轮轴模型，第一次因松紧不匀，毁了另筑；第二次我用力太猛，及筑成，惹尔维以铁签插眼，签曲不得入，惹尔维谓这个又太紧，仍用不得，因为铁中含得有一种气体，模子过紧，必被阻碍，不能发散，常留气泡于所铸物内，能使所铸造之物，归于无用，我又毁了另筑；第三次，仅得一半，时间已到，留待明日续完。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始将昨日所筑轴轮模型完工，惹尔维谓虽不甚好，勉强可用。

连日天气甚热，厂中尤为干燥，遍地都是泥砂，大风过处，砂即腾起，着于面上，为汗水所粘凝，偶一拂试，其状越怪丑可笑，鼻为灰沙窒塞，呼吸因之迫促，时时仰面嘘气以自苏，口时苦渴，吸冷水稍觉清爽，下工时仿如初出监狱的囚犯，觉天地异色，形状很是憔悴。

我非不知劳动为自己对人类应尽之一种义务，劳动为良心上平安的生活，劳动是愉快的事业，对于劳动而生痛苦观念，是很可耻的事。但是现在这种劳动，完全是替别人做事，拿劳力卖钱，不是自动自主的劳动，若认为安，则是现在的劳动运动，可以无须乎有了。

我对于我现在的作工，是抱定下开的四个条件去做：

- (一) 养成劳动的习惯；
- (二) 把性磨定，把身炼劲；
- (三) 达求学之一种方法；
- (四) 实地考察法国劳动真相。

我只在这四个条件里面，去求劳动的愉快，解眼前的烦恼，更进的事，就非我现在所知了。

我的朋友中，有很多的人，因从根本上认劳动为自己对人类应尽这种义务，劳动为良心上平安的生活，劳动是愉快的事业，于是对于现在的作工，不认为达某种目的之方法，而认为究竟这种精神，实实可敬。但我实际考察他们的行事，并不见他们对于这工作发生什么愉快的感想，反时刻都在愁闷里面过日子，即如作工时，数数看钟，或不满意于现在所做的工作，便是不想劳动的表示，岂不是言行不能相符么？更有因工作不如意，而咒骂教育会办事人的，这种人认识不清，依赖根性未脱，忘却自己人格，更不足道。我所抱的四个条件，他们虽然会批评说不彻底，在我却真实得很大的受用。

四月三十日，今日将昨所筑轮轴模型，修整光洁，修整工夫，非常细致，所谓灵巧的翻砂工人，就是能娴熟此事的。模既整好，又用一种黑色混和物涂布其上，用火烘干，便算完工了。

惹尔维将所作齿轮图样送我看，我反复的瞧，莫明其妙，惹尔维及王君详细指示，略解一半。凡制造机器，先于制图场制成图样，当用木之部分，付木工场制造；当铸造之部分，付制模场制造；当锻炼之部分，付锻炼场锻炼。各部分将物作成后，移至细工工厂，用手工或机器打磨切削成适当之形，最后始在配合工厂配成机器。

制图第一步为设计，拟定制造物之形式，说明制造之方法，并算出其尺码，此事非有经验之工程师不能胜任。第二步由制图员依照设计所定式样尺码，制成工作图，分配于各部工场，制图员多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充当。凡完全之工人，必须懂数学，能识

图。翻砂因木模多已做好，不知图，尚无大碍，若木工、镗工、车工则离图即不能做，以前我听得人说，欲为一完全工人，至少须当三年学徒，今以此事证之三年果不为多也。

我所在的这翻砂工场，里面的工作，大别可分为六项：（一）是制造大件机器模型的，却卸转移，纯用起重机；（二）是制造小件机器模型的，模型极小，仅凭人力可以翻转；（三）是制造大小模型里面的芯模的；（四）为专司溶铁的工人；（五）为搬石运土的散工；（六）为机器制出后，打磨沙土的工人。我们现在是跟着制造大模型的工人学习，间或也学做一两件芯模。

上午，巴黎又有同学二十人来这个地方作工。

午后，接法华教育会通告，谓五月一号，为工人大纪念日（八点钟工制实行纪念日），各国工人，这天都要一律罢工，举行一种极大的示威运动，法国尤为激烈（去年五月一号，巴黎工人因罢工与军队冲突，死伤数百人。）望在厂诸同学，当与外人一致行动，不可故为立异，致生恶感。又罢工时，常有若干无知识的工人，于中暴动，或对外国人加以侮辱，我同学当这天，总以少出外为好。

夜间，同学公议明日一致罢工。

五月一日，我们要研究法国的社会运动，今天正是一个实验的好机会，诸同学没人肯到工厂里面去看看真相，我便一人奋勇独往，经过街上时，见满街多是工人，三个一簇，五个一团，交头议论，不象要去作工的样子。工厂门首站的人尤多，这般人都是看风色行事的，若是进去的人多，他们也就跟着进去了。有武装警察持枪守门，我见仍有工人进去，也就跟着入内，里面作工的人，较之往日，不过减少三分之一，我看了很是诧异，问惹尔

维为何不罢工，他倒还问我何以要罢工。多数的工人，都只知道工会号召罢工，便是那罢工的人，也不知道罢工的所以然，不过晓得这种举动，于他的本身有益罢了。

今日不作工的，多是年富力强入了工会的工人，至于年老技精的工人，和生活较难的工人，什九都照常上工。

我由今天的情形看起来，觉得法国大多数工人的智识，真是不足，我们以前由书报所闻法国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必有许多不实不尽的地方，经这一事，引起我无限的新研究趣味。

早上作工时，工头和工场主任，都来问我的同学今日何以不作工，我含糊答应，他们面上，现一种不快的样子，下午我也不再去了。

公园附近，午后有工会会员在彼演说，此外并无何种表示。

五月二日，今天又值星期，此处无多游玩地，上下午都在公园内看书阅报。

圣夏门人造丝厂内，有华工十余人，多江浙籍，性皆纯善，且知书识字，不类普通华工。彼等来法最久者约六年，余均两三年，工资日可得十七、八佛，无有过二十佛者。今晚有五人来坐谈，彼既力表亲善之意，我等对之，也很尊重。惟五人中有一奉天人，貌颇狡猾，他劝我们不吃工厂内的食，说是价钱既贵，味又不好，他愿意来帮我们做中国饭，同学某君，当时婉言回绝了他。

五月三日，今晨入厂只作了半点钟工，就有书记来唤我们到招工处，说有话告诉，我们听了面面相觑，以为必是为前日罢工的事，要开除我们了。及至到了招工处，会着管理员，才晓得是

为警察署报名的事。原来法国的定章，凡外国到境内何地居留在十五日以上，即应向警察署报名，我们来这里，已经二十日，尚未报名，警察署昨来察问，所以嘱我们快去将这事办妥，手续很简单，不过将自己的履历只诵一遍，另去三佛郎三十生的手数料*，得一张居留执照。

同学多素习于养尊处优，作了这几天的工，手上伤痕累累，我以为这不过是皮肤之伤，只要手生茧皮，就不怕痛了。

前星期所作齿型一百个，今日安放轮模上，竟差半寸，不能合缝，于是前功尽弃，损失约千佛左右，此事非我之错，亦非原型工人之错（原型工人，即作木模子者），当怪工程师计算时粗忽所致。

溶解之铁，注入模中，凝固时均收缩少许，故原型当留收缩之余地，应将其寸法稍放大。又凡一机器，都分为若干件铸造，铸成之后，必使各部分能适当配合，此等事皆工程师负责，吁，一技之难有如此。

报载巴黎五月一日罢工，工人与军队冲突，死伤数人，惟骚动远不及去年之甚。

五月四日，镗工同学，今日得发薪单，每人每日工资为十四佛郎十五生的，我们的发薪单，虽没有得，但是惹尔维已告诉我们，是十四个佛郎一天，我心中有点怀疑，何以我们作的工比他们劳苦，工资反为减少呢？但是转念一想，我现在所作的工，实在值不到这十四佛郎。法国学徒，在上三年的，每日工资，只有七佛郎，不过另外得的奖励费，有时还超过正项工资一两倍。我

* 原文如此

入厂的时候，只希望他每天也给我七八佛，够敷房饭就算了，如今发十四佛，已是出乎意外，还有什么不足呢？我们工厂给薪的办法，是照各人技能的优劣来定，识技能最好的工人，每点钟不过三个佛郎五十生的，一天合计约有三十佛，普通工人，都只在二十佛郎左右，但除了正项工资外，还有一种奖励费，看各人的勤惰和成绩来定。惹尔维的正项工资只有十七佛，然而他十三天的工价，竟得四百佛郎，那多的便是奖励费了。这种奖励费，是很可以鼓励工人勤奋作工的。工厂里面最苦的，要算散工（就是专用苦力推车、运土的），得资最少的，也要算散工，法国工人当散工的，要想得上三十佛郎一天，那就很不容易了。在我附近运土的几个散工，每天都只有十四佛郎，由这些地方，还可见仍有重智轻力色彩。

阿尔及尔人、黑人完全是作散工，每天只有十一个佛郎的工资，比照起来，工厂对于我们，要算是非常优待了。

同学王君，谓以前作了七八个月的工，工厂也换了三个，从没有见如此优遇的。第一次所进的厂，每天只有五佛郎；第二次所进的厂，工资更少，只有三佛五十生的，极力的刻苦节俭，才够伙食，半个月五个人合买五个佛郎的牛肉共餐，算是用得很多了；第三次所进的工厂，待遇虽还好，然而没有这样大的规模，工作非常累人，他给薪的办法，是论货点工，比如作一件东西，是两个佛郎，作两件就给你四个佛郎，若作坏了，一个钱都没有，翻砂做的东西，要铸出来，才能分出好坏，有许多法国学徒，见着工头将他做得不好的东西，捶碎或抛弃，忍不住只是流泪，那能象这个工厂的学徒，这样快活呢？

我最初觅工的时候，因为以前没有作过工，一点技能也没有，听说散工专是用力，在初作工的时候，得的工资比较其他的工作

为多，所以我很想得散工位置，我将此事问一个进克勤校工所的朋友商量，他急劝我作学徒，并且要作铁工的学徒，因为散工在最初的时候，工资固然较作其他的工为多，但是以后很不容易望加，工作也极劳苦，他们初进克勤校工厂的时候，学徒只有五佛郎一日，散工有十二佛，如今学徒已增至十五佛，散工仍是十二佛，即此就是个好比例。至于要学铁工的原故，一则铁工以后的用处大，二则工作也容易找，工资且较其他工作为优，我如今亲来作工，才证明他这话真是阅历有得之言。

五月五日，学铁工的同学，现在每天早晨又加上一点钟的法文，合计一天上两点钟的课，作六点钟的工，一切待遇，完全和工业实习学校相似，这真是自有勤工学生以来，希有的遭际，内中有两位同学，对于以工求学的方法，从前很抱怀疑，然而现在也承认是很可能的事了。

我今天和王、刘诸君谈起学镗工同学法文的进步，因有换工之意。我并不是嫌翻砂工苦，羡慕他们的工资多，所以要换工，实在是见着这种方便求学的机会，有点心动。

五月六日，今日由王君拟一信上制模工场主任，要求二事：（1）能否与学镗工同学一律上课；（2）如上课时间，往返不便，则请改学镗工。

同学邓武君，今日自纳河舍来，传述彼间作工情形，非常劳苦，邓君所进工厂，为化学工厂，所作之工，为推小车、背麻袋等事，工资只有十三佛郎，麻袋装牛骨，每只重约百斤，虽力不胜任，亦须勉强负荷。彼间原有同学二三十人，因不能耐此苦，纷纷回巴黎，邓君系往承其乏，匪特安之无怨言，且已积数百佛

郎，将欠帐还清，吾因此证明凡事本无难易苦乐，所谓难易苦乐，皆各人主观认识之不同耳。

吾辈立志来法勤工俭学时，即已决心和困苦奋斗，今日所受，并不甚苦，纵令为苦，也应努力将它打破。象这种畏难而退，甚至还要怨恨，以为受了倡导人的哄骗的，真是把勤工俭学四个字污辱了。

五月七日，上午工场主任语我等，谓昨接你们的信后，我就写信通知办事处，由办事处询问学校可否收容，现已得覆，说两地相离太远，往返很不方便；至于你们要求的第二项，那是无有不可的，不过我替你们想，贵国将来需要翻砂的用处，较其他部分为多，而且这翻砂又是铁工里面的根本工作，我希望你们再学几个月，稍会了解之后，再更换其他工作。你们若以为现在帮助旁的工人作工，只是做笨重劳力的事，没有学到技能，那我可以叫你们一个人单独做小模子，只要把小模子学会，将来便可自己做大模子了。我们听他这话，说得很委婉切要，也就不固执初见。我现在正筑齿型，没有完工，所以不及换。王君因以前学过，不欲换，李、刘、范、梅四位，今日齐换作小模。

五月八日，未到作工的时间，不能工作，我今晨先了三分种动手，有几个法国人就跑上前来干涉我，因为这虽是勤快，却把规矩破坏了。

汽筒未鸣以前，厂中非常寂静，工人四散谈笑；汽筒一鸣，各项机器，立刻转动，隆隆之声，耳为之聋。我以为这工厂和一架机器一样，放汽筒便象开发条，机器把发条拨开，立即运转，工厂把汽筒一放，也就动作起来了，便是我们每日所过的生活，

有时也和机器一样。

五月九日，今日是星期，上午到公园内看书。现在已是暮春天气，那温和的日光，非常可爱，众花渐次开放，绿叶却已成荫。树底下坐着无数的游人，或穆然静想，领略天地自然之美；或二三友朋促膝谈心；或一对情人，喁喁情话。更有许多青年女子，穿着很艳丽的衣服，各人提着一个花篮，篮内放着纪念徽章（公园内开一妇孺救济会），来往兜售。小儿多随着大人跳跃唱歌，他们都充满了一种极甜美的愉快，把人世所有烦闷愁苦，齐抛在九霄云外。树上的小鸟，也不住飞鸣，表示它的快乐。我坐在一条石凳上，默默的领受这种美景。呀！这岂不是天国么？

下午游人尤多，百戏杂陈，我反觉得有点烦热，不及那种清凉有味，男子多以鸡毛击花针，遥掷女子以为笑乐。

同学有在咖啡馆内，听说明日法国有全国一致大罢工消息，这次罢工向政府要求何事，尚不得而知。

五月十日，昨日虽听说今天有罢工消息，因为是传闻之辞，恐怕不很的确，今晨仍旧照常入厂。走到街上，觉情形与往日大异，军警持枪守路口，马队往来游行，市面顿现一种肃杀的气象，工厂门首，驻兵尤多，工人都聚集观望，欲进而又不进，司令者恐发生危险，令马队冲散，马队过处，有十分之八工人趁势入厂上工。

下午，几于全体上工，因为今天要发工资单，明天领款，我们工厂在这两天内，恐怕没有十分之一的人罢工，别的工厂确实今上午就没有人作工了。

这次罢工的原因，是总工会要求政府将铁路、矿山种种事业，

由资本家手里，收归国有，号召全国工人，一致罢工，作极大的示威运动，必定要得了一种结果，然后才可望停止。

某工人谓工会对于这次罢工，已准备有十四日救济会，凡罢工工人均可领取必要的生活费，所以这次罢工的日期，至少总在十四日以上。

法国有两个工党，一个叫做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一个叫做工会(Confederation Generale de Ctravail) 这两党的目的，全是在谋工人的利益，想打破现有的阶级制度，造成一个平等的社社。两党目的，虽是大概相同，然而它进行的方法却不同，所以它的名称以及党员、会员也不同。社会党是一个政党，他的方法是要由社会党得了政权，拿国家的权力改革社会的组织，故着手注重选举议员。工会才是一个真正的工党，他说明了不要政权，不争选举，代议方法，就是在组织工会，多收会员，使工人人人都晓得团结，改良他物质同精神的生活。

工会的组织，各地有分会，各省有联合会，一国有总会，现在的干事有力量的为茹吾君(L.You houx)。

工会里面，又分激烈和平两派，那激烈派很表同情于俄国波尔雪微克主义；和平派以为社会改革，不是暴力强迫可以成功的，并且不赞成在这大战过后，民生凋敝的时候，行这革命的事，所以两派常有冲突的时候。听说这次的罢工，纯是激烈派的主动。前日蔡先生汇给我们的七千六百余佛郎，我们现在工厂作工，每月所得，足敷用度，实无需用的必要，放在手边，反容易扯花消了。若说拿这笔钱再进学校去补习法文呢，就我的经验，学校补习，与工厂补习，不过是三与二之比，相差无多，并且我们才开始作工，也不想遽然舍弃。听说伦敦的师友，境况很是窘迫，我们遂决定将这笔钱，转汇去接济他们。五日前接着师友复书，说

我们现在也要作工，不受这笔款，望我们留作将来的学费。

讲到进学校，我们已进天然的社会学校了，若是定要抱取几本讲义，在讲堂上鬼混几点钟，然后为学，那么在中国、日本都很好研究，不必远来法国了。我说这句话，并不是反对人不当进学校，就是我以后也要进学校，是说吾人当求活学活智，不可注重文凭，专读死书。

我又以为一定要作三年工，然后将所积的款，读两年书，这是理想的事。因为钱在手边，容易花消，即令保得住，而各时的生活情形不同，第一年所积的款，以为可够一年学费，到第二年物价增高，恐怕还不够半年；并且这种求学的方法，也太呆板。所以我主张稍积款，只要能支半年用费就读书，用完了又作工，不必拘拘于三年之后。

我们对于这笔款的处置，讨论了许久，竟想出一个很好的法子来。同学熊路青、蔡济宽二人，想到美国勤工俭学，因为困于经济，不能成行。如今这笔款，我们五人分了，各人所得有限，补益很少，若是合起来，就可帮助他两人赴美，岂不是件快事么？我们当即决定，通知他两人。他两人最初只推辞，以为我们现在作工，他怎么好拿取我们的钱去读书，后来我们说明了，不只是帮助你们到美，是望你们在美国替我们立一个勤工俭学的根基，以后我们也有赴美留学机会的。他们听了，方才应允，日内即准备动身。我们今后，只要有一技一能可以谋生，直可以世界为家了。

《少年世界》第一卷第十一期，1920年6月

枫丹白露之中国学生

枫丹白露，距巴黎不过百余里之远，以火车往，仅两小时。其地林木畅茂，广袤数十里，峰峦隐露，风景优美，巴黎人避暑之胜处也。林侧有古帝王之离宫，为路易十三及拿破仑第一前后所建。三次革命以前之帝王，鲜有不度夏于此者，故宫中设置，皆极一时之盛。仅言建筑，雕梁绘栋，藻井垂莲，似较北京清宫，尤为华丽。并有中国博物馆一所，所陈列者，皆庚子年清宫所获之宝物，水晶玉器之属，目为之眩。凡中国之来法者，几无不往游之，故于其间情形，类皆能口道其详。是地既水木明瑟，又系古帝王驻蹕之所，故城市之间，亦颇修整。中有学校，向即有中国学生肄业其间，至去年俭学之风大盛，负笈来法者日众，于是该校遂常有中国学生六、七十人。因校舍既大，距巴黎又甚近，向又有中国学生之足迹，故与中国人之感情，亦甚融洽。

本月(三月)二十一日，校中之中国学生，更特发起游艺会，邀请法人临观，并及于旅法华人。盖一以助春游之佳兴，一以联络两国人士之感情，甚善事也。会所假该城一戏园为之，闻仅去电灯费二百余法郎，其余费用，皆未取偿。当日到会者，法国人士约四、五百人，旅法华人约二百余人。午后二时开会，首由罗君致开会辞毕；遂由潘鼎新、唐元梁、徐炳元、范谦诸君，合奏音乐；次即古国铎、蔡雄、张凤等三十余人，为徒手技击；再次

为陈炎甫、王臣乐二君之滑稽新剧，曹强、吕其昌二君之法语双簧。其时法人士之掌声，已如春雷之动。盖双簧之意，略谓吾人向乐法人天性活泼，并能本其博爱之旨，以遇吾辈，即此邦天时亦寒暖适中，吾人甚乐居此；虽时有猜疑中国学生行为，相率来此生活奇贵之邦，以为吾辈非狂即愚；不知吾辈方趁此剧战之后，亟事观我亲爱友邦，运其巨力，重振破坏，既增吾辈之识力，亦谋所以为助。法宾皆大鼓掌。夫德意志之蹂躏人国，至矣尽矣，幸法有以胜之。今吾国亦方有远东德意志之患，法人亦知之乎？彼日本军阀之夺吾满洲、山东，亦与罗兰、亚尔萨斯之故事曷异，然而法人苦心孤诣，竟得二州之珠还；吾辈深羨法人精神，遂亦知自勉。言毕全堂掌声雷动。闻曹、吕二君，均系勤工俭学学生，来法不过三月，而竟能操此娓娓动人之法语，且能活用于游戏之中，殊为难得；继又范濂诸君奏乐。已略事休息。仍先由潘鼎新、徐炳元诸君，以中国乐器奏梅花三弄；次即由范新顺、范新琼、蔡畅、向警予、李自新、熊淑彬、熊季夫、萧敏、舒之锐诸女士作春铎舞蹈。女士等皆系湖南女子勤工俭学学生，闻皆在蒙达尔尼学校补习法文，今日系由学生会邀请参与者；次即蔡爵雄、梁砥中诸君之器械技击，所弄之枪刀宝剑，皆异常精熟可观；继之即为京调唱戏，盖只坐唱而已；最末，由徐元炳君独奏中乐，凡胡琴、琵琶、洋琴、箫笛种种，历历操之，尤为法人所未闻，称誉之声，四座不绝。会终，遂由法华教育会代表刘厚君演说，略谓现中法人士之感情，日益融洽，此大喜之事；今日吾同学诸君，课余游戏，乃亦承诸君远道惠临，谨代表本会及同学诸人，恭为致谢。时已下午五钟半，遂闭会。法宾皆欢然而散云。（巴黎通信社稿）

《时报》1920年6月3日

留法勤工俭学杂述

留法勤工俭学一事，自去年三月以来，国内青年起而实行之者，已近千人。成绩既佳，则一般失学之士，只要能耐劳苦者，皆可出而吸收世界文化各得一部分之成就，诚为补救扰攘中多数沉闷青年之唯一方法。故本社对于此事，实表无限同情，且时留心其实况，纪之以告国人。

本年来其所创办之事，皆有成绩之可言，惟创始之初，总不免有一番困难而已。故于学生方面，因预备工夫不足，发生障碍；于照料方面，因组织尚未就绪，招待不周，其实皆属意中事，不足引以为口实也。但一留意实行者与照料者之精神，即可知其前途之无量也。

勤工俭学生来法最多时期，无过于去年冬腊及今年正二数月之间。照料之人，一方既须四出觅工，一方又须妥为招待，故最为困难亦无过于此时。但既经实行与照料者，奋斗过去，则双方之人皆已各觉前途，咸为坦道。以记者旁观之测度，亦深信其所持之不虚。盖据耳目所及，实行者已试有成绩，大都胜任愉快，而照料者亦因觅工得法，进行极为顺利。最近一月，介绍入厂之人数，已在二百人以上，殊足乐观也。兹将在法华教育会探得月来入厂人数，及厂地与工作种类，略列于下，并附以入厂学生与记者私人之通函。

入厂日期	厂名	所在地名	入厂人数
三月二十八日	列夫来威铁厂	圣泰田	十七人
三月三十一日	列夫来威铁厂	圣泰田	二十二二人
四月一日	失列得机器厂	汉埠	十人
四月二日	北加西业机械厂	意威里	六人
四月二日	列夫来威铁厂	圣泰田	六人
四月三日	牧畜及种植农工	里莫口	六人
四月六日	列夫来威铁厂	圣泰田	二人
四月六日	梭列汽车厂	遂乃当	五人
四月九日	非耳米里炼钢厂	非耳米里	二十人
四月十三日	非达纸厂	北里俊	七人
四月十三日	威业机械厂	列补恙	一人
四月十三日	圣多威机械厂	圣多威	六人
四月十四日	失列得机械厂	汉埠	二十人
四月十五日	沙马白南铁厂	圣沙孟	二十五人
四月十七日	沙马白南铁厂	圣沙孟	十一人
四月二十日	沙马白南铁厂	圣沙孟	三十一人

以上共计一百九十五人

闻华法教育会代为觅工之向迪璜先生云，列夫来威一厂，曾经交涉，本可以收容三百四十余人，因同学技艺未足，故有若干位置尚不能即就，因只送入五十余人，其他各厂亦尚有缺额。惟去年来法及今年正月来法之学生，皆已介绍完毕。其余预备语言，尚未满三月，法文程度太浅，须俟暑假再为安置也。

列夫来威铁厂某君信云，（前略）此次承向迪璜先生交涉得法，并得张溥泉先生与厂主应酬，厂家非常欢迎，工头待遇亦好。

初去之有技艺者，如杨洵、石琮、傅昌钜、李仲元诸位，每日即十五方；无技艺如弟等，乃当学徒，工资亦十方。居处、饮食均十分满意，同学皆大悦。惟同学中有第一次试验作工者，不免文人习惯，颇惹人笑。但不数日，便已举措得宜，渐习工人之生活矣。

圣沙孟铁厂某君信云，（前略）弟曾住过两铁厂，以今次所换之厂为最优，工厂相待，全未当作工人。住房在二层楼上，床铺设置，以及房屋之整洁，较前补习法文之蒙达尔尼中学为好。饮食系在厂中工人消费社，每顿不过二佛郎半，在巴黎五佛郎亦不能得如此之肥甘。弟等来后不到三日，同学来者已共有六十七人，均是铁工学徒，每日作工八小时，工资十四佛郎，各方面均甚满意。弟等决意在此住一两年，学成一种技艺，为勤工俭学做一点成绩。

《时事新报》1920年7月10日

留法老年学生之自述

徐特立

我是湖南长沙人，姓徐，名特立，今年四十三岁，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识。我到马赛上岸时，向季坚先生问我是他们学生一起的不是，我将护照拿与他看，他看得护照是一个学生，觉得年纪太大了。我在长沙动身时，有人劝我莫来，说是四十几岁的人，还学得甚么。我看向先生问我的话，恐怕也有这种意思。十一月十四日到华侨协社，遇着编《华工杂志》的萧子升先生，萧先生说明日八点钟李石曾先生到协社来对学生演说，你年纪太大，又在湖南当教员一、二十年，于今来法作工，这种精神是很难得的；李先生或者要与你特别谈话，但我想你一定愿意和学生同听李先生演说罢。我听了萧先生的话，觉得他很爱我，但我本是来当学生的，怎么不同年少的学生一般听讲？并且进学校的时候，同班听讲的日子很多，今天怎么要拿出从前在湖南当先生的样子来？到了十五日八点钟，李先生演说完了，单喊我出来，要我说留学的意见；我当时也说了几句话，但是意思还没有尽。隔了两三日，萧子升先生要我自己说到法国求学的意思，登在《华工杂志》上；我素来不会做文章，登在杂志上，岂不见笑？但是我有些意思，不说出来，一般人都说年老者不能求学。并且年老的人，

多年在社会上有些权柄的人，倘若全不求学，社会上受害就不小，所以我不怕人家笑，定要说出我底意思。

我今年四十三岁，不觉得就四十四、四十五，一混六十岁了。到了六十岁，还同四十三岁时一样无学问，这十七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十七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到了六十岁时，来悔现在四十三岁时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我想今年学起，到五十岁还有七年，一天学一字，一年可学三百六十五字，七年可学二千五百五十五字，到五十岁时，岂不是一个通了的人吗？若一天学二字，就四十六岁半可以读通。我纵愚蠢，断没有一天学一字学两字也不能的；我所以决志求学，不怕法语难学，也不怕学校规则太严。

又有一些人要我另外请人教法文，或者比学校要自由些。并且湖南有学生一百人，不久还有人来，华法教育会正要明白湖南情形的人，做湖南学生的事情，何不在外面住，为公为私，两两便当。我听了这段话，很以为然；但是我到法国来，原要学法国学校的规则，好回国用，不住在学校受先生管束，未必学得好；并且我底年纪太大，人家对我有尊敬的意思，不好的习惯，大家都不肯当面说，住在学校中，或者可以慢慢学好。因为这样，我就进了法国木兰省立的公学。同学的均是少年有造的，并且有在湖南时的旧学生，内中有熊信吾君，须喊我做太老师。今日与他同学，岂不是降了两级，又还要向他们学法文，变太老师做学生，不可耻吗？但我想一想，从前没有学问的时候，当了老师同太老师，自高自大，还要得人家的学费，这真是可耻！如今到了法国，法文一字不识，还要自高自大，怕失了旧资格，不更加一层可耻吗？今日只要学生不嫌我老大，肯教我的法文，我就算年老，也是一个进化的老人；五年十年后，我也是一有学问的新人物，到

死的时候，学问还没有老朽，还同有学问的少年讲得来。这时候的畅快，都要从今日耐烦耐苦做起。

萧先生问我将来学甚么，我说我要学农业，暂且进工厂作工。有得闲的日子，并要学法国的家事学，好回去自己谋生活。单学法文，回国当法文教员，还同从前一样靠口舌赚钱，何必几万里到法国呢？我前年在湖南高等师范讲教育，一点钟银圆三元，一日可赚十八元，折成佛郎一日可得百二、三十佛郎；今年在省立第一师范，也有一元一点钟，何必到法国每日八时赚四、五佛郎呢？我今天想起从前所赚的钱，真是冤枉，天天讲空文章，耽搁青年光阴，使一些学生，都要学先生讲空文章，赚大钱；听得作工的劳苦，又没有讲空文章的赚得多，大家都不愿作工；使国家工业不发达，都是我们当教员讲文章的罪过。今日当悔从前的过错，不可再作赚冤枉钱思想。须知世界上第一等人都是作工的人。从前孔夫子赶马车，《上论》里孔夫子有一句话，说是我“执御乎？”御就是赶马车。他底学生樊迟也会赶马车。《上论》上头有“樊迟御”一句话，就是讲樊迟赶马车的事。孔夫子从前也替人家看牛羊，孟夫子的书上有“孔子尝为乘田矣，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两句话，就是说孔夫子看牛羊的事情。《汉书》上头说古时候的人，读书要兼种田，半读书，半种田，三年可以读得一册书，从十五岁起读到三十岁，可以读得五册书。古时候的五经，到三十岁可以读完，《上论》有三十而立一句话，就是三十岁而五经读完了。古时候没有一年一日一季专读书不作工的：日中作工，晚上读书；天晴作工，落雨读书；春夏秋三季作工，冬季读书。只要读了《幼学》的，就晓得这件事。《幼学》不说了学是三余一句话吗？正是晚上是日中的多余的时候，落雨落雪是天晴多余的时候，冬季是春夏秋三季多余的时候。平日都要作工，只有得闲多

余的时候读书。古时皇帝皇后都要作工：神农作田，轩辕做衣，舜皇帝烧窑，嫫祖养蚕，书上都说都是好人。我们当教员的、学生的，能作工，岂不更贵重吗？我所以愿学农工，不愿专学法文。

萧先生要我说我的出身，我不能细说，暂且说个大略。我十九岁就教蒙童馆，到如今教了二十四年书。日中间总是替学生做事，自己读书要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每日只读三点钟的书。平日走路，同晚上睡醒了没有天明的时候就读书。口袋常带一本表解，我的代数、几何、三角都是走路时看表解学的。心理学、伦理学都是选出中间的术语，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中读熟的。

中国的旧书，总是选出要紧的用本子抄，我学《说文》不晓得写篆书，晚上睡不着及走路时用手指在手掌中写来写去。我读《说文》部首五百四十字，一年读完，每日只读二字。我在修业中学教学生学《说文》部首，要他们每日记一字，做两年学完；他们偏要星期六、日同时学六个字，我要他们背写，多半不能写出，正是要一时多学之害。我读书总是以少为主。

我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我在长沙师范学校当教长，收了一个打铁的学生，姓黎名升洲。毕业后在浏阳高等小学校当教员，极能耐苦。又收了一个退伍的兵，姓廖名奕。进学校时，只能够写信，读一年书，就有点明白样子，如今当了小学教员二、三年，在长沙当庶务一年，现我已写信要他到法国来。我还有一个朋友，姓熊名慎德，浏阳县人。他早年考试虽没有进学，也常常取在前头；他教书、种田两项均能做；他三十岁后，因家中吃饭的太多，丢书不教，去学做线香，一家男女大小都能做香，比教书活动得多。我很佩服他本是一个穿长衫教书的先生，改穿短衣学作手艺的香匠，见识比人家高些，故不把念书的看得高，作工的看得低。可惜他现在有了五十多岁，不然，我也要劝他到法国来

一同作工。

我生平把求学交朋友看作两件大事。承萧先生好意，要我说我底出身，我实没有可说的，勉强说了二、三件，很觉得不安，又何能多说呢？（录旅法华工会底《华工杂志》）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0月1日

我之作工感想

培 真

我是本年四月一日由巴黎来此地作工的，地名叫做哈佛柳，(Havfleur)是哈佛(Havre)（法国塞因河口）旁边隔着五基罗米突一个小市镇。工厂叫做史来德工厂(Etablissements Schneider)，是法国一个有名的大工厂。本国设有四大分厂，这是一个，所以也还算大。工人有三千多人，中国学生有五十多个。平常作工每天八点钟，我们的工资虽则多少不等，但总在十四方上下。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动身，经过面包铺，各人买片面包，插在袋里向工厂去。工厂里是七点开工，电铃响了，汽筒叫了，工人就忙着开始工作，一片的机械声、锤声、锉声、铁砧声、铁板声，闹得两耳失了作用，对面说话，彼此不能相闻。我们也自然混在里面，天天硬干着，可是手还在做，脑子不知跑了几千万里路了。到九点多钟，吃了那块面包，当作早饭。到十一点半，电铃汽号又响了，散工了，工人纷纷出门洗手换衣，匆匆忙忙，向饭店里去。我们中国人，却一直跑回家来(旅家)，自己忙忙的弄饭吃。饭刚吃完，就是下午一点钟了，又要立刻动身向工厂去。到了工厂门，电铃汽号又响了，又进去作那混闹的工作，一直到五点钟才出来。我们在这个时候却缓缓的走回来，坐了一坐，才去弄饭

吃。吃了饭，大约有七点多钟了，一天八点钟的工作，又兼着自己弄饭，所以精神格外疲劳。到了这时，才倒着休息休息，但是也不能倒久了，因为还有法文问题没解决，所以又不得不去读读法文。直到十点才睡，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完了，——这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现在已有半年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我们适宜的生活，所以我发生了许多的感想。

人生劳动，到底可以作商品样的发卖否？据一般人说劳动是个人对社会生产应有的任务，所以人人有劳动，个人要满足物质生活的欲望，及维持社会生活平等，所以人人要劳动。是这样说，劳动是不可以当作商品样发卖的，劳动是有真正价值的。我们现在实际每天八点钟工作，此外还带消耗二小时，总共有十点多钟，还有消耗精神及脑力的损失，总共的损失，每天不过得来十四佛郎，到底我们的时间、精神、脑力总算起来，只值得十四佛郎吗？帮着资本家生产，于社会平民没有一点关系，有一部分人还帮造杀人的大炮呢，这种无价值的劳动，我们为什么来干呢，我们真又何苦咧！

人生不单只有物质生活，还要有精神生活。正当的劳动，是物质生活的欲望以外，还要满足精神生活欲望，才算是人生正当生活，才能够维持劳动的价值。我们现在每天消耗十点钟于工作上，到晚上才能看点书，但是精神疲了，又怎么能够仔细去想呢，还没看上一页，眼皮就支持不住的样子了。星期日虽不作工，但是还要洗衣、洗澡、写信，就是要照法人的习惯去外边走走，都没有闲工夫。我不知道我们的精神生活在那里，这样的枯燥无味，这样的呆板过着。唉！人生的价值在那里呵。

讲劳动的人生哲学的说：工作是人的体力与脑力合同的力量所而成的，所以工作要展个人的智慧，不单只用体力，还要用脑

力的。我们这种大工厂，分工分得很细，一座机械，分作几十百件去作，我们所作的工，常是呆呆的不换，依样画葫芦，只管去画，到底不知道作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工作，怎么叫做有意义的工作呢？我们不是提倡工学主义者吗？我们不是实行工学主义者吗？工学主义，是要人人作工，来维持社会生活平等，打破贫富阶级；人人读书，来发达社会的智识平等，打破智识阶级的黑幕。一方面充分的满足物质生活的欲望，一方面又要充分的满足精神生活的欲望，完全人生的正当生活，造成一个完健的社会——工学世界——这种为资本家生产的工作，单只能稍稍满足物质生活欲望的工作，单只用体力的工作，是合于工学主义吗？是我们应当作的吗？

总之，现在这种大组合生产制的工场，是建设在资本家的生产上面的，对于工人方面，完全是一种掠夺的手段。一方面由社会经济制度的不良，生活的困难压迫你去帮他作工；一方面资本家的盘剥手段，使工人毕生的精力，都变作扩充资本家的经济势力的牺牲，这种魔鬼式的掠夺，比杀人、放火、打劫的强盗，还要厉害些呵。

我想，这种不合人生正当生活的工场制，非根本推翻不可，非另创造一种新的适宜的劳动不可。将来的工场制，必定要建设在人生正当的生活上面，根据工人的生理、心理及社会生产额，来创设工场，那或者可以得到差强人意的结果。

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于法国哈佛

按：培真君这篇“作工感想”，请阅者注意，他这是“作工的”感想。这是怎么说，只是“事非经过不知……”乃“作者盖是过来人，故能道之如此”的意思罢了。诸君！年来国内

的文化运动、劳动运动的话，不是闹得很热闹吗？冷眼的看来，几个“读书人”的笔墨运动罢了。他们的诚心不诚心，这未可全称否定，而他们之不是引起真正劳动者浓厚的同情，只因他们是站在机声隆隆，煤烟如墨的工场的旁边，和从来不愿住这不能出风头的农村的外面说话。——做文章的时候，所住的洋房子离工厂、农村还都远得很，——那吗，劳动者的真正痛苦，哪里会知道，不是隔靴搔痒是什么？培真君钻在工厂半年多之后的这篇文章，容有比那些笔墨运动家所说的没有那样好听好看，可是一鎚子一笔，一凿子一字的，我们觉得沉痛一点罢。唉，单只恨那些做了半世工的劳动者，——尤以中国工人为可怜——凿了、鎚了不可计数的，而不会写一笔一字说给大家听，诸君，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原因？诸君，如果想知道这一点，请钻进工场里去罢，去呵，去呵，现在是时候了呵。

《晨报》1920年12月24日

中国留法学界近况

中国留法学生，日来益多，试行于巴黎、里昂市中，学校附近，逐处皆可发现。法国社会情形，甚为复杂，而我国留法者，种类又特多，试于留法学生中，执一人而问之，盖极少能详言各种留学生之详况者，即可见其人数之多，生活情形之相异矣。法国自四月一日以来，叠加新税两次，各种生活必需品皆继长增高，昂贵异常。尤以书籍为最，其对加一倍者至为寻常，中学堂及寻常实业学校所用之书，竟有增加至一倍半者，或两倍者。故虽然一年之差，留学生生活情况已经大变矣。兹据平时调查所得，汇而志之，以响国人。

留法学生，现时每月生活费，由三百佛郎以至八百佛郎，内中八百佛郎者为官费生，五、六百佛郎者为自费生，三四百佛郎则俭学及勤工俭学矣。月支出三百佛郎者，多造官费生之奢华；而月支出八百佛郎者，又谓勤工俭学者不能读书。但据吾人调查，两者俱可能，而两者俱应该。盖实基于各人造诣之不同。其需费最多者，如国立各高等专门学校，为造成理论与实用兼长之学者、工程师及专门家，此种学校入堂颇不易，中国学生至少须在国立中学算学特班毕业，故在预备期以内，所费亦不少（法国国立中学甚贵，每年约三四千佛郎，假期在外）。及考入专门学校以后，多系住校，学费、用费均不能特别减省；而桥梁建筑，及其他工业等类，费钱

尤多，可如图书、仪器、纸张、墨水以及重要工程之参观及学校之旅行等，皆为特有之用费；而学医药等科，年级既多，科目繁重，有时支出亦不让上述之高等专门学校。大致现时此种学校，每年支出至少得七、八千佛郎，此盖非官费不能胜任也。

其次则为造就偏重理论一途者，如大学正式学生之类，此则较为减省。此项学生多不住校，在外赁客栈及人家而居。住店房者，其房钱每月自一百佛郎至二百佛郎，饭钱每月一百五十佛郎至二百五十佛郎，连衣服书籍需用计之，此类学生每月支出，由四百佛郎以至六百佛郎，此种多系自费生，或俭学生。居人家者，较住客店稍贵，五、六百佛郎亦不宽裕。至于学费则甚少，初入学时，每人至多不过缴两百佛郎，以后每年连实验及图书馆费计之，亦不过一百佛郎耳。此类学生，学费最少，但因不能住堂之故，其不善自经理或习惯稍奢者，每每用至五、六百佛郎。

至勤工俭学者（指在求学之时，作工时，生活又自不同），普通多只用三百佛郎上下，其中亦有入大学者，其房费由六十（两人同床）至一百，饭钱由八十至一百佛郎（八十者，二人以上合爨；一百者，一人独爨）。零星衣服自洗，书籍合买共读，平时少出门，少游观，则三百佛郎自足矣。其自炊者，较为困难，因甚费时间，又须经理得法，否则费钱既多，又不合卫生，但用三百佛郎者，非自炊不可。细分之，每人每日一佛郎面包、一佛郎菜、（白菜最多，一佛郎可吃四五顿；猪肉最贱，三佛郎合菜炒之，可吃四、五日；其他正登市之菜蔬，亦均不贵）；一佛郎油酒（火总在店中炊，只能用火酒），杂费一佛郎。若吃面（有鲜面条及干面条两种，以水煮之，与中国者无异）则可省去菜钱。故每月每人自炊，若经理得法，一百佛郎自足。如此计之，每月三百佛郎亦不甚苦。据记者所知，在大学附近为此类生活者，为数至不少也。

除此类外，尚有在中学及中等实业学校肄业者，则有时较此类学生尤俭，因能住堂之故，每月通盘筹算，有两百亦即足，但只能在预备时期，不能长久如此。

此系最近生活情形，前日各客店又涨贵十分之一（如记者所居，已由九十涨至一百佛郎矣），肉亦大涨，该内务部无法，至以大批海鱼代肉，面包同业，亦屡请涨价，将来必不能免（此时已较战前贵三倍，较停战时贵三分之一矣），故一两月后，生活情形，必再增高。此时自费生所恃者汇兑尚高（平均一元合十佛郎左右），若银价一贱，而生活又不回复，则将不支矣。故此时自费生无不致函家中，请早汇一笔大款也。最宜深造，当然系官费，因其绝对不忧生活；其次则自费生；至勤工俭学及俭学者，则时时与生活搏战，耗去精力与时光不少矣（自炊者，每日至少需费去两小时），然能安坐读者，亦每每另有一种生活，使之仍时时在不能读书之状态中，其最甚至莫若赌与嫖，就中赌为尤甚，此为留法学界中最可叹息之事，恐非俟赌友星散之后无法涤除之也。嫖赌以外，尚有年纪甚轻，意气甚高，终日徘徊街头，或痛啖糖果者（巴黎糖果至贵，每每一颗糖果价逾一人一日之面包价，而糖果店又每多引人入胜之品），其趋势亦最为可忧。

以上所言，多以巴黎为准，但外省则较为节省。闻在西南小城或东南小城中，租人家一屋不过六十方，包饭亦不过百七、八十方，其他零用物品亦较巴黎为贱。学工业实业者，实以省为宜，外省之高等专门学校，其内容比之巴黎并不差上下；至文理诸科，则巴黎较宜，因教员皆系第一流人物，而图书、会社便于观摩，医院及博物皆较外省为多且备云。（巴黎通信社十二月五日稿）

法国克鲁佐史来德 工厂之勤工俭学生

曙 光

现在工学这两个字，要算是很普通很流行的一个名词了，一般般有知识的人不消说，就是一般普通人，对于从前那种轻工重读的观念，也都大大的改变了。单就我们在法勤工俭学的讲，因唱者有人，和者踊跃，人数既一天一天的增加，前途也一天一天的发展，我们的思想，脑筋，志趣，因受了那洋潮海水，惊涛骇浪猛烈的涤荡，已觉清洁新鲜了许多。而来到这博爱、平等、自由的法国，耳濡目染，真是无处不促人反省，使人钦羨，令人愉快。但虽是这样，因人数既多，各人心志不同，观感不一，事实上也不免有一言难尽之概。现在已到法的千余勤工俭学同学，大多数对于这事固然是满意，很乐观，但失意的、悲观的，也不能说没有。只因如此，所以满意的、乐观的，对于勤工俭学的主义，自然是称誉，是鼓吹；反之，失意的、悲观的，对于勤工俭学的主义，不免有谤毁，有破坏的了。所以，现在国内对于这边勤工俭学的实在情形，有许多还是观听不明，疑信参半。究竟勤工俭学是怎么一回事？可能不可能？我现在特把这里的确实情形，踏踏实实的一尺十寸写出来。勤工俭学究竟怎么样，大家看了，就可

以明了了。但是要说我们的情形怎样，不可不把我们工厂的大概说一说，因为它与我们勤工俭学生实在有很密切的关系呢，现在简单的说一说罢。

(一) 工厂址及厂名

(甲) 厂址在法国克鲁佐 (Creust 或译克鲁邹)，地居中央，当巴黎里昂往来之大道。交通全赖陆路，没有河流可通船只。

(乙) 厂名史乃德 (Schneider)，即以人名命厂。史氏原来是一帮人打铁的铁匠，因他的技能很好，为人又勤俭，因渐积资财。自己在这地方开一铁铺，没有请帮手，仅带一个徒弟，该着他的运气到了，不到两年，那徒弟的母亲，在这地方发现一铁矿，史氏得了，陡然成为富豪，到现在不过八十多年，为法国第一个大资本家。这个工厂，为法国第一、世界第二 (德之克鲁伯厂第一) 之大工厂。厂之附近，有史乃德的铜像，并塑着他的徒弟和徒弟的母亲。在他的前面，妇人坐着，以左手攀着他的儿子，右手仰伸指着史乃德；徒弟则以右手拿着铁钳，脚穿沙簸 (即木刷的鞋子，上工时用的)，赤裸裸的站在他母亲的胸前，昂头望着史乃德，倒是一宗好美术品呢。工厂到现在已开了八十多年，现在厂主是他的孙，不过三十上下年纪。

(二) 工厂的规模和组织

(甲) 这工厂既算是法国第一、世界第二的大工厂，那规模之宏大，已可想见。不过其工场建筑之巩固高爽，宽宏壮丽，尤以去年开工之新工场为最。全场屋架皆用钢铁造成，即墙壁亦多系钢板，上半节则全装的玻璃，屋顶则玻璃与钢板相间。所以工场内的光线，几乎场内场外没有分别，这大约是工场建筑法之最进步、最新式者。厂中工人，共有三万余，外国工人，除华工三千余人 (本地华工状况见子璋君通信) 外，还有意大利人、西

班牙人、葡萄牙人等。现在工场尚日加扩充，还有分厂七处，分布国内外。如本国之沙仑、哈佛柳、尚宾尼、巴黎，非洲之其布地，我国上海、天津，都有他的分厂。各分厂工人，也都在万人以下千人以上。

(乙) 工厂组织，内容复杂，细目繁多，很不容易探悉。但简单言之，共有铁道、机械、造炮、冶铁、建筑、翻砂、电气各部。我们同学在此厂作工的，除造炮、建筑、冶铁三部外，其余各部，都有我们学的，不过有人之多少不同罢了。

(三) 工厂与我国人的关系

自清庚子八国联军入京，次年曾派李鸿章来法，在这工厂买过大炮一次，即与我国发生关系。自后又在天津开设某厂（刻忘其名），去年又买得上海求新厂。天津、上海有国人在内作工不消说，而法国如此地，如哈佛柳，如尚宾尼，各史乃德工厂，都有中国人在内作工，因是与我国人的关系乃日益密切了。闻李鸿章在这厂买大炮的时候，很留了一个纪念在法人的脑海中，至今还没有忘记，想是什么纪念呢？我国作官的达人一出门，不总是要坐轿吗？李鸿章到这里因为没有轿子坐，就拿一把椅子以四人抬起作轿子用，有汽车、马车都不坐，定要以人抬人才起劲，定要以中国人把人民为牛马、为奴隶的丑态，摆给交*人看，这真有些奇怪哩！

以上是我们所入工厂的大概情形，我们工作的情形和生活状态，现在分条写在下面：

(一) 人数和入工厂的日期

我们来克厂作工的同学，都是在蒙达士和木兰两个学校，读

* 原文如此

三月、四月或八九月法文，今年一月四号出校，由华法教育会介绍，于八号送我们入的这个工厂。原本有同学二十一人，同学罗君益增，作了五个月工，他就回巴黎俭学去了；同时黄君仁浩因有特别情形，也随着罗君到巴黎找了旁的工作；九月张君彰又辞工俭学去了。故现在此的同学，算只有十八人，兹将各人的姓名、籍贯，表列于下：

姓 名	省籍	姓 名	省籍	姓 名	省籍
曾向五	直隶	李 魁	湖南	罗浚叔	湖南
张清河	直隶	周崇高	湖南	汪国燮	湖南
乔丕丞	直隶	唐亚民	湖南	李振民	湖南
徐 鹏	江苏	罗学瓚	湖南	黄 起	湖南
刘范祥	湖北	康清桂	湖南	杨自福	湖南
厉 宽	浙江	钟汉馨	湖南	萧振汉	湖南

(二) 初到工厂情形

我们自一月七号由巴黎动身搭车，八号早即达目的地；下车后，由华法教育会派送我们的向迪璜君进工厂报到，并交涉一切，我们就进咖啡馆吃咖啡点心，工厂随派一人领我们到我们所住房子休息；不一会工厂又把厂中各部的名单开出，随我们认定愿作何种工作，又领我们到管理工人处报到，将各人的流通票(cart d'identite)或护照缴验，又将各人的年龄、籍贯、住址和父母妻子的姓名、年岁、籍贯、住址，保人的姓名都要填写，并所认定的工作注明，填写毕，又领到警察厅作同样的手续，这是我们进工厂头一天的情形。第二天是星期，第三天就起首各往所部作工，都由各部的总工头，分嘱工人，每人率我们二人或三人一处作工；那天上午作半天工，下午又检查我们的身体和到照像处照像，办

流通票，第一天的工作就是这样；而我们所渴望的劳工生活，已尝到滋味了，真是其味无穷。这是我们初到工厂的大概情形。

（三）工作种类

工厂要我们认定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二十一人，只除张君彭一人学翻砂外，认定学电气者有周崇高、罗益增、罗浚叔、罗学瓚、康清桂、厉宽、唐亚民、刘范祥八人，学铁道者有张清河、乔丕丞、徐鹏、黄仁浩、黄起、李振民、萧振汉七人，学机械者有曾向五、李颺、钟汉馨、汪国燮、杨自福五人，惟后来徐君鹏由铁路换学翻砂，罗君益增由电气换学机械。学铁道、机器、翻砂者，都有一定的地点和位置，只有学电气者，既没有一定的地点，也没有一定的地点，常常绕着工厂各部，安设电气发动机、电线、电灯等工作，作这种工，很可以得调查、考察和得窥工厂全貌之益。

（四）工作经过

我们初到工厂，厂中以为我们都是具有工业技能和工业知识的，就把我们作正式工人看待，分派到大工场作工。不料我们都是些“东郭先生”，仅仅能够滥竽充数。我们学铁路的，作到第三天，总工头见我们的技能实在不行，于是对我们说：“这边的工夫太重，恐怕你们拿不起，我很愿意你们到学徒部学几个月，再来此工作。”我们知道自己的本事太不行，都欣然应从。他就派一女子，拿一封信，领我们到学徒部工场去。学徒部的工长也对着我们说：“你们到这里学习几个月很好，但愿意你们都发奋学，你们早学好一天，就早升一天的工人，因为你们不能和法国学徒一样，他们要三年才能够升工人……”到第四天，在机械部的五位也来了，于是我们学铁道和机械的，由学生而工人，由工人而学徒，可谓连升三级呢。（这种阶级的观念本不应该有，不过我在学校习法文

的时候，听说我们勤工俭学的同学，有在工厂作工，作工不苦降格苦感想，故戏及之，读者幸勿误会。)但是我们为个人自己的技能计，都很愿从基本学起，所以没有一个不满意的，都是很高兴的学，现在我们当学徒的，在八月间都已升了工人。同学张、曾二君体力较强，又非常奋斗，他们两人还早升两月。果然是早学好一天，早升一天工人。当我们初到学徒部的时候，一百多个法国学徒，都争先恐后跑着来看，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围着我们的笑，喊的喊，问的问，真是应接不暇，他们那种活泼泼地的精神，倒是可爱可羡呢。

(五) 工作状况

我们工作，除学电气的，随着工头的指挥，平平坦坦的作去外，学铁道、机械的，初学由工头各给一五六英吋高，二三吋宽的四方铁，锉成平直正方形，由正方形将四角凿去，又锉成正方，再由正方而六方，而圆形，而八方，把那一块铁左做右做，足足做了一个月，完工还是归了我们自己。这完全是练习工夫，就是所谓基本工夫。所以初学起头一月，工厂不独不能得我们的益处，还要送我们一块铁，和每日几个佛郎的饭费；就是二三月以后，每作一件东西，如角尺、扭钳、水平尺之类，每件必作一个星期以上，若是卖起来，价值不过十数佛郎，所收学徒完全是工厂贴本的生意，非有关系和一定的期限，多不愿收受。(按：近来觅工颇感困难的原因，这是一宗最大的，非过来人不得知也。)我们初学起头十日半月之间，锉铁则手起泡，打锤则时伤手，破皮流血，这都是初学不能免的步骤；惟有打锤子的时候，两只眼睛小心睁着凿柄，总怕打在上手，但这事很奇怪，越害怕他越要落在手上，若放心大胆的打，反而不至时时打手。工头见我们的手，或大指，或手背没有一个不有几个大泡，他看了把眼睛一瞪，嘴一歪，手

一摆，身子几摇，哈哈大笑的说道，Bon Bien Bon!! (好! 很好!!) 这是我们初作工的状况。但现在要算是习惯成自然了，手既不起泡，打锤子的时候，就是眼不睁着，也自然而然的得心应手，不往手上落了。

(六) 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欧美各国的工厂，普通都是每日八点钟，这都是大家知道的。不过上工时间，因工厂节省煤炭使用机器的原故，无论昼夜、星期日，都是有人作工的；所以工作时间不能一致，有上午四点半或六点半及十一点上工的，有下午六点半或八点半上工的。(我想中国的各工厂的资本家们，何不照这样轮换，每天三班作工？定要每人做到十二三四点以上，这是甚么良心啊!)但普通以上午六点半上工为主，我们都是六点半上工，十一点下工；吃饭休息共两点钟；下午一时又上工，四点半下工。每天上午作工四点半，下午三点半，每天凑足都作了八点钟的工。

(七) 工资

讲到工资这个问题，与我们勤工俭学生，是一个很密切、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勤工俭学生，将来造就的深浅优劣，差不多要为其所左右。大半我们实行勤工俭学的注重这个问题不消说，就是一般提倡勤工俭学者和有志勤工俭学者，对这个问题也都是很留心的，现在把我们二十一人工资写出来，供大家的参考。

我们作工的工作既不同，又有师傅和学徒之别，所以所得的工资也是不一致。我们学电气的，起头两月是十二佛郎一天，两月后加到十四佛郎一天，现在还是这样，不过另外每月还有几十佛郎以至百佛郎的红利(Beuedfice)，惟时多时少，前后不限定一致。只有做学徒的，起头两月每天仅仅只有五佛郎的生活费，工资一说，可谓没有这件事；不过两月后也加上十佛郎一天，当加

我的工资的那一天，会计私对我们说，要我们莫使法国学徒知道了我们十佛郎一天，因为法国学徒作三年，至多也不过十佛郎，并且还要在二年以后，我们刚作两月，就加到十佛郎，恐怕他们知道了生忌刻，怀不平。由这一点看来，工厂对于我们，不独没有甚么歧视，似乎还含一分优待的意思呢。但法国学徒不久还是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忌刻和不平的观念，以博爱为立国精神的国民，这些地方到底要看得松些哪。现在我们既升了工人，工资也自然升了，每天是十五佛郎，每月的红利也和作电工的差不多，这是我们工资的大概。照我们十四、五佛郎一天，每月二十六日计算（除去四天星期），每月的收入约四五百佛郎之谱，除伙食零用，约可余三百佛郎，至少总可以储二百五十佛郎。若技能日进，工资日加，那将来每月就是净储四五百佛郎，也是可能的事。照这样看来，勤工俭学究竟可能不可能，想大家都已了然，无须多说了。只是我们的俗话，“有这么大的入孔，便有这么大的出孔”，“取精多，用物宏”，关于这一点，那就不得不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八）衣、食、住

（甲）衣。我们平日所着的衣服，虽是货有好歹，价有高低，但清洁整齐这四个字，都是我们所必要注意的。我们除作工的时候，换着工衣外，只要出工厂，就要换着普通衣服，这不独我们是这样，法国普通一般的工人，都是如此。所以法国的工人和其他各界的人，形式装扮，都差不多，并没有什么显然的区别，并不似我们中国的绅士派和劳动者有天渊的界限。工厂规则，每到上工的时候，必先十分钟放一次汽号，为预备号，就是为工人换工衣、着木鞋的时间；放第二次汽号，就起首作工。所以工人进工厂，第二次汽号前五分钟必须到厂，才有换衣着“沙波”（工鞋）的时间；若是到迟了，就不准着普通的衣服挂作工的牌子，没有

挂到牌子，那么这一天就是作工也没有钱；因为记工的人，只点牌子不点人，牌子未挂，就是人没有来。工衣，普通都是蓝色，恰如我国的农夫所着的土蓝布衣，每套价目二十余佛郎以至三十余佛郎；我们所着的工衣，大半都是这样，不过我们同学中都带有青色或灰色学生制服的，平日不便穿，作工衣也很好。我们衣服的洗濯，大都是包给洗衣的妇人，每星期接送一次，每月十四佛郎，不点件数，衣服或破绽，或脱了扣子，都由她添补。

(乙) 食。法人普通不正式早餐，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早晨只吃咖啡调牛奶一碗，寸厚掌大面包一块，现在也还是仿照那个办法，不过面包稍为要吃多一点。中、晚两餐，当初来作工时，都是在工人饭店吃，饭店是工厂特为在他工厂作工的工人设的，较之普通饭店，要特别便宜；价有两种，一种是一方七十五生丁，一种是一方四十生丁，其实饭都是面包，菜也都是一样，不过就是价廉的在大厅，稍贵的在旁周的小厅，有个女子登菜换碟照料罢了。我们都是吃的贵一点的，每餐所吃的荤菜，总不出牛肉、牛肚、香肠、蔬菜、马铃薯、红白萝卜、豆子等几种菜，周而复始。进饭店吃饭，先要在饭店的售票处买所吃价钱之票，然后入饭厅，照料的女子收了票，见票发货。饭店吃饭，虽很爽利自在，但不到一月，因我们当学徒的，工资太少，每天五个佛郎，吃去三个半方的饭，半方的牛奶咖啡，足足要四方的生活费；还要洗衣、洗澡、理发、发信，一些的零用，无论如何节省，每月一百五十方，不能少只能多，那我们真正的是做得工来没饭吃了。虽工厂的五方，本只算是生活费，但担瓦填屋场，也未免太不经济，并且不知五方一天，给到何时为止？哪一天才有工资给？所以我们又不得不想法子把生活费减低一点，法子就只有自己弄饭，不去饭店吃。凡事只要有人提倡，不怕没人响应，于是自炊的，就一天一

天的增加，去饭店的一天一天减少，给女子的酒钱也自然减少，照料的女子很不高兴，就全体没有去了。

于是我们二十一人，分为几组，或一人一组，或三人一组，爱爽利的一人一组，也不寂寞。自己弄虽买面包不煮饭，省却一半的手续和时间，但是菜是无论如何要弄的。起初都是买的酒精炉烧酒精，后来要求工厂为我们预备一间厨房，厂中也好，不久就为预备了，并为安设自来火煤气炉子五个，也不另外算钱，桌凳俱全，于是我们又较节省便利一些了。据我所观察，每天至多不过两个半佛郎便足，少的个半佛郎也可以饱。自己弄虽是节省多了，但于时间到底有些不合算；并且组数既多，火炉有限，每逢中午这一餐，不免有些捷足先登之妙，争先恐后的情形，大都是不能免的；但我们以为这都是人情之常，似不足怪，既没有人说不好，也没有人去讨论解决的方法，不知不觉的就是这样过去了。这种生活，足足过了一个月之谱。同学罗君益增觉得我们这种生活，总有些不自在，他于是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略说“我们现在既同居共室住在一块，作工读书和其他一切的事，都渐渐归一致成团体的进行，为什么只有吃饭这个问题，就各管各，不团体的进行，不归一致呢？我们现在的的生活，虽略有点高低不同，但还都相差不多，比较在饭店，总要便宜一点；并且我们所吃的菜，也大都不出市上那些种类，既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嫌恶，就是将就一点，也不算什么事，为什么大家不合为一组呢？照我们这种办法，于金钱虽算节省了一点，但于时间上，未免有些不经济罢。若是合成一组，我相信两方面都要节省，金钱时间都为经济了，岂不好么？”大家经他这么一说，也正是各人心坎上的话，很有几分是处，遂众口一辞赞成这个提议。于是，我们的生活法，又进了一步，由一二人一组的小组

织，联合起来，做二十一人的大组织；由二十一人每日轮流三人服务烹调炊爨，七日一轮换，恰好每星期每人服务一次；公推一会计，经理出纳饭费，每月两次（初一、十五），发工资的期，便是我们缴饭费的期。自从这样大组织起，至今已实行了七八个月，我们只觉得什么都便利，真是经济时间两经济。不过自罗、黄两君去后，又改作每天两人服务，于是轮流得越慢，时间更加经济，便是每间九天，才弄饭弄菜一天，比较在饭店全不自炊时还要便利，省得几路跑腿呢。

（丙）住。我们所住的房子是工厂的，二十一人住的一间大房，所有被盖、桌椅、电灯，都是工厂设备的。每人毡毯、白单被各二，草褥、软褥各一，每人一大排柜，可藏衣服、书籍、用具而有余；房中共有方桌四，长条桌三、条凳六，椅子二十一，电灯九，火炉二；每人床前还有四五尺长、二三尺宽的红棕花地毯一块，这在西洋虽不算什么事，但以我们中国的眼光看起来，要算是很客气的了。房子每日由工厂派一葡萄牙人，为我们洒扫一次，冬天煤炭也由他预备，白单、被褥每月由另一葡人换洗一次。据有些同学说，我们所住的房子，北京大学的寄宿舍是比不上的。北大寄宿舍是怎样我不知道，但我住湖南第一师范的寝室，确实是比不上；不说别的，单说我们睡的床铺，这一尺多厚的草褥和软褥，还有那一寸厚的草垫，往下便是木板，睡时那样硬得好呢。（不过房子前面一块空坪，堆积土屑垃圾，颇不清洁，及两边相隔不远，各成一栋，住的葡萄牙人，脏得很，——比我们华工有时还甚罢了。又因睡铺前多爪虱，工厂便命人将四壁糊上石灰，所以更见得洁白了。）

（九）工余求学

勤工俭学四个字，照普通一般的解释，大都是以勤工为手

段，以俭学为目的，所以有先工后学、先学后工、半工半学一些的方法，俨然把工和学分为两截。这样解释的妥善不妥善，真谛不真谛，暂都可以不管，但作工的时代也许可以学不呢？有时间没有呢？这倒是一个很有研究的价值的问题，我想也是一般有志者所急欲明了的一个问题，现在把我们工余求学的情形，大略写一写。

我们每日二十四小时，除作工八小时，睡眠又八小时外，其余八小时的分配，大约吃饭一小时半，往返工厂走路一小时，穿着梳洗一小时，或谈话游息一小时，总去了四点半钟，剩余的三点半钟，就是求学的时间，无论如何，每日三点钟的学，总可以求得。据我的见解，这学字范围很包得广，不一定要埋头伏案，死睡着几本书本子，才算是学，譬如我们在学徒部的时候，那简直完全是学；就是现充了工人，每日看着机器之使用，机器之构成，物品之制造，工场之布置，并且各人的技能越做越精，知识日见日广，又何尝不是学呢？照此说来，那我们说工即是学，学即是工，作工的时代，即求学的时代，亦无不可。若是定要在某学校毕业，某专门某大学出来，得了博士、硕士的头衔，“十年窗下一举成名”才算是求学，才算是求了学，那未免把学字范围看得太狭小了。“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先生这话，很有几分至理在里面呢。

我们的工余求学，大都以法文为主，起初两月，都由各人随意自修，后来共请一位教员（法人），每日下工后教一点钟，每人每月学费十佛郎。教员很是一位博学先生，能通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三国的语言，在此就是当这三国工人的翻译。但因他太博学了，所以任重事多，请他教我们的法文，虽是讲定一日一小时，他乃每不能按时上课，每礼拜六点钟常来不过三四点，有

时一点都不能上，这种有名无实的招牌，于我们学法文的要求，未免大失所望。但他既是工厂的翻译，又我们的事他也时常照料，如由邮局送来的信件书报，多半是他为我们送到房子来，还和工厂有什么交涉，也可以请他。有这么些关系，所以不好就此辞退他，说一声不要他教。只好还是各人自修，好似没有请他一样，不过每月共送他两百方作人情罢了。这固是我们的运气不好，急不暇择，起头没有审慎；但他的运气也不大亨通，不过三个月他又病了，大病特病，足足病了一个多月，等他病好了，同学罗、黄两君已去了巴黎，并且天气渐热，有些同学在外另租有房子，我们遂借题发挥，说仍候过了热天，等我们同学搬回了再请他。可是热天过了，同学也搬回了，我们既没有去请他，他也不便质问，大约就是这样脱了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就是不请教员不学法文，现在我们学电气的七位，已请了一位教电学的法人，每星期教三小时，每月每人三十佛郎学费，只有我们学机械和铁路的，也想请一位教机械的还没有请就，大约不久可以实现。恰好现在有一位浙江人、官费学生、学冶铁的赵志游君，于本月来我们工厂实习，极愿和我们接近，感情很好，并愿意教我们的法文及各科学，也是每日一小时，法文和科学各半。赵君留法已七年，为人殷勤诚恳，不骄奢，无习气，学识都好，求之官费生中实不可多得。他在这里实习，不独和我们联络，对于此地的华工，他也很尽力的帮助他们，就这点看来，他的志趣和思想，也就可见一般了。这就是我们工余求学的情形。

(十) 我们对于作工一般的感想

现在劳动神圣的呼声，一天高似一天，我们勤工俭学生对于作工的观念，象那种“作工不苦降格苦”的感想，自然而然的被这种呼声吓退了。不过我们对于作工的本身，是认为正当的，还是

认为不得已的？是愿意的，还是勉强的呢？据我看，有些同学原来本只俭学不働工的，后来因为要尝尝劳动神圣的滋味，或为提倡劳动主义，也作起工来（如罗君益增就是一个实例），这不消说，自然是愿意的。其余对于作工，有不有彻底的了解，我固不敢断定，但愿意二字，我相信我们这里的同学都是愿意的。同学黄君仁浩尝对我说：“我们现在这种劳逸平均有规有律的生活，真是幸福，在国内恐怕万难找到。”这种感想，不独是愿意的表现，而对于作工的那种快感和兴味，所说是“溢于言外”了。我对于黄君所说的话，不觉更发生一种感想，黄君他说这种生活，在国内万难找到，但我觉得这种生活，在国内固是不易找，我想也决不会去找，许多的中学、专门、大学生，不是在政界钻营，就是过高等游民的生活去了，即如黄君，他就在广东的参议院当了秘书，不有觉悟，那里会跑到那陈腐的社会心理所视为下贱的劳动界去呢？

上面所写的，就是在克鲁佐作工的勤工俭学的大概情形，这虽是一部分的，不能概括全体，但我相信也可以代表大半。读者若以我写的这些情形认勤工俭学为可能，那么有志勤工俭学的，“盍兴乎来”。（十月二十五日）

工学世界社按：克鲁佐那边的勤工俭学的同学，都很振作奋发，观曙光君本篇所述，质实详明，工作均系有技艺之工作，而共同生活的各种组织，又增进许多的利益，尤可为大家取法的事。衣、食、住一项，曙光君尤详言之，也是这个意思罢。至于说工余求学的情形及作工的感想，我们可以相信的，是勤工俭学于现在社会状态之下，也非绝对不可能之事。什么事都要作比较观，在国内不能找到，不会去找这种生活，这几句话，我们更当注意呀。这又是曙光君所说的满

意的乐观的所述，想阅者也很愿意与各种消息参看的，故亟乐为发表之于此。

本社同人以为人人要作工，人人要求学，这两句话是没有可以反对的理由的，因此认定勤工俭学之应该实行，应该提倡，只是目下多数人对此尚不无怀疑——即不了解，或了解而不能实行，或实行而多数失望，此中的原因复杂，不能用一两句话可以解释明白。简单说来，自身一面的问题——为无劳动习惯及无工艺根底事——固然不少，而社会方面——现在经济制度、资本家工厂制度等——的问题，诚令人感触得深。同人等由国内迫于“中国社会的问题”，来欧洲勤工俭学；来法后，又不免迫于“欧洲社会问题”，而感觉实行工学方法之应急切研究，因而知道现在去“工学世界”之日尚远，此同人工学之余的感想，愿举出以与国内外有志青年大家商榷的。但是极端压迫之下，每每发出很伟大的精神；个人修养没有能自信的时代，敌国外患、劳俄空乏种种困厄，正是很好的资料；时时采用着这种种的资料，个人的修养乃愈加丰富，此又同人于今日实行工学之余一种反动的愉悦，可以为大家告慰的。若于实行之中插一种组织的方法进去，尤其有改头换目之效（如克鲁佐勤工俭学状况是）。惟同人更有一番感想，我们虽说是来欧苦学吗，但我们的幸运，在中国社会中，我们实成了特殊阶级，换句话说，我们“食民之脂吸民之膏”，已经这样多历年所，除非甘心永做社会的寄生虫，再去发明一篇“劳心劳力治人养人”更好的文章来便罢，不然，便总得预备着自己换取面包的本领才好。其有仍多数的寄生虫，使社会成半身不遂之症的，我们应该想法子为根本的铲除，便说欧洲工厂制度，虽比较中国已好多了（头一层一周四

十八时制没有不实行的了),然揆之正当生产分配诸原则,相去尚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因以比较的说法,觉得在欧工学比在华较为便利,亦以比较的说法,觉得东方工人之可怜。真当刻不容缓的想方法呵,这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大不可给它忽略看过了。但是若据此以訾议勤工俭学之不行及破坏工学主义,则同人只好预先向他声明一句道:“请先生明白他的背象才好。”再则,请注意本社屡次声明的,莫据一说,以概全体,那更好据了。

选自《留法勤工俭学实验谈》,《晨报》

1920年12月25,28—31日,

1921年1月5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底一封信

陈泽孚

(上略)

人家都说勤工是不可能的，我们居然实行勤工了；我们每天上了两点钟夜课，虽获益无多，亦可算工读并行了。我们得着工资，除房金、吃饭、零用节省用去外，每人按月至少有二百法郎可剩。从现在算起，一直做到明年暑假后，倘无变故发生，每人可积二千余法郎。有此数目做基本金，足足可在一个农业实习学校毕业。在校的时期，每年可在暑假期内，出来做三个月的工；得来工资，用补学费底不足。如此，则勤工俭学底基础，方算固定，以后再向真理方面去研究；一面工读，一面做事，方可达到勤工俭学底目的及效果。此等农业学校，在法国甚多，系私立性质。彼等底学生，是半日做工，半日读书；耕作所得，归诸校用；所以学费甚廉：每年连宿膳费在内，只要八百或一千法郎。学校底创办人，反有因此获厚利的。我同玉文所欲学的，与在上海预定的又不同了；因为我们觉得在工业方面做工，不及农业方面底自由和天趣，且易于实行些。玉文想学的是牧畜；我想学的是园艺或森林。除此以外，如社会学及关于美术、音乐和图画，有机会也想去研究一些。因为我此刻觉着这些学问，似乎是人生不可缺的。这是我和玉文前途所悬的目标了。

我近同玉文说起：“中国底学校是奴隶教练所；外国底工场是奴隶出产地。”（世界各国，恐都是如此。）因为我们觉得工场中的生活太没趣味，是奴性的，被压迫的。我们所经过的工厂，见着许多工人畏工头同虎狼一样。他们底做工，多是为瞒着工头或厂主底目光起见，不是出于真情实意的；所以工头一不在时，便同耗子一样，任意闲散着。这种现象，据老于作工的说：“到处都是如此的。”你想想看：号称自由平等的先导国，而其工厂中尚复阶级重重：大工头怕厂主，小工头怕大工头，工人又怕小工头；因此工人见小工头来怎样做，大工头来怎样做，厂主来又怎样做，他们底做工，是不是被迫而后动？此种现象，实按起来，都是经济制度在那里作祟：资本家借经济底能力，利用工头来压迫工人；工人受经济底支配，不得不受工头底压迫；所以一般工人对着工头，非惧怕即谄媚。谄媚的方法，最易见着的，就是当工头巡察时，拚命做工，或极意拍马，或以烟和酒相酬酢。这些工头，说也真怪，受着这些迷，便同驴子上了草料一般，埋头戢耳地被他们制胜了；间有出规的事体发生，工头亦故作无睹了。此种情形，在法国工场里已成了风气；间有强项和直道而行的，不但不见容于工场，而且见笑于同侪了。我自觉做工还出力，却有一个和我同做的华工，见着厂主或工头来时，总要故意催促我快些做，我当时告诉他说：“他们是人，我们亦是人；我们做我们底工，只要照自己底能力做，不故意偷惰便好了，何必如此呢？”他听了，不但不加注意，反说我不懂情理。他所以如此，岂不是风气使然？

现在主张优待工人的，无非是减少劳动时间和增加工价二项；我觉得这两项实非根本上的解决。因为工人底人格不改良，多钱多浪费，结果却伤了身体；时间减少，则工场底管束愈严，工人底苦痛愈甚。一般工人在工场中底消遣品，不是烟，定是酒；因

为有这两样，苦痛可以稍减几分；他们时常说：“多酒多力”。做一回工，饮一回酒，表面好象很豪放，实则借酒浇块垒罢了！且增加工资，则物价亦涨，受损失的，还是平民！

闻上海有一部分抱社会主义的，变了态度，怕起平民专制来了；他倘自己去做一个月工，便不会说这样“倒行逆施”和“违背良心”的话了。试问，要提高工人底人格，除了全般解决，使人人都去做工，还有什么方法？人人都做平民，谁还受着平民政制专制？

法国是世界社会党底大本营，鼓吹和提倡社会主义的报纸和单行小本，仅巴黎一城，已不下数十种。我们因为法文的程度太浅，一时成了盲目；每一出门，见车站和街旁，伫立着或缓行着在那里看报的法国人，心里辄觉非常羡慕。

我国人在法国的，合工人学生计算起来，现在只有二万余人了。从前从我国北方招来的工人，多属无赖；他们来到法国，恰把中国人底名誉弄糟；现在“支那人”已在法人鄙夷之列。例如，他们看见一衣服褴褛的中国人，则指为中国人；看见一衣服整齐的中国人，则呼为日本人。此种不关痛痒的评判，已令我辈闻之难堪；何况现在勤工俭学学生，尚受其他的打击？宜乎一般乘兴而来的学生，多废然思返了。但我们应该想到：无论做何项事情，断无如理想或预期的那样便利；起初或中间，定要经过许多波折。何况勤工俭学一事，所悬的目的既若是其远且大；进行又明知道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应当有坚毅不拔，耐劳耐苦的决心，才能向这道路上奔赴。可怜现在这问题，已落到风雨晦冥的时候；不但受着外界的攻击，而且内部亦呈分裂和停顿的现象。所以然的缘故，学生与办事人，均当分任其责，这是无可讳言的。

学生底过处：在少数不了解勤工俭学真义的，不能切实忍耐去做工，专向办事人方面攻击、捣乱；或想得到一较易的方法来俭

学；所谋不遂，便颓然思返；或有因此怨己尤人的，那居旁静伺的宗教家，遂乘间而入，施其牢宠手段；于是一般轻举妄动的青年，着了他们底迷，遂同教育会更大相水火了！勤工界底名誉，日坏一日；找工底门路，亦日狭一日；传到国内去的消息，更不用说是日恶一日了！

办事人底过处：在不能赤诚相见，无劝导诱掖的态度；这是他们最大的缺点，其他可不说了。

现在学生在法国觅工底困难，好比登天。不要说可以学些技艺的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粗工——工资每天约十八法郎以上——已经是不容易得到。现在住在教育会及住在学校里想工作的人，不下一二百；这种现象，不但学生为难，办事人亦觉束手；其原因不外以下数则：

(一)法国近来各工场，虽稍稍恢复原状，但其本国人之失业者很多，葡、比各国人之来法就工者尤众，遂无我辈学生容足之地。

(二)有几多工场，因从前学生失了信用，找工底门路，遂愈加狭窄。

(三)学生多无技艺，又不谙工场习惯之语；既多隔膜，力气又不及工人；奴性较少的学生，脾气又未脱光，随处不得工头及厂主底欢心。华工所以能见容于资本家，就是与学生相反底缘故。

现在高鲁先生受蔡、李诸先生底委托，来法兼整顿华法教育会，原有的办事主任刘厚已辞，另由齐云卿等三人组织。但我们并不专望于办事人，惟有我行我是，作一个鸡鸣不已，待过了这些阴愁惨淡时光再看罢！你如有暇，请时常赐我们一些清凉药，慰慰我们工作底疲倦！（下略）

尚宾尼史来德工厂及在厂 中国勤工俭学生之实况

任 理

工厂略说

尚宾尼，在巴黎东南，相距约八十个启罗米突，滨塞因河，(Le Seine)故地名实为“Champagne-Sur-Seine)，以产酒著，我们所称之香槟酒即产于此。工厂临河建设，面积约一方里，规模颇大，专制各种取电机械。(dynomo)自电气发明以来，西欧各国工厂渐渐变换新式，利用电力。法国战后，时有缺煤之虞，各工厂的发动媒介，用电力的更多，因为用电需煤较少，且便利极多。所以近来工厂用的取电机械，城市用的发电机械，差不多都是仰给于这个工厂。

此厂在一九零九年时，原自置锅炉以资发电，近来更把发电地，移到距厂十六启罗米突的Motereau地方，用电之便利于此可见一般。

厂中共有工人二千多名，其中女工约四百名，西班牙人约二百名，葡萄牙人约三十名，比利时人十余名，中国人十一名，其余都是法国男工。八年前曾有日本工人三十名，在此作工云。

厂中设有艺徒学校及艺徒实习班。艺徒学校的程度，约与我

国高等小学校相等，每逢星期四入厂实习，毕业后入艺徒实习班，实习一年或二年，即充正式工人。

厂内工人的组织，有体育团、音乐团。体育团由厂中备有一个很大的体育场，蹴球、跳高、跳远等器械俱备，最喜与各处学校竞球。春秋两季，每逢休息日，必有一次的比赛，以巴黎之远，也不厌其苦，今年七月曾举行一个很大的运动会。音乐团，一月至少必有一次的集合，厂前有坪地，就是他们的会场，集合时总是在晚间，乐声一起，观者环集。体育及音乐两团，法人曾邀我们加入，同学陈君加入体育团，对于蹴球很受法人称许。

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实况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由华法教育会介绍来厂的学友刘文清、邓祖禹、俞伦哲（湘）、陈复燃（粤）四君。他们均系去年来法，陈君曾在上海震旦学校毕业，会法语。他们都少工作上的技能，所以到厂后，都入艺徒班学习金工。陈君入厂一月余，即改学电机上的工作，他想入电机学校肄业，于今年底出厂，现尚在此间预备。

一九二〇年一月，由华法教育会介绍来厂的学友——李友三、欧阳淑、任理三人。李君于一九一四年到法，曾在某校补习法文一年，后充华工翻译几年，他与任理同入艺徒班学金工，欧阳君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学过木工，所以就在厂学模样。

一九二〇年七月，由某工厂介绍来厂的学友——韩维法、韩锡元二君。二君曾于一九一七年同华工来法，曾在国内某校习法文二年，到法即充华工翻译，得某工厂法人的介绍，在此厂学习装理电灯及各项电气上的工作。

一九二〇年九月，自行考入的学友——张昆弟、熊世麟两君。张君是去年来法的，曾在 Dankergue 铁厂作工，前月来此时，有

证书及工技，故被取，现在此作一种修理机械的工作。熊君曾在北京长辛店法文班毕业，是今年六月到法国的，在芳丹白露 Fontainebleau 中学补习法文。芳地有拿破伦行宫，距山地仅十启罗米突，熊君于八月间离校来此。张君入厂后，熊君依张君的手续，到厂觅工，厂主见他技能，且稍能法语，许其入厂。现在作一种铁工上的工作。

工作及工资——由华法教育会介绍来的学友，多系无技能的，就是在国内工校学过几年的，也不精熟，所以都只能入艺徒班。这种艺徒班的性质，完全是为社会上尽义务的，大抵各工厂都有这项的办法。我们初来时，每日工资十一方，二月后增至十二方二十五生丁，比起法国的学徒便高多了。过了几月，我们觉得对于工作上略有把握，便向厂主要求变换工作，六月间学金工的同学，一律对换工作位子。刘文清君作装理电机及安置电线等工作，李友三君作装理机械的工作，俞伦哲、邓祖禹、任理三君作修理机械的工作。每日工资十四方，熊、张二君是正式考入的，每日工资十五方二十五生丁。我们近来又与厂主交涉，再换工作，稍扩工作的知识，他已允诺，想不久对于工作上又有一番更动。

生活——先来的同学，原是住在工厂的房子，每房容二人；打扫及整理事，另有法人照料，每月经出费六方。后来我们觉得聚居一处，对于言语文字上，无若何的进步，便陆续在外面佃居房子，每月房租二十五方至四十方。饮食一事，有在厂食的，每日约费四方；有自炊的，每日约费三方。记者同住五人，每日轮流一人任炊事，余四人遂得有许多时间了，这是组织的有益处。

消耗及储金——每月除去住食及一切零用，可储二百方。

工余求学——每日作工八时外，至少可读书三时多至四时。我们求学的障碍，第一就是语言、文字不懂，所以首先不能不从

法文上下手，同学中或一人或二、三人，都找得有法人教授，每日下工后学一点钟，学费不一，大概每人每小时一佛郎。教员多是女子，有即系工厂书记者，有平居未作工者，大概女教员取费较廉于男教员，而女子又较耐烦细心些。法文已稍好者，兼看数学或机械学等科学书。也有善英文者，兼看英文出版物。每日作工之后，对于求学的欲望，已如大旱之望云雨，故于时间极为重视；而学时的娱乐，也极感深永。这种有规律、有条理的生活，未始不是勤工俭学的一种快意处。

九、十一、三十，记于法国尚宾尼

《晨报》1921年1月12日

我在拉夫列工厂的札记

曙 峰

我在拉夫列工厂时，对于工厂的内容、组织和布置，及各种情形，本来极其欢喜注意，不过以语言文学不甚通，不能称我所欲而去调查。并且每天出入工厂，开关厂门有一定的时间，除在内作工以外，决不能有稍长的时间在内停留，有时有些地方的规条及招贴，我都想把它抄下来，总没有得到机会，颇引以为憾。所以，我现在只能以耳目所见所闻的和亲自所经过的，详细把它写做我平常的日记。但是东写西写，分不出我的头绪。曾有友人对我说，你这类的日记，是一种很好的材料，应该把它综合起来，层层次次说清，作为我们勤工俭学中间的一种报告。我也知道这是应该的。但是我在拉夫列工厂时，为着那种工作不合我的志愿，天天想换工厂，总没有机会，心里也就复杂，总没有得到一个很爽快的时候。现在我已在了里昂作工，工作颇为如愿。荣熙兄曾来信，要我把在了里昂作工的情形，和为什么要换工厂的原故，详细说出来，付交“工学世界社的通信社”。子瞻兄也曾来一封公信，征求各社员的稿函，打算对于留法勤工俭学，作一种多方面的、极详细的通信。我就趁此一时，首先综合《我在拉夫列工厂的札记》，然后再说《我在里昂作工的情形》，觉得要有次序些。但我

很惭愧，做文章固非我所愿，而时间匆忙，又不容我好好的整理一下，所以很多不妥处，要请阅者见谅为幸。

(一) 圣泰田之大势

圣泰田 (Saint Etienne) 为法国八十九州之一。在巴黎之东南，相距五百启罗米突。地势颇高，没有河流通过，由此到里昂，有六十启罗米突，都是绵延不断，其地之远可知。里昂一带多半是山，此地气候颇为干燥，冬季颇冷，夏季颇热（我在那边作工时，经过法国人所说的最热的天气，我以为最热的那天，比我们湖南六月天气略同。）每当夏季，有许多人要下乡去避暑。地方居民稠密，以地理气候的关系，不若巴黎人民之文雅。但以各种交通机关设备完全，人民知识颇称普及，人情风俗都觉良好。

此地因为完全皆山，产煤甚富，为法国最有名之地。树林次之。资本家、阔人大概都是营商，以及开煤矿或别的工厂。一般人民家产不厚的，无论男女，多半是靠着各工厂作工以谋生活。（若是既没有家产又没有工做的那种人民，生计的痛苦，我有暇时，也可专作一篇《圣泰田的人民生计状况观》，也为关心法国社会情形者参考。）我曾问过法国人，说此地工厂共有百数十个，工人共有十五万以上，外国人要占八九分之一。开煤的工厂，要占十之五六（据我看，外国工人和煤厂，还不止此。）在山上的一望，差不多周围无处不是竖着烟囱，所以此地天天是黑烟冲满了云霄，空气殊不清爽。地方街道亦不甚清洁，因为运输往来的马驴极多，每天警察署虽派有人洒扫，然在这工厂多的地方，总觉只能如此。

(二) 拉夫列工厂的内容、组织、布置(略说)

拉夫列工厂 Lusine Leilaive et Cie 在圣泰田城市范围之

内。厂开设已老。我虽不能确定他的年载，但我有个证明，相信他是历年已久的。我每逢星期下午，多半要邀几位同学，照法国人一样，到各处游览游览，借以考察一般的情形。曾有一次，我们在山上经过一个开煤矿的工厂，便问那个工厂里看守机器的人，能否进去参观，幸得他的允诺，得了那个好机会，使我略知道开煤的工程，真是不容易。所看见的一架大发动机，刊有拉夫列工厂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等字样，由此可知此厂的开设，总在五十年以上，是无疑的。不过此厂原来的规模很小，听说自一千九百年以后，才慢慢扩充的，到现在分做六个工厂（六部分），各厂的性质不同，我可大略说一说：

A部是原来的老厂，现在专为修理各种机械或造桥梁、起重机械、电车、开矿机等的粗大东西；B部是专造起重机、开矿机、桥梁等类。据云，从前造过汽船，我们来厂时，还看见有一个船，放在外边坪中，起了很厚的锈，现在已把它开解了；C部是专造汽车的，当欧战时造过飞机等类，枪炮之类自不待言。那时候差不多只要是铁工厂，都附设造杀人的器械的；D部是专造火车头的；E部是一个大翻砂厂，原来有一个小的，现在并为一个了。所翻出来的货件，大概是借给本厂各部制造以外，还要运外出售。我常看见用火车坐出去一些很大的东西，都是翻砂出来的，就可想见翻砂这部的重要；F部是专为发电的，还有一部是专钉锅炉等类的。本厂既分为六部分，各部的规模都很宏大，若把它充满起来，可容七八千人。这次大战时，有说曾用过这样多人，但是现在不过二千余人。至于建筑布置，极其坚固精良，工厂里的地下，都是布的司门汀土，极坚固，极平坦。

A至F六部，要以E部为最新，听说是一千九百十六、七年间才开办的。其最大的，除开翻砂那部外，要以C部为最大，最

整齐。分三层，一层在地下，一层在平地，一层在楼上。但楼上
一层，专为办事人和制图的所在。

本厂里的规章，极其严厉，管理法极好。在内作工时，不许
吃烟吃面包（早上工人入厂时多半要带些食物来吃），尤不能聚
谈，有碍作工的时间。各样规条，我经过了几个大小工厂，都是
有的，但没见这样能实行的。

本厂所用的各种机器，都极充足，大多自美国购来，英国的
虽有，但是极少极少。其余各种用具，如尺度等，也以美国的为
多，但是极好的多半来自瑞士。还有工人出入插牌子的时辰钟，
我只见英国和瑞士的。他部有没有别国的用品，尚待调查。

（三） 我们作工的情形

我们在拉夫列工厂作工的由来。华法教育会自今年起，因来
法同学日多，找工的事日繁，特派专员向迪璜君在外找工。向君
来法已七年，曾在某校电学毕业，法文法语甚流利，人亦能干，
教育会找不得相当的人，所以请他担任（按向君现已归国，现在
找工的事，请新近重来法的李光汉君担任。）今年向君在外与各处
大工厂接洽，成功的地方很多，每交涉一处，总有几十个位置。
这拉夫列工厂是二三月间交涉成功的，原约定要教育会送三百五
十名有技艺的来，后因在会候工的同学都无技艺，都要找学徒位
置，那时恰有由别处换厂颇有工作知识的，也不过十余人，教
育会便首先派有技艺者十四人来此作个先锋队，我恰好也在此
列，所以我也同来了。我们十四人，是三月二十九日，由向君护
送来此，次日张溥泉先生也来与厂主接洽。当我们未来之先，向
君已向此地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说于某日有中国学生多数人来
某厂实习，并有前参议院的院长同来等情。如是特受厂主欢迎，

请了张、向二君大餐，并且各处甚为注意，我们也觉兴高采烈之至。我们既到，就由厂中分配工作，都是在C部造汽车的厂里，不过分配的工作不同（工作情形另述）。不数日，教育会又送来由木兰公学来的同学，先后数次，共三十余人。这次的数十人，因为木兰公学特为学生设了工厂，以备实习，所以他们是有点工作知识，都是分配在A、B两部。自此数次大批同学来后，不一月之久，向君又来厂，一面看我们作工情形，一面与厂主交涉作翻砂工的位置，幸又有成功，即日电告教育会，又送来同学十余人，都是在翻砂厂作翻砂工。共计有六十余人，以外常有由别处工厂作工的同学，也来考试，或亲自交涉，做学徒位置者很多，都受厂中欢迎。不过两月之久，在此地的勤工俭学生不下七十余人，这真是很可喜的事，望大家好自为之，将来定可再交涉位置，勤工俭学生的希望正大呢。

（四） 工作的情形

我们先后或自由到拉夫列工厂里的同学，既有这样多，所作的工当然不一。凡由教育会介绍来者，厂中支配与平常的工人不同。平常招工都用证书，在某厂作到三个月以上的工，就要发给一个证书，取得工人的资格，然后找工乃易。自己十分找不到时，可去工部要求，工部无论如何，都要给找一个位置的；并须考试，看成绩如何，以定分配工作及工价。我们则不然，由某厂的工作长询及我们各人所愿，然后支配那种工作，给以相当的工资。现在把我们工作的情形，分别先后，大概说一说：

甲、第一次先来者十四人。这十四人都是在C部造汽车的工厂。首先入厂时，因为我们是自称工匠来的，就经过了正式的考试，才支配工作。此十四人之中有四位是车床（其中一位是在中

国北京某厂实习很久的),余十位都是钳床(锉工)。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工厂里非常冷淡,有许多机器和钳床都停在那里,大概是工人少,原料缺乏,货物销行不广的缘故。如是,我们所要的位置不多,就又把做钳床的改为铣床、刨床和钻床的各一人。在配合机器部的两人,修理机械部的两人,其余的就在检查部。我们十四人的工资,都可得十四方零一生了一天,但是做车床、铣床、刨床、钳床的,常做包货,多的可得三十方一天,少的二十方以上,如此的工价,颇为不少。我想以我们这样的手艺,在中国是很难得到的,更不容易找这样多的位置。

乙、第二、第三、第四次由木兰公学来的三十余人。这次来的三十余人,都是分配在A、B两部,工作多半是钳床和车床两部。其中有两位同学,曾在上海求新厂实习,成绩很好,厂主叶某(?)特派送来的,也就与我们同厂做车床。至于由木兰来的同学,虽说已有实习工夫,但是在校时,人数多,工场小,时间也不多,加以多半没有十分注意,不过随便动动手,那么工作上的知识技能,非朝夕所能学完的,所以都不能做匠人,只能做学徒。工资多的十方至十三方,少的八方以上,其八方至十方者,或因年龄大小的关系。厂里的章程,如十八岁以下,不能为完全工人,工资当然少;十八岁以上,则以技艺如何为转移。

丙、第五次由某校出来在巴黎候工的十余人。这次十余人来此,本在我们作工一月之后,因为向君数次来此,与厂主、工程师接洽交涉送来的。都是在翻砂工厂当学徒,工资都是一样,每天十三方,但他们学习了稍久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与厂中做货,有时并做包货,工资也可以加多。在这部分的同学,由教育会介绍来者不过十余人,后来有由别厂出来自由加入的很多,到现在已有二十余人。这二十余人之中,由别处来的成绩很好,即在本厂

当学徒一两月的，也可以做半工人了，如容易做的货，他们已做了许多。我因如是在检查部，所以有机会常常看见他们的成绩。然他们的成绩好，决非偶然得来的，是因为极愿学习手艺的心思，和忍耐勤恳的结果。

丁、我个人作工的情形。我这回由教育会介绍到拉夫列工厂作工，甚么事都如意。可是因到厂的时候，于我目的的位置缺乏，就把我支配在检查部作工。工作真轻而且易，坐在屋子里，拿着货来，看图检查，看尺码对不对，做得好不好，不好的就要放在一边，经小工头、大工头、工作长，有时还要经总工头、工程师过目，才能定此货的好歹去留，内容手续极繁，我也不必详细来说。在此部作工，不要甚么手技，只好稍为知道看图，认得清尺码，就干得下。所以我在内作工，毫不感着一分的疲劳，并且有机会与同伴的法国人说说话，练习看看图，这是有在此作工的好处。若要说起学习手技来，那就没有一点，反将我以前所学的钳床都忘记，手生了。所以我很不愿意在内久留，要求换作别的有手艺可学的工，如果不成，我便自由的换厂去了。（工学世界社通信）

选自《留法勤工俭学实验谈》，《时事新报》

1921年1月25、26日

我在里昂作工之情形

曙 峰

(一) 我在里昂作工之由来

今年三月间，我由华法教育会第二次介绍到圣泰田拉夫列工厂作工，本来甚么都很如意，只因教育会送来同学甚多，都以团体名义和工厂交涉，一切的事多半由厂中为主，如工作一事是由厂中支配，各部分都有。我呢，原是要做钳床（锉工）的，但我们到厂时，如我所愿的工作位置很少，所以我就由厂中支配在 C 部——造汽车部分的检查部，作一种检查货物的工。我当初便不愿意，但以 C 厂的厂长对我说我在检查部是暂时的、非永久的，过数礼拜后就给我改换工作的，我便安心的做下去，等待消息。卒至两三个月后，简直没有一点影响，而我向厂长写信直接交涉，每回的答复，总是要我等待的话。我知道他是敷衍的，即令确实有改换的日子，总说不定是什么时候了。我在那儿，既无手艺可学、心得可求，当然不能久留牺牲，我就决计预备出厂到别地去找工。自己计算在内作工有了五月，想换工的心事愈切，几乎有一天都不可留之势。于是我有了决心和冒险性一发，乃于八月二十六日与拉夫列工厂辞工，算帐，脱离了。即于是日下午，偕一位也因工作不如愿要换厂的同学，一意跑到里昂，自由找工。

我们俩初到里昂，街道不熟，不知哪里有工厂，只得望着天空，见某处有烟筒竖着的，就进去试问（有许多与我们性质不同的工厂，也有进去问了的。）找了一天，不过问了两三个铁工厂，都说没有位置了。我们乃知道找工之事不容易，又不愿以很长的时间去东跑西跑，于是想到同学王君的厂里去问，并请王君为我们介绍。还好呀！我们既找到了，又经王君介绍，厂中看了我们的证书（Certifieat），也不要试验，即约定我们于某日进去作工就是了，这倒也很高兴，我好象是做了一件很大的事。诸君！这也不是偶然得来的，是因王君在内作工成绩很好，还有一位同学也是由拉夫列工厂出来的同学，也由王君的介绍，在内作了十多天工，都受厂中欢迎。所以我们这样容易进去，就是这个原因。——以上所说，是我到里昂作工的由来的大略。现在把工厂的情形，大略条举说说：

（二）工厂的大略

1. 工厂地址，即里昂郊外一个小市，名叫武南(Aullins)。
2. 工厂名称，是布里梭尼(Etall is ements blissonnier)。
3. 工厂的资本，有四百万佛郎。
4. 工厂的性质，是造农业机械的。
5. 工厂既不大，一切组织极其简单，布置也不完美。
6. 本厂现在正在增筑房屋，预备扩张，将来定是一个大工厂（法国的大工厂多是小规模起的）。
7. 本工厂规定的工作时间，每天上午七时一刻至十一时一刻，下午一时一刻到六时一刻，每天计九小时。但星期一只作八小时，以及星期六下午不作工，所以仍合每周四十八时间制。有时工厂要出货急时，可以加工，任人自便。

(三) 我们作工的情形

布里梭尼工厂之有中国人，是王君一人由法国工会的介绍开辟的。王君在内作工不久，即介绍一位同学，复又介绍我们两人，到现在已有四个勤工俭学生在内作工了。厂里和其他工人，并不知道我们是学生，因为我们都是愿意作工，颇能忍耐的，工人的习惯和工作上的常识，我们都能知道，即如工作的成绩，也与法国工人一样。甚至我们因为特别勤劳，老老实实做去，比之其他工人还要做得货多，这并不是自夸的话，明白欧美工场内容的，大概都会相信。

我们四人在内工作情形，都是一样，都是钳床。工资可得两个半佛郎一点钟，每天平均八小时，可得二十佛郎，除去生活等费，每日可余十佛郎以上，每月至少可余三百佛郎以上，我在法国虽有年多，正式作工不过八九个月，起初当了两个月的学徒，出来换厂，想充工人，因无手艺找工很难，如此东跑西跑，经过了几个厂，到现在才可以充正式的工人去找工了。当我东跑西跑时，时间、精力、经费都受极大的损失，所以我存钱不多，手艺倒是学得有点把握了。现在呢，衣服也不须添制，工价也不低，自可以储蓄的。这厂颇小，工作还是难尽如吾意，我打算到明春，再去找一个大工厂为长久之计，里昂一带工厂很多，我或不往别处去了。

(四) 我读书的情形

说起我读书的事，我颇为惭愧，但是多为境遇使然，不必说了。我于平日作工后，晚间回到家里，可以由八点钟自修到十点或十点半钟。在这几点钟内，当然以学法文为重，日中有暇时，

或看报章和杂志，觉得劳力之余也很有用脑的机会。我现在极想知道的，是世界人种生存的问题和工读的方法，希望研究有得者多多赐教我，那是我感激不尽的。

关于里昂的华工状况，勤工俭学生和公私费留学生所营目的……我正在极力调查，有得时再作报告罢。

按：续接曙峰君书，现请有教员，每晚就学法文，则他读书的情形，又和普通勤工俭学生所行的方法相同了。

又读君此信，很足知道此间勤工俭学界的一些亲切的现象，如换工之频数，自由觅工之方法，有无手艺之利弊，很足为后来者的鉴法，最宜注意的是“……并不知道我们是学生……”一段话，必如是而后能实行工学！

选自《留法勤工俭学实验谈》，《晨报》1921年1月22、23日

罗学瓚答徐特立书

……先生将所要著手研究之三个问题：

(一)工读并进，是否能造就高深学问？

(二)作工同学，将来即入工校，抑专以作工为糊口计？

(三)国内有款津贴，如何方能收实效？

学瓚对于前两个问题少许有点意见，拉杂写下，请先生指正。

先生说的工读，当然是指勤工俭学，学瓚想来，当然是可造高深学问的。通常造就高深学问，要具备三条件：

(1)要人勤奋；

(2)要有时间；

(3)要有金钱。

这三个条件，是造就高深的途径。现来法的勤工俭学同志，大多数是受国内新思潮的鼓舞，都觉得自己要努力做人，就要努力求学的。这是自动的，成功的。学瓚前在蒙达尔公学时，同学者五十余人，除小部分同学志衰、气堕、不振作以外，其余的都是勤勉奋发，晏睡早起，孳孳不倦，并无人监督驱使。又来此地作工同伴，共二十人，只有一二人好玩耍不喜读书，其余的都是甚好学。作工之后，即阅书、看报、研究法文，枯坐不动；就是那一二不读书的人，同学都劝勉他，都为他叹息。由此可见一斑了，并可见勤工俭学同志的特别精神。有这样的志气和这样的努

力，就是造就高深的学问重要条件成立了。

第二就是时间问题。现在所有作工的同志，大概每日作八小时工，其余有作十小时和六小时工的，这都是一小部分的人，是格外的例。现举此地同学为例，每日除作工八小时外，及往来工厂、吃饭、休息以外，至少能读四小时书，再勤奋一点，可以读六小时书，每个月有例假，又常有纪念日，就与在学校的比起来，作工的时候也可以一年当学校半年。又现在在各工厂作工的，每日工资多的有二十佛郎至三十佛郎的，少的也有十来个佛郎，最通常的是十五、六个佛郎一天。以此地为例，每月除饮食用费外，多的可余二百余佛郎，少的也可储一百五、六十方。但现在是学徒弟时代，将来有加无减，可望每月多储钱。约一年只要储两千佛郎，就可以供较便宜的学校一年之用，是作一年工又可专读一年书。由此推算，在法国六年，作三年工，读三年书，不过多费一年半的工夫。换言之，就是勤工俭学六年，可以当专居学校的四年半，也可以说专居学校的四年学得成，勤工俭学的要六年才学得成，这是勤工俭学普通的现象，应有的结果。总之，勤工俭学比专居学校的，其成就要迟缓一点时日，这是无容讳言的，但这是时间缓急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这还是单就以工为求学的手段而论。若就所工求所说的说起来，譬如作电工的，将来就入电气学校学电气学，那末这种工作，是很要紧的，并没有白费好多工夫。所以，巴黎中央学院有一种入学资格，就是在工场中作工两年以上的证书。学瓚不愿意学工业，对于工作没有特别注意，但无意之间，关于电气学上的道理及电气用法之设备，也得了许多的知识。又看同学中有几位作电气工的，将来就打算研究电气学，现在就买电气学书自己翻阅，当工作时懂不到的，就去质之于书；当看书懂不到的，作工时可留心，或去问别

人。他们自到工厂以来，就有看了好几本书报的，明白许多关于电气学上的道理的，这很可作将来研究学问的基础，这于求高深的电气学问，并没有妨害，并且是必经的手续。又作机械工的，也可以照这样做去，那末对于时间上也可以减少一点妨害。

第三就是金银。我们勤工俭学的，都是靠工资去求学问。上面说过，我们每年要储两千佛郎，才可居较便宜的学校一年。大概勤工俭学的人，多属家境艰难中出来，对于节俭二字，大概多能遵守。现此地同学，没有特别奢华的，一切服用稍微过分，即以非勤工俭学生所为相戒。并有几人能特别节俭的，如早晨，冷水对面包吃，穿粗布衣之类，比之法国工人还要俭朴多了。现发起有储金会，即按月储所余的工资，轮流接收保管，免致滥用。各人每月能储二百佛郎，不过不是此地全体的事罢了。学瓚常听得别处的同志，还有很多比此地同学更要节俭些。既然能节俭，将来一定可以专居学校，专求学问的。就以上之事看来，在勤工俭学会中，将来必定要有很多求得高深学问的，……

先生说工读关系重要，要著手研究，似当就工读所有各方面的关系，全体加以研究，才不失工读的真面目。学瓚前在《华工杂志》上，做了一篇《答客问》，把勤工俭学的用意分作三事：

- 一、以做工解决世界问题者；
- 二、以做工为生活方法者；
- 三、以作工为求学方法者。

但现在觉得他太笼统，拟分作下列几项去研究：

- 一、工读关于我们的精神如何？
- 二、工读关于我们的身体如何？
- 三、工读关于我们的品性如何？

四、工读关于我们的学业如何？

以上四条，是实行工读的人，对于自己的关系。

五、工读与世界问题。

六、工读与中国劳动问题。

七、工读与中国实业问题。

八、工读与中国教育问题。

九、工读与专门留学之比较。

以上四条，是实行工读关系于社会的。

以上各项的关系，有先时的，有将来的，也不能专把目下一时的现象去推论，这似乎比较要完全一点，由此才晓得勤工俭学的真价值，……

现有一部分工读的人，以自己的能力不够，以一处一时的现象，来抹杀一般人和各方面的关系，这是由于他们见识不到，思虑不周的原故，不消说得。现在此地同学，关于组织的事，尚觉比别处好，请述附告于下：

一伙食组织；

一储金组织；

一教课组织；

一消费组织。

这纯是自重的，自愿的，这也是一种快乐的景象。不过各同学，尚无研究学问的共同组织，这也是一种大缺憾，因各所志不同故也。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罗学瓚谨复

《晨报》1921年1月30日，2月4日

四十一个月的勤工俭学生活

朱 洗

一、中国的勤工俭学生活

我于一千九百十九年七月间，听到李石曾诸先生提倡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我就决计赴法，使得暂时可以脱离中国的恶浊社会，即刻向家里要求旅费，家里也代我千方百计筹得三百元，于八月一日出家门，和几个朋友一同来沪候船赴法。

当我们到上海的时候，适逢有法国邮船，我们急与华法教育会办事人沈某交涉，请他代我们办护照、购船票种种赴法手续，他说：“你们只有三百元旅费，此次断不能去的，此次去的人都有五百元的；并且你们还是新到上海呢！”我们再停一月余，又听见有赴法邮船，又去和他商量，他答道：“此次也要有五百元的才许放洋，否则不能；况且现在法国的勤工生消息不好。”我们再三请求，他反以怒目相向，于是我们一面在法文夜馆上法文，一面再等候船期。

我们在候船的期间，每天无论如何，总要到华法教育会里打听消息。有一次一个朋友问沈先生道：“在法的勤工生，究竟怎样消息？”因为他的话带有土音，与沈先生所说的完全苏州话不同一点，沈先生听不懂，就说道：“你是中国话还说不好的人，也想到

法国去学法文么？”那个朋友也只有吞声忍气，没有和他争论是非。

我们想这样一天一天过下去，船位既等候不到，腰包里的旅费又愈用愈少，那位沈先生这样不原谅人家痛苦，旅费愈少，他更必借口拒绝。

无计可思，只有集合旅沪赴法浙人组织同乡会，一面向浙省议会请补助费，一面恳求旅沪各有名望者，代我们向各工厂找工，以维持暂时生活。时机凑巧，宋汉章先生代我们在商务印书馆找到五个学徒位置，我们就转忧为喜，以为目前生活问题，可以解决，并可借此学得手艺，以为到法勤工俭学的预备。

一千九百二十年正月十九号，我们到商务印书馆作工的第一天，工厂里的管理人领我们到全厂各部分参观后，问我们愿意学哪一种手艺，我和一个朋友说愿意到英文排字房里学排字。我们进去起初的几天，那个工头以为我们是预备出洋的，将来是一个留洋生，教我们手艺还算热心；因此我们只做一个月，已做到普通学徒一年后所做的工作。但因为在这短时间里过于速进，所以手艺不能纯熟，加以所做的工作，都系零碎的东西，篇幅虽短少，而字体却很复杂，最易错认。有几次，工头叫我将已印过的字子，还到固有的字盘里去；这件工作，在老工人做起来，是很容易的，在我们手艺没有纯熟的人，各种字体的字盘都找不到，每还一字，必须认清系何字体字盘，然后投下去。这样费时极久而成功有限，工头就说我做工不敏捷了。实在，不是我特别比人愚笨，乃是我所学的时间比不上别人。古人说，“巧者不过习者之门”，这句古话是不错的。

我们每天作工九小时，工资二角大洋，只够坐电车和午饭费，至于晚饭和房租，还要自己折本；加以工头时常要轻视我们，说

我们不好；每天做了工以后，去上法文又没有精神；加以十二月里（阴历）天气极冷，时下大雪，满路冰冻，早晨五点钟起床，冒雪去上工，鼻涕眼泪并下，每到大路口，刮来一阵大风，全身发抖颠仆；遇到工厂里煤炉烧起来，煤烟满屋，再加上铅字里的煤油气，致使鼻孔闭塞，格外难受。这许多的牺牲，所得的结果，只有二角大洋，还是不够一天生活；于是决计和工厂交涉，每天下午做半天工，不要他的工钱。后来听说到法国去排字的工作难找，工资又少，我们就于三月十七号停工。

时间过去非常之快，忽然间阴历过年了，那时华法教育会限制条件放松，只要有二百元就能放洋；但是我的腰包里一百元也不到了，于是更加烦闷，正似涸辙孤鱼一般。加以父亲于阴历二月十二日病死，母亲来电促我回家，益加火上添油，正令我迴肠欲断；想回家，则重出时定有许多困难；想置之不理，则良心上又对不起。后来决意回家，待父亲丧葬后，于五月四号返沪，靠吴稚晖先生慈仁，介绍于华法教育会，把限制条件特别放宽，只有一百五十元旅费，于五月九号来法。

二、船中略记

一千九百二十年五月九号，我们自上海乘法国邮船培衣克号，当日下午出发，十二号早晨六点钟抵香港。

香港为珠江口一小岛，与九龙半岛成犄角之势，天气稍热，与浙江六、七月间相差不远；商业繁盛，街道整洁，房子大都建在山上，华美可观，空气极佳；并有电车绕山而行，交通方便。

我在街上，看见许多担沙泥，担石块筑街道的女子，既非细腰，又不缠足，壮健与男子无异，这是该地女子的特色，又是香港的一种好风俗。他如公开烟灯，遍地都是，黄脸皮黑嘴唇的烟

鬼，大街小巷，触目皆有，这是该地最不好的习惯。

本日下午七点开船，十六号早晨抵西贡。

西贡，位于法属安南南岸，天气之热，过于香港，商业繁盛，为安南首都。街道宽广清洁，两旁森林繁茂，暑天经行树下，无炙肤之痛。人民多淫荡，善盗窃，还有最不好的习惯，就是多吸鸦片。“公开烟灯”四个大字，街街巷巷，随处可见。据西贡一个开做衣服店的广东人说：“各种货物收税极重，而工价非常低廉。”又说：“每一中国人在安南，每人每年捐人口税十八元五角，发有收据，此收据各人须随身携带，如保命符一般；收据之上，印有纳税人的手印，以便检查，如有遗失者必须重纳，否则立令出境。”我们问：“日本人在这里也受同样的待遇否？”他说：“日本人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有领事驻在安南，可与法人随时交涉，免收人口税。我们中国人没有领事，所以吃苦无从告诉。”他又说：“你们到法国去求学，祝愿将来学问有成！回转中国来，请中国政府派一个领事到安南来，免得我们五十万侨民在此受苦无告。”我们听了，不胜悲愤。十八号早晨四点钟开船，二十号早晨抵新嘉坡。

新嘉坡，商埠在麻六峡南岸，为东西船舶往来咽喉；该峡甚狭，约三十多丈，两旁皆山，巉岩险峻，礁石尤多，大船至此，颇为危险。我们的船，当时用小船引出，以防遇礁。该地经商，多广东、福建两省侨民，黑人多作苦工，衣著褴褛，船舱内、码头上做苦力者所见皆是。英人待华侨比西贡略宽，旅客自船登陆，检查毫不认真。街道不及西贡宽阔清洁，两旁树林也不及西贡繁茂，气候比西贡尤热，温带人至此实在难过。二十一号早晨八点开船，风浪稍大，同行有呕吐者；二十四号夜十一点到哥伦布。

哥伦布，位于锡兰岛南岸，港湾用人工筑成，大船至此不能直抵码头，旅客必须另乘小舟，方能登岸。我们船上，英领事只

许头等二等舱客上岸；后来三等舱客向他要求，始得允许；至于我们四等舱下的人，经代表再三要求，每人另出五方盖费，方许登陆。工人不穿衣衫，只用一块红格子布围在下身，便在街上行走。举动呆笨，食物极脏，我曾看见许多法人，将船客吃剩了的面包已堆积在地上好久的，抛入水中，他们争先入水，到手便吃；推其原因，半由饥饿，半由齷齪成性。二十五号夜十二点开船，六月四号早晨抵奇布的。

奇布的，位于非洲东岸，为法国领土；气候极热。听医生说：“上岸如果不戴帽子，两点钟后便要发生脑热症，医治很难。”并劝无要事不必上岸；因此我没有上岸，站在甲板上，远眺大陆；天色微黄，森林极少，盖因接连沙漠所致。人民多黑人，智识薄弱，骨瘦如柴；然最耐劳苦，尤善游泳；船客有投钱水中者，他们即舍所乘小舟，争先入水，有如探囊取物，不数秒钟，再浮水面，而钱已留在他们的口中了。

当晚十二点开船，五号早晨看见二十多个黑人，当时各水手甚诧异，因为昨晚开船的时候，已将所有做小贩、搬东西的黑人，完全驱逐出船，便问他们是躲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卧在船篷底下。”问他们为什么要跟船来，他们说：“因为在非洲无饭吃，想到法国来做苦工，赚饭吃。”船主也不忍把他们投入海中，亦有叫他们做一点苦工，将客人吃剩了的饭菜，放到一个大铅桶里，任他们用手拿去吃。我又听一个广东人在船上做厨房说：“前次有十几个黑人，也和这班人一样，跟着船来，后来船主叫他们到火舱内烧煤做苦工，那时天气极热，火舱内格外难受，加以他们逼近火炉，忍住热气，时常要上来寻风凉，工头看见，格外要罚他们加工，及到十二分不能忍的时候，他们就一齐投海自尽。”我们又问：“中国人在船里怎样？”他说：“中国大概都是做厨房或做水手

的，法人待遇还不十分坏，每月工资至少有二十元以上，再加上乘便做点买卖，每月每人总有一百元可以收入。”八号下午两点钟抵苏彝士河口。

苏彝士河，初为法商雷塞集资开凿，现在主权英法共有，长约三百里，广约二十丈，深约三丈许，河之两岸砌以长方石块，每块长约八寸，横半之；岸上统是黄沙，最易淤塞，故河内多起泥机，日夜疏濬不息；两船相遇时，一船必须并岸停止，以免相撞。船行时速率极慢，较平常要减少四分之三。十二号夜里，经过意大利南端西西里岛，自海遥望，电灯密布，灿烂若明星。十三号早晨，看见一座火山，山顶发烟，其势不大，四围无一草一木，山根只有数间小屋，滨海而立。十五号晨抵马赛。

马赛，为法国重要通商口岸，船舶往来极多，有如中国上海一样。地势多山，街道高低不平，码头不甚大，轮船靠岸，都用船头，盖因缩少地面之故。港湾有系人工筑成，船舶出口处非常狭小，两岸筑有炮台，形势险要，风景颇佳。以上是我一路经过的略记，以下要写我在船里的生活了。

我们勤工俭学和俭学生，共百二十六人。我们所乘的四等舱，听说从前是载货的货舱，空气极坏，床榻不好，日间房内必须点灯，才能见物。百二十六张床，只有四个象碗口一样大的窗孔，交换空气；风浪一起窗口没入水中，有时不及关闭，床内俱为浪湿。加以我们同伴中十三个人特别穷些，十三个人只有两把藤椅，想在舱底过日，则空气恶浊，无异水牢，想到甲板上吸一点新鲜空气，又无藤椅可坐，并且看见各个有钱的人卧在藤椅上，口里时时吃什么零点果品，我们一样都没有吃，真是想得清水滴下来啊！南洋各地果品极好，又便宜，可惜我只有二十法郎作船上的零用费，每次买些果品都是很有限的，随买随吃，就完了，想向

各朋友借钱，可是相识的人都和我一样的穷乏。我经过这一次的贫乏，对于金钱的罪恶，觉悟得不少。如饭食一层：早餐，各人一块饼干，重可一两，配以红茶；午饭，十人一桌，牛肉一大盆，蔬菜或豆一大盆，米饭如意。吃了以后，各人要自己洗碗，洗桌，搬桌，扫除，晚饭与午饭相差不远。我们那时有“航海自治团”的组织，这些差事都是各人轮流办理，毫不杂乱。其余对于船主种种交涉，都是这小团体里各代表办理，甚为方便。

三、抵法第一夜旅馆里的状况

我们五月十五号由马赛上岸，当夜坐在火车里过，十六号早晨六点开车，午后十一点半到巴黎，宿在火车站旁一个旅馆。我们初进旅馆的时候，只见房内电光照耀，无异白日；地毯红绿相间，作种种花纹，异常精美；四周墙壁用红绿色的花纸糊着，颜色美观；一张人造石的理容桌，置在靠近窗口一旁，桌的中央有一个磁器的白色脸盆，盆上两个自来水管，一系温汤，一系冷水，候旅客自由取用；桌的对面，有一衣柜和着衣镜，可鉴全身；桌面上还有两条白毛巾，本来一条是给客人洗脸时围绕颈项，以免污及衬衫，一条是给客人揩脸的。我们那时从火车上才下来，法国的风俗习惯什么都不懂；到房子里对镜一看，只见脸作黑色，形容枯瘦，不觉自己失笑，马上将脸盆上两个水管并开，不辨冷热，不到水滴，即将毛巾浸入水中，再拿来一揩脸，只见白毛巾变作灰毛巾了。有人说：“西洋人洗脸，都是先用肥皂和水将脸上洗清楚，再用毛巾燥揩的，永不拿毛巾浸入水中的。”我听到这话，只恐贻外人笑柄，即将毛巾张到窗外去，使明天可以干燥，但看到巾上许多黑色的斑点，格外教人看了难过，不得已只有团成一团，向桌上放着。我洗了脸，就想睡了，看见铁床上的红色被虽

是轻暖，但短而且狭，盖得脚盖不得头，盖得头又盖不得脚；我们要两个人一同睡，更是不舒服了；我当时想，西洋人各种器具都是很适用的，只有这被子，我要说他不好了，因为太狭小了。但这一夜因船上火车上多久没有安息，也不知不觉的一直睡到天明；起了床，立即到各间房里问各同学，法国人的被子究竟是怎样盖法，他们说：“法国人床上的鸭毛被子，永不直接盖在身上的。”我就问道：床上只有这样短小的被，还不直接盖在身上，那么他们盖些什么？岂不是要冻死么？他们说：“你临睡时，身体应该钻入毡毯下的白被单底下，再将毡毯和鸭毛被盖上。”我马上把毡毯拿了，果然见有上下两面白被单，于是才知道法人睡觉的方法，以后每晚睡起来，都很舒服了。

四、巴黎的候工生活

六月十七号早晨，有法郎的人，都由华法教育会的办事人一组一组送到学堂里去念书了，只有我们八个无钱的人，他们就置之不理了。（我本来有五百法郎，可以进学堂的，只因许多朋友都不能进学堂，我进学堂也没有趣味，就与他们共甘苦。）后来我们要求他们代想一个暂时维持生活的法子，他们说：“你们无钱，不是华法教育会介绍来的，一切困难都不能管。”我们当时想自己去找工，又苦于法语不会说，地方不熟识，连工厂在那里也不晓得，慢说他要不要我们；想在旅馆住下去，又每人身边只有几十法郎，这旅馆住费每天每人须八法郎，再加上吃饭零用，每天非十五法郎不能生活；按这样计算，不到三天后，就要没面包吃了。于是欲搬不能，欲留又不能，徬徨无路，幸而遇到一个先来的同学，他看见我们这样窘迫，告诉我们华侨协社里有一个布棚子，还能遮蔽风雨的，现在已有人住着，你们也可以去住的。我们听到

他的话，马上将行李一概搬到哥伦布 Lolomles 华侨协社；那知道待我们行李搬到协社，那布棚里早已住满了；我们大失所望，只好在墙脚一个破漏的小茅亭里站着，后来将行李也搬进茅亭里来，再在布棚旁边找到一张只留三只脚的破桌，就把他架起来，各人绕桌而坐，讨论当晚睡觉的地方，结果：因为没有钱，绝对没有旁的方法可想，只得再请求华法教育会办事人，借他们的办事处地板，暂时把我们过一过夜，幸得他们慈仁允许。这一天晚上，就有地板可以睡觉了。

十九、二十、二十一这几天，我们因为出去游玩，一来要花钱，二来路不识，都是八个人长日围绕着长桌，坐在小亭里谈天或看书；至于吃的东西，餐餐都是粗面包和冷水，当时各人因为都是同处困难境遇，都非常地互助互持，比兄弟还要好些。各人将自己腰包里所有的法郎，都拿出来，有五十方的，六十方的，也有二、三十方的，都交给众人公推的一个极能节省的人，作为我们的总经理，大家遇到万不可省的消费，必问他要钱，其余不许浪费一个生丁。后来大家商量，以为这样每餐都吃面包和冷水，日子久了，怕要生出病来，那是格外危险的；于是大家公决买一盏煤汽灯，再到小菜场里买了几大株白菜，因为那时白菜最便宜，每一法郎有三大株，就将白菜放在洗脸盆中烧起来，再添上一点植物油和盐，各人拿自己洗牙盂来当碗，每人每餐一盏，平均分配，粗面包候各人如意。照这样计算起来，每天八个人吃饭，面包、白菜、植物油、煤油、盐，一并在内，只要八法郎。

二十二号，吴稚晖先生自英回法，才知道我们在这里受苦，才代我们托友人找工。那时，我们长日在小亭里，吃饭在这里，看书写信也在这里。有些有钱的同学到协社里来，看见我们这样一大堆人长日在小亭里，以为我们弄得太不成样子；其实有谁欢

喜这样，不过无钱罢了。这样过得十天，才找到翻砂的工作。我们就次第进厂作工；日里虽和小方亭分别，但夜间仍旧和地板接着。

五、翻砂厂里的工作生活

六月二十九号早晨，我和一个朋友先到埃尼埃儿(Arnier)地方一个翻砂厂里上工；其余的几人也先后进厂。该厂规模不甚宏大，只有工人三百余，内分制核的(Noyan)和制壳的(Caoni)二部。我们进去的名义是做学徒的，所以每天作工八小时，工资只有八法郎。我是在制核的一部，所学的是制很轻巧的小模子，和童子时代在家里塑黄泥佛一般有趣。和我同道做工的，共有十几个工人，内中有七、八个是女子；伊们每天作工八小时，所得工资十三、四法郎，比较我们自然要多一点；然而比较法国男工又要相差一半。伊们时常来与我们说笑，可是我们法语不会，有时伊们所讲的话，我们完全不懂，有时懂了一点，又不能回答，所以无论伊们说好说坏，对与不对，我们只有答应伊们“是的”，就算完事。

这样做了一月，我的手艺方才有点进步，沙的好坏和燥湿，也能知道，破坏落角的模子，自己也会修理，趣味格外浓厚起来。偏偏那工头叫我到别部分去铲泥，我当时以为那部分工作要紧，一时没有工人，将我喊去是暂时替代的，待到转天，工头又叫我到那边去做，第三天、第四天又是这样说法。我才知道工厂里的用心了：他想以便宜（八法郎一天）的学徒工资，买得做苦工的工人，以后永远没有学徒位置把我了。但是我虽说洞悉他的诡计，只因法语不会说，找工的常识缺乏，不得已只有继续做下去，使得面包不发生问题就够了。一连做了五六天的铲泥工，工头又叫

我拿小车子去推沙；当时我只有满口答应，可是我从没有推过一回小车，毫无推车经验，别人每次能推一满车，我每次只有推得半车，走起来的时候，车子忽然倒东，忽然斜西，不到两点钟，把两手推得象断了一样痛。待到转天，工头又叫我继续做这工作，我实在十二分不能干了，只因肚子一定要吃面包，如果不做工，便要没有面包吃，没有法子，又只好做下去。当时又想到别人是人，我也是人，别人能做的工作，我没有不能做的，我自己没推过车子，起初当然难免痛苦的，于是心又安下去了。等到那一大堆沙推完后，工头又叫我拿铅桶去，将湿沙搬到暖室顶上去烹干。那个暖室，高可二丈，上落都用小梯子的，我们空手走起来已是不大方便，再携一铅桶的沙，格外是不好走了；并且暖室的顶上面，又好象将发的火山一般，人站在那里，不到两分钟，脚底就被炙痛；待到全室顶湿沙摊满后，那先摊的一部分已经干了，又要把它拿下来。这样周而复始，要做了一个礼拜，才把这一堆沙都烹燥了。工头又叫我去做零碎的工作：忽而铲泥，忽而搬东西扛大模子，既无一定工作，又无一定位置，格外痛苦了。待到八月十七号下午，将下工的时候，大工头对我说，此地没有工作了，叫我明天不要去做工，于是我就到账房里算了账，就与工厂脱离关系。当时有几个朋友，因工厂里无理斥退工人，他们也自己退工出厂。

说到我们在翻沙厂里的时候，吃饭和住房子的情形，那是格外苦楚！我们在那工厂做工，第一个月仍是在办事处里地板上睡觉的，后来布棚里的同学有找到工作离开布棚的，我才补到布棚里去，得有高床睡觉了！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洗了脸不吃早饭，六点钟出发，足足要跑得三刻钟才到工厂；七点上工，十一点下工；普通工人都是更换工衣，到外面饭馆里吃午饭；我们因为饭

馆里吃饭太贵，每餐至少要三法郎，都是自己在早晨进厂的时候，买一块面包和几块白糖；当各人下工的时候，我们就将几块白糖溶解在一酒瓶的清水里，当酒配面包；以后经济稍为充裕的时候，每天三、四人共买一法郎半的碎肉冻，来滋一滋口味。下午四点半钟下工，回到布棚里来，自己弄白菜下面条吃。

六、第一次失工的生活

我自翻沙厂出来，无工又无钱，住在布棚里。与我同住的共有三十多人，各人的床铺都是乱七八糟的：有用高桌子的，有用矮凳的，有用许多旧板架起来的，高高低低，看起来极不整齐。各人的被褥都是从中国带来的：有些已几年没有见过水，从前本是白被单，现在变作黑被单了；有些外面被单已经破碎，只留灰黑色的被絮盖着；有些人自己没有被子，拾别人家弃掉了的破被来盖。各人床头都放一盏火酒灯或煤气灯，晚上六、七点钟的时候，各人一齐烧起饭来，煤烟布满全棚，无异一个窑洞。加以湖南同学最喜吃辣茄，每将辣茄放在布棚里炒起来，刺激的气味致使全棚个个打喷嚏。各人吃的东西，大概都是市上最便宜的马铃薯、白菜、面条、白米等。有一个同学，他素来欢喜吃马铃薯，便说“马铃薯又便宜又好吃”；后来因为马铃薯吃得太多，肚子里积食不消，成为痼疾；加以每晚大便必须经过园子，到办公室里，才有厕所，因此又冒风了；当时各同学劝他到医院去，他硬不肯去，他说“从前有许多同学进医院，十有九个都没有活着出医院。”后来病到十二分利害，各同学把他抬到医院里，不久就死了。医生把他的肚子剖出来，还有许多马铃薯积着没有消化，各同学闻之，不觉骇然！

各人要写信念书，都没有桌子，有些人就在被褥上面写信；

有些人每天早晨四点钟就起床出去做工，有些人到十二点钟还没有起来。总而言之，那住布棚里的同学，绝象中国游荒的人民，宿在佛寺祠堂里一样。

说到这布棚的历史，听说是美兵在欧战时用了之后，送给勤工俭学生的。原来四周都有玻璃窗，可以自由起闭的；因为经久没有修理，那玻璃窗破碎的跌落了，好的也弄碎了。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滴由窗洞吹进来；到刮风的时候，风也从窗洞刮进来。简单说一句，这布棚已是不能蔽风雨了。如果有人问，“这班学生为什么要住到这里学游民一样呢？”我可以答一句，“因为无工又无钱，不得不然，决没有人欢喜这样的。”

我天天出去找工，或托别人代我找，都得不到位置；后来听同学说，“浙江青田县来的有许多华工，在巴黎、里昂火车站旁边近木工厂里做工，很得厂长欢迎。”我就以同乡的名义，托他们代我到他们的工厂问工；这样跑了许多次，仍没有得到工作。后来那青田同乡们对我说，“巴黎斜伐地方有一个制橡皮的工厂，近日有五十个安南人回国去了，那里需要工人。”我第二天早晨四点钟起床，五点钟乘电车到巴黎，再乘地道车，果然找到那橡皮厂，门外看见有几百个男女工人站在那里；待到八点钟，厂门开了，他们都进去，我当时以为他们也是找工的，就同他们一同进去，待到里面，看见他们每人都有一定的号码和名牌，我才知道他们是已经在这工厂里做工的；急想回头跑出来，已被门房觉到了，他就怒目切齿，把我一顿大骂。我赶紧跑出来，在门口站着，待上工的人一个一个进去完后，另外看见旁边有二十多个人也和我一样站着不敢进门，并且轻轻地在那里谈话；我才知道他们一定是找工的了。到八点半钟，那大门旁边的小门开了，走出一个大胖子，各工人见到他，好象乞丐见到施主一样，

毫不作声，慢慢地走在他的面前，请求工位。他便把各人一个一个看过去，然后喊进几个壮健的；对于一班小弱的，用手一挥，表示不要的意思，随即进去，门也关了。我看人四散，我也回家。经过这一次，我知道法国工人找工的手续了。再隔一天早晨，我又去，在工厂门外看见二个青田同乡，他们对我非常亲呢，我们还没有畅谈，作工时候已到，他们就进去了；到八点钟，那大胖子又没有选到我，我又回家，立即写一封信，托他们代我找工，并写一封法文信，恳他们面交招工处，并请他们当面请求那招工的人，把我收进去。迨三天后，工厂回我信，叫我去上工，时在八月三十一号。

七、橡皮厂里的作工生活

(甲)工厂里的生活

九月一号早晨，有一个朋友和我同到橡皮厂上工；该厂共有男女工人一千左右，共分制橡轮，制橡皮管，制橡皮球三部。中国人已有二十多个，他们每天作工八小时，工资自十八法郎至二十二法郎，都系简单粗重的工作。我所做的是在制管子一部，全部共有工人四十余，其中男工人只有五个，再加上我们两人，也只有七个，其余都是女工了。伊们所做的工作：有包橡皮管的，有解脱已做好的管子外面白布的。总之伊们所做的工作，比较男子略轻巧一点，然而工资也比不上男子。伊们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最多的工资只有十三法郎。法国男子工资有多至二十五法郎以上的，象我这样一个外国人也有十八法郎六十生丁一天。

和我同队做工的，共有五个男工人。我们所做的工作，为全部中最粗重的、劳力的，就是将已经包好的管子抬到蒸汽锅前面来，再放入汽锅，蒸到一定的热度和时间后再拿出来，候一班解

白布条的女子们，将管子外面的白布解了，我们再将他由铁管子外面拉出来。这个工作，又劳力，又不卫生。劳力的：是因为橡皮富有胶粘性，胶住铁管子外面，非常之牢；我们初做这工作，一双手的皮都弄成许多水泡；后来虽成了习惯，但是我们的手皮，比诸乡下长日舂米的人还要厚些；我有一次扛铁管，右手被铁管压伤，停工九天。不卫生的：包管子的时候，必用一种白粉，放在橡皮管和铁管中间，以免两者胶粘；我们拉的时候，管之一端，必通以水汽，以省人力，他端水汽出口处，则管内许多白粉也随风飞散出来了，人鼻吸之，易生肺病。

我们的部分里有两个凶猛的工头：一个是正工头，他的架子非常大，一天到晚，他的脸总带微红色；身体非常之胖，眼睛看人用横盼，不用直视的；他对于工人，不大开口说话，有时要减工人，他就用手指着某工人一摇；各工人有时对他谈话，他总是用点头作为妥当，摇头作为不妥当表示。有一次，一个女工在下工差两分钟的时候，就拿伊的新皮鞋来换了工鞋，适逢正工头自门外进来，伊没有觉到，公然自己俯在那边结鞋带，工头早已看见，故意假作不知，一直跑到伊的前面，女工闻声仰起头来一看，才知道是工头来了，伊便红起脸，马上拢出两手来做工，工头当时用手指向伊的脸上点了几点，自己去了。后来副工头来，对那女工人大骂一顿，他说：“正工头今天很发气。”此外，遇到工人稍有错误，便行斥退，种种虐待，日日都有。至于副工头，比正工头自然要好一点，但是他的权力也比不上正工头。

到十一月二十七号下午将下工的时候，工头对我说：“此地现在没有工作了，你明天不要来做工。”于是我和这工厂又脱离关系了。

我在这工厂里，除了以上所说的，还有两件事令我注意的：

第一件，一个中国同学，有一次身体发热，头目昏晕，曾经厂医验过，叫他休息；待四天后，他的病好了，转来上工，工厂里说他生病的时候，他的位置无人替代，损失甚大，现在已觅得相当的替代人，再不要他了。第二件，在压橡皮布这部分里，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有一天，伊的右脚被机器带袜连鞋剪去半只，当时晕倒地上，血流如注，工厂里虽然将伊送到医院里去，但伊年老血衰，痛苦如何，谁能想到呢！当时有许多工人说，伊年老，自己不小心，被机器压伤；我以有□完全是资本制度的结果，断非老人之过。因为西洋社会上，一切财产都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里，各工人既无立锥之地，又无隔宿之粮，做一天工吃一天饭，不做工便没有饭吃；因为这样，工人在少壮时既无预备，一到老年，也必须做工才能生活，大凡人到年老，因为生理上的关系，精神知觉必然减少，还要在这虎狼似的机器前面讨生活，易受损伤是分内应有的事，无足怪的。如果想免却老人受伤，非叫他们不要到工厂里来不可。中国有许多完全迷信西洋文明的人，大吹大擂，说西洋各处都有养老院，把老人安稳享福；却不知西洋的养老院也和中国的养老院差不多，徒有其名而无其实，有钱的老人固可安稳享福，无钱的老人仍是饥寒痛苦，较诸中国有过之无不及。盖因中国有一种普遍的好习惯，就是：儿子有供养老年父母的义务，所以老人受苦较少。西洋人没有这种普遍的习惯，大凡儿子到二十岁便去当兵，当了兵之后，便去找老婆结婚，结了婚之后，便和父母没有什么关系了。

(乙)工余生活

我们的住所，距工厂约有十里路，在巴黎里昂火车站旁近一个小旅馆里，我和一个朋友同一间房子，每月房租六十法郎；两人共睡一床子，那床子有很多的臭虫，我们每天晚上总要烧死它

们几十个；窗口正朝小巷，因为那小巷太狭，两旁的房子又高，加以我们的房间又是在第一层楼，所以永远见不到太阳光。我每天六点起床，吃一点早饭，七点乘地道车，七点三刻到工厂，八点上工，十二点下工，吃午饭；下午一点半上工，五点半下工，乘地道车回家已七点钟了；待弄好晚饭吃了，到旁近一个义务学堂上两点钟课，回转来已十一点钟，马上就睡觉。这是我每天的功课表。如果要问我，为什么要住这样远的房子？我可以说，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工厂附近，房子又贵又难找，又不能自己弄饭；第二个，这里有夜学堂可以上课，并且巴黎的地道车往返又便当，又省钱，每天买来回票，只要三十五个生丁，坐惯后还可以在车内看书，我从前听人说，巴黎的地道车怎样好怎样快，当时还有点不信，到现在已是非常佩服了！我想在这样繁盛的巴黎城里，如果再没有这许多地道车在地下行走，街上必有人满之患；若要溯起这地道车的历史，听说是几百年来许多工人日夜开凿的成绩；里面装置非常清洁，又极坚固，电灯满布，无异白日，旅客行走，极其方便；有几处地道，凿通塞纳(Seine)河底；有几处热闹的地方，有三层地道车开行着；这可说是全世界巨工，又是法国物质文明的最大表现品。

我们都是自己弄饭的，所吃的东西，大概都是白菜、马铃薯、面条头，每人每礼拜拿出三十五法郎，房租饭费一共在内。遇到礼拜天早晨，我们都提一个网袋，到小菜场里去，买各种重要的食粮，足可供一礼拜的；因为小菜场里买这些东西，比别处杂货店要便宜三分之一。我在作工的时候，每天午饭，都是在房子里和晚饭一同弄好，装到一个能提的罐子里，再附上一块面包，早晨上工时带到工厂，待十二点下工，就拿着带来的东西，跑到工厂门外塞纳河岸，坐在大石块上冷吃，有时口渴，就到自来水管

旁边去喝一点水。法国的天气，每到冬季，长日在雾露里生活；有时我午饭吃完，还没有上工，那刮面的水风，砭骨的寒气，凄惨朦胧的天色，更令我全身发抖，精神不乐。

在工余的时候，曾看到两件可注意的事。

第一件，有一次我自工厂里来，在地道车洞口，忽来一个妓女，用两手把我的脸捧住，与我作接吻状，我当时脸发红色，就骂伊无理，伊就去了；还有一次，一个妓女跑到我们的房子里来，想和我们说笑，我们置之不理，后来她又去了。总之，现在所讲文明集中的地方，就是妓女集中的地方，无论中外都是一样的，究其原因：是因为都市女子没有正当职业，并且伊们的消费，如衣服、手帕、香粉、香水等，又不可省，不得已只有倚门卖笑一法了。所以我说，要使妓女绝迹，非彻底改造社会经济组织不可。

第二件，有几十个浙江青田县来的小贩，他们原是贩卖青田石雕成的各种猴子、笔架等玩具，有在欧战前由西比亚步行到德国的，因为欧战发生，移到法国，有由上海乘船直接到法国的。他们都是不认识中国文的，别说法文、德文了，他们常说：“做生意的人，外国话说不好，反能赚钱；外国话说得好的人，货反没有人要。因为外国人的心理，都以为多说话的人，便是不老实的，其货必不能全真；不说话的人，真象一个中国人，其货必系真正的中国货，故多向不说话者买货。”他们现在因为大战中间，石器运往法国，被海关扣留，所以在我的住所旁边一个木厂做工。与我们同旅馆住的人很多，他们对于自己同乡都非常互助。他们常说，“我们青田人在欧洲各国都是饿不死的。”这句话，是表明欧洲各国都有他们卖青田石的同伴了。最叫我佩服的，有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他只有五、六十块钱，自上海乘船到法国的，一个中文不认识，一句法国话也讲不来，又只有四、五十法郎的本钱，

叫他的同伴到日本店里，买一点肖似中国货的日本货来，如花扇、篾帘等，每天晚上装上一个皮包，提出去卖。我曾问道：“你不懂法国话，怎能做生意？”他说：“我不懂法国话，我可做手势把他们看，况且我现在十分认识法国钱了！还怕什么？他们给我的钱如果和我的卖价对的，我就给他们的货，如果不对的，我就把他们手里的东西拿回来。”我又问：“你每天可以做多少生意？”他说：“我每天能做五法郎，就可有三法郎可剩，能够一天生活；能够十个法郎，就可贮蓄了；并且我有时能够做到二十法郎以上的。”

八、第二次失工生活

十一月二十七号，和工厂脱离关系后，不到一礼拜我们就迁住到本巷对面一个小旅馆里去。这个旅馆，比较前一个略好些，因为这房子在三层楼，比较明亮一点，并且时常还有太阳光自窗口射进来，格外使我们欢喜，房租每月七十法郎。

我歇了工作，当时手里还有五百法郎，后来买了一点东西，不到一月就没有钱了。于是我便去和华法教育会管理经济的办事人齐云卿先生交涉，请他照各同学一样给我维持费。当时齐先生错认我是一个俭学生，说我是很有钱的，后来不晓得说了多少话，才给我每天五法郎维持费。

这一年的冬季里，在法国境内失工的人，非但外国人特别多，如西班牙人有三十万无工回国，中国的勤工俭学生有百分之九十失了工的，就是法国工人也有几百万无工的。究其原因，无非因欧洲大战后，国家元气未复，原料缺乏，冬季天气严寒，煤炭价格昂贵，加以各种出品销行又形减少，各资本家是绝对不开折本的厂门，所以除出退工人外，别无善法了。这次可算法国工人的大不幸，又是勤工俭学生之大不幸。当时华法教育会又宣告与勤

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于是各人既无工作，又无维持费，就促成“二八运动”。

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二月八号*“二八运动”这一天大家无饭吃，到公使馆门外请愿，共有三百多人，我也在内的。当时公推代表十人进见陈策，提出所要求的条件(发给维持费以维持暂时生活，每人每年发给四千法郎作为俭学经费等)，陈策当时不答应，后来又出来和各同学当面说了许多的敷衍语，各同学当时不得已，想进入使馆，陈策就呼来许多法警，突睛切齿，拳脚交加，将同学打得粉散，又将使馆内十个代表，也拿到警所查问，虽云当夜即行释放，这一回也算勤工俭学生的大耻辱了！

自从“二八运动”失败后，各人无工，又无钱，都是非常地恐慌的；我还算有运气，当时碰到几个好朋友，他们方自中国来，所带旅费还未用尽，我就向他们分一点钱来，维持生活。那时天气极不好，又时常下雪，我当时没有钱，吃的东西都是少有滋养，所以精神上益加不愉快，虽有空闲的工夫，也不能安心看书了。每天除出和几个朋友聚集起来，谈些无聊的话以外，都是愁闷的。待到三月十五号，华法教育会和公使馆、领事馆，一共找到二十个学徒位置，用抽签法分配，我当时自己没有签抽到，我的朋友抽到给我，我就十分欢喜，以为奴隶已得主人，面包可不成问题了。十七号就动身到克鲁沙去做工。

我在这几个月中间，看到一件可注意的事体，就是我们的房子隔壁，住有一个法国妇人。伊年纪三十上下，伊的丈夫是在欧战里战死的，伊因为有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二岁，跟着伊的后面，所以找一个姘头，也是很难的，不得已伊只有在附近一个洗衣服工场里做工。伊每天上工去的时候，都是将小女带到工场

* 原文如此。应为二月二十八日。

里去看养，大女留在房子里的。那正月里天气很冷，又下大雪，有一天，伊的火炉里烧了午饭后，还有许多煤没有烧尽，伊本来的意思，是想留一点火在火炉里，候这没有多大衣服的女孩可以靠一靠火；当伊将出门的时候，伊恐怕女儿年轻不懂事，要攀起窗槛上来，如果跌下去，是很危险的，所以伊便将窗门紧闭了；待到出了门，伊又恐女儿跑出房外来吵闹或跑到街上去，要又不放心，将房也锁住；待到伊五点钟下工回来，开进房门，伊的大女儿已死，房内煤烟布满，才知道是系煤气毒死的，立即请医疗救，幸得复活。我相信这一件事，就可以表明西洋城市里穷人生活的大概了。

九、克鲁沙Creuasot 史内代Schnelder 的铁工厂里的作工生活

史内代为法国一大资本家，又是全世界中的大资本家；他的工厂在法国各大城市中随处皆有，而以克鲁沙的铁工厂为最大。该地多山，接连煤矿，位于法国中部，共有工人二万五千左右；内分造火车头、制大炮、炼钢、造砖瓦各部；厂址绵延十余里，中以铁道连接，运输极为方便。他待遇工人的手段，与别的资本家大有不同，譬如他特别建筑房屋，廉价租给工人居住；设立饭堂，给工人买吃；开设杂货店，给工人买货；设立工厂银行，使工人贮蓄存钱；办工厂学校，把工人的儿女上学；工人有疾病时，可到工厂医院医治，老年不能做工时，工厂里给他养老费；他如工人的老婆儿女们，每天工厂里发给半佛郎生活费。以上种种设施，有许多人都说这大资本家待遇工人，的确是比别的资本家好得多。但进一步想，那就不然了。他遇到工人同盟罢工，非但工厂里房子不给他们居住，饭堂停止开饭，连前日所积储的钱，

银行关门也无从支款：即使腰包里有钱的人，因为各杂货店关门，也难以买到货物了（克鲁沙的各大杂货店都是工厂的多）。他的工厂学校，听说每个工人儿女入学时，必须先订明合同，说这个小孩将来一定在他的工厂里做工，然后给以衣服、帽子、鞋子种种日用品，这些日用品的价值，仍在将来孩童能做工的时候，在工资内逐渐扣去。说到养老金，又是引诱工人能终生在他工厂做工一个好方法；照他的工厂规则，每个工人要一生都在他的工厂做工，待到六十五岁以后，才给养费，每年约一千法郎（工头更多一点）。老实说起来，每个工人自十三岁进工厂（这是法国工人的通例），一直做到六十五岁，除出生病外，不问风雨寒暑还能不死的人，一千中能有几个啊。还有给工人老婆儿女的生活费，这一件格外弄得花巧了；他不过在工人每日工资中扣除一点转去罢了。譬如巴黎各工厂里有手艺的工人，每日作工八小时，工资至少有二十法郎，在克鲁沙工厂做工的，每天只有十二、三法郎或十一、二法郎；在巴黎做散工的，至少每天有十六法郎，在克鲁沙的只有十法郎或十一法郎，女工每天五法郎或八法郎，学徒八法郎。观此就可以明白了。

（甲）工厂里的生活

我们十一人，三月二十号到工厂。大工头就问我们愿意学那一种手艺，我愿意学车床，他就派我到火车厂修理部里，叫我立在一架机器的一旁，看另外一个法国工人做工，这个法国工人就算我的师父了。当时另有一个中国同学，他也学车床的，和我一块站着，这样过了几天后，师父才叫我们帮他拿家伙铁块，就做他的助手。再过几礼拜，他叫我们做极简单容易的工作，如镟孔、上油等。再停了几礼拜，他许我们做各种粗糙的工作，那时自己虽说有一点会动手，但是做起稍为精细的工作，便手足无措，

很易弄错。当时在这架机器上学的人，除出我们二人外，还有工厂学堂里来的法国同学多人，他们每礼拜实习十二小时，所以我们那时看的时间多，学的时间少。待到六月以后，法国同学都放了暑假，我们的师父又将我们两人的时间分配了，一人上午，一人下午，这样一来，我们就非常高兴，以为有练习手艺的机会了。那时候天气很热，作工时汗流如雨，然而我的手艺在这几个月里进步最快，到九月间法国同学回转来，我的手艺和从前便大不相同了：各种图样，自己会看；各种家伙，自己会磨起来；各种三角的、方的、圆的螺旋钉，自己也会做；每个工件一来，我的脑里也能决定，必如何做法才能完美，上下次序也不致杂乱，错误的时候，也很少了。所以那时我的师父天天都在外面谈天，到机器面前来的时候很少，遇到法国同学来的时候，也叫我们指示他们。只是在那时曾伤过一回手指，幸不十分利害，只休息十多天就好了。

光阴如矢，不觉十月已到了，我们的手艺也自己会做，学徒的期间又将满了，我们非常高兴，以为不久就可得到正式工人的位置，一人管理一架机器，不受师父束缚，何等自由，并且工资又可增加起来，和法国工人一样多，于是就向工厂去信，要求换工。（因为我们进厂时，曾与工厂订明合同，工作时间三年，前六月为学徒时间，每天工资八法郎，工厂里扣去半法郎作为押柜费；待到学徒期满，工资与法国人一样，每人扣去一法郎；待到三年合同期满，则此三年中所扣的钱，仍归还本人，并给奖赏钱一千法郎。如果有中途自己退工，破坏合同者，则此所扣去的钱，归于工厂，作为赔偿损失。）但是工厂里也不回信，也不把我们换工，我们的心里愈急，而工厂里的答复愈迟，直到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正月十九号，才给我换到勃娄衣 Breuil 制大炮厂里做工人。

制火车头工厂的历史和现在的规模，我虽不能详细知道，但由询问观察所得，也可略知其大概。该厂建于一千九百十四年，在欧战中全部制造大炮，待欧战告终，大炮销行减少，仍转做火车头来。全部共有工人一千左右，每月平均可出十四个火车头，内分四部：（一）制造部，面积最大，共有大小机器一千多架，种类约可分为车床、刨床、钻床、旋床、磨床……几种，而以车床架数最多，刨床机身最大；（二）整理部，机器多钻床、旋床，所做工作就是将制造部中所做好的零件，一一凑成机关的各部，再由各机关凑成全部火车头；（三）油漆部，就是将整理部中所凑好的火车头拿去油漆；（四）修理部，就是我们所学的一部，该部共有工人二十多个，专门修理火车头里各种损坏的机件，整理、制造两部里各种损坏的机器。所以在这部分做工，最能学得一点工业智识，盖因各种机器和各种零件，见识得多，故学徒多在这里。

我在这部分一共做了十个月，工厂里曾减过两次生活费：第一次在五月里，每工人每天减去二法郎；第二次在八月里，每人每天减去一法郎半。本来此地有手艺的工人，大概每点钟工价一法郎二十五生丁，再加上每天五法郎生活费，共得十五法郎左右，现在生活费只留一法郎半，那每人每天只有十一法郎半了。追究工厂里这每次减生活费，只借口法国现在货价降低，其实各种紧要的食粮，如鸡蛋、牛肉、牛乳饼、红酒、马铃薯、白菜等价格有增无减，惟面包每基罗减去三十生丁，较诸工厂所减少的生活费，（三法郎半）相差甚远。第二次减去生活费的通告一出，各工人都争先看。我的师父回过来，我问他：“那通告里说什么事体？”他答道：“可怜这次工厂里还要减生活费，厂长简直想把工人饿死了！现在每个工人只赚得十多法郎，比欧战前只有增加一倍，（欧战前每工人每天大约六法郎）但是各种货物要增加五

倍至七倍。现在一班只有一个老婆的工人，要他的老婆再能自己种菜园，象我的老婆一样，勉强还能过活，如果再有四五个孩子跟着在后面，简直是天天只能吃马铃薯和面包汤了！”当时我看各工人都愤愤不平，而卒未见罢工者，皆因该厂主防备周密的缘故。至于我们学徒，此次却一点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们已和他订过合同的。

我在工厂里，有三件事看到，令我注意的：第一件，就是在栈房做工的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头子，当工厂里给他养老费的时候，各工人都捐出一点钱来，合买一根手杖，在他做工最末后的一天，各人就将手杖送给他，并说许多“康健”、“安乐”等祝赞话。老人以笑容收受答谢，并在他的衣袋里拿出一包鼻烟，叫各人都吸一点，他的意思，是表明庆祝各人也要和他一样长寿，得到工厂里的养老金。在这一件事体上，我想定可以看出工人得养老金是很难的。

第二件，是制造部里有一个专门钻眼的女工，伊一天钻到晚，一年钻到头，都是钻千千万万同样大小的孔眼，有一天，伊的头脑晕去，卧倒在地上，大家把伊扶起来，后来伊醒转来，伊说，“我天天钻同样的小孔，毫无生趣，时间又长，所以头脑晕去，身体倒去也不知道了！”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我相信西洋现在工业的发达实归功于分工，工愈分则手艺愈少，生产愈多，而又佳美；但同时工人一方面说，非但没有自然乐趣，将身体变作机械，而且还要因此生出生理、心理上的病来，天然能不能发展，这是很可怕的。

第三件，是工厂里工头的威风和工人的恐怕情形，我从日记里摘录一段，就可以表明这件事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月九号）“今天上午，我的师父在旁边一个皮匠那边谈天，我才拿钻子

到磨子旁边去磨，还没有磨好，他忽然跑到我的后面，用极尖锐的声音，问我道“你还没有磨好么？”我说“是的。”他把我手里的钻子拿去，他自己磨，我当时莫明其妙，跑到前面，我的朋友问我道：“大工头刚来这里，你知道么？”我说，“我一点不知道。”师父又问道：“工头方才在这里和你说些什么？”我的朋友答道：“大工头问我为什么机器不开起来做工，我答道，因为我的朋友在那边磨钻子，他就自己去了。”师父说，“还好啊！没有受责。”他又继续告诉我们道：“你们将来如果看见大工头来的时候，一定不能做起倦怠的样子，全个身体靠在机器上面的，更不能将机器停住，去做别种东西；因为大工头只要看见你们的机器停止，不问你是做什么要紧的事体，他总说你们怠工，那非但对你们不利，而且他要首先责我教训不严呢！”他当时口里轻轻地教训我们，一只手插在腰部，一只手放在机器上面，两眼注视我的钻子上，身体立起来，象精神很充足的样子。我听到他这一番殷殷的劝告，我总想看一看那大工头究竟有怎样威风。我问朋友道，“工头究竟在那里？各工人都好象老鼠见猫一般恐怕？”他说：“他现在跑到对过做锉工的工头那里去了！”我偷眼一看，才知道那位身体很长很胖的就是大工头了。当时做锉工们的工头先对他脱帽致敬，又笑着脸和他谈话。我那时因为钻子发热，想停下机器，去打一点水来洒一洒钻子，否则恐怕将钻子弄坏。我的师父忙着说：“不要停，不要停，钻子弄坏也不要紧，你只管用力钻进去就好了！”另有一个法国朋友，方自门外进来，不知道有工头在这里，一直跑到工头旁边的火炉边点烟火，我们的师父便轻轻地喊他不要去，他一点没有听到，公然自己去了，当时我的师父又不敢大声喊出他的名字，只恐大工头听到，更要不好，轻轻地和我们说：“这个朋友将要有不幸了！”

正月二十号，我和四个中国同学，一同到勃娄衣 (Breuil) 上工。该厂距火车头厂不甚远，乘工厂火车只要五分钟就可到，全厂分为熔铁、制大炮两部。熔铁部完全利用大机器，熔冶带岩石的铁矿，和各种旧铁；规模宏大，大烟囱八枝并立，煤铁上落全用机器，人工甚少；若要说出该部的内容，我就知道了，这非有专门家不能做到的。制大炮部，面积很大，里面多大机械，有长七十步做大炮的车床，有长五、六丈的刨床，有能举一百二十吨的电气起重机；所造的大炮，炮身最大的部分直径二米突 (Metre) (每米突约中国三尺零)，炮口直径百分之七十米突；最小炮身直径百分之二十米突，炮口直径百分之十米突。说到子弹，样式颇多，大小尤其不一，我所看到的大概都是锥形的，最长有至二米突余，最大的部分直径百分之十七米突，中空外坚，尖端另镶，内部空隙处实以弹药。此外还有外面具水洞的子弹，专门供给筒内具水洞的大炮用的；飞机上的炸弹，专门给飞机上的小炮用的。总之，这工厂里完全做杀人的东西，我做这工作，完全是迫于不得已的。

说到我所做的机器，是一架小的车床，也是做大炮里各种零件的。我和一个中国同学，两人共一架机器，一个自上午四点钟上工，到十二点止；一个自十二点到下午八点止。那时天天下雪，早晨三点钟起来，乘工厂火车到工厂，脱去大衣，换上工服，站在机器旁边，两手握着象霜冰一样冷的铁条，所有的手指都麻木了；每天所得工资又没有增加，待到三月十七号，我就自己和工厂脱离关系，到巴黎来找工作。

(乙) 工余的生活

我们的宿舍是工厂里的房子，二层洋楼，四面皆有玻璃窗，光线颇佳；每层各十六间，大小不一，有容十人的，有容五、六

人的；楼上为法国人及别国人，楼下纯为中国人(约七十个)。房内器具简单，每人一张小铁床，上有灰色粗毯二面，毯下有白布袋一，长与床相等，临睡时必须身体钻入袋内，上覆以毯。有一絮褥，外包花布，褥下有麦秆褥一，外包麻布。床头有挂衣钉三，钉上有长三尺的木架一，供安放书籍物件的用。又有长桌、长凳各一，火炉一，电灯二；木橱每人各一，内分四格，工程极粗糙，然颇为适用。房外有供洗脸的自来水槽二，无论寒暑洗脸都系冷水。

吃饭的地方，起初十五天都是在工厂饭馆里吃，每天四个法郎。早餐一杯咖啡和一点牛乳饼；晚餐每人一肉、一蔬，面包汤各人随意取食；面包每天一人半基罗（每基罗约中国一斤十两余）。午饭种类与晚餐相差不多，惟食料隔宿，滋味不好。后来因为那饭钱太贵，就自己起火，晚餐、午餐一同弄好，这样每月只要六十法郎就够了。到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正月十号，我和两个朋友搬到克鲁沙去住，三人共住两间房子，每月房租八十法郎，比较工厂房子要贵一倍（工厂房子的房租每月每人十二法郎），然而看书习字要清静方便得多，并且住克鲁沙距工厂较近，每天可省出二点钟来，做别的事体。饭食仍旧是自己在房子里用煤汽灯烧的，衣服是每礼拜日拿到工厂旁边一个水槽里自己洗濯的。

十、巴黎候工生活

我于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三月十八号，到巴黎，住在哥伦布一个小旅馆里。当时听许多同学说，“巴黎各铁工厂要车床工人的很多。”然而我找了几家，问过许多工厂，有些说不要车床工人，有些说现在没有位置。后来到皮盎鼓(Billancourt)一个很大的汽车工厂考工，因为那机器不熟识，工作做起来不好，没有考取。

再找了许多工厂，都没有得到工作，后来没办法，三月三十一号到制花边工厂做工(那时这工厂只要有人去都收的)，该厂规模极小，只有工人七、八十人，中国人已有十多个在那里了，所以我进去，那招工的人非常客气。我每天作工十小时，工资十法郎，除出吃饭住房子外，连一个钱都不能剩；然而所做的工作究竟与别的工厂不同，我每天上工时，不要换工衣，长日坐在那很明亮的房子里，手里拿着一把小剪刀，将已经做好了的花边上一根白线，剪断抽下来，就算完工。这工作又轻巧，又清爽，并且还同许多法国女子一块儿坐在那里，伊们时常唱起歌来，令我的心里也欢喜得多。至于那女工头对于我，也非常地和善。这样过了多天，有一个汽车工厂回我一信，说那边已有位置给我，就和花边工厂脱离关系。

我在这几礼拜候工中间，曾受一法国人的侮辱，就是我们的房东。他睡在我们的房子隔壁，有一天，我和朋友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谈天，他在间壁干涉我们；我的朋友答道：“现在还没有到十点钟，你为什么耍干涉人家说话？你真讨人厌呢！”他因此就怀恨着我们，待到我们搬房子这一天，我们本想吃了午饭出屋的，当十二点钟时候，我们的饭还没有吃完，他敲进房门，说我们出房子已经迟了几分钟(照例是应十二点钟出屋的)，便把我们的行李一手拿出房外，并将我们烧饭的家伙都推倒地上，作种种极不好看的颜色来凌辱我们外国人。我当时怒气冲天，立刻跑到街上去喊警察，他问我：“为什么事？”我说“我的房东欺侮我。”他说“他打你没有？”我说“虽说没有动手来打我们，但是他的形容非常难看，言语非常恶浊对待我，并且把我的烧饭的火炉碗盏都跌倒地上。”他说“那不要紧，你可去市镇厅去控诉。”我就跑到市镇厅里，办事人说：“你明天拿呈纸来，今天礼拜日不收呈纸。”于是我跑回

来，吞声忍气些就算了，以为打起官司来就有种种麻烦的手续。

十一、汽车工厂的作工生活

（甲）作工的生活

我于三月三号，到巴黎附近一个汽车工厂上工。该厂共有工人七、八百，专做一种样式的汽车，中国人连我有五、六个，我进去时名义上是一个车床工人，后来工头说现在没有车床位置，叫我去做与车床相似的磨床工。我当时说：“我不会做磨床工。”工头说，“不要紧，我叫小工头告诉你。”我就非常高兴，以为藉此机会，能多学一件手艺也是很好的。这机器与车床大概相似，所做的工作就是车床所做的工作。其所以要用磨床而不用车床，因为车上的刀，只能割未曾坚火的钢铁，磨床上的砂轮(Meule)能磨已经坚火的钢铁；其所以必要先坚火而后磨，因为每个零件经过坚火，必有物理上的细微改变，如曲直等；因为这样，所以汽车上各种紧要的零件，都是在车床上做好，稍为大一点，待坚过火后，再放磨床上磨至十分恰准的尺寸。所以磨床上的工作，是各零件最后的一种手续，是机械中最精细的工作；这个极细微的工作，在不懂机械的人看去是多事了，其实机械的好处就在它显出极细微的尺寸。我相信一架机械经用不经用，好不好，就在这细微的尺寸上讲究。

我做工的时间，在早晨六点上工到下午二点下工；在十点与十点半中间，这半点钟工厂里给我们吃点心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名为八点钟，实则只有七点半钟一天。我所做的工作，大都是论货给钱的，但亦有论钟点给钱的。论货给钱的工作，有时一天能做三十二法郎以上，不过做工的时候绝象火烧房子的时候，各人搬东西一样快，一分钟不能休息，连大便小便都要预先计算时间

的。这种工作，钱虽多一点，然对于卫生是大有妨碍的；论时间给钱，每天至少有十八法郎，这样每礼拜平均起来，每天至少也有二十三、四个法郎，所以我那时很欢喜做这工作；第一可以学得一点手艺，第二这样工资还不算少。可惜不到一月，工头说：“这部分没有工作了。”叫我到钻床这一部分，去做钻工。我当时也没有推辞，因为钻床中的工作，完全是车床中一部分的工作，凡钻床所能做的零件，车床没有不能的。不过在钻床上做的是钻子或各种家伙动着，所做的东西不动；在车床上做的，是所做的东西动着，钻子或各种家伙不动，这一点儿分别罢了。

我做钻工起初的时候，那个小工头以为我是外国人，又是新来的，每天给我的工作都是很不好的，我那时做工非常地出力，每天是上工起一直做到下工，都是一点不停止，然而终久得不到红利（在每点钟固定以外的钱）。后来那小工头做错了工作，被大工头骂了一顿，他自己跑了，再由别部分换来一个小工头，他对我非常好，每天给我的工作，都很能赚钱的，究其用意，他想先把我弄高兴起来，然后可以问我要中国茶叶（因为从前有中国同学曾给他中国茶叶），与我朋比为奸，互相获利。我当时给他一包中国茶叶，隔了一个月，他说已经吃完了，又要问我要，我又给他一包，于是每隔一、二月照例给他一包茶叶，好象纳贿一般。因此我那时的工资，每天都有二十八、九法郎或三十二法郎。这样过了四、五个月以后，我的手艺纯熟起来，全部分所有的工作都已熟悉，自己都能做了，并且在这部分十二人中我算第三个老工人，于是位置稳固，作工时又比较自由一点，每天拿到好工作，我就放出全力来，赚三十法郎以上，碰到不好的工作，就非常偷懒，十分不愿意代资本家多做工，情愿工厂里给我论钟点的钱（每天至少十八法郎）。待到十二月初，我和小工头说，自己

明年要进学堂念书去，他听到我的话，便有点不高兴，过了几天新来了一个黑人，他非但不能说法国话，而且不会做工；小工头起初很蔑视他，后来却对他非常之好，给他的工作比各个老工人的都还要好些，只因黑人本来没有做过这工作，虽说有很好的工作给他做，他仍旧是做不快，不能赚钱，于是工头便代他做工；每到下工的时候，黑人拿出一本小簿子来，工头将他一天所做了的零件个数和红利多少一并记上，我才知道他又和黑人营私分红利了。以后给我的工作便和从前完全不同，我当初给他茶叶时，固知以利相诱，不能长久；但是看当时小工头的形势，如果不是这样，恐怕不但不能赚钱，而且要危及位置，所以为适应环境起见，就和他利用一下。至于同道做工的法国朋友，他们对我都是很好的，没有一点轻视菲薄的举动；不过他们的贪财的习惯，比中国工人尤甚，这的确是西洋资本制度的结果，决非他们的天性。待到十二月十六号，我自己辞工出厂。

我在工厂里，时常看见法国人有一种最污秽的习惯，就是他们大便后，用手指揩屁股，再放在茅厕的墙壁上将手指所有的秽物都揩了。这种举动，非但在工人里是很平常的，就是中等社会的人也是免不了的；非但在巴黎各工厂茅厕里很多，就是克鲁沙各处工厂茅厕里墙壁上更是重重叠叠，好象一幅好图画。我想在这样纸业发达的国家，讲究卫生的国家里，还要做出这种龌龊的举动，真令人莫解其故！有许多外国人专门说中国人拖长辫，缠细脚，吸鸦片种种不好的习惯（影戏里时常看见），而不知自己国内也有用手指揩屁股，格外污秽难堪啊！我并不是要故意和拍电影者捣蛋，想专门说出他们的坏习惯，来掩饰自己的丑；不过我想把他们的不好的习惯指出来，使他们可以革除，益进于真正的卫生清洁之域。至于他们把我们的恶习惯指出了来，使我们可

以急谋改善，那是特别要感谢他们的。

(乙) 工余生活

我们自哥伦布搬了房子，住到鼓培伏埃一间小旅馆里，每人一间房子，每月租金六十法郎。因为那里距工厂太远，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很不便，加以床子又有臭虫，晚上睡觉颇不安宁，不满一月便搬到工厂旁边一个旅馆里来了。我在那边只住了一个月，在早晨到工厂里来上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法国人有一件很坏的习惯，就是他们不论大街小巷，行人众多的地方，总是随意便溺，行之者不以己为耻，而看之者又不以彼为奇。我有一天早晨去上工，自我的旅馆门口，一直跑到皮拿桥头，不到十分钟的路，在大街的一旁，看见了三十七个曾经小便过的黑影。或说那街上没有小便处的缘故，我偏偏在皮拿桥头小便处旁边找到七个较大些的，如果要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不讲究公共卫生呢？不过是一种不好的习惯罢了！

我们在工厂旁边的旅馆里，一共住了四个月，每人一间房子，每张床铺，每月房租八十法郎。后来因为房东不愿意我们在房子里弄饭，我就一个人住到旁边另一个旅馆。一人一间，很大很明亮，又很清爽的，每天工余时，自己看书，非常清静。这几月间对于动物学、植物学，有许多进步。

我在这工厂一共做了十个月的工，曾碰到许多事体，一件令我佩服的，就是八月二十九号巴黎各工厂工人，为抵抗政府收工人税（法政府要在工人每年所得工资上抽税“未结婚者抽所得全数千分之七”作为补偿法政府在欧战中所受财政之损失）全体罢工。那天，我亦没有上工。当天早晨，我买报纸，看见我们工厂门外，有许多人站着，有高谈的，有歌唱的，声音极其嘈杂。走近些，又看见了许多相识的朋友。他们都来和我握手问好，并介

绍许多和我素不相识的人来和我握手。他们说：“这个中国人，也能和我们取一致行动，堪称难得。”停一会，见一个大工头坐着一辆红色的大汽车，开到工厂门口来，他看见许多工人站在那里，便说：“你们进去！你们进去做工！”工人们便对着他高声骂道：“你是象猪一样齷齪！”他就开起快车来过去了。再停一会儿，又看见一架载货的大汽车也开到工厂门口来，那车夫看见厂门紧闭，便喊道：“门房，你为什么不开门？”门房答道：“不能开门了，你在那里等着罢。”车夫道：“什么时候才开？”门房道：“五点钟以后再说罢！”当时，这车夫又被大众一回正理大义的质问，脸上发红，没话回答，转车轮去了。我跑到西脱龙的(Citreoa)汽车工厂门外，也同样看见几百人站在工厂门外。他们并且用《人道报》(《人道报》主张罢工最激烈)，将工厂的大门封住，不许别人进出。我再跑到代拉全(Delage)汽车工厂门外，看到二、三十宪兵和巡警，提着长枪，肃静地站着，工人们一个也没有近到他们的身边。只见对面咖啡馆里坐满许多工人，门外也有许多站着。在这许多人中间，我看见有许多注视宪兵的枪，有许多注视警察的脸，有许多轻轻地在那里谈话。所有的行人，都停足静悄悄地看着。

还有一件可笑的事体，就是十二月五号下午两点钟放工后，自工厂里回来，看见闹钟已经停止了，马上把它开起来，到晚上八点又停止了。当时，我想拿出去修理，已是太晚；想到别处去另借一个，在四邻又没有相识。不得已只有勉强再开起来。这天晚上临睡的时候，心里想着“这只闹钟，今夜一定不能走到明天早晨的，如果明天不去做工，少了一天工钱，还是很是有限的；拿不到明天工厂里所发的工钱，那就糟了（因为明天工厂里发工钱，如果不亲自去拿，将来必有许多麻烦的手续。）并且，工厂里现在厂规，特别严起来，工人迟一分钟进厂，便要强迫停工一天，

那怎么好呢？因为这样，所以睡着忽然做梦“已晚了工”，忽然又醒起来看闹钟。第一次醒起来，一看闹钟还只有十点，又睡转去；第二次醒起来一听，闹钟已经不走了，房内似乎已有一点微光，开起电灯来一看，闹钟已停止在十二点的时候了。当时心非常着急，只恐已经晚了，开出窗门看去，对面一间咖啡馆，已经开了门，并且里面已有许多人站在那里吃咖啡了。我就赶快穿好衣服，不洗脸，不刷牙，手里拿着一块面包，立即跑出房门。盖因对面的咖啡馆，每天早晨，都是五点三刻钟开门，候六点钟上工的人，可以喝咖啡的。待我一直跑到工厂门口，非但没有看到一个同伴，连开门的门房都还没有到。工厂里一盏电灯都没有发光。再靠近大钟底下一看，还只有十二点三刻钟，当时心里非常着急，欲回转房子里去，又没有开大门的钥匙，大门不能进去；欲不再回转房子，则天又冷，雾又浓，还有五点钟的长夜，怎能过得去呢！踌躇不决，再四思维，只有到房子对门的咖啡馆里，喝一杯咖啡，温一温肚皮再说。进了咖啡馆门，那卖主就问道：“你做什么？”我说：“想喝咖啡。”他说，“现在没有你的份儿。”我说：“为什么你不卖给我？”他说：“这一点咖啡是留在这里，专给他们开汽车的人喝的，因为他天天都到一点钟的时候来的。”我没方法，只有出来，在路上东一跑，西一跑，把两只脚趾都冻得麻木了，鼻孔里也流出许多鼻涕来，忍不住寒冻，又跑转自己旅馆门口来敲门，敲了半点钟，没有一个人答应。我恐敲得过重，把玻璃窗敲破，将全旅馆的旅客都惊醒；即使他们来开了门，让我进去，这样对于我个人是便利的，但是他们一定要不高兴，说这中国人，自己不细心，看错了钟，还要妨碍大家的睡觉。于是我决定不再敲门，愿意自己一人受冻，不愿意大家惊醒。后来，想到近旁的电车路旁，有一间待车室，遂即跑到那边，果然一个人都没有。我进去坐在木凳上

良久，精神也疲乏了，就在木凳上卧倒。只因那木凳太狭小，加以一阵阵的寒风，自破碎的玻璃口刮进来，身体便辗转反侧，连一点都睡不着。这样经得很久，眼光才闭去，几个巡警来了，他问我道：“你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便照实情实理对他们说一遍，他又问我要居留证书。我拿出来，他们看了，并将我底名字录去，并问我的旅馆住址和工厂的名字，我都一一回答无遗。他又问：“你的身上带有武器没有？”我说：“我非但一点武器都没有，而且忘记了带割面包的小刀。”他们总是不信，把我全身上下遍查一次。又说：“你不能留在这里。”我说：“现在天气又冷，厂门未开，房子里没有开大门的钥匙，又不能进去，你们这里还不许我暂留，难道一定要我露天冻死么？”他们没有话说，自己去了。于是，我就坐在木凳上，借外面路灯的光亮来，将包面包的一张《民国日报》，自头至尾细细地看过一遍，又跑到工厂门口来，一看大钟还有四点一刻，又在工厂四周围路上，跑到这一条街，又跑到那一条街，来回不已。当时因为两脚都麻木了，不能快跑，因为不能快跑，全身血脉流通迟缓，脚手益加麻木不能动，全身格外战栗不已。仰起头来看看天色，那不十分圆满的月亮，已被浓雾罩住，光芒甚微；所有的星光，大的、小的一粒都看不见了；一块块的灰色云都自东南移往西北，看去好象马跑这样快；那时非但没有听见虫声、鸟声，连行人也没有，我的头脑里又忆起从前的一切高兴的事体，和一切失意的事体，后来又想到自己现在为什么要受到这样寒冷——寂寞？自己答道：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有金钱；（想到工厂里去拿工钱），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工厂对待工人太严。（迟到一分钟，就要限制停工一天。）这样，待到五点三刻钟，才进工厂。这一天所做的工作本来是赚三十法郎一天不要十分劳力的，不晓得为什么头脑便糊糊涂涂，做了一长天，只赚

得十八法郎。唉！象这样的故事，真是可笑又可怜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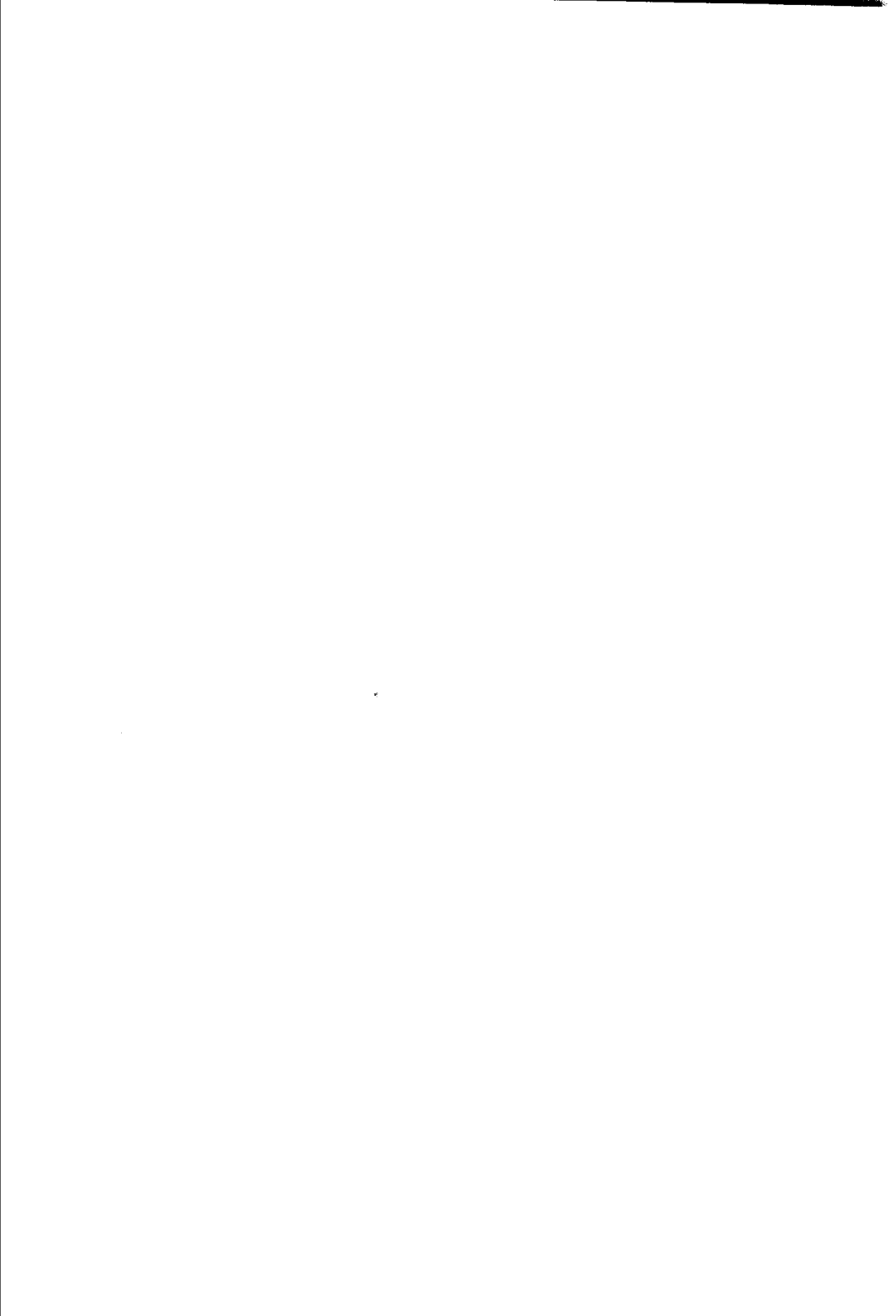
这篇本有一段总结，因底稿的末页脱落了一角，所以无从排印，希读者和作者原谅。

记者。

《民国日报》副刊《平民》145--153期，1923年3月17—5月12日



四、二·二八运动



介绍赴法俭学须慎重

交涉公署致寰球学生会函云：查留法学生凭贵会来函介绍，均经敝署，给予护照，以遂其向学之忱。近闻该学生出洋专心肄业者固不乏人；而有家本寒素，一到外洋无以自给，遂由学而转入于做工。不知法国于侨工并未优待，工价所得为数几何，往往穷极无聊，欲归不得，致流落外洋，实繁有徒，言之滋概，与其追悔于后，不如审慎于先。以后贵会介绍学生赴法，务请格外注意，切实调查，果使该学生身家足以自给，不致如前项混入做工一途，则请来函知照，以便给发护照。否则，爱之适以害之，贵会仁爱为怀，当不河汉鄙言也。

《时报》1919年11月2日

李石曾君留法勤工俭学问答

本埠华法教育会，前以巴黎李石曾君电阻赴法勤工俭学，故遣送事务，暂行停止，一切须待李君返国报告情形后，再行解决续送。李君已于本月八日到沪，该会于十一日开会欢迎。今将李君之演说辞，编成问答体，以期明了，录供海内赴法志士，有所循蹈也。

（问） 近来赴法国之勤工俭学生日多，然有谓此事成绩甚好者，有谓此事不能实行者，不知其真象究竟如何？

（答） 勤工俭学确可实行，在法吾于此事方有一年之经历，较前尤为乐观。彼时吾虽深信勤工俭学之可以实行，然不过根据古人及今人少数之举例，以成此种之信心。所根据者，固此事实（古人中如美国之樊克林、法国之卢梭等，今人中如豆腐公司工人读书，与俭学会学生之作工等）。但既非实行于多数之人，仍可视为特例，事约近于理想。至于现在，则已有二百余勤工学生，分布于数十工厂，可谓多数人之试验，已成事实。尤可乐观也，则勤工俭学之事不仅可以实行，且成绩之佳，尤非始愿所料。一年前吾所深虑者，一即学生虽有勤工之志愿，而不能耐劳；一即学生虽能勉强为之，而恐工厂有不满之虑。既经近一年来之试验，此两现象，固亦有之，乃系学生中条件不充足者之部分，并非学生之全体。其他条件充足之学生，如曾肄业于勤工俭

学会预备学校中者，不但学生与工厂双方皆表示满足，且学生于到法半年后，将其初到时所借华法教育会之待工维持费，已能还清。而工厂亦加增学生之工价，并扩充所用之人数。至勤工俭学生之制品，如铁具，如图画，亦颇不劣。此皆勤工俭学之事，确可实行，且可乐观之明证也。

勤工俭学之成绩固如以上所云，然并非谓此事绝无困难，随便即可作到。但所谓困难，皆非不可免除，而免除之方法，不外于五个条件，请将条件，一一说明如下：

第一条 身体强健为作工之必要，否则非不能持久，即觉其太苦。厂中工作一日八时，虽较战前为少，然亦非体弱者所能也。

第二条 志愿坚定，亦必不可少，否则不久即要改换工厂，或于工作与经济尚无所得，已自行中止。此于本人与工厂及介绍人三方面，皆大不利。

第三条 粗通法语，为解说与承受工作之必要，否则非绝对不行，即多生误会。

第四条 粗通技能，如镗工、削工等类，为得机器工作之必要，否则只能专任作劳力之工，此非学生之本意。

第五条 有技艺之工作，□旦夕所能必得，故必须备待工之时之旅费若干，否则于尚未觅到工作之时，已有经济之恐慌。

以上五种条件，若皆充足，则勤工俭学万无不能实行之可虑，否则亦必发生种种困难，然不能归罪于勤工俭学之方法，而当归罪于条件之不充足也。今在法勤工俭学者，其条件较为充足者，皆能满意，遂致函亲友，谓为成绩甚佳。其因条件不满足而发生困难者，遂谓不能实行，实则非勤工俭学之能否实行，有可讨论，惟有条件充足与不充足之问题，此乃真象。

(问) 现在已到法之勤工俭学生有若干人，条件满足已得工

作者有若干人，条件欠缺不得工作者有若干人，条件不充足者当如何解决？

（答）由去年五月至十二月，到法学生约六百人，勤工居三分之二，俭学居三分之一。于此时间内，勤工学生已入工厂者二百余人。此二百余人中，条件完全满足者亦甚少，其他则或有部份之满足，或且完全欠缺。其有部分满足之条件者，程度亦不一。其尚未入工厂者，亦略如是。

条件不充足之勤工学生，有已入厂者，有未入厂者，皆用种种方法补救其所缺乏条件。补救之法，约三端：一由工厂委曲容纳于初到厂之时，次第补足于既到厂之后；一于未入工厂之先，送入学校，补习语言与技能，数月后始介绍入厂；一其无存款者，由华法教育会每月借给必须之用费，俟到厂既得工价时，陆续偿还。

（问）以上所言种种条件，不为不说明，补救之方法，不为不周备，然何故勤工俭学生中对于组织人恒有责言，揭载报端，想亦君所阅及，究竟孰是孰非？

（答）勤工俭学之事，确实可行，然会之组织人与学生，各有过失，不必讳言。所谓观过知仁，亦为事实，故可谓双方互有是非。

实行此事之初，组织人亦见及到法作工，须有种种条件，亦曾以告于学生，且劝其不必早去。学生极具外出求学之热心，求早达其目的，尚无充足之预备，即已到法。在学生方面，虽系出于热心，亦不免有不自量力之过；在组织人虽已见及条件之要，而不能坚持到底，及为反复详细之说明，使学生必到预备适当之时而后去，终为一大误点。此双方互有之是非。

组织人与学生各有是非，然亦各有可以原谅之处。在学生方面，国内无事可作，与无校可入，或且迫于兵患（如湖南赴法者

最多)故急于外出。既有外出之计划与预备,更鉴于时局不稳,变乱频仍,以致俭学生因二次革命与复辟之变,而经中途解散,故愿早出。组织人亦鉴于中国此等情形,亦不愿过于固执。勤工学生既因此搭日本船纷纷赴法。而日本船绕道英伦,种种不便,又不得不与法国特别交涉,以求搭法国邮船。法船尚充军用,须得政府之允可。此番运动,若人太少殊不值得,故有运输五百人之约。既有此约,则机关不得不求充满其数,以维持信用。在学生方面恐逾五百人之后,不复得廉价船位,故多以早去为目的,此亦不久而有多数学生到法之一因。

勤工学生责备在法机关有二要点,一曰组织之不完善;一曰机关中人有官气,不能办事。前者为实在情形,后者则颇不公道。请略言其真象如下:

机关组织之不完善,既无可讳,亦无可逃。因吾人既无基金,公家亦不给经费,所有用费,皆由组织人勉强借贷与捐助而来,且所得之数,远不及所需之数。以事务所与接待所而论,照料数百人,加以尚有原在法国之华工等事,至少非有房舍数十间不可,而机关仅有十间。以事务员与照料员而论,非数十人莫办,而机关中仅有数人。以如此无米之炊,焉能有完善组织。故此层为组织人完全承认而不辞者也。

至谓机关中人“有官气”与“不能办事”,乃极不公道之言。吾人之机关,大异于官家机关者:则彼有的款,我无的款;彼之得薪较优,办事较少,至此种机关中人,或完全尽义务,或得细微之报酬;至就作事而言,官家机关每日办公不过三、五小时,此种机关,恒由早至夜,且星期亦往往不辍。其不同如此,然何故谓有官气?亦非无因。机关中有刘君者,前曾俭学,后亦实行勤工,在实业银行中每日作事数小时,报酬亦优。而刘君热心会

务，弃其银行之常业，从事于安置同学工作，并经理账目，此两要务集于一身。有因勤工学生欲换工作，刘君不允者，或欠会中借款，为刘君拒绝者，此实会章所不许，而皆迁怒于刘君，以刘督军呼之。此以官气责备机关之大误，而对于刘君极不公道之点也。虽然刘君亦有致谤之由，因其人颇豪爽，出言往往欠于委婉，无论对于何人，皆作此态度，勤工学生则疑为对于彼等无礼，此乃一种误会。故刘君对于责怨己者，亦笑而受之，然日后刘君终为同学所见谅无疑。又有一种彼此误会之原因，则数百人之事务太多，非少数人所能从容布置。以复信过途，或招待不周之故，恒不为同学所见谅，此仍缺于实力，以致组织不能完善之问题，组织人自难尽负其责。而勤工学生初到国外，感受种种困难，遂有不满之词，亦出之有故。

（问） 以上所述，似极持平之论，然一部份之勤工学生，见不及此，不知自返，专归罪于组织人，非唯失平，且足以坏此事之名誉，于进行不无阻碍，会中将何以处之？

（答） 现在赴法求学之事，已成为一种有力之潮流，无能阻其进行者。勤工诸君亦非有意破坏此事，不过欲促进机关之改良而已。在机关方面虽无实力，然但能作到之事，无不尽力为之，甚至出乎所有力之上者，亦且勉强进行，固无待乎促进。因吾人于此事，乃志愿的主动，无需乎毁誉之促动。如法国本无华人固定之机关，此亦非吾少数人之责任。然吾人鉴于需要，勉强组织，购置房舍，设备各项招待机关，且无款之同学，或借给，或代募，种种进行，终必为同学所见谅，吾人固不必自为辩护。至诸君之欲责善者，意亦甚好，且足征其改良公益事业之热心，纵有失平之言，吾人亦毫不介意，且于前途亦不致有若何之妨碍。至偶有含反对此等事业者之言，此非出于同学之本意，乃他人之作

用杂乎其间也。

所谓反对此等事业之人，约有三项：一为官立机关，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主义，自不愿多数人到法；一为绅士派之留学生，以留学“贵精不贵多”之主义，以图实行少数人垄断留学之方法；一为反对新文化之人，不愿多数人赴法。以上三者，恒欲破坏俭学及勤工等事，惟时机无从摧折，趋势不可背驰，同学诸君虽或受其先入之言，不久亦必有真确之觉悟也。

(问) 然则君等专凭此种趋势，其他不加理会，抑将更有何等具体改良之方法，以利此等事业之进行？

(答) 吾人对于此等事业，“自动”与“人力”两方面同时进行，且“人力”之进行，亦即为“自动”之助。对于已去之勤工学生，无论缺点在机关或在个人，必皆用种种困难。至未去之同学，凡经会中介绍，必严格的限定，加以上所云之五种条件，则将来赴法者，必可免困难之发生，此“人力”方面之进行也。至此事既至巩固发展而普及之时，则所谓“补救”与“限制”等等，亦皆无所用之，亦且无“机关”与“个人”之判别。以今日而论，到法者约有千人，俟此千人，人人熟悉法国情形，且各有自立之基础，则人人皆是一介绍留法与维持留法之机关，较之以少数人之机关维持多数人之团体，必收事半功倍之效。此种趋势，已有萌芽，如在法之“勤工俭学学生会”，在沪之“赴法联合会”，在京之“工读互助团”等等皆是。只有以旧同学及亲友兄弟之资格，招待维持其所介绍之人者，亦渐渐实行，至今日机关与个人之困难，皆不过临时间题。一面力图其解决，一面待自动，种种机关与个人之发展，将来赴法求学潮流之猛，犹必百倍于今日无疑也。

巴黎教育会第一次学生 代表谈话会纪要

兹得巴黎教育会第一次学生代表谈话会纪要一通，关于旅法华人各种运动，如华法教育会的近状，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实况，里昂中国大学的进行，叙述极详，关系重要，而又多为外人所不及知者，特此寄回祖国，请将此全文登载。（冻雨志）

（一）刘厚（大悲）君报告开会：

（上略）至今日开会的原因：（1）因为春假在即，关于各校同学的安插方法，要征求诸位同学的意见，并望予会中以精神及事实上之扶助。（2）因为各同学自到法以后，即分入各学校，会中人少，未能时时往各校与诸同学交换意见，久已抱歉，所以借此会议与诸同学面谈一切。（3）教育会与勤工俭学会的现在、过去、未来，情形都很复杂，所以借此会议与诸同学提纲挈领谈谈。至已入厂，或人少的学校的同学，未尝召集代表的原故，一以其在春假时无他变故；二以本会地址狭小，不便举行大多人数之集会。俟将来有机会时，拟再举行全体大会。此次会议，只得于会议后将谈话情形摘要报告。（下略）

(二) 刘厚(大悲)君报告本会的经过与将来的希望:

(上略) 诸同学皆系勤工俭学的实行者, 对于勤工俭学的精神一切, 当然无须重说, 现在从事实方面详细谈一下。

勤工俭学在大战前、大战中, 我国在法实行的同志, 已就不少。至战事停后, 欧洲社会的趋向, 国内思潮的变迁, 都是促成勤工俭学主义勃兴的原因。所以去年五月第一批同学来法时, 便有九十余人之多。在法国方面, 当时还没有华侨协社, 都是分在各朋友处或住在旅馆里, 不久便将大半分送学校, 小半送往工厂。但是自此以后, 交涉学校, 寻找工厂, 清理账目, 各种手续, 陆续发生, 事实上渐觉办事不便。但是勤工俭学会, 既无一定的基金, 又无固定的地址, 不过是几位热心教育会的提倡, 况且时间很短, 还没有得一般人的同情, 所以在初创的时候, 真是万分困难。在同时华法教育会便出来帮忙, 因为看见很多的同学来了, 确是华法教育上一件大事, 所以开会商量几次, 才决定对于勤工俭学生尽力的加以扶助。又看见勤工俭学会没有人, 所以又答应将会务附在华法教育会里面办理。到了去秋八月, 恰好华侨协社成立, 在法华人各团体, 都搬入社中, 本会亦遂将照料同学一部分的事务, 请人分驻协社办理。自此照料同学之事, 分作两处经理: 凡与华人交涉, 都在协社中本会办事处; 凡与法人交涉及会务进行, 仍由巴黎本会提挈综理。但此时会中诸事, 如招待、会计、觅工、觅校……都不过一二人兼营并顾。到了冬尽, 始请人专觅工作, 将觅工与招待、会计分工协进。然国内同学之来法者, 日多一日, 每次多至两百余人, 一月之间, 曾到三次, 近三百人。本会因倾全力, 以图进行之便利。

但是勤工俭学的实行根本, 有几个困难: 第一、因为成熟太早。无论国内或是此间, 都还没有充分的预备, 便实行起来, 但

是这内中多半是受时势的逼迫，也有很多的原因。第二、人财两缺。凡做一件事，总少不了相当的办事人与金钱，我们这件事，在一般人的眼光看来，觉得是危险不可能的事，所以虽然不少适当的人，但都没有肯来办的。我们愿意来出死力的，又绝少学识经验，不能胜任愉快。所以人力是万分的缺乏，至于金钱，更不用说了。第三、反对的人很多。凡一件事，越有价值，自然是越多困难，在一般人只看见困难，没有想到价值，所以说都是办不到，自不免到处传说。所以至今还有非笑我们的人，还有与我们宗旨上反对的个人或团体，也不免有意的来做我们进行的障碍。第四、交涉工厂亦非容易之事。我们交涉工厂，不免时受法国经济上、生活上的影响，如各厂罢工、缺煤、生活升腾不已，都使我们寻工困难。第五、学校的交涉不易。这是对于勤工同学说不易，若俭学同学，当然不同。法国学校收费，大半都论学年、学期，不以月计，但是勤工同学过来，不久便要工作，自然不能久住，因此不能不与几个学校特别交涉。但是，我们愿意是住校时候短，学校图的是人数多，不得已只好委曲大家同学，每校住人略多。至于别的学校，大都照章办理，不易特别通融。第六、有上面各种不满足的情形，自然常常引起一部分同学的烦闷，又加之教育会一切事务，都极端尊重个人的意思，向无条律的限制，所以因为同学的误解，办事人的错误，每每生些风波。

困难虽有很多，但是都并非绝对不可救济的事。办事人既少，心思能力又极有限，所以以后都望大家随意供给意思，共筹进行，有不得已的时候，还要望大家格外的体谅。

至于我们对于前途，还抱无限的乐观：第一、是诸同学渐渐的住法久了，语言工作以及法国情形，都渐熟习，将来自动的实行主义，必定使会中减少无数的精力，移来为新来或未来的同学

办事。第二、在国内已成一种风气，在此间也算有了坚固的基础，不畏人之反对，如上面说的第一、第三诸种困难，都将要渐渐的消除。第三、关于觅工的经验日多，如此次向先生所交涉之工作位置，即为前此所无，以后有了经验，遂相信能得更好的工作。第四、以前有人说勤工不能俭学，现在存钱的人，已经很多；又有人说勤工俭学不能造高深的学问，但是现在里昂中国大学的进行，已经是异常的顺畅，这求学的问题，我们也很乐观。第五、无论在校在厂的同学，都很受当地法人的欢迎，也是进行中间一件绝好的事。除了我们的忍耐努力，与随时自反以外，还有希望同学的，便是身体力行，为勤工俭学造出铁证，结合自动的精神，为勤工俭学会巩固基础。（下略）（会务的经过与将来的希望，本是分作两段说的，于今连合写在一项。）

（三）向迪璜（季坚）君报告觅工的情形：

觅工与位置、工作种种情形，本会去年会务概况上面，已经大略说过，于今只将最近的情形报告一下。

最近觅工的情形，也可算是因为以前收了片断的经验，得了较好的成绩。以前本会觅工，多半是与各工厂书信往来，因为人力、经济不充足的原故。除了巴黎及巴黎附近各工厂各厂主，便没有外出远走，与人交涉。或者走过一地，交涉一两次，也没有继续用力。因此各地工厂，多半不知我们同学来到法作工是何用意，我们同学的本身是何性质，许多想起以前一部分品行不好的华工，更加不能放心，这些情形，都是因为没有与他直接谈话，所以不免隔膜。

本会有见及此，所以日前特行派人外出，现在毕竟得到较满足的结果。先走到 Grenoble，次到 Saint Etienne Grenoble。总商会对于此事，极允赞助，今日接到他的回信，他已经为我们介

绍了八十个工厂，现此信向诸君传观。至 St. Etienne 间，已交涉妥当，有许多候工同学，正在倚装待发。该地有 Leflaire et Cie 厂，向本会约送工人三百四十三名，即日入厂，以后并可加用学徒。这三百四十三人各项工人多少的分配，他已送来了一个详细的单子，现可交与诸君传观，并即翻成中文，分发出来。其他如哈夫、蒙达尔等处，或五、六人，或七、八人，正在派人即日前去。对于 Saint Etienne 因为去的人数很多，关系勤工的前途很大，本会派人与同学同去，并同住十日半月，为同学交涉、联络一切，等同学的情形已熟，对于工厂的感情已经融洽，然后再行离开。因为慎重将事，并将要去的同学，照技能的优劣，分作先后数次。现在第一次三十余人，多是已有工作经验的，并有技术特别完全法语较好的同去，我们对于此地，是抱有极多的希望的。St. Etienne 及其附近及南方马赛，尚有许多有希望的工厂，也待此次护送同学，有人出发，一面招拂入厂同学，一面便要交涉新厂。照这样看来，春假内决然可将必要出校作工的同学，一概安置妥当。不过有许多没有技能的同学不然。St. Etienne 这一处，便可完全位置，不须另行觅厂。现在另行觅厂，亦决非不能觅到。请各代表转达各校同学，春假中如定欲出校入厂的，请在校中听候调遣。为省费用、省手续起见，本会已函请各校校长诸同学，于春假间概不出校。

又各校候工同学数目多少，姓名如何，有何技能，愿作何工，……请即统作一表，即日寄来，以便分配。至分配工作的先后，拟以作工久暂，有无技能，经济状况，此三项为标准。本会于此极愿征求同学意见，希望各代表有所发表。

(四) 萧旭东(子升)君报告创设里昂中国大学最近的进行：

(上略) 创设里昂中国大学，是本会近来最尽力的一件事，

也是于中国很有关系的一件事，尤其是在法同学所极关心的一件事。近来各处同学来信，问及此事的很多，本会为此事各方面的进行，也很顺畅，所以今天特行提出报告如下。（下略）

选自冻雨：《旅法华人各种运动》，
《申报》1920年5月19、21、23日

旅法勤工俭学生用武记

沈君卓吾接法国吴君琢之来函，悉有一小部分旅法勤工俭学生，在巴黎中国领事馆殴打勤工俭学会主任刘君厚。总领事廖君世功，从旁劝解，亦遭殃及。兹觅得刘君致会友诸君之通函一封，详述经过情形，极录之如次，俾国人知其真相焉。又行凶之十人，廖总领事拟勒令回国云。

俭学勤工同学诸君钧鉴：

敬启者，厚因会务，日前在巴黎领事馆，受同学多人的殴击。承各处同学听了，对于会务进行，对厚个人，都很关心，厚甚感激。但于此事由来，及当时经过情形，尚有许多不明白，时来相问的。于今把他切切实实写在下面，敬告我相亲相爱的诸同学。

八月十日下午四时半，厚正由车站送同学入工厂后，回巴黎本会接洽会务，忽然廖领事来电话说：“现有一件急事，即刻要就解决的，务请速来速来。”厚问何事，廖领云：“现有教育会许多学生在此，就是他们的事。”厚即刻跑到领馆，入门见同学约二十余人外，廖领事、汤寿军先生诸人，都共坐一堂，已经谈话很久了。汤先生说：“今天是他们同学把我们邀来，有许多的事要说，但人数太多，还是以推定主席为好。”即推定廖领事为主席。

廖领事就请同学依次出席说话。(一)一位新到直隶同学说教育会招待不周的情形；(二)王武君说教育会不招待他的情形；(三)新到同学区澄宇君说教育会不取钱与他的情形；(四)石承鼎君说教育会不送他入学校。厚一一回答，解释如下：

(一) 新到直隶同学，并非无意招待，也非到法到巴黎以后，没有招待。不过限于章程，他们带款太少，不便介绍入校；也不便破例，置候工很久的同学于不顾，先替他们找工；有缴款稍多的，为他们介绍了学校，他们又不肯去。还有一层，李石曾先生六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写的一封信，他说“布里学生带款不足，请布里乡人相助，会中不负责任，请齐云卿先生接洽。”厚已于昨日向齐先生说明一切，齐先生已允于明日午后，与新到直隶同学接洽。

(二) 王武君自到马赛，即无一钱，但说他携有友人信，介绍见驻法公使，只须到巴即可设法。招待员乃特别带到巴黎。到巴以后，一律招待，取过行李，即代为雇车送到使馆。不料他与使馆并无特别交情，又去找领馆，领馆与我商量，特别通融住到协社，并约定等候工同学安置后，就为他介绍工作。他当众又捏造许多谣言，说什么在车站上立了二夜。……请问招待员及各同来同学，实在有无其事？初九夜李晓生君还与他同住在 Hotel de Jaccinudare 公寓。

(三) 区澄宇君交了三百五十多方存在会中，今早来协社取钱，但现在会计交涉都在巴黎本会办理，协社方面无钱可付。因他初到巴黎，法语不懂，恐不易找到巴黎华法教育会，说特别通融，约定下午五点半钟着人送钱到协社，并无扣钱不付等情。

(四) 石承鼎君本只交一千三百余方在会中，会中也特别通融，送入 Wassy 学校读书，乃于未启行前，就要几百佛郎去制

衣服。我以（1）存款太少，要交的款过多；（2）所缴存款，都是汇票，尚未取出，所以一时未付，与他约定入校以后再行酌寄。他便不顾是非，大骂大叫，说快将行李及存款还我，我不去入学校了。他于今日也说我们不送他入校。这段话尚未完全说出，廖领事又将以前各种情形加以劝解。同学又各唧唧啾啾，秩序已稍乱了。

忽然方敦元、胡昱二君，就提起借款换工等等，说我维持别人，独不维持他们，我替旁人换工，独不为他们换工。东说西说，又无证据。我于此时，告以不能借钱换工之故，乃限于六月二十日所宣布之章程三条，实在不能徇情破例。李思敬君又提出条件，要我一一答覆。他说国内教育会与巴黎教育会是否通气？此间既不招待，何故国内又要将此不应招待之人送来？我说国内照章程送来的同学没有不招待的，其有如此次少数同学，不能介绍他入学校及入工厂，乃国内教育会已经来信说这几个人会中不负责任。即令国内教育会或有破例之事，责在国内，此间除了总章程，便没有办事的凭据。廖领事继续又说，这些都是教育会内部的事，不必在领馆商量。周文中君愤愤出言说，这些事领馆既不管理，我们只有自谋解决的方法。大家也都出言，声甚嘈杂，汤先生便起立，约我与廖领事至他家商量善后办法，再来回答。我们便稍前进，方敦元、胡昱君等便汹汹向前阻我进行，并说教育会既不换工，又不借钱，你即不应该再在会中办事，请你走开，让我们来办。我说你们去办你们的很好，我是教育会委托的，我与教育会有关系，我不是你们要我来我才来的，也当然不是你们要我去我便去的。质而言之，我之行止，是我个人的自由，与你们无干。你们对于会中何有意见，只能向会中去说话，界限是要分明的。同学大家更加出言无状。汤先生便说，在这庄严的领馆当

中，总应保存秩序，不可稍有无理的举动。胡昱君便大骂汤先生说，你是一个留学生，我也是个留学生，廖领事还没有说出这话，你是什么，而竟如此胡说。汤先生说，你们既请我来作调和人，何竟以无理加我。方敦元君便骂娘骂爷的叫道，打了再说，便一拳打上我头。于是胡昱、谭德和、袁守性、叶式丛、邢国衡、石承鼎、周文中、李思敬、王德惠便乘机将我围住，或拳或足，或前或后，力加毆击，遍身中伤、头背腿部，受创更重。幸廖领事、汤先生出来排解，才得出险，尚未毙命。于是各出领馆，我亦幸得友人扶持回寓，这是当时经过情形，正在八月十日下午七点一刻的时候。

至此事由来，甚为复杂，决非短少期内所能说尽。诸君高明之士，自亦不待多说。但有二层，不可不实告诸君的：

(一) 此次主事的人，并非无工作学生，所有何困难情形*。有些本是官费生，每年每人津贴数百元。不过他们还要要求达到增加目的，第一就要做到勤工俭学绝对不行的一个铁证。有些家款已到，预备那日入学校读书，但在未入校前，专住在外边设法捣乱。以外最多的都是到法很久，换厂多次，现在有工作的。他们如此做来，总是要破坏勤工俭学，总说是学生出来作工，心实不愿，是教育会骗他们来的，是上了李石曾先生诸人的当。他们这个意思，起了很久，数月以来，种种风潮的发生，无一次不是他们做主动。会中招待他们几位的力量，实等于招待其余的千万同学。不过以前他们向老同学中煽惑，老同学到法已久，知道此中实情，不为所动。此次新到数人，恰有会中照章不介绍入校的机会，他们便来利用，借此为词。不知他们在外边闲住了数月，不作工，不读书，专是乘隙寻衅，遇事挑剔。以前还有预备

* 原文如此

留美回国的学生，住在此间，专作主动，来与我们为难的。外间同学，当然是分不清楚。但是我们把这实情说起来，你看伤心不伤心呢？我老实还说一句，勤工俭学的困难，不在安心勤工俭学的人，是在有意破坏勤工俭学的人。一年以来，觅工寻厂固是困难，然其困难，实还不及招待少数为难者之大。因此牺牲许多无益时间，耗费许多无益的精力，丧失许多有益的机会，妨害许多可敬的同志，言之实在伤心。

(二) 他们向我为难，全是假公济私。如某君等，屡次特别讲情，要我换厂借钱。我照章办事，理应公平，当然不能徇情，他们当面就对我埋怨。如某君要我觅一书记工作，他来信说：“先生位协社总揆，行政有权，此等小事谅能早日玉成。”我因社中、会中不要添人，未能位置，他就疑我不帮助他。此外诸人不是因为借钱，又是因为换工，限于章程没有特别招待他们。也有自去年即托我运动到会中来当书记，未能达到目的，卒至又翻转身来说他也是不作文字工作的人之一。

我忍了一年数月，从来不愿说与人听的，但现在事至如此，若不稍为说明，诸君必至更不明白真相。我决不如某君今日无风一波，说某人得了几千几百几十个佛郎，数目多少一毫不差；明日无风一浪，说某人在某国某处当水手，当匪类，种种情形，如同亲见。我以上所说的，如有一字不实，没有证据的，那我是没有良心的。

总之勤工俭学，不独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也是世界上的一件破天荒的事。这件事情，从理论上、事实上说，都是应该做，很可以做的。但是不畏艰难，出来帮助的，是华法教育会。在会中出来首当其冲的，就是我及二三同事。以这样很有价值的事，是我们中国的人，在世上首先出来实行。一旦脱长衣，拿起刀

苗，做一个真正的工人，此中困难，何待多说。更看一年以来，来人一千五百，每到一船，二百、三百，会中无人无钱，学生要款要工；不了解的人，有意反对的人，又天天从中破坏煽惑同学；许多同学因一时的失望，也遂自作末路可怜，日暮路远，容易与人可以煽动的弱点，因此见了办事人如仇敌，见了反对会中的人，因其利害观念相同，就引为同志；还有一部分头脑不清晰的人，将教育会看作学校，将自己看作学生，学校里的学生，总是以能起冲突，好反对办事人的，就是英雄好汉，偶然见了一两个卤莽的人，大喊大叫几句，他遂不加思索，和他摇旗呐喊，大家吵一吵，闹一闹，以快一时的心意，发泄个人的私念，他的公共心、良心，他的爱，都压住他，不许发出一点。所以有许多本来不是勤工俭学界中的人，出来捣乱，同学也有许多分不清楚，不知他捣乱的用意所在，总相信他地位相当，利害相同，总是同志。而有些有意捣乱的人，他表面上又装说我不反对教育会，并说维持教育会；不说有害勤工同学的前途，总说是替勤工同学代鸣不平。其实前途坏了，与他们毫无妨碍，他们有钱读书，有钱吃饭，实际痛苦，还是要勤工俭学同学去忍。

以上所说，都是勤工事务最困难的情形，最难说的苦衷，但是当其冲的，忍气吞声的，就是我。这受骂受打的人，质而言之，千百人的困难，都把我做一个出气筒；千百人心理上的丧失，都要在我身上讨赔偿；千百人心理上的仇怨，都要在我身上图报复。他们戴了一副(办事人不是好人的)显微镜，所以看了会中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坏的，没有一件小小疏忽的地方，不是顶大的错过。但是这些困难，我们也不是要到今日方才知道的，我总觉得做一件事，不能因为困难便忘记了埋没了它的价值。还有关系中国方面，法国方面，华法教育，中法邦交，种种前途，我的眼光

都是要处处射到的。所以在这地方，千难万难，受骂受打，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此身尚存，此头尚在，总是勉强忍辱负重，舍死拖拽下去。

我们自己也很知道，会中所办的事，本有是许多不周到的，同学方面也是有许多困难的。但会中的不周到，不是有意的不周到，实在因为无钱无人，屡次同学又来得异常踊跃。同学方面的困难，也不应该怨天尤人，更不应该专门向会中讨赔偿。只因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生在中国，这为个人谋开拓，为社会谋进步，有价值的生活，总是困难的结晶。我们求仁得仁，何尤何怨？又我个人修养工夫很浅，这是我很知道，很抱愧的，所以有些同学，常以礼貌不周等事物来责备，我也很虚心忍受的。其实这是我的本性，我天性率真，不知装作，今日如此，他日也如此，待甲如此，待乙亦复如此。我所信的，我们做事总要公平正直，在义利公私要分明的地方，就应该循理直行，尽可以铁面无私。虽一时不能见谅于人，然而自己问心，总是无愧。我们是要求其心之所安，并不是求人称誉，求人原谅。我无学无术，平生所守信的，只此一点。不料于今竟以此而得罪于人，然而人家虽以此而罪我，我还是自信得过，可以始终不求人原谅的。

我的话已说出很多了，但是我的意思还是未尽万一。总之，我是一个笃信勤工俭学主义的人，我也是一个实行勤工俭学的人。我情愿为勤工俭学的牺牲者，我情愿牺牲一切，为全世界人类辟开勤工俭学这条血路。我的主义就是我，我的信仰就是我，族可铲，类可赤，我之志不可夺。我万事都可退让，惟对于侵犯勤工俭学的人、破坏勤工俭学的人，决无丝毫退让的余地。我为勤工俭学而受骂受打，是我所不辞的，我即为勤工俭学而粉身碎骨，也是我所不辞的。相亲相爱的真正同志呀！我只能以这一点心事

与你们相见。世界的进步真慢得很呀！前方一点光明，远远的在那里摇动，我望了它总是可爱，我总想与诸君早早的走到那个地方。我只看见那个光，我没看见有我。真正勤工俭学的同志呀！灰心丧气，都不是我们脑海中应该浮动的东西，挫折障碍，都不足截住我们进行的路线。我们只有努力向前走，拚命向前走。真正的同志呀！我愿与你们一齐努力。——我们只有努力向前走！！拚命向前走!!!

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十二日刘厚敬白

记者按：旅法勤工俭学生一小部分在巴黎中国领事馆殴打勤工俭学会主任刘厚君一节，前由太仓旅法同乡吴琢之君，自法寄与沈卓吾君之刘君之通函一封，已登十月五日本报。兹该会又得吴君寄来刘君之第二、第三两次通函，今先将第二次通函，刊登于下。其第三次通函，当于明日续登。惟据吴琢之君来函称，旅法勤工俭学生风潮，现已平静，华法教育会亦已请高德君主任其事，用并附述于此，以明此事始末之真相。

勤工俭学诸君钧鉴：

敬启者，厚受伤后曾发一函，报告被殴情形，并稍及个人私意，随接各地同学私信公函甚多，厚因伤病尚在调治，社中同人又忙于公务，未能一一答覆。承诸君关切，公谊私情都极感愧，现在伏枕握管，不禁慨然。

华法教育会自创办以来，惨淡经营，多历年所，欲为诸君述其历史，自非片纸所能详尽，请略述概要，聊以披露吾人的意

旨，及既往的成绩。

在欧战前，李、吴诸先生，每想扩充留学前途，使国民得多数来法，吸收文化，然而国内来者终是不多。当时厚与诸同志对于此事也甚感痛苦。至一千九百十六年，适逢蔡子民先生在法，李先生竭力谋教育的发展，便商诸蔡子民先生及诸同志，成立一个华法教育会。于是华法教育会的推广，虽无固定的经费，然已有了固定的机关，为有系统的进行。然当成立之始，在法华人，也不过少数的俭学生及自由工人，其数甚微，总引以为憾。

不久云南起义，洪宪倒驾，留法同人，继续回国。厚便入厂做工，与劳动为伍，一面仍兼理教育会会务。当时亲身经验，深信勤工俭学之前途，必可日益发展，且工人生活，为社会正当的人生。总想急谋推广，然终觉会中经济困难，虽欲为力，无从着手。后李石曾先生来法，遂以学生事务相托。适欧战以后，世界思潮因而大变，波及东亚，国内青年学生，翻然自觉，于是劳动神圣的风声，遍传于昆仑山下。有志之士，一船十船，都乘风破浪向着马赛前进，留法途径，因而大开。如此盛事，绝非始料所及。

惟会中人财两缺，虽欲为力，总恐不及。况教育会为私人创设的机关，政府既无津贴，外界又少捐助，全本公道友谊，为互助的进行。有款者寄存会中，会内代负经理之责。无资者，会中尽力所及，代为挪借。至于办事用度，仅李先生私人商借之款，绝无所谓公费。故教育会中附设之勤工俭学会，只因为朋友交情，谋留法同学的发展，一年以来，备尝艰苦。厚既受委托，自然义不容辞，既主张勤工俭学，自然就以勤工俭学为生命，虽自愧不学无能，而又缺少经验，然对于会务，绝未敢稍为放弃。厚现虽负伤调养，会中诸事，仍照常进行。彼少数人虽继续为难，

然会中同志，均能苦心孤念，委屈求全。承蒙诸同志关怀，屡次垂问，捧读之下，负我良朋。请诸同学以勤工俭学相励进，勿以区区个人为挂念，厚对于留法同学，敬仰爱慕的诚心，始终如是。此次风潮，实系私愤闹殴之事，虽在文化之邦，不可常见，若在中国，固毫不足奇。殴厚者，为少数报厚私怨之人，被殴者，为厚个人，此中轳轳，为厚与殴厚者直接的关系。

又月前接李石曾先生来电说，不久高鲁先生将来法国，接洽会务。高君为学界名流，富于经验，一旦来此，前途发展可操左券，诸君更可安心工学，竭力奋斗。虽一时逆境之来，切不可稍萌退志。我们须知前途之希望甚大，而未来之患难正多，将来东亚社会的改革，尚待诸君的热血，培开自由的鲜花，目前区区困难，安足以馁吾人心志呢。勤工俭学与少年的前途，及少年前途与东亚与世界的关系，我们所以夙兴夜寐，不敢忘怀的，就是欲以牺牲的精神，去求人道的胜利。真正有志的青年呀！责任如此之大，志趣如此之高，那些流俗的举动，岂足供我们一笑。厚虽不才，愿继诸君之后，与伪道战，与恶魔战，一息尚存，绝不稍懈，惟愿诸君勉之勉之。不才如厚，亦何足惜。特此布覆，即颂台安。

刘厚敬白 八月十八日

刘厚君第三次启事

勤工俭学诸君钧鉴：

敬启者，厚受伤后，曾向诸君发寄两书，已将当日受伤情形，及厚个人私意，略为披露。此次风潮，虽极无理，然一方可认

为少数人报厚私怨，一方可认为捣乱为难，司空见惯，亦非大不得了之事。

但接诸君来信，多谓彼辈发出通告，捏造谣言，太无公理，大背真相，会中若能始终委屈求全，加以解释，则彼辈言语虽巧，更不足煽惑他人。他人知之，更足以知其假公济私的罪恶了。所以此次又将彼辈所利用以蛊惑同学似是而非之事，简要的切实的说出几项于下：

(一) 巴黎华法教育会，是由蔡、李诸先生少数同志自由组织成的。当初成立的时候，不独是现在勤工俭学同志没有一个与闻其事，就是俭学生的数目也极为寥寥。所以此会的性质，与别种团体的集合，是有许多地方不相同的。譬如会长、干事，自成立以来，就是这几个人，无所谓几年一选。如经费度支，完全由私人筹集，无所谓津贴补助。会中的办事人，不是由会员选出来的，不过个人与个人一种友谊关系，或办事者就是最初的组织人。凡赞成此会的宗旨者，都可收为普通会员（如中国四万万人愿意发展中法教育，可说这四万万人都是会员）。如有不赞成的，或不满意的，尽可各行其是，或自由出会。至于会员与会中权利义务的关系，也极简单，不过同以发展中法教育为目的，为精神上的同志。质而言之，教育会不过是蔡、李、汪、吴诸先生私人谋中法教育发展的一个办事处。其所以要有一个会的形式的原故，一以蔡、李诸先生欲表示教育为公之意；一以正名定计，成一团体，对外对内，进行均较便利，易有统系。不然，如今日一般不了解的人说：“我是教育会的会员，设会惯例，主权操自会员。……”这种以一般集会的眼光说来，固也好听，但会章大纲，有谁提议修改？会长、干事，有谁提议改选？会中常开评议会，是谁到会？会中常开董事会，是谁列席？会中大事，谁与计

划进行？会中经费，谁与担任筹措？这实是蔡、李、汪、吴及欧乐、贝乃、杜实诸先生几个私人的事。在法同学于此多不明白，有几个人竟以为出了一两元钱，或写了一个名字在教育会的册子上面，就买到了会中一切权利，就是学生对于学校一样关系，就可用选举班长、室长一样手段。这是小部分同学根本的错误，就是小部分同学不能谅解会中的根本原因。

(二) 又说最近北京发来了的电报，会中隐没了，没有发表的，也是罪过。会中所接国内来电，或说会务，或说学校，几乎日日有之，会中也时常去电。这本是会中书信往来，事极平常，所以发表不发表，向来也没有十分注意。惟上月底接到京电，是说学生事务部附设里大及高鲁先生来法等事，会中接到此电，即已翻成中文，逢人便说，并没有丝毫隐没的意思。——毫无隐没的必要——适逢周刊征访旅欧新闻，即将此电送至都尔印局。后因想到此电，是与法国里昂大学也有关系，当然是应先送到里昂大学，与他们商量妥当，然后发表，方合手续。此电内容亦极平常，不独经过使领馆机关，人人皆知，就是我们口头，有机便说，毫无隐没的意思。不过接电没有两天，手枪自杀事发生；又没有两天，二百三十个新同学到了马赛；又没有两天，四五十个同学要送入工厂，因此没有专心将此事看作特别重要。褚先生也在护送新同学，没有会见里大校长，没有回信到会中来。

又有一电说“干事同学均鉴”的。当时褚民谊、李晓生诸先生见了，都说干事当然是指会中职员，同学也不一定是指勤工俭学的同学，是指在巴黎与教育会有关系之老同学——褚民谊、李晓生、李圣章诸先生……因为不久会中干事曾与巴黎老同学联名拍去北京一电，此电恰有回覆口气。又平日蔡、李诸先生来信，对于会中干事以外之褚、李诸先生，惯常称为“同学”，因此便认为

上次联名电的回电，这是我们当要的推想。但即推想有误，此电简单数字，又有什么必要隐没的地方呢？

总之，会中行动，会中自能自由，无论会中始终没有隐没电信的意思，即令会中终不发表，这也无所谓隐没。若如不了解的人，即将会中性质看错了。又以一种不好的心事来揣度会中，这实在太不了解了。

(三) 会中六月二十日所出通告，说明办法三条，这是会中议定的章程，吴先生已屡次说明了。这个通告，也是吴先生亲笔所拟，原稿尚在，会中以后不过照章行事。吴先生并已说过，只要厚照章办事，这岂是厚个人私意所能假造？

(四) 又有关于经费事件应该说明的，会中款项，分两大部分：(1) 学生存款。此款寄存不动，随取随给。如不要会中负何责任，完全结算，完全取去，分毫不差；(2) 办事用费及代贷款项。此款完全由李先生私人存款，或李先生为教育会筹备来的。会中经济力量，虽不充足，然性质分明，从没有用过学生的钱。因此两项，完全是两个 Caisse，并不混杂的。

会中办事不得已时——如报伤、看死、送病、趁机会人……出门乘使汽车，完全是为时间所迫，稍有办事的常识的就能知道，那还有暇闹阔。总括说一句，这些地方，办事人所用的办事费，实在与学生那个 Caisse 里面，没有起过一个钱的关系。

如华林君每月借款，完全由李石曾先生私人存款中的贷借，并且在民国二年时即已如此。他是李、吴诸先生的老同志，那还有什么暧昧情形？

如周元圭、吴树阁两君，每月仅得生活月费，他们常欲去会作工。他们若去作工，其所得是比在会中作事至少要增多一倍或三分之一。以前湘款单上他有名字，乃是去年没有到会以前住校

时所借用，到会以后，毫无一文的债贷了。

又说周太玄、李璜二君亦尝受过会中的借贷，这与事实尤其不合。周、李两君，本以自费在此俭学，兼办通信社事业。到法后一入蒙达尔农校，一入蒙达尔中学，到了年底，李先生要回国去，就屡次请他们来赞助会务，劝他们搬来巴黎。他们本是很了解很热心华法教育、勤工俭学等事业的人，是李先生的同志，感于李先生的诚意，再三辞之不得，遂来巴黎。后李先生归国，会务更难，我们便时常请他们来商量来帮助。李璜君法语更好，我们便劳他时常出外行走。他们从没有向会中借过一钱，不独没有借过一钱，还是用私钱办公事，弃学来巴。时间精力，大部分销磨于维持会务。李璜君身体本极弱小，卒至因劳成疾，现正养病，尚未就痊，我们每一念及，十分抱歉。无知者不但不知感激，反加造谣，良心何在？在李、周诸君，固以此为丝毫不足轻重，但我欲向无知者问一句话，周、李诸君牺牲个人的金钱、时间、精力来办公益，来助会务，与向会中借钱吃饭，吃饭后又与会中处处为难者，两两比较一下，人格如何？感想如何？

总之，从金钱方面诬人，是造谣最好的利器，不尊重他人的人格，是丧失自己人格的产物，高明君子，于此自不待多说了。

（五）又有以账目不明来造谣的，此本造谣好法，但账有账在，可以计算。会中对于学生账目，分为两部：（1）经理学生存款的账目。此事完全由会计杜实先生经理，我们都不过是翻译的位置，他那账簿，一分一毛，清清楚楚；（2）是招待新到同学的账目。这些账目对于饭馆、旅馆……付款，都有付款收条。现在各种收条，都分类分班，存在会中，毫无遗漏，即或账单偶有小误，此在银行，亦所不免。会中人数太少，账目太繁，当然难保全无舛错，但既曰账，即可一次以至于多次的查算。譬如陈

佛舟君，前多是来信说账目如何大错，如何不合，说得风飞火急，及后请他来查，未及查完，他遂恍然欲退了。又有许多同学来问账，没有一问即答的，这是因为此间计账，手续极繁，若查一复杂之账，甚至欲多至数小时方能了事。有时总簿又在巴黎，本会会计杜实先生又有事外出远出，杜实先生也是信教自由会的总会计兼管教育会会计，还在外面兼有它事，他也没有极充分的时间来经理这事。我们这边招拂此事的不过一人，每日关于银钱的信，常数十百封，时看，时查，要回信，要做汇票，常课未完，又要计算招待账目。上次账目未了，新来同学又到了，忽而各校校长又来一个账单，忽而某处医院又摧付款项，所以有时同学查账，回答较迟，并不是不想早早答复，更不是无账可清，实实在在是来不及。

(六) 又说厚每日办事只办数小时，时不在会，请问现在一千五百人，对外对内，有谁经理？难道定要时时坐在房内，才叫办事么？我日间工作未完，就回家就寝也须先操作数小时，厚一年来得了充足时间睡眠过夜的，也寥寥可数，这岂还待多说？

照平常办事机关的组织，有了一千五百人的团体，又不尽通言语，不熟习惯，要找工，要借钱，所需办事人员，至少也要几十个，所需经费，至少也要几十百万，现在人呢钱呢是怎样的呢？

(七) 又说巡警到社等事。原来协社住人，毫无规律，到处小便，到处裸体洗澡，常有衣履不全行走自如的，有夜深还叫喊不止的，四邻不满，曾具控一次。适逢社中住人，多已入厂，遂大加修饰，得以了事。以后来人又多，吵闹又复如故，又有许多不待劝告便业业兢兢，有许多一见劝告，反而大吵大闹，于是四邻五十七人联名又作第二次控告。警局派人到社检查，后社中秩

序，仍无进步，警局乃派人时来询问。照法国法律，凡有多数人所在的地方，就为警察所注意，况我们协社，秩序极乱，在他保卫治安，哪有不来检查之理？

(八) 又说什么用人没有通告，并说些破坏个人名誉的话。会中请人办事，向来是会中自由作主，无通告之必要。至于到会办事的人，都具了一番任怨任劳的精神。如郭笃君，是巴黎大学毕业的理科学士，数年前曾与厚在班乃工厂一同勤工甚久，现在暑假期内，所以肯来会中暂行帮忙。如吴琢之君，是南洋中学的毕业生，向来欢喜勤工俭学，曾在上海求新厂绘图，并作他项机械，主教厂中夜班。前后二年，五四运动，求新厂领袖各厂同盟罢工，吴君实为主动，因获罪政府，卢永祥立意捕他，求新厂主知道了，乃使他乘机出洋（这是专为说明他到法的来历，并无他意）。到法后，又在 Castres 作绘图工半年。他懂机械，找工甚易。我因他作事过细，又能认真，所以约他迟一两月入厂，暂帮会中重订一年以来各种表册，在他实是损失很多了。如樊泽培君，他是唐山路矿学校的学生，后留学英国，研究机械，后又帮办英人事务到法，对于工厂情形也很熟悉。春季会务正极困难，时想要找人交涉英人的工厂，并帮助会务。樊君既好英文，法语也很足用，所以大家留他在此帮忙，有要与英人交涉的时候，就总请他交际。然他是在此休息预备回英。他有时去过马赛接待同学，也是义务性质，因为他与北京华法教育会，也在三四年前就有了关系的人。

(九) 至于招待不周，这是很抱歉的事。然而会中总是尽力，决未敢有力不尽。本来这种招待，较诸平常是极难的。来到法国的人，言语不通，情形不熟，又要省钱，又要便当。象这种情形，即令以兄弟之亲，去招待他的兄弟，一人招待一人，也是

很难周到的。我们呢，三五人招待二三百人，有时二百余人，只能请得一人前去招待。这一个人，接了同学下船，又要交涉行李，又要送入饭馆；入饭馆内的时候，若是没有大馆，又须分作数处；会食的时候，刀叉如何使用，食品如何吃法……都要指点；又须交涉火车，又要预备歇宿。充分说来，什么一点小事，也都要讲说。这一个两个招待员，当然不易周到，然而不是不愿周到，只是力量有限，没有做到罢了。

这些话，本不是有暇辩驳，并且说也不能说尽，不过大概说一点，以报答同学欲我解说的好意。刘厚谨启。

再者，这两次启事，都于教育会历史及组织说了很多的话，但恐闻者以为教育会与勤工俭学会是一个东西，故又再行明释几句。教育会、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华侨协社是四个组织，成立先后、组织目的与方法，都各不相混。不过勤工俭学会的力量有限，一时会员来法又极踊跃，教育会故以同志的团体，来作友谊的互助。教育会的事务，不是专止助理勤工俭学一部的，会中职员，也非专为助理勤工事务而设的。

刘厚再启

《时事新报》1920年10月5、6、19、21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呼吁书

中华民国九年国庆纪念日，留法勤工俭学生呼吁曰：为呼吁事，窃吾侪留法勤工俭学生，非由政府选送，亦非由教部提倡，完全出于个人奋斗志愿，欲为神圣劳工。其成个人之胜利，其不成，个人之失败，于人何关亦复何事，乃有此呼吁之举，岂不闹成笑话，自讨没趣？吾侪忍痛两载，默而不宣，亦正如此。然苟不日趋日恶，得维持现状，不失我国之体面，不为法人所驱逐，吾侪亦宁长此隐忍，如吴稚晖先生所云，“与其流落于国内，不若流落于国外”。无如欲为国外之流氓，而国外无有许多栖流所。欲个人出丑不牵及别人，而法国人骂吾等，动曰 Cri ois 中国人，有事只责问我国公使与领事。是吾等之丑，虽欲不言，而已“鼓钟于宫声闻于外”；虽欲为国家顾惜体面，而已“瓶之罄矣维垒之耻”。因是忍无可忍，和泪作书，将两年来困苦压逼情形，据实诉出，渐当呼吁。公等如认为私人痛苦，无关国家体面则已；如其有关，则请稍为注意，有以处置。

须深察我留法勤工俭学生，均破产出国。在国外苦工觅食，虽由盲从浮动，无聊无赖，然国内教育之不善，不足履学者之所求，实亦无可讳言。留法学生“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国家欲求坚苦历练之人材，亦未始不可于此中得之。教部考送之学生，固属出类拔萃之优秀，宜待遇备至。吾侪自行

放洋之苦工，亦属抑郁无聊之无告，不宜过于翫置。固吾国不有军阀与政阀而造出一班学阀，官费的“学福”，留法勤工俭学生未始不享。不有兵匪、土匪骚扰闾里，使民不聊生，留法勤工俭学生亦孰不愿在国内混文凭混资格？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困苦，与其谓之自取，毋宁谓有以逼之；个人之出丑，毋宁谓中国全体之出丑。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家，不为兵匪焚烧，已于出国时变卖，已是无家可归，若再不为设法维持，任其自作自受，则将更无国可归。我国人口号称四万万，固不少此千余勤工学生；然此千余勤工学生，多半是一家或一族之秀。一族人口多者数千，少亦数百，若使此千余勤工学生无国无家可归，则不啻使此千余族失所希望，而愈令彼等废阻，不敢使子弟读书，使此千余族成为无教育野蛮之族。外人见中国政府听千余学生流离琐尾于国外，不之顾恤，亦将谓我国何。我留法勤工学生并非不能作工，不愿受苦。作不得工，受不得苦，也决不敢来法国。无如前此所忧者，学生不能做工，继忽变为无工，继又忽变为无苦工。是前此之希望为勤工俭学，近日之变局，欲苦工吃饭而不得。夫至于苦工吃饭而不得，勤工学生复有何法？外国工人有时苦工吃饭而不得，可求工部局与劳工局保护介绍，勤工学生未获得此项资格，不能享此权利，不向国内诉苦，又向谁诉？公等苟有羞恶心，苟有爱国心，苟有慈悲心，必愿听留法勤工学生之叫苦声。如不愿听，或听而忽之忘之，留法勤工学生苦已吃惯，不难为奴为隶，为牛为马，若外人以中国学生作牛马奴隶，其视公等人格，亦将何如？自顾又将何如？即使官是官，学生是学生，两不相关，然试问公等之子孙要不要读书？作学生要不要出洋求学？假使要出洋作学生，官家学生与勤工学生是否有人格高下之别？外人待遇，是否有优礼之殊？公等纵不为留法勤工学生困苦计，请为国体与人格计：纵不

为国体与人格计，亦请为子孙计。人各有向上心，留法勤工学生来法作苦工，即是为求知识技能，造成完全人格，谋社会国家进步，非是来法提倡无政府主义，造过激党。公等不要误会，不要视留法勤工学生之痛苦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公等尚其静听我留法勤工学生之哭声、怨声、叫苦声、愤恨声，公等亦一洒同情之泪，发冲冠之怒，以挽救我穷苦无告之留法勤工学生，我留法勤工学生固万幸，中国国体与人格亦未始非万幸？

兹将所经困苦情形历述于下：

(一)船中情形 勤工学生来法，每次人数多逾两百，少亦六、七十。所坐船位，华法教育会美其名曰四等，实并无等。平常法兵与水手工役所坐之无等，都在甲板上，勤工学生承船主优待，则关闭于船底下一大货舱内，空气光线与中国旧式牢狱无异。洗脸吃饭，虽可在甲板上，然与法兵及水手混处，为取水过路，往往受彼等的打骂。船主好的，向彼交涉，有时好言慰藉；不好的，推诿不能管。洗澡即在宰杀猪羊的地方，宰杀的时候，固是不敢去洗，即规定勤工学生洗澡的时候，法兵与水手来洗衣服或洗澡，即须让避，否则即饱老拳。毛厕与黑奴同一块，上面写着旅客毛厕字样的，虽可以去，然遇法兵水手，即须快起，不快起，他就来推拉。有很多笨的死呆的，当路窥视二三等坐客的房舱，被茶房的打骂，更不知多少。

(二)抵法预备法语情形 勤工学生每次抵法，无余资的即住布棚候工；有余资的，交存华法教育会，即大批介绍入蒙达尔、枫丹白露、木兰、圣耳曼等公校，另开专班教授。蒙达尔学校，系李石曾、汪精卫诸先生学法文的发祥地，学校很为荣幸，对待勤工学生颇好。枫丹白露与木兰两校对勤工学生感情亦不恶。其余各校，因勤工学生来时去，及种种习惯不合，甚怀厌恶，往

往于学生出校多立名目，索取重费，而勤工学生因常与中国同学相处一块，法语固难进步，即法国的好习惯亦难学到。华法教育会只图将学生送脱了手，更不问学校好歹、学膳费贵贱，勤工学生正所谓“遭了雷打又遭火烧”，倒霉到极点。

(三)勤工学生住布棚的情形 住布棚的，大概分两种：(甲)到法即无钱的；(乙)工厂退去等候换厂的。布棚系美兵由法回国时捐助，搭在华侨协社进门右旁内，长约四丈，宽约丈半。勤工学生在内住的，有时逾四十人，平常约三十人，有华工数人常川居住。协社地洞下常住十余人，客厅与三层楼上常有二十余人。协社内仅留三间办事房未占住。六十余人除住地洞做饭外，余俱在布棚内，有四人共一火炉，有三人两人共一火炉。幸赖直隶刘君长春捐一大木桌，为勤工学生练习铿工之用，火炉将有地搁放，不然，即须搁放每人床头上。棚内每值做饭时，葱蒜气、煤油气、酒精气、醋酸气、烟油气，五味调和气，实是其味无穷。廖领事闻教育会中人说学生吃喝很好，他心里怀疑，也来看过一次，熏得眼泪鼻涕直流，口里不绝的说，勤工学生可钦佩，当即写一封信与留学监督，请他来参观。学生睡的被，是从上海上船时带来的，从未沾过法国的自来水。衬衣都是自己用面盆洗，又黄又黑又白，法国人常疑是顶上的东洋花布，光着眼珠看学生。往巴黎沿途坐电车，法人都让坐位，并时常用手巾塞着他的鼻头……

(四)华法教育会代觅工作情形 教育会每对新来学生送入学校后，算告一结束。直到学生存款用完了，才派人抱着皮包，大摇大摆，坐上汽车，向各工厂交涉工作。起初打起教育会的招牌，说学生来做工，不专为工资，是专为手艺，欲向国内发展实业，并欲为法国往中国发展实业的先导，各工厂厂主也很愿

意，每一次可交涉四、五十位，并是机械工。无奈学生都是抱一年做工一年读书的希望，视钱如命，做工数月，手艺渐进，见厂主不加钱，即捆起行李跑。厂主好的，只心里不欢喜，不敢再收中国学生，不跑的仍是照常待遇；厂主不好的，见学生有了手艺，迟早会跑，厂中不但不能得益，头数月并要损坏多少材料，甚不合算，不如趁早一齐赶跑，往往突然一令，将学生通换。苦工学生见情形一变，于是相率离厂，麇聚华侨协社布棚内，要求教育会另觅工作。教育会以续来的学生欲找一工作而不得，既有工作的，又尽行出来，不问原因，概目之为坏学生，不负责任。学生迫于衣食居住，于是不得不去作苦工，或巴结华工，自上工厂找工作。

(五) 学生自觅工作情形 法国大工厂，时有缺位，每日沿门求工的男男女女，红白黄黑各色人种，门限为塞。大约法、意、葡、西工人站一块，黑奴与勤工生站一块。厂中唤号，先尽女子，次法工人，次西、葡、意各国工人，次黑奴，最次勤工学生，还是厂中人好。不好的，一见学生，即摇手呼“去去”，“无位置给你”，“都满了”，“滚蛋”。并有故意玩弄，上午去问工，他说下午来，到下午去问，他又说明早。有时工厂需苦工甚紧，收纳一、二人，必检视手板有疤无疤，手板细小无疤的，眼睛向你一横，就要快走。进厂作工，受了工头的管束，又要受同伴法工的管束。法工每背着工头的眼，即含着纸烟，坐地偷闲，勤工学生稍一如此，他即叫骂，并在工头面前使刁。尤可笑者，学生因候工不得，往往成群结队，怀着面包，向塞纳河一带小工厂或农场看门框，遇门上贴有招工的招贴，即蜂拥进去，若终日未遇见，即假装旅行，看法国人钓鱼。因此，勤工生都呼觅工作为“望门框”，或称“看钓鱼”。然借此法碰着好工作的亦是不少。

(六)勤工学生之工作及技能 教育会代觅的工作仅有三四处是铁工(人数不多),不甚苦。其余都是砍树、埋尸、挑泥、搬石、推车、推煤、烧火、背铁板、背木头的苦工。并有在战地搬运流弹破铁,处地窖下,每背总是百余基罗,约中国两百多斤。学生在泥灰煤炭中的景象,到过煤矿山,与到过北京看过赶煤车的,不难想见。拿荷舍化学工厂学生的苦况,更是不堪言状。此厂作工的同学,大家呼作苦工先锋队,因勤工学生做苦工的,即在此厂开始。学生屡欲要求华法教育会设法换厂,教育会并派人查看过,归述苦情,为之泣下,然教育会迄今未为换工厂。学生自觅的,工作较轻,然多半是小工厂,制造家具,工作时间每日都是九时半与十时,没有实行八钟制;并须确有手艺,方能得一位置;工资虽较多,然多在巴黎附近,房租食用亦较贵,仍不能多有积蓄。勤工学生所获之技能,即随所作之工作而异,打铁的手劲大;背木头铁板的,背劲大;推车的推劲大等等。若论机械,没有看见过。

(七)勤工学生之学业 秋冬两季,每日起工在六点、六点半、七点,春夏照此推下半点。勤工学生每早五点即要起床,洗脸,吃饭,进厂,一直至十二点,始得放归。归家作饭需半点,往返路程需十分钟,或数十分钟。灵快的,不洗脸的,或得十分钟休息;不灵快的,或好清洁的,脸未洗完,上工时间又到。下午散工,多半是六点归家作饭,吃饭的一时,洗头、洗脸、洗衣服,约一点或两点,忽倏之间,又是十点。法国住家到十点即要熄电灯,勤工学生于是不得不割爱舍书不读。星期日上菜场买买菜,或会会朋友,或写写信,或到城中游游,就过去一天。因之有与书一个月或半个月未谋面的,有二星期仅学三点法文的。然一见书,总是愁颜相对,倦眼相看,虽读犹不读。故来法勤工学

生，来法有一年两年，尚不知写信封、问路、买东西，所谓“俭学”，名实确符。

(八)勤工学生之储蓄及升学 勤工学生每日工资大约是十四方(以其中数为准)，每月除星期日四天无工资，合共可得三百六十四方。每月除伙食房租一百五十方(最低为限)，洗四次澡十二方，剪一次发两方，洗三身衣服三方，学法文三十方，烟酒糖十方，每月吃两斤肉十八方，四个星期日往城中买货物或游玩电车费八方(以最低限计算)，合须二百三十六方，与所获工资三百六十四方较，仅剩一百二十方。初进工厂，搬运行李与火车费，至少需二十方；制办工衣、工靴、工帽、汗衫，至少需二百方；自己作食，刀叉碗盘镬炉，至少需一百五十方。以每月剩一百二十五方计算，须作工三月，方能置齐工服及家具。勤工学生来法，仅穿随身西服一身，在法国每人夏服一身，秋冬衣服两身，雨衣一件，外套一件，表一个，帽子两项，衬衣汗裤数身，是万不可少。若欲件件置备，材料最下的亦需二千方以上，以每月剩一百二十八方计算，又须作工两年，才能置就。经过两年的时间，又不知破坏多少，需添置多少，还有法文书籍、字典、自来水笔、课本，又需二百方以上，才能置备。是需作三年整工，才能置好一切行李用具。此还是以一年三百六十天，只除星期，天天作工，不额外花钱计算。试问人在一年中，那能天天好？那有一年中不有额外花费？以此推算，勤工学生作三年工，才能制备衣服用具；作五年工(每年以存三千方计，实际上万万不能做到的)才够读一年书；做七年工，才够读二年书；做十五年工，才够读六年书。此犹是为在国内专门或中学已毕业的计算，中学未毕业的，更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得一高等文凭？即专门与中学已毕业的，若废至十五年之久，一旦跳出工厂，能直进法国高等学

校，又是一个问题。

(九) 华法教育会维持勤工学生情形 华法教育会从前经费充足的时候，对于勤工学生，或在学校，或住布棚，一律贴款维持，以得有工作之日为止。后因钱少，遂忽变计，每于候工学生存款将尽之时，即不问工厂性质，工作轻重，只要交涉得工作到手，即将学生大批输去。有人于学生事务处门上写“发卖牛肉减价出售”八字，可谓形容尽致。学生有因实受苦不过，退工离厂，会中不但不允给车费与维持费，并一人的工作不肯介绍两次。因之有骤然离厂，进退不得，受饿数日者有之；无钱进栈房，在车站或在深山过夜者亦有之；其余流离道路情形，使身受者言之，闻者不为之泣下，敢决言其无良心。然使会中对各学生都如此严酷，亦有可谅。乃对于有私人关系的往往不需维持，亦私借巨款；会中办事的，亦每人借给数千方。因之学生群起公愤，将代理会计刘厚在领事馆内揪打一顿。动手的并是官费学生，非勤工学生，其见恶于人可以想见。自此以后，会中借口交卸，觅工事更不进行，勤工学生因愈陷于困境。至维持费之发给，每人每日四方，每十日在巴黎华法教育会欲发，如北京旗人发月饷一样。学生由布棚内往返需一方六十生丁的电车费，每领一次，总是你推我我推你（现则不能代领），非至万不得已，不敢前往去领。领钱时的光景，惜乎无人拍照，不然，又是中国盘古开国以来的惟一纪念品，恐比袁世凯大典筹备处的牌子还要值价。

(十) 法人对待勤工学生情形 勤工学生因无钱的关系，不能清洁；因法语不熟的关系，不能与法人接洽。因之法人视勤工学生为糊涂肮脏，对于华侨协社屡次起诉（起诉词翻译出来可为勤工学生住布棚绝妙的写照），要求政府收买房产，下令驱逐勤工学生。幸华法教育会会长运动社会党议员提出抗议，费尽多少手

续，得未告准。然近日时时无风生波，必驱逐勤工学生而后已。勤工学生租房子，不高抬房价，即不给器具被褥，或不为打扫，甚有许多地方不租房子于勤工学生。华侨协社近旁法人，连小儿都不与勤工生接谈；电车上买票，往往给他整票不找零钱；其余琐事，更是数不胜数，书不胜书。总而言之，不把我勤工学生当人。廖领事与法领事谈话说：“我们官场上，日日言亲善，然我国的学生与工人到了贵国，往往受苛待，这又何算是亲善？尤之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然我的子侄到你家，你家人又要打骂把叉，何算是朋友？”此确是伤心的话，望日日与外人讲亲善的仔细猛想。

以上所举困苦情形，系据我勤工学生人人所受过最普遍的。其他少数人因勤工而死亡疾病的，如湖南学生王弼基、李子芬被煤气双双熏死；四川学生安子初在化学工厂中砒霜毒病毙；江西赣州学生朱发祥在里昂铁工厂失踪，迄今数月，尚未知下落；又湖南学生罗仲雄右手食指被机器打断，致成残废，情形皆极可惨；其余手脚被伤，更不知多少。只好归之死生有命，因避厌损，不再细述。

据此看来，勤工俭学欲达到目的，不但是不能的事，并失国家体面，还有一层大害，即消磨学生的志气，兹请分述于下：

(甲) 不可能的事实

(一)无工作，因法国工厂现因人工贵，煤贵，多半倒闭；
(二)难蓄钱，参看前第八款；(三)体力与脑力断难并用，参看前第七款；(四)非技能的苦工徒劳无益，参看前第六款。

(乙) 失国家体面的事实

(一)学生为国家的精英，学生若为外人作牛马奴隶，被外人看不起，其余更不待言。勤工学生在法作苦工，即无异为法人作

牛马奴隶，现已被法人看不起，即可证实；（二）大批学生送往外国勤工俭学，结果成一个苦工觅食，外人必谓中国无人，必谓中国人不尊重自己的人格。现留法勤工学生美政府禁止转往美国，更有一美国人引诱一勤工学生，说到美国代觅工作，及到美国，即为令彼作家奴，即可证实；（三）从前华工在法国被冤杀惨毙，政府亦不过问，犹可说中国地方太大，民太多，政府鞭长莫及。学生在国外被冤杀惨毙，政府亦不能过问，试问更有何词推诿？外人视中国人又将何若？（四）学生因觅工换厂，往往与华法教育会发生冲突，学生有时固难免鲁莽，而教育会中人动辄借外力以图压制，如日前教育会代理会计刘厚在领事馆被学生窘辱，彼竟往法国警察厅起诉，致学生屡被提讯。试问学生何人？领事馆何地？竟有此不肖之徒，演此无识之举，岂惟有损国家体面，并亦丧失国家治外法权！

（丙） 消磨学生志气的事实

（一）作苦工过久，染成一种下流工人习气，不求学问上进，近有很多学生，抱作自由工人不归国的思想；（二）出国过久，既未造高深学问，复未获得高等毕业，归国不行险侥幸，必埋没无闻。近有很多学生每谈到不平，拍案说回国内杀人作匪，即俯首长声叹息，此种表现，最为危险；（三）学生或因一时刺激，感情冲动，或因目的难达，前途绝望，每每发生厌世观，陷于自杀。此种现象，虽不尽属于作苦工的学生，而要以作苦工的学生为最多，如日前某省某学生（不愿出名）欲作工不得，回国亦不得，竟用手枪自击，幸被救，得不死。

但对于勤工俭学的事，近日还有许多人鼓吹，其言亦未始不成理，是不可以不辨。兹先将鼓吹者的人格与心理分析之，则其言不辨而知其不足信矣。鼓吹勤工俭学的人，约可分为六派：

(甲) 纯洁理想派

此派人专欲使工读的理想成诸事实，开辟留学途径，造福贫寒学子，无丝毫作用存乎其间，心地光明正大，甚可钦佩，如李石曾 是。

(乙) 主义励行派

此派人笃信工读主义为最高无上的神圣事业，只要去行就是，不问什么先工后读得若何结果，心思旷远，亦可钦佩，如湖南徐特立是。

(丙) 纯粹风头派

此派人自己对于工作本“畏鼠如虎”，但见倡工读主义，是二十世纪出风头的惟一新法，他于是昧着良心瞎吹。一欲卖弄几篇文章，显自己的才能；二欲博倡此主义者会欢心，借此可不劳而获。心思险恶，罪不容诛，如华法教育会现任事的一般小喽啰是。

(丁) 牢骚派

此派人是(一)恨风头派不劳而获，并得大名；(二)觉社会上无真舆论，一般人无真判断，不如随声附和，幸而言中，固可得名，不幸不中，亦不失为奋斗之士。如湖南某学生，明在法国困苦万状，他写信到家说，“作工每月可得中洋八九元，惜钱不能付回家中，可赶将某弟送来法国读书。”致他全乡为之哄动，稍识字的都往北京法文专修馆要求介绍来法。

(戊) 掩饰派

此派人因出国时或破产，或摆酒，意气甚豪，希望甚大，亲朋亦引为荣幸，一旦在国外作苦工情形传到亲朋，实足难以为情，于是只好忍着苦，胡吹乱吹。

(己) 狂吠派

此派人不知勤工俭学为何物，只见李石曾、蔡子民先生等如

此提倡，学生往法如此踊跃，遂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狂吠起来，不问事实上做得到做不到，如国内多数报纸杂志是。

勤工俭学的困难既如彼，所鼓吹的真相又如此，则其目的难达无疑矣。但此非绝对的，可弥补的，兹请申言补救之法。补救之法可分为治标治本两种：

(一) 治标法(筹款补助)

工读主义虽是很难达，却是很可行。留法勤工学生所以发生困苦，是抱希望过奢，看钱过重，因之不愿以长久时间作学徒，宁愿以工资多作苦工，受苦不过，又复叫号。若有款补助，不恃工资求学，则此种困苦，自必无有。兼之在工厂作有钱的工作，必有一定位置，不得随便，只能知机械一部，不能知机械全部。若不取工资，或稍取工资，则作工必得自由，一切机械，可随意学习。昔俄皇大彼得以数载练习，而尽得英法一切制造法。其必以此勤工学生如此练习数载，则确有技能，勤工工资高，俭学亦必自易；再俭学有技艺，亦可回国谋生活，亦必不致发生恐慌，即无有痛苦，而人人必成为有用之人才。至筹款之方，可仿闽粤两省办法，由教育部责成各省省长，由省长责成各县县长。各县不能接济，可由省署酌助。一省人数过多不能接济，可由中央酌助。若遣送回国之说，则人孰无羞耻心，孰无上进心，留法勤工学生虽好盲从浮动，必宁在外作牛马奴隶，不愿被遣回国。

(二) 治本法(国内速办实业练习学校)

留法勤工学生虽多是在国内考学校不起，冒险出国，然有很多专门学校毕业学生，亦感其所学非所用，来法勤工，是国内专门学校不足供学者所求，亦是无疑，又何怪学生走向国外受苦？欲满足学生的“工艺欲”，宜急于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成都各处设立大规模的工业实习学校，仿法国的办法，收中等毕业

生，两年毕业，专造就技师、工师人才。学生毕业，即介绍各工厂、矿场任用，如此，则所学即所用，毕业后又不虞赋闲，学生自然不愿外国作苦工，为人作牛马。至实习教授宜聘德国专门技师，因德人(1)做事认真；(2)技艺甚高；(3)德国生计现极困难，技师可以最廉价聘得。学生习外国语，宜以世界语为主，英法德文为副，因世界语最易学，最宜于速成学校。现俄、匈、西、瑞、德、法诸国提倡此文语甚力，翻译的书亦甚可，不出十年，世界语必夺英法语之势力。现世界所注目者，都是中国，中国学生若通习世界语，则俄、法诸国必更努力提倡，世界必大受变动。有人谓中国既为世界所注目，何外国人学中国文，殊不知外人对于中国文，非不愿学，实是难学。语言文字为智识源流，关系甚重，深望我教育当局注意，实是国家人民如天之福。

以上所述，语语从吾侪纯洁心头上流出，字字由困苦历练中得来，一字不实，甘愿流杖，一语不实，甘受手枪。总总一句，留法勤工学生，木既成舟，誓不返顾。苦哀而救之，是我勤工学生之运，若忽焉忘之，是我勤工学生之命。我留法勤工学生岁岁出国，到处欢迎，沿途欢送，回首当日，也一时之雄也，……泪竭声嘶，言尽于此，除分呈国务院、教育部、各省长、各报馆外，特此陈闻，伏乞，矜鉴。

留法勤工俭学生谨上

《时事新报》1920年12月5—11日

令阻赴法勤工俭学生

湖南省长公署训令各学校云：

为令行事，案准教育部电开，据法使廖世功、蔡元培、高鲁等电请立即阻止各省勤工俭学生赴法等情，除另文详达外，特请贵省长迅行设法阻止等因。准此，仰该校长遵照转知，此令。

湖南《大公报》1921年1月25日

留法俭学女生之呼吁

留法勤工俭学女生呈教育部文云：呈为留学海外，恳给俭学费用，以资完成而宏造就事。窃欧西为文明之先进，科学之中心，有志深造之士，罔不争赴其地，然岁靡巨金，寒素向隅。自华法教育会倡勤工俭学之举，为贫苦有志之青年，广兴苦学之风。男界士子，踊跃奔赴，岁未三周，人且盈千。女生等十八人，隶籍湖南、四川、广东、江苏四省，皆师范或中学毕业，从事小学教育，历有年所，蒿目时艰，不胜奋励。只以学植浅薄，问心难安，久蓄出国之志，每为环境所阻。因念勤工俭学，男子既赴于前，女子岂独不可踵其后？故决然放洋，于民国九年二月、六月、八月先后抵法。本拟以工资学，不辞艰辛。惟因言语不通，及技艺缺乏，非将二者补习纯熟，难于觅工。故抵法以后，即入此帮女校，专学语文；语文纯熟，再习技艺；技艺有成，然后勤工。预计五年后，方能达到求学目的。惟生等自恃年大志锐，求知欲切，勤工俭学，于生等虽属可能，而时间太不经济。生等在国或创办学校，或充当教员，已为社会服役之工人。只以学识不足，工具未良，是以不辞艰苦，远涉重洋，惟冀早日学成归国，以尽其一份子之义务，而赓续其所矢志从事之工作。今为时间经济起见，不得不变更途径，况女界需材甚于男界，个人之不经济，即社会之不经济，故培植人材，实为国家之急务。

吾国政争频年，未遑远图，教育废弛，至于女子教育，更不堪言。而所谓女子人材，除三数可指名者外，几无一可数。女子教育，向以贤母良妻为主义，学校之数目既少，科学之种类不备，留学资格，徒具于部章，高才无上达之机，社会呈偏枯之象。比诸欧美，有天上人间之别，言念前途，悲焉以抔。去岁本邦人士，始稍稍觉悟，而全国教育联合会乃有男女共学之决议，北京、南京等处各高等学校，始逐渐公开。然资格足以相当者，又限于最少数。论者以为女子程度不及之过，然试一追究其所以至此之由，则今之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实尸其咎。屈者伸之，弱者扶之，枯槁者灌溉而培植之，是则育才之道矣。故生等以谓持最公平之眼光，而以社会国家为标的，则女子教育，女子人材，实有特别奖掖提高之必要。窃念贵部握全国教育之枢机，而总长德隆望重，举国同钦，政因人举，刷新可期，对于女子教育，女子人材，必能格外提挈，使跻于平等。生等虽一无所长，然亦朴质好学，不敢自弃。根据以上之理由，故敢陈其所志，仅依一至低限度之俭学费额，每人每年恳请贵部津贴俭学费用中国银六百元，以四年为限。倘邀允准，使之日夜淬励，专志于学，以资完成而宏造就，则不独生等之幸，女界之幸，亦社会之幸也。三万里外，恳切陈情，越格之求，伏乞矚鉴。

《时事新报》1921年1月31日

留法俭学生对华法教育会之要求

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声浪，轰传了一年多，实际的经过以及现状，到底怎样，向来没有系统的记载，就有也只是些片断的新闻。说句不应该的话，我恐怕大家，无论国内国外，对这事真相，都是莫名其妙的。因为这事，完全以中国人的资格，实现在平等自由的空气中，照例有许多麻烦，实际已经如此。在国内，大家除开看见几篇赴法纪程，赴法消息而外，还有什么？

通信的人，很想把这事来写个真，供新闻，也供研究，陆续来通通信。但以忙不过来的时间，又因为对这事的研究尚有他种的预备，迟到现在才写头封信，已经觉得很歉。

好在有一篇现成的材料，这是最近勤工俭学声中的一封重要书，特先把它抄出来作为通信。希望读者细细地看，因为里面的事实，对于过去以及现在的真象，都说得很详。

至于这封书的效果何如，现在还不得而知。最近蔡子民先生的来，以及勤工俭学会之改组，都有急转直下很可研究的事，且待下次再说了。

法兰西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全体执事先生：

这是我们的一封信，以下都是我们在现在——不特现在，也是我们的几年或几岁几月以来——觉得万分不能隐默的话，现在综合的系统的来说。我们谨以我们最高的诚意，最恳挚的盼望，来写这封信，来希望各位先生看这封信。只看过一遍，我们还不免有点失望，因为我们不愿意我们这点挚诚不能得事实上的同情。只当作一件烦絮事，可厌的事来看，我们更是大失望。因为我们虽然能够谅解你们常常遇着许多烦絮可厌的事，但我们能自信不是来烦絮可厌，所以也不愿以烦絮可厌见憎于人。在话都还没说以先，我们已经预料这下面的话很长，但无论如何，总希望各位先生用毅力支持看下去，好象我们现在虽然怕人烦厌，也忍耐着来写一样。

话也实在头绪万端了，但我们正不能因为头绪万端就不说。头绪纵然万端，也不是绝不可以整理的事。我们写这封信的一些人，也正感受到在这头绪万端中，如象在蜘蛛的网罗，汪洋的大海，有许多的丝缚着，许多波浪涌着。但是我们一想到我们在这里做什么，许多的亲爱的青年同志在那里做什么，你们一些竭力经营的办事人，又在那里做什么，我们的观感，催促到良心上，责任上，事业的真理上，都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不下一种诚挚的工夫，决定恳恳切切去做一番工作。时机更逼迫我们到了现在，令我们不得不想披肝沥胆，坦然一吐。同时，我们也算到此后要继续不断努力的工作还多，但写这封信是我们商量定的头一件事。

前途光明，效果在将来，这些话是我们常听说的，甚而至于自己也常说。但前途能够怎样光明，将来的效果到底是怎样，恐怕没有人说得出来。倘若一件事没有精细的研究，根本的解剖，只说前途光明效果在将来，世界上既没有这样容易的事，人类也不

应当这样不长进，贪图便宜。而且这样的只知说乐观话，一方面含含糊糊的过日子，这种便宜也未必占得稳当。在同时稍有理解的人，看出一分不稳当，便受了一分恐怖，这种人生的恐怖，苦呢不苦？

因此，我们在各样关于事实上的话还没有陈说以前，不得不先从群众的心理上说这么几句简单的话，提起公共的注意。自然此外也还有许多当注意的地方，不过这是最急切的。进一步说，便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对于现状太含糊，也不要因恐怖而生悲观。如能够不含糊，在事实上的方法上就要十分明了去解剖，而丝毫不漏的加以整顿。如能够不恐怖，这每一分钟却是我们的最好的时间，去做一切应当的事。话就是如此说了，以下便是我们对于现状上的痛陈，及对于建设上的诚恳供献。

自然，我们现在陈述的事，是关于勤工俭学的。勤工俭学的现状是怎样呢？复复杂杂的述，不如简简单单的列。

一、现在法国勤工俭学生的总数中，已经作工的不到总数之四分之一。

二、假定以现在的总数为标准，以后国内没有继续来的，那么，按照这以前的安插工厂的效率计算，现在的总数要六年才安插得完；再假定效率能够加倍，也要三年；再加倍，也要一年半。

三、但是国内是仍然继续不断而来的，近半年来的速率，比前半年加三分之一倍。

四、总数作工的既不多，近来冬季失掉工作的，又几乎有作工数四分之一。

五、教育会对于失掉工作的办法，是发给维持费。

六、维持费也不仅是发给失掉工作者，凡离学校候工者也当

发给。

七、现在冬季，交涉工厂实在困难，无可言讳。明年春季，也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

八、假如春季找工十分顺遂，还需用大半的力量安插现在的失工者，安插的速率就减小。

九、现在在学校补习者，不安于我学校，教育会已穷于应付。

十、还有已作工的，也不安于工厂，失工的人数会更增加，结果，维持费的支出增加。

十一、这些复杂困难的情形，是第一个结果，使人以为不是作工不易，是找工不易。

十二、第二个结果，使人对于教育会失了感情。一则诋毁，再则冲突，三则脱离（今年上半年，还有人自杀的事，这虽是个人意志薄弱，但亦群众事务中之部分结果）。

十三、第三个结果，现在虽从事整顿，然而大部分的力量，要先用到对于过去的事。但过去的事还没整好，而与过去同样的事又陆续发生了。

十四、再回顾到国内，继续有人来不说，原因上的含糊观念，今昔犹同。

十五、而且一个华法教育会有几个意见都不同的机关，北京和上海不同，但巴黎也不见得与北京相同。巴黎打电报去叫北京不要再送人，但还是继续送。北京不赞成上海乱送人，但北京送的经过上海，仍不见得就不乱。

由以上的现状去说，事实上国内，有国外的；有教育会方面的，有同学方面的。综合起来，我们知道有一切的困难。但只说困难是不中用的，真理贵在研究，原因贵在追求。我们现在

劈头第一个问题便是：

什么是勤工俭学一切困难的总因？

这时候不当再怕复杂，要详细的来说了——勤工俭学是一个总题目。但现在一切事都只在勤工一方面，这是实际上的情形。勤工的实行已经一年多了，同学中有做得很好的，有始终没找得位置的，有找得位置又失掉换了许多工厂的。在第一种情形下的同学人数有限，且有特别原因，第二、第三两种情形下的同学是最多数，所谓一切困难专指这两种内所包括的说。

试问为什么找不着位置？为什么旋得旋失，更换无常，总定不住脚跟？这就是因为来法的实行勤工同学都是些工业门外汉，在国内不但没有工业的经验，连工具都不曾见过。法国工厂虽多，位置也广，但一个工厂有一个位置，只能拿来招一个工人，用一个工人就要靠他出一分利息来。那工业的门外汉的学生，岂不是对于工厂只有牺牲毫无利益吗？资本家哪个不是想赚钱？谁肯牺牲工资材料去用门外汉？因此才生出找工的困难。

同学来了这样多，不找工作又如何得了呢？交涉厂时一直说完全不懂，岂不是立刻就会遭回绝吗？只好也说得懂一点，勉勉强强敷衍了进去，自然不多几天渐渐地就现出本相来。自己既不会作工，不但工作上使厂中讨厌，就是习惯上及形式上也是很笑话的，哪还有不被厂中辞退的呢？一个厂如是，换一个也不免是一样的，因此才生出旋得旋失更换无常的困难。

既有找不着位置，保不全位置的原故，因此才生出维持生活的困难。

教育会人力、财力都不十分丰富，要位置的这样多，找位置这样难，要维持的这样多，而会中经济力又十分有限，同学和会中，两面俱受极大的压迫，都有不可支持之势。于是紧急，责

备，误解，种种原因相聚而酿成争；因此才生出办事上的困难。

这很明白了。假使同学大家都有技艺，交涉工厂时可以许其试用而后用，何至有找位置的困难呢？既有技艺，作起工来，一定可以使厂中满意，又何至遭辞退呢？既能找得位置，又能住得稳便，又何至有维持生活之必要呢？又何至办事人和同学生出意外之争闹呢？

这更明白了，勤工俭学的实行者，若有技能，什么困难都没有。否则教育会纵有万分充足的人力财力，勤工俭学终是一个纸糊的灯，因为，勤工一事是专靠勤工的。如教育会有了十足人财，也只能替同学找工，不能替同学作工。而且维持生活这件事，在现状上已经是暂时了，说一句沉痛的话，这种事情实还不免可怜可耻。

象这样的现象，勤工俭学非立地破产不可。教育会的办事人东奔西碰一阵，还是劳而无功，同学们虽受维持而不知自救，也等于自杀！

归根结局，所有一切困难只不过从“不会作工”生出来的。

这便是总原因了。总原因就是不会作工。我们有了不会作工的原因，有了困难的结果。事实的因果，对于我们已经供献得这样清白，这时候是两条路随便我们选：（一）勤工俭学真破产；（二）还是设法来医治。

使勤工俭学破产是我们所不忍的，我们心所不安的。我们搏战不能不到尽头，到了尽头还要去找尽头的。那么总应该有方法罢。这时候我们第二个问题，是在方法方面同学应该如何补救？

到法国同学已经千五六百人了，除四百上下现在作工，其余在学校补习法文，或是住巴黎等候工作。这两种大多数都受教育会的维持，自己有款的当然在例外。同学住学校的经费很大。多

数中国人住在一处，法文进步很有限。俭学的固不要紧，勤工的则学校不啻为候工旅馆。因为无位置，所以才等工；可是因为不会作工，才无位置，似此不会作工怎地还说等工呢？一方面现在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所存的钱，或借教育会的钱，作候工旅馆的开支。但是钱是个最爱有穷尽的东西，同学的钱尽得快，教育会的钱穷尽更不会比同学慢。那么经济命运告终，勤工俭学也就同时破产。我们回想数月前几次风波，真令人不寒而栗。若不从根本上补救，只作得一天算一天的主意，真是危险得很。

根据技艺和经济两种的前提，救济的方法同时有两种：

(一) 工业学校交涉开特别预备班。凡是有钱存在会中及不必急急找工而终非勤工不可的同学，万不可把光阴、金钱用在一些中学内去读几句法文而技艺毫不相关，定要利用这金钱与时间在法国交涉若干实习学校添设补习班。重与学费期必于校中无损失。每班三数十人，每日四五点钟的工作，二三点钟的法文及工艺学及图绘等。假使校中无损失，交涉一定容易办到。同学进了这种特班，一面技艺上有一天一天的长进，而法文又是与所学的技艺相辅而行，受益尤多。如同学新到大多有二千方以上之存款，至少也可以支持一年半，加以暑假进厂作工，就可支持两年。那末，学习期间，教育会亦不必担负经济；学成之后，工技法文都很可以自己随便找工；即不如此，教育会找工的技艺和法语而条件更相合更可以免除许多困难了。这一层尤特别适用于有存款或新到的同学。

(二) 工厂交涉特别学习部。至于有急于找工而无存款的，宜在法国各大工厂内交涉学徒位置。初学三月或六月或八月，分文工资不取，且与厂中以牺牲费若干。俟同学进厂得不操作杂事，可以专门学艺，三月或六月或八月改定可以勉强当个普通工

人。再在该厂作一年工人，一面是酬报工厂，一面是再从事练习，这时候也只索相当的工资。连学带作工有两年之久，技艺定可以自立了。学习数月所牺牲者很有限，数月以后便成功一个很强健的份子，岂不是很好的事么？

依以上两种办法，如能以大规模的运动，数月之后，便可将数百同学放在勤工俭学的平平顺顺道路上，洋洋洒洒向前奔走去。教育会只待其成功，而用其平日找工、换厂、维持、对付种种力量，去扶助同学积极方面的事实。

人或疑工业学校开班及交涉学徒位置恐不易办到自然，但是世间上的事最难做就是要钱，现在我们横竖是利用可惜的金钱，与其白花在这无效维持费上，不如用在有效上。如果不要别人牺牲什么，又许他谋谋利益，譬如在工厂方面，凡收中国学徒，他最大的野心，想他的事业在中国去活动。他本来的意思，要在短期间造出工人，作他厂里的用，工价比老工人低廉。由上两层，非有一定时间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找工者可以与工厂订一年或二年的契约。中国为外国工商业竞争场，可以将互相提携的意思去游说。工厂所忧的，怕学了几个月远去高飞不为它所用，况且信用不孚，当初就无怪人不收。能与之订约，有了保障，找工比较容易。在候工一面说，难免不有人作几月工就走，妨害大众，假使先宣言订约，才有工作，大家便不至冒然从事。

无技艺不能找工，是实际上的困难。现在冬季，一时难于找工，也是实际上的困难。但是，以不要钱而只求先作学徒，而先诱以利，第一种困难可免。冬季以后的春季，情形又比较好些，找工的进行也有头绪些，时间上的变换，第二种困难亦可免。倘若再不能找工，那便是人为问题了。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十分的盼望教育会对于我们以上的陈述，加以特别的注意。

总之，我们要使这样多的勤工同学都得安安逸逸走上道路，绝对是不可因循，不可苟简，不可错误。多思，多虑，多筹商，多采纳意见。这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我们最好的时间，勤工俭学才能够成为我们求圆满人生的最好机会。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陈述如是，跟着后面就是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

在国内未来的同学，应当如何准备限制，才可以解除到法以后一切的困难？

以前同学来法，差不多全无限制，近闻北京方面已有三条：（一）中学毕业；（二）四千方的预备金；（三）身体强健。限制的用意，本是要免除到法后的困难。看这三条，似乎很够了的，然而就这面的事实上及困难之根因上研究起来，还是差得太远。

勤工俭学这件事，是全以勤工为根本。要能勤工，才得生活，才有积蓄可以俭学；如其不能勤工，便先绝了生活之路，怎的还说俭学呢？第一条限制是资格及学识上的，虽与勤工有关，但已来的还有许多专门大学毕业的，其不勤工所受之结果与众不同。第三条限制与勤工到有关系，但只关于劳力之能否，不关于技艺之有无。华工朋友最多力而身体又强，近来废弃合同的许多找不着工；而已到同学，有体弱而熟于技艺者，作工亦很好。可见身体强健，并不是勤工的惟一条件。而且这种限制极难实行，因有人已合于第一条及第二条，在现时国内亦不能不为之介绍。至于第二条，这比较容易实行，但这一条的用意，不过是预防找不着工以及初来补习之用。可是照现状说，同一用尽，不过有迟早之分。这三条限制，实在不能够解除到法后的困难，严格说来，这三条不过是附加条件而已，必须要于三者之外，加一基本条件，这条件就是：

“凡赴法勤工俭学，必在国内工厂实行工作有一年至二年以上之程度者，方为合格。”

这基本条件成立之后，如第二条的四千方的费，还可以减；第一第三两条，只要考查各人的志愿，也可以勉强通融。还有与其在马赛收汇票，不如在国内就收下，由国内教育会总汇来法。限制定了，一时没有合格的，就不要送。再则，因为现在法国安插未妥，直从此便暂时停送也是应当。一方面停送，一方面改良预备办法，使有志来法的，依然可以从事预备，于短期间以后，仍能达其目的。

预备法如何呢？不外对症下药，专授技艺而已。国内几处补习学校，技艺方面既不大注意，而且地方小而隅的同志很多。所以现在应该在上海、天津、唐山、汉口、北京等处工厂内组织工业实习班，每日六点钟作工，两点钟上课，以一年或两年毕业。作工监督宜严，不可如中国普通学生之实习，只袖手旁观，便算了事。毕业专以技艺程度为标准，则两年之内，一定可得些技艺。这种办法，在国内办事的人应该负责任，无论如何要提倡实行的。如若说中国工厂难以交涉，这句话说出来就该令人痛哭。中国工厂不能，还想到外国工厂来交涉么？而且我们现在海外，常听说什么资本家送留学生的事。中国的资本家近来已有几分觉悟，这种一比较就明白的事实，当也能得些人的赞助。

况且也不是毫无办法的。学生在国内工厂预备，也可以不使工厂受损失。学生进工厂和进学校一样，自己穿，自己吃，公共的组织，还可以自纳些费，譬如现在北京、上海、保定等处的预备学校，学生还是纳很重的费的。这种寓补习于工厂的事，无论如何比现在各处补习学校的方法好。再有一层意外的，就是怕有以疑惑中国学生不大愿意在中国进工厂，其实这话也不成立。中国

的遗产制度现在还存在，家室殷富的学生们，或者也有这种可怜的陋习，不肯入工厂亦未可知。但是现今国内青年有很多受潮流的觉悟，一方面感到生活上的压迫，蓬蓬勃勃想作这种“自劳自活自学”向上的人生观的*实在不少，我们只恐怕上海、天津、唐山、汉口、北京等处，还容不了那志决行坚的向上的青年，又何愁他们不愿呢？

以上关于国内方面的意见陈述如此，也就是对于第三个问题的解答如此。

然而话也实在太多了，请宽恕我们的烦渎。我们虽写得这样费事，但看的人能够很热心的，一毫不模糊的看到这里来，我们在这等的时候，已经预先说下千万个感谢了。我们都在作工，时间早就逼得我们苦，你们也在办事，光阴也逼得你们忙。但是我们作工时不能写，你们办事时却可以看了。总之我们感谢，也不徒是感谢你们看，还感谢我们的良心，能够叫我们说，叫我们写，都可感谢了。

不然这都算不得一回事，还有更大的感谢，并不就是辛苦的代用品，而是大家都去血战困难。更说不上谢不谢，感谢罢，我们只有合力来，忍着千辛万苦去努力这种工作。工作有可观了，这时候大家合起来感谢这个“磨而不磷，涅而不淄”的勤工俭学。

话差不多要结束了，自然也还有许多话，但有不亚于以上所说的要紧的，譬如：（一）关于同学本身觉悟之精神与事业，自治的方法与互助的运动；（二）教育会之革新与事务进行之当注意等等，都不是再简单几句就可以了的。而且我们认为目前燃眉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别的话更成空谈了。

* 原文如此

还有，我们为什么联名写这封信，也是不能不下解说的。我们这二十余人，现在都是在相离不远的几个地方作工或读书的。我们平时，都是些很相了解的朋友，交际极密，相知很深。我们平素间，对于我们本身相互的工作很多。简单说，我们都是些相好的朋友，也没有什么团体什么会。我们写这封信，是根据于几番的严重谈话，最后一次的谈话的商决。这封信是我们大家的意见，感迫到时机之急切上，精神与实际的痛苦上，各人都诚恳的直抒出来集合而成。但是，在同时，我们也知道还有许多亲爱的同志都有同样的意见，也知道这封信若能够代表出它的诚挚的精神，必可以引起凡是看的人的同情了。

尤其使我们很恳切来写，而又渴企不倦的，就是当我们写在中途的时候，听说蔡子民先生已到法国了，我们一种热烈的愚直处，仿佛预想到子民先生的来带给了些安慰，——真的么？我们要问子民先生。

最后几句话没有别的，只有说，也不必祝你们的康健和安好，只有说这以上的一切的话，所能够代表的诚挚的精神，达到了你们，你们又能再将它从事实上发挥出去，——我们盼望，我们很恳切的盼望！

王良翰、毛显球、石 琼、朱志清、任启彰、任钧锐、
李隆邳、吴 明、范 濂、袁庆云、柏载鹏、郭达垓、敬克
明、杨 洵、蒲照魂、赵世炎、熊天祉、鲁其昌、刘 鑫、
刘峻宇、罗成鎔、罗 汉。

一九二〇·十二·三十一

《晨报》1921年3月9—13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电请接济

本报昨由交涉署转来留法勤工俭学生千六百人来电云：
上海交涉公署转时事新报馆，转各省议会、教育会、学生会、
各报、各团体鉴：

法国因经济关系，工厂相继停顿，生等觅工无工，绝粮绝
学，窘迫万状，生命堪处，深望国人关怀培植，筹拨的款接济，
以维生计，而竟学业。留法勤工俭学生千六百人谏。

《时事新报》1921年2月22日

陈篆电告留法俭学生之困难

【一】驻法陈公使来电（二月二日）

留法俭学生经济窘迫，极待设法事，业已会同蔡校长、高监督、廖总领事径电教育部，转呈大总统、总理在案。连日该学生等特举代表来馆，面陈种种苦状，谓华法教育会宣言，自二月起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而此千余学子，行要绝粮，恐将暴动云云。顷又据廖领报告，自本月初以来，每日由领馆发给学生食费计二十七名，每名五佛郎；本晨又来学生数十人索食，势颇汹汹，临时分给面包，始免暴动等语。查学生所称，确系实情，证诸廖领报告，更见情势危迫。事关衣食，人数又多，深惧滋生事端，玷辱国体。除飭廖领勉为维持数日外，拟请提出国务会议，妥筹办法。一面请速汇洋二万元，或由政府担保，先由本馆筹借若干，以济眉急，乞电示祇遵。

篆 三十一日

【二】驻法陈公使、廖总领事来电（二月十三日）

三十一日电计达，日来男女学生仍日夕纷扰，并举代表来馆，谓将坐毙，要求维持，且出激烈之策，以暴动为威吓之具。似此情形，国体所在，断无真任千余学子沿途乞食之理。教育部

歌电所称分电各省一层，实缓不济急。万不得已，仍恳查明前电，提交阁议，速汇的款，以济燃眉，并示办法，盼电复，并转教育部。再此项学生人数愈多，则将来更不堪设想，应请电飭各处交涉员，暂行停发该项学生放洋护照。

策、功 十一日

【三】驻法陈公使来电（二月二十七日）

教育部来电敬悉，遵即约同蔡校长、高监督、廖总领事，公组学生善后委员会。一面通知各生，凡力难自给悉愿回国者，应于三月一日以前，向该会报名，其逾期不报者，认为力能自给，嗣后不得再有经济上之请求。詎料迄今报名者，不及十人，而学生纷扰益甚，要求津贴，誓死不归。顷法外部称，巴黎警察局接学生信，谓本月二十七日将结队到使馆作呼吁之表示，请勿干涉云云。准此情形，一千七百余入，既难借资回国，亦无他项善策。仍恳查照以前各电，另行电示办法为要。

策 二十五日

【四】驻法陈公使来电（三月三日）

勤工俭学生危迫情形，历电计达。本月二十六日悲惨更急，法外部派员来馆，面称此项学生如尽行遣回，盘川当在百万佛郎以上，况在候船期内，维持衣食，为费不资。与其任其在外流浪，莫如暂行由各校继续收留，为费较省，一面法政府当竭力帮忙云。策以情形急迫，该员所称颇是，正在筹画维持，但声明以一个月为限。詎料今晨仍有学生数百人，群聚馆外，先由男生十

名，女生一名，来馆要求，每人月给四百佛郎，四年为期。当经反复晓谕，劝令安心回校，静候办法，乃该生等居心捣乱，置若罔闻。遂亲偕高鲁监督前往公园，即大众学生聚集地点，详为劝告。不但不从，且因策不允其每月四百佛郎之请求，将策围住，势欲用武，幸经巡警当场保护，始得出险。此本日下午二时许，策被围受辱之情形也。策奉命来法，原无管学职务，此次对于学生，悯其困苦，既屡电中央请命，复托各校维持，竭虑殚精，问心无愧。今竟受侮辱，实无办法，惟有声明嗣后对于该项学生不再过问，并请教育部电派专员办理。伏希鉴察，并转呈大总统国务院为叩。

策 二十八日

【五】驻法陈公使来电（三月三日）

勤工学生事，昨电计达。昨日公园学生遣散后，其原在使馆者，欸以茶点，旋囑馆员婉劝各归，舌敝唇焦，乃竟无效。延至六时，尚声言非巡警干涉，誓不举步，楼上同居，嘖有烦言。策有保卫使领之责，该生等既难理喻，即飭巡警邀令离馆散归，特闻，并转国务院。

策 一日

《新闻报》1921年3月9日

湘政府急宜设法救济留法学生

兼 公

昨见京报登载：驻法陈公使致外交部两电，述留法学生近况，真是苦不堪言。原电如下：

第一电 见《陈策电告留法俭学生之困难》（一）

第二电 见《陈策电告留法俭学生之困难》（二）

第一电是一月三十一日发的，距今已有一个月了。华法教育会既已宣言自二月起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这一月以来的学生，一定困迫达于极点。他们游法的目的，是勤工俭学，公家原是没有丝毫津贴的。公家既无津贴，他们必定要有工可勤，才能够积点余资求学。不料法国工业一落千丈，各地工厂相率停闭，本国人尚且多数失业，何况外来的学生。俭学这层固然是没有希望了，连工都无处作起，怎么不有绝粮坐毙的危险呢？两年以来，国人尽力鼓吹留法勤工，意在向外发展，原不能认为主张错误；加之国内各省学潮迭起，罢课时闻，不愿意在国内求学，和经济能力薄弱难于在国内继续求学的人，乃纷纷作赴法勤工的打算。湖南教育界受张敬尧荼毒，长期停顿，湖南人又穷得很，所以湖南学生留法的，比各省特多，据调查最多的是湘川两省，湘省还多于四川。这千余学生，湖南当占三分之一以上。湘政府难道可

以听这些莘莘学子，饿死海外不设法予以救济吗？陈电请北京政府提交国务会议，速汇的款，自系唯一救急办法。但是阁议是至今未开的，的款想必也没有汇去。前次教育部为此事致电林省长，林省长以现在公款困难，嗣后摊分归垫等语函复。湘库支绌，固不待言，但是据我看，想北京政府设法救济是靠不住的，湘政府应替湖南几百个子弟设想，不要听其流落异方，致因饥寒逼出不法或不道德的行动。无论财政如何窘迫，总要想个法儿，汇点款去，拯救他们才好。

湖南《大公报》1921年2月28日

巴黎华法教育会通告

通告 一

元培到法以来，在法勤工俭学生以及学生事务部任事者，先后向培声述各方面困难情形，及询求解决办法。培观察所及，知由于学生事务部组织之不良者半；由于华法教育会、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多有不辨其性质，混为一谈，因而发生误会者又半。今既欲解决一切困难，不得不先辨明此三会之性质。考此三会成立之历史，俭学会最早，成立于民国元年，宗旨以纳最俭之费用，求达留学之目的。勤工俭学会则成立于民国四年六月，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为目的。自此两会先后成立，来法人数日益增加，同时法国方面亦多注意中法两国文化之提携为言，欲达此种目的，非特设机关，公同集议不可，于是始有华法教育会之组织。是华法教育会为两国文化事业上之总机关，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不过其事业内之一部分。今则混为一谈，多以为勤工俭学事务，即华法教育会全体之事业，勤工俭学事务办理之不善，尽以诿罪于华法教育会。如此误会，是直以华法教育会为勤工俭学会之代名，此实大谬不然者也。欲矫此误，惟有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对于华法教育会，为部分之分立，由两会学生自行分别组织，华法教育会从旁襄助一切。其组织方法，暂由华法教育会代

拟，一俟两会成立，种种组织及办事规则，完全由两会学生自行订妥后，此种代拟办法，即行作废。如此解决，既免以前之误会，而两会学生自行组织事务所，对于本团体情形，观察较周，知悉较切，一切措置，自当胜于今之学生事务部。且学生诸君来法，多富自治能力及新生活之精神，此种办法尤与诸君心理吻合，所拟方法及说明如下，幸即速行组织，元培不胜厚望焉。

民国十年一月十二日 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

代拟俭学会、勤工俭学会

组织方法及说明

(一)由两会学生各就所在区域，分别调查各本会人数，先期择定就近地址，开筹备会一次，讨论组织事项、及定期选举、公决会务通则、及办事规章。

(说明) (甲)按区域系指法国著名都会、城镇而言，如巴黎、里昂、蒙达尔尼、……(乙)又按现在留法之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将近两千人，如不各就所在区域组织会所，势必有下列各种困难：(1)两会学生散处各地，如定巴黎一处为一大会所，在巴黎之两会学生固无不便之处，而在其他各地学生势必难免跋涉之劳，时间经济两受损失；(2)此种组织，本为长久之计画，绝非一时的或一次的可比，故两会各就所在区域，以其工作之余暇，办理会务，当无妨碍。如定在一处，非会员常有因赴会务而弃置工作之苦，即会务因会员路途隔远，不能到会，而有停顿之虞；(丙)会务通则及办事规章，两会各依其性质分订，不必相同。

(二)开筹备会日，应再就两会人数分别调查，每省若干人。

(说明) 按现在勤工俭学生之无工作者，每月受华法教育会维持费人各百五十方。华法教育会本无基金，又无入款，其付与

学生之维持费，均由他处辗转腾挪而来，此种办法，断难持久。而在法学生，无论其为勤工俭学生，或俭学生，常有经济困难，难以维持者。故为长久计，必由各省学生自结为小团体，向本省经济维持之请求，并对于本省父老子弟报告留学及工作状况。此种组织，无论对于本省，对于自身，两有裨益。

(三)两会内部各得组织评议部及干事部。

(说明) 评议部讨论关于本会之一切问题及事件，干事部执行评议部议决之各项事件。(注)两会细则，由两会各自评定。

(四)评议会及干事，其选出方法如下：

(1)各区俭学会学生，应各就本区同省学生中各自投票，公举代表二人，一任评议，一任干事；

(2)集同区各省所选之代表，共同组织各该会会务。(注)各区勤工俭学会之评议及干事选出方法，与此方法同。

(五)评议及干事之选举，用记名投票法行之，以得票最多者当选。

(六)评议及干事任期均以一年为限，限满开会另选，得连选连任，但不得过三次。(注)评议或干事任期未滿而有辞职者，其办法由两会自订。

(七)两会学生应缮其详细履历书，分别交所在区域之俭学会或勤工俭学会存查。

(八)各区组织之两会，其组织大纲及办事规章，须与他区组织之同会有共同之精神及规则，不得各为风气，出入过甚。

(说明) 按通则须征求各处大多数之意见编制之。又按，各区虽各组会，而对于其他各地冈会有联络相通之义务，如甲地俭学会与乙地俭学会互通声气之必要，以其同为俭学会也。甲地勤工俭学会与乙地勤工俭学会互通声气之必要，以其同为勤

工俭学会也。各地各自分立，所以谋办事之方便；而同时各地互通声息，所以策全体一致之进行。其甲地某省人与乙地某省人应互相联络，可以类推。

(九)俭学会及勤工俭学会得每年定期各自召集全体大会一次，但若无重要事件，经各区同会过半数之同意，此会即可停集。

(十)俭学会或勤工俭学会，于认为与全体有必要时，经三处同会之同意，得联名通告各处，开俭学会或勤工俭学会之全体大会，其全体聚集之会场，得临时商定之。

(十一)各区两会之组织，统限于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完全成立，将组织及通则及办事规章报告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亦定于通告之日起，二十日内宣告取消。

(十二)以前之卫生互济会办法，由各区两会自行商定继续或停止。

(十三)华法教育会对于两会，在能力范围以内，仍有襄助一切之义务。但两会须将其组织通则及办事规章，报告于华法教育会。

(十四)华法教育会与两会间相互之关系，俟两会完全成立后，再行协商会订。

通 告 二

元培前以学生事务部组织不良，极应改弦更张，曾于本月十二日通告表明此意，并希学生诸君，速即自行组织，以便办理各俭学会或勤工俭学会事务。在学生方面，自当奋作新猷，弥补前失；而在本会方面，一年以来，借贷学生之款，亏空之数甚巨，本会原无基金，又无入款，挪借之术，有时而穷，而告贷之学生，

方日增无已，今则亏竭已极，万难为继，惟有竭诚通告，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学生诸君，幸勿误会本会之接济有始无终。须知本会既无源源而来之底款，则此与日俱增之接济，何能应付？本会迫于万不获已，具拟以下办法，学生诸君，当能谅解此苦衷，不以逾情之非难见责。元培谨代本会竭诚宣告，除卸经济上之关系，仍当尽其能力所能及者，以补助在法学生诸君，惟谅解焉，幸甚。

民国十年一月十六日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

华法教育会正式通告与学生脱卸经济关系之办法

(甲)关于俭学生者：(1)俭学生以前在本会存有款项者，一律自本年二月初十日起，至本年三月十五日止，由该生亲到学生事务部结算清楚(或亲笔函索亦可)，本会不再担负保管之责。至其结算之手续及时日，均由学生事务部会计处另自订定，通告办理。其一向请托本会由其存款项下代付学校费用者，一律结至本年二月底止，以后均由学生自理；(2)俭学生无存款，一向请本会贷付学校费用者，一律结至本年二月底止，以后由该生设法自理。

(乙)关于勤工俭学生者：(1)现在工厂者，自此通告发出之日起，以后如有辞工出工厂情事，本会一律不发维持费；(2)勤工俭学生之在学校者，其请本会贷付学校之费用，一律结至本年二月底止，以后由该生设法自理；(3)按照学生事务部章程第十二条办理，曾经贷过正月之维持费者，应即贷与一月至二月止，以后概不发给；(4)不在上述二、三项之规定，而现在仍来本会领维持费者，本会概不答复。

《时事新报》1921年3月6日

勤工俭学生大起恐怖

筱 青

我到法未有几天，新任驻法公使陈箴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就来了。这次又来了不少俭学生，传说还有许多的女勤工俭学生源源而来，我恐怕法国人就望而生畏了。每次来的人很多，华法教育会自然有招待不周的地方，毁谤之来，自是意中事。就是我们那一次，还有几位，竟然把教育会的干事某君打了几下。教育会因为找工和支钱的事，教育会也不知接了多少无名揭帖和怒骂的信件。学生方面还是个个怒气不平，因此就有主张自己办理的。教育会的人早就想顺水推舟，撒手不办，可是学生方面莫有组织的团体，他亦找不出一个接收机关，也就搁下。教育会对于候工的学生，但凡有几个钱使的，他总不给你找工。你要催他，他就说：“你法文还算预备好吗？”到了你的钱快完了，他就胡乱给你找个工厂作工，工钱又少，要是不去，怎么能生活？去了少不得就要怨教育会。两方面各抱着一肚子冤屈，莫处诉去。

这次会长蔡先生来了，就有许多的勤工俭学生说了不少的委屈话，攻击教育会学生事务部（专管学生的事），该部诸干事自然也要说说他们的困难情形，并要求解决方法。这么一来，就有了许多的事发生了。过了几天，蔡先生就用会长的名义，给各处学生

发了个通告，内边就说的解决方法，如今我把他的原文录下，诸位一看就明白了。

通告云：（略）

他代拟的方法和说明很长，恕不全录，况且也不是正式的组织法，等将来此事结果后，再好给诸位报告。他的通告又说：“各区两会之组织，统限于通告之日（一月十二日）起，十五日内完全成立，将组织通则及办事规章，报告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亦定于通告之日起二十日内，宣告取消。”

自打他的这个通告发出，别的地方不知怎样，我们这地方的同学，无论是勤工是俭学，先都发了慌了。因为从前交涉工厂，全是事务部的工厂交涉处管办，现在要叫学生自办，将来谁向工厂交涉呢？有亲戚朋友的，还有后盾，象我们这举目无亲，又没有朋友的，又怎么办呢？事务部虽说找的工厂不好，究竟总能找一下，这么一来，不认得的人，谁给你去找呢？所以我们就开了个会，研究对待的方法。结果一致反对学生自组团体，给华法教育会去信，说出种种反对理由，请他们勉为其难。一方又给各地同人去信，征求意见，并请其一致反对。或者人家还有愿意自组团体的也未可知，结果如何，既不得知了。下次再谈吧。

（一·十六寄自法国）

《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生的通信》，《晨报》1921年3月5日

华法教育会之内幕*

巴黎西言君投函云：学生事务部，自去年十一月刘大悲君交卸后，即由李石曾先生委托之李光汉、齐云卿（均高阳人）两君，及刘大悲君请托之曾仲鸣君，担任会内一切事务。接事二月，毫无成绩可言，学生方面颇不满意，然均蓄而未言。至十二月，学生事务部委员会组织就绪，新章亦同时颁布。数日之中，尚遵守章程，至后，办事人徇私之事实发生，又由会内干事之李鹤林君，将所有内部一切内幕概行宣布，学生方面群情激昂，要解散委员会，驱逐李、齐、曾等。时值蔡元培先生来法，学生即将一切实情诉之，而蔡先生因此事关系过大，无从解决，遂拟有请学生自行组织干事部之通告。而李、曾、齐等知与己不利，将蔡之通告秘而不宣，一面自避，以免将来掷臭，故近来学生事务部之事，业已停顿数日，学生困苦流离之状不堪言喻。忽于近日，会中又发生李、曾、齐等唆使豆腐公司之工人刘某及协社看门者云某，殴打会中书信代转处干事李卓君，此事之起源，李卓另有通告。事后，李卓君往谒住巴领馆，请示办法。廖领事云，须先在该区警察厅起诉后，领馆只能作一证明而已。李君固不愿受外人之裁判，遂搁置此事，仍照常到会办公。而李、曾、

* 题为编者所加

齐等则藏之深谷，惧与学生见面。事后，记者往各方面调查情形，始知李、齐等因欲位置高阳人，久有排斥异己之心，兼以此次彼等退避，李君又未与之取一致行动，致遭彼等之恨，此击不过泄其私愤而已。殴打李君之刘、云等，均其高阳同乡。此中黑幕，国内人士恐尚不知，特书其大概，请素来关怀教育会者幸注意之。（西言）

又三育社投函云：华法教育会内部风潮，愈演愈奇，外人亦不得其真相。就吾人客观考察，分解研究，可得其概要如次：

（一）高阳派 以豆腐公司为主体（贸易公司亦属其范围）。

（二）宗教派 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主体（另外还有大主教徒，兹不详）。

（三）政治派 以和平促进会为主体（里昂大学筹备员亦该会中人）。

（四）社会派 以国内主张改造社会之青年，而无政教思想者为主体。

但此四派人，有在该会之内，高阳派及政治派几欲垄断教育势力，而掌其全权。在该会外之宗教派及社会派，表面并未加入，而有多数学生抱相同宗旨者，亦有一部分之势力。加之该会提倡之人物，多抱社会思想，而有革新教育之企图。惟高阳派以地方主义相号召，与政治派连成一气，竭力反抗新思想之潮流，教育会中因而从此多事矣。

以上概说如此，分析研究之，可成立数种之问题：

（一）高阳派久已抱地方部落思想，如豆腐公司等绝不容外界势力加入，现华侨协社亦为该派所把持而垄断之。

（二）政治派以里昂大学为活动之范围，因汪辞职，该派中人

不能不先由教育会入手，故利用高阳派之扩充其势力。

(三) 宗教派与教育会宗旨相冲突，故不能加入，而有少数宗教思想者，因不得传布之机会，亦仇视教育会而排斥之。

(四) 社会派人数虽多，但为以上三派所忌恨，摧残不遗余力，该派中人亦有不战不休之概，竭力反对教育会之腐败。

以上问题，作为研究之资料，还望大家抛去先入成见，去细心实地考察，以求其因果之所在，则孰得孰失，不揭自明。

《来函》，《时事新报》1921年3月2日

各公团救济留法学生电

江苏省教育会等七大公团，昨为救济留法勤工俭学生，特致北京及各省两电，兹录如下：

致北京电

北京教育部钧鉴：

留法勤工俭学生困苦情形，至可悯念，同人等昨经集会讨论，窃闻大部已电驻法陈公使，就近借款，将无力自给各生，资遣回国，具仰维持盛意，感佩同深。惟日来已否接有陈公使报告，办法如何，同人等悬盼良殷。查此项学生，约一千余人，程度既有不齐，办法似宜各异。除学力较优，资产亦裕之学生，听其继续留学外；其程度甚佳，而贫寒无力者，似应责令地方官酌拨学款或公款，汇法接济，俾免中辍，而广作育；其查系贫乏子弟，既无工业知识，又不谙法国语文者，应请一律资遣回华。惟人数既多，需款亦巨，应请切商法政府发给特别廉价船票，克速遣归，以笃邦交。又查此项学生，籍隶川、湘者，约数百人，将来回国之后，若听其麇集沪地，无力回乡，亦殊可虑，并请设法预筹资送回籍，以贯彻救济宗旨。除分电各省长官，一致维持外，为此电陈大部，恳祈迅赐察核办理。俾留法者获资造就，归国者得免逗留，无任屏营祷祝之至。

江苏省教育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县教育会、上海县商会、中国青年会全国协会、寰球中国学生会、中国青年会。寝。

致各省电

各省省长钧鉴、教育厅教育会鉴：

留法勤工学生困苦情形，至可悯念，计已早邀洞鉴。同人等昨经开会讨论，闻教育部已电驻法陈公使就近借款，将无力自给各生，资遣回国，具征维持盛意。惟查此项学生，程度既有不齐，办法自宜各异。除学力较优，资产亦裕之学生，听其继续留学外；其程度甚佳，而贫寒无力者，似应责令地方官酌拨学款或公款，汇法接济，俾免中辍，而广作育；其查系贫乏子弟，既无工业知识，又不谙法国语文者，应即一律资遣回华。惟此项学生，各省均不乏人，将来回国之后，转回原籍，其距离稍远，资斧告乏者，势必麇集沪地，无力回乡，亦殊可虑，并请设法预筹资助回籍，以贯彻救济宗旨。除电请教育部积极主持外，特电具陈，统祈察核办理，无任企禱。

（名同上）

《申报》1921年3月27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近况

鸿 才

近两年来，赴法勤工俭学之声浪高起原因，半由有学识者之鼓吹，半由五四以后，多数学生受生活问题与智识问题之逼迫，乃能如此。但实行之初，尚属利便，现因时势变迁，顿生绝大阻碍。故将勤工俭学生实验之苦状，与华法教育会与学生脱离关系两大端，述之如下：

（一）法国生活程度增高

欧战以后，受损失最大者，莫过于法国，故现在金融艰难，已达极点。纸币流行全国，即日用之佛郎，罕见于市，日用食物竟长至四、五倍之多。至衣服布帛，亦长至十倍。勤工俭学生遂受极大之影响。

（二）勤工所得工价难丰

勤工生一日之苦力，至多赚得十三、四佛郎，次者八、九佛郎。较好之工作难寻，故现大半是八、九佛郎一日。在一年前，每人一日生活，只需三佛郎，现在每日至少五、六佛郎。故勤工仅可以为谋生活计，全不可以俭学也。

(三)工作难觅

法国在战时不仅多用华工，即黑奴与西班牙工人，亦复甚多，但停战之后，皆已遣送回国。现在法国人民，又皆恢复原来之正当工作，所有前敌之兵，亦均回国作工。是以法国工厂中，现颇难容外人插足，且有数处工厂，因缺煤暂停工作。故留法勤工俭学生共一千五百余人，现在厂作工者，不过三百余人，其余十分之七、八，竟候至数月之久，尚不能得一工作，极形困难。

(四)勤工时无暇读书

工读主义，实含酸辛之意味，若无恒久毅力，势不能行。勤工生每日在工厂劳苦作工八小时，身体精神均甚疲倦，余力修学，实属难能。至于一年工作二年俭学之说，全为理想，现在法国环境变迁，且受生活之逼迫，更觉万难达到矣。

(五)华法教育会无力维持

无工作之学生及退出工厂之学生，均赖教育会之维持。自去冬起，无工作者，日向教育会借五佛郎，以维个人生活。华法教育会为办理华法教育之机关，并非包办学生生活之机关，然已为勤工生借得数十万佛郎。现该会财穷力竭，再不能担任矣。

以上五种缘因，足以证明勤工俭学问题系前两年之理想问题，事实上不能办到。当此之时，适遇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子民先生于今年正月二号抵巴黎，观察勤工学生无工作者太多，难于应付，及经济支绌种种情形，乃发出两次通告，使勤工俭学会与俭学会，由学生各区自行组织，教育会仍予以交谊帮助，至经济关系，则完全摆脱，不负责任。兹将其两次通告录下：(略)

自此两次通告发出以后，在俭学生方面，于改组上并无甚重要关系，而在勤工俭学生方面，一旦失却维持之机关，遂大起恐慌。各工厂各学校皆派代表，齐集巴黎，已于一月二十三、四两日，在华侨协社开会两次，讨论解决勤工俭学目前及将来一切困难问题。各代表又于二十五日邀请驻法公使、馆事、华法教育会会长、留欧学生监督诸君，假领事馆开会。结果，以目前无工作者仍请领事继续接济，至根本解决方法，由各代表提出意见书于此四机关，以便共同筹商。二十六日，各代表复在华侨协社开会，议决条件：（一）即须解决者，候工学生及在学校候工学生及因事退出工厂者，均请于最短期内，代觅相当工作，否则请送入学校；（二）关于根本解决者，请四机关转电请政府，每年每人筹津贴四千佛郎，维持学生勤工俭学达到目的，以四年为限；（三）举定张子柱、尹宽、汪泽楷、张宗文、方敦先、钟巍六人为驻留巴黎总代表，与各机关交涉，并筹备组织勤工俭学学生会事务。此次议案第一条，恐因在法国近日觅工不易，即或能觅得工作，亦不过零细散工，可以安置三两人而已，且工价最低。欲位置大批工作，其势决难办到，尚望吾国政府及教育当道，速图弭救危急之策也。（自法国波勒寄）

《申报》1921年3月30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恳请公使 电呈政府借款维持呈文

为呈恳电呈政府，特准留法勤工俭学生留学借款，以救危急而免出轨事。窃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应得政府补助，已成中外一致舆论，毋庸赘牖。惟值政府债台高筑，库空如洗，加以兵匪四起，水旱迭灾之际，似难补助勤工学生。尚有不肖之徒从中作梗，即政府欣然允诺，亦恐心长力短，缓不及急。而我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生命已危在旦夕，若生远水来救近火，势必全成灰烬。生等千余生命不足惜，其为吾国之国运何，此呈请留学借款者一也。

国内近年各公私立学校，或因新筑校址，或因扩充班次，无不举借外债，如国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夫以学校一校长以教育人才名义，可以兴借外债，建筑校址，扩充班次；我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也是来法求学，也是为造成人才，且所要求者，是维持生活费与学费，当然也可以兴借外债。若谓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是国立的，是政府特命的，我勤工俭学学生，抑犯何法，剥夺公权，不作国家学生？不能受政府特命？况民国政府，主权在民，我勤工学生，既为全国舆论所赞助，外人亦极表欢迎，是内情外交已获全胜，更是可以借款。此呈请留学借款者二也。

国内年来，水灾有水灾借款，旱灾有旱灾借款，防疫有防疫借款。我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已起饥荒，当然要有饥荒借款。抑水旱灾与防疫各借款，尚是救济国内贫病残废之老弱。夫以国内残废老弱，借款拯救，在国外之精华青年濒于饿殍，事同一律，且关系国家命运与荣誉，当然要借款拯救。此呈请留学借款者三也。

我留法勤工学生，现达一千三百余人，使在国内，国家亦需一规模阔大之大学容纳，每年耗费，亦得在六、七十万元以上，而所得之成绩，亦未必胜于我等今日之在海外。若宁年耗数十万元于国内作育残缺不全之人才，而不愿以廉费补助海外学生，收事半功倍之效，国非昏庸，断不出此。为国家教育上比较计，我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亦有请款之必要。此呈请留学借款者四也。

年来国内武人政客，莫不大借外债扩充势力，争夺选举，已陷吾国于破产危境，不有欧战久已灭亡。近日东邻屡肆侵略，我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不为学艺上之竞争，则吾国必被强邻覆灭万劫而不可复。是预为国家救亡复兴计，我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亦有借款之必要。言虽过激，实有至理。此呈请留学借款者五也。

至因武人政客与国内学校大借外债，我海外学生素倡救国，今又援例借债，国人不谅，必难我直，我辈自问，亦难心安。兹拟定借款及偿还借款办法数条，一并呈阅：

(一)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留学借款，定为二千万佛郎，由政府指定某项税款担保，并代清偿每年息金。

(二)此款由留学监督保管，代交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学膳费，并酌给杂费，每人以四年为限，如有特别情形，得延长一年或两年。

(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毕业后，在国内外服务，由政府（指

令教育部，附设一管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机关）通告其服务机关，每月扣除薪资十分之几，作为偿还留学借款，以偿清之日为止。为有抵赖或隐瞒事，照章处罚（此项章程，由教育部会同华法教育会、留学监督处及勤工俭学学生会合订）。

以上所举借款理由五条，办法三条，生等认为解决我勤工俭学学生的危急惟一办法。伏乞立电政府，批准实行，以救我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一千三百余人饿殍之灾，而造就为实用之人才，则公使生死骨肉之德，没齿不忘。若以生等是无理要挟，置之不理，则生等在国内既求学无地，到国外亦求学不得，惟有铤而走险，同归于尽，决不返国，贻中外羞，临颖不胜呜咽之至。此呈驻法公使钧鉴。

留法勤工俭学生刘梯崖等一千三百余人同呈

《时事新报》1921年4月3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窘况

章仲霖

欧战期中工厂缺人时，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怜我国有志求学士子苦以家贫无资入校，故特创设留法勤工俭学会。当时吾国士子闻有此机会，谁不踊跃而来，是以来法勤工俭学者日众。彼时工作易找，工价甚高，勤工所得之资，可以俭学而有余。

不意欧战告终以后，法国生活程度极昂，是因受战后之影响，原料缺乏，兼之各工厂所制出之货品多不销行，故法国各工厂多半倒闭，均将工人辞退，是以我国在法勤工俭学生二千余人多无工作。夫既无工作，则生活亦难维持，华法教育会亦无法拯救，惟有设大帐棚以为学生栖身之地，给维持费以为生活，因此生命尚能苟延，不致饿死异国。噫，莘莘学子困厄棚下，嗷嗷待哺，诚足悲矣！

又不意华法教育会近日因经济困难，殊难接济，忽于一月十二日及十六日连发通告，声明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可怜斯时工读生闻之，莫不惊恐骇异。当此之时，饥寒冻馁，谁给衣食？迫得联络男女同志，与蔡元培交涉，请其广为设法。时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即邀同陈公使、廖领事、及留欧监督高鲁，联名致电中央政府，请飭各省速汇款接济。此种电文想早已普遍

国内，毋待赘述。后奉教育总长歌电，据谓在法勤工俭学生需费维持，中央度支奇绌，无款可资。同学闻悉，惓然以忧。夫当此一筹未展，若负笈而返，则大负初心，徒困棚下，抱影自怜。当此进退维谷之际，惟有联络同志，哀号于公使、领事大人之前。现公使、领事亦无办法，仅发维持费以为生活而已。特此声明，恳国内同志毋蹈前辙而来，以免有负少年光阴，勿谓言之不预也。

《时事新报》1921年4月6日

留法俭学生之恐慌与华法教育

张 若 著

自从李石曾、吴稚晖、蔡子民诸先生提倡勤工俭学运动以来，不到三年的工夫，来法的同学，居然有千七百多人了。本来原先实验勤工俭学的时候，因为分子的健全和时机的适宜，都得了美满的结果。试验的人既然得美满结果的证据，于是国内的青年“望风景从”，奋然前来，每两月西渡的总数，在二百人左右。来的多了，分子中未免杂乱，但时机的不凑巧，遂成了旅法人士的大问题。但是机遇好的还在那里画荒年行乐图，写到国内去鼓吹，而一般不谙在法勤工俭学界情形的人，还是蒙头而来。若果来了健全的分子，能征服它时机乖错，那不妨多来，要不然则应当向何方再求门径。分子怎样叫健，时机如何叫乖错，记者可把留法勤工俭学界的新波澜叙述一番，阅者就可明白。

以上把留法勤工俭学界的现象略略介绍过，下边且把他同中国的关系述下。中国现在的文化运动家所传布的，五花八色，无奇不有。有的是谈“新思想”，有的是说“德谟克拉西”，有的说“马克司学说”，有的介绍“布尔札维克主义”……种种不一，而总合起来，不外乎求“人”的生活安全。向这一条路上走（至于那种方法善良兹则略而不述），我们深一层想，不是求知识阶级的生活安全，也不是求劳动阶级的生活安全，是要高尚知识与劳动的资

格，集在每人身上，无所谓阶级，有人就是劳动者，是劳动者就有知识。近年来国内出版物，汗牛充栋，“劳工神圣”、“劳动解放”种种名词喧腾耳鼓。但是这种宣传究竟生了什么影响呢？就现在说，真劳动者知识缺乏，任你们怎样呼喊，未曾打动他的迷梦；而一般有知识的人，也只是空口呼喊，没有实行。结果劳动者难达到知识进步的地步，而知识较高的人，仍然是贵族。所以今后的要务，不只于叫劳动者觉悟，作有知识的人，并且要使有知识的人躬为劳动者。若不然，一切放言高论，是不中用的。今后的希望，就是要使有知识的劳动者普遍。而求他们普遍，先要下种子。种子安在？就在乎一班有知识的人，自动的真去实行。中国一班留学生，在大国都中，有的是官费的，有的是自费的，有的是勤工，有的是俭学，形形色色，品类不齐。在法国最多数是勤工的学生，可以看得出有知识的人渐渐向劳动者变化。现在作劳动者，将来作劳动者普遍的种子。当然我们希望他们抽芽发育，那知金钱可恶，才作到劳动者，就直接受了金钱的专制。生活迫切，饥荒万状，种子尚未造成，直受到恶魔的专制，种子不得成熟。但是我仍然认定在没有恶魔(金钱)的社会里，仍然可以作到知识的劳动者之普遍之结果，现在就不得受他的专制。我仍然是希望勤工俭学生的种子成熟，预备发芽生果。但是在这生活迫切的时候，不知有没有人想办法？至于为什么勤工学界发生恐慌，看下边各种情形，就可以知道。

(一)工厂淘汰工人与勤工的影响

自欧战造了许多的罪恶，经济的恐慌，当首屈一指。税赋的增加，物价腾贵，日加无已。法国现在的六厘公债，几无地不见他的广告。虽然他们极力想恢复，但依然缺乏恢复的滋养料。自

去夏至今，法国的物品销路不畅，工厂因而停止者有之，因而减工者有之。既然工厂停止或减工，工界自然发生失业的现象。法国本国工人，尚且失业，况说外国人，更应当没有工作了。

(二) 中国勤工生不得工党的欢心

军国主义，是现在没有打破的迷梦。法国经济恐慌，工人太多，人浮于事的时期，不得不排斥外国人，中国人在排斥之列。以前华工同勤工生为法国工党所恶，原因有二：(1) 法国工人好吃懒作，中国人勤劳过于法工，所以得资本家的欢心；(2) 遇着法国罢工的时候，要求增加工资，而中国工人仍然去作低工资的工作，致来法工之怨。因此法国工党不睦于中国工人同勤工生。甚至有法国工党要挟排斥外国工人的示威运动。当现在人浮于事的时候，工党益呈排斥的现象，勤工生益发恐慌。

(三) 勤工生的弱点

来法勤工的诸同学，多不谙法语，不悉工作，致贻法工话柄。有少数能通言语，耐劳苦，有技艺的勤工生，不免受别人的影响，不分黑白，一概而论。

有以上三种原因，勤工生不得不受影响。但有人说法外交部询中国勤工生失工原因，代勤工生觅工，我们现在还不敢认定法外交部是什么意念。

至于勤工俭学生界最近的情形，和善后的办法，兹分项略述如下：

(甲) 直、湘、蜀籍学生的片面观

直省的勤工俭学生，组织同乡会，预备由各同乡会组成大

会，虽有干事职员，尚无具体的办法。湘南的学生很活动，曾集合各工厂、各学校的代表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结果：（1）湘省第二次汇来三十九万五千佛郎，由湘省学生分配。第一次汇来三十一万八千佛郎，举代表二人同勤工俭学会商议；（2）对于组织的方法，决定在各地小团体，临时集合，一方面请湘省教育会添设勤工俭学会，一方面在法设立通信处。四川学生拟请四川官长设法补助，已电达四川官长了。

（乙）勤工俭学互助社的兴起

勤工俭学互助社，本着互助的原则，图圆满生活的实现，组织一个互助社。内分三部：通信部，储蓄部，读书部。将来如何，未可预知，但总希望他们好。

（丙）华法教育会的近况

华法教育会既受大变动后，有些改革的地方。以前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分四项：找工，找学校，存款，转信。现在取消存款部，仍留其余三部，以帮助来法的学生。

（丁）各代表会议结果和近来办法

自从蔡先生宣布通告以后，各地学生派代表来巴黎会议。蔡先生和高鲁先生、华法教育会代表李圣章先生、驻巴领事讨论。经过三次讨论，已电达北京，恳请维持学生。电文如下：“在法勤工俭学生千余人危急万状，恳政府及各省速筹款项，每月每人四百方，送各学校”云云。华法教育会和领事馆又议定五条办法如下：

（1）将现时在外待工及二月后无力住校之学生，暂行送到各

中等实业学校。

(2)由公使馆向法政府交涉，在此种学校中分设若干班，缩短期间（一年毕业），学费暂由公使馆代政府担保，一年归还。

(3)此项学费，由政府转各省筹寄。

(4)此种学生毕业后，将学费分期偿还，以作后来者之补助费。

(5)由留欧学生监督，另定关于此项学生成绩之检查规则。
此五项办法，迄未实行，而驻法使馆忽来一惊人之通启：

敬启者，本馆于十七日，接到教育部铎电，即邀集蔡子民先生、李圣章先生、高叔钦先生、廖叙畴先生、李显章先生（详全案），于本日上午开紧急会议，议决如下：（1）宣布全案；（2）由本馆向法外部取消二月十二日之公文（因该公文与北京国务会议议决办法相抵触）；（3）华法教育会、留学监督处及使领两馆四机关，各派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会，名曰“留法勤工俭学生善后委员会”，所有应办事宜，概由该会办理。该会自二月二十一日起，即行开始办事。该会地点，为 Hotel Jeune Iarc Rue Vaneau。该会办公时间，除星期日外，为下午二时半至四时半；（4）遵照国务会议之议决，所有男女学生实系无力自给，愿遵电回国者，应于三月一日以前，向善后委员会自行函报，其逾期不报者，认为自力能自给，嗣后在经济方面，不得再有何项请求。专此布告，即颂旅祺。驻法使馆启 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驻法领事二月十二日致法外交部之公文如下：

敬启者，华法教育会次第招送中国青年学生来法者，约一千七百人，其大半由该会经费维持。而教育会近因经济窘迫之故，宣言自三月一日始停给维持之费。经此情形，将有多数学生，其已入校或在工厂者，被学校或工厂所驱逐，而无生存方法；其现未入校未入厂者，亦处于相同之情形矣。时日急迫，中国使馆及总领事馆，一时对此紧急问题，竟无解决之法，万不得已特行函请贵总理予以友好之协助。务使凡有该项华生之学校或工厂，对于此项学生，暂时免于驱逐，俾中国使馆得有在华筹款之时间。至尚在外无力自给者，亦应急速安置。兹附上学校工厂表及无校学生表各一纸，该二表应由华法教育会补足之。此颂台绥。驻法使馆启 二月十二日

《晨报》1921年4月10、12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面包战争

LVO

留法勤工俭学生，因乏工作，日濒危险，已迭向国内政府呼吁，请求补助。奈国内政府，只凝精聚神，从事权力战争，对于海外勤苦学生与领事及留学监督的告急文电，均置之不理，仅由范教育总长复一电与留学监督，嘱调查勤工学生彻底情形。调查去后，不但未筹划半点辅助办法，反以遣送回国的话，日来恐吓。意欲迫全体勤工学生，未作工的，都去作苦工，既作苦工的，不敢退工，便将一切困难，以苦治苦的法子解决。

尔时，现代理留学监督高鲁，已起程来法。蔡元培、李石曾、张弧预先联电报告，勤工学生满心希望的，都是高鲁到法，或带来巨款，或受蔡、李的托，有若何解决方法，故未有若何行动。那想高鲁到法后，见勤工情形不好，遂卖乖说他是教育部与航空事务所派来调查天文台及航空事业的，对于勤工同学的事，不过带来李石曾一口信，嘱各同学忍耐一点，一俟国内政局稍告平静，将来自有辅助办法。他只在暗地里摆布一切，使华法贸易公司齐云卿与他同船来法的李光汉与老留法学生曾仲鸣，出头分担会计、觅工、觅校事务。幸此时为阳历十一月，天气尚未大冷，法国工厂也尚未有闭门，有工作的学生，差不多占了五分之三，

在学校与在外候工的，仅占五分之一。华法教育会因接得徐总统的捐款，也勉强能维持。故十一月一个月，和平过去。齐、李、曾等虽狐假虎威，组织什么董事会，开除彼辈所谓捣乱的学生会籍，学生只要有工作有饭吃，也无人过问。

迨到十二月，各地工厂相继歇闭，学生退工的逐日增多，而各人所得二、三月薪资，尚不够购冬季衣服与来往车费，或偿完旧欠。一退工，无不起面包恐慌，于是不得不群向华法教育会请求维持，或送入学校，会中人不允，每日不知吵了多少次。于时，蔡子民先生到法，学生与会中办事人及各方面，群向诉苦。某日在巴黎开会欢迎蔡氏，蔡氏演说，力责学生自己没有组织，致与会中办事人徒起无谓之争，并言教育会以后万难负维持责任。有一、二暴徒，即在台下叫骂，致蔡氏演说未终，即下台散会。翌日，蔡氏即赴瑞士，由瑞士连发来通告两纸，宣告教育与学生脱卸经济关系。

于是在校与退工学生，大起恐慌，纷纷集会。讨论结果，群以公使、领事两馆，为总面包公司，推举钟巍、汪泽楷、尹宽、张宗文、张子柱、方敦元六人为代表，向使、领两馆交涉。公使老不见面，领事虽颇着急，然于无可如何之际，也就乱发神经，说代找华工位置不到，惟有遣送归国。逼得各苦学生，急则计生，由蒙达尼学校学生汪泽楷、钟巍等，大声一呼，向使、领两馆下总攻击。由三思公学学生刘梯崖、余中楫、张务远、陈铁等倡留学借款，同时更有主张将勤工苦况向法报宣传，借促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于是群情奋动，一致赞和。使、领两馆，三日内接到警告共七十余通，署名的达一千五百余人。急得无法，因联电向政府告急。现教育部已有复电，允予补助，陈公使亦已向法政府磋商借款，群情稍告安静。但紧要关头，在二月二十八日与三月初

一两日，因华法教育会允维持到二月底止，如此两日不发生变动，则以后勤工学生的困难，或可少减，如不幸竟酿出进攻使、领两馆的悲剧，吾不忍言矣。

至近日面包战争情形，另有印刷物多件，兹特检上蔡子民通告两纸、全体学生刘梯崖等千三百余人致公使呈文一纸、留巴代表通告三纸。关心留法勤苦学生的，尚望分一点一钟工夫，看看海外的面包战剧，并望我亲爱的《时事新报》，为我勤工俭学学友，作个“百代公司”。（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时事新报》1921年4月1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二八运动

在法勤工俭学生，自接蔡元培取消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之通告后，即有多数人派代表赴巴黎，要求公使馆、留欧监督及领事等，公电中政府，年拨的款，津贴勤工俭学生，以五年为限。陈公使、廖领事及高监督，以学生所求非奢，当即据实电陈政府。政府第一次回电，略言政府无款，业电各省设法接济。此电到后，学生以绝食在即，政府如此推托，势必饿死，因有第二次之要求。陈公使等以无工可作系属实情，因一方面致书法政府，借款维持目前；一方面再电达政府设法；同时并致电李石曾，请在国内募款。不料法政府借款一层，须中政府担保，陈公使等因复电请中政府担保。于是中政府乃来一长电，略谓政府经费奇绌，接济勤工学生，万难办到。借款一层，政府亦不能担保。现经阁议，给予船费，将愿意回国学生遣回云云。

此电宣布后，学生大起恐慌。加之公使馆通启，谓此次不回国者，即系自认有力俭学，嗣后即不得向使馆有所请求，使馆并不再负保送回国之责。因是遂引起蒙达尔尼学生之呼吁，一方面纷电各处学校及工厂，约于二十八日齐赴巴黎，向公使馆请愿；一方面举代表多人，先行赴巴，筹备一切。遂有二八巴黎之运动。但公使馆闻悉此项消息，即请法警厅派警士百人，守卫使馆左右，故凡请愿之人，尚未望到公使馆之门墙，即被法警驱

逐，四窜而去。而三月一日夜间，遂有广东王木君之惨死。有谓王因请愿不遂，誓不生回，遂自触电车而死；有谓王系误触电车，致身截两段云。究王之死，与请愿有关，固无疑也。此次请愿返国者，颇寥寥无几，然宁愿在法自杀（朱某闽人，以觅工未得，投河而死），亦绝不可解之事也。

近学生中，复分两派，一主张继续要求政府津贴，一主张要求华法教育会再担任找工。而主张觅工派，为现有工作者，其电李石曾，勤工俭学仍为可能，前电请津贴，为少数人之主张云云。实只为自己着想，不曾为觅工不得者，设身处地思也。现两派日寄传单于各处，互相攻讦。

总之，勤工俭学已成过去之机会，固无可讳言者。盖此刻之法国工厂，容纳本国人，尚虞不足，不似欧战时也。当二八运动未失败时，有工作者乃持滑稽主义，坐观成败，事后宣言并未加入，明眼人自能知其用心矣。然无工学生，二八运动，亦属冒昧。究为饥寒所迫，情有可原。现在既无机关担任觅工，政府接济又属绝望，不知结果将何若也。

《时报》1921年4月30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请愿中之惨剧

巴黎通讯云：我国自近年来，留法勤工俭学生日日增加。法国政府初则竭力帮助介绍各工厂作工；自战争停止后，热度大减。从前办理介绍勤工俭学生作工之华法教育会，亦因办事困难，无可为计，宣告以后介绍作工之事，归学生自组团体办理。因此全部勤工俭学生，衣食无着，日向各方面奔走，始终未收若何效果。勤工俭学生遂设立团体，联合各处勤工俭学生向驻法中国公使请愿。三月四日晚，有广东人王木应请愿团之召，赴巴黎请愿，不幸于请愿团办事处附近被电车压死，尸体为法警拾去。次日，勤工俭学同人路经其地，见血堆中有残肝两片，特拾起贮酒精瓶中以为请愿之纪念。闻王木仅有兄弟二人，其兄为海军中尉，民国四年在吴淞口某军舰中被炸而死。王木生平异常勤学，去年曾来北京，见北京各校中自然科学之仪器，不完不备，不足以为研究学问之基础，特挺身赴法，欲得一种有用之学问以贡献国人。不幸中途被电车压死，王木之亲友闻之无不异常痛惜云。

《晨报》1921年4月22日

留法俭学生最近之大觉悟

张 若 茗

勤工俭学的事业，本来是以勤工的手段，达俭学目的的一桩事，绝没有不勤工而达到俭学的可能。这是勤工俭学的本身的进行目标，也就是讨论勤工俭学问题的着力点。不然便是怠工，怠于工而欲俭学，犹之乎工人不利其器而欲善其事。明眼的人自能明了一切，不待记者极力解说。

当初蒙达尼的学生主张不去勤工，人人要求官费，他的根本理由，便是工作的困难。但现在工作的位子很多，而他又不去作工，竟有得到工作而且辞去的。当他们发表宣言的时候，很惹起一般勤工俭学者的反对，然而他们这样错的见解，总不肯牺牲。反对者的意见，是现在工作，以作工的赢余去俭学，是我们的本分，不必去“争钱”（指争官费言），争钱是勤工俭学生的错〔误〕见地，居然演成事实了！二月二十八日，有二百多勤工俭学生（由各处赞成变动勤工俭学为要求官费聚集的）在巴黎集合到公使馆去，还未到使馆，有好些法国巡警把学生拘住了。这些警察都是新到法公使陈策按排下的。学生大众声言非见陈策不可，陈策本来是对付学生的好手，那里怕这些学生呢？他便老实不客气的对于学生代表说，不能负责，须听令于政府，后来越谈越不能解决，

于是便把所有的学生聚在一个花园内，便亲自同学生讨论。学生这方面的目的，是非达到维持四年的官费不止。陈策只说我可以代你们向中央请愿，最后说可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本来官僚与学生的气派就是不同，况两边都背道而驰的，所以越说越不合，最后竟有激烈的学生喊“打”！“打”！“打”！陈策一见风头不好，便用一个逃走的计策。警察也遂捕起学生来了，但随捕随放。

学生既闹了一场，各机关也不能默然坐视，所以高鲁监督，便同各处商议，拟将勤工俭学生分送入学校与入工场两种办法，但是仍然是暂时的维持，不是四年的官费。无论如何，对于不作工可以上学的问题，总是暂时可以解决，所以蒙达尼一类争官费的人不甚急躁了。但是现在真勤工俭学的问题又发生了，所以又有一种新气象。这种新气象，可以说是真勤工与假勤工的气焰表现。

自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学生解除经济之关系后，学生界便有一种觉悟，本身的事，当然是本身来组织；又经过学生到使馆的教训，所以他们自动的力量更加增进。乘此时机组织起来的团体有四个：（一）勤工俭学讨论刊社；（二）勤工俭学互助社；（三）勤工俭学第一组；（四）勤工俭学互助团，又加上以前组织成的劳动学会，合组一个勤工俭学期成会。该会还不算正式成立，正征求意见，以期健全呢。但是勤工俭学的事业，又不是可以停顿的，所以他们一面去征求意见，一面先以一个团体的名义去作局部的事情。所作的事情，就是先积极的解决现在的面包问题，去找工作。找工作的方法，一方是自找，还在别的方面托人去找。近日他们同华法教育会有一段通信，不只记载些他们进行的事情，简直就是他们同教育会对于勤工俭学的态度的表示，现在把信录在下面，以作我的煞尾。

(一) 华法教育会会长先生，现在我们愿意勤工俭学底同人，因历史的关系，向贵会简明质问：“我们是任何工作都愿作的，而我们的生活问题，迫不及待，贵会能否于最短时期内，对于无工者，绝对负介绍工作底责任？”

劳动学会、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勤工俭学互助社、
勤工俭学第一组、勤工俭学互助团同启 三月一日

(二) 来书敬悉，本会愿竭其诚挚为简明之答复。本会对于勤工俭学同学，始终抱扶助之义务。本会以为既名勤工俭学，自当从事工作，以工作所得求达学问目的，即工即学，不能偏废。且自有勤工俭学办法以来，真能实行此主义，而成绩卓异者，实不乏人，谓为绝对不可能，未免过于武断。本会前以学生事务部组织不良，且以前之经济维持办法，认为自误，亦且误人，于是遂有一月十二日及十六日两通告。当时主意，原冀学生自行组织，弥补前失，而精神上之援助，如介绍工作等事，曾无少变。乃自通告宣布，同学方面，意见分歧，甚且去题益远，本会当此，遂亦穷于应付。今见来书，首先揭明勤工俭学根本主义及同学志愿，无任钦佩，本会自当竭其能力介绍工作，尤望同学速起组织健全之勤工俭学会，始基既固，扩展可期，将来美果实现，岂仅吾在法同学之幸也哉。

华法教育会谨覆 三月四日

《晨报》1921年6月12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使馆请愿记

天 一

自有勤工俭学会后，学生先后抵法者，已达一千三百余人，诚不能不谓为留学界上特放异彩。惟欧战既毕，各国经济皆受无穷之损失，法以首当其冲，尤属凋敝不堪，故各大工厂，各不能继业。而战场解伍兵士，先后归来，硕果仅存之数大工厂，已皆形人满之患，何能再用外人？此勤工目的之所以不易达到也。纵有竭力设法，获得粗笨工作者，当此战后生活之高，终日胼胝，亦仅敷衍糊口，即能勤工，亦断难俭学。莘莘学子，负笈远来，东借西凑，典装鬻产，作此孤注一掷，讵知一抵法境，与国内所闻之理想勤工俭学方法，大相径庭，识者早引以为虑。初时人数尚少，华法教育会在各处所筹之款项，犹可接济，觅工亦较易。虽该会办事人与学生因借款关系（按该会于未得工之学生例系月贷一百五十佛郎为生活费用）时有冲突，然补苴罅漏，尚可敷衍一时。各学生亦多知保持体面，虽力苦役，亦能容忍。闻在 La Rochelle 及北方战地各处，有终日肩负百余启罗格郎姆运送上下车者，其中苦况，国内知者恐少，即华法教育会中，亦不能尽知。迄至去年年底，来者愈多，会中之款日绌。然学生多不悉会中经济状况，内容亦甚恐慌。嗣蔡子民氏抵法，见此危状，以为与其

静待破产，不若早行通告，俾学生各自为计，遂有一月十二日及十六日之两次通告。

通告一 (略)*

通告二 (略)*

学生久居困境，朝不保夕，今得此通告，而希望全绝。由是有所谓学生代表会议、各校联合会议，及种种宣言书、种种公启，人多论杂，终无头绪。而他方面则有领事馆之暂时发费维持。候工学生、华法教育会长、留欧监督与学生代表之会议，及公使馆、领事馆、留欧监督处、华法教育会四机关所组织之勤工俭学学生善后会，均限于经济，未能为所欲为。其中最困难者，为俭学不工之数百学生，一无所入，而不能无所出。纵有工可作，恐力有不逮，更不如曾作过工之学生，一时虽闲，尚可希望其觅得工作而去也。数机关筹画十余日，终无具体解决，乃有所谓二月二十八日之使馆请愿。

请愿之前，有未具名之函，投至巴黎警察署，告以留法中国学生对于本国使署将有此项举动，请警长勿加干涉。警察署得函之后，即通知外交部，外交部以电话通告中国使署，同时警察署亦派警在使署左近巡视。至是日，各处学生群集巴黎，其数约三、四百人，以法国警察章程禁止结队游行，未得共入使馆，仅举十一代表晋见陈策氏，余散布近处，听候消息。代表各学生，无论如何必达到勤工俭学目的，请求政府每月给费四百佛郎，以四年为限云云。陈策答称：如做得到，无不乐为，惟须转达政府，看

* 此处为编者所略，内容见本册《巴黎法华教育会通告》。

如何解决。至现在诸君可暂入学校，此间担任三月内一月学膳用费，俟有覆音，再行通告。代表坚持须公使立时许可每月四百佛郎四年为限之请求，陈公使谓使馆无权应允。代表乃谓，某等系由数百同学公举而来，此时同人均在某公园等候回音，若不得具体之永远解决，无辞回覆同人。陈使谓，既如此，我与他们说去。遂至该公园，随行者有留欧学生监督高鲁及巴黎副领事李骏。既抵公园，陈使中立，脱帽，向园中学生演说。学生人众声杂，大约谓非请公使一言妥决答应每月四百佛郎至四年止不可。陈使言无权答应，并谓尽我的薪水所有，也不能供诸君数人的用费，纵令我答应，若政府不许可，也是无效。争持再三，陈使见演说既不能解决，遂举步欲去，数百学生围之，不使行。守卫法警，见外国公使被人围困，向前干涉，解众人之围，护出陈使。学生互相拥挤，帽落襟破，一时嘈杂，乃被法警解散。陈使及高、李二氏返至使馆，而学生代表尚在客厅，再三劝其暂归，再图良策。代表坚执前言，不允退出。李骏氏因时常与学生多有接洽，代表半皆熟人，以友谊进劝，代表仍以目的未到，无论如何，不能归见同学为词，李亦无法而退。时已七点钟。使馆办公时间至六时为止，馆前法警入问馆内有无驱役之处。陈使乃令劝各代表出馆，代表仍不允行，与法警稍有冲突。未请其带至警署。法警为给其出馆计，允之。陈使闻此，恐法警偕学生至警署，酿成他变，令李骏追往接洽，并劝学生归宿。李至警署，分请各代表商劝，各代表除三人坚辞谢外，余皆出署，余三人至次晨始归。请愿事遂告一小段落。

请愿既经失败，学生渐知际此国库支绌，司农仰屋之秋，何有余资津贴海外学生，乃有发传单声言勤工自给，不仰求政府者。使馆亦极力设法，大约分作三类：（一）已入学者，暂给费至三月

一日止；（二）凡候工者，除每日发给生活费外，极力向法工界各团体接洽，设法安置；（三）凡志愿归国者，资送归国。然此皆仅顾目前之计。全法二千人，每人每日必须之食宿费，以五佛郎计，每日须一万佛郎，即华币二千元，每月为六万元。无论此款无来处，即有之，可完全办一大学校矣，何必远适异国，工不像工，学不像学，疾首蹙额，呼号奔走，以求一饱为。呜乎，留法勤工俭学！

《教育杂志》第十三卷第七号，1921年7月20日

李玉麟、李广安、张申甫 致李石曾之电文*

留法学生因经济问题发生波折而后迄未解决，昨闻在法华法教育会员李玉麟、李书华、学务代表李光宇、北大教员张申甫、勤工俭学会李广安等，因欲求此事之早得解决，致电李煜瀛云：

北京李煜瀛先生：

教育会停止经济关系，学生问题移至公使馆、领事馆、留学生监督、教育会共同解决，但会议数次，尚无结果。又当政府遣回学生遂倡勤工俭学不可能之说，到处传布，甚至要求公使馆月赔四百佛郎。要求失败后，盲从者星散，真正勤工学生遂出而组织勤工俭学会。数日来进行甚速，略具端绪，颇足乐观，玉等刻正从中襄助，促成此事。彼等另有电报，请代译转交。再蔡先生不久离法，种种善后，须先生主持，如果病愈，深愿速来，以维此间教育事业。且法人方面，略有退还赔款之运动，亦须先生来此斡旋。深愿决定行期，速即电示。

李玉麟、李广安、张申甫叩

选自《留法勤工俭学近讯》，《时事新报》1921年3月16日

* 题为编者所加

勤工俭学学生与教育会生死关头

第一 教育会推翻勤工俭学学生的事实

一、当法国全国歇工风潮，法国工人尚待维持的时候，教育会忽然宣布与我们脱离经济，并卫生救济会关于生命问题的，也同日取消。

二、蔡会长拍电回国，称“勤工俭学生多不合所定条件，既无作工之志，又乏作工之能”，破坏我们名誉，以绝国内维持。

三、蔡会长对于教育会职员种种腐败，不加整顿，并养若干私党，与勤工俭学生为难，事实列下：

教育会会计侵吞款项。七十二号《旅欧周刊》宣布教育会经济状况，支出项下，有购赠学生会话书四千二百方。查此种会话书，书面上盖有一中文章，文云：“民国八年春季，北京侨工局赠，留法勤工俭学会代寄”。此书我们同学大约各有一本，可以拿出来作铁证。此教育会吞款者一。

教育会宣布收存项下，有挪借里昂大学三十万方，作二月分维持费。查勤工俭学生合计只千六百人，工厂中约四、五百人，俭学及半官费约六、七百人，全靠领维持费者不过四、五百人。现在使馆发维持费只四百人内外。若一月共发三十万，岂不是每人领至千方上下？此教育会吞款者二。

一月十八号，我们看见教育会一汇款电，计国内捐款六十万方，由李石曾先生拍来，当将原电抄录如下：

蔡电已用中文答覆，蔡经手的湖南代表捐款六十万佛郎，存东方汇理银行，……其他捐款容后汇寄。李煜瀛

而七十号《旅欧周刊》教育会启事，谓：“近闻外间发生传单，谓本会收到国内汇款六十万方，本会并未收到，已急电国内查明。”此系三月十二日报，至今两阅月，尚未有明白宣布。此教育会吞款者三。

九年四月十七日《旅欧周刊》，湖南汇十余万方来法，作还教育会款及湘生补习法文之用。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旅欧周刊》，载教育会布告，收存项下，则谓收湘省捐款十一万八千方。又蔡会长带来之九万五千方湘款，系湘同学李振民接伊父李擎柱信，始知有此款，并非由蔡会长宣布。倘无私人写信报告，必同十一万八千方变作捐款了。此教育会吞款者四。

三月二十八日教育会宣布的账目，除所谓湘省捐款十一万八千方外，国内并无一人捐一文补助勤工俭学生，此中有极大黑幕。在国内捐款，则用华工及学生名义。款一到手，则名为教育会捐款，华侨协社捐款。学生是勤工俭学会的，华工是华工会的，不能过问。名目繁多，既可欺国内父老，又可欺华工及学生。此教育会巧立名目，为吞款计者五。

总账既云至十年一月底止，如何支款又开二月维持费三十万方？今日已五月了，而教育会从二月到今，还没有总账宣布。教育会系何等机关，岂可任一、二人侵蚀！而会长及委员会诸君，故作痴聋。大约其中另有黑幕，非会计一人私吞此款可知。

闻《旅欧周刊》主笔，每月在教育会借五百方。勤工俭学女同学，有三人在巴黎者，月领维持费六百方。勤工俭学期成会由教育会付款，名曰“蔡先生私人津贴”。又学生贷款中，开有某太太几千方，某学生 Voyage “旅行”一百几十方。此种贷款，不堪告人也。纳入勤工俭学学生中，我们已经查得半数证据，候教育会全账宣布，再双方印证。

破坏第三者维持。勤工俭学期成会是教育会的私党。期成会反对第三者维持勤工俭学生，即是教育会反对勤工俭学，种种证据，列如下：

三月十九日《旅欧周刊》载勤工俭学期成会之进行，有“该会有受教育会工厂交涉处之委托，集访愿作工同学名册，已达四百余人，汇存教育会觅工处”云。此中有可疑之点二：(1)觅工处曾在 Creusot 交涉翻砂二十人，而报名至八十人。抽签法，四人中抽调一人。后又在 Creusot 交涉苦工百五十人，报名的至贰百余人。学生愿作工不愿作工，有事实可考，何必调查？教育会有名册可查，何必托期成会调查？可疑者一。(2)三月十二日《旅欧周刊》载教育会三月四日复劳动学会（即组织勤工俭学会的私团体）三月一日函，有“望同学速起组织健全之勤工俭学会”等话。我们一月二十五日发信各学校、各工厂召集的代表会议，用正式公函呈请教育会会长，卒未得一字答复。而劳动学会私人团体，不独答复来函，并以勤工俭学全体相托。其可疑者二。(3)教育会召集学生全体会议，九年三月十八日已有先例，结果甚好。九年三月二十日及四月三日两周《旅欧周刊》，均登载九年会议，系议入厂事件。比之孰轻孰重？以堂堂中国人物之蔡会长，岂犹有不知乎？前者征集多数人意见，后者委之一二私人团体。可疑者三。合上三事观之，期成会确系教育会之化身。更有一事作证，二月二十

八日的事，有第三团体从中调停，如□□□系《旅欧周刊》社兼教育会委员会的，李璜是少年中国学会兼委员会的北大同学会，与蔡会长有密切关系。他们均系教育会分体，巧取名义作第三者，又向国内拍电。自买自卖，是他们的惯伎。伎将穷，又产生一个第三者，名曰“期成会”，本与教育会是一体，故从旁说公话，以取得社会上信用。与袁世凯制造民意，同一卑污手段。我们倘不过问，他们终非破坏勤工俭学不止。近日期成会发出一种周刊，痛骂朱代表“朱启铃”捐助勤工俭学生维持费，今先录原文，再下批评。

自从少数人士，用全体名义，打了几个电报回国，国内底政党败类，就手舞足蹈，大肆鼓吹。以为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可网罗许多人物，收买许多青年。于是乎大批出发，鱼贯西渡，鼓其惻隐之心，甚至于要把拯救北五省快饿死的人底拯款提出来，救他们的勤工俭学生。

现在更是愈出愈奇了。什么帝制余孽，什么钦差大臣，公然也要拿出民脂民膏，往勤工俭学生身上补。勤工俭学光明洁白的旗帜，到而今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批评如次：（1）指捐款的为收买青年，则以后谁愿受此恶名，再捐款项，而捐款从此绝矣。（2）教育费在国家为正当开支，在私人捐款为义举。勤工俭学生本为求学而来，受国家津贴，受私人补助，均无不合。何故以剥削“民脂民膏”字眼加之？（3）朱代表所捐的五万元，指为北五省的拯款，不知有何证据？（4）收买青年的大批政党，鱼贯西渡，试问捐款者有几人？刚有一人捐款，即加以“大批”，“鱼贯”字眼，明明是截断后路，陷吾人于绝地。（5）蔡会长既以“不合条件，不愿作工”拍电回国，破坏我等名

誉。而期成会又要指我们为附和“帝制余孽”，巧为牵引，锻炼成狱，是何用意？我再将教育会的用意说明。

第二 教育会推翻勤工俭学学生的意思

一、里昂大学关系。勤工俭学生不名一钱，又当法国歇工风潮，难觅饭碗。当此时，里昂大学同学，又将置勤工俭学于何地。两者势难并立，非送勤工俭学生回国，里大目下即难进行。

二、蔡会长与学生有极大恶感。教育会自李石曾先生回国，张溥泉先生继去，已成无主之国。此种创举，办事的无经验，学生也无经验，本非容易办好的。又加以无头脑组织，所以弄出种种不好现象。蔡会长到法，误听一面之词，处处与学生为难，到今已成不可解之冤孽。不早将此种学生解散，为虺勿摧，为蛇若何咧！

第三 教育会推翻勤工俭学学生之手段

一、教育会不维持。除经济外，如觅工一项，以华工会会计兼之。李光宇系主持全局的，初来法国，充蔡子民书记，候里大开学，补里大书记，现在不过以勤工俭学会作旅舍而已，何尝有意办事。蔡会长则游瑞士、比利时及德、奥、罗马，现又到荷兰去矣。勤工俭学为何物，彼久无心研究也。

二、反对第三人维持。《旅欧周刊》本教育会的机关报。近日大骂朱桂莘(朱启铃)，完全出于五万元。不然朱非初登政治舞台的，来法代总统受学位，非为今日事。事前不发一言，而大骂特骂于捐五万元以后。《期成会周刊》骂学生，《旅欧周刊》骂朱代表，合起来看，似是教育会欲将千六百学生牵入党系及政潮中，一网打尽。不然，朱有不轨之事，当指事实攻击之，不当以捐款为前

提为罪案。以捐款为前提，即是推翻学生为目的，非与朱为难也。法国既难觅工，教育会又不能维持，又禁止第三人维持，试问期成会另有他法否？高言欺人，博得教育会的欢心，可以得蔡会长维持费，又可暗中向公使馆领维持费。此种鬼蜮行为，本不足道，独惜蔡会长何故好与此辈相结耳！

我辈有千六百余人，在此，关系国家前途、个人学问，均极重大。于驱除障碍，计画将来，不可不组织临时言论机关。千乞诸同学大众努力，以策进行为盼。

五月八日

（签名者七十四人，名单略）

选自卞孝萱辑：《留法勤工俭学资料》，
《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留法学生又来呼吁

孙、伍、唐、陈、唐、刘各总裁、非常国会、联省各省长、各议会、各团体、各报馆、章太炎、李石曾、谭延闿、陈独秀、吴稚晖、汪精卫、黄强诸先生暨全国各父老钧鉴：

留法勤工俭学生千七百余人，被陈策以北庭伪命勒令归国及强作苦工，曾电奉闻，谅达钧览。近陈恐学生不服伪命，住校不出，竟以印刷物分送法国各学校，称学生大半是工人与过激共产党，请为注意等语，致法国学校大起恐慌，立将勤工学生概行驱逐。查北庭视勤工学生如蛇蝎，利法人深恶激党，欲加此名以陷害，久有所闻。陈策执行乱命，本无足怪，独不解公等素以护法相号召，素不承认北庭政府，乃不但不派一使不设一领，置侨民学生于不顾，反将护法省区之学生，如湘、粤、川、赣、滇、黔、桂等省，亦任意委之于北庭所派伪吏、伪领管理之下，横加蹂躏而不之惜，是何用意？岂以经费不足无力顾及乎，则民不能护，又何护法之有？抑恐外国不承认畏难而止乎，则合法政府之谓何？国民外交之谓何？现在在法各界因陈策诬学生为过激共产党，致法人对中国学生感情顿坏，无不深恶伪吏之不惜国体民命，学生尤欲得而甘心，已分省组织同乡会及同学会，预为国民外交之基。望即立派大使、领事来法保护一切，一免侨民学子流离之苦，二使我合法政府声震海外，则外交既获胜利，内情自多向顺，

扫除北庭，指顾闻事矣。否则口言不承认北庭，而实无一事不委之北庭，是自以破坏者自居，亦安望人心归服公理战胜。连年议员政客，朝南夕北，仆仆道路，皆因于降北而名不正，从南而事不顺，致莫知所适从。而我政府之事不顺，尤莫过于外交失败，如盐□仅得分沾余润，国外不能设置使领。更可病者，政府护法数载，外人尚不知内容为何物，笼统呼作革命；而未成之里昂大学，亦皆认属之于北庭。是政府不急从外交另设使领着手，则既无获得外助保护侨民之力，即无以安慰国内居民之心，得失之机，无重于此。至我合法政府另设合法公使、领事于海外，如有不轨之徒，希图破坏我勤工俭学，学生当竭诚全力一致拥护。临电迫切，不胜翘企之至。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敬叩

湖南《大公报》1921年5月9日

为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生告急

非学界人

湖南在法勤工俭学的，约计四百人。当他们离乡别井，动身到法国去工读的时候，本抱有最大的决心，和最大的希望。虽然有些年龄不大，法语没有说好，工业知识欠缺，然而他们都是勇于奋斗的人，都是愿意吸收西洋文明，将来回国努力创造的人。现在因为法国战后回复工作的影响，使得我们中国学生没有插足的余地，他们受着生活上的压迫，陷于极可怜的地位，只好到公使馆请愿，向国内告急。北政府闹他们什么饭碗会议，不暇顾及这班穷苦的小民，仅仅打了一个要遣送他们回国的电报。近来蔡元培到法，又忽然宣布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会脱离关系，他们接连受到了这两道致命伤，于是绝对没有希望了！“鸿飞而往，鼠窜而回”，这不是他们始意所愿的事，也不是我们大家初心所期望他们的。他们的痛苦，报纸上宣布了多次，凡是知道这件事的人，应该替他们叫屈，替他们设法。他省的情形，我不知道，单就湖南看起来，当局的人天天讲发展教育，造就人才，而对于极有希望极可造就的留法学生，毫不关心。……以为金融奇窘，无法可设吗？而外国银行的存款，何止百万？区区留法学生的生活费，这算得什么事！……省教育会的一些职员，干什么事去了，

教育界发生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不筹善后的办法？学界的人，讲什么人道主义，互助主义，现在留法学生失学失业，还有生命的危险，为什么不设法救济他们？最可怪的，就是从前那一班极力提倡留法的先生们，当其怂恿一些青年到法国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现在发生了危险，没有人做声了。……我是个穷人，自恨没有能力帮助湖南留法的爱友们，又不忍他们终至饿死于异域，不得已，只有替他们说几句告急的话，或者我们湖南的当局诸公，和各界有力量的人，忽然天良发现，赶急替他们想个解决的办法，使他们得造成有用的人才，将来也可以替桑梓谋幸福。

湖南《大公报》1921年5月25日

华法教育会无形破产

筱 青

华法教育会，自宣告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后，规定存款在四百方以上的，按月归还四百方，起初还周转灵通，信到钱来。以法国生活现状而论，没有特别的急需，总是绰绰有余。一般存款者虽感受经济的限制，但因为在生活上没有阻碍，也就将就着由它罢了。还有从前浪费些的，得了这个限制，也就天然节用起来。心里想着，只要地球不裂，这款总有还清的日子。况且权在他手，也奈何不得他。

谁知到了五月间，教育会渐有些周转不灵，款也就难以应信而至，存款人还以为不过是一时的变化，不久当可恢复原状，也就不十分在意。岂知迟之又迟，仍然是一钱不名，任你发信打电，它总是没钱寄来。学生没法，就将实情告之校长，遂改由校长去信索取，果然灵验，要几个是几个，连个生丁也不敢少。回想教育会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的时候，说“以后不代付学膳费”，何等嘴硬，到了今日出尔反尔，也算是自作自受了，难怪人家骂它作事没标准。我向我的朋友刘君说：“吾国人怕外人，交涉常常失败，怎么教育会也怕外人呢？”刘君说：“国人在国内还怕外人，教育会在人家势力下怎么不怕呢？正所谓来在矮檐下怎敢不

低头。”

闲话暂住，且说存款人虽不致于动辄饿饭，但是谁是铁打的身子，保不住没有个伤风冒寒，况且随时也要添补些衣服，不得不向朋友东挪西借。这口气没处出，就不得不形之笔墨了。教育会会计处，因此挨骂很不少，然而哑子吃黄连，也是有苦说不出，只好受着。后来想想终究不是下台的法子，遂发出通告，述说历来还款艰难情形，并邀有款同学，于七月十三日到巴黎商议还款方法。诸位想想，欠账人还不起账，到要请债主给他设法，这不是笑话吗？那天到会内，怕不也有二、三十人，乱哄哄了半天，议决了二条办法：（1）维持目前的存款人。目前无法维持生活的，由教育会商请中法监护留法中国青年处 Comité Franco-Chinois De Patronage Des Jennes Chinois en France（前译为勤工俭学生监督委员会，今从该会中文改正），每人每月暂借百五十方，将来由存款内扣除；（2）解决偿清的，由教育会急电国内，设法筹款，并一面将在法不动产变卖，以便早日还清。打这个消息传到存款人耳朵里，虽然心中不大快活，究竟比从前千呼万唤，信电往来不得一钱的总还好些，到了忿怒的时候，也不过叹自己晦气罢了。况且他又说变卖不动产，想来终究少不下的，权且忍着。谁知又因不动产的几个字，发生点小小风波。

教育会通告所说不动产，并没有指明，于是有的疑惑是华侨协社，说“协社是中国人的协社，不是教育会的私产，怎么可以变卖？谁要变卖我就以卖国目之。”没说别人，就是存款人也不愿意变卖协社来还款。又有的说是豆腐公司，可是豆腐公司是他人的私产，怎么可以因教育会的亏累来变卖呢？即或公司主人愿意，自问于心也有些不安。李石曾先生对于勤工俭学的事，总算把力出到十二分了，到如今反因了这件事把他几十年经营的豆腐

公司贴赔上，岂不令别的热心教育家寒心吗？或者教育会所说的不动产，出乎二者之外也未可知。究竟何指，记者现在也不知道，不敢妄说，搁过不提。

再说过了几日，教育会干事李光汉到监护青年处商量借款的事，满望马到成功，那知事与愿违，人家竟给了个对不起。这是什么原故呢？监护青年处既然肯把整千累万的维持费发给学生，为什么这借款倒不肯呢？原来这监护青年的成立，就是专门为倒闭华法教育会的，“火上泼油世上有，雪里送炭谁肯来”。何况素日专以倾轧为目的，到了此时正好乘风使船，怎肯把花花的佛郎票子给他去延长寿命呢？听说这也是受了公使、领事的指使。曾记从前有人到领事馆去领维持费，领事说：“你们都是华法教育会介绍来的，为什么要找领事馆？若果教育会无力维持，就该实行关门，那时领事馆自有方法，莫说发维持费，就是全办官费都可以。”观此就可知他们平日的居心了。他们只顾闹意见，可怜这些勤工俭学生就老大受苦，吃面包，喝凉水，都是实在的情形。到了这时，只悔恨爷娘少生两只翅膀，恨不得立刻飞到中国，再不愿作这样的流学生了。

七月二十七日，教育会又为这事招集会议，到会的也竟有一、二十人。首由教育会人报告监护青年处交涉情形及结果，末后说了足有百把十个对不起，直恨不得打躬作揖，表示他的对不起来。在理今日到会的人，和教育会必有一番大冲突，谁知事实却不然，非特没人反对，并且还有人替他叫起屈来。打开壁子说亮话，这么一来，简直是替教育会宣告破产了。至于会议的结果，自然可以推想而知。过后有人说：“那天到会的全是教育会运动来的。”惟吾记者不敢臆断。过了几天，还有人联名发了个传单，它的题目是：《伤心哉华法教育会的运命》，底下还有几行小

字是：“告我存款同学……莫要强勒威逼……让他缓过气来……自然如数归还。”看了题目，就知是替教育会卖力气，说的话无非是等等云云。诸位要看，等我有暇，抄上一份奉阅，改日再谈罢。（十·八·八日寄自巴黎）

《晨报》1921年9月30日

华法教育会之支持难

筱 青

这个题目，在上次已经给诸位说过了，并且说要抄上他的原文奉告诸位，现在只好如约。可是我要预先声明的，就是他们虽是为教育会卖力气，究竟是发于自动的，因为他们的存款，好些人都是八九千方，诚恐教育会一旦真关了门，这些钱向谁要呢？倒不如说些好话，拖着还可以进学校。自己的钱不到直取，必须假手外人，真是莫明其妙。所以这篇文章虽然惹起许多人的疑惑，终归他们是为自卫呀。原文如下：

存款的朋友！华法教育会将实行关门了！此翁与我们也有几年的交谊，平日予我们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实在也算不少。只因它能力有限，为我们全体效劳过多，弄得病体恹恹，元气亏损。若再加上我们少数人的胁逼，它必将长逝不起。试追想以前有它的好处，再推论以后没它的害处，本良心的裁判，觉得这位好朋友实在死得可怜可怕。遂不禁推胸号啕，大声急呼，用敢抒诚进词，望我同学静思熟虑，共谋“起死回生”之良法，以期与此翁永久携手。

现在存款的同学有二百多人，佛郎有二十多万，人的情

形不同，款的数目也不等。然促迫教育会赶快还款的意思，大概是人人一致的。教育会也没理由强赖不还我们。但事有常变，理有经权，教育会本是个尽友谊的团体，当它元气丰满的时候，人力财力，精神物质，那一样不尽量的帮助我们？惟其友情过重，故致经济破产，我们应当原谅它的心思，体恤它的能力。我们的存款，并不是它自己袖入私囊去了，依然是为帮助我们同学的事情上花费了的。他现在既没有什么铁路印花税作押品，抵借外债偿还我们，纵然把三十九号的房子——华侨协社、教育会、会计处、工厂交涉处、转信处都在内，一一毁了，里面办事的人杀了，徒快一时意气，究竟我们的款子取出分文没有呢？况且教育会口口声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并不曾吐半个不认账的字来，那么只要我们合力的维持它，让它慢慢地缓过气来，将来元气恢复，或比从前要兴旺些，少不得一五一十的偿还我们。若逼的紧了，它将门闭了，职员一逃，我们又将往何处喊冤呢？所以凡事遇着变局，就不能以往常的道理处之，我们应退一步，想和缓的方法才对。

我们存款的同学，大概可分二类，列表如下：

存款同学	{	(一)可以维持现状的	{	有工作的
				领维持费的
				手中尚有余款的
(二)不祈维持现状的	{	{	勤工俭学的——教育会存	
			款够一两月之用	
			俭学的——存款较多，预	
			计此款为进学校之用	

据上表（一）项同学目下似无须死命的逼勒教育会立时

偿还，所可虑的，就是（二）项同学。但所说监护青年处已承认借款维持，似亦不难解决了。即不然，也不致出致命的危险，何以呢？俭学的同学自然家计比较的好些，可以即刻写信回去请家庭急速汇款，多则四月即可收到，至于近四月以内的生活，总可以向朋友们商款，只要不饿肚子就可以过去了。再不然，就是克鲁邹的苦工忍耐着去作三四月，以图支持目前，等家款到了，再去读书，谅也不亏损了什么。至于勤工俭学的同学，更容易解决，自己的存款既不多，终是要去作工的，何必定要这款维持现状呢？若说现在工作不好，不能作，试问三两月后就有一好工作出来了吗？总而言之，教育会既已经济破产，顶好我们把这笔预算暂且勾销，只当来法沿途多逛了几处风景！

朋友们！我们都是同病相怜的人，这件事也曾屡作商议，除了维持教育会不闭门外，实在别无它法，所以把个人的意见发出来，以供大家参考。

郭梦吉等同启

拿这篇文章与教育会正二月间通告一比，实在令人好笑，现在借这点闲纸再说点教育会的小黑幕。教育会中职员，除何某外，尽是直隶人，又因为李光汉当过育德中学的法文教习，所以育德中学学生找工取款都很容易，现在还是这样取款，不拘多少，总可如愿以偿。这话还是由工厂里的育德中学生传出来的，不然别人怎么能知道呢？会内黑幕即此也可见一斑了！

十·八·十六日。寄自巴黎

《晨报》1921年10月8日

第 三 卷

历 程 (下)

五、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

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

恩 来

朱启钤在法接洽借款一节，外间已久有喧传，本报曾经揭载其大略。嗣由施肇基致电北京方面，谓并无其事，业由留美学生声明更正等情。惟事关重要，朱氏在法是否有此进行，留学生及海外侨胞，见闻较切，当尽非捕风捉影之谈。兹将本馆旅欧通信员六月三十日关于此事之纪载，披露于下，我国人其加以注意焉。

朱启钤来法之使命

朱启钤之来法也，声势煊赫，随从极盛，人第以其代徐世昌接收巴黎大学学位，传达国情，固未遑虑其有他。逮取学位之事既毕，复以其余暇西往英而南游意，呈递国书，宣扬北京政府之德意，以为此亦国际间之代表例有事也，亦未遑虑其有他。方朱之来，适当勤工俭学生呼吁无门之时，朱慨然捐巨款以供维持，为勤工俭学生司救济事者，亦因饥不择食之故，冒然受之，且上之以名誉会长之荣冠。其事虽有人登报反对，然犹以为此乃为今日国中旧交通系买好青年，播其种子，仍未遑虑其别有作用。不

意帝制罪魁，其心性终与人殊，其受学位，漫游西欧，均表面事也，此长期滞留中，盖别有使命在。使命维何？即交通系所惯为之秘密借款。借款事，朱实主之，但又不便以自身当其冲，引人注目，于是内幕中乃有所谓吴鼎昌者，为之专办此事。在法则有韩汝甲其人为之供奔走。吴鼎昌偕朱来，初至并未露名姓，一切聚会均无彼之足迹。半月后，始有人知其来法，然犹以寻常旅行视之。乃不久忽有借款之传说，询之彼中人，均否认其事。至本月中，则巴黎各报大载特载，无法讳言其事矣。调查其内幕，方知吴盖为借款来者，秘密阴谋，至是始破。

秘密借款案之内容

北京政府今日需款之殷，人尽知之。朱来之日，正旧交通系当政之日，其负有此项使命，由事实上推测亦意中事。惟令人不解者，则新银行团方垄断此借款权利于中国，北京政府正因条件难合无可通融，受死命之制，法亦银行团之一员，又岂能外此而别有此单独磋商？政治借款耶，实业借款耶，均无法越其范围，朱启铃氏乃有此通天手段，而能掩银行团之目，是非花样翻新，莫能至是。

今据调查所得，则今兹借款，非为政府，非为实业，盖救济一垂亡之外国银行耳。分其余利，以与经手人，以与北京政府之执政者，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请静听吾述其借款之内容：中法实业银行者，一法国对华关系之银行也，其组织虽属私人，但与吾国政治上之因缘极深，国人殆均知之。年来因其经营失败，不善运用，常有赔累之消息，至今岁益复不支，行将破产。该行挽救无方，乃思一妙术，以重利诱北京政府诸人，使为其助。中国政府

本库空如洗，何能助人？但该行非求中国政府拿钱，意在担保品耳。其救济方法，乃在法发行中国国库证券三万万佛郎，以七千五百万佛郎交中国政府，二千五百万为经手人回扣，二万万存储中法实业银行，并担保其营业三年，担保条件以烟酒税同印花税保险，以购买北京、浦口修路材料，广东修路材料，全国实业材料〔为〕交换条件。中法实业银行内幕之无法维持，法国各报已公然载之，无可为讳，使此二万万佛郎填其亏累之坑，三年内仍有亏折，则中国政府且将担任包赔，是借款之利未见，借款之害尚不止偿还三万万总额已也。即使中法实业银行能幸免于赔累，而购料之条件，已为其限制，是固无自由使用余地也。况担保品之重，国家无丝毫实利之收，又如上述者耶。二千五百万是为经手人回扣矣。七千五百万，合之现在国币不及一千二百万，是将用之于正当政费，如办教育与实业耶，抑仍供武人政客私囊之饱耶，此固不待智者而后明也。

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然而吾人否认反对者，各国银行家乃又从而是之矣。初此种借款之磋商，曾以商之于银行团，银行团以其为救济银行之借款，同恶相济，固毋庸反对也，于是垄断政治实业之借款团，乃不复绳此救济银行之借款。银行团之难关既过，法银行乃谋为国内之疏通。本月十五日法国国务会议列入此案，财政总长以反对此事未列席，阁员大多数赞成此举，然以财长反对故，乃提此事于下院，交财政委员会商榷，案至今犹未决也。法财政总长果何为而反对耶？为法耶，为英耶，均非其情。彼盖亦一银行家也，闻此次借款之分摊，彼所主持之银行无其分，故愤而出此。彼固自私矣，然而却予吾华人许多活动之机会，使拒款之事果成，未始非其赐也。

旅法华人之义愤

朱吴秘密借款事，既为法报所揭破，则其不复秘密可知矣。然法报所载者，乃关于中法实业银行亏累及如何挽救之消息，借款事不过一二语及之耳，固不能谓为尽情宣布也，然如此已足激动旅法各界华人，证实秘密借款事终非虚矣。六月中在巴黎各华人团体代表，因此事遂有数次集合，讨论对待此事之方法，同时且发出通告如下：

同胞均鉴：朱启钤名为代徐世昌受学位来法，实则阴谋借款，并偕吴鼎昌专办此事。吴来巴黎，匿迹韬声，其阴营秘事，可想而知。二星期后，吴始出面，不久乃有借款之传说，今已通过法国国务会议，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矣。借款总额闻为三万万法郎，以全国交通实业购料作抵，以七千五百万交中国政府，二千五百万为经手人回扣，二万万存储中法实业银行，并担保其营业三年。该银行近濒破产，亏损达二万万法郎以上，朝存款而夕被没收，是无可讳，且其三年内营业倘有亏折，均由中政府包赔。是实借七千五百万之债，而偿还之额将超三万万以上也。年来内乱频仍，阇墙之端，均肇于借款成立之后，殷鉴不远，实所寒心。第朱启钤、吴鼎昌者，下贱成性，买欢军阀，献媚外人，国家存亡，在所不计。同人等义愤填胸，难与两立，业已为种种积极运动，以与抗争，尚祈同胞一致进行，以挽狂澜，不胜屏营之至。

通告下署名者，当时有六团体：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

社。后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社连同旅巴新闻记者，改组为旅法新闻记者团，遂成五团体。此五团体对拒款事，奔走甚力，其所进行，可分六项言之：（一）散布传单。内容除上列者外，尚有多种，大都为报告每日间所进行之事实，及拒款之情形，署名均以上列之五团体，有时亦径书“工商学各界”字样，散布地点，除巴黎外，且向在法之各地学校、工场及商店之侨胞投递；（二）发通告致国内各团体及美洲、南洋华侨、留英留德学生会，劝其一致力争；（三）直接致吴鼎昌一函，内有“公如不自取销动议，则上天入地，必有与公相见者”之语；（四）五团体拒绝借款决议案，曾以法文印出，送达法国国会议员、国务员、各报馆及各重要人物，约一千余份。五团体所办之事，以此项为最得力，巴黎报纸除登载五团体决议全文外，且有附以评语者。法国国会议员有声言旅法华人反对是事正其时者，盖指国会及财政委员会尚未通过是案为得其时也。有派人往五团体接洽，探听旅法华人之意见者，此盖反对政府派之议员欲以是案攻击政府也。至重要人物如潘理夫等，则亦颇赞助此五团体之举动；（五）公使馆方面，六月下旬五团体专致陈篆一信，内容有“先生负外交重责，代表国家，宜有所表示”之要求，陈氏当函复五团体，言此事出于误会，请派代表至公使馆面谈，解释一切。五团体代表时正筹备开旅法华人拒款大会，不愿以少数人前往接洽，乃复函致陈氏，请其于六月三十日蒞会，向众宣布真相。当又得陈氏复函，函甚长，其重要处为“本馆可以证明，兹事已不成事实也”一语。五团体得是函后益以陈氏之信，虽证明已不成事实，但细察两次来函意旨，又不无令人怀疑，益误会为借款属诸事实之反证，第二次之言不成事实，实矛盾之语，安知非陈氏借以掩饰人耳目者，于是五团体仍致函促其蒞会宣布；（六）拒款大会之筹备，五团体以名义

论，固已包括旅法华人全体在内，然按之事实，则不仅华工会不能代表全体华工，即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亦不能代表留法学生全体。至其余三团体，则又少数人为之政，更非所以语于大多数者。故五团体之意，一方既竭力为拒款之运动，一方又聚集全体，图总意志之表示。惟留法华人，非丛聚巴黎者，各地工场、学校之华人实居大多数，华人总数约五六千人，在巴黎不及十之一，欲一时得确当之总意志，表现之方法诚难。然拒款之事，关系国家存亡之事也，非于各人间之生活利害有所冲突，苟能聚在巴之人，为一致之表示，则各地华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鲜有不作后援者？五团体有见于此，乃定于本月之最后一日，开拒款大会于巴黎哲人大厅，并发通知于各地，请其至时或派代表或以函电发表各地华人之意见，以期综合在巴华人之意见，而得一总决议焉。

拒款大会开会情形

会期定于今日下午二时。一时许厅中人已满，后至者均伫立两旁，到会者约三百余人，室小人多，拥挤殊甚。斯种群众聚会，在国内殆为数见不鲜之事，在留法界中则属仅见。但今年半年中却两遇之：一为二月底之勤工俭学生五百余人围见陈策；一即是日之拒款大会也。两者均为对付官僚，而其性质则大异：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且前者为露天集合，为直接行动；后者则有会场，有开会秩序，团聚一室，从容议事也。

两点半开会，主席赵君宣布开会宗旨，大意谓今日开会之理由有三：（一）为磋商全体反对之办法；（二）为预防将来借款之阴谋；（三）为宣布对于法国之态度，非反对其国民，乃反对其少数资本家借款与中国长中国之内乱者。赵君言毕，由五团体公推代表李书华君登台报告借款经过及五团体反对之已往情形，内

容如前所述，不再赘。李君报告后，按预定秩序系请公使宣布借款内容及其经过，但五团体信虽两发，陈策如何敢到？致公使之尊严终不得令旅巴华人瞻仰矣。适其时驻巴廖、李总副领事均至，主席乃请其发言，李副领事辞之，廖领事则出一草稿，登台朗读，似事先已有预备者。其言大概：对借款事仅云“吾敢断言此事必为事实，但现在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其言甚滑，可谓善作官者。其下便言借款之事将无日无之，今后之监督，端赖国民。国民宜有一财政监督委员会，以审查政府一切支出收入，兹事甚重要，在法同人宜先有一期成会以促国内同胞之醒悟而从事于斯。此议不无可商，惜当时群众咸注意于拒款之最近办法，未遑议及是项提议也。廖演说毕，主席请张君励君演说。张君登台历述中法实业银行与中国政府借款之关系，及世界银行家之罪恶，未言，世界银行家与政府狼狈为奸，以经济亡人之国，制人死命，以致列宁政府有不承认从前俄国借款之宣言，各国银行家对华态度果长此如是者，“吾亦甚盼吾中国将来亦有不承认外债之宣言”。张氏演说之后，主席又曾请刘清扬、郑毓秀两女士演说，但两女士均辞未应。继之为李书华君宣读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共百数十封，不及读其全文，仅报告其名而止。各地且有派代表至者约四、五处，内有华工代表一，发言均慷慨激昂，誓与旅巴同人表一致行动，各地函电之文亦如之。当时讨论数十分钟后，主席即以决议草案四项付表决，除修正一、二处文字外，均照原案通过。其文为：

（甲）对于中法借款运动，应请公使负责打销，“否则用相当方法对待”。打销之后，应即正式发出中法宣言，用作证据，以释群疑；

(乙) 旅法华人正式向各国宣言，在中国真正代表民意之代议机关未恢复以前，对于所有一切借款，决不承认；

(丙) 依照甲乙两项之决议，用旅法华人名义，向法人发出正式宣言，申明拒款主旨，并请其赞助；

(丁) 依照甲乙两项之决议，用旅法华人名义，向国内同胞及各国华侨发出宣言书，并详述中法借款之主旨及其经过，并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

当讨论第一项时，曾有人问相当方法若何？某君答以“手枪”二字，众以鼓掌和之，但未入于讨论。同时克鲁邹华工在会场中散一旅法中国工人传单，内中有一段云：“你们今天到会便是群众，群众聚集就应作群众的事，和强盗土匪讲和平是不行的，你们今天若仅仅演说一阵，简直无用。打电报、递呈文，也只是官样文章，你们何妨直接去做！”意中所谓直接行动，盖重演曹、陆、章故事也。幸留法华人爱和平主文明，两番刺戟，均无所动。使在日本，则公使馆击玻璃窗之武剧，岂不可再演一番耶？决议案既表决，谢东发君将其草拟之对外宣言书朗读一过，众无异议，遂决定付印发表。其余各事，亦仍归五团体代表执行。至是由主席宣告散会。

拒款大会既开，旅法华人一致之意见斯得以表现，今后五团体代表奔走之热忱，将益因之以加甚，活动之结果，或能达吾人完全打销之目的。今日巴黎各报多谓法财政总长招集各银行代表会议维持中法实业银行，各银行代表群言无法挽救。同时各报又言中法实业银行将倒闭矣，惟有一二家报纸言中政府借款维持，已将实现，中法实业银行或不至于破产。其言各异，记者固甚愿前者属真而后者属伪也。（六月三十日稿）

天津《益世报》1921年8月16—18日

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

恩 来

中法借款事，前函已述其梗概，兹从各方面探得新消息数则，为前函所未及者，录之告国人，以志卖国贼之密谋。

吴鼎昌之偕朱启铃来法，重要责任厥维借款。借款总额为三万佛郎，归之中国政府者，仅七千五百万，而以二万万巨额存之中法实业银行，谓此事为有利于政府也。则政府处今日罗掘皆穷时代，固不暇计及饮鸩止渴之为害，然所助者为一垂倒之银行，使非与政府有至密之关系，政府亦未必能若是慷慨，不惜牺牲许多抵押品以救之。但吾人从抽象之政府上寻其与中法实业银行至密之关系，则所得者仅中国政府负中法实业银行国债若干耳，此种债主友谊，常足以限制中国财政上种种活动，果其濒于破产，是中国政府之幸也。更何必效死力以助其不倒？答云为维持银行在中国信用计：则与政府关系至大之中交两行，于北京政府直接管辖之下，政府尚无能为力，以保其信用之不坠，更何暇顾及此外国银行设于中国者耶。且中法实业银行，法政府有关系之银行也，信用维持，法政府实负此责。今法政府知该银行之现状，不可救药，坐视不救，而欲以维持之责委之中国，吾中政府非愚懦，断不能冒然肩此不胜负不必负之救济责任。而按之事实，则吴鼎昌、朱启铃竟别具肺腑，方从事于代表政府肩此重责矣。借款回

扣至大，以朱、吴之惯能供款者，自不难使之热中，然使借款仅为得回扣而借也，犹不足获国内政府之赞同。此中秘密，吾人不得从抽象之政府上寻其关系，其主动力当别有所在。吾人苟从政府之实质上着想，则知今日能左右北京政府者，其力有二：一武力；一财力。武力声援于外，财力主持于内，而政府以成□今岁四五月中内阁之不安，大军阀又有“谁有钱，谁能筹款，便可做财政总长”宣言，是知财阀之力又足以左右政人也。朱氏来法之日，正旧交通系当局之时。朱氏为旧交通系健将，与周自齐、梁士诒为同类。朱之来虽为旧交通系在国外宣传张目，其内幕总不能无借款之私图，且款之借也，非仅保其系中人阁员之位置，其尤要者，乃在引勾外援，与外国资本家私相结纳，以巩固发展其国内私人之实业经营及经济操纵。使中法借款若成，中法实业银行感朱氏维持之功，他日政治上经济上之援助，必有可预料者，是旧交通系根本之图也，故朱氏乃不惮烦，不怕骂，毅然为之。

惟朱氏西来，代表文治总统前来受学位也，沟通中法文化也。以代表文治传达文化之人，参与借款事务，终嫌其有所不便，于是后幕中乃携有借款专员之吴鼎昌在。吴鼎昌亦一善做官善借款者。民国初元，依附孙中山为中国银行总裁。孙退归袁，为天津造币厂长。袁死乃归段氏，与新交通系结纳，得为财政次长，曹汝霖长财政时，中日借款，多出其手。安福系倒，新交系失其凭依，吴复出与旧交系拉拢，蒙周自齐、朱启钤赏识，遂得偕朱西行，肩此重任，此朱、吴从事于此次借款之因缘也。

朱、吴以外，而犹有借款之主动者，则为中法实业银行之办事人，中国方面为王克敏，法国方面为秘诺特。秘氏初本见逐于中法实业银行，屡思得机复其位置，适法政府因中法实业银行亏累

太大，有派人往中国政府商榷救济之议，秘氏乃密电王克敏，嘱其鼓动中国政府先派人来法接洽，庶先机制人，以求见好于法政府。王氏如其言，谋于旧交通系，商于吴，遂以吴偕朱来，法政府本拟与中政府接洽者，乃中政府先来就范，秘氏遂因之见重于法政府。吴氏抵法后，暗中商榷之结果，乃有大借款之提议，为之奔走者，有秘氏，有韩氏。韩氏名汝甲，以华人资格而为巴黎中法实业银行之办事员。借款事初本秘密，继因见厄于法财政总长杜美氏，有提交国会审查之举，内容遂大暴露，为法报纸所揭载矣。借款事本法政府党所赞成，而杜氏何以竟持反对态度？其内因则由于杜氏为东方汇理银行之评议员也，东方汇理与中法实业有利益上之冲突。此次借款，东方汇理又无从分得余儿，以致杜氏虽为阁员，亦有相反之意见生出，斯固利害关系，非政见之不同也。

吴氏秘密借款事既揭破，留法工学商各界群起反对，情势激昂，吴氏惧为曹、章之续，因暂离巴黎，一切经手未了事件，概委法人巴道全权办理。巴道为中国审计院与法律编纂馆顾问，此次来巴黎，即为助吴鼎昌料理借款事者。巴道与秘诺特关系亦深，巴道之快婿，即为秘诺特之亲近秘书。秘氏既被挤出中法实业银行，巴之婿亦不保于信，今秘、巴两氏极力为中法借款奔走，盖亦为其自身与亲近者谋也，法人方面如此。中国方面之王克敏氏，本出身于洋行买办，而又为中法实业银行有极深关系之人，竭其全力以图此借款之成，自不待言。且闻此借款条约中，有王克敏实任中法实业银行副总裁之规定，果尔，于王氏自身之实利正大也，宜其参与卖国阴谋，而实行其买办之故伎。

至借款之进行，初本因两方相需之急，有水到渠成之势，继以见拒于法财政总长，提交国会，国会中人以中国留法各界反对

声浪之高，于是此案至今未议。一方中国公使馆消息，则谓得财部有电，不赞成借款条件，囑吴鼎昌等即将其打消，此乃陈公使覆留法五团体（见前次通讯）请其赴六月三十日借款大会之言也。打消是否属真且不论，吴鼎昌等为借款而来，确有借款事件之磋商，陈氏固明明以公使之资格直认不讳矣。朱、吴之来，本负旧交系之使命，今北京政府之内阁，已于五月中改组矣，新交系登台握财权，其后路粮台，自有东邻日本在，中法借款，非其愿也，取消或在意中。惟吴鼎昌本新交系人物，又安知其不以此回扣大利诱今日之北京财政当局，以促此借款之必成。且国内又有王克敏为之助，故取消一事，在今日仍不能便认为事实也。即使事实矣，亦不能谓为无复活之余地，中国之官僚固常具神出鬼没手段者，而尤以洋行买办借款能员为最。

借款之成与不成，在今日虽为悬案，然有一事确因此悬案之犹豫不决，而成为事实者，此事即中法实业银行之停业是也。中法实业银行历来因办理不善，账目不清，内容久已紊乱已极。今岁二三月间国内外即遍传其行将倒闭之说，在中国各分行，闻一时向该行提款兑现者甚多。当时以挪款有方，未致拮据，且因此转掩其不可收拾之内幕。彼时在法华人，有存款于该行者均拟提取，国内汇款之由该行汇寄者，亦咸驰书国内，改换他行。继因其信用尚可维持，浮言渐息，乃又都淡然置之，不意其于急变中，竟于七月一日宣告停业。查其近因，固为借款未成，内容空虚，亏累太重，迫不及待。然该行亦非专恃此项借款图存者。其救济之方，固尝呼吁于法政府，法政府为招致巴黎各银行团会议，商议办法。银行团一方以该行根本已不可救药，一方以法政府不肯十分做主，均不允维持。最后一次会议，为六月三十日，巴黎银行团仍持前议，法政府亦无办法，于是中法实业银行乃不得不暂停营业。该行在中

国势力极大，信用亦维持甚久，闻中国人在该行存款有四万万佛郎之多，受兹停业影响，损失可谓极巨。中国人向迷信外国租界、外国银行，以为可保全其生命金钱，万无危险，今外国银行亦有倒闭之一日矣，其亦稍醒中国人之迷梦耶。

旅法各界受该行倒闭之影响亦甚大，原因多为急于用钱之人。学生中有存款于该行，按月支取者；有家中由该行汇款已至或方在途中者；有明知其将倒而所存之款为定期存款者；有倾家出国，尽换佛郎以存于该行者。凡此种种，均恃其款以在国外生活，今悉被收没，宁不令人焦急？吾至威陶君尚钊，上月不幸，因火酒烧伤，惨死巴黎，其遗款亦因存该行故，一切身后事之料理，费用均借诸他人，其本人所有，反因之无着，此又事之惨者。其尤酷者，则为华工之存款。华工辛苦终年，积其所蓄，存诸该行，原冀工作合同满后，持此归国，以图生活，乃竟不幸遭此意外，其追悔伤痛为如何？闻彼等所存之款，均由领事馆为之经手，三四月前中法实业银行将倒闭之消息传出后，华工即纷纷往该行提取存款，惟该行未允其请。询其故，则云中国领事馆已将华工所存之款作为抵押品，另借一笔款去矣。华工转问领事馆，领事答称借款为维持领事费用，至倒闭之恐慌，决不成事实。今事实实现矣，华工所受之损失，其责任当由领事馆负之，现果如何，尚未闻有新消息也。（七月二日）

天津《益世报》1921年8月26、27日

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

愚 来

吾于一月前，为中法大借款事，曾两次通函详述其经过，彼时旅法华人拒款之势正盛，群情激昂，颇欲得吴鼎昌而甘心。吴知风色不佳，避居英伦。陈箴为各团体严词责问，曾函称借款事确已取消。未几中法实业银行随之倒闭。中法借款，重要原因本由于维持中法实业银行营业之亏累而起，该行既倒，借款事遂略见停顿，巴黎各报亦不复提此事，旅法各界拒款之运动亦渐由热狂中趋于冷静，现象渐消沉矣。在民众之心理，固以为情势既变，而彼等之心有所慑，借款事或真能如愿打消，不谓狡猾官僚、借款能员如吴鼎昌、陈箴、朱启铃等人，已早识破民意，其于群情激昂时，乃匿声者匿声，解释者解释，使借款事表面上告一停顿，骗大家一时耳目，群情既稍趋冷静，彼等遂复于暗中大施活动，秘密接洽。果也彼等之手段通天，于不闻声息中，竟将借款合同商定，决于本月二十五日签字，届期《巴黎时报》始将此事揭出，霹雳一声，惊醒旅法华人之痴梦，方知所谓取消，所谓不成事实，所现之停顿现象，均欺人之谈，至此乃又为彼等之计所中矣。

借款内容，前月传闻均言总额为三万万佛郎，今据《巴黎时报》载则为五万万佛郎，最近各方面探得消息，亦言已变三万万为五

万万矣。借款担保品为全国印花税、验契税收入，且有由法国监理收税五十年之议；借款条件除救济中法实业银行外，有以所借之款购振兴全国实业材料于法，及以滇渝铁路建筑权与法之说，此盖政治而兼实业借款也。经手负责人，中国方面确为吴鼎昌及陈箴，朱启铃虽曾与闻其事，因急于赴美故，遂未得列名签字，恐回扣终将分得若干也。

兹次借款之成，中间虽似有一月之停顿，实则暗中进行，未尝有一日休，蛛丝马迹，自不无可寻之处。当驻法公使馆于上月旅法华人开拒款大会之先，曾有两次公函发出，前函有云：“关于借款一事，尊处诸多误会”，后函则承认中法借款之磋商确有其事，并历述借款内情之经过，其总额与用途与外间所传闻者概同，并指明经手借款者为吴鼎昌，后函则云：“经吴君电告财政部，得复电称该行计画，万无允理。适法国银行代表两人由沪来京，对于计画，亦不赞同，遂议定由彼自电巴黎银行团将该计画书撤回。本馆可以证明此项借款已不成事实也。嗣因外间传说甚盛，本馆复派秘书往法国外交部、财政部主管司长及汇理银行秘书长处密探，金以迩来中国借款，只有此项，而此项业经取消，可以证实，此外并无他项借款事。又法财政部司长称：“现法国财政极为困难，自顾不暇，纵将来中国政府有向法国借款之举，法国政府亦须慎重考虑，并须经国会同意，方能就商”等语。而同时吴鼎昌亦由英伦来一函致各团体，不承认彼曾接洽借款事件，函中有云：“弟个人意见，对于中国政局现状，不但不主张借外债，即内债亦不主张滥借。此次来欧，尤未受何种机关委托办理何种借款之事，且在巴黎并未与法国政府财政当局者见面，不知此种谣言从何而生？”同属于政府方面人物也，两方措辞之矛盾，竟至如此！于此可以得出数种断定：

(一) 吴鼎昌为借款之重要经手人，似无疑义；

(二) 公使馆中人亦曾与闻其事，非然者，关于借款之内容，断不能知之如彼其详；

(三) 公使馆所以肯将此事揭破，而又伪托政府已来电取消者，盖思借此可以安民众之心也，殊不知由此可以证出借款进行，决未中止，使中政府果因计画不合不允借款，如其函中所述，则计画之规定非刻板者，不合终可易为合式。观现今由三万万佛郎变为五万万佛郎，即知中政府之所视为合意者，在得多金以供其挥霍耳；

(四) 公使馆函中，所以将借款事尽情推之吴鼎昌身上者，一方面为卸其责任；一方面可以证明当时陈策与吴鼎昌关于借款事，犹未十分合意，其原因当有“酸素”作用在内。回扣之不均欤？权限之侵犯欤？二者必居其一。不然，吴函既绝对不承认经手借款，而公使馆函乃特为证实之，衡以官官相护之旨，决不至是；

(五) 公使馆第二函，述及法国财政部司长声言，今后向中国借款，必须经国会同意，是言外已承认此次借款果由法国国会同意，便可施行，而借款提案固明明在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中，永未撤回也。

有此五种关系，便知当时所谓停顿，确属之于表面，内中所以图中国政府之合意，法国国会之同意，陈策与吴鼎昌之接近者，殆无日不在进行中。驯至今日，借款之数目变矣；签字者不仅为吴鼎昌，且有几次通函声称未曾与闻之陈策矣；而法国方面，前此所昌反对之人，亦均不复反对，且有加入赞成运动者矣。是其所进行者无不成功，此借款命运所由定也。

此外尚有促成此次借款之要因，则为中法实业银行之倒闭。驻法公使馆于中法实业银行倒闭之次日，曾有一函覆留法各团

体，内为公使发表正式宣言事，函末要语，有“至本馆看法，现在中法实业银行业经停闭，此项借款，当然根本取消矣！”云云，是公使馆以中法实业银行倒闭，为中法大借款不能成立之反证，与前函所谓“政府复电称万无允理”之言，已有倒果为因之嫌矣。一方法国各报，对于中法实业银行之倒闭，均极力攻击法政府不设法维持，有失信于中国人之罪，社会舆论、各界要人，亦多有向法政府质问办法者。法财政总长乃不似先前之固执私见，渐有加以考量之宣言矣。中法实业银行方面，自倒闭后，信用扫地，恢复本甚难言。吾国人之存款汇款于其中者，国内外总计有四万万佛郎之多，群众愤急，自可想见。惟该行颇不以倒闭为意，于中国则委托上海各银行担保其必偿还华人在该行存款之原额；在法国则由公使馆通知旅法华人，凡由该行存款汇款者，均得于七月二十日以前通知公使馆，由公使馆直接向该行交涉偿还之事。夫既倒银行，竟犹能负全额偿还之责，则其不自认为倒闭也明甚，其恃有极大之后援也亦明甚。银行之后援也，唯在多金，中法实业银行而有多金可得，中法大借款之势在必成矣。原救济该银行与中法借款，本为两事，法政府、法银行界果以为中法实业银行之倒闭，于其国际间信用，有莫大影响，则彼等应设法救济，于我政府本丝毫无与。然而今之关系所以如此之深者，一则由于法国政府与其银行界不愿为一无所获之牺牲，救此已倒之银行，而思取其代价于吾国；一则由于吾国政府非不愿救济中法实业银行，非不愿借外款，前此所以踌躇不决者，盖以总额归之于中政府者殊少，不足供其浪费。有此二因，双方之需要，久已吻合，其所差者，仅总额之增加与分配之方法耳。且希冀中法借款之成者，又不仅两国政府及中法实业银行本身而已，凡恃该行生活之人，及欲得回扣之借款能员，如吾国之王克敏、吴鼎昌、朱

启铃、陈策，法国之秘诺特、宝道等人者，又皆为促成此项借款之主要人也，国人尤不可淡然视之。

借款成矣，旅法华人之态度若何耶？前此之运动，奔走呼号，开会警告，悉皆付流水以去，所谓反对自反对，借款自借款，已成为官僚卖国之惯伎，昔之行于国内无所惧者，今则于海外行之，更视此六千侨胞若无睹也。旅法各界于借款签字消息传出后，曾发出通告二次。第一次通告发于本月二十五日，内中述借款签字情形，略如吾通信中所述，最后有数语曰：“同人等现正暗中竭力侦探一切，并用各种方法各样手段以为对付。总之一息尚存，决不愿亲见此次卖国借款有成立之日。事急矣，时迫矣，我同胞其速醒，其速起，分途并进，无论用何手段，以诛除此辈奸人，均吾爱国之真同志也。”第二次通告发于本月二十九日，原文节录如下：

……此项借款确与中国存亡有关，应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国内战祸再起之时，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者此借款也。印花验契等税为最近国家财政上重要收入，且此项税更须增减，最与吾人痛痒休戚有关，一旦受人监理，举措不克自主，财政生机，于焉以尽。是使中国国民永无自行更草税则、印花验契之余地，国家永无自行整理财政之机会者，亦此借款也。吾人在此曾经向法国政府及议会并各国一再宣言，誓不承认此类非民意之借款，乃彼等竟充耳不闻。吾人至此，亦惟有实行吾人坚确之决心，并请全国国民与吾人取一致主张。此外尚望各地诸君本此主张分途进行，务期造成舆论，克收实效为要。

同时又有一电致国内各团体，想必先此信入国人之目矣，兹不赘录。夫印花稅、驗契稅之关系国家財政，誠有如旅法各界通告中所論者，一旦舉其監理權授法人，則太阿倒持，尚容吾國有財政上活動余地耶？郵政現象，可為殷鑒。至購實業材料，法有專售權，是陷吾人于無選擇比較之絕境，竊敗劣惡，任其意與，寧有真正振興實業之望？鐵路與以建築權，其地又在滇蜀間，是吾政府直自認其為法國之特殊地帶也，授人以隙，不啻自促其亡。此外借款總額之分配，五萬萬佛郎不為少矣，合之現時國幣為得一万萬元，中法實業銀行按舊議應取二萬萬佛郎，今果如何，尚不得知。余款除經手人將得一笔巨大回扣外，將悉以與之今日之北京政府，開支用途，不問而知其為供應軍閥之攫取，官僚政客分其餘潤耳。如此重大担負，又輕輕向吾民族身上一放，未識國人对之果作如何打算也。（七月三十日）

天津《益世報》1921年9月29、30日

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

恩 来

中法五万万佛郎大借款事，自上月法报揭穿后，旅法华人义愤填胸，群起质问驻法公使馆，询陈箴何以失信签字？缘七月初陈箴答旅法各团体代表函，犹言此事业已打消，公使馆向未与闻，今口血未干，竟与吴鼎昌私相勾结，以成此卖国之业，其欺骗同胞，甘心助虐，已可概见。群情激昂，咸以陈箴为此案之主犯，而又为代表国家最高官员，为严讯之，以期此事之真相披露。惟公使方面态度殊圆滑，坚不承认此项借款为事实，虽经各团体驰函质问，各代表奔走侦查，仍毫无头绪。而陈箴又深居简出，群众虽欲与之有所对质，亦苦无由。最后办法乃由各团体筹议，决定再开拒款大会，促陈箴出席当众声明，以解公众之疑。议定遂致函公使馆，告其第二次拒款大会定于本月十三日仍在巴黎哲人厅开会，届期务望公使到会，以剖真相。一方各团体代表又函各地华人，告以此次大会之重要，并征求各地华人对于秘密借款之对待方法。

借款成功之消息，吾于前月底通信中已报告国人，惟当拒款大会开会之前，就有一事须先述及者，即中法实业银行之筹画恢复营业是。先是中法实业银行于七月一日倒闭后，法国舆论界认

为此事与法国在东方经济信用有关，极力攻击法国政府坐视不救之无理。法国在东亚经济界中有两银行：一曰中法实业银行；一曰东方汇理银行。中法实业为法国对华经济之策源地；东方汇理则为安南而设也。中法既倒，法国经济信用在中国实受一极大打击。溯自欧战停后，西欧各国因国内经济之困窘，群思东向吾国谋工商业发展，以补救其贫困，今法国遭此不幸，于其发展前途，实增加莫大障碍。故中法银行之倒，虽曰为其办理人不善经营所致，然于国家影响至大，法政府欲听其自为生长消灭，已不可得。但法人殊狡，法京银行团不肯为无担保之救济，法政府亦不愿为无代价之维持，两相推诿，两相踌躇，结果乃以中政府为其告朔之佝羊。故中法实业银行倒后，每次中法银行开股东会，中国公使馆方面必派人出席。据公使馆人云：此举完全保护维持华人债权起见，他事实未过问。然既列席矣，凡会议中所讨论之事项，必尽与闻。中法银行股东之商榷，岂能仅以筹还存款为问题，营业恢复所在必计，届此等事件讨论时，果有需于中国之处，公使馆人将作何辞以对耶？此乃知使馆人言“未尝过问”实欺人之谈。且入月来，中法实业银行恢复营业之消息，散见于英法报纸，旅法华人亦时闻于该行办事人之口，使该行无借款成功之可期，何敢散布是言，以引社会之注意？有此可疑数点，借款草约签字，因益得证明其为事实。

第二次拒款大会之开于十三日下午二时半，到会人数约如上次。公使馆居然亦派王秘书长曾思及沈秘书某，代表到会。首由主席毛以亨君述开会理由及当日应讨论之问题，次李书华君报告各团体代表所组织之拒款委员会关于最近拒款之运动，略谓：“借款问题，经上次大会表决反对后，陈公使且一再声明亦不成问题，正谓能如吾人之所希冀，根本打消，不意卖国者竟于秘密

进行中，商定五万万佛朗大借款，于上月二十五日签字草约。此事已于上月底为法报揭穿，传其内容，并指明签字者中国方面为吴鼎昌、陈箴、宝道（中国政府之顾问，吾七月初通信已道其人）。法国方面为财政总长及外交部秘书长。借款条件，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以滇渝铁路建筑权、全国实业购料专卖权作交换。所传如此，吾人乃再起力争，质诸公使，仍复不承认其为事实，无已特集吾在巴黎华人于一堂，以讨论对待之方，并请公使代表郑重宣布此事真相。再吾人于研究此问题时，应有三项注意之事：

（一）此项借款，一方维持中法实业银行；一方为供给国内军阀、官僚之用。借款成立之日，即内乱复起之时。

（二）以外国银行之倒闭，而中国担保救济之，借外债，增内忧，肥外人，此实为借款史上所未有之事。

（三）借款签字之秘密，亦令人骇叹。盖一方绝对否认；一方却又暗中进行，此种偷瞒手段，可谓老辣已极。

李君继复报告各处反对借款之函电，其所主张，大致与拒款委员会表绝对同情，并坚促其进行，誓为后盾。李君言毕，由王秘书长登台代表陈公使报告，力言借款签字之说，实属毫无根据，公使馆始终未与闻其事，且法报之登载亦未尝见。言时颇怒形于色，似怪同胞开会拒款为多事者，又时复以拳击案，表示其不满。听众本盛气而来，满腔义愤，正苦无发泄处，忽聆其言，睹其形，全场大怒，大呼打打，群起和之，一场武剧遂因之开始，到会者约数百人，目的物仅一，故王君乃不免于拳掌之交加。时公使馆方面与王君同来者尚有人，睹所情形，颇思乘间脱逃，往请救兵，孰意执事者严守出口，会未散概不许自由外出，计不得遂。会场中秩序紊乱片刻，继有人高呼维持秩序，

久之乃渐安静，而王君已血流满面矣。众人咸谓此事咎在王君，实其发言无理所致，应请其向众道歉。王君因复登台，惟所言多不得要领。张君励君起而质问，谓：中法实业银行开股东会时，王秘书长曾代表公使到会，对于借款事当知其详，何能诿为不知？中国外交，向误于秘密，当今民治时代，外交实无秘密之必要，应请向大家据情披露。王君答言：彼于中法银行股东会出席时，仅闻该行总理言，借款正在进行，他事实无所知，公使馆亦曾拍电至中国财政部询问兹事，亦未得复。嗣复有多人相继质问，王君终不肯吐实。最后乃由张君励君提出两条办法，请众讨论：（一）应请公使即向法政府声明，反对此次借款，并向法国各报要求更正，并无签字草约之事，若借款仍然成立，公使及全馆职员，均应辞职，以谢国人；（二）以后凡关于中法借款之事，应交由留法各界所组织之外交委员会审议，得其同意，方能执行。兹议提出后，经到会人多数通过。王秘书长亦鼓掌赞成。当由沈秘书缮写以上决议案两份，由王秘书长签字其上，其文如下：

（一）陈公使王秘书及使馆全体各员，尊重留法中国全体国民公意，加入反对各种违反民意丧失国权之大借款，即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次五万万佛郎大借款，及中国将来各种大借款，并即时向法国各报要求更正签字于草约之借款。倘此次大借款及以后他种借款成立时，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

（二）陈公使及王秘书全体馆员，正式承认中国无秘密借款之必要，准将一切在法借款事项，交由留法中国各界所组织之委员会审查，得其同意，方能照办。

以上二条由陈公使、王秘书本良心上之主张，亲笔缮写二份，一份由王秘书当众签字；一份带交陈公使签字后，于一周内寄交委员会。

上宣读后，众无异辞，遂当场推举临时委员十人，为袁子贞、谢东发、毛以亨、李书华、徐特立、李光宇、宋绍景、张君勖、李哲生、曾琦。彼时尚有欲辞职者，经主席声明此系临时担任，以后尚须经正式选举，辞职可毋庸议。未复指论他事，乃散会。

是役也，旅法华人在形式上可谓已获胜利，惟公使馆员一时屈于群众势力之下，其所声明，不能认其为良心上之主张，官僚狡猾，难保其事后不思反汗也。（八月十六日）

天津《益世报》1921年10月8、9日

巴黎拒款大会

澹 庐

记者自柏林至巴黎作短期之旅行，见留法各团体之热忱拒款，以及中国官场方面之黑暗情形，不禁一忧一喜。侨法各团体除在巴黎于六月三十日开拒款大会，一致反对秘密借款外，并连络各国华侨作拒绝借款之运动。留德学生亦将响应，留英各团体想亦必有所表示，海外留学生及侨民对于拒款能有一致的精神，诚为可喜之现象。然官场方面，既与外国银行勾结借款，行动鬼祟，居心叵测，而表面犹复故意否认其借款运动。此种口是心非，惟利是图之卖国举动，实堪令人痛恨。记者对此，不忍缄默，除将拒款大会开会情形报告外，对于官场方面自欺欺人之态度，亦将贡其所闻，为读报诸君先。

拒款大会于六月三十日开会，是日到会者为留法各团体之代表及团员，开会之程序如下：（一）主席赵志游君宣布开会宗旨；（二）李润章君报告经过情形；（三）总领事廖叙畴君演说；（四）张君励君演说；（五）讨论；（六）决表关于拒款之议案。

该会本有公函预约陈公使到会宣布借款内容及其经过，然公使竟未到会。廖君虽与中法实业银行颇有关系，而对于此次借款内容，却亦并不详知。渠反对此次中法借款并主张筹备国民财政大会，由国民自力以解决今后之财政问题，否认一切借款。此项

意见渠于到会时在会场发表。张君励君，历举中国之内乱政争，直接间接皆以外债为导火线之种种事实，并谓国内各派虽不断纷争，互相冲突，然国民终必有自决之一日。至若财政当局勿引外国资本家断送国家，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惨况，则吾国民虽无力，却不能不并力以争。又引种种比喻以申说外国资本主义之掠夺中国，什九皆有人为虎作伥，引狼入室，不然中国所受外国资本主义之荼毒，或尚不致如此之烈。又引当日中法实业银行势难维持之新闻，以证此种鱼肉他国之资本主义，多行不义，亦必有自毙之一日；并谓代表此种主义之银行，不止中法实业一银行，吾人愿此种资本主义根本破灭，代表此种主义之银行，亦一一破灭。最后又言列宁政府尝否认一切外债之偿还，吾人虽无此力量，却不能不有此精神。语语沉痛，到会者莫不感动。随后到会者即讨论议案，全场一致表决以下四项：（甲）对于中法借款运动，请公使负责打销（否则用相当方法对待）。打销之后，应即发出中法宣言，用作证据，以释群疑；（乙）旅法华人正式对内对外宣言，在中国真正代表民意之代议机关未产生以前，对于所有一切借款决不承认；（丙）依照甲乙两项之决议，用旅法华人名义，向法人发出正式宣言，申明拒款主旨并请其赞助；（丁）依照甲乙两项之决议，用旅法华人名义，向国内同胞及各国华侨发出宣言书，并详述中法借款之主旨及其经过，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当日全场一致表决以上四项决案，亦可见吾侨法华人八千人精神一致有足多也。

闻拒款大会开会之翌日，陈策见廖领时，曾拍案大骂，责其到会演说反对借款，并谓其借此报复对王克敏、吴鼎昌之私怨，实将荒谬。然陈策曾致函侨法各团体，声明政府并不承认借款。吴鼎昌亦有信到某君，声明此次来法并不受何项机关之委托接洽

借款事宜。若果无此事，则陈氏又何必痛骂廖领？今记者探悉陈、吴原信，特将其原文抄录于下以见陈、吴居心不测，冀以一手掩尽天下之耳目之明证。

(甲) 驻法使馆致侨法各团体信

(上略) 先财政部派吴鼎昌来法，与中法实业银行董事会接洽该行改组事宜。巴黎银行团提出中法银行改组计划书内，有法国政府承中国政府扶助该银行进行，可以不拘国内现行业正外债之例，准由中法银行于改组后，即行招募三万万佛郎之借款，内提七千五百万佛郎或一万万佛郎，交与中国政府，其余备作公家工程或举办实业之用，而所需外洋材料，应向法国工厂订购等语。经吴君电告财政部，得覆电称：该银行团计划万无允理。(记者按：读者须注意，本月初法国报纸曾发表北京完全承认此种计划之电讯。) 适法银团代表两人由沪来京，对于此计划亦不赞同，遂议定由彼自电巴黎银行团，将该计划书撤回。本馆可以证明此项借款，已不成事实也。嗣因外间传说甚盛，本馆复派秘书往法外交部、财政部主管司长及汇理银行秘书长等密探，余以为迩来中国借款，只有此项，而此项借款业经取消，可以证实此外并无他项借款情事。又法财政部司长称：现法国财政极为困难，自顾不暇，将来中国政府，有向法国借款之举，法国政府亦须经国会同意，方能就商云云。合将前后情形详达尊处，即希查照。

驻法使馆六月二十九日

(乙) 吴鼎昌致周、夏两君书

敬覆者，弟本月八日早东赴伦敦，十八日尊函今日始由巴黎转到，致稽裁答，殊深歉仄，赐谈之件，可由邮见告。今日

并由巴黎转到各团体公函一件询借款事，弟极为骇异，已电呈陈公使转达各团体矣。弟个人意见，对于中国现状，不但主张借外债，即内债也不主张滥借（按：读者须注看者，其言行果相符否？）。此次来欧，尤未受何机关委托办理何种借款之事，且在巴黎并未与法政府财府当局者见面，不知此种谣言从何而生？惜弟在巴黎不知有此谣言（按：读者须注意是否谣言，又吴氏又何故由巴黎仓皇迁避伦敦），遽离巴黎，未得与各团体一谈。更惜各团体不知弟之宗旨，亦未查弟在巴黎之情形，遽放无的之矢（按：是否巴黎各团体放无的之矢，读者亦须注意）也。不知两兄是否见询此事，便以奉达。

周夏两兄

吴鼎昌六月二十九日

读报诸君参观记者前此通信，当知此甲乙两信，自相矛盾。即就甲信观之，则所谓中国政府扶助中法实业银行者，不外由政府向其借三万万佛郎之外债，就中以七千五百万佛郎或一万万佛郎由中法实业银行交与中府，此外概存诸该行，以救济其亏空。且甲信明说“财政部派吴鼎昌来法，与中法实业银行董事会接洽该行改组事宜，巴黎银行团提出中法银行改组计划书云，……”而吴氏又自称“未受何机关委托办理何种借款之事”，呜呼，前后矛盾，莫此为甚。国人统观两书，则官僚表面文章之绝不能信任，当可憬然悟矣。

原夫中法实业银行贷于安南米铺作投机事业，以及太平洋运送公司等处之巨款，先后丧失，亏空极巨，以致陷于破产之困境，故在事上极难补救。即三万万佛郎借款成功，犹难弥补巨空，况并此三万万佛借款，又招中国国民之反对乎？是以法财政总长与巴黎银行团考会之后，对于该行亦爱莫能助，只得任其自

倒。于是该行不得已于六月杪自行停业，停付支款。当时虽未正式宣告破产，而事实上则已倒闭，不但法国之存户非常沮丧，而华侨中之存款该行者，亦受莫大之损失。乃未几而中政府完全承认其借款计划之电报至，不过要求该行于十五天内交款，而以印花税作抵为条件，倘十五天内不交款，借款即不成立。比国承受代销该行债票之电讯，随后亦递达，然该行已停业，势难恢复矣。

呜呼，中财政当局名为救济该银行，而迫其于十五天内交款，毫不问其根本救济之方策，并不问借款后存于该行之二万万佛郎是否安全，腾笑全球，无耻已极，国家之面目为若辈丧失殆尽矣，是可忍孰不可忍哉！

迹者中法实业银行事实业已停业，然尚有一部分人因此行关系法国对华投资事业之前途甚巨，且七月一日为德华银行在华恢复之日，而中法实业之行务适于是日完全停止，法人引为大憾。故该行得中政府承认其借款之电报后，此一部分人犹冀设法使该行复活。该行是否复活，目前尚难预测，窃愿国人与侨欧同胞一致反对借款，认定救济该行与借款为两事，弗以两事混为一谈，以自贻伊戚。记者将离法赴德，对于中法实业银行事，或难再有报告。惟有一点，听正吾国内同胞者，即今日财政当局专赖借债以自肥，今后私与他国银行勾结，不恤断国家命脉以求达借债目的之事，恐犹方兴未艾。国人设无觉悟，若不一而严重监督祸民之政府，一面谋正本清源之计，以求财政问题之根本解决，则后患之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吾人而诚求表现自由独立之精神，则对于如何免除资本主义之压迫，如何树立根本革新之大计，实为当前研究之极务。“其亡其亡、系于包桑”，国人其念诸。（美国独立纪念节作）

巴黎之拒款运动

愬 生

吴鼎昌之来欧也，传闻与朱启铃偕行，其在沪启程，不知如何秘密，以致京、沪报纸罕有登载者。此间人士自朱启铃来，即多以疑虑，忽闻吴到，更觉大吃一惊。吴所经手者，为中法间五万万佛郎大借款，详细条件，不可得而闻。但据外间传闻，此项借款，多数用为维持中法实业银行之用，中国政府仅冀余利自沾。盖自中法实业银行因营业失败，停止交易以来，法财政总长杜眉氏，于六月二十九日，曾召集各大银行家，商议维持之法。六月三十日，法报忽登驻京法代办某致其政府电，谓中国对借款合同，完全同意，惟提出条件三项：（一）十五日内，交现洋五十万，否则合同无效；（二）雇法人为印花税监督；（三）借款须于三月内发行。此项消息自经法报披露后，中国旅法人士大哗，决计为群众运动，以根本打消之，于是有拒款大会之举。吴鼎昌闻耗，遁而之英伦，遥为节制，巴黎方面则由其党韩汝甲及公使陈篆氏，直接交涉。

拒款运动之第一声，即由此间旅法人士，以法文宣言，表示反对。其大意谓中国人民，在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无论何种借款，皆不承认也；其次认为应课以责任者，即为巴黎中国使馆。于是群以公函质问公使，究其事之虚实，求使馆为保证。陈篆氏

复函否认，而辞意模糊，于是乃有七月三十日之大会，开会于巴黎哲人大厅，约陈箴赴会说明。乃陈是日竟不到，众愈愤激，陈亦危惧，乃循众请，愿于法报声明其本人对借款之意见，众方隐忍以待。而法报纷载借款草约已于八月初在巴黎签字矣。

第二次拒款大会，于八月十三日举行于哲人大厅，将对使馆为示威之举。使馆既有戒心，公使陈箴氏借口消夏避居外邑。是日派其秘书王曾思、沈颢宸二人赴会，陈述一切。王曾思者，驻意公使王广圻之弟，陈箴氏之灵魂也。外间传闻，自陈箴他出，凡使馆预闻借款一切事件，皆由王代理，且闻签字草约，亦王代执笔，以是群情愤激。王既悍然赴会，且以骄倨态度，狡辩丑诋，一时秩序不保，群众乃施其实际制裁之力。王既经痛创，头破血流，乃稍斂其气，俯首认罪，签字承认下之二条件（略——见本册第81页）。

以上二条，由陈公使代表王曾思亲笔缮写二份，一份由王曾思亲笔签字，一份带寄陈公使签字，于一礼拜内寄交委员会。

斯事实结束于八月十三日，阅三日而陈箴签字已到。此项条件，决议译为法文，影印寄法外部，并附以法文宣言。

中法借款之不能因此一举，而根本打消固也，而国人不可不尽其力之所能及，旅法华人将以一贯之能力与企图，继续不已。更望与国内自治各省及民众团体，互相应和，以期其贯彻焉。

《时事新报》1921年10月5日

旅法华人反对借款之激烈

筱 青

中法大借款五万万元的事，想来早已哄动全国了，旅法华人屡次开会反对，记者也曾前次通信中说过。公使馆方面任你怎样质问他，总是含糊答应，不是说“绝无其事”，就是说“现已中止”，出名的却是使馆一等秘书王曾思，不是公使陈篆。吴鼎昌也从伦敦来了，几封信说得尤其干净，非特他自己没经手，并且他还不知道，他要知道也还反对呢。政客之丧良昧心，脸厚无耻，于此可见。他们说得这样干净，然而法国报纸上却常常载着借款若干万，某某签字，某某税作抵押，想来一定是真的，不是他们发神经病造谣了。

拒款会一方面通电国内，请群起反对，一方面又在哲人馆召集会议，商议对付方法。这天是八月十三，到会的有三百余人，有学生，有华工、商人，有几个不三不四的政客，余外还有几个女学生。共推毛以亨君当主席，报告这几日所得的借款消息，请大家讨论对付方法。正在这个当儿，忽然来了一部牛鸣也似的汽车，停在门口，继而皮鞋格格进来二位阔人，穿着簇新的佛兰绒西衣，白而硬的领，手斜插着，威廉式胡须，手拿着手杖，一个个气象昂昂，大有不可一世的样子，一个还和缓些。直走到主席那里，说了几句话，这才知道那气象昂昂的是公使一等秘书王曾

思，别一个是二等秘书沈某。到会的人，无不欢喜，以为请还请不到呢，他们却自己来了，实是万幸，遂请王曾思报告借款经过情形。

王秘书当时上台，满脸堆下笑来，先念了封陈公使的信，大意是说他事忙不能来，凡是请问王秘书，末后说“借款这件事，也不知从那里捏造的，实在没有这件事，诸位也不知看的甚么报，请拿来给我瞧瞧，我们在公使馆却莫见过，至于说陈策签字，也是造谣，他要真有这事，他就是个王八蛋。”在他的意思，以为陈公使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外交官，我给公使当代表间接也就是代表中国，官威何等赫赫。况且这些勤工俭学生正向我们乞怜闹饭碗问题，一定不敢怎样，再加上我这张颠倒是非的利嘴，总不至于吃亏。谁知这些人早上过这些政客口是心非的当，如何信得过，内中一个说道：“这些卖国贼，不打如何肯招。”前边的听见一个“打”字，拍的一掌，已经打到台下了，于是你一拳我一脚，打了个落花流水。远些的用椅子乱掷，可怜那滑头上早已印了个三角式窟窿，鲜血乱流，湿透了两条毛巾，簇而新的衣服上，也当了个大纪念。再看那位沈秘书，已经吓得口呆魂灵儿早飞出天灵盖窝。当时早有人守着电话大门，因此外边消息，一点不通，可怜二位阔人成了釜鱼瓮鳖，插翅也飞不出去。当时王秘书直嚷头痛，还满口的法文“恕我恕我”，要求让他到医院去看病，立起身来就要走。这些人以为事情没有结果，怎么肯让白走了呢？遂上前拦住，并说：“你要走就立刻打死你。”究竟是命要紧，他那里敢再走，只得仍然坐下。有的问：“借款这事到底有没有，限你五分钟答复，若不实说，今天休想出门。”他睁眼一看，也无可奈何，还说：“你就把我这狗命要了，也不算甚么，没有的事，我怎么新造谣呢？”也可算“至死不屈”，“不辱君命”了，若果借款成功，一定

得多分几个“回扣”。

有的说：“还是推沈秘书说罢。”不由分说就推上台去，他还没开口，别的问：“你是公使的代表吗？”“我我……不是。”“你是干什么的？”“我……”旁边一人说：“他是来入会的。”他接着说“……哦我是来入会的。”“下去！”他眼睛看了看，下去了。没有挨打，总算是便宜了。有的提议说：“王秘书说没有借款这回事，请他写几句保证以后的事罢。”他说：“我头痛的实在不能写，请你们写我签字，好不好？”众赞成，遂由某君代笔写了二条：（1）在法国方面如有损失权利的卖国借款发生，使馆人员即全体辞职，以谢国人；（2）如不得已而向法政府借款时，必须得在法华人所组织之监督委员会的许可。他说：“好好，我签名。”立刻签上他的大名，并说：“陈公使我却不能代签，诸位懂得法律，必能谅解。”大家遂另写了张，着他带回去，事陈策签好后送来一张，这他与沈都一一答应，大家以为这总算换有些小结果，遂宣告散会。

当人散去有三分之二的时候，忽然后边又一片嚷打声，胆小的早就跑了，胆大的仍然回去，才知被打的是夏某，听说他与王秘书有些瓜葛，屡次想打电话叫警察，因而被打的，有无别项原因，记者不得而知。今日到会的人，一个个兴高采烈，都说“打的好！”记者却私自为王曾思叫苦，为陈策暗庆，何以呢？王曾思并没挣陈策的三两八、四两二，白白地替他挨了顿打，实在冤屈。陈策的侥幸，总算是恶尚未满，阳寿未终，他若到会，我知道明年这日准是他的周年。后事如何，下次奉告。（十·八·十六日寄自巴黎）

（《晨报》1921年10月14日）

附 录

旅法华人反对中法借款之始末*

愚 公

朱启钤氏衔命来法，人但知其为代徐世昌受博士学位，及答谢法政府，而不知其尚带有秘密任务在此暗中进行。彼既讳莫如深，人自无从探悉，殆几为所瞒过，直至今日而始暴露，遂惹起留法各界之轩然大波，反对声浪，汹涌如潮。

朱氏之秘密任务为何？即所谓三万万法郎之中法大借款是也。此项借款之目的，传者不一其说，有谓交通系欲助奉排直，苦无军费，而在国内及日本借款，均难免舆论之监视，且恐遭银行团之反对，故来此秘密借款，较易进行；有谓中法实业银行，亏耗太多，屡有倒闭之说，交通系诸人及北京大官僚与该行均有关系，故欲借款维持该行，即以拥护个人利益。吾人远在海外，莫明国内真相，固难断其目的之属于前者或后者。要之此等借款，徒为国家增加债务，于国民生计，真可谓丝毫无关，若竟以之用于军费助成直奉战争，则尤为罪不可道。此记者所为驰告国人望加注意者也。

该借款之总额，为三万万法郎，实交二千五百万法郎，余悉作为维持中法实业银行之资，无抵押，亦无折扣。盖法国方面，重在维持中法实业，名为三万万大借款，实只交二千五百万，而又因此可以保存其多年经营远东之金融机关，此法人所以乐为无抵押无折扣之借款也。闻法总统及总理，对于

* 题为编者所加

兹事，皆极赞成，只财政长尚持异议，下院亦尚未通过，本日方付讨论，结果如何，尚不可知。

中国方面，交涉借款者，为随朱启钤氏潜行来法之吴鼎昌，及在法国筹设中国学院之韩汝甲二氏。吴氏固有名之借款好手，曩与日人西原龟三郎氏勾结为雷厉风行之卖国借款，国人当犹记忆。彼亦自知为人注目，故行踪极其诡秘。最初儿无人知其来法，后有某君泄其事于此间华人所办之《旅欧周刊》，有人著论大骂，于是留法各界乃始哗然，尤以学界反对为最烈。

日前留法学生在巴黎特开大会，讨论对付方法。多数主张立即驱逐吴氏，不许逗留法国。一面作法文寄登法报，发表旅欧华人之公同意见，略谓此项借款无非助中国军阀财阀之作恶于中国，国民有害无益，是以华人公意，誓死反对，希望法国舆论亦勿赞成其事云云。有一二家报纸亦居然容纳，代为披露。吴氏闻之，甚形恐慌，现已逃往伦敦。在巴黎时，亦一日三迁，不能安居。然其借款计画，则仍不因此中辍，正在秘密进行。此间华人拟再递一法文意见书于法国下议院，表示极端反对，一面运动社会党议员在院内主张打销借款提案，能否有效，虽未可知，然于此事决不轻易放过也。又有主张向前次来华之班乐卫氏，请求其在政府方面运动打销借款者，但据记者所闻，班氏似倾向于赞成借款派，日前有曾随班氏到华之委员某氏，在巴黎《新闻报》著论鼓吹法国资本家借款维持中法实业银行，即此可见一斑。故望班氏从中反对，恐亦无效。

朱启钤氏上次由伦敦重到巴黎，闻知此事泄露，心中甚为懊恼，当即忽忽离法，仍委吴等暗中交涉，此事能否因旅欧华人之反对而打销，目下尚未易断定。有人传言，朱氏拟俟借款成功，提出一成维持留法勤工俭学生，以和缓反对论调，彼辈腐败官僚，眼中只有金钱，以为他人亦复如是，此种收买政策，适足自暴其丑耳。

* * *

吴鼎昌潜随朱启钤氏来法，会同此间交通系韩汝甲，运动三万万法郎大

借款，以供国内军阀、财阀之用，记者已于日前通信述其梗概。

旅法华人，对于此事，异常愤激，近由留法各团体联合会，致函驻法公使，请问此事，云吴鼎昌等潜踪巴黎，密谋借款三万万法郎，不恤重人民之负担，延闳墙之纷争，道路频传，法报金载，国务会议已经通过，财政委员会正在审查，其为事实，左证昭然。公等国家重寄，驻节此邦，借款之事，断无不知之理，而缄默自守，不闻一电国内以陈利害，其甘心助虐欤？抑尸位素餐欤？二者均所不取。究竟公使对此若何，尚祈二三日内明白答复。又致吴鼎昌函云，知公在巴黎，又密谋借款，希图卖国，今请明告公，公如自爱，可速将此事打销，并即离欧，否则上天入地，必有人与公相见。陈公使接此函后，尚无明白答复，吴氏则已逃往英伦，自不敢露面与人相见。因此留法各界，反对虽烈，而一时尚不得要领。

群情愈加愤激，于是一面派代表三人，晋谒法政府，陈述华人反对兹事之理由；一面预定于六月三十日再开旅法华人全体大会，于巴黎之哲人大厅，讨论打销此项卖国借款办法，并用五团体名义，著为法文传单，散布于巴黎街中，一时颇惹法人注意。留法各界，自前岁华工与学生联合共国代表团，不令赴和会签字，至今日已为第二次干预政治，较诸往日留学界之销沉，固已大相悬殊矣。所谓五团体者，即（一）国际和平促进会；（二）留法学生总会；（三）东亚问题研究会；（四）旅法华工会；（五）巴黎中国新闻代表团，即《旅欧周刊》、《华工杂志》、《华工旬刊》等社代表联合组织）是也。其所刊布之法文传单，大意谓旅法华人，闻吴鼎昌等在此运动借款三万万法郎，借口维持中法实业银行，而实际乃用以供中国专横腐败之军阀官僚滥用，无一一致反对。特向法国声明，中国人民万难承认负担此个违法卖国之债务。盖此项借款，果真完全用以维持中法实业银行，吾人自亦无庸反对，而无如中国政府，意不在此。往者英国政府，为中国在非洲之华工，贷与中国政府百万美金，又为中国北方水灾所募集之澳洲公债百万英镑，又中法实业银行所贷与中国政府之市政借款一万万五千万法郎，皆为彼辈官僚所滥费或中饱，何尝用以兴实业，救人民，然则今之借款，又何裨乎？此中国人民所以不得不起而反对者也云云。

惟法国人民对于东方之事，向来不甚留意，对于中国政局，尤为十分隔膜。其政府则专注意求经济尾闾于远东，以谋战后财力之恢复。吴氏借维持中法实业银行之名，运动借款，较易得法人之同情，吾人以防止内乱之意，反对借款，似难期法人之了解。盖除高唱世界主义之社会党外，其余以法国利益为本位者，无不赞成借款，以维持其远东之金融机关，为在华发展之根据，此则令人不胜叹息者也。闻法国财政总长，近方卧病，故兹事迟迟，未获成功，尚有破坏之余地。惟欲望此项卖国借款根本打消，恐非国人群起一致反对，徒令少数留法人士奔走呼号，亦正未能收效耳。

* * *

此间旅法华人，对于吴鼎昌等密谋借款三万万法郎之事，反对之声，非常激烈，日来传单通告，遍布巴黎，文言白话，中文法文，各种俱有。

六月三十日午后二时，特由五团体联合组织之反对借款委员会，召集全体华人大会于巴黎哲人大厅，各处华工及勤工俭学生之不能来者，皆举有代表赴会。首由主席赵君发言，略谓吾国官僚卖国借款之事，年来层出不穷，吾人已屡倡反对，然彼辈竟尚肆无忌惮，此次中法借款，吾人务期打消，望大众商议讨论办法。次由书记李君树华报告近日五团体联合会反对借款之经过情形云，吾人始闻吴鼎昌来法，密谋借款之事，犹以为恐系谣传。继见法国报纸已公然披露其事，且有以购买全国交通材料为条件，及实交七千五百万法郎之说，乃知吴等确有此卖国行为，遂由五团体临时联合，商议反对。一面出法文宣言，一面致函陈公使，严重责问，并警告吴鼎昌氏，责其自行打消。其所主之结果：（一）法国报纸，多赞成吾人反对之理由，如《新世纪报》除披露吾人所发之宣言外，并附加以赞语；（二）法国下院议员，颇有同情于吾人者，如穆岱君等接宣言后，即派人来联合会，索阅关于此事之参考材料，以备在院内发言，反对借款；（三）法国政界要人，闻吾人反对中法借款，非常注意，如班乐卫君，即曾派人来会，探询华人意见，可见法人尚能重视我国舆论。吾人反对借款之举，目下已有影响，惟陈公使复函，始

则谓同人对于此事，诸多误会，继则谓借款計畫系由法国银行家提议，中国财政部特委吴鼎昌交涉其事，现因条件未协，法国银行家已将所提出之計畫撤回，此事业经作罢。前后矛盾，语意含糊，同人曾再致函诘问，并请公使于今日亲临本会出席说明，但彼至今未到，亦未派代表来，请大家研究如何对付。继由总领事廖世功，手持一纸预拟之演说稿，上台宣读。其反对借款之意见，大旨皆不著痕迹之空泛文字。闻廖与陈箴，积不相能，彼所以出而反对，其原因或别有在，特以官僚而能如此，亦殊难能可贵耳。廖氏演说之后，继之者为研究系之张嘉森，议论滔滔不绝，演说约一小时，与廖领事之宣读论文，适成反比例。廖、张诸人演说之后，适多年著名为国际活动及对于此次反对借款甚力之广东郑毓秀女士亦到，众请其出席演说，郑仅起立发言，谓渠到会已迟，并无预备，且所经过之事已由李君报告，无庸再为赘述云。此间旅法华人，每有对外交涉，皆由郑女士与谢东发君任之，郑所结识法国政界要人甚多，前年反对签字和约之举，郑四处运动演说，法人曾将其登台演说之情形，摄成活动影片，盖一极有功于国家之女子，故众人对之颇致敬意。郑发言后，主席复询各处代表，有无议论发抒，各代表咸谓吴等卖国借款，吾人但有反对，并无异议。

于是主席乃提出四条决议草案，请众逐一讨论。（决议草案略，见本册第465—466页）。四条皆得全体同意，表决通过，乃由五团体联合会执行。惟对于第一条，请公使负责打销，否则相当对待等语，华工代表某君，曾诘问大众，所谓相当对待，究竟为何？有人在台下大呼曰：“手枪！”于是全场一致鼓掌欢呼而散。惟中法借款未成，而中法实业银行则已宣告破产矣。

* * *

中法实业银行之倒闭，已成为法国政界重要问题，秘密电文之发现也，议员之质问也，政府之答辩也，报纸之攻击也，一时舆论哗然，几等于对德问题。究其所以致此者，无不曰中法实业银行倒闭，法国对于远东之经济政策，将失所根据，而蒙一大打击。故在政府方面，既深惜该行之不能维持，

而在议院方面尤有迫令政府设法恢复之势。

本月六日，法总理出席于上院财政外交委员会，报告兹事经过，略谓中法实业银行之倒闭，实大有碍于法国在远东之信用，与经济发展之前途，政府非不设法维持，无如事实上已陷于不可能，终致不克挽救。又谓财政部未尝预察此危险形势，早谋适当之处置，彼亦深引为遗憾，盖颇不满意于财政总长杜默氏之反对中法借款也。法总理演说之际，并持两道重要电文，宣读于大众。一为本年一月十三日，政府致驻英公使散阿勒尔氏电文云，火速通告英国银行总裁，及马克格落瓦君，现由巴黎银行及印度支那银行等组织一银行团，维持中法实业银行。政府为确保其远东坚固之形势，对于兹事，亦不能脱离关系。电文下署前内阁总理莱格氏名。一为法国驻华代理公使莫格拉氏，六月三十日由北京致法政府电文云，中国政府完全同意于下列条件：（一）如十五日以内不交付五十万金，则条约作为无效；（二）任命法人为邮税监督官，以作担保，须俟发行公债之后；（三）应于三月以前发行公债。又报告中法实业银行倒闭后，法国政府所接中国方面来电：（一）上海中法商业协会致法总统电；（二）中国天主教会来电；（三）法国驻华代理公使来电；（四）云南法领事来电，无非希望法政府设法补救云云。上院各委员对法总理之报告，尚认为满足。

惟次日法总理复出席于下院，则惹起激烈之争辩，最足令人诧异者，则前总理莱格氏之否认曾签字于所发驻英公使电文是也。是日法总理首先向议员陈述政府对于中法实业银行之经过，略如在上院所演说。且谓中法实业银行，将于二十五日决定摊还存款办法，政府亦拟于二十五日以前力谋救助该行，请求议员乌特烈君延期质问。乌君即攻击财政总长不赞成中法借款，致使中法实业银行毙命，特论最为激烈者也。当由议长付众公决，赞成延期质问者共计三百五十八票，反对者二百零七票，卒以多数通过，可见法议院多数意见，咸希望政府设法挽回中法实业银行也。此事既经决定，于是法前总理莱格氏乃起而发言云，近日各报披露政府致驻英公使电文，关于中法实业银行问题，谓为予所拍发，此实根据于总理在上院委员会之报告，然予实未尝签字于该电，且并未预知其事，应请总理改正。当时有人惊问究竟此电

系谁签字，法总理答谓系由外交部秘书长签字。莱格氏又起而声明，在渠任内，绝未尝发此电文，此实虚伪之签字云。法总理则谓自彼继掌内阁，即知有此电，似非虚伪。旋有乐勒君发言云，签字于该电之外交部秘书长为斐里薄柏尔德乐君，彼实上院议员，兼中法实业银行领袖，昂特烈柏尔德乐君之兄弟，予信院内多数意见，皆希望政府维持该行，然殊不愿出于救助私人之利益。法总理闻此言，当时颇觉难堪，立即起而为之辩护云，斐里薄柏尔乐君，实为忠于其职之人，决不致有此徇私之举，果尔则予亦不能不任咎，措词颇为激昂，然终不能释议院之疑。盖以如斯重要之电文，而当时之内阁总理乃未经过目，而被人代为签字，此亦可谓政界之奇闻矣。社会党议员对于兹事，则皆以冷笑态度对之，嘉显君于法总理发言既毕，曾高声言曰：“吾国外交大抵如是。”此亦对于法总理所放之冷箭也。据法人云，财政总长所以不赞成中法借款，其中亦有特别原因，即彼与某大银行极有关系，而某大银行，正有利于中法实业银行之倒，以便垄断中法间之金融权。此中秘密，是否属实，吾侪外人，莫由侦悉，亦姑志之而已。

* * *

本月十三日第二次拒款大会详情，记者业经驰告国人。当时由王秘书签字承认之两款，已由陈公使亲笔补签，于十六日函告拒款委员会云，兹正式证明八月十三日本馆秘书王曾思、沈颢宸在会场报告各节，均系实在情形；并切实声明，此次中法借款问题，除电询北京外部，及向巴黎外交部、财政部探询情形外，本馆对于北京政府及法国政府，均无正式或非正式之接洽；并再声明，此后如有中法借款问题发生，本公使仍坚持民国八年十二月在外交部时，对于领銜公使朱尔典当面拒绝借款之态度，决不为中法借款之签字；再如在北京秘密进行，不经本馆接洽者，本馆全体不能负责任。特此布告。陈篆署名。同时并抄示其致北京外交部电文云，外交部鉴，借款维持实业银行之议，旅法、旅英各界，迭次开会反对，祈看重公意，转由财政部根本打消，并盼电复以解群疑，篆叩。又据公使馆致拒款会函称，已将陈篆亲

笔签字承认之三条原文，译成法文，送法国外交部云。惟此事未知果可信否。总之，旅法同人一击之威，已足寒陈箬之胆，而使其不敢签字附和卖国，则固甚明了之事实也。

拒款委员会于是募款发电通告国内云，自五万万之借款草约签字后，群情愤激，因于八月十三日开第二次拒款大会，到会者多各界代表，共三百余人，请陈箬蒞会说明借款经过，及使馆对此态度。陈迫于情势，派其一等秘书王曾思蒞会，王初一味抵赖，见众怒难犯，始云即有借款之事，签字亦在北京，并谓渠等反对借款之心，一如侨法同人，当即议决二事：（一）反对一切丧失国权之大借款，此次五万万之大借款，由陈、王负责打销之；（二）特设拒款委员会，以后关于借款文件，须由使馆检交该委员会审查之。经王首肯签字，陈亦补行签字，并来函声明，决不为中法借款之签字，但如在北京进行，使馆不能负责等语。按草约签字后，吴鼎昌即潜踪回国，可见正式签字，必在北京。同人等力竭声嘶，反对借款，仅得部分之结果，若根本打销，非国人共起进行不可，尚祈速起响应，毋功亏于一篑，不胜祷盼之至，旅法工商学各界拒款会叩。

同时，留英工商学各界国民大会委员会，亦致函陈箬反对借款云，驻法使署公鉴，敬启者民国十年八月十六日，留英学生总会、工商界、各公堂、各街坊团体、工商公会、国际联盟同志会，协同开国民大会于伦敦，为下列之决议：“此次朱启钤、吴鼎昌、陈箬并其他人等，蒙蔽国民，违背宪法，擅与法国政府财团秘密为卖国之大借款，在英各界同人，誓不承认，应由各团体、各个人随时相机为各种之反对，与消灭之行为，尽力使此次借款不获成功。各团体、各个人对于此次借款诸人，担负监视、惩罚及剪除之责任，在相当必要时，不择手段。”以上决议，除已电达法政府并参众议院议长外，相应函达贵使署查照。果贵使署能对同人为担保，使借款不成之切实宣言，并负最大责任之切实保障，则同人等正乐人之迁善，不问已往，否则不待卖国成功，诸公必受国民之惩罚也。留英工商学界国民大会委员会启。此函足见旅英各界人士对于借款之愤慨。

惟留美学生则竟有来函替朱启钤辩护，谓借款纯系谣传者，此则令人殊

难索解也。现拒款委员会对于陈箬仅致电外交部，而不径陈府院，且未表示个人态度，认为并未履行其所签字承认之条文，已去函严加质问，如不得满意答复，将再召集大会，请其出席说明，未知陈氏如何对付。总之，此事欲期根本打消，非国人群起反对不可，旅法各界反对之力，仅能使其不敢在法签字，至于移向北京签字，是又在全国人民之监视，而非海外侨民所能为力矣。

* * *

中法借款问题，因旅法华人之激烈反对，陈箬已不敢签字，大约此事必由吴鼎昌回国继续进行，正式订约，恐在北京。此间各界所组织之拒款委员会，曾有通电回国，详述兹事颠末，促国人起而抗争。盖一则恐助内乱，为军阀挪作战费；二则恐丧国权，如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为抵押品，条件未免过酷；三则恐开恶例，盖中国政府借款维持外国银行，实为从来未有之举，此固不待记者之赘陈，国人之留心时事者，当能识其利害耳。

惟陈箬虽不敢再附和借款，亦未尝向政府表示反对态度，仅致外交部一电，报告此间舆论，请转告财政部而已，其手段之狡猾，犹是前清官僚之故技。此间华人对之异常不满，昨复由拒款委员会致函诘之云，公使赐鉴，来示诵悉，所致外交部一电，仅报告此间之反对借款而止，阁下自身并未表示反对之态度，更未有以去就力争之语，是与决议案第一条显有径庭（八月十三日大会议决二条，第一条即为公使允反对借款，以去就力争，经陈箬亲笔签字承认）。公使将欺人乎？侨胞非三尺竖子，岂能听其愚弄，将以自欺，图敷衍塞责以了事乎？以公使之明，又决不至此。今愿公使舍其昔日阴伪弄权之手段，推赤忱以与侨胞相见，即径电总统府、国务院及全国各界，对于借款，与侨胞取一致行动，表示积极反对之态度，不成则继之以辞职，如是则人对己始可无愧。且吴鼎昌之来法借款也，公使与王秘书实为之效劳，事实昭昭，无可为讳。八月十三日之会，王秘书对众宣言曰吴鼎昌以宝道为外国人不可靠，故邀其帮忙。宝道之尽力借款，众所共知，据此则王秘

书对于借款，较宝道尤为详悉，殆当然之结论，虽百口亦莫辩矣。借款之事，既与闻于先，则其打消，非请公使绝对负责不可。侨胞之所争者，在打消借款，不仅在签字地点不在巴黎，签字者不为公使而已也。往者不谏，侨胞以君子持人，窃不愿公使之玩视亲笔签字，否则惟有再开大会，请公使向众宣言，同人等不能负责，拒款会临时委员会启。

此信毫无客气，直揭破陈氏之假面，故至今未接回信。陈已遁居海滨，王秘书亦请假养病，公使馆仅留一二办事员，其规避责任，玩视公众，有如此者。抑闻陈氏不仅逍遥海滨，放弃职务，且对于学生尤为含恨刺骨，以为反对借款，纯系勤工俭学生所为，故拟取一种报复手段，定于本月十五日停发维持费。因现在巴黎及各县尚有勤工学生数百人，无力自给，每月由中法合组之监督委员会发给每人维持费百五十法郎，自拒款运动发生后，法人方面亦以为中国学生反对中法借款，有违亲善之旨。某委员甚至盛怒对中国学生云，汝等反对借款，即是反对法国，不应再领维持费，意若中国学生一经来法，即失其国民之资格者。其言之无礼，实足令人发指，然此未始不由中国汉奸从中煽惑耳。

昨拒款委员会，复为此事拍电国内各团体云，陈策以勤工俭学同学加入拒款运动，乃以停发生活费为报复手段，数百同学，行将待毙，恐即激成巨变，希商各地商会，筹集巨资，以济眉急，并乞对于勤工俭学问题，筹商一彻底解决之办法为幸，拒款会叩。目下赖维持费生活之同学，闻此消息，异常恐慌，正在集议对付。据监督委员会称，现有九百船位，凡不能在法自给者，一律遣送归国，但勤工俭学生几无一人愿归者，若果强迫送归，恐不免激成事变耳。

* * *

旅法华人之拒款运动，已详见记者迭次通信，其中反对最烈者，除华工外，自当首推学生，陈策因此含恨刺骨，遂用最毒之手段，以为报复。其法即从九月十五号起，停发维持费，使勤工俭学生之赖此生活者，无法可设，

不得不出于归国之一途。于是彼乃悉行遣送归国，从此留法学生之数顿减，纵有卖国借款之事，亦无群众运动反对矣。官僚之用心险恶，不顾大体，类皆如是。

殊不知此计若果实行，立将激成事变，纵无暴动，亦种恶因：第一、勤工俭学生月领一百五十法郎，仅足以吃冷水面包，今并此最低度之维持费而不得，势将至于饿殍，演出难堪之景象，实为国体攸关；第二、勤工俭学生中不乏有志之士、可造之材，今因一时不得工作，无以达其求学之目的，政府又不予以维持，使其半途而废，在今日中国教育尚未发达之际，不能不谓为一种损失；第三、勤工俭学生中愿意回国者，百人之中，难得五人，盖彼等出国，各怀壮志，中道而废，实非所甘，若必强迫归国，难免无愤而自杀者。故以记者旁观眼光批评陈氏此举，对于国家，实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能不谓为一种颀颀之行，惟冀其能因学生之反对而觉悟耳。

盖据记者所闻，法人方面，原有维持学生之意，且所谓中法合组之监督委员会，曾宣言对于候工学生，至少可维持至十一月底，今忽于九月中旬即行停止维持，且拟遣送归国。又中法实业银行华人存款，法外交部原允交涉先行提付，今则只有华工存款，可以支取，而学生存款，则不允付，此皆拒款运动之反响。法人误认华人反对借款，即为反对法国，故不愿再予维持。而中国使馆，不惟不代解释，且乐借外力之力，以报复学生，其咎实无可道者也。

现在勤工俭学生之领维持费者，对于陈氏此举，已引起极大之恐慌，汲汲皇皇，日谋对付。本月六日，特开大会于华侨协社，到会者除蒙达尔尼、沙多居里、圣日耳曼、巴西阿伯、谷腊米诸校代表外，住巴黎学生到会者计二百七十人，当经决议进行大纲如下：（一）成立各省勤工俭学生联合会临时委员会，其职务如下：（甲）筹备组织各省勤工俭学生联合会；（乙）执行目前紧要事务；（二）要求旅法各机关有力人士，共谋解决勤工俭学一切问题；（三）誓死不回国，如先行报名归国者，即认为破坏团体，当全体鸣鼓而攻之（但有疾病及特别事项者不在此限）。（四）实行运动中法（即里昂中国大学）、中比两大学开放；（五）通电全国父老及南北政府，请求援

助；（六）要求退还之庚子赔款一部分，作为勤工俭学生求学基金；（七）征求此次运动经费，除由各同学及旅法各人士特别乐捐外，凡勤工俭学生每人须捐一法郎，有不捐者，即认为非同志，不能共同甘苦；（八）十五日以后，驻法中政府各机关（即公使馆、领事馆、留欧监督处、中法监督青年委员会、里昂大学中比大学筹备诸职员等）如无圆满答复时，当召集全体来巴，施行最后对付方法云。其所谓最后对付方法如何，目下虽未能预知，然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曾一度实行围公使馆，陈篆当时答复不得要领，致动众怒，几成暴动，陈乃仓皇遁去，仅以身免，是则此次将激成何等景象，亦不难想象而知耳。

闻陈氏亦早具决心，誓不再与学生见面，如果大众聚集使馆时，将请法国军警一律勒送马赛，强迫全体归国，此计亦殊恶辣，不知学生如何对付。最可叹者，此时容有中国学生之各校校长，因委员会停付学食费，已令学生预备出校，大有咄咄逼人之势。是以勤工俭学生发出通告，有云“九月十五日停止维持费，即刻要发生生命危险，数万里外，举目无亲，电请救援，缓不济急。至此时则凡中国人皆亲旧，皆骨肉矣，一部分人饱暖，一部分人饥寒，同胞之谓何？诸君诸君，有力者既作旁观，待毙者不能终守常轨。”其言之悲愤如此，不知我国内父老，亦闻而有动于中否耶？

《法国特约通信》、《新闻报》1921年8月10、17、18、26日，
10月13、19、26日

中法银行停业之前后

郭仲威

中法实业银行，自停业至今，已逾半载。在此半载期内，中法两府各因切己利害关系，皆竭力设法以图挽救。兹将前后经过情形，据所闻见者，略述如下，以供留心该项问题者之参考。

该行当欧战时，在东方作投机事业，获利甚丰，当事者因之胆愈壮，所作投机营业亦愈大，所收屯货物，以丝米为大宗。欧战停止后，因银价涨落不定，及他种种关系，货物销路忽滞，贬价出售仍少主顾，该行乃大受损失。且该行平日放出之债项甚巨，遇有急需，一时难以收回，周转渐渐不灵。去年正月间，即已有动摇之势，然尚可勉强支持，继因提取存款者日多，应付日穷，至去夏益形竭蹶，难再敷衍矣。在停业之前一日，巴黎各大银行均派代表，集会于前财政总长杜默氏私宅，商议最后维持该行之策。各代表对杜氏言，倘政府肯作担保，则各银行愿贷巨款于该行，俾将其内部重行整顿。杜默氏不应，此会遂无结果而散。该行至此，知一线之希望已绝，翌日（即六月三十日）不得不正式宣告停业。

或谓倘当日杜默氏应允各银行代表之请，则该行当易维持，不致停业，决不至有今日重图恢复之难。以彼时该行空虚内容，尚未全暴露于外，则主顾仍必多也。故该行停业数日，法议院向政府提出质问，责杜默氏坐视不救，居心叵测，此责问实有所因。一说谓杜默氏系东方汇理银行之重要股东，幸中法实业银行之倒闭，则汇理银行可起而代其营业及权利，缘汇理当中法实业银行存在时，几无生意可言也。一说谓杜氏与中法实业银行总理贝

齐洛氏，因政党关系，意气不和（贝氏系上议院议员），今乘机报复。观去年七月八日议院纪事载，议员中有因贝氏之弟（时为外交部秘书长），见乃兄所经理之银行动摇，曾冒签前内阁总理雷葛之花字，发出图挽救该行之电三通，有假公济私之嫌，攻击甚烈。前内阁总理物理安氏素器重贝氏之弟有办事才，外交事务，正资臂助，遂竭力为之掩护。至去冬攻击者仍不止，贝氏弟不安于位，卒辞职而去。现此派议员遂专弹劾经理该行者之不善，以致亏空倒闭，责有攸归，请政府严行查办，此不啻间接攻击贝氏也。

又当该行将停业之前，旅法华侨忽风闻中政府密派吴鼎昌来法向法政府商借巨款之说，各界虽开一次大会，表示反对，然以吴氏行踪诡密，无从探得真实消息，皆疑此为谣传，将溘置之矣。乃该行停业未几，各法报登载吴氏商议借款之情形甚详，款数为五万万佛郎，拟在巴黎市上发行中国公债票，募借之法，以中国全国印花税为抵押品。其用途闻以五分之二·五购买法国各种实业机器，以五分之一交中国政府作政费，以五分之一·五永存于中法实业银行，作维持该行之用。各界华侨始知此事果确，并闻吴氏进行甚急，公使馆亦曾参与，行将成功，于是咸大惊愤，遂有开第二次拒款大会及殴伤使馆秘书之激烈举动。经此风潮后，渐闻中政府将此议取消，此是否因爱国内外国民之反对而觉悟，或因他种关系而中止，皆不得而知。

不久又闻该行无重开希望，其债务已于七月二十五日判交商务法庭清理。但法政府自该行停业之后，取收中国债权人要求偿还存款之函电，及本国驻华公使、领事、教会及侨商恳请挽救该行之函电，日数十起。华人要求偿还理由，谓调查该行所招股份，本未收齐，且欧战时在华营业获利甚厚，此次纵有亏损，不过余利或存款而已，并未亏本，今借口停业，迹近拐骗，故不甘心。法人恳请挽救理由，系以该行为法国在东方最有势力之金融机关，尤以在华所得之特别权利为最多，今政府若不出面挽救，不惟失此势力机关为可惜，且于法人将来在华商业信用上，亦必蒙大影响，加之该行停业不久，法之劲敌德人在中国所设之德华银行，即重行开幕，相形之下，更觉难堪，为与德人竞争东方利益计，尤不可不救。

法政府当局大为此说所动。同时，曾到华游历之班乐卫氏及野心政客议

员主张挽救亦甚力，前内阁总理勃理安氏遂决计挽救，乃一面派员调查该行内容及账项，一面拟将此案交付议院付表决。正在讨论时，而勃氏内阁忽倒，现继任之普嘉纳氏对此问题，仍依照勃氏之政见，于今年正月二十八日提出于下议院，以此日乃中国阴历新年，为商家习惯上结账之期，故欲于此日将此问题解决，以安慰中国债权人之心也。当经议院大多数通过赞成挽救，惟该行亏累过巨，挽救之法殊不易筹。缘中政府既已取消大借款之议，则此宗挽救巨费，须法政府出，而其一部分议员谓该行乃私家银行，不应动用公款，致将来他家援以为例，极力反对之。后有人建议以中国庚子赔款充挽救处〔该〕行之费，并具理由及说明书颇详，载于《巴黎日报》，兹略译之：

中国当西历一千九百年（即庚子年）有拳匪仇外之变事后，各国要求中政府赔偿损失及出兵费共银四万五千万两，限期三十五年还清，每年由海关收入税项下拨付。又因中国币制向以银两计算，恐日后银价有低落之损失也，复于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七日特于约中注明此项赔款银两，订定永以三佛郎七十五生丁为一两计付。今将各国摊得之数，照此款全数为百分比列分如下：

俄国	28.971%
德国	20.015%
法国	15.750%
英国	11.294%
日本	7.731%
美国	7.319%
意国	5.914%
奥国及匈国共	0.889%
其他各国	2.162%

一千九百零八年，美国为增进中美友谊计，将应得之赔款退还中国，作办教育及接近两国文化事业之经费，故北京有清华学校之设，及每

年派留学生留美之举。一千九百十七年，美、法、意、日四国，为奖励中国加入协约战国起见，特允中政府将每年应赔款停付五年，惟俄国是时以己国应得之数为最巨，仅允停付半数。至一千九百二十年，俄帝制政府已被推翻，现在之劳农政府及远东政府，欲联络中国感情，宣言愿将本国应得之此项赔款，全数放弃。又中国因欧战与德、奥、匈有对敌关系，将三国应得之赔款取消。综以上美、俄、德、奥、匈诸国，或退还，或放弃、取消之数，计之，中国此项赔款之担负，已减轻全数百分之五十七分。法国应得之数，现尚有十万九千零三十六万五千佛郎（390,365,000）。近中政府屡次要求法、英、日诸国，仿效美国，将此款为友谊的退还。今我法政府若将此款以恢复中法实业银行，既可维持法国在东方之信用，并可保全华人之利益，诚为一举两得。纵欲为接近两国文化事业经费计，在此款中提出一部分以供此用，亦无不可，云云。

自此议提出后，法国当局深韪之，且得所派调查该行之专员之报告，及挽救之計畫者，其計畫共七条：（一）以庚子赔款为资本之一部分；（二）将未缴足之股分缴齐（未缴足者约百分之五十）；（三）清理特别急债（约达七千万佛郎）；（四）所有各存款先付还百分之五十；（五）其余五十分存于该行，作为债权存款人，可得该行每年由此款所获红利百分之八十；（六）展期清付所借各银行之债；（七）选派新经理。查该行资本及应收入之款数，共一十万零七千余万佛郎（1,070,000,000），所有抵押品及各处分行不动产之价值，尚未估计在内。其应付出各种债务及存款之数，共一十三万六千七百万佛郎（1,367,000,000）。除已偿清四万五千八百万，尚欠九万零九百万，此数中包括欠各银行债一万四千零五十万，欠法国国家银行债一万三千九百万，各种特别债七千万，长期零债四千三百五十万，各种存款五万一千六百万。今若照上之計畫，第一条先行偿还各种特别债七千万，及第二条将各种存款照先付百分之五十之办法，偿还二万五千八百万外，则上所欠九万零九百万之数，即退至五万八千一百万，再将此数中未退还之存款二万五千八百万，照第五条办法行息缓还，则下亏空之数，仅三万二千三百万佛郎

矣，闻此次各债权人允该行缓期清还。现该行尚存现款五千八百万佛郎，及可立即收入之股份四千八百五十万，再加以庚子赔款三万二千万（此数与上所记中国尚欠法国赔款之数不同，约少七千余万，岂法政府拟提作他用耶？——记者注），则共四万二千六百五十万，以之先行偿还特别债及各种存款之半数，共三万二千八百万外，尚可余一百万现款之谱焉，此专员之报告及计画书之大概也。

法政府即将此计画书提交上议院财政委员会审查，惟议员中一部分仍以庚子赔款亦属国家公款，不应接济私家银行，颇持异议。又有一部分议员赞成恢复该行，然尚怀该行可否恢复之疑点，曾提出三种办法：（一）倘该行可恢复，则挽救之；（二）否则另组织一银行以代之；（三）倘以上二条皆不能行，则偿还华人及法国在东方办公人员之存款，以保全法国之信用。并谓按华盛顿之太平洋会议条约有云，凡关于列强欲在中国得何种利益，须经九关系国所组织之委员会审核之，则该行重恢复后，能否再承继从前在东方所得各种特别权利，尚属一疑问。现内阁总理潘嘉纳氏，对此疑问于本年二月十四日对财政委员会解释，谓该行在东方所得各种特利，系在太平洋会议之前，则当然可继续享有，惟若照三种办法之第二种，重组另一银行以代该行，能承继其权利而不为新条约所束缚否，则不敢保云。二月十七日财政委员重行讨论此案之第三种办法，现任财政总长拉斯底理氏，以此办法甚不公平。据二月十二日伦敦《晨报》所载天津通信，谓在华之外人，闻法政府拟仅偿还中国人及法国在华办公人员之存款，而置他外人所受该行之损失于不顾，殊为不平，颇惹种种反响云。委员会据各方面之舆论，经审慎之商榷后，乃决定赞成第一种挽救该行之办法，并通过调查员所拟之计画书，且加入政府有监督及稽查该行之权一条。是法政府挽救该行之主张，经几许之波折，至此可谓始决定，但进行之法及索此赔款问题，尚须与中政府商议交涉，观此则该行实行恢复营业之期，尚须时日也。（又闻法政府知中国现无力还此赔款，故所拟系以此款为在法募集公债以救该行之抵押品云。）

记者按：我国人素深信托外国银行，其心理可分两种，一在商人以外国银行资本雄厚，不致有倒闭之虞；一在官僚以外国银行为我政府权力所不

及，无查抄没收之患。因之在华营业之外国银行，莫不获巨利，每岁被吸去之现金银不知若干千万，有识之士，深为痛心。自欧战时，德华银行之被封，及去岁中法实业银行之倒闭，当可为我信仰外国银行之商人、官僚与一良好教训。故记者深盼中法实业银行惟履行偿还华人存款之条，而不重开，则我国可少一外人攘利之机关。并希望我国银行家联络组织资本雄厚之银行，改良管理法，庶可得困人之信用，而与外国银行抗衡。盖我国现新立之银行虽不勤，而皆资本薄弱，其管理法与昔日之钱庄票号无大异，安能求营业之发达而与外国银行竞争哉。

十一·二·十八 自巴黎寄

《晨报》1921年4月11—13日

中法银行失败与政潮

八日东京电 横滨法国退伍人员公会会长柯德氏，代表该会致电法总理白里安氏，谓中法实业银行之失败，不啻远东法国商业之消亡，法国财政机关信用之丧失。柯德氏促请政府速筹救济方法。

八日伦敦电 据巴黎电称，中法银行事务，恐将引起重大之政治纠纷。目下众皆热切运动保全该银行，暗中则伏有剧烈之政潮。反对政府之极右党，日日借其机关报痛诋政治家与执政大员之不诚实，而对于参议员裴尔台河氏，抨击尤甚。裴为中法实业银行之董事，且为外交部秘书长之弟也。据现象观之，似将发生政治之战斗。

八日巴黎电 法总理白里安氏在众院宣称，政府现奋力图使中法实业银行问题得一满意解决，目下正与中政府协商维持该银行事业之方法，该银行固尝大有助于中法两国也。

《时事新报》1921年7月10日

中法银行与秘密借款

澹 庐

记者于六月十八号由柏林抵巴黎，尔时侨法各团体，对于朱启钤、吴鼎昌勾结中法实业银行，私行借款之事，非常愤慨，一致反对。中法实业银行以亏空甚巨，势将破产，欲求中国方面加以援助，为之维持。朱、吴两氏欲勾结该行，私借三万万佛郎，其目的在得回扣，以遂其分肥之欲。夫借巨款与维持该行本截然两事，况中法既倒，如何有巨贷款与中国，在中国方面果欲维持该行，宁能复向该行借款，使之益加空虚。今双方果互相勾引，而欲各遂所怀，设非互相利用可乎？记者对于此事，以前从未注意，今见双方目的不同，而互相勾结，知其中必有黑幕。爰本连日调查所得之结果，揭其内幕之一斑。

中法实业银行之不可恃，今已证实。盖该行去年曾妄称盈余四千数百万佛郎，一时哄动遐迩，股票大涨而特涨。当时该行乘机而加股，乘机而以高价发售股票，复乘机而将自存之股票重价脱手于市场，且大赞老经理老裴（Pernotte）氏之能干与熟悉中国商情，特赠十万金以酬以劳绩。乃此种大言欺人之手续办讫，即滥贷款项，以致贷款不能回收者甚多，于是忽又声称势将倒账，一面又宣言经理老裴无能，去年非但无赢余，且又亏耗，故将经理辞退，以谢股东。当时各方面所传亏空之实数，言人人殊，而该行则始押动产，得数十兆，未庶（几）即尽，继又押不动产，得百数十兆，以为从此可保无虞。詎知不数月，而汇理银行开去三千左右之支票，亦拒绝照付，汇理银行即特电中国，报告该行大有倒闭之势，遂令该行在华各法员纷纷告急，且有自行告退者。正当此危迫之时，忽传吴氏与法员宝道等赴法，以中国国库券接济该行之耗，风潮始略平静。

就以上情形观之，该行始而赞经理老裴之才能，继又责其无能而辞退（老裴虽经理该行辞职，仍自出入于该行），至其所负之亏空实数几何，即叩诸与该行深有关系者，亦不能言，则该行经营失当可谓已属毫无疑问矣。今该行正当势穷力竭之秋，何以必欲贷款于中国？则征诸交换条件，不过冀扣存借款之一大部分于该行，以资弥补耳。虽然该行亏空甚巨，倘三万万借款果成立，成立之后，果能如交换条件，中国以所借二万万数千万佛郎存于该行，该行果能因而支持不倒否，是尤不能无疑。盖据法报谓“该行负债有八万万至九万万之多，如此极大之漏洞，积欠弥深，至难填补，任何资本家以全力救之，亦不无堕入漩涡，难于自拔之虞云云。”则纵三万万借款全数存入该行，恐尤不能使该行基础稳固也。然则该行之勾结朱、吴氏等，为该行计，亦全非治本之策，无待赘言，此中法实业银行之内幕也。目前侨法各团体，对此借款一致反对，且设法破坏此借款，不遗余力，六月三十日将召集大会，以筹对付之策。兹将各团体于六月念二、念三两日，所分布之印刷物，照录于后，以见留法学生及华侨对此奋争之一斑。

（一） 旅法各团体启事

朱启钤、吴鼎昌、韩汝甲等，在法秘密借款三万万佛郎，以巩固私党，买欢军阀，延长内争，加重担负，不恤蹈中日借款之覆辙，陷曹、陆卖国之故伎。经人一再警告，詎犹不稍悛悔，暗中积极进行，志在必成。侨法各团体，重责无贷，义愤难抑，特联合共起誓死力争，已商定办法，分头共进。除向法国政府、议院正式表示，公电国内唤起舆论外，恐在法同胞有未周知，特此先行布露，伫盼各抒鸿见，共起进行，以消泯此祸国毒谋，不胜翘企待命之至。

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平和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社同启。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二） 旅法各团体通告

甲、通电国内电文如下：

各报馆、各团体鉴：朱启铃、吴鼎昌在法秘密借款三万万佛郎，条件严酷，旅法工商学界一致反对，望国人极力抗争。旅法各界六千余人同叩马。

乙、致陈公使函如下：

（上略）吴鼎昌等潜踪巴黎，密谋借款三万万佛郎，不恤重人民之负担，延闾墙之纷争，道路频传，法报金载，国务会议，已经通过，财政委员会正在审查，其为事实，左证昭然。公使受国家重寄，驻节此邦，借款之事，断无不知之理，而缄默自守，不闻一电国内，以陈利害，其甘心助虐欤？抑尸位素餐欤？二者均为所不取，究竟公使对此若何，尚祈二三日内明白答复。（下略）

丙、致吴鼎昌函如下：

知公在巴黎又密谋借款卖国，今请明白告公，公如自爱，可速将此事打消，并即离欧，否则上天入地，必有人与公相见。

我不知国内对于中法实业银行之事，亦有相当之办法否，对于反对三万万佛郎之借款，亦如侨法同胞之积极进行否。国人果欲维持中法实业银行，一面当认定维持银行与借款全然两事。设若无力监督政府，无力防止官僚与该行私相勾结，借外款以重吾国民之担负，则固不必勉强维持该行。苟欲维持该行，则一面当极力破坏此项三万万之借款，一面犹当注意对于该行治本之策。

按志记者一得之见，以下二项若欲维持该行，或有采取之价值。

（一） 合中法两方面与该行有关系者，推举代表，清查一切账目。

（二） 按照合同派国民所信任者，到该行接办。

呜呼，吾中国之财政紊乱极矣，财政当局以借款为能事，于是财政状况更每况愈下矣。所谓文官要钱，武人要命，又不啻为今日官僚军阀写照，长此以往，将何以立国于大地？但愿国人不但对于中法实业事求一治本之策，对于国是亦求一治本之方，庶吾中华民族或有蒸蒸日上之一口乎。

六月二十七日

《时事新报》1921年8月17日

朱启铃关于中法借款之声辩

远东通信社消息云，近日中法借款之声浪日高。据外交界方面消息，此事业已渐趋事实之倾向，巴黎留法学生因此致有围攻使馆，殴伤秘书之举。本社记者，以此事关系重大，特于昨(二十七)日，访问新由巴黎归来之朱启铃氏于津寓，叩询真相。兹将谈话内容，录之如次：

记者问：外间盛传，足下此次赴法，参与中法借款，究竟此事真相如何？

朱答：余此次奉总统私人之使命，赴法接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呈递总统致各国元首亲翰，与国内政治及经济借款，毫无关系。余在巴黎时，对中法借款一节，完全无所闻知。余与吴鼎昌虽属同船赴法，但彼系受财政部之一种委任，与余职务不同。至意大利登陆后，踪迹即尔分离，仅在巴黎遇晤一次。余在巴黎，为时极暂，又每日起居日程，均为法政府排定，并无与某某另行商议某事之时间及机会。至巴黎学生之攻击吴氏，余无代表为辩论之责。其攻击余之故，余亦不欲明言，但以吾国财政如此紊乱之时，余以在野之身，必谓向政府献此无谓之殷勤，以买国民之攻击，鄙人虽愚亦不至此。且公等独不知吾辈与现内阁之关系，今为何等款？言毕朱氏莞尔不置。

记者问：然则据足下所闻，此项借款之内容如何？

朱答：据鄙人归国后之探询，始悉中法借款之始，系发生于本年六月间，吴氏受王克敏之嘱，赴法接洽。当时中法实业银行，基础动摇，法国方面希望中政府发行三万五千万佛郎之国库券，为之维持，并允由中法实业银行，供给借款五千万佛郎于中政府，以为交换条件。是时适值内阁改组，吴

氏曾电李伯芝商酌，旋以李氏未获就职，此事之进行如何，事关政府内幕，是则非吾辈所能知其内容矣。

记者问：此次中法借款之谣传，既已牵及足下，然而足下之态度若何？

朱答：鄙人对于国内新闻纸之轻信谣传，深为惋惜。此次中法借款，既与鄙人绝对无关系，鄙人当然应加辩正，以免世人有所借口。如至必要时，或诉诸法律，亦未可知云云。

记者以朱氏态度业已明白表示，遂兴辞而出。

《时报》1921年9月3日

六、争取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留法女生对海外大学之要求

昨日本报接到关于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五月二十八日由法国蒙城寄来一函云：“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湖南《大公报》、海外《新声》及各《旅欧周刊》诸主笔先生，并转关心女子问题诸先生钧鉴：数千年黑幕重重之女子，久成死潦，今日复得随新思潮奔涌而前，实是先生文化运动推助之赐。兹者敝团值海外大学之将成，为解放之运动，所请名额平等、免除近试及津贴学费三条理由，详致女界全体公启中。女子问题为社会重要问题之一，女子运动为社会重要运动之一，甚望诸先生有以指示而扶持之，附呈致女界全团公启一份，乞赐观览，并登之报端为幸”，兹将致女界全体公启披露如下：

诸姐妹公鉴：

同人等越在海外，日役役于佶屈聱牙之语文，与诸姐妹相见无缘，通讯讨论亦无缘。然彼此之努力奋斗，长驱直进，以向光明之域者，无论识与不识，其私心之默契，实莫可言妙。闻一善而欣然喜，若己之善，思益增之；闻一恶而凄然忧，若己之恶，必务去之，此尤吾同志间光明磊落之胸襟，若合符节者也。然同人以为吾辈相互间之空想的期望，与抽象之关心，必凭托于实

际，乃有效率可言。同人等不揣冒昧，将进而与诸姐妹具体商榷一实际问题，此问题为何，即开放海外大学之问题是也。

海外大学为西南大学之一部，现在筹画经营，招生开学，不久将脱胎而出矣。近年来吾女子以新思潮之激荡，稍稍觉悟，知彻底之解放，在教育之平等，于是要求大学开女禁之声浪起矣。自小学以至大学，男女共学之声浪亦起矣！且由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议案矣。此缘于少数女子先锋队之勇于作战者半，而缘于邦人君子之提倡扶掖者亦半。现北大、南高均收女生，而在孕育中之海外大学亦居然规定十分之一之女生名额，比之从前，诚属盛事。顾开放海外大学之问题，胡为乎来哉？此则不得不申言之。自一、二高等大学开女禁以来，而大多数女子以实力不足，有瞻望门墙而不得入之概。闻北大第一次破天荒开女禁之招考，竟无一人有及格程度，投考南高之女生被录为正班生者亦仅寥寥数人。女子实力薄弱，程度不足，征之事实而益显著，至此一般舆论乃谓培养实力为根本要件，要求开禁乃逐末之图。而女子亦以实力不足，深自惭作，向之摇旗呐喊奔走呼号者，今乃韬光养晦，深藏于密，而惟日孜孜于解决实力之一途矣。

顾女子实力何以致于不足？实力由何而成者？欲解答前之问题，则不得不先明女子在历史上、社会上、教育上种种之关系；欲解答后之问题，则当自解答前之问题始。女子来历史的贤母良妻之沿革，以社会的贤母良妻之地位，受教育的贤母良妻之熏陶，其周围环境，无一非纳女子于贤母良妻之域者。故贤母良妻实为女子惟一归宿地，是以学校有所谓女子学校，教科书亦有所谓女子教科书，自小学以至高等大学，凡冠以女子二字者，无不含有女子之特质，即无不含有贤母良妻之特质。贤母良妻不必有高深之学识，有高深之学识者，反碍于为贤母良妻。新教科可以苟

简，教师可以陋劣，高等学校可以不入，此社会一般人见解也。

是故女子今日实力之不足，实社会之制度与教育有以致之，而非女子本身之过也。不然，以中学之程度本可考高等大学，而初级师范之程度亦适中学相当，而何以女子中学、女子师范毕业大多数不能考北大、南高？高等师范、金陵大学、协和大学之女生，亦何以大多数不能考北大、南高？是真社会制度与教育制度之过，非女子本身之过也。是此社会之制度与教育一日不改造，即女子实力无日培养，亦终于咨嗟太息，愧悔愁对而已矣。故同人以为现在小学、中学、师范等校肄业之女生，为根本解决计，应力辟贤母良妻之谬妄教育，否认苟简的女校教课、女子教科与女校的陋劣教员。已毕业于中学、师范及在中等以上女校肄业者，为大学补救计，宜选择环境，直投国内外著名高等大学校。至若用心衡虑，欲以个人潜修，埋头抵战，图实力之补足者，同人等固深敬佩之。然欲求实力，必事学问，欲事学问，当前即有三个大问题：

第一、供给学问的资料；

第二、指导学问的教师；

第三、兑换学问的金钱。

资料难，教师难，金钱尤难。盖教师愈好，则身价愈高；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欲求加速的进步，实有资于明师，而资料之选择，亦需明师之指导。故第三问题实为一切问题的枢纽。

顾吾女子对于第三问题何如者？女子既无财产权，在家庭社会地位皆不好与诸男并列。志愿升学高等大学之女子，十有八、九为反抗家庭社会奋斗而出者，欲家庭津贴膏伙资，盖戛戛乎难矣。且此等女子大多数已届成年，婚姻问题又紧迫而来，求学无所，拂逆相乘，致令弱者软化，强者狼狈。呜呼！以现在社会之

制度与教育造成今日无实力之女子，以今日之学制、考试、金钱又限制无实力女子入高等大学。接近神圣之学府，以补足实力。而个人转战亦因有四面的高压。呜呼！女子大多数其终于失学穷促闷苦之乡，以病以死以没矣。同人等深悲之，愤之！愿随我诸姐妹后，为女同胞大多数失学者，谋根本解决之方。

同人以实际观察，对于北大、南高式之解放，殊不能无慷慨于怀。而孕育于新思潮中之海外大学，方冀其为二十世纪的新大学，开一宏规巨模。乃其不满人意处，亦正与北大、南高相颉颃，招收女生名额数，止余额十分之一，又以考试制度与每年三百余元的学费阻拦女生，使不得与神圣之学府，此同人等提出开放海外大学问题之所由来也。同人等已实行组织一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要求之条件三：

- 一、名额平等或不加限制！
- 二、免除考试，程度不足者，设补习班！
- 三、津贴学费！

其理由请得而言之。夫平等平权，实公理所在，不可磨灭。海外大学定额四百，仅收女生四十，揆诸情理，岂得谓平？或者以为吾国女子教育尚在萌芽时代，高才而志于上达者，本极少数，设名额增多而投者无人，亦属枉然，据民国九年全国统计，女中学生九四八人，其他中学程度相当者一八二八人，师范生且六六八五人，中学师范合计九四六一人，宁谓此九四六一人中无两百人入海外大学者乎？且女子升学途径，特别狭隘。女子高等学校，仅国立高师一所，余如金陵大学、协和大学均属教会性质，外人所办。而湖南亦有所谓艺芳大学者，姑舍内容而言数目，已寥寥若斯。而收女生之男校，亦仅北大，南高数校，且鉴别极严，能正式肄业其中者乃极少数。以吾女界年来之觉悟，有志升

学者之众多，而诞育于二十世纪中之新大学，诚宜广立名额，以展志士之霓望，以要求名额平等，或不加限制之理由一也。

女子程度不足，实社会制度与教育所致，上文言之详矣。故程度不足，女子自身实不能负责。而负其责者，厥惟社会制度与教育，解决之者亦惟社会制度与教育。大学为高等教育机关，名师宿儒，荟萃其中，研究资料，特别丰富，研究工具，特别完备，实为进研高深学问之最好环境。女子之失学而实力不足者，亦惟于此中求补足，乃能免个人图修正当前三难，四面高压，乃能事半功倍，收加速进步之大效。而诞育于二十世纪中之新大学，对于现在社会制度与教育制造而成之残缺产物，完之全之，宜负特别之责任。而其力亦优为之，此同人等要求免除考试，为不及格女生设补习班之理由二也。

女子无财产权，家庭、社会两方面，完全处附属地位，虽有高才志于上达，而困于经济，裹足莫前，此诚一般家庭封锁女子惟一政策，而大多数女子竟因此深监幽禁，郁愤欲绝而终不得出，是诚伤心惨目之大问题，亦社会极野蛮之现象也。此社会问题，亦惟提出社会解决之。盖此事惟社会能负责，亦惟社会能解决，故同人等对于以社会力构成之海外大学，有为女生津贴学费之要求。或谓大学向无津贴学费之成例，而女生居然发生例外之要求，岂非以特权专利阶级自居乎？是不然，女子无财产权与其四围之高压，姑置不论，即以常例而论，以国家社会待遇平等而言，女子之要求津贴，实非例外，实非要求特权专利，乃是要求平权均利。何以故？以全国男女学校之数目与经费统计之比例言之，全国女子学校数目与经费总额，必不逮男子百分之一，换言之，即国家社会培植女子之教育经费，不逮培植男子者百分之一，是国家社会对于女子之培植，应补足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乃可

言乎。曾谓此大学津贴之要求，能当百分之九十九之毫毛乎！按之实际，安有所谓特权专利者。诞育于二十世纪中之新大学，宜扫除一切贵族式、男系式的大学之恶习，而特别建设一种平民式、两性式的大学之普遍精神，此同人等公然要求为女生津贴学费之理由三也。

同人等以为海外大学对于女生必办到以上三条，始为真正解放，始为真正开女禁，始能真正解决大多数苦志笃学之失学问题之一部。同人等根据以上之三请求，已拟其呈文公函向南教育部、西南大学董事团及海外大学筹备诸先生处直接请愿矣。夫海外大学解放运动，实为女子教育平等运动之发端，亦极重要之社会运动也。不独女子自身应实际从事，凡关心社会问题者，尤应具有自动自决自助之精神。同人等深望诸姐妹加以讨论，组织团体，共图进行。群策群力，收众志成城之效，岂为同人之幸，抑亦人类社会福音也。集思广益，愿赐周行，云天三万，不胜翘企，崙函奉达，敬祝努力！

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

胡慕昭 魏璧 劳启荣 林青萍
向警予 熊叔彬 蔡畅 熊季光
吴孟班 李自新 肖珉 廖世劭

谨启

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寄于法

通信处：

Mesdemoiselles Les Etudiantes Chinoises et College
De Jeunes Filles Montargis (Loiret) France

《晨报》1921年7月29—31日

留法学生之恐慌不已

小 青

中法监护旅法中国青年处（以下简称监护处），这个机关的组成，我前次已经说过。法外部布拉底野（Bradier）及陈箴为会长，中法各有一个书记。虽说是监护学生，却还带有推倒华法教育会的意味。所以李光汉数次接洽垫付欠款，均未得允许，并且要求李君宣布取消教育会后，即可借款。李君当答以教育会系公共机关，非私人所敢取消。此事也就作为罢论了。自监护处成立后，凡关于勤工生的事体，统由该处办理。可是他的能力，除了发维持费外，也还有限。找工竟还不胜教育会。说到领维持费一层，真真令人心酸，任凭你跑上七八次，也见不到一次会长，结果你自己也觉得讨厌了，那位洋书记才给你一封信到领事馆去领钱。那副面孔实在难看。勤工生在这面包恐慌时代，也奈何不得他，只好吞声忍气罢了。八月初上，有人提议一槎发维持费，何如把这些学生送入 College，还可以使他们练习法文呢。监护处就无形赞成，一时送进学校的，着实不少，因在暑假中，所以学校只限于 College。有些不愿进 College 的，仍然在巴黎领维持费，预备暑假后进工业实习学校（Ecole pratique Dindustrie）练习些作工的技能。原来监护处送学生是以费用为标准的，这些实习学校，普通都是比 College 便宜，又能学到手艺，监护处虽

没明白允许，却也无形答应了。诸位诸位，有了这样好机会，谁肯在工厂内与土铁为伍，作那牛马生活呢，一时出厂的很多，就是苦工学徒还有辞了工来领维持费的。记得克鲁邹一次就出来四川好几十位，说到这里，这勤工俭学的破产，就不得不稍微归罪勤工俭学生自身。既然抱着工学目的，就当作工，他们却畏难苟安，弄得向别人领维持费，养成许多人的怠惰心。据我的一个在克鲁邹的朋友说，作三年工总可以求二年学。倘若省政府能帮助一点，那更好了。所以刻下勤工俭学是有工没工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可是工是十八分的难找，这些人辞了工来领维持费，可不是“固步自封”吗？况且辞工不特为害自己，抑且有碍他人。因为辞工的人多，渐使工厂不信用中国人，以致后来的，人家也“拒门不纳”了。所以现在勤工俭学的困难，固然是环境压迫，也是他们“作茧自缚”啊！八月一月之中，领维持费的人竟由四百增至六百，合算起来，一月也要八、九万，监护处那里来这么些钱，就分电北京及各省，北京始终莫有回电，你想都城首善之区教育停顿了，他还能扯下脸来不管，那里肯管几万里外的事呢？自然是置之不理。倒是各省还好，有的筹常经费的，有的汇来回国路费的，有的说徐图缓办，只陕西、直隶数省是没有办法。然而“远水不解近渴”，暂时也不济事，况且四川、江苏汇来的款，仍在中法实业银行，一个钱也取不出。听说中法实业银行本来允许学生取款的，后来因恼恨学生反对借款，所以也反转面皮了。八月底领事李俊——廖世功因为反对借款，换掉了。哼！这就是公使的威风。往法外部去领九月份维持费，人家却不肯，说“中政府不拿钱，法政府那里来这么些钱呢？”其实骨子里是恨学生反对借款，打王秘书，说到这层，学生总还对得起国人。这时陈箬尚在伦敦，领事通电告公使，现在还无办法，八月二十日领事馆正

式布告，自九月十五后，截止维持费，着学生早为预备，监护处并说：“如中政府不来钱，既回国船费亦不能担任”。领维持费的人听了这话，虽不致人人丧胆，个个惊心，已经有大多数坐卧不安了。预料公使若无妥善办法，届时必有一番纷扰，有无出轨辱国行动，也说不定，恐怕我这篇通信未到，诸位也许知道了，后来如何，请诸君等着瞧罢！（十·九·三日）

《晨报》1921年10月22日

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 里比两大运动团宣言

历史告诉我们，正当的争攘，不是恶德。经验告诉我们，与的不如取的。里昂大学和中比大学，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基础。在历史上，是因为我们勤工俭学生而后有。现在突变方向，任我们千数百勤工俭学生于颠连无告之中，而置之于不闻不问之外，所以我们要争回。为解释这争回的意义起见，我们因有一番宣言。

勤工俭学怀抱着他的极短的历史，凭着主观的见解，向着客观的事实去奋斗。这种历史告诉我们，奋斗的力量，纵然无穷，但是前途困苦，也屡出不尽，社会制度如无较大的蜕变，这种事毕竟以卵击石。然而我们毕竟忍耐着，卵不可以击石，还有待于刀斧。我们深深感谢一般先知先觉者，既拔出我们于水深火热的旧社会之中，复为我们开拓未来筹思长路跋涉之计。事实昭彰显明，早为社会所公鉴，此里昂、中比两大学之所由成。勤工俭学之倡办者李石曾先生，在其去法留别同人书中，告励同人学行，而以回国经营海外大学之意，再三慰藉同人。蔡子民先生今年来法，里昂《进步报》记者问以在法设立大学的原因，蔡先生答以中法文化提携□意义，且告以已有千余学生来法之故。再如法国学者对于中国海外教育之赞助，里昂市教育长更对于大学内部之尽力，吾辈每大批到法一次，法报纸之颂扬及注意，皆促成大学之原

因。种种事实，我们皆与两大学结历史之缘。老实说，我们诚然惶愧，但亦不免沾沾自喜。

然而，我们现被抛弃了！我们被抛弃了！我们被抛弃的原因，我们安得知之？我们除去历史的关系不说，我们复何可言？但历史告诉我们，正当的争攘，不是恶德。经验告诉我们，与的不如取的。理智更告诉我们，被幸福忘却的人们，终会被幸福寻着。所以我们毕竟仍有话说。

中国建设海外教育，这是空前创举。中国平民教育，于今正萌胚芽。国内父老、昆弟对此之希望如何？里昂、中比两大学，自创办以来，因受国内政争影响，几于停滞。至今复行活动，却有突变方针，于进行上乃秘而不宣。据实质观察，竟然与中国数十年来，派官费种种特殊待遇之贵族教育，如出一辙，为特殊阶级造成特殊势力。海外教育之计画如此，平民教育之前途如此，岂非一大怪事？两大学对于来法现处困苦中的勤工俭学生，纵可以不顾，而对于教育方针，其色彩又安能这样荒谬？两大学如果不致舍弃平民教育的宗旨，则对于历史有关之勤工俭学生，又何致置诸不问？我们千余勤工俭学生，一面处此阶级教育竞争关头，一面又在极端困苦境地之中。老实说，正大光明的求学运动——“要读书”，又何致于害羞，还怕难以出诸口！

我们运动的根据：在我们认定有争回两大学的权利，亦且认定两大学对于全体勤工俭学生，有无条件的容纳的义务。同时，准照我们的情形，我们决定我们争回两大学的目的，在适合于勤工俭学之需要，而完成其为平民的教育。更不可忘的是，我们亦有我们的责任，亦我们应该有的郑重的声明：——我们争回的意义，岂便说争回为我们所专有？两大学教育方针及趋势，岂我们所当置诸不问？这种很明显的阶级教育之争，我们又安能讳言

“争”？

争回的意义是如此。我们处此极端困苦境地之中，当无所饰，竭诚为此宣言。我们希望同境地的朋友，合起来努力；同情的朋友，给我们以相当的援助；英明的当事者，给我们以机会，作正式之谈判。

选自卞孝萱辑：《留法勤工俭学资料》，
《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 里比两大运动团通告

勤工俭学同志公鉴：

勤工俭学之前途，已日趋困难，无工同学占全数十分之八，专靠维持，无日不在生活恐慌之中。近巴黎青年监护处已宣布，九月十五日停止维持费，尚有遣送回国之说。已作工者亦受经济恐怖之影响，大有朝不保夕之势。诸君！诸君！吾侪之希望穷矣，吾侪之末路至矣，不戮力同心，急起直追，速图全体解决之法，将何以自堪，更何以自了。同人等深为此惧，特于前月二十八日集会讨论解决勤工俭学之方法，均以为舍要求开放里、比两大学外别无良策。里、比两大之发动，本为勤工俭学生而起。征之创办里、比两大学之当事人，其向法国建议与要求退还庚子赔款，均以来法学生日多为词。当李石曾先生回国时，亦言筹办大学与勤工俭学生有重要之关系，及其回国后，又曾来电，主张将勤工俭学机关，并入里昂大学筹备处。即蔡子民先生答里昂《进步报》记者何以要在法办大学之问，亦谓来法学生已达千余人，开办大学已有刻不容缓之势。是里、比两大学为勤工俭学而设，已无疑义。今勤工俭学事业，遭迂困难，已难于支持，乃放弃责任，舍置不顾，且有人主张遣送回国者，甚或诬毁勤工俭学生为“既无作工之能，又乏勤工之志”，致国人之信用全失，呼吁无门。

现两大学相继成立，乃复在国内大登广告，大招学生来法，是无异过河拆桥之行为。且现代的教育，日趋于平民，贵族式之学校已无存在之余地。里、比两大创办之初，颇合平民教育之旨，后为一般军阀、官僚所破坏。我等为责任计，尤有争回之必要。此皆同人等所持要求开放里、比两大学之理由也。至于进行之手续，同人等以为第一步宜就各地同学组织团体，筹商办法，举出办事人。第二步即由各处团体，产生一全体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同盟。第三步即向法国方面及中国在法各要人运动，请为有力之帮助，并向里、比两大学之当事人，作正式之谈判，据理力争，总期以和平达到争回之目的。若两校当事人，视我等困难如无睹，不肯容纳我等之要求，则前途茫茫、危急万状，势不得不铤而走险，为最后之行动，以求一总解决。两大当事诸先生，皆明达之人，当能得其谅解也。现我等已成立克鲁邹工厂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组织办事处，举出办事人员二十人，分负责任，积极进行。惟事关全体，应请各处同学，即日成立同样之团体，并祈极力发表关于争回之理由及进行之方法，以期联络一致，从速解决。若乃以缄默自甘，迁延时日，则困难日深，将有不堪设想者。务望各同学，奋臂兴起，鼓勇前来，前途无限之光明，皆在今日之努力。不胜盼祷之至。

克鲁邹勤工俭学生一百四十七人同启

九月五日

选自卞孝萱辑：《留法勤工俭学资料》，
《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二期

留法勤工学生之窘状

二十日里昂电 中国勤工学生一百十六人，近抵里昂，要求寄居华法学会，该会允加收留，惟言明马赛有中国学生一百二十五人到时须让出。但届时勤工学生不允迁移，后由警察勒令迁居他处，马赛学生已于星期日抵此，男生均居华法学会，女生十六人寓于旅馆。今迁出学生一百十六人仍要求学会收容，谓彼等来法，乃信赖法人所办中国学生俭学会之约言，该会曾受中法两国政府之辅助，故彼等陷于窘境，实非自寻苦恼。惟华法学会经济有限，供给已注册之学生，已觉拮据，势难普及。且此一百十六人乃旅法中国学生会会员，该会会员共有一千五百人，据称均将来里昂学会乞援，此次甚形棘手。

《时事新报》1921年10月2日

法国勤工俭学生之新运动

小 青

监护青年处因学生反对借款，停止维持费，并有遣送回国的话。学生方面大起恐慌，当时的情形，我已稍微说过，如今向诸位报告些新发生的事，并且求国内舆论的评判和援助。学生既发生危险问题，甚么开会啦，打电啦，自然是免不了的事。这月初上，传单又雪片也似的飞起来，无非是激励各人奋斗的话，并且说这次不止要求解决生活问题，还要要求根本解决求学问题，内中蒙达尼学生(约百数十人全依维持费生活)发起九月六日在华侨协社开会，并请各处派代表参预。这次受困的人比从前的人多，即就目前不发生面包问题的人，谁不希望得根本解决。所以这日到会的代表很多，连同住巴学生，约共有二百多人。当日的决议，是解决目前的：

1. 组织各省勤工俭学生临时委员会。其职务有二：甲、筹备组织各省勤工学生联合会；乙、执行目前事务。

2. 要求旅法各界名人援助，设法维持。

3. 暂不回国。如有报名回国者，即认为破坏团体，群起攻之。但有特别事权者，不在此例。

4. 电南北两政府及各省政府，速为接济。

5. 要求使、领两馆设法十五后继续维持，并暑假后一律送入学校。

根本解决的：

6. 运动里昂、中比两大学无条件开放，同学各捐一元为运动费。不捐者不与共权利；多捐者听。

7. 运动退还庚子赔款之一部，作勤工俭学生基金，如运动无效，即占领里昂大学，要当强盗了。

华法教育会在这时，也要结好学生，亦于八日开会商议援助学生。他的决议是：

1. 十五后极力设法维持存款同学。

2. 存款同学得款后，可互相维持。

3. 电南北政府。

4. 请使、领两馆设法并电英、美各公使及旅欧学生监督援助。

有无希望，暂且不管。单说此后学生代表接二连三的往使、领两馆接洽。使馆先还派二个不三不四的秘书出来支吾，后来索性是“闭门大吉”“似海侯门”，各代表也只有望门兴叹了。领事馆空有烧烤拉（法国糖名）的嘴，终久止不住肚子饥。各界虽也有人张罗，谁能拿出一万二万呢，谁肯拿呢？各人心中这时的狼狽真不堪形容了。十四日下午，公使陈篆不知怎样发出了慈悲心，着领事传话学生代表，与第三者来馆商议办法。学生代表当即前往。陈篆首先声明前数日实因使馆无人办事，并非有意躲避。这样的滑头话，只好哄小孩罢了。学生饥肠辘辘，也只好忍着。他说：“停止维持费，遣送回国的话，是法外部不满意于学生八月十三日之事。我陈篆在法一日，决不使此事实现。但长久维持，非借巨款不可，借款又非抵押不行，使馆何能办到，只好暂借数万元，维

持目前，一面向国内设法。我很希望在十月一日以前有具体办法，使诸位安心向学。章士钊先生主张无条件借款一千万维持同学，但必须经过考试，再定维持办法，我很赞成。吴稚晖先生不日即可来法，里大开学在即，或能安插一部分同学。”目前生活即不生危险，所以也就没意外发生。次日先拿出千元发给着实不能自给的人，余数俟筹得再发。至于章士钊所提考试办法，多数不赞成他的办法。主张考中文、科学、法文三门完全及格者，送入学校，并给零用。二门及格者，仅送入校。一门及格者，为之找工。无一门及格者，自然要遣送回国了。学生多数反对，也许有几个人愿考，可是哪里敢言语。目下既无危险，遂专注于根本解决，较为有望的要算里昂大学。他们新近决议的信条是：

1. 誓死争回里大。
2. 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
3. 绝对不承认考试。

这时克鲁邹工厂学生为运动开放里、比两大，特地发行个《求学运动》刊。至于争回两大的理由，他的宣言中说得很明白，改日给诸位介绍。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里昂大学在国内招的新生，不久要到马赛了。勤工俭学生听得这个消息，十分着急，恐怕人家一进学校，自己便不好下手了。于是特开紧急会议，多数主张先行占据，然后交涉。遂通告各地组织先锋队百人，实行占据。二十晚上里昂车站内有许多提着皮包夹着衣裳的中国人，那便是占据里大的先锋队了。至能否占据和占据后如何交涉，请诸位暂等，让我再探再报。（一〇·九·二十一日寄自巴黎）

《晨报》1921年11月9日

吴稚晖对勤工俭学生 委员会代表之谈话

凯 声

自赴里昂之百余勤工俭学生送入兵房后，尚有勤工俭学生委员会代表十余人，散住里昂，办理会中一切进行事宜。二十七日午后，十余代表齐集里大，与吴稚晖先生及副领事李显章，讨论解决勤工俭学生问题。时吴稚晖起立，对勤工俭学生代表云：诸君跨渡重洋，来此法邦，本劳工神圣之旨，作勤工俭学之举，此固有志之青年，而亦鄙人所厚望者也。奈自欧战告终以来，民生凋敝，经济竭缺，以致工厂歇业者多，即彼法人，失工作者不知凡几，况我华人，诸君不幸陷此困难之地位，职是之故。然诸君此次咸来里昂，欲与里大有所纠缠，则诸君未免有所谬误。须知里大为造成高等人才起见，与勤工俭学宗旨不合。里大委员会早有宣言，诸君如欲渴望里大有所作为，则实幻想。里大经济有限，所恃以支持者，不过中政府十万佛郎与法政府十万佛郎常年经费耳。即以此全数而分给诸君，亦无补于万一。然则诸君对于里大，有所要求哉，至于鄙人之对于诸君，凡能力所可及者，无不有不为乐助。今欲为诸君筹解决之法，愚有数策，请为言之：一、往巴黎设法，暂借三十万佛郎，拟每月以五万佛郎助七百余

勤工俭学生之学膳费；二、将里大两中文教授之薪金取出（里大拟不聘请中文教授），以助勤工俭学生；三、通电国内各省，要求筹款，以作六月后救济之后盾；四、要求里昂警局，解放学生。时众代表纷纷议论，多数对此解决办法，似尚满意，遂散会。是晚，李副领事即返巴黎，拟与陈公使讨论斯事，倘能得美满之结果，则诚该学生之幸也。（九月二十七日）

《申报》1921年11月24日

留法学生之生计已绝

一日巴黎电 欧战之后，中国学生由华法学会怂恿来法求学者，为数甚众，其中泰半曾受良好之教育，但因资斧不足，故入工厂服役，一面作工，一面求学，相安无事。但迩来商业疲滞，各工厂多停止工作，于是中国学生生计乃绝。学生联合会乃资助于华法学会，该学会即竭力维持，第经费有限，未几即无能为力。学生联合会于是乃通告会员，谓里昂有一华法学会，不日将收容学生一批，会员闻此消息，即有百人左右至该会请加收留。会中告以不日有学生一批自马赛至，故难应请。诸生坚不肯退，后由里昂警长出而干涉，暂将诸生觅地安插，以待报告中国使署及外交部。翌日将诸生送芒特吕克炮台暂住，暂慰彼等静待办法，里昂副领事里志朗氏及胡兹氏，现在办理此事。此事固应受当局之调查也。里昂市长赫里哇氏，闻颇有意就华法学会另组一部，收容中国学生百人。所苦者，经费无着，如不能筹得必要之款，则唯有遣送诸生回国，北京与巴黎刻下进行谈判，以求解决办法，众望当局能竭力商妥此事。

《时事新报》1921年10月3日

留法勤工生将遣回百余

国闻通讯社北京通信云，留法勤工俭学生，近因有百余人，强入里昂大学，致被法政府认为扰乱治安，决用强力遣送回国。此事与国家体面至有关系，驻法公使陈策迭电外部，请速筹汇一万元，以便自行资遣，由外部备具说帖，提交阁议，说帖全文如下：

前因留法勤工俭学各生情形困苦，无法维持，曾议遣资回国，嗣法政府以遣回可惜，多方资助，得以暂时接济。诿学生种种逾越常轨，八月间发生拒款风潮，法政府以此等学生已受政治运动，决计不再资助，请中政府筹款遣回。驻京法使屡次来部，催问有无办法，当经本部函商教育部，请其迅速定夺，尚未得复。兹接驻法陈公使电称：“九月二十日里昂大学开办，吴敬恒带新生百余人来法，勤工俭学生百十人闻信，先期前往，入居大学。里昂府尹以扰乱治安，令警察将勤工俭学生等送入炮台拘禁。昨接法外部照会，称俭学生等屡次扰乱，且在里昂违犯警章，决定将所拘之一百十人遣送回国。所费川资约一万元，由船公司抵华后，向华政府取给等语。策以法政府用强力遣送，有伤国体，屡向交涉无效，究应如何办法，乞速电示。至中法委员会宣布，于十月十五日起，无款接济，所有每日维持费，停止发给。

十五日以后，策决不能坐视千余人饿毙，而法政府已声明不复维持，如何办法，亦恳同时提出阁议决定等语。”查勤工俭学生情形如此，势难久留，惟法政府〔将〕屡次扰乱违犯警章之学生百十人径行遣送，迹近强迫，如能筹汇一万元，作为自行资遣，较为得体。否则将来法公司船到华，仍须同政府催索，不能延欠，与其补发，不如预备。至此外尚有一千余人维持需费，亦应迅速筹画。昨接蔡校长元培议在法组织技艺传习所，应用经费，约两年共需二十万元，拟请政府先向汇理银行借垫半数。此项说帖，业由院抄交主管各机关核办。是否可行，及此外有何妥速办法，自应请阁议公同讨论。为此开具说帖，谨候公决。

《时事新报》1921年10月18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近况谈

耘 愚

年来我国教育界可为多事矣！不惟国以内学潮迭起，即远在海外之留学界，亦复骚然不宁。如法国勤工俭学生问题，在最初提倡勤工俭学之人，总以为国内社会环境不良，能拔出一个青年，即为国家培养一分元气，绝未计及构成不良之现象，不易解决问题如今日者。若谓彼等始谋不臧，殊未免近于苛刻；然谓彼等理想太过，未能体察到国民性质与能力，似乎亦不能不首肯也。现在勤工俭学生之人数已及千余，作小工者既难达读书目的；不作工者更艰于生活维持。聚众叫嚣，稍过分际，在理应加曲谅，惟不亟谋解决之方，一任彼辈自由行动，则感情激荡，后患益多，深愿海内外热心教育之君子，勿再淡漠视之。顷有友人从里昂寄来一书，叙述法国勤工俭学生之近状甚详，盖此君系随同吴君稚晖赴法者，其文如下：

现在勤工俭学生在法者千余人，失工者多数，当小工者亦不少。失工者每日赖“中国留法青年维持会”发给五佛郎以度日；有

工作者所得之资，亦仅供每日食用而已。其中良莠不齐，有真能了解工读主义且欲实行工读主义者，其思想自可钦佩。但亦有为凑热闹而来，既不想作工，且不能作工，终日想补官费入学，其思想知识，已可想而知。并有为彼邦物质文明所引诱，因之做出堕落事情者。于是彼等乃分为两派，一派多在克鲁梭，主张作工；一派多在巴黎，主张运动补官费。但此二派却有一共同希望，希望勤工俭学生之提倡鼓吹人（李石曾、吴稚晖、蔡子民、汪精卫）为他们设法总解决，因维持会发钱难持久，作小工又难达读书目的，不能不希望有个总解决。惟欲解决全部，非赖有多数金钱。吴、李诸先生虽曾为之设法，但多数金钱，绝非仓卒之间所能筹办。况且李、吴平素主张以为“世界上到处皆能生活”，吴则更以为“在国外作乞丐，比在中国做害人职业或每日糊里糊涂度精神痛苦的日子好”，所以亦未能积极设法为他们解决。适去年吴、李着手组织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将成，即有许多勤工俭学生围住吴先生，问以我们可否进去，吴答称只要合于海外部要求的条件，当然可以进去。彼等闻之，颇不满意，声言海外部仍是一种贵族学校。今年海外部在国内招生赴法，对于彼等加入海外部的要求并未注意。此次吴先生率同国内学生来法抵马赛时，彼等即派来代表二人，一面表示欢迎，一面向吴先生表示态度。至此才知彼等昔分为两派者，今已合组成“留法勤工俭学会”一种统一机关，举行所谓“争回里大”运动矣！传单纷发如雪片，宣言海外部与勤工俭学生种种历史上关系，以及组织海外部之动机，即为解决勤工俭学生问题。还有许多愤激语，如“贵族乎”、“贵族教育家”、“平民呀”、“誓不回国”、“誓必争回里大”、“不能承认部分解决”等。一似吴、李已许其全部入海外部，今忽翻悔也者。当我等到马赛之前几日，彼辈曾有一百余人由巴黎赴里昂，

借预备欢迎吴先生为名，意图占据校舍，以为日后交涉地步，不意为法警悉数迫入兵营，严行监视，行动颇失自由。彼等至此愤怒益甚，对于吴先生尤切齿。迨吴抵里昂，彼等连日派代表与之交涉，表明态度，非达到全体加入海外部目的不可。吴先生答称全体加入绝对不能，嗣经一再交涉，乃允以收二十人，如广东学生优待例，因校中尚有二十名缺额也。彼等当然不能应允，现在犹在相持之中。总之此事应该设法解决，但是问题较大，仅使最初提倡勤工俭学之二、三人负责，似乎不可。为勤工俭学生计，亦应自己想出正当方法，与能为彼等设法解决的人，开诚相见，共同进行，迟早总有彻底解决之一日。若如此次大唱高调，不惟于事无益，且足伤各方面感情，深为勤工俭学生惜。观现在彼等举动，似乎向失败一方面走，真不知其用意何在也。（据彼等自述，到里昂后并无扰乱秩序情事，法警所以干涉者，因李骏受陈策所指使，盖陈因彼等在法反对借款，不免嫉恨，或者有几分相近，亦未可知。）（下略）

《申报》1921年11月12日

留法俭学生被迫回国之原因

筱 青

留法勤工俭学生被迫归国，滞留沪上，种种困苦不安之详情，已屡志本报。兹接巴黎通信云，此事之发生原因，固半由于学生几次暴动，且间有良莠不齐，作出种种不规则行为，扰乱治安，为法政府所深恶。然我国公使陈篆，不尽力抗议，隐含假公事藉泄私忿之心，实亦大原因也。当勤工生要求开放里大的先发队，被里大干事褚民谊挑唆法人，强迫送入兵营时，即已痛苦万端，不堪言状。起初尚可自由出入，后来不知怎样便一天紧似一天，逐渐失去自由了。学生代表一方面同吴稚晖商议根本解决办法，一方要求陈篆履行前言，向法政府交涉，恢复同学自由。陈氏外面也是“猫儿哭老鼠——假慈悲”，说什么“愿以去就力争”，“屡向法外部交涉”，其实骨子里，深恨学生，因反对卖国借款，打了他的王秘书。阴谋诡计，挑唆法政府，想藉这个机会，行他一网打尽之计，以报私仇。所以学生代表累次向他请求，他总是恐吓敷衍，始则谓法政府怒学生扰乱其治安，决意遣送回国；继则谓法政府之意如勤工法有一根本解决，即可释放。学生乃竭力进行根本解决。石英、黄齐生二人出而调停，将吴稚晖所拟办法，略加修改，预定真正勤工生为八百人，分“现在即领费者”与

“作工两年后再领费者”两种。前者每人月助百二十方，以两年为限；后者亦月助百二十方，以三年为限，以此优待款项，拟先请陈策垫借三十万。学生中已有一部分完全承认。黄君当于十月十日来已与各方面接洽，满望不日即可完全解决。乃陈策见弄巧反拙，遂加意挑唆法政府，言此百余人系过激党，岂可使留法国。适逢双十节日，被拘同学宣言绝食一日，驻巴学生代表得信后，当即于次日向陈策交涉，要求三事：1、拍电安慰同学；2、用电话请吴稚晖来巴，商议根本解决；3、严重同法政府交涉，恢复同学自由，即不到全体释放，请先放十代表以便与吴先生磋商办法。并约定十二日回信。及日到馆，沈秘书出见，则谓公使不在家，交涉如何，一概不知。代表怏怏而出。当晚接里昂电，谓被扣同学将送往马赛，嘱作速交涉。乃使馆则使秘书支吾，敷衍。十三日早，里昂代表赵某来巴，谓法外部各警厅填写被拘同学履历，即晚送往马赛上船，赶十四日船归国。学生代表即驰赴使馆，谓已同吴先生商有根本办法，请公使抗争，勿送同学回国。陈谓中国无治外法权，法政府要如此，亦实无法。最后约再向法外部要求一次，下午三时回话。及代表按时往，阍人则谓已停止办公，拒不许入了。十四晨，接里昂电谓，已于昨晚十时押送马赛。代表仍到使馆交涉，就冀挽回于万一，乃陈策竟拒绝不见。代表更写一字作最后之请求，谓：“此百余同学之到里昂，并未携带行李，拘禁二十余日，衣服垢腻，无从换洗，若再经四十余日之海程，如何能支，请再交涉，缓期起行。枉此期间一切费用，由同学自己设法维持。”陈策立批一纸谓：“此事屡向外部疏通，舌敝唇焦，无法补救，顷所议各节事实上万办不到，使馆不便再作无效之要求。”十五日马赛传来消息，则确于昨日下午起碇放洋了。此百〇四人（在昂因病保出数人，跳墙跑了数人，在马赛

因在中法实业银行存款尚释放数人)最后之运动,至此遂无可挽回。学生代表得耗后,一面电汇四千方于马赛,一面拍无线电通知船上,以备他们置买些衣服。他们已经回国了,我也无可再说,只是诸位要知道他们被迫的原因是:1、为反对卖国借款恼犯了官僚;2、为争勤工俭学生而设的里昂大学。只是他们能否平安抵国,和抵国后情形如何,那我不敢说了。至于尚留在法同学的现状如何,也要向诸位说说。本月十五后维持费决然停止啦,愿意回国的在使馆报名,回国已经有三、四十人。不愿回国,又重新组织“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宗旨是:1、派人到里昂恢复吴稚晖最后的办法;2、请第三者出来调停;3、切实审查真正勤工法人数;4、为归国的同学筹划相当的生存、求学方法。将来效力如何,请俟他日奉告。目前生活问题,听说日食少许面包充饥的颇不乏人,幸监护青年处,日前找得制花工位一百,尚未发生若何危险,但此花专为过和平纪念之用,以后能否继续下去,尚不可定。近日克鲁邹工厂无故退出学生数十人,学生质问工厂经理,缘何背业合同,彼云:“陈公使有电,限十二月前,将勤工生全行退出”,并示以电文。近日谣传法政府,将全数遣送勤工生归国,以故人人自危。究竟如何,拭目以待。呜呼陈策,呜呼勤工俭学!

(十·十·二十五寄自巴黎)

《晨报》1921年12月11日

留法学生被迫回国写真

勤工俭学之说，两年前风动一时，留法学生先辈，有华法俭学会之设，以当时金价之贱，且意战后死亡，伤废未复，我国人到彼得工较易，以工资为学费，可以自活，鼓吹青年及时奋起，于是前后赴法者，有千六百余人。

学生到法，情势顿殊，金价渐高，工业疲弊，即其本国且多失业者，遑问我远道戾止、言语未谙、技术无所训练之学生，于得工甚难，而诸生赴法时，类皆只备船资，未有旅费，一到境不得工，已成穷困。其后有勉强求得工作者（人数不尽详），然多极粗简之业，如搬送物品，打扫之类，与学生本志大殊，但借此得小资金以资半饱而已。多数不得工者，并此而无之，其穷困情形可以想见。

今岁二月，陈任先初到法使任所，颇思解决此事，与学生会晤，与政府电商，皆未有办法。（其详细商量情形，余未尽悉，但闻学生声言有生存求学权利，于是任先益困。）

三、四月间中法政府合组一中国青年监护处，由陈使与法政府商垫款，分给不得工之学生，每人月百八十佛郎，借以维持生计，学生每日赴处领取六佛郎，穷苦困顿，见者蹙然。

未几有中法实业银行停兑歇业之事，喧传法国借款于中国，有种种押抵，并附条件，由中政府维持该行，法国各报登载甚

详。于是留法邦人，皆起反对，勤工俭学会学生人众，开会发传单，皆用该会名义，于是大触法政府之忌，而垫款每人每月百八十佛郎之费停止矣。反对借款开会，学生又与使署秘书冲突，王、沈两秘书，致殴受伤，于是使署对于学生，益多恶感。

监护处之费现停，学生穷无复之，乃谋赴里昂大学，冀得容纳。时里大校长吴稚晖，适当到校，学生计期前往，而陈使乃资以八千佛郎为路费，学生代表至百四人之多，一抵里昂，路费已罄，不得旅馆，径往校堂，吴未至，司者拒之，学生人众不理。翌日法警已至，押送炮台，盖占住校舍，法政府乃有词也。其后学生与吴稚晖一面交涉，而陈使与法政府押解学生之议已定。法邮船从马赛开时，学生百四人从里昂直解到埠，仓卒登舟，无行李，无衣服，海程四十日，受苦过于俘虏，此余所目击而不及详知于事前者也。

船通西贡时，法政府本不许学生登岸，旋经一军官特发凭证，得以上陆。及通海防，军官特证亦不得发，岸上稽察尤严，且口称中国人不得上陆。余愤极，质问法新公使（与余同船）。法使向余道歉，谓足下自可上岸。余答吾学生既丧失其自由，余亦不忍独承优眷。是日海防政府延余晚餐，余亦谢之。学生在新加坡、西贡皆蒙吾国侨商及各界援助，今抵国，不冻馁于一时矣。而今后如何谋生，如何求学，尤望吾国各界有力诸君为筹一善策也。国内教育不足以满青年之望，学生左计，一时奋往，流落国外，归者之徬徨如此。其未归者，更有流离穷死之戚。数百人皆中学毕业程度，以吾国教育之不发达，中学毕业，在全国民中实凤毛麟角，忍令颠沛至此耶？望力图之。林长民记，十一月二十六号

俭学生为陈策所卖

愬 生

勤工俭学生问题，近益陷于纠纷之境。前此公使陈策，竟在藉勤工学生之力，将在法所倡办之里昂大学等事业，一举而两清之。故竭力见好于勤工学生，嘱其结队赴里昂，不须得主管者之允许，径占领之。一面发给车费，愿负全责。学生等不知其诈，欣然如法照办，遂为法警拘禁。刻虽经各方面交涉之结果，徒以公使勾结法人，遂致无可挽救，该被拘学生等一百一十五人，于十月十四日，由法警监视赴马赛，迫遣归国。此项学生之归，行装未携，狼狈万状，有甚于华工。然此等学生，本自由之民，非如华工有合同拘束，军法部勒也。今竟遭法人施以如此待遇，国人在欧，复何颜向人？法国每年有非洲人及蛮荒野人入境者，法政府至不愿其居留，每借故以军警威力，强迫送归。此项送归者，法人例称为“不愿之人”，谓法人不愿其居留也。今勤工俭学生，亦遭此待遇，若法人果以“不愿之人”之美名见贻，则国人颜面，乃真扫地尽矣。

中法教育事业可虑。吴稚晖曾对学生宣言：去则同去。今勤工学生百余人，既强迫去法，吴君既无法挽救，故亦决计去职返国，以践前言。里昂大学，乃无形中经一打击，虽开学在即，其后来之生命，亦甚难乐观。一年前甚嚣尘上之中法教育事业，今殆烟销烬灭矣。

选自《一月中巴黎之见闻闻》，《时事新报》1921年12月4日

勤工俭学生争取开放里大斗争的简况*

中 虚

拒款风潮发生之后，法政府因使馆馆员被殴，极表不安，且声言惜未按照本年三月中国政府之主张，遣送回国，致生枝节。遂决定撤销委员会，并于九月十五日止，不复发给学生维持费，于九月三日发出通告。学生等以通告发表太晚，又到使馆要求再予维持一月，以后自筹解决办法。使馆又与法政府请求继续维持一月，法政府乃又拨给十万佛郎，声明此为最后之捐助，十月十五日以后，一切不愿过问。

先是六月六日，王若飞等二百二十五人开会决议，要求将里昂、中比两大学改建工学院，收容勤工俭学生，函请使馆主持赞助。九月十日又开会争回里昂大学，遍发传单。而里昂大学适于九月间落成，吴稚晖君携带国内新招学生百余人，当于是时抵法。而勤工俭学生闻讯，即于九月二十一日组织先发队百人，号曰争回里大，并移学生总会于里昂。据所述之理由：一、里昂大学与勤工俭学生有极重要的关系，这是李石曾先生回国时留别我们的话；二、中国已有千余学生来法，开办里昂大学，自是刻不容缓，这是蔡子民先生答《进步报》记者问何以在法创办里大的话；三、里昂大学是公开的、普通的、劳工神圣的，这是吴稚晖先生说的话。

* 题为编者所加

先发队占领里昂大学后，该大学校长法人苏邦，大形掣肘，就商里昂市政厅，召集警察，将百人之先发队，于次日全数驱逐，暂行安置于附近兵营内。里昂府尹，将情形报告法内务部。文牒内有：中国学生借众占领房屋，损害治安，并于警察长入劝其出校时面受侮辱，又在里昂散布传单，种种违犯法律等语。其最为里昂官厅所不满意者，即暗中交结激烈派省议员，致里昂府尹横受该议员之质问。法政府以学生等涉入政治臭味，遂主张驱逐出境。法外部则主张遣送回国。使馆闻信，先用口头交涉，请其释放，复用书函，请其取消遣送回国之主张，同时与章行严君讨论办法。章君主张考试，以最优者送入里昂大学，中西文不通而体格强壮者，代为觅工，均无以上资格者遣送回国。以上办法宣布后，学生全体反对。适吴稚晖先生于十月三日由里昂到巴黎，陈使遂于三日邀集吴稚晖、章行严、高叔钦、李显章诸先生、郑毓秀女士在使馆大厅，讨论最后解决办法。吴稚晖提议办法如下：一、章行严担任筹款，向国内各处募捐每年九万元；二、公使担任向政府募捐，每年三万元；三、捐款未到之前，先由使馆借垫；四、学生五百人送克鲁梭工厂，余觅相当学校。大家同意，分任办法，并由使馆向法政府商量克鲁梭工厂事。

学生全体闻信后，以吴稚晖所拟办法出自理想，大家不能赞成，仍要求开放里昂大学为根本解决。吴稚晖于四日在客寓候学生代表来谈，竟日代表不到，吴遂于五日仍回里昂。七日章行严知无办法，亦往百灵而去。法政府方面，经使馆屡次解释无效，遂于十月十三日由外部派员到里昂，护送学生一百零四人往马赛乘船回国，不幸哉此勤工俭学之学生也。

选自《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经过情形》，《申报》1921年12月26日

勤工俭学生争取开放 里大斗争的经过*

罗承鼎

里昂大学在历史上本与勤工俭学生有密切关系。倡办里大的李石曾于民国八年归国途中与勤工俭学生书有云：“煜维以事之成，大之于国家前途有重大之关系，小之诸君亦可于此得研究高深学术之机会……将来之成功，必有以慰诸君暂时之离别耳。”观此数语，谓里昂大学是李先生专为勤工俭学生设的，亦无可。我们争回里大，自有正当的理由，本不必谋及使馆。不过正当里大运动开始的时候，使馆忽然传出停止维持费及遣送回国的消息，于是巴里同学的面包问题和各地同学的求学运动遂打成一片了。各地驻巴代表去使馆见陈篆，陈装出极诚实的态度对代表说：“送回国不是我的意思，是监督委员会因八月十三日的事（殴打王曾思），很为动怒，出此主张。我还是极力设法维持。我在法一日，学生一日没有回国的事。现在吴稚晖先生快到了，里昂大学可安插一部分，其余慢慢地设法。”各代表同他商量去里大的事，他允支出十万方为至里大的车费及生活费，并说：“你们先须去六七百人，乘吴稚晖未到，将校舍占住。他一到就不成功了，法人方面的交涉，我完全担任。中国人方面，你们自己去交涉，我不过问。”随

* 题为编者所加

以二百方交克鲁梭代表带回，作先发队十五人的车费。

我在离克鲁梭三点钟，里昂九点钟的火车的拉马西勒地方作煤矿工。有一天我的朋友爱资由克鲁梭去拉马西勒，见我的工作太苦，身上又负了伤，劝我辞工，同他到克鲁梭休息几天，以后再觅别的工作。我因为作了几个月工，未余一文钱，反亏了些伙食费，若是辞了工，登时就发生面包问题，所以工作虽苦，我还不想丢掉。

一天傍晚，同几个朋友在树林中散步，他们对我说：“你现在不能作工，何不去里昂逛逛？勤工俭学问题，蔡子民先生已经弄得愈加紊乱，看看这次吴老先生的手段如何！”我因这点好奇的冲动，遂起了去里昂的念头。

九月二十四日早七时，同涧石由拉马西勒坐汽车到得希史。在车上得一个朋友由里昂发来的信，上面说：“先发队已被法国警察押居兵营”。我看了很是惊异。心中想道：“为甚么北京拘禁学生的把戏，在法国唱起来了！”十二时上火车，午后三时到克鲁梭。

二十五日同宅桴、颂铭、涧石步行去孟沙南工人宿舍，会几个朋友。孟沙南离克鲁梭约十六七华里，工厂一直相连。入寄宿舍，见板壁上贴一张由里昂发出的通告，上面有一句话：“使馆已派员来里照料”。我说这不是照料，是监视。然后我问一个朋友：“此地同学对于里昂的态度如何？”那个朋友说：“什么态度！初唱争回里大的时候，人人热心；现在消息不好，大家都缩住了。这是中国人的通性。何必问！”我见这样情形，遂同涧石决定到里昂一看。七时半乘火车回克鲁梭。宅桴、颂铭闻我们要去里昂，想找几个人同我们商量一个进行的办法，去了许久，找着一位袁君来，同立着谈了几句，都是些不关紧要的。我即向他申明：“我们

此去，看看朋友，是私人行动，绝无团体的性质，不能负何种责任，不过对于团体有可尽力之处，当然尽力。”说了几句就走了。宅桴、颂铭临别时再三嘱我们道：“你们到了里昂，对委员会的代表说：‘第一要防备官僚方面的手段，莫上了他们的当’。”

二十六日早六时半由克鲁梭上车，午后二时到里昂。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又是著名守旧的地方，街上电车、汽车往来如织，颇有巴里气象，但建筑多系旧式，足以表示这个地方还没进到二十世纪。下车后过了罗纳河桥，不知道去里昂大学的路径，向一位老者探问，他即从衣袋取出一块纸，将我们所问的路线一一画出，并写一大篇说明书。当时一个邮差走来用中国话问我们：“你们问甚么？我会说中国话，你们同我说中国话顶好。”我们将问路的意思告他，他说：“我带你们去，等一会儿有三十号的上山电车来，我们同坐车去。”在等电车的时候，我问他：“你怎知道说中国话的？”他说：“我在天津十五年，八国联军打破北京的时候去的，前几年才退伍回来，所以学了很多的中国话。”坐车到了大学所在的地方，他下车指给我们方向，即办他送信差事去了。

里大附近，中国人新开了一个协和饭店，我们走进去，见里面坐着很多的中国人，大概都是勤工学生。因为没有相识的，没多谈话。肚中正是饥饿，拣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将菜单上价格最低的要了两小碟菜，一杯汤，再要了几块面包。算下账来，刚刚十三方，比克鲁梭法国饭店要贵两倍。

饭后坐了一会，忽见华林、宋父两人从外面进来了，彼此招呼。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道：“刚从兵营出来。”我问：“兵营可以随便进去？”他们答：“不能随便，我们因为李骏给了一张名片，写明进去看朋友，所以不遭警兵拦阻。”我问：“拘留同学，到底是哪方面的意思？将来怎样解决？”他们也不知其中真相，只说：

“闻里昂政府说是奉巴里内务部的命令。至于此事与内务部有何关系，将来如何处理，局外人实难猜测。”傍晚我们在饭店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暂时住下。

二十七日早在协和饭店吃茶，得一个消息：“由李骏交涉，从今日起兵营每日放出十个代表，同吴先生接洽，磋商办法。”等到十一点钟，十位代表来了。谓已同吴先生谈话，吴先生要他们拟定一个办法，午后五时半再去作正式的谈话。我向几位相识的朋友，将克鲁梭嘱托要防备官僚手段的话转述，他们说：“我们知道陈策不怀好意，不过暂时利用他。”我又向别一个朋友问前几天情形，那个朋友对我说了一点多钟，很详细。如今把他的话记在下面。

我们二十一日早六时到里昂，即入大学，会庶务褚民谊。他见了我们，很是动怒。请他打开房子让我们进去参观，他不肯。我们都屯在那边旧房子里，向他借厨房作饭，也不肯。他说他办这学校是奉法政府的命令，他去问法政府。十点钟的时候，大学法国书记葛郎(M.Cauran)来了，对我们说：‘你们若先有信报告我，我还到车站欢迎，现在这样来，我们不得招待。下午两点钟，有警兵来将你们捉起去。’他查验我们的护照，要将护照送到警察局去。我们不肯交，于是曾仲鸣（华法教育会办事人）定要大家交出，拿往警察局签字，约定次日午后二时退还，如不退还，惟他是问。大家见他担保，才将护照通通交给他。彭济群（华法教育会办事人）遂坐汽车去唤警察。下午二时，未见有捉我们的大队警兵来，只来几个警兵看守校门，不让我们出去。协和饭店送饭给我们吃，褚民谊不让进去。后由警兵送入些面包和帆布床，我

们在那边旧房子里睡了一夜。二十二日下午，果然来了大队武装警察约二百名，架五六架大汽车，来势很是凶恶，警察长向我们宣布说：‘我们打电话到巴里同你们公使商量，叫暂把你们押居兵营。’我们中间有几个法语讲得好点的向他说明来的理由，他登时变和气了，他说：‘不是我们侮辱你们，我们奉了长官的命令，不得不这样办，求你们原谅。’大家知势无可拗，遂上汽车去兵营。兵营房子很大，没有床铺，只有一副木板，一个草包，一床毡子，同兵士用的一样。每天吃两顿，均是兵士办的。伙食不很坏，起初两天每人每天收伙食费三方，后来警察长将已收的一千六百万退还说，奉长官命令，不收我们的钱。初进兵营，出入尚可自由。当时派了三个代表到巴里向使馆交涉，闻吴稚晖快到马赛，又派了三个代表去接吴氏，和吴带来的新同学。二十三日下午李骏到了。据他说是奉公使的命令来照料我们，发维持费及向里昂政府交涉恢复我们的自由的。但他未来时，还可出入自由，自他一来，我们遂不能越兵营的铁门一步了，不知他老先生怎样交涉的！二十四日早六时吴先生到了，下午他亲同李骏去兵营，我们在兵营开了一个欢迎会。吴向我们宣布他在香港同李石曾商议解决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办法。他又表白这次拘禁同学，决不是里大方面的主张。他说里大无论如何腐败，最少总有点反对军阀官僚的空气，岂有跑到外国还借外国武力压制学生之理？吴先生出营时，叫李骏向警长交涉，放五个人出来，同他磋商办法。昨日（二十六日）没人出来。今日（二十七日）始准十个代表出来，八点钟归营。明天又可派十个人出来。

是日下午各代表在协和饭店楼上会议。将我也扯上去列为代表之一，但我始终未发一言。当时议定八条：（1）由勤工俭学团体调查确实勤工俭学生人数；（2）以里大房屋能容限度为招收勤工学生人数之标准；（3）入学手续由勤工俭学生团体自定；（4）勤工俭学开办费由里大开办费内开支；（5）不入里大者得以相当之经济额，入其他指定之学校；（6）自愿工作者得受相当之补助；（7）经费筹集由中法政府，中法青年监护团、里大及与勤工俭学有关系之团体共同组织经济筹备委员会筹集之；（8）所筹得之经费交由里大分配。

五点钟我们去里大，吴先生出来接待，李骏也随着出来了。吴看了我们的条件即道：“这种办法，我极端赞成。但我有些做不到。”以后即将他的办法当众宣布，今将吴的话撮要记在下面：

这次只要法政府不要他法国的面子，陈策代表中国政府不要中国的面子，将你们送回国，我吴稚晖还要什么面子，只好叫同我来的那班贵族学生（因为勤工学生宣言中谓新招的是贵族学生）将里大房子打毁，大家回去拉倒。我动身时李石曾送我到上海，住了几天，我叫他送到香港。他同我在香港商议了一个办法，现在将你们送入半工半读的学校或工厂，每日只做四点钟的工，其余的时间读书，另外筹笔款补助你们的费用，或是替你们聘教员。这笔款从哪里来呢？湖南答应三万元，四川三万元，陈策担任北京政府三万元，我同蔡子民、李石曾再向江苏、广东及各省筹三万元。每年以十二万元为勤工俭学的补助费。共以两年为限。两年以后，再替你们筹到每月三四百万的半官费，让你们完全读书，以三年为限，但湖南、四川两省人数太多，半官费我不敢负

责。十二万元须半年才筹得来，这半年中请公使馆每月暂垫五万方，共三十万方，如果你们承认，明天我同你们去巴里向公使交涉。至于里、比两大学容纳人数，里大只能容二十人，因为以里大的预算，每人每年须三百元。里大本打算以六千元请两位中文教员，现在不请了，以此款作你们二十人的费用。你们入校不用考试，由你们自己推选。比大可以容一百人，但须分作四年进去，今年只能去二十人。里大的空房子虽说多，却没有修理。这一栋修理好了的，从前估工只要十二万方，现在计算下来，用去八十九万。那栋房子照样修理，至少也要八九十万，这笔款子实在筹不出。若说不必修理，大家搬进来，那末里大又要变成华侨协社。你们今晚进来，我明早就走。里大的经费都在李石曾手里，你们要这样办，可打电问他要，我不敢负责。现在国内几个提倡海外教育的人，蔡子民、汪精卫、陈独秀都失了社会信仰。李石曾的名誉简直一败涂地。

以汪精卫的夫人，尚且叫汪精卫以后不同李石曾来往。他说李石曾到处找钱，找几个钱尽寄往法国，给他的勤工俭学生用了。我这次来，是替李石曾帮忙，恢复他的名誉的。你们如果爱惜石曾，当然爱惜里大，你们要将里大弄糟，我不走，对不住李石曾。

大家向吴要求是里、比两大名额稍为扩充，他于是又说：“这是我开肠破肚的话，没留丝毫余地等你们还价的。我素来说话是不折不扣，我同李石曾两人做事每每失败，也是吃了说话不折扣的亏。总而言之，里大无所谓开放不开放，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当时有一人问：“假使我们经济问题解决了，可以入里大否？”吴答：

“你先生的经济问题解决了，一月有几百方，不去巴里进法国学校，跑到里昂大学哪里咕哝说中国话，那我敢说你先生是得了神经病！”

大家对于吴的办法，虽觉与提出的条件相差太远，但都能谅解吴是诚意维持，当时承认同吴次日下午去巴里商酌进行。

当办法议妥之后，李骏走出，约五六分钟进来，自己说道：“我刚才出去，是因为上午同警察局抬了一顿杠子。我说我代表使馆事交涉释放学生，你们不信我的话，我只好回巴里。刚才又打电话说要回巴里，他没说什么，我今晚回去，请使馆再向外交部交涉将同学释放，同吴先生去巴里。”各代表及吴先生均留他，他推辞说：“钱用完了，大家去没有车费，再打电话向警察局交涉免票，不知如何？”他出去不久进来说：“警察局要明天商量，明天你们代表八点钟出来，到我那里，我们一齐去警察局交涉。刚才警察局对我说巴里消息很不好。”大家问甚么消息，他停了一会说：“巴里还有四五百学生来。”大家都说已经发电各校，叫不再来人，各校回信都承认，何得还来四百人呢？这话恐不确。李骏又说：“我今天接一个电、几封信，说还有大队人来。”人家对于他的话，未十分注意，即与吴作别出去了。

在协和饭馆吃晚饭，都有几分喜色。十个代表及原在外面住的十余人吃完了饭，牵扯着要去兵营。有几位朋友要我进去，我因晚上有点事不能进去。回寓写了几封信，将一切情形向各处报告了一下。

二十八日早起即去协和饭店等候兵营代表，等到午后没有影响，闻李骏已回巴里。我知其中大有诡秘，遂同几个朋友用“觉社”的名义发了一张通告，揭穿陈篆的黑幕，指出他种种阴谋，并嘱各地同学对于兵营同学遣送回国的事特别注意。

二十九日早房东太太对我们说，警察局要我们拿护照去签字。我们去到警局，他签了字即将我们的护照扣留了。问他为甚么扣留，他说奉厅长的命令。我们说来此地看朋友的，他说：“都是说来看朋友。”后来他允许午后四时令人将护照送交房东。下午同几个朋友去美术博物馆游览，里面陈列的大半是油画雕刻，以裸体美人为最多。有一处陈列中国磁器，都是花瓶大盘，与日本磁器摆在一处。草草浏览一遍出来，我即同华林君去兵营，想会会朋友。走到兵营铁门外，即有警兵查问，我们说明来意，他引我们进铁门里面，问警察长。适逢李隆郅君从内面出来，我就同他谈了几句话。李君也说早知使馆要算计勤工俭学生，不料来的如此迅速。我说：“现在代表不能出来，一切事都停顿了，不如函告各地再举代表同吴先生去进行，俟办法妥当了，他不能不将同学放出。”

李君说：“已有代表在巴里，不用再举。遣送回国，怕是定了。你可至大学问吴先生对于我们的态度如何？”又说了几句闲话，遂约定明日午后二时再去。晚六时去大学会及吴稚晖，我问他：“兵营同学恐有被遣回国的了，先生有甚么法没？”他说：“决不至此，没有犯他法国的法，为甚么要送回国？”我说：“假使送回，先生当怎样？”他说：“我没别的法子，只有同着回去。”我说：“这在先生个人的表示很是正大，同学也很感激先生这番意思，但事实上无甚益处，先生须有一个较为妥善的办法才好。”他说：“以外没有办法，只好行我个人的意思以谢同学。”我出来回到寓所，果然警察将护照送交房东太太，房东太太交给我们。我问她怕警察否？她说警察最讨厌，最不讲理，但是她毫不怕。她叫我们只管住在这里，不要紧。是日我又用“觉社”名义发了一份通告，谓兵营同学回国消息紧急，各地同学须急起救援。不意两日以后，即

有“非党社”的通告出现了。他的意思，谓将同学押拘兵营，是吴稚晖、褚民谊的阴谋，他又处处袒护陈策，谓送回国的话，是吴稚晖故意使人造谣，恐吓同学。

三十日早蒙达尼驻巴代表汪泽楷到了里昂。午后二时，我应李隆邛的约去兵营会他，至铁门外面，被警察拒绝，不让进去。我往别处游了一会再去，适逢李君在外面，遂进去同他谈话，将昨晚会见吴稚晖的情形对他说了。他说：“再放我们出兵营我们也不出去，因为被法国警察拘留，是我们学生很大的耻辱。我们非拿里大完全解决全体勤工俭学生，达到圆满目的，决不出营。请你通告外面同学，对于摧残学生的褚民谊，总要有种相当的对待。”说至此，警察即喊：“走……走”我即遵警察先生的命走了。

我在电车上想：“为甚么他（李隆邛）态度与昨天迥然不同？”后来过细打听才知道是汪泽楷的主张。他在兵营演说，谓巴里、里昂是两支兵，如人的两脚一样，若是兵营同学出去，就少了一只脚。想以里大根本解决勤工俭学生，兵营同学万不宜出去。至于送回国的话，是一班怀破坏心的人造谣言，决不可轻信。他们听了他这番话，态度因之变了。

十月一日，陈楚从兵营混出来将往巴里，请章行严、高鲁以第三者的地位出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要求吴同去。吴谓如章、高有电来，他即去巴里商议办法。

二日早八时，留学监督高鲁到了，不久即同吴氏去访议员穆岱。午后一时，高在里大与新到的学生见面，我同两个朋友问吴氏能否旁听，经吴氏允许进去。高监督因为有勤工学生旁听，他演说时，带说几句道：“这个问题，我们在巴里已经商妥，不要法国人管。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若法政府将兵营同学送

回，我也带官费生一同回国。”高演说毕，吴即报告道：“湖南章行严先生对于勤工俭学很热心的，我们想请他出来帮忙。他现在要去德国，我今去挽留他几天，大家设法将这个问题解决。在兵营的同学若是遣送回国，我只好一同回去。”过后我问他解决的方法如何，他说大致与前天议的无多出入。他说立刻要上车，不及去兵营，也无暇写信，叫我将这意思去兵营报告。我问兵营同学是候巴里的放出来，还是早可以出来？他说这不要紧，许一两天后放出，也许一会儿就出来。

是日恰好有人给我一张李骏的名片，上面写明某某两人进兵营看朋友。两人中一个恰与我的姓相同。跑到兵营，将名片交警察长，他看了恭恭敬敬让我进去。到里面，他们正在开会，我将高鲁今天来邀吴去巴里的事在会场报告，并说：“巴里消息，我们一点不知道，屡次写信问代表，他们从未答复一字，不解何故？”

各地代表都以这事很重要，于是召集大会商议。当时有人说：“巴里代表对于恢复我们的自由，毫不出力，似乎是想牺牲我们求得他们的权利，非与他们脱离关系不可。”又有人说：“不要这样激烈。”会议结果：由兵营派一代表去巴里与各方面接洽。但是兵营里的人如何得出去？于是有人提议要我去巴里，经大会通过。我即起来辞谢，因为巴里代表同我没有甚么感情。这件事，我从未预闻。以前巴里一切情形，概不知道。我在此略负传达消息的责任，屡次写信到巴里，他们从不答复。他们向私人通信，总说回国是谣言，劝大家切莫轻信。似乎对于我的信表示很不满意。以我一个生手，同他们不满足于我的人去议事，即使主张十分近理，他们亦必反对。我在此还可通点消息，我走了，兵营消息更不灵通。因此，决计不能去巴里。将此理由提出，大家也未免强要我去，遂公推赵世炎。如赵混不出去，仍然是我去，我当

时承认了。代表职务：第一恢复自由，其余只要达到能生活、能求学的目的算了。幸喜出营时，警察换了班，下班的警察见名片上面写着两个人，所以让我们出去。赵出营即坐晚八时火车回巴里。

三日早由公使馆传来蔡元培、李石曾两人九月三十日致勤工俭学生一电，其意谓十万元津贴可望实现。于里大筹设补习班，勤工俭学生稍待可也。下午克鲁梭又到代表四人，其中宅桴、颂铭、经五三人与我相熟。我问他们来做甚么的。他们说没得着巴里、里昂一点消息，以为兵营同学已经送回，众同学要他来看看这里的情形到底怎样？我将前后事情，对他们说了一番，他们都以半工半读的办法为好，但恐工厂不易交涉。如果工厂交涉得每天只做四点钟的工，两年以后又有完全读的希望，各地同学没有不赞成的。

四日早有人接到巴里私人的信，谓此次遣送回国，将成事实。遣送之理由有四：（1）未经校长许可擅行入校；（2）警厅令出校出境，抗不遵命；（3）未报告警厅经其许可，擅发传单；（4）过激党。但这个罪案，未见法政府明文，是由公使馆传出来。第四条罪案的构成，有两个原因：一，同学初入里大时，褚民谊向里昂政府报告说：“这些不是好学生，都是共产党。”二，同学拘留兵营以后，有位议员名费甫立耶的曾质问政府何故将中国学生拘留，又做一篇替学生抱不平的文章，在里昂《进步报》发表。费氏是个有名的共产党。法国政府最怕最恨的有两个名词：（一）德国人，（二）共产党。这班学生既经褚民谊报告，又与费氏来往，形迹很有可疑。所以陈策迎合这种心理，捕风捉影的遣成“过激党”三个字的罪名。

午后，赵世炎从巴里发来一电，谓恢复自由无效，但无回国

危险。但既不遣送回国，何以不能自由呢？既不能自由，各代表口口声声说：“回国不成问题”，到底有甚么把握？有个张务源从蒙达尼学校出来，天天在协和饭店唱高调。谓入里大，须要考试。作工的学生一个法文不认识，在国内又没受过教育，进学校干甚么？送回国事实上理论上做不到。见人家谈及遣送回国，就骂放狗屁，造谣言。现在得了赵的电，他益发得意。

六日早未起床，接了两张十月三日的通告，一张是巴里学生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将前八条约为五条，再加上一个筹款的方法：
（1）运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2）向中央政府及各省政府筹款；（3）向社会募捐。一张是一个禁令式的启事，我且将他的全文录出来。

各地勤工俭学生委员会特别启事

本会今郑重声明以下四项，幸诸君子谅之。

1. 本会成立之主旨，在谋全体勤工俭学求学问题之根本解决。凡所以促成此问题之根本解决者，本会无不斟酌为之，不知其他。

2. 无论私人或团体有谋破坏本会之进行者，本会认为勤工俭学生之敌人。

3. 本会与外界人士和机关，只有公开的正式的要求，无秘密的接洽。如有滥用本会名义以利私图者，一经查觉，当共击之。

4. 本会只为本会正式宣布的言论和文字负责任，并希望爱护本会的个人或团体不以无谓的言论，侮会本会的行动，致碍勤工俭学生求学问题之解决。

刚看毕通告，听闻吴稚晖转来了。赶急起来穿衣洗脸，跑到

大学，因吴睡了，没有会及。下午克鲁梭几位代表邀我去大学，会见吴氏问他巴里经过的情形。他说章行严去使馆商议办法，分作四步进行，第一步筹集国内款项，请章先生出来主持，国内如熊希龄、范源濂等均加入，已得章先生许可；第二步请公使担任垫借三十万方，陈策亦已承认；第三步须学生方面有一种契约式的证据，承认这个办法；第四步请公使商及法国政府和私人交涉工厂及学校。

（一）（二）两步无障碍。第三步巴里学生代表汪泽楷、李维汉、王若飞、方敦元、赵世炎等不肯承认，以致第四步无庸进行。遣送回国，据陈策说，完全出于法外交部的意思。他屡次极力交涉，外部对他说，中国人不能安顿，法政府只好代为送回。最后外部说只要中国人有根本解决的办法，以后不致闹事，则可免送回。陈策向外部说已经有了办法，他可担保以后不闹事。但外部对他说：“现在你说有了办法，将来他们又出传单，你能担保么？你保他们不闹事，你的秘书被打，何以不能保呢？”陈策说外部这样说，他无词以对，只好等真正有了根本解决的方法，再去交涉。陈策并说法政府果要将学生送回，他也拿护照去外交部签字，一同回国。

克鲁梭代表闻吴说：“不承认这个办法的，不过是委员会几个代表，各地同学必定赞成。因为代表一面把持，此事并未宣布，各地均不知道。现在我们将此事宣布，征求各地意见，赞成的叫他亲自签字，若取得多数同意，此事即可解决，兵营同学，亦可恢复自由。”吴说：“你们征集多数意见，解决这个问题，很好很好。但不知多少天能成功？”他们谓须一星期。吴谓太缓，因为兵营同学送回，必坐十四日的船。他们闻了此言，都似冷水浇背，无心向各方面进行了。

晚上接宅桴自巴里发来一信，说：“我（宅桴）到协社，遇见巴里代表方敦元，他问：‘骂陈策的通告，是你们出的？’我答‘是’，他说：‘就是这通告坏了事，你们为甚么不得这边的消息，乱发通告？’我说：‘因为得不着你们的消息，外面的风声又紧，我们很是着急。’汪泽楷接着说：‘甚么风声！送回国是屁话！’落后我在别处会见几个朋友，问他对于吴先生的办法赞成否，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办法。我向他们一一说了。他们说：‘这很好！何以代表从未报告？他们每次会议，都是禁人旁听，很守秘密。’但驻巴委员代表也非全不报告，不过每事经他们否决以后，有人质问，才出报告。报告又是将揣量大家赞成的部分尽行去掉，揣量大家不赞成的，遂尽情披露。”

七日早赵世炎回里昂，到我那里。我即问巴里的情形，他说毫无结果。我问他的主张怎样，他说十月三日的通告就是他的主张。我说这样怕难于做到，他说吴的办法太理想，他（吴）到巴里未商量妥当，就跑回来了。我说吴先生说你们不承认他们的办法，他无从进行。他说：“这个办法，无承认之必要，只要他们行得动，行就是。”我问回国的事怎样，他说：“不成问题。”我说：“听闻陈策说外交部一定将兵营同学遣送回国。有这话么？”他说：“有这话。只要我们有办法，自然不能送回。”我问现在打算怎样？他说：“我将李骏的名片带来七个，想请外面的同学进去，换几个代表出来，慢慢同吴磋商办法。”我说：怕没人肯进去。谈到此处，赵匆匆进兵营去了。我窥赵明知回国定成事实，他还极力隐讳，此去兵营，必谓回国不成问题。兵营同学见无回国危险，意志自然强硬，此事定无解决希望。

在里昂住了十多天，几个工钱吃完了。去别处找工，没有车费。拉马西勒几个朋友都往巴里去了。我的行李还放在那里。因

此，很是着急，想即刻离开里昂去别处找工。适逢有个朋友去克鲁梭。我即于午后就他的车费返克。

到克鲁梭会见一些同学，都谓回国不成为事实。加以巴里代表十月六日发出一份通告谓“回国已不成问题了。”因此克地同学的态度益发冷淡。

克鲁梭有许多同学很赞成半工半读的办法。于是发出通告，征求意见，签名者一百二十余人。再由克地签名的人发出通告征求各地同学的意见，各地同学多表赞成。有很多的同学已直接函告吴稚晖、章行严两人，承认此种办法，请他们向使馆交涉，释放兵营同学。

九日晚有两个朋友从里昂到克，谓学生方面由陈楚同石英、黄齐生两人另筹出一个办法：将半工半读的两年期限，改作入费用较廉的实习学校。里比两大收容勤工学生四十名之议取消，每人每月补助一百二十方。两年后考入专门学校，即得半官费。若有因现在工作合宜，不愿出厂，两年内不领补助费者，则两年后可领三年的补助费，以后考入专门学校，即得同等的半官费。补助费定为银行支票式的兑条，每月一张，由吴、章两人签字，监督委员会担保。即时领费入校者，发给二十四张，两年后领费者，同时发给三十六张。办法议定，学生委员会代表亦不承认，赵世炎不肯进营报告，此议遂被否决。

双十节，兵营同学愤于个人的自由被公使馆、里大职员及法政府无理剥夺，遂相约绝食一日以警示各方面，希望各方面鉴兹苦衷稍为感动。不意绝食自绝食，各方面视此百余学生之生死，毫不介意，对于学生的要求，没有丝毫转机。黄齐生到巴里，以里昂第二次议定的办法报告，想得他们的赞成，然后请公使向法政府交涉一切。不料亦被驻巴学生委员会拒绝。巴里方面同学又

不能作何种表示，此议遂归消灭。

十一日法外交部派的代表、里昂市长、警察厅长同曾仲鸣等进兵营，询问各同学的履历住址。未缴护照的叫将护照缴出，又叫预备行李，日内即离开里昂。问送往何处，或言送回原地，或言送往巴里。汪泽楷又去里昂，所持论调，比前更为强硬。谓回国的话，是私通里大的人造的谣，是吴稚晖的恐吓手段。如果兵营同学回国，他当先去马赛。他又说：“李石曾以勤工俭学主义骗了我，我现在非骗李石曾一下不可。”落后他见消息不佳，当夜即回巴里。

十二日下午，赵世炎才将吴写的每月一百二十方办法的信传进兵营，兵营同学随即复信承认。吴即电请陈箬向法政府交涉恢复自由，并谓此事他负完全责任，陈置之不答。赵君见事无可挽回，当时要去马赛，经各同学劝解，遂于晚间回巴里了。

十三日早克鲁梭新派代表袁君到里昂，闻兵营附近一里路内外不准中国人来往，他即去里大将此情形报告吴稚晖。吴亦甚骇异，随即以电话问警厅道：“何以今天不许学生进营探问？”警答：“系奉外交部命令，禁止内外传达消息。”问：“何时发赴马赛？”答：“尚未得巴里命令，大约明早必知究竟。”问：“他们一物俱无，何能遽行遣送？”答：“我们自然备办。”吴欲再问时，那边即挂个了。袁君问吴有法子可以挽救没有？吴答没有。袁又请吴去巴里交涉，吴不允。谓他一到巴里有许多人向他借钱，无法应付。并说：“此事酝酿已久，从前本有可以解决机会，为几个代表从中把持，迁延至今。这些不良分子，本有送回国的必要，可惜连累一些好人了。”

下午外交部代表、里昂市长、警察厅长及议员等入营向同学说：“此事已电告中国政府，今得中政府回电，将一千五百勤工俭学生一概送回国。”未几大队武装兵警到营，层层围住，驾大汽车数辆，将同学点名上车，每车以兵警二人上刀实弹押送。

未经车站，一直送到车箱，每六人派一兵士看守。车箱窗帘放下，内外不准观望，情形极为凄惨。兵营出发时，曾仲鸣向警察长保出福建同学五人。有两人藏在阴沟内，警长没有搜及，一天以后，才爬出来。有几个同学向警长声明自己有钱求学，并愿不居法国，以后去德国或比国，请求释放，警长不允。发赴马赛时共一百零四人，内中真正勤工俭学生仅六十余人，其余都是自费生及官费生（由勤工俭学生变成官费的）。

出发前有位议员进营演说道：“诸位不以为法国是自由、平等、博爱，那是假的。即如你们来到里昂，不论道理，拘禁起来，这是自由吗？里昂大学，同是中国学生，有钱的进去读书，无钱的，关在兵营里，还要遣送回国，这是平等博爱吗？……此后勤工俭学问题，一待中法两国政府解决，但两国政府已取得同意，全体遣送回国。”

同学上车时，吴到了，即向众宣布，谓已将校长职务交与褚民谊，十五天后即离法国，以谢同学。

袁得了兵营出发的消息，即拍一急电给驻巴学生委员会代表，他们既不派人去，又无回电。到十四日晚上才由巴里发一电到吴稚晖，要他设法挽救同学，不知同学已在马赛开船了。

过了几天，驻巴代表用旧委员会的名义出了一篇很长的通告，开首一句就说：“变起仓卒”，接着说，“不料号称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政府，竟使出这种压迫手段。”中间说：“这次遣送兵营同学，是里大职员、公使馆、法政府三方面造成的。”末尾声明他们代表决定回国。（一九二一·一一·一〇于巴黎）

选自《留法俭学生求学运动之挫折》，《晨报》

1922年1月13—15、17—22、24日

附 录

勤工俭学生进占里大之前因后果*

愚 公

记者通讯本报，向来喜述国际大事。从于国人眩于外情，日事内争，势将陷于朝鲜、印度之惨境，故辄就旅欧见闻所及，举其问题之最关重要者，陆续寄登于本报，以为国人耳目之助。其中尤以涉及远东问题者为最注重。半年以来，通信所述，如英、日续盟也，中法借款也，日太子游欧也，华盛顿会议也，皆为系统的叙述，度亦早邀国人之鉴及矣。职是之故，凡仅关于华人之事而不涉及对外者，记者皆略而未述，如勤工俭学问题，即其一也。最近此问题愈益纠纷而不易解决，且亦含有对外关系，念国人之关怀此事者，当亦不乏其人，故不能不一述其实况，以尽报告之责焉。

勤工俭学本由李石曾、蔡元培等倡之于民国元、二年，当时闻风起而来法者，类皆趋重于俭学，每年以六百元为限，绝少抱工学主义者。迨至欧战以后，劳工神圣之说大昌，于是国内青年，外炫于学说之新奇，内迫于生活之不安，争先恐后，航海西来。一若欧战后之法兰西，直等于科伦布发现之新大陆者。因此一年之内，来者竟达千五百余人，不可谓非空前之创举。闻李石曾当初尚有鼓吹来法至二万人以上之说，其意拟俟来法人多之后，乃便于运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诚不料今日之结果，适得其反耳。法政府因勤工俭学生反对中法借款，认为含有排法意味，前拟商中国政府各出一百五十万法郎送入实业学校之议，一方面因中国政府以无款未允，一方面因学生反对借

* 题为编者所加

款，适触法国政府之怒，不愿再予维持。所谓中法合组之监督委员会，因此不能支持。加以陈策、王曾思等含恨学生，欲报八月十三日之仇，遂决于九月十五日停发维持费，此事记者已于上次通信述及。目下勤工俭学实已发生两大困难问题：

一、为候工者之生活问题（在校而不能自给者亦包含在内）。领维持费生活者共七百五十人，每人每月百五十法郎，月需十余万法郎。中政府既无款补助，法政府又不愿维持，华法教育会尚欠俭学生存款六十万法郎，监督委员会仅余捐款一万法郎，各机关皆不能负责。此嗷嗷待哺之七百余人，竟无法以解决面包问题，平时觅工已极不易，临时更属万难，国人之安坐而食者，试一悬想此海外坐困之青年，其恐慌之状，为何如耶？

二、为作工者之求学问题。目下在工场之学生，虽无生活危险之虞，然彼等出国初意，原欲以工求学，行之经年，志不得达。不特作工八小时之余，精力已疲，不能读书；即仅冀存款，以为他日求学之计，事实亦颇难行。盖因资本家随时减少工资，工人生活不能确定。加以勤工俭学生类皆富于求知欲望，机械劳动，势非所甘，实地经验之余，所谓劳工神圣之空名词，已不能抑止其知识欲矣。故近日由在工厂者发起求学运动，候工者亦附和之，主张争回里昂大学、中比大学，为勤工俭学生求学之地。盖因李石曾归国时曾宣言筹办里昂大学，即为勤工俭学生谋求学之地，而吴稚晖亦有“里昂大学是公开的、普遍的、劳工神圣的”之谈话，故彼等直认里昂大学为勤工俭学生而设，凡勤工俭学生皆可自由入校，不加考试，亦无学费。今该校尚未成立，而已有限制勤工俭学生入校之说，且征费极昂，非“无产阶级之子弟”所能入，彼等诋为“贵族子弟海外俱乐部”、“高等流氓养成所”。主张无条件的尽数收容勤工俭学生，所谓无条件者，乃指大学方面，应当不设限制，而在学生方面之要求，亦自有其条件：即1. 无经济的限制（即不征学费）；2. 无程度的限制（即不经考试）。其主张虽有理由，然事实则颇困难：第一、即该校已筑成居室，仅能容二、三百人，全体收容无屋可住；第二、即该校已筹得之经费，仅十七万法郎（闻系法政府十万，中政府七万），恐难免费收容千五百余人。至所谓中比大学，据记者所知，事实上只有其名，

不过比国所设之劳工大学，允许中国学生廉价入校耳。

记者对于勤工俭学生之求学运动，固表充分之同情，惟恐此事终非一时所能解决。闻吴稚晖已率领里昂大学新招学生百余人来法，不日即抵马赛。彼为提倡此事之人，届时或有一适当办法也。关于候工者之生活问题，委员会虽定十五日停发维持费，然陈策迭受各方之警告，顾维钧亦有电劝维持，陈知众怒难犯，国体人命，两有攸关，势难辞责，不得已乃允借款再维持三礼拜，以待总解决。至其所谓解决办法，即拟采章行严意见，对于勤工俭学生加以考试，甄别去留，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须具大学生程度；中等须具中学生程度；下等须具小学生程度。考试科目为中文、法文、算学三种。其有并小学生程度而不足者，则遣送归国，或代为觅工。此法未始不善，而亦颇有难行：第一、勤工俭学生都不愿被考，其理由谓考试则作工者因废学已久，当然吃亏，难以及格。且主考者亦难免以意为去取，舞弊其间，凡反对借款、见恶公使者，皆有落第归国之虞；第二、考取名额多则政府无款津贴，少则学生意不平。故章行严之主张，亦难以施诸实际。闻北京外交部已有电复陈策，嘱将勤工俭学生全体遣送回国，费由政府任出。陈氏昨将此电出示学生代表，自称彼个人极愿维持学生，并无遣送归国之意。究竟三礼拜后，如何解决，此时尚难臆度，恐此事波折，正不下于北京之学潮耳。

* * *

勤工俭学生要求开放里昂大学之举，记者于其求学之动机，固表充分之同情。惟对于彼等占领里大之行动，则顾虑惹法人之反感。今则警察果干涉矣，护照被强缴矣，行动失自由矣，法报亦批评矣。人格既损，国体亦伤，此其咎固不能独责学生之过激，而实应由三方面人共负之：

一、为公使馆与领事馆之糊涂，始终不为学生筹一根本办法。自今年三月至今，共发维持费七个月，徒以敷衍手段对学生，而不令入职业学校，使学生虚耗光阴，公家糜费款项，依然无法解决，此实为官厅方面之罪过。盖陈策始终认勤工俭学生为蔡、李私党，毫无扶助之诚意也。

二、为里昂大学办事人之荒谬。该校虽非专为勤工俭学生而设，然要不能置此一千五百余人于不顾，并考试之机会而不予。有此褊狭不公之私见，

遂致激成强迫占领之暴举。故该校办事人实不能辞咎。

三、为华法教育会之疏忽。勤工俭学生原为该会提倡而来，乃该会漫无计画，上海与法国方面之办事机关，竟自毫无联络。此间工位已满，彼方犹在派遣。当前年十月记者初到法时，睹此情形，已预料必发生极大困难，曾告该会办事人宜俟工位觅妥，再电国内招生，乃彼等毫不注意，只计人数之多寡，不问工位之有无，以致来者觅工不得，惟有坐食该会。至于今日，则该会自身亦几破产，学生更陷穷途，此实不能不责该会当初办事之疏忽。

除此有责任之三方面人，国内外父老之误认勤工俭学生为不堪造就之流氓，不肯予以维持援助之力，亦实为一最大原因。其实勤工俭学生中不乏有志之士，可造之材，正未可一笔抹杀也。现赴里昂之学生百余人，已被法警强迫出校，安置于兵营内，并令缴出护照云，倘有逾分之举，立即送往马赛，照待华工例办理。吴稚晖君率新生百余人已于二十五日抵里昂，勤工俭学生当即开会欢迎，陈述彼等之要求。吴氏公然完全承认，并演说云：“诸君要求开放里昂大学，此实不成问题，里大当然开放，诸君皆可入校，惟有一事，实觉为难，即经费问题是也。大家都要面包吃，里大无力供给，即杀我吴某，亦无济于事，请诸君共同设法，解决经费问题。”吴氏平日口倡平民主义，故于理论上不能拒绝学生之要求，惟以经费问题为抵制。学生闻之，亦无以难。毕竟吴氏置身社会，颇悉群众心理，较之官僚手段，尤为老辣也。近日使馆方面又复宣言，只能维持至下月（十月）十五日，此固明为作弄学生，使其常在生活不安之中，不能不就官厅之范围，或承认考试，或请求归国，二者必居其一，未知学生如何对付。至于法人方面，则确已起反感，尤以里昂人士为最抱不安。彼等以为中国学生此举，直是破坏其社会秩序。里昂县长已来巴黎，与法外交部及中国公使商量解决之法。本日法国社会党所办之《人道报》亦称此举为“黄祸”。该报纪事标题为“中国侵入里昂”，兹特照译如下：

里昂近忽发生意外重大事件，即有若干华人侵入该地，占据旧圣热烈兵营，今中法大学校舍是也。彼等皆系中国学生，约百余人，因工厂

或商店歇业，陷于经济困难，乃群趋于此地。里昂县长赫里约氏今日已赴巴黎，与外交部及中国公使商量解决此若干失业不安之中国学生问题。目下在法国之中国学生，已有一千四、五百人，然皆因工厂歇业而致穷困，群赴里昂，要求与业经录取之学生，享受同等权利，此因该校管理人所未尝承认而预备者也。因此里昂县长赫里约氏尤惧发生二次风潮，再有三、四百学生由法国工场来此中国学生集中点之里昂，致大学为之破坏。刻已宣言预防将来，要求保证。盖中国学生有求于彼赤贫之北京政府而不遂，乃欲伸手强占里昂及中法大学云。”

观此，可知法人对于中国学生已由厌恶而生恐怖，终或致于排斥，如美国之限制入境，亦未可知。此则国体所关，邦交所系，不能不望国内父老有以拯救此海外失学之青年矣。

* * *

勤工俭学生要求开放里昂大学，无条件的收容全体勤工俭学生一千五百余人，如不获请，则将直接占领该校，以为示威运动，此议曾经各省学生委员会通过。记者已于前日通信述及。当时尚有温和派极力劝阻，一则虑惹起法人之恶感；二则惧遭警察之干涉。第一层自非感情已动之群众所暇顾及；第二层虽有今年二月公使馆请愿之往事为鉴，但陈策忽变态度，赞成学生开往里昂，曾对学生代表云：“君等如欲径往里大（即里昂大学，以下准此），使馆亦不能阻挠，至于警察干涉之举，我总可以负责担保，不至发生。”学生闻此负责之言，知占领里大之举，前途已无障碍，疑虑全销，胆气更壮。不特此也，勤工俭学生类皆囊无余钱，乘火车往里昂，即三等车票亦需数十佛郎，此款亦不易筹，使馆方面乃更续发七十佛郎，俾作路资及临时生活费，于是学生有恃无恐。所谓先锋队百余人即时出发，各人自挟行囊寝具，有如兵士出征，浩浩荡荡，杀奔里昂。记者昨晚得电话，果于昨晨直据里大矣。平心论之，学生此举，虽似近于激烈，然亦实由主持该校者所激成。盖李石

曾创办该校之初意，确欲为勤工俭学生解决求学问题，同时招收国内学生。不意筹办该校者先挟有成见，以为勤工俭学生尽皆来自国内之流氓，无程度入大学；而新任校长之吴稚晖，亦因前次来法，曾为学生所窘，大不满足于勤工俭学生，竟一反李石曾之成议，置一千五百余名之勤工俭学生于不顾，专在国内招生来法，而对于此已经来法经年余之学生，转不闻有招考之举，甚至该校筹备计划，亦皆讳莫如深，勤工俭学生欲索阅章程而不得，此实令人不平之至。据记者所知，勤工俭学生中曾毕业于国内中学者不下五百人，其程度固有优于留法多年之官费生者，乃一概屏诸大学之外，宜其愤而有此次直接占领之举也。至陈策之所以赞成学生此举者，实亦不外一种官僚手段与党派作用。所谓官僚手段者，即使学生开往里昂，彼可减轻维持费用，闻吴稚晖携有百余万佛郎不日到法，至少亦当分负其责。且学生若在巴黎，则陈须请吴共同维持，是陈为主而吴为客；学生若往里昂，则吴须请陈设法解决，是吴为主而陈为客。一转眼间，主客易位，陈之用意，亦云巧矣。所谓党派作用者，即陈为安福党，而吴为国民党，陈在国内即曾宣言，目吴与李石曾等倡办里昂大学为扩充党势于海外，表示反对之意，故说者谓其来时，即怀有破坏勤工俭学之成见，始终并无维持学生之真心。其实，陈之所见，未免不符事实，吴、李虽曾隶国民党籍，实则早已脱离关系。吴之态度，或尚未明，若李石曾则已倾向于社会主义，而与旧日之所谓国民党思想，迥乎不侔矣。陈乃不察真象，始终目为国民党，今所以明知里大一时无法收容千余学生，而乃暗助学生之行者，亦无非以为由国民党所发起者，亦当由国民党自收拾之，彼辈官僚不负责也，此中党派作用，固已昭然若揭矣。里昂法国大学校长儒班氏见突来中国学生百余人，直入筑建未完之中国大学校舍，当时不胜惊异，以为系逃出工厂之华工，欲请警察驱逐，又虑有伤中国体面，因用电话询问陈策云：现有“若干华工，突来占领本校，拟请警察逐出，不知贵公使意见如何？”陈答以“来者皆系学生，并非华工，彼等为求学而来，决不至发生暴动，请勿用警察干涉。”儒氏将信将疑，含糊承诺。陈恐其不听己言，或竟下逐客令，乃往法外部请电飭里昂警厅，毋得派人干涉，大约已去之学生，当可平稳住下。惟续发之后备兵，与将到之新学生

(即彼等所指之贵族子弟)不知如何容纳耳?彼等主张将里大完全改为社会化平民式的自修大学或工学院。其自修大学之内容如下:

- 一、自修大学应无学级与班次之分别,仅分科目(文科、理科、工业、商业、医科),就学生个人志愿自由组织研究;
- 二、废除课程制度,教师仅指导研究次序及备顾问,由学生自由看书;
- 三、各科设专门教师,为学生指导及顾问;
- 四、设临时讲座,聘请各国专门学者轮流讲演;
- 五、照里大原议,学生将就其志愿至里昂各学校受课及实习;
- 六、不设职员(书记会计等雇员不在内),学校内部组织,如校务之计画与经理,教师之聘请与辞退,图书之购置与管理等,均由学生自治;
- 七、不用工人,一切伙食等事,均由学生组织自办;
- 八、应设备极宏富之图书馆;
- 九、学生应有极完善之自治组织;
- 十、学生应自由组织学术讲演会等。

以上为主张自修大学者之意见。至工学院之主张,内容亦大略相同,惟于读书之外,并须作工,由学校购地,俾学生自行种菜,以期达到半工半读主义。

总之,彼等欲实现理想中之新村与大学于海外,合国内之工读互助团与国外之勤工俭学而为一。理想非不甚高,实行则殊不易。盖所谓自由研究,须限于成年以上,具有一种专门科学根底之学生,方能收自修自治之效,而免自暴自弃之弊。若成年以下,中学尚未毕业之学生,置诸此等组织中,恐徒有害而无益耳。至所谓工学院之组织,带有劳农色彩,恐法人尤难赞成。闻章行严氏极不赞成学生之主张,谓为直是破坏里昂大学,不知向抱平民主义,且曾倡无政府主义之吴稚晖,对此果有何法处置。闻使馆方面,已接马赛代理中国领事来电云:吴于二十三日,即可抵岸。勤工俭学生恐其借故潜往英伦,已派人先往候驾。

盖所谓勤工俭学生之两大困难问题:(一)候工者之生活问题,(二)工作者之求学问题,均有待于彼之解决,而陈策复有意与之玩把戏,纵彼将所带

百余万佛郎完全用以供给学生，亦不过仅足支持数月，此后何以为继？然则老走江湖富有经验之吴校长，其将不免为此到法后之难题所窘乎，是固非记者所敢预为悬揣者矣。

* * *

勤工俭学生占领里大(里昂中国大学)之原因，已详记者上次通信。勤工俭学人数一千余，意见向不一致，惟此次则颇有一致之倾向，盖因生活问题与求学问题同时发生困难，惹起物质上与精神上之恐慌，各人咸有急求解决之心理。而欲两大问题同时解决，莫妙于要求开放里昂大学，使其无条件的悉数收容此一千五百余人，故自争回之说一倡，而占领之议，不旋踵而见诸实行矣。此举对中法教育前途，实有莫大关系，如其能有适当之解决，则尚可收良好之效果，一方面可使既来法国之千余学生，得一求学之所；一方面并可促成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我国教育，如李石曾当初之所预期。否则将不免使法国朝野之热心中法教育事业者，因此顿生反感而致灰心，则提倡此事者多半奔走之成绩，与夫国人期望发展海外之教育事业，亦悉归于泡影矣。故记者窃谓兹事非徒为一部分勤工俭学生之求学问题，实可谓中法间关系重大之教育问题，更进而影响邦交问题，非可等闲视之。望国人于此，亦加之意焉。兹试再述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大学之详情，与夫里大之形势及内容，学生之实数及程度，以备国人留心此事者之研究。

先是各省学生会代表集于巴黎华侨协社，讨论争回里大问题。其中意见约分三派：一派主张在巴黎请第三者作调人(所谓第三者，即指留欧政客章行严、张君勱及官费生等)；一派主张静候里大考试消息；一派主张先以一部分人径入里大，再办交涉。旋以具有调人资格之章行严力主考试，与彼等意见相反，于是第一派主张取消。又国内招来新生，九月二十四日即可抵法入校，而在法国方面考试，二十六日乃开始报名，该校容量有限，当然所取无多。且里大委员会已宣言该校宗旨为人才教育，与学生主张之平民教育，宗旨全然不符，于是第二派之主张亦不获行。而第三派乃完全胜利，得多数之赞同。

遂于二十一晚队分出发，开往里大，共计百人。外有学生联合会代表十八人。该会代表原为二十二，总机关完全移入里大，仅留四人在巴黎与官厅及里大要人接洽。出发时由委员会发出命令：一、每组举干事一人，对于该组负经济及行动秩序之责任；二、每人只能带小提包一个，应带物件为毡子、刀叉、必用书物、随身护照；三、队员必须绝对保持秩序，遵守时间；四、队员不得擅自离本队；五、里昂下车后由驻里招待员引导入校，未遇招待员时，由本队干事员负责，队员不得自由行动；六、入校后不得自由出入；七、饮食由委员会预备；八、房舍由委员会指定。进行极有秩序，严同军队一班。次晨遂入里大，此勤工俭学生占领里昂中国大学之情形也。

至该校形势，位于里昂，背面高山，距里昂市步行约需十余分钟。若乘上下山巅之电车，则只需四、五分钟。原址为圣提爱内堡。四十年前犹为里昂要塞，房屋极为坚固，占地约七、八十亩，共计已修好之房屋九十六间，未修完者约一百十二、三间，每间只住四人，若依法国寻常学校布置，则可容八人，总计能容一千六、七百人。经费一节，除西南政府已拨付十五万元，换去十万元，共约法币一百三十八万一千八百三十五佛郎，尚有五万元存汇理银行。徐世昌助开办费十万佛郎，侨工局助开办费十万佛郎，北京大学助开办费十万佛郎，共计开办费一百六十万一千八百三十五佛郎。据该校办事人称，现已用去开办费将近百万佛郎，尚存款约七十万佛郎。又中币五万元，常年费法政府年助十万佛郎，中国北方政府年助十万佛郎，南方政府年助八万佛郎，此该校之经济情形也。

至勤工俭学生之实数为二千五百七十余人，而其程度，则观下表，自可明了。

一、在国内受教育程度高等小学三十人，工业及工业专门学校约百人，师范学校约百人，商业及商业专门学校二十余人，大学九十余人，中学四百七十余人，农业及农业专门学校三十余人，医学六、七十人，路矿十余人，陆军十余人，法政约三十人，茶业五人，由日本来者三十余人，由南洋来者二十余人，河海工程学校五人，京、保、辛、布、沪、川等处法文预备学校三百余人；

二、在国内之职业 工厂实习及技师五十余人，银行服务者五人，农场服务者五人，普通经商者二十余人，政界十人，学校教职员六十余人，新闻记者十余人，医院服务者二人，曾任军官者九人，书店服务者四人；

三、在法入校之分配 工业实习学校二十七人(大多数插二年级)，电气学校三人，农业实习学校七人，高等农业学校八人，无线电学校二十一人，中学校五百二十二人，造纸学校二人，医学校二人，飞机学校三人，巴黎大学四人。

据上表可知勤工俭学生程度虽各不齐，然皆在国内曾受相当之教育，且来法二年，已有成绩特优而考入高等专门学校者，则欲诋为无业之流氓，实为良心所不许，而里大当事之屏不招考，亦未免有违公道矣。

顷接里昂电话云：前日占据里大之学生百余人，已被法警强迫出校，以汽车载而置诸兵营，出入虽许自由，实则有同俘虏。果尔，则是日陈箴当初担保之说，尚不一定可靠，现被逐之学生等遍发通告，谓里大校长电询陈箴，来者是否华工，陈箴含糊答应，并未证明确系学生，显然有意陷害云。巴黎中国副领事李骏已为此事特往里昂交涉。据一般舆论，咸谓陈氏不阻学生前往，确系别有用心。盖一方面可却其责于吴稚晖，一方面又可使学生受挫折，不得不低头承认考试条件。若学生行动过激，致伤法人感情而被请送回国，彼亦可不负责任。此等阴险之手段，用于对外交涉，已觉有伤忠厚，而乃施诸不谙世故、海外失学之青年，抑亦未免过于残忍矣。目下已由生活问题，求学问题，进而变为国体问题，人格问题。除勤工俭学生以外，旅法各界人士，亦皆异常愤慨，主张陈箴应即以中国公使名义，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未知陈氏果有何法补救耳？

* * *

勤工俭学生因要求开放里昂大学而实行占领该校之举，记者于其事发生之初，即已通信本报，预料其无好结果，良以此举既易遭法人之误解，尤恐中陈箴之阴谋。盖陈氏痛恨学生之反对借款，久欲遣送回国而又惧动众怒，

不敢公然行之，故为此借刀杀人之举。彼于学生之开往里昂，不惟不加阻止而反助以车费，识者已早知其用意所在。今果不幸，而囚于里昂兵营之一百二十余名学生，已于十三日被法警押往马赛遣送回国矣。可怜哉，此天真烂漫之青年，万里航海而来，既不能得工作位置，又不获求学机会，竟为官僚手段所弄，致触法政府之怒而被遣送回国。度国内之留心教育者，亦当为洒一掬同情之泪耳。

据闻学生之被拘于兵营，系由里大职员向警厅要求，谓学生概系无钱无学之革命党云。法人对于革命二字久已厌闻，故即拘留学生，不许越雷池一步，迁延二十余日，既不判决，又不释放。学生留巴代表迭向陈策请求速向法外交部严重抗议，恢复学生自由。陈氏始则敷衍恐吓，谓“法政府怒学生扰乱其治安，已决意遣送回国，我以去就力争，或可挽回。”继则谓“法政府之意，如勤工俭学问题有一根本解决办法，即行释放。”于是学生委员会遂竭力从根本解决上进行。石瑛、黄齐生两君亦出而调停，（石、黄皆留英学生，石曾任海军次长，黄亦贵州绅士）拟将吴稚晖所拟办法斟酌修改。假定真正勤工俭学学生有八百人，分为现在领费者与作工两年后再领费者两种。前者每人每月补助一百二十佛郎，以两年为限；后者每人补助一百二十佛郎，亦以两年为限。里昂学生委员会及先锋队（即囚于兵营之学生）已作有条件之承认。黄齐生君更于十月十日来巴与学生及各方面接洽。而被拘学生则是日在里昂兵营自行绝食一日，并发出绝食宣言云：“自法兰西学者以自由平等之说，立民主政治之基，而吾国人乃有此双十节之纪念。吾人对于此以自由平等为特殊属性之纪念日，应如何庆幸于此纪念日之第十年？吾人乃以求教育平等之故，系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国徽之法兰西之监狱。吾人将以何者酬此国庆？吾人百无所有，惟有热血与热泪耳。‘不自由毋宁死’一语，为发扬光大自由之精义。吾人殊不敢死。吾人于此最后之努力未伸，受良心上之鞭策而不敢死之时，乃不得不‘自悼’，悲愤之余，‘绝食一日’。在以自由为标帜之民主政治之下，吾人乃以求平等之故而不自由，夫复何言？吾人惟有用此极悲伤之表示，使民主二字得有明确之解释。”其言沉痛，不忍卒读。留巴代表接里昂学生绝食之电，即向陈策要求三事：一、拍电安慰学生；二、用电话促吴稚晖来

巴商量根本解决；三、向法政府严重交涉，恢复学生自由，即不能全体释放，亦请先放十代表随吴稚晖来巴商量办法，约定次日候回信。诎次日学生代表往使馆，陈氏拒不见面，仅由秘书沈某出语学生云：公使不在家，昨日学生之要求，彼一概不知，故无从答覆。

十三日晨，里昂学生代表赵世炎君来巴，谓“法外交部已囑警厅填写被拘学生履历，即晚送往马赛，赶十四日船回国”。彼等曾请吴稚晖电告陈篆，谓“已同学生商妥解决办法，请向法政府竭力抗争”。又用电话通知警厅囑勿强迫遣送。然皆不得结果，故特来巴交涉。是日陈篆出见代表，谓中国无治外法权，法政府欲如此办理，彼亦无法抗争云云。学生再三要求，陈乃允向法外部再交涉一次，准予下午三时回话。至下午三时，代表等往使馆，则又以停止办公，拒不许入，仅见批词一纸云：“此事屡向外部疏通，舌敝唇焦，无法补救，顷所谈各节，事实上万办不到，不便再作无效之要求”。是陈氏并未再向法政府交涉，其对学生之言，纯系敷衍手段，代表乃恍然而退。次晨（十四日）接里昂电，则被拘学生百余人果于昨晚（十三日）押往马赛矣。一场求学运动，结果乃成一大悲剧。姑不论其是非得失如何，而此视同囚犯被送回国之学生，为求学而得此结局，抑亦大可怜矣。

《新闻报》1921年11月1、6、14、16日，12月8日

华人在法最近最要的一件事

子 昂

这是一件什么事呢？便是在法国里昂地方创设一个中国大学的事，便是吴稚晖先生海外大学的计划在几个月前人家都拿来作笑话讲，于今要实行起来了。华人在法国的教育事业向来是有点意思的，是可以说为“倡学善群”的，但以前所做的事尚不免枝枝节节无甚系统，于今要办中国大学可谓“搔到痒处”了。此事的原起与进行如何？

一、创设里昂中国大学的提议。里昂大学校长儒班氏，近自中国考察教育归国，将于大学会议提议发展中法两国教育上的关系，拟于北京设立法国学院，使法人往中国研究学术。因与李石曾先生时相接洽，甚为相得。恰好蔡子民、吴稚晖先生来信与李石曾先生说，如赔款退还，不论三七二十一总要以一部分在法国办一个中国大学，精选国内有志青年，用最廉的费用（可与在国内时等）来法留学，既肄业法国大学，复入中国大学研究国学，互相参证。李得信后即告于儒班氏及他要人等，极表赞成。十二月六日里昂开大学会议，议及此事，决定由儒班氏酌量进行，总要办成。这是此事提议的大略。

二、创设里昂中国大学的进行。里昂学政商界于此皆极热心，听说近来中国学生到法的日多一日；（上次到两百余人法国各界大为注意，各大报馆派人至车站照像访问，特别论载，电影公司亦请照像以为影片；电车火车都用专车由马赛接至里昂，仅火车费至一万二千多佛郎，车站以为奇事。）并愿不等赔款问题解决，先就开办。于是里昂医科大学学长雷宾提议以三德里（地名，在里昂城内）公房为大学校舍，此房可容三数千人，已经接洽。但此房过大，一时收拾尚难了事。又有人允许借用他处房子，不日即可作用。十二月初陆

专使预备回国，到了马赛，李石曾特将此事向他商量，他说若此大学成立，中国政府每年补助十万佛郎必可做到。李又将此意告于巴黎市长爱友氏，爱氏也说法国政府和地方可助款项，又说每年十万佛郎，如有中国政府或商品（如丝等）的保证，即由里昂垫借也非难事。现在法国方面欢迎此事者极多，进行已近成熟。惟中国方面，尚待进行。李石曾先生特行返国，已于十二月二十七夜离开巴黎，二十九日在马赛开船，预计五月仍复回来。在法各方面各事均已安置妥人担任进行。

三、在法创设中国大学何必要在里昂。这是因为里昂与中国有特别的关系。里昂居法国中心，为“人文辐辏之地”，交通极其便利。它与中国关系已由一部分的商业作媒介，渐渐深入于中法两国的教育与学术。中国商品销售里昂向来很多，尤以丝业为最。里昂商会因而两次派遣实业考察团到中国调查实业，附设织品陈列所于商会，多列中国货品。又于商会中设中文实用科，于里昂大学设中国文学科。近来里昂人士更注意中国的事情，学界要人如大学校长儒班、中文教员古郎，近至远东调查教育，对于中国感情极好。闻说法政府于改办上海德华学校的事，也将采用儒、古他们的意见。儒氏于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业，亦曾向法政府请求。政界要人如爱友（里昂市长及议员，曾任上议院议员及工程部总长）近来组织里昂商场，欲与中国为实业的联络，特向驻巴黎领事来致殷勤。又彼近著《创造》一书，亦多中法亲善的事；如穆岱（下议院议员兼地方议员）更向来关心中国的事务，近来对退还赔款运动最力。其商界要人如欧的内（来远公司经理）近于联络中法实业的协进与丝业贸易的扩充，更有远大的计划。这是里昂与中国的关系的大略。

四、在外国设立大学的先例。在外国设立大学教育本国人民是件好事，却不是一件怪事。即以法国论之，法人教育团体设于他国者甚多，于西班牙便设立西班牙法国学院；于意大利便设立意大利法国学院；于俄罗斯便设立俄罗斯法国学院。又如美国也议在巴黎设立巴黎美国学院。吸收外国的文明，直接的自然比间接的容易得多。我恐闻说在里昂建设中国大学的觉得新奇，所以举出几个实例免得再要作理论的解释。（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巴黎通信）

《晨报》1920年2月19日

褚重行*君致蔡校长函

子民先生鉴：

承赐聘书，嘱预备解剖组织学，当竭力研究，庶不负先生盛意。至于通讯员事，弟为发起人，而受聘书以来，未上一言，疏忽之咎，不敢辞也。自吴先生来书，提议创立中国大学于法国，弟极赞成。故与石曾兄商议一切，曾于彼离法之前，同去里昂，见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君。彼新从中国调查教育来，受中国学界欢迎，故极热心于中国教育，曾言不得见先生为憾。此事发起之始末，当由石曾先生面述。现在由各方面向教育部及陆军部要求房子，待房子定，始可有基础。此房子为一旧炮台，可容二千人，且有空地，可容新建筑。地又高，离学校不远。修理不大，因现有人住也。今晨得石曾兄来函（自船中）言有无线电致穆岱君，催渠进行。弟当待溥泉兄由西班牙返波铎后，同去巴黎。房子早定，则大学有基础矣！至于中国方面，筹款事，乞鼎力设法。因为今日救中国第一要策，须多造人才，俭学会与勤工俭学会之办法，只得普通知识之人才。欲造就有高等教育人才，则费多。若得华法政府津贴，使多数同学来法，受高等教育，每年有数百返国，则科学之潮流，源源不绝，数年以后，可使国内大新。此弟所以汲汲期此事之成也。弟曾作一缘起及理由，为他日作一《创立中国大学于里昂启》之材料。此二稿已交石曾兄，并有预算表及常年费等。今彼先到广东及上海，则到北京必在二月后，故特邮上一份，请检收。错误处多，尚祈斧改。今后逐渐寄上各稿，请与石曾兄定夺，是否可用？

.....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9日

* 即褚民谊

里昂中国大学筹备之现状

赤 佛

里昂中国大学之筹设，自吴稚晖、李石曾、蔡子民诸先生提议，法国朝野极力赞成，里昂市政厅及商会暨各学校首先捐助经费。法政府则拨里昂炮台空地及该处房舍作为校址，且宣言照中国政府每年所给数目拨助该校经费，并将此项拨助费加入预算教育经费项下，其热心赞助可云至矣。

徐大总统亦以该大学设立之有益，且见法国人士之竭诚相助，特捐十万佛郎，以为国人倡。于是西南政府、南洋华侨陈嘉庚君等，暨厦门大学及各团体咸各认巨款。目前蔡子民、李石曾两君呈请政府筹拨常年经费二十五万。拟以二十万为该大学费用；以五万作国内预备学校经费。闻极峰拟从关税收入内提拨此数，给助该校。税务处督办孙慕韩氏亦甚赞成。因之一般人士睹中法各界对于是举均极乐输。咸谓该大学之成功，在指顾间，而为中法教育前途庆。

不意日前阁议提出筹拨该校经费问题，竟因某阁员力持异议，搁案未决。闻该阁员所持理由：一以为与其以偌大款项筹设国外大学，不若以之添办大学于国内；一则以欧洲年来过激派思潮流行，兴学法国，青年留学彼处，容易染过激思想。记者按我国青年赴法求学，近已多至千人以上，未闻思想过激。近日陆外农商各部暨航空事务处，均派员赴欧留学，不闻虑及此等危险。果尔，何异因噎废食。至兴学国内，较设诸海外求学者诚易普及。独不知里昂大学之设，原于侨法子弟便于学习祖国学术，且以图中法学术之接近。故该大学拟设文、理、法、医、工五科，目前仅先办文理两科。法为美术文学

之国，吾国青年负笈彼邦日众，我自立大学于彼邦，则侨民子弟既得研究祖国国粹，而留法青年升学亦易。且使中法人士能相互了解两国学术上之特质，为东西学术谋一共进互助之途，其功效岂浅鲜哉。法人士均实力赞助，法政府且有照吾国拨给校款数目捐助常年经费之宣言。彼方踊跃输将，我则淡然置之，亦非所以维持国际信用。吾知衮衮诸公，当有以处此而俾厥成功也。

《时事新报》1920年6月5日

里昂中国大学最近之进行*

肖子昇

(一) 里昂与中国之关系

里昂与中国的关系，已由一部分的商业转入于教育与学术。以前，里昂与中国的商业的关系，丝业其尤要者。里昂商会曾两次派遣实业考察团到中国调查实业，里昂商会附设织品陈列所，陈列中国货品甚多。又商会中设有中文实用科，里昂大学设有中国文学科。里昂与中国因有此种关系，所以里昂人士与于中法的关系上也特别注意。学界要人，如大学校长儒班、中文教员古郎，近到远东调查教育，对于中国感情极好。关于改上海的德华学校，法政府及里昂商会，也多采儒班、古郎诸人的意见。政界要人，如爱友（里昂市长及议员，曾任上院议员及工程部总长），如穆岱（下院议员、地方议员、本会副会长），皆关心中国各事。爱氏组织里昂商场，欲于中国有实业的联络，他曾著有一书，名《创造》，也都说中法亲善的问题。穆氏热心中法教育，运动退还赔款，尤其尽力。商界要人如欧的内（法国远东公司经理），联络中法商业，扩张丝业计画更多。这便是里昂与中国先后的关系。

(二) 创设里昂中国大学的提议

自从里昂大学校长由华归法，将于大学会议提议发展中法两国教育上的关系，恰好李石曾先生到了里昂，就被他召请征求意见。不久，石曾先生又

* 这是肖子昇在巴黎华法教育会召开的第一次勤工俭学生代表谈话会上的报告。

接吴稚晖先生、蔡子民先生的来信，说如其赔款退还有成，最好就以一部分办一海外大学。精选中国学生，使一面在法国大学肄业，一面入中国大学。且此事最适宜于里昂，因与儒班谈及，极承赞成。因彼本有在北京设立法国学院之议，使法人至中国研究学术，为中法知识之交换；今有法国的中国大学之议，遥遥相对，恰好可与并行。遂于去年十二月六日开大学会议，决定由儒班酌量进行，使这事做得成功。这便是里昂中国大学的提议。

（三）法国各界的赞助

里昂学界、政界、商界，对于设立中国大学一事，皆极热心。又闻中国学生来的人日多，且愿不等赔款问题解决即行举办。因由医科大学长雷宾氏提议，将某处公屋捐为中国大学校舍之用，可容数千人。一面商于中国陆征祥专使，他说若果大学成立，中国每年帮助经费一层当可做到，但中国经济困难，或须出于借款，亦未可知。石曾先生又将此意告于里昂县长爱氏。爱氏亦赞成法国政府及地方助以款项，并云每年十万法郎或若干万法郎，如有中国政府或商品为保证（如丝料等），此款即由里昂挪借也非难事。至赔款一事，爱氏也允尽力帮助，这便是法国各界对于里昂中国大学的赞助。

（四）里昂中国大学最近在中国方面的进行

法国各界对于里昂中国大学既然如此赞成，李石曾先生所以于去年底急忙回国。到中国以后，国内各界对于此事尤其热心赞许。据石曾先生最近与本会长的电报大意如下：

欧罗先生并转教育、外交部、里昂大学校长、里昂县长、各报馆钧鉴：

筹设里昂中国大学事，华人非常感激，非常赞成。中国西南大学筹备委员汪兆铭、章士钊两君尤为热心，定与我等即日来法，进行一切。已筹得二百万法郎，由汇理银行汇来，请极力赞助，……。

李煜瀛

(五) 里昂中国大学最近在法国方面的进行

最近在法国方面的进行，即为交涉拨用房舍。里昂中国大学要求法教育部，将里昂城中一所极大炮台，让与里昂大学来办中国大学。开首陆军部尚未允诺，后来法教育总长接事后，对于里昂中国大学事极其赞成，即与法陆军部商量让出炮台。今年三月间，法陆军部已经答应。法教育部即电告里昂大学校长，并问中国学生何日可到？可来多少？请陆军部即电里昂陆军机关，令其即日让出炮台与里昂大学，以为办理中国大学之用。里昂大学得电后，三月二十日即电本会，邀张溥泉、褚民谊两先生往里昂，商量中国大学事。张、褚两先生三月二十一日即赴里昂，初见大学校长，问教育部所询学生何时到法、数目多少等事如何答复？张、褚两先生答以学生已来很多，续来亦复至易，只须有了房舍方好筹备。即介绍张、褚两先生往见里昂县长爱友及将军马若来。爱氏非常高兴，并担任修理炮台一切事务，又云里昂城内工程师都可供修理炮台改为大学之用。张、褚两先生即请爱氏为里昂方面筹备的会长。爱氏答云，如定要我做会长当然不辞，如有他人之必要时也不必定要我，只要做成，会长或非会长皆无关系。继又去见将军马若来。马氏说，在里昂建设中国大学，关系两国外交，非常重要，自当极力赞助，即约定明日派人同去观察炮台。次日上午九钟，张、褚两先生赴里昂将军署，偕工程队长高而逊大佐、谢达中佐，用汽车同登山顶，观览炮台。归后，大佐并给与该炮台测量图数幅。张、褚两先生即托将军用无线电将此种情形通告上海李、汪诸先生组织筹备处。

(六) 里昂中国大学校址的形势及内容

炮台是一千八百四十年建筑的（虽老极坚实，毫无破坏，改作学校无须他项修饰，只须搬入床椅等用具及稍为扫除即可）。全台面积为七九八〇〇平方米突，高为三〇五米突。天气晴朗时，可远见阿尔卑斯山之白山，至于

里昂则全城在目。有电车通城内各处，至往大学十三分钟即到。房屋大小五座，最大者楼凡四层，可容五、六百人；其次楼三层，可容三、四百人；当中一屋系两层，下层可作大演说厅，上层可作藏书等最为适宜；进门一座尤为精致，可作办公室及接待室等；有马房可改作印刷处及储藏室等之用。炮台四周有水沟包围，水沟宽十米突，全沟长四百二十米突。炮台西北与东南，有极大极宽坪，其面积与炮台面积大略相等，很可加修房屋，如不修房便可耕耘。至操场等空地，台内应用之处甚多，炮台内且有古迹数处。总之，统全炮台而论，以前本可住兵士二千人，若其再将军械室等兵行改为住人，更可多住，大约尽可容纳二千五百人的上下。不过学生不比兵士，占地比较略多，所以估定之下只能住千多人。

(七) 中比大学的先声

说到中国与比利时的感情，本不亚于中法。目前，比国大学有某教授写信问褚民谊先生云，闻里昂将设中国大学，消息究竟如何？褚先生遂详细答他一信说此事并非理想，中法两方面已成为事实。该教授接信后，又来信说比国亦可设立一中国大学，其组织当较里昂的中国大学尤易，务请前去接洽。现在褚民谊已约张溥泉先生即日赴比，即为此事而往。（巴黎通讯社四月五日稿）

摘自《巴黎华法教育会谈话会》(三)、(四)

《晨报》1920年6月11、12日

法人对里昂中国大学论调

中国在里昂建设海外中国大学一事，不但在中国教育界上开一新纪元，即在外人眼中亦极视为重要。因为欧美各国于文化交换一事，皆莫不竭尽全力以赴之，如法国之于罗马，美国之于巴黎，皆有自设之大学，以谋自国学子吸收特别学艺的便利。不过欧美各国于自国的教育设备俱极完满活泼，且又经过长时间的改良补充，所以国外大学在他的教育上尚不占重要位置。至于为自国文化的向外发展那便不遗余力了，如象一国的最高学府都要在里面争设一个讲座，此外如美术馆、博物馆及医院等更无庸说。所以他们一听说中国有海外大学的计画便十分赞助并尽力鼓吹。但是在我们看来，里昂中国大学为传播东方文明于西土固然十分重要，但就目前说，对于我国青年学子吸收西方文明更是莫大的便利，既能排除自来留学生在外留学的种种困难（如生活昂贵、无团体的组织及不能兼顾自国学术思想上的变迁等等），又能在短时间中收一极大的美果（如人数众多及所学科目之完备等等），故吾人于此实祷其即日成功。据目前此间形势看来已是十分乐观，因此自从此议提出后，在短时间中，已得圆满进行。法国教育界方面，如教育总长、如里昂大学校长及其教职各员等，都极力赞助。里昂市长及该省议员等也热心赞成。计由李石曾先生着手以来，不过四月功夫，而捐助的校址便已完全接收过手，现在已正在着手整理一切。因此法人方面都极注意此事。报纸中之谈里昂中国大学的文章，几乎触目皆是，尤以有名的《巴黎时报》主笔狄波斯克君Duboxop四月二十一日在该报发表之长篇记述最为切实。狄君曾游中国，对于东方情形素号娴悉，而在法国新闻界上又最负声誉，此篇记载不但与吾人以不少之教训，即在法人方面，亦可增加更多的同情也。

狄君之文曰：按照凡尔赛条约，我们同中国人将上海的德文学校接收过来，在中国人与居留上海之外国人的眼里，对于学校之开课都很注意的。还有一件关于学务的事，一般人也一定要留心的，即中国学生来法留学是也。在巴黎附近地方各公学人数已达八百，其余尚源源而来。近来教育部又将里昂之圣底逸勒 Saint Jrene 炮台捐出，作为中国大学学生之用，兼授中法的教育。

中国人都起了赴法留学的意思，这是我们很可自己夸扬的。要想我们的文化的发展就是再好没有的了。英、美、日本都有中国很多的留学生，何以我们这里又不该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呢？据最近考察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毕业者有一千七百多人；英国大学毕业者约四百余人；至于日本因中日距离很近，其由日本大学毕业者人数之多自不待言。但是要完成这种教育事业，还应该有几个必要的办法，使中国学生完全达到目的。

据我们想来，凡来法肄业的青年，最好是对于中国学问要有根据，即要知道中国文化的构造，不然虽令取得我们大学的凭照，回国之后，难于重视于乡里的，即学法国的科学也应先在中国有了预备的功夫。中国青年留学尚有一种弊病，就是凡能流畅说他种外国语的，反往往不能读中国的报纸及构造中国文。因此他们所致力的不尽受人重视，于是他们便懊恼不应该留学，因此反转仇视所留学的国家，有时也是有的。将来里昂中国大学的章程，就是要对于以上诸缺点定有圆满的补救方法，即由中国教师的授课与外国教师的授课更番救正之，这个意思很是新颖，这个办法很是平允，真为从来没有的。

第二条件就是凡来法留学的青年，起程以前总应预备有够用的法文，以便能直接上课，否则将来长期之郁闷或致败兴而返也。所以我们要提倡在中国所设的法文学堂，因为能使优秀分子在他们未来法之前（那些优秀分子是我们应该祝望他们来的），就有相当的语言程度及直接可以取得相当知识。如使他们来此只学法文或初级教育又有什么意味呢？

第三条件就是款项要有保证。这些学生或入里昂中国大学去求学，或直入各大学之分科，或都要在里昂中国大学预备，都应该预先存储一项留学保

证金在教育机关。因为在里昂居处，与夫以后求学，在在需费。求学时日，中间难免本人或其家属转了念头，半路废了学业。关于此点，即有教育责任的人应详细计画，替学生谋一便利方法。好学的学生无论他家里的财产情形如何，只要好学就应当使他达到志愿。

第四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即在愿来法肄业之中国青年中须在中国先行选择。

依我们看来，选择法不仅注重投考者之天资，并应注重道德。所说学生的数目有个最大额（中国某报曾预言在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二一年中，人数自五千至六千）。总之，要使将来到法者多数成功，在挑选一层，应由中法两方教育界审查留学者之资质。

对于青年学子，中国与法国两方应多设办事机关，以备申送与接待。两机关都应负挑选的责任，要之注意人数，亦应注意道德。

要避去各种障碍，要使学生不背道而驰，必须使学生资格合于条件，能利用在法国的光阴。要学生将来于毕业后可回国有一种能力，必须求此事业确达于有利益有精神的地位。此即中法人士发起此事之荣幸，未可忽略者也。

《晨报》1920年7月6日

中法协进公会闭会纪略

本月四日午后二时，中法协进公会在织云公所行闭会式。首由蔡子民君主席致闭会词。次由干事李石曾君报告会务。次由干事铎尔孟君述班乐卫先生之历史与来华之关系。

三时，由名誉主席法公使致祝词，并出示里昂大学校长来电嘱为赞助中法大学事业，后即介绍班乐卫先生演说。班君演说大意：中法政体与宗旨皆同，应互有文化之提携，并发挥其重大之关系，不但关于两国，并关于世界（由铎君译为华语）。次由萨总理演说谓：班先生为前任总理，不肯养尊处优，不远跋涉提倡中国事业，至为感谢。次由范静生先生演说，表明法国大革命与欧战之重要，谓法国不但为吾国所钦佩，并当为吾国之模范。次由郑毓秀女士演说欧战后中国与法国之关系及女子教育问题。

到会者：各界代表之外，两国政学方面有法公使、萨总理等演说外，并有列席未发言者为教育部傅次长、前参议院梁议长、外交部陆总长代表刘佐卿君、京兆尹代表等。

五时，由蔡主席宣布散会，并译读法公使所接里昂校长与法参议员于格儒君两电，皆赞助里昂中法大学者。蔡主席并致谢来电者及到会诸公，逐散会。

附：里昂中法大学之电讯。

日前中法协进公会，蔡子民校长于闭会词中译读两电：

一、里昂国立大学校长致驻京法使柏卜君电：“前经协议之中国学生问题，如所拟办法将圣的爱乃炮台拨归里昂大学为此项之用。为谋两国公益，望公于本大学发起之事，予以赞助为感。 儒班，六月二十六日”。

二、法参议员致中法大学筹备员李煜瀛君电：“近晤教育总长，法政府于里大之进行极为关切。参议院议员于格儒，七月一日”。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7日

里昂海外大学又一消息

前日访得此次建设法国里昂之海外大学，其招学生一百六十名。分北京、上海、广州三处招考。北京、上海均未足额，惟广州所招，投考者过于名额数倍，故一次招足。彼中六十名皆特待生，将于法邮船博多斯号，经过香港时下船，与京沪各生一同泛海。兹探得京沪两处各生姓名登载如下，内有特待及少数旁听生之分。闻惟起居待遇，稍有分别，而教授则归一律也。

男生六十三名

李煦寰	陈 璠	陈本铎	翟俊千	黎国昌	陈崢宇
姚冉秀	黎国材	曾锦春	曾觉之	曾同春	钟伯厚
何衍璫	罗易乾	古文捷	刘启邨	梁政元	(以上十七

名为广东特待生)

何其昌	周发岐	侯晋祥	许树墀	杨 堃	张 玺
吴镇华	黄秉礼	刘为涛	叶 麀	陈盖民	夏亢农
陈锡爵	赵进义	李亮恭	汪德耀	蒋国华	霍金铭
张继善	赵鹤瑞	赵寿祺	张树藩	赵 开	狄福鼎
徐祖鼎	商文明	何兆清	李 丹	虞炳烈	吴凯声
陈彝寿	何 然	章 桐	黄 叶	司马梁	唐学咏
马光辰	王树梅	陈振轩	陈 洪	孙立人	廉邵成
徐颂年	方 岑	(以上四十四名为本部生及本部优待生与旁听生)			

女生共十一名

黄明敏	黄伟惠	罗振英	林宝权	(以上四名为广东特待生)	
-----	-----	-----	-----	--------------	--

苏梅 方蕴 方裕 刘梧 吴续新 潘玉良
杨润余（以上七名为本部生）

闻广东六十名特待生中，亦有女生数人。此次护送者，为该校筹备员吴稚晖君。而另一筹备员李石曾君则因病不能同行。女生之照料人，适有唐山交通大学学监马程千君之夫人，因新丧其夫，往依其姐于欧洲，该校遂请马夫人为女护送员云。

该校现正筹备，尚未完成，故由筹备员执行校务，原拟之部长汪精卫君，一时亦因广东教育急待建设，未能脱身。此校同属于里昂大学，故但立部长。其校长则以法国里昂大学校长儒朋君兼之；原中国方面，将来拟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子民君为该部名誉校长。儒朋君为助成此校之有力者，彼曾于数年前游历中国，前年北京大学曾与班乐卫君同授以博士学位也。

《申报》1921年8月5日

里昂中国大学消息

拙

里昂的中国大学海外部，虽刻了一本说明书，详详细细把它说明了，但是看见的还是少数，所以我要连续地报告它的消息。先把它来历，同着性质，简单地说一说，使那打听消息的人，格外清楚。

来历 先是我国有几个人，想要要求法国把庚子赔款，在法国立一个中国海外大学，这自然一时间不得成功。他们里昂的议员、市长、大学校长，都很盼望这件事能够成功，所以他们便出了一个主意，说道：“我们在里昂来送一座官房给你们，你们先来立起一个学校，使法国人注意。那帮助运动退还赔款在法兴学的意味，自然更浓。”我们听见他有这种好意，自然欢迎。

一经再三的向各方面设法，居然得到北京政府出长年费十万佛郎，法国政府也允许照样助十万佛郎经费一年，然而还没有开办费。

凑巧南方军政府要将关余设一个西南大学，于是得到西南大学的允许，居然答应在这里里昂要设的学校里，设一西南大学海外部，定着常年经费是二十万元，开办费二十万元，马上拿出了十五万元开办费，于是里昂的一班的法国朋友都高兴起来，也就把一座价值四、五十万元的兵房送了出来。自从去年秋天动工修理，修到今年五月，完全成了一个学校，就叫做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因要盼望中国有个大学，都把它来当做它的海外部。不专靠西南大学，虽然现在是没有真正实行，就它的名目而论，希望却是如此。帮助开办费的，还有徐东海十万佛郎，侨工局及北京大学亦各十万佛郎，也颇热闹。

性质 这个学校是里昂大学的校长儒朋君出主意设立，把他算是里昂大

学的一分子，他的任务有三件：1. 是所招的学生程度颇高，但中国程度较高的学生都习英文，于是到了里昂，便在这学校里补习法文，到法文程度够了，便各本着志愿，各进里昂大学的各科。2. 外国大学没有寄宿舍的居多，留学生费用的多，便是寄宿人家，现在这海外部的学生，不消寄宿人家，费用所以省了。3. 这学校里设起一个小小中国书的藏书楼，又多买了一点书报，又互相讨论，可以做点杂志周刊出来，这目的是叫他发生一点国故的因缘，不象单纯留学的止有外国生活。特待生是一切学费、宿费、膳费都不用纳，每年还每人津贴他二百元做零用。本部生固然没有津贴，零用都需自备，还要出二百元一年的膳费，但以后进了里昂大学的学费，也是学校替他付出，宿费永远不出，目前的学费亦不用出。凡俭朴的，有了三百元一年，也就足以敷衍。这就是它的性质的略。（下略）

《时事新报》1921年9月15、16日

七、被驱逐回国之勤工 俭学生的呼吁



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 一百零四人通启

我们一百零四人已经被押送回国了！我们为什么被押送回国？回国沿途的情形怎样？国内同胞想也愿意来听此奇闻。但我们恐传闻失实，也有报告国人之必要。

自今年三月朱启钤等到法后，就秘密向法政府借款，额定五万万佛郎，以川、滇、两粤诸省铁路五十年建筑权及全国地丁印花税作抵押。我们以此事关系中国存亡，于是和旅法各界人士，屡次在巴黎开会，设法阻止，以救国危。当八月十三日，在巴黎开会时，中国驻法公使陈篆派王曾思、沈觐宸两秘书到会，不肯报告借款真相，言语支吾，大动公忿，致受打骂。陈对于各界人士，无可如何，专归咎于勤工俭学生。随命中法政府所合组之中国青年监护处，于九月十五号起，停止候工各同学最低限度之生活维持费。并诬我们为过激派，又说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等话，致使六、七百同学一时陷于绝境。后陈篆知此事关系重大，又为公议所不容，俟各同学到绝粮时，又答应发一月维持费。我们以官厅久不怀好意，万不能靠。又勤工俭学问题一天加紧一天，作工同学工资日减，尚不能维持生活，作苦工者更属难堪，大家都感觉痛苦。于是各地同学，大家以为非在此时设法谋全体的根本解决不可。又以为要谋全体同学的根本解决，非请求开放里昂中国大学

不可。于是各地举出代表在巴黎组织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当此会初成立时，听说吴稚晖先生于九月二十一日抵法，里昂大学将即日开学。于是通告各地同学多举代表和委员会于二十日一齐到里昂，一为欢迎吴先生，二为请求吴先生从速就里昂大学解决勤工俭学生求学问题。计二十日到里昂后共一百同学，暂在里大屋后一坪内等候，无所要求，亦无所扰乱，并已向里大办事人申明来意。不料里昂官厅派来警兵十余人，将我们看守限制出入。到第二日下午，忽派来武装警察一大队，将我们送入军营。我们此时不觉大为骇异，以为不曾犯法，何故如此作威作福侮辱我们，因即向里昂官厅提出质问。据里昂官厅答称，已得中国公使同意。我们以为此次要求开放大学事，曾经告知陈策，陈已赞成，并愿向法人方面疏通意见，何故法人竟敢出此暴行？即将详情电告陈策，并请派代表来里昂交涉。陈乃派副领事李骏于二十二日来里昂。二十三日吴稚晖先生亦到。二十四日即同来军营商议解决办法。二十五日吴先生在里昂大学向学生代表提出每年十万元（即每月五万佛郎）半工半读办法，要我们同至巴黎商酌。我们当即承认。请李骏向里昂官厅交涉释放我们出营。那知李骏名义上是替我们办外交，其实自他到里昂后，监禁日加严紧。我们初入军营时尚可自由，继则仅许一、二人出入交涉，不几日竟全行禁止出外了。此时李骏知我们已有解决办法，忽然另生枝节，说释放事要向法内务部交涉方可生效。于是他就马上回巴黎，并造谣言说即日尚有五百学生来里昂滋事，致使里昂官厅益严禁我等。吴先生二十七日亲至巴黎，与留欧学生监督高鲁及章行严等商量半工半读办法，年款十万元由章先生担任向国内筹办，六个月内暂请陈策借款代垫。吴先生以此办法要求勤工俭学生全权代表负完全责任承认。此时学生联合委员会，以为千余同学每月仅五万佛郎，

每人尚不足五十佛郎，万不够用（在法仅生活费一项，最少必需一百五十万），不能为全体负责承认。但向吴先生申明，只要他肯负责任能设法办到，我们当无不依从之理。吴先生亦无办法，即回里昂。自后，军警监禁我们营内，学生不准出外，外间来人不许入内，内外交通完全断绝，无法探听消息，办理交涉。至十月十日，我们已过了二十天牢狱生活了。值当国庆，大家愤憾已极，绝食一天，以表示我们无辜受辱之意。他们也不顾及。至十一日，里昂官警及法外部代表又来军营，查点名册，说三、四日内将有解决办法。我们也不知有什么办法，只催吴先生提出办法，从速解决。十二日吴先生提出新办法三条如下：

一、就半数急欲入校不愿作工者，先入俭用相当之学校（尽十万元分配），先学两年；有在两年后考入大学专门等正班者，又酌为设法。

二、半数愿作工者，依旧作工，俟第三年时，尽十万元分配，尽送入校，继续三年。

三、里大、比大曾拟允收之各二十人，如暂不入学，可将该款酌贴于此中（在十万元外），作为辅助或办事之费。

我们虽然以此办法尚多困难，但比较可行，不愿争持，即时回信承认，请吴先生通知陈策，已有解决办法，请释放我们。不料，十三日上午，里昂官厅来营报告说，中国政府来电，无办法解决你们，决计送你们回国，今晚十一时动身赴马赛，明日由马赛起程回国，不准要求，不准反抗，命到必行。我们到此时才知道回国事已确定，相向无言，听他们处置。至晚间又派来武装兵一大队、警察数十人，将军营包围，严阵以待。随即按名点送上汽车，由汽车押送至火车上。在火车上仍用军警看守，四围遮蔽，不准观望，不准行动，直押至马赛上船。到十四日晚船开时，才

撤除警察。又在船上囑一军官管理我们，不准上岸，一直押送到上海。当我们由马赛动身时，事前既无预备，行李不及带来，无衣服更换，无书籍用具，身上又无一文钱，沿途时热时寒，饱受困苦。我们深想不知究竟犯了何罪？不知何故要这样迫害我们？若说不应该要求开放大学吗？我们要求开放大学本是名正言顺，因里大本借口为勤工俭学生才办成的。又现在里大当事人，即勤工俭学之创办者，万不能置勤工俭学生于不顾，且勤工俭学生实系迫于情势，不得已才来要求的。故巴黎各界人士没有不认此举为正当的必要的（我们曾有详细宣言），并且我们向吴先生提出如下的八条办法：

一、勤工俭学生人数由勤工俭学团体确实调查之。

二、以里大房屋能容的限度为招收勤工生的标准。

三、勤工俭学生入里大手续由勤工俭学生团体自组之。

四、开办费由里大开办费内开支。

五、不入里大之勤工生，得以相当经济额入其他指定之学校。

六、自愿作工者，须加以相当援助。

七、经济筹集法由里大、中法青年监护处、中法政府、勤工俭学生及其他表同情于勤工生者，合组经济筹集委员会办理之。

八、筹集委员会筹得之经费，应由里大分配之。

事实上是完全做得到的，故吴先生自己亦极端赞成，且我们在军营中尚接有蔡子民、李石曾两先生年筹十万元，借里大为勤工生开补习班之电，可见我们的要求正合办里大当事人之意见（但法人不赞成）。并且吴先生向我们说过，如有人要因此事送你们回国，那时只好大家同回国，大学也不必办了。现在吴先生虽不能履行此约，也就可见我们的要求并没有过分处。但里大卒不能承认我们的要求，不过要保存大学之威严，掩饰法人耳目罢了，断

不能做遣送我们回国的理由。若说勤工俭学问题太难，无法解决，必须送一部分回国。我们上面不是已经说过，已和吴先生定出全体解决办法了吗？我们既已承认吴先生办法，愿意遵从，即无别项问题可言。并且，我们商〔同〕人中尚多有在工厂工作者，即使无解决办法，也可使一部分仍回厂作工，暂支生活，何故要监禁我们，使全体回国？又当青年监护处成立以后，常对人说，已预备有若千万佛郎将送勤工俭学生入学校，陈策也曾打电回国说庚子赔款已允从明年一月起，退一部分作勤工俭学生入学之用，这不是勤工俭学生已经了解决的办法吗？又陈策常说，法政府要送我们回国，但我们到法国是想求学，并没有扰乱法国的治安，谁能驱逐外国求学学生？就是法国政府要送我们回国，试问中国驻外公使，高驻海外，系何作用？岂能任外国政府迫害学生押送回国而竟置之不理的道理？！我们反对借款，是反对中国卖国之人，与法国政府无关，当能见谅，此皆不足以押送我们回国之理由。但是，究竟为什么理由呢？就是为反对借款，打王、沈两秘书一事。勤工俭学生人多势厚，反抗最烈，因此遭陈策之忌；因此伤陈策之心；因此青年监护处倒闭，无法解决勤工俭学问题了；勤工俭学生都是过激派了，法政府要送勤工俭学生回国去了；主张勤工俭学生往里大去捣乱了（陈策要求我们多派人往里大与吴先生捣乱以就其一网打尽之计，我们没有信从），于是结局唆使法国政府拘送我们回国，置我们于死地。现在我们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何话可说？但是我们都是穷苦学生，从前到法国，多有倾家破产，罗掘俱穷者。现在学业无所成就，生活益加压迫，已到生死存亡无可如何之地，不得已乃请求我国内外同胞为我们申冤，即日向北政府及法国政府提出质问，系何理由要如此迫送我们回国？又请为我们设法救助。以前经过之困苦不消说得，但我们一到上

海，无衣穿、无饭吃、无房住，请为同情之援助。且我们都有求学热望，现在家空业尽，援绝路穷，无可设法。望设法资助，俾再有求学之机会，成全我们的志愿。又我们此次回国同学，系留法各地同志所公推之代表或委员，本为谋全体求学问题而起，现在我们虽回了国，在法尚有一千余人，尚望念及苦学同志，请速筹款接济，俾使学业成就，回国有用。并警告陈篆，莫再施毒计，陷害苦学生。凡此诸事皆迫切重要，望设法成全，免由此流落，不胜感盼。（民国十年十一月）

《新闻报》1921年11月25日

俭学生回国后之呼吁声

此次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四人被迫回国，除沿途登岸外，到沪尚有七十七人，分寓吉祥街新中和旅馆及三马路荣陞、上海两旅馆等情，已志昨报。干事部本在新中和栈，因大半学生寓居三马路两旅馆，为便利接洽起见，已于昨日迁入荣陞旅馆。昨日干事部分发各处陈情之代表，为曹锡三、梅筑培（赴护军使署），喻正衡、林万选（赴交涉使署），夏时烁（赴知事公署），周泽厚（赴各界重要分子处），黎纯一、欧阳淑（赴商会）。又昨日该部发电三通如下：一、全国父老公鉴：为拒绝中法秘密借款，迁及全体勤工俭学生生活求学问题，致同人等一百零四人先被武力押送归国，已于念三晚抵沪，行李未带，衣食无着，务乞主张公道，予以相当维持。二、北京大学蔡子民、李石曾先生：生等被押送回国，于念三晚抵沪，衣食无着，艰难万状，恳即设法救助。三、致广州汪精卫、张溥泉电，与上电同。

该生等昨日继续分派代表终日向各方面接洽，并发出通电，及电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张溥泉诸先生。惟广州电不通，电局又要盖章，致未发出。林长民及聂云台两君处，伊等已派代表接洽。聂君希望该生等回原籍，关于经济上的援助，除护军署、交涉署、县公署外，应向商会、钱庄公所、银行公会、丝业公会等有力机关，各上一请求援助公函。聂君及林长民先生并允赴该

生等所拟开的茶会。护军署、交涉署、县公署方面，军署出来一个副官，招待该生等的代表。该生等呈述意见之后，军署以该署难管学务事，但允转达护军使，两日内回覆。交涉署则完全推诿，毫不负责，并以该生等若是灾民，应向县署请求；是学生应向教育会请求云。至县署接受呈文后，毫无成见。法领署要该生等作履历志愿表来，以便设法。参战华工会、中国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交涉结果，主张联合各界开一茶会，定一救济办法。又说该团中湖南、四川的学生实难归家。

该团的态度现分三种：一、希望上海各界担任目前生活费用，使该生等能在此处等行李；二、希望国内人士对于现尚在法之勤工俭学生有所主张，使不再有遣送的事出现，并希望与在法学生享同等待遇；三、该生等尽是一些求学不遂的人，将宣布在法经过，解释国人对于勤工俭学的误解；四、该生等在本埠者还有七十七人，有愿回家者，有愿留沪作工者，更望各界设法解决。又有一人以机关名义来调查该团履历志愿，该团请伊留名，未得此人同意云。又该团已制就正式图章名片，文曰：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团。

《时事新报》1921年11月26日

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团宣言

同人等倾家破产，负笈欧西，以坚贞之志，由艰苦之途，实欲学造专长，得资报国。区区此志，谅可告无罪于国人。今乃横遭毒手，惨被遣归，一篑未完，有志莫遂，凡此伤心之事，实有不能已于言者，敬为我父老兄弟诸姊妹一一申述之。

一、法人待遇之态度 自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诸君提倡勤工俭学后，来者如归，前后已达千七百余人。法邦人士见同人求学热忱，如荼如火，遂引起其朝野之注视，进而为中法文化之提携。李君乘此，与法人儒班、欧乐诸君游说，而里昂大学校舍之捐助，始告成功。法国里昂报叠载里大积极建设，实有两千华生到法之故。李君归国，留别同人手书，犹殷殷以就学里大相慰勉。此里大实因同人而创立也。其后法前总理 Painleve 般氏归自中国，在巴黎特开一会 La Conference en Chine 内有云：现有千余可敬可畏之中国学生在法，吾人不与华亲善则已，否则不能令美国退款独美于前，法国亦宜退还庚子赔款一部分，为此等学生留学之助云。六月间法上议院议员决议，将一九二二年之赔款退还，拨为同人等之学费。旋以下议院闭会，虽未得见诸实行，然迟久终必有望。此又退还赔款运动之由来也。当抵法之初，觅校觅厂诸事皆无困难，其后因战后经济影响，工厂相率停办，同人陷于工无可勤，学何从俭之地位。而华法教育会，又于此时与同人脱离经济

关系，学业生命，顿呈险状，叠向驻法使馆呼吁，迄无要领。同人乃将此情分呈法总统、总理、内、外、教三部总长，及巴黎警监。外部乃向使馆表示友助之意，颇不欲千余学子，嗒然空归。公使陈篆始出任维持之责，后屡向同人声称：我陈篆在职一日，即担保诸君留法一日。凡此皆足见法人处处表示其欢迎之态度也。

二、被遣归国之原因 公使馆既任维持，朱特使启铃亦于此特捐五万元。使、领两馆又与法外、教、工商三部合组一中法监护中国留法青年委员会。法政府立拨巨款，无工同学，均送入学校。该会并决定暑假后，一律送入工业实习学校，或其他相当学校。同人皆以学业前途，或将有豸，引领欣望，向学逾坚矣。不意此时朱启铃、吴鼎昌等忽在巴黎秘密大借法款五万万佛郎，以川、滇、粤、桂四省采矿、建路权，并全国印花税为抵押品。于是旅法侨胞群起反抗，同人等因人数众多，声势愈强，愈足为当事者之眼中钉。以故监护委员会叠向同人声称：法国已为君等牺牲至大，君等其毋抗，今借款能分润君等，完成学业，更不宜有反抗举动，否则君等毋后悔也。同人等以国破家亡，学焉何用，饮鸩止渴，谁则肯为，宁愿拒款而为玉碎，不愿承认以图瓦全也。故巴黎开拒款大会，同人激昂到会者，辄过全场人数五分之四以上。维时朱、吴潜遁英伦，公使陈篆高驻巴黎，当必与闻其事，故请其到会宣布借款真相。陈仅以空函敷衍，满纸支吾。乃于八月十三日在巴特开大会，仍请陈到会，当众宣布在法不得有亡国借款行为，并须以宣言负责签名，通告法外部及各报馆。而陈竟逃出巴黎，仅遣其秘书长王曾思及沈颢宸代表到会。王仍不肯宣布，更不承认签名。初彼以能致勤工俭学生之死命也，益旁若无人，肆口谩骂。同人等情殷爱国，愤不顾身，势非以五四之对曹、章者对王，不足以寒卖国者之凶焰。于是王曾思被伤矣，俯

首签名，承认不得有借款行为矣。彼以白巾四条拭首，尽成赤色，泣曰：吾今日亦为中华民国流血也。事后，彼即以四巾寄交陈策，拟诉之法庭，而陈以碍自己体面，未允实行。然陈非不欲图报复者，特其报复之手段，将以阴毒险狠出之，不置人于死地而不快也。无何，委员会果宣布自九月十五日起，一律停止维持学生。前此议定送入学校办法，一律取消。法政府亦态度陡变，谢绝友助。同人等负笈异域，危险突生，举目无亲，束手乏策，盖至此同人学业生命，均入死地矣。于是公举代表在巴开会讨论，金以里昂大学与同人有历史上事实上之关系，且该校长吴稚晖，为勤工俭学之提倡者，当此危机，理不致置同人于度外，拟请其收纳一部分，帮同解决求学问题。比以呈明陈策，陈即大为赞助，立拨八千佛郎作为赴里各费，并毅然以外交自任。同人本散居全法，乃就所居各地，各举代表得百零四人，于九月二十号集合里大，因吴以是日到里也。及到里大后，而吴尚未至，乃里昂官厅，即将同人护照勒收，押入军营。比即电告陈策。陈派代表副领事来里交涉，以无结果返巴，而同人则反为军警监视，断绝出入矣。同人叠向陈呼吁。陈答复曰：外部声称，如有解决办法，即释放学生云云。同人遂设法与吴君筹商解决办法。同时，接北京蔡元培、李石曾二君电称：已筹得十万元，即在里大设立一工学特别班。由是商量渐有端绪。至十月十二号，已得解决之方，由吴与章行严君等自筹五万佛郎，暂分别入校，业经双方承认。同人以为翌日即可自由矣。不意十三日法外部委员同里昂市长来营，称奉中法政府命令，将勤工俭学生全体遣归，以我等为起始，即于是晚起程，令厉风雷，毋得反抗。同时，军警大至，戒备森严，遂被押至马赛上船矣。一生学业，横被摧残。嗟我何辜，受此非法。其因经济困难耶？则有蔡、李、吴、章之办法

在也；抑果因里大耶？则同人无过分之要求，且全为中国人内部之事，法人无干涉之理，藉有之，陈策亦不应赞助同人赴里于前也。而且委员会又何为而组织，又何为忽然送入学校，忽然取消维持？法政府始则力表欢迎，继则谢绝友助；陈策初则担保留法，终则任令遣归，其故又安在耶？然则同人所以被遣归国者，盖已不待言而即能明矣！

三、被迫上船之凌辱 同人到里后，横被拘囚。当时里昂进步各日报，对于同人极表同情，鼓吹不遗余力。里昂议会质问政府，为何干涉外国人内部之事，盖舆论激昂，甚欢迎同人之留学也。乃未几，同人与舆论界交通全被断绝。监视之严，过于囚犯。书信有禁，偶语有禁，至国庆日求摄一影，亦复不许；佳节欣逢，徒作楚囚对泣，伤痛之余，绝食一日。越三日而遣归之恶耗至矣。当时军警突来，计武装兵约百人，荷枪上刺，如临大敌。又警兵亦约百余人，手持利刃，胸怀手枪，势更凶猛，将同人押上囚车，四周均用铁门关锁。到车站时，不见一人，惟有纠纠者无数，露刺以待，将囚车直靠火车，按名送上。车上又有警兵无数，每六人用四警看守，不许移动一步。窗门窗帘，全行紧闭，空气不通，黑暗如洞，直到马赛海岸。出车即上海船。有一法警自说彼等办理强盗亦无如此次之严，则同人被迫之痛苦，可想而知矣。

四、途中经过之困苦 同人到此时，无力挽救，乃为最低限度之要求，请将行李运来。各人行李，所值均在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共计约值三万元，苟一旦散失，则重洋万里，冷热时殊，无衣无褐，将何以堪。而法人亦不承认连去运寄，仅由马赛中国领事（系法人）承认次船寄到上海，并囑同人在此相待。于是将同人安置一货舱内，深在甲板下数十尺，用警兵严守，求一

解手自由亦不可得，其虐待有如此者，启碇后乃撤去。仍有一法军官监送，并士兵八名同舱看守，一同到沪。所经各埠，均不能上岸。及到槟榔屿与新加坡时，得林长民先生之助，同人等乃得上岸一游。该地侨胞，见同人等之痛苦，深表同情，颇有馈赠。但赤道万里，酷热异常，身着夹衣，汗流如洗，其痛苦当不能以言喻也。到海防即有警兵守门，称奉法政府命令，禁止同人下船。林先生偕数同学下船，同学被警拦阻，林君即此返船。质之船长，船长云：此地禁止中国人上岸，但我可令人引君前去也。林曰：我亦中国人，当亦不下去矣。法人之严待同人，无所不至，非有林君，则同人之痛苦，正未可测也。船中伙食，恶劣异常，同人病者十居六七，与军官交涉，均无结果。此上船后之种种困苦情形也。

五、到沪后希望之办法 同人既遭武力逼迫归来，以无限之牺牲，得伤心之结果，行李被扣，饥寒交侵，欲归无家，欲留无力，茫茫四顾，困厄无垠。然同人前在国内，皆为中学毕业、或专门以上之学生；到法后，或在校预备法文科学，或在厂充当工艺徒，要皆具一技微长，得资自养，断不欲腆颜游荡，以自害者遗害于社会国家。惟以遭逢困厄，有志难偿，苟得有力之扶助，定可图报于异日，此同人不能不希望于父老兄弟者在也。同人负笈多年，功亏一篑，苟父老与以求学之机会，俾得全其志以竟其功，则所费者寡而受惠者深，此希望者一。同人中有一技之长，愿即效力于社会，求觅相当技艺之工作者，颇不乏人。其他或愿入厂习技自养，亦颇不少，但承各实业界予以维持，则惠者不费，受者难忘，此希望者二。同人行李所值既昂，需用尤切。前此马赛领事已允寄来沪上，嘱在此相待。若得各界催促政府，速为寄还，并使同人能在此支持相待，则目前之拜赐者更大，此

希望者三。更有进者，同人因爱国而获罪，以求学而受刑，惨被拘囚，横被遣送，直接辱及同人，间接辱我国体。同人所受之痛苦不足惜，其如人格何？所费之金钱不足惜，其如学业何？即一切牺牲不足惜，其如国体何？此尤不得不请求各界向政府质问其究竟，一面求法理之昭彰，一面赔同人之损失，则拜赐更无疆矣，此希望者四。凡此四者，揆之情理，既无不合；按之事实，尤属能行。倘承各父老兄弟鉴纳，鼎力维持，则非特同人之幸，抑亦国家之幸也。

选自《归国勤工俭学生消息》，
《新闻报》1921年11月28日

归国俭学学生团之茶话会

被迫归国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团，经干事部议决，于昨下午四时假岭南楼招待本埠各界有力分子，开茶话会，商量目前救济方法。到者如林长民、江湘浦、及王正廷、李登辉两君代表，并新闻记者等共约二十余人。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因昨日适与澳洲驻华商务专员李德立约定，于四时在总商会接晤，故未及到会，亦有专函声明。学生团方面，推喻正衡、欧阳淑、姜毓荣、王泽润、黎纯一、汪腾因、曹锡三等担任招待，陈毅、宋光务、梅筑培纪录。由喻正衡主席，略谓：敝团同人，此次因拒借款，被迫归国，沿途困苦，报纸业已详载，毋用赘述。到沪以后，诸承各界同情，非常感谢。惟羁旅日久，维持为难，救济具体办法，亟须筹商。今日承诸先生驾临，作最诚恳之谈话，对于同人此次痛苦与冤抑，求一解决办法。斯诚诸先生热心教育，关怀青年之盛意，同人等不胜感愧荣幸，惟有各自努力，以求报诸先生之盛意于将来。惟同人在法原有正式求学机会，因拒款触怒使馆，遂尔失望。其后又得吴稚晖先生解决办法，而又被政府强迫送回，直接摧残教育，间接辱及国体，是以不得不有所求恳，而望代为申诉。目今困厄沪滨，行李散失，饥寒交迫，欲归无家。且十余年求学之苦功，丧于一旦。诸先生本为国育才之心，当必有诚恳之援助。兹将所拟办法附陈，以供采录。

一、请各界致电质问中法政府押送归国之理由，并反对继续

强迫遣送；

二、请代向各省继续催促补助留法勤工俭学生已归未归之具体办法，从早实行，并向各相当学校，要求免收学费，以减经济之筹集额；

三、速找定公共寄宿舍，以省经费；

四、代向各方面募集款项，维持短期生活，至得具体解决时为止；

五、愿作工，或半工半读者，请代觅相当工作；

六、愿即回家者，由官厅发给相当路费回家；

七、须等行李回家者，生活费由官厅或社会维持。

喻君报告毕，即请来宾演说。陈定谟谓：今日李登辉先生因出席国民外交大会，未能到此，特令鄙人代达意思。李先生主张将学生宣言书，由彼出名，分寄本埠各团体，要求援助。因李先生在上海声望较隆，得效亦可较大也。至今日到会诸君，如有善意发表，鄙人亦可代达李先生云。次江湘浦谓：勤工俭学生团中，以川人为多。鄙人主张联络同乡，或以团体名义，发电请四川省长及总司令等援助。次林长民君演说，略谓：勤工俭学生之困苦情形，予久有所闻，特以不相接近，诸多隔阂。此次予回国，适与被迫归国之学生团同船，因得知其详细情状，对学生颇表同情。此次法政府与驻法我国公使之待遇，非特辱我学生人格，抑且损及国体。当初时，颇有人谓俭学生者，多有俭腹者，即程度不合格也。然以予观察，则学生中实皆中学以上毕业程度，英法文颇有擅长者。此等青年优秀学生，仅因国内求学，不足满其愿望，而信勤工俭学之倡言者，为一时之错误观察，赴法者千余人。不料到法以后，欧洲经济状况大变，以致无工可作，无学可求，情况亦颇可悯。彼辈学生，俱系中国有为之青年，流落异邦，社会人士，不能不

负其责任。今日救济之法，自己已经被迫归国之学生言，应先将在沪上实无亲友可以援助，必须恃社会团体之救济者，调查确实人数。社会方面，亦应设法在学校或工厂中，尽量容纳。并希望商会、银行公会，或其他有力个人，加以维持。至情愿归家之学生，交涉员虽允筹措川资，然限期三日，亦未免太促。因学生行李都在法国，尚未运到，此层应由各团体中人，代向交涉使磋商。当学生团船行经新加坡时，予曾代向友人林秉初君请求援助，故学生到沪后，尚能维持一、二日之生活者，即赖于是。惟至今日又已囊空如洗，故此时救急方法，亦甚紧要。今日到会者，如能当场捐款，予亦当尽力也。至法国方面之勤工俭学生，俟予赴京后，亦当商之彼处团体及友人，量力援助之也。费公侠谓：据王儒堂代表吴子瑜称，王君已筹有具体办法。又谓此时学生团最大问题，即在寄宿，因旅馆中所费太大。如有公共宿所，则救济方面，负担又可减轻。闻中国公学中，宿舍尚有空额，可否请林长民君商之该校代理校长张东荪设法安插？林长民起立承认，谓当熟商之张东荪云。次吴敏于谓寰球中国学生会，亦颇愿加以援手。现在应分二步办法：第一，救济目前，组织一救济机关，然后将学生团提出七种办法，逐步进行；第二，为将来求学问题。本会曾与华法教育会接洽，请其设法在中法通惠学校内安插。闻李登辉先生言，本埠各团体，亦曾联席讨论，最好能得一较为切实而易于举行之具体办法云。陈定谟谓为维持目前生活，鄙人可担任向复旦大学同学生中捐募。王伯揆则主张向交易所筹捐。当时林长民即先捐三十元，并言至京后，仍当力为设法。后由学生团致谢词，并分发宣言书，旋茶点而散。

归国勤工俭学生之调查

本报兹调查得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一览表(已到沪者)，爰亟录下，深望国人为彼呼吁无门之青年学子一援手也。表如下：

姓名	籍贯	履 历
杨新荣	湖南	得乐公学补习法文一年，作镗工二、三月
李坚伯	同上	方登布公学习法文三月，作镗工二十月
王运储	同上	蒙达尼公学习法文及数学各十月
傅 沧	同上	蒙达尼公学习法文，曾作工年半
曹锡三	同上	耳阜工商学校修业
张富春	湖北	贡佛郎中学习法文
汪腾因	安徽	麦梦公学，曾作工
叶振均	同上	木梦公学
徐守楷	同上	木梦公学校
周秀芳	同上	蒙达尼公学习法文
王顾宁	同上	法国巴黎大学校
朱 璠	同上	木南公学校
徐守模	同上	木南公学校
毛显球	浙江	芳登布落公学
王景歧	同上	芳登布落公学、耳阜工业学校

周 礼	四川	的勇工校及汽车厂作工
周泽厚	同上	圣日曼公学，陆军部华工翻译
郑 济	湖北	法国耳阜工校肄业
李墨昌	湖南	蒙达尼公学习法文四月，并作锉工
彭在国	同上	法国习法文六月，作锉工年半
黄 进	同上	在法专习法文五月，作工六月余
汪 洋	同上	法国工学校肄业，作锉工年余
袁若驹	同上	得乐公学习法文，并作车床工作
杨立三	同上	得乐公学，并作车工十月
刘 武	同上	耳阜工校金工科修业
欧阳淑	同上	法国电机厂学木工二年
姜毓荣	四川	习法文五月，作工二十五月
金满成	同上	在法学法文一年，作铁工一年
夏时烁	四川	圣日曼公学习法文一年，钻工四月
黄石毅	同上	沙多居里学校
宋光务	湖南	得乐公学修业二年
黄朝平	福建	法国蒙达尼公学修业
陈光曜	四川	木梦公学修业
尹懋昭	同上	瓦落公学修业
程鸣歧	同上	麦梦公学及沙多居里公学肄业
刘厚垓	同上	木梦公学肄业
陈百芳	同上	蒙达尼公学
熊卿云	同上	果能公学肄业
马寿征	同上	蒙达尼公学习法文一年，作铁工一年
伍桂馨	同上	圣日曼公学
郑 洵	同上	沙多居里公学，并作铁工十八月

吕松琴	同上	在法专习法文六月
吴鸿哲	同上	在法学法文八月，作铁工三月
叶济澜	四川	麦梦公学修业
周鼎	同上	在法专习法文九月
林万选	同上	在法专习法文七月，作镗工二十四月
莫若德	同上	在法专习法文几月
施伟	同上	蒙达尼公学肄业
樊映堂	同上	圣日曼公学习法文
龚代焕	同上	沙多居里公学
王咸雄	同上	圣日曼公学修业，电机厂作工六月
彭礼端	湖南	在法专习法文一年
肖振声	同上	在法专习法文半年
刘崇厚	湖北	在法专习法文三月
刘万秩	同上	在法专习法文一年
王泽润	同上	在法专习法文六月
黄征献	同上	法国专习法文六月
李林	同上	法国弗勒尔公学修业
张育新	湖北	法国工学二年
李景铭	陕西	法国工校肄业
向瑞祺	湖南	麦梦公学工科六月，作工九月
何寅修	同上	专修法文九月，作镗工四月
陈赤	同上	波勒公学修业，铁工厂作工
汪廷贤	同上	沙多居里公学
任安曷	同上	在法作翻砂工八月
柳季刚	同上	在法习法文八月，作工四月
邓崇鲁	同上	蒙达尼公学修业十六月

喻正衡	四川	中法实业银行翻译十月，巴黎高等社会 学校修业六月
唐 铎	湖南	蒙达尼公学习法文一年，作车工四月
黎纯一	四川	工业院毕业，陆军部华工翻译
梅筑培	贵州	风丹不落公学习法文，作工八月
陈 炎	四川	汽车厂作工一年二月，习法文八月
陈 毅		同陈炎
宋绍景	湖南	安邑学校习法文年半，作油画工一月
廖 开	湖南	蒙达尔计公学习法文，作工二年
童桂溪	同上	圣日曼学校修业，作镗工八月
苏言川	未详	未详

《时事新报》1921年12月2日

回国勤工俭学生统计表

留法勤工俭学生被逼回国情形，迭详本报。兹本报觅得该学生团最近分居上海各旅馆生活统计表，爰录如下：

荣升旅馆二十四人，代表曹锡三，房六间，姓名如下：

喻正衡 黎纯一 姜毓荣 欧阳淑 向瑞祺 童桂溪
宋绍景 刘武 傅昌钜 李墨昌 曹锡三 袁若驹
廖元瑛 黄进 彭在国 汪洋 李坚伯 杨新荣
唐铎 宋光务 陈毅 王运储 杨立三 梅筑培

新中和栈二十五人，代表伍桂馨，每人每日七角，姓名如下：

金满成 马寿征 陈百芳 周鼎 周施玮 莫若德
樊映堂 叶济澜 黄石谷 龚代焕 林万选 何寅修
吴鸿哲 邓崇鲁 张育新 吕松琴 陈炎 王咸雄
郑洧 程鸣岐 熊卿云 刘厚垓 夏时烁 尹懋昭
伍桂馨

上海旅馆十人，代表苏言川、汪腾因，住房三间，姓名如下：

苏言川 周礼 汪腾因 周秀芳 王显宁 朱璠
徐守楷 徐守模 叶振钧 周泽厚

老高升栈四人，代表李林，每日每人七角，姓名如下：

王泽润 李林 黄征献 刘崇厚

仁和旅馆二人，代表刘万秩，每日每人七角，姓名如下：

刘万秩 郑 济

湘益公四人，代表柳季刚，每日每人七角，姓名如下：

陈 赤 汪庭贤 任安昂 柳季刚

永泰栈（法界贝勒路四三八号）二人，连饭每日每人六角余，
姓名如下：

彭礼端 肖振声

望平街合记一人：陈光耀

陕西会馆一人：李景铭

吉升栈同学二人：张富春、黄朝平

已归家二人：毛显球、王京岐

《新事新报》1921年12月2日

被迫归国之俭学生消息

留法勤工俭学生被迫离法者系留法学生之代表一百零四人。除中途离船者，十一月二十三日抵沪人数共七十七人，散居于上海旅馆、荣升旅馆及新中和旅馆。中途散去者，在槟榔屿登陆，则有湖南籍之李肇熙；在新加坡登陆，则有湖南籍之赵家杰、河南籍之冯光毅；在波塞登陆，则有四川籍之张存煜；在马塞登陆，则有湖北籍之徐寿松。在香港登陆则有二十二人：湖南籍为张昆弟、李隆邛、罗汉、贺果、刘明俪、颜昌颐、肖拔、蔡和森、郭名忠、欧阳泰、吴明、罗学瓚、鲁其昌、陈鹏等十四人；四川籍为荣宝琪、周钦岳、曾义宇、袁文庆等四人；湖北籍为刘范祥；福建籍为赖俊；贵州籍为刘方岳、刘邕。以上诸生既无护照，又乏旅费，思之甚为可危。又二十四日下午，该生等曾分派代表至交涉署、法领事署及商会等处接洽，均未得良好之效果。至交涉署，系由王科员接见，只允电问北京政府对于该生等之善后办法。至法领事因事未见。商会方面则连去数次未遇接洽之人。闻该生等二十五日，当拟向各方面进行云。

《国民公报》1921年12月21日

勤工俭学生团消息

国闻通信社云：该团代表自与交涉使署请愿后，所得结果已详各报。兹录其致交涉使请向法政府归还行李呈文大略：呈为天寒衣缺，恳速设法归还行李以救生命事。窃生等此次在法，因使馆断绝维持，迫不获已，前去要求开放有关系之里昂大学，不意被遣归国，各情久已呈明在案。但生等到里原意，只在与该校长吴稚晖筹商解决勤工俭学办法，方冀一二日内即可解决。故所有一切行李，均存留原住之学校，或各房主家。随身所带者，只有夹衣一身，此外乃无他物。法政府军警，将生等押至马赛时，始知有送归之议。且又知挽救无方，于是众求运交行李。法政府以时卒难到拒之。各人行李，少则值二百元，多则五、六百元，合计总在三万元外，又何能受此意外之损失？遂坚持其要求驻马赛领事，乃承认次舟寄到上海，并嘱生等在此相等。今生等已到沪矣，途中以无衣履之故，所经困苦，已不待言。沪上天气已近隆冬，寒气逼人，朔风刺骨，晚寝则乏被褥，出门则无外衣，兀坐床头，痺摇成疾，弱者已病卧莫起，强者亦何能再事支持。苟不速为设法，则寒气亦足以杀人，苦中又加以奇苦，天理人情，两不堪问，用是恳求贵署速为设法，将各人行李赶早归还。在未归还以前，亦恳曲赐维持，每人购给外套一件，俾资御寒。盖生等多籍隶川、湘，行则道阻且长，湘且兵燹遍地。目今寒气日逼，即告急家庭，

亦缓不济急之势故也云。

又闻该团学生由法抵沪，途中饱受风寒，连日与各界接洽，冀得一公共住所，迄无结果。忧急成疾者，达十八人。医药无资，惶急万状。昨日有张振远介绍沪南神州医院朱尧臣医士，亲往各旅馆诊视，并由该医士捐助医药费。兹调查其病人姓名如次：

黎纯一 欧阳淑 喻正衡 陈毅 李坚伯（荣升栈）
叶济澜 郑洧 莫若德 周鼎 樊映堂 夏时烁
陈炎（德义厚） 马寿征 金满成 王咸雄 吕松琴
（中和栈） 周礼 苏言川（上海馆）

该团学生周泽厚，已在本埠青年会充当英文教员。林万选亦觅得全国铁道建设协会书记。欧阳淑由聂云台介绍在中国铁厂做木工。其余数人，并闻聂允广为介绍云云。

《时事新报》1921年12月4日

归国留法学生之宣言

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昨又发出宣言云：我们因为不敢虚度一生，总想替社会干几件有益事业，所以我们第一任务，即在储蓄服务的能力，舍求学外，莫有他图。留法勤工俭学事业，是长途远征的探险队，又是我们无力青年脱离苦恼社会的宝筏。我们不惜倾家破产，罗掘俱穷地前去。初到法国，本也很好，我们得了许多经验，饱吸许多文明空气，勤劳节俭，随处可以获益。我们应感谢提倡人的盛意卓见。后来掀天翻地的经济浪潮，打得我们无生存余地。我们好苦呀！我们不怨别人，因为这种意外事实，谁也料不着的。勤工同学们大家起来解决生活求学问题，因为曾经拒绝借款，触外人之忌，而我们的死〔生〕命，又操在维持费取与上面，所以落得人家报复。无家可依的我们，转而请求里昂中国大学之解救，不幸不得各方面谅解，反诬我们为华工，为过激党，我们遂被监禁。无力无势之苦学生，终被押送归国。现在归国了，我们已经把详细情形报告国人。我们一百〇四人何以独及于难，我们敢不惭形秽的说，我们是受了千余同学的委托，去里昂谋求学问题的全体解决，因此一百〇四人先及于难。我们现在还是念他们。他们现在都说对不住我们。何以我们七十七人单独来到上海？其余的他们，一来心怀恐惧，二来有路可逃生，各自上岸去了。何以七十七人中早已有几人归家？因为他们或是境

遇不同，可以归家，或是过念骨肉，忍痛归去，只剩我们这六、七十人光景，没有着落，没有去路，血泪模糊，满身枷锁。我们处在上海，故不能不与上海各界再诚恳的申说，我们离家至少约有二、三年，父母兄弟、亲戚故旧，凡是有人心的人，至少也有点恋恋，我们何以不归呢？岂是故意与官厅为难吗？安心与各界麻烦吗？不是，不是。我们实有苦衷，我们是些热望求学的青年，虽然受了许多摧残与凌辱，一部分同志，早已在法国自杀、疯狂、或不堪憔悴，因伤而死。我们因不敢放弃责任，总想做个苦尽甘来，艰难困苦，无非坚我们的意志。我们又知道，国人望于我们者至切，沿途侨胞之殷勤护视，更嘱我辈勉励珍重。到了上海，各界的同情，舆论的赞助和大好故国山河，更使我们不敢半点灰心。有人说，你们归家后便不能爱国吗？不能设法继续求学吗？此话诚然合理，那知道我们归家，不是到“父母不以为子，兄嫂不以为弟”的光景，便是家庭逼我们去干“非人的正当生活”。我们自信是个感情热烈、意志未极坚定的青年，家庭环境如此，教我们那里有“求学机会”、“人生乐趣”？好的呢自杀，不好的只有堕落呀！各界诸公，这两条路我们到底走那一条？一条我们都不愿意走，我们只想求学。说到这里，诸公必要问：“求学固然赞成，但是求学费用怎样解决？”我们知道各界因义举纷至沓来，已穷于应付，碍难担负我们的求学问题。我们希望各界也不在此。我们所希望各界的不过短期生活维持（或以半年为期）。在这短期中，我们自己筹划将来事体，同时盼望各界与以口笔援助。因为我们是单纯的青年，向外边人说话颇难得信任与注意。而且这又是被迫归国，难保无人说我们是罪犯。各界能组织一具体机关，分发通启，为我们申冤，为我们呼吁，正如“登高一呼，必然应者四起”，岂不更易解决吗？我们知梦想无济于事实，求学计划，须

有着实可靠才能尝试。我们实诚恳的向各界说，我们这可望成功的求学经济问题解决计划是：（一）省款，可担任我们求学用大部分，如四川省议会曾有帮助勤工俭学生每年五百元之议。各军长官亦汇巨金到法。湖南曾先后汇款到法，又有留法湖南勤工俭学生成美会之设。安徽省款，最近确已成立。（二）各县公费，虽在兵燹之余，或有损失，但提一部分出来培植人材，实是九牛一毛，容易实现。故我们求学用费，本县确可以担任一部分（同学中有县款已成立者，若得一公文去移作留沪之用，想无异议）。（三）蔡、李所筹款项，我们在法曾接到蔡子民、李石曾两先生来电云：年筹十万元，可望实现。我们回国，本非出于志愿，人数占全体十六分之一。在我们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要求一部分的。月内拟推举代表赴京接洽。（四）各人亲戚朋友，也是接贷的一条道路。若各界愿意介绍，我们更愿年暑假作工以济不足。总之，我们希望的求学生活，不必阔绰，不必宽裕，只求最简单最经济。经济限度，只要能恰恰过得为止。上海学生生活，若能办到各校特别免费，则每人至多不过一百五、六十元便足。以上各处，若来分担，我们皆认为可能的事，不过望各界悯我们之诚，组织具体机关，出来提倡，并望把目前安顿好，以半年为限，筹画将来。将来实效虽不能个个圆满，只要使同学中多一人求学，即是为社会减少一危险者、堕落者。我们的梦想如此，我们望于各界者亦如此。最后的话，我们希望各界舍掉“施舍”、“漠视”的心理，本着同情，求一具体办法，来救救我们。

《时事新报》1921年12月8日

回国俭学生团昨讯

本社昨日所得回国之留法勤工俭学生团各消息，汇志如下：

求学问题 该团诸生近日进行，完全注重求学问题之根本解决，拟即发出第三次宣言，将求学问题之解决方案，具体陈述。内容大概为：一、希望各界组织具体机关，拟名被迫归国勤工俭学救援会；二、向各校交涉，即时入校，并免收学费、宿费；三、希望各界维持住校短期膳费（以数月为限）；四、希望旅沪各省同乡，代向各本省催促省县津贴；五、学生亦自推举代表，赴各本省直接呼吁；六、派代表赴京、赴粤请命。

旅馆问题 该团学生依交涉署之办法，陆续迁至华界南市旅泰中西旅馆。惟该馆房间仅有五间，实不足容该全体，乃分住附近之南康浙江旅馆及悦来旅馆二处，然尚不能容纳全部。各该旅馆地当鸡市鸭市，污秽实甚。又考其价目，有每日每人八角者，有房费（约一元一间）在外，每餐每位一角半者。以较从前该生等所住之旅馆，如新中和每日每人七角，德义厚每日每人六角，荣升每人每餐一角半，房费另计，并无何等便宜。又德义厚所住学生大多染病，主人因同乡关系，招待颇为周到，颇不愿移住价昂地坏之他栈，已请县署交署不必催促搬迁，谅可得其同意云。

团员动静 该团赴京赴粤之代表已经举定。赴京为喻正衡、赴粤为姜毓荣。赴京所接洽之重要方面，为蔡元培、李石曾，及

同行回国之林长民，湖南之熊希龄、范源濂，四川之傅增湘。赴粤接洽之重要方面，为汪精卫、张溥泉、陈炯明。其进行目的略为：一、国内工读学校之筹设；二、各省县津贴之代为催促；三、国内各校之免收学费；四、具体援救机关之筹设。该代表并携有该团历来之文件及沪地舆论之记载、该团正式委托函，及关系人介绍书。又该团湘籍学生，亦举出代表宋光务、黄进、傅沧、廖元瑛四人，已于十一日晚起程回湘。又该团川籍学生亦举代表黎纯一、陈毅、伍桂馨三人，于昨晚首途回川。其在粤登陆之念二人，于前日返沪九人，余者亦将于日内陆续到沪云。

《时事新报》1921年12月13日

第二次归国勤工生之呼吁

第二次归国勤工俭学生，因在法无生活费，始向我国驻法使、领两馆请求维持，旋亦被胁迫回国。抵沪以来，已有八日，身无宿资，而栈主又日催促膳宿费，其境遇万难，实至可悯。闻该生等曾谒许交涉使，请求与第一次回国学生受同一之待遇，赐予维持。闻交署以无证明拒之。该生等因之惶急万状，昨特发出二次宣言，恳求各界悯其际遇之难，予以援助。其辞极诚恳动人，兹特录之如下。

第二次回沪的勤工俭学生六人，谨以最恳挚之情意，呼吁于国人之前。我等从六号到沪，八号即发出宣言书，报告回国的理由及现在的苦衷，想已邀国人青览。但从六号以至今日，已有八天，身无半文，店主日日催促栈费，有鸡犬不得安宁之势。勤工俭学生受各方面的压迫，均没有轻重的分别。自从反对借款后，中法勤工俭学委员会即停发生活费，于是不得已才有百零四人请求开放里昂中国大学的先锋队。不幸先锋队被押解回沪，辱蒙国人垂怜，多加援助，今日虽未得圆满的结果，但回家的川资，已有着落。惟我等因先锋失败，生活停止，异国流落，穷而无告，向使、领两馆郑重交涉，使、领两馆及委员会反胁迫我等返国，所以两次学生回国的情形，名异而实同。现在我等据各方面看来，求学问题尚难办到，拟欲早日回家，无如栈费日积，旅费无着，

孑身海上，涸鮒徒嗟，何其不幸之甚也。想我等为个人的牺牲，
谋国家的幸福，今遭此无穷荼毒，站在危困地位。深望国人从良
心上解决，救我等于水深火热中，并希望一体同仁之至意，俾我
等早日首途，祷甚，感甚，临颖徬徨，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郭其书 郭其熙 江 璘 同叩
鞠 继 慕钧石 饶洪钧

上海旅馆

《时事新报》1921年12月14日

官厅拒绝俭学生要求

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团，在沪艰困，自经何护军使、许交涉员，召集南北商会、教育会等各团领袖，在署会议，决定维持两星期，并议定由官厅觅定南市利泰、南康两旅馆，为该生等全体膳宿之所等情，已志前报。兹闻各该学生，并未遵照官厅宣示办法，全体移居，且有擅自移迁他寓，以及额外要求，并有由粤新来之学生，要求加入维持。昨许交涉员，委派科员沈颂阁，接见该学生团代表喻正衡。据喻称要求：（一）学生除膳宿外，追加给发在沪之零用；（二）现学生团议派代表二人，一往北京，一往广东，要求官厅给予路费；（三）学生中内有十六人，现住德义厚，因病不愿移住官厅新维持之公寓，并要求承认德义厚所住学生之膳宿费；（四）学生中内有一部分因嫌公寓污秽，另觅邻近旅馆居住，亦要求官厅担负此项食宿费等等；（五）尚有学生二十余人，自法回国，曾在香港、广州起岸，今已陆续来沪，要求追加列入维持等语。当经沈科员鉴以此次官厅维持学生，悉系个人行为。至于所定公寓，系属公共议决，未便更易。如各学生另觅住所，官厅万不承认，至于其他零用路费等，实为额外无厌之求，绝对不能担任，均经严词拒却云。

《时报》1921年12月14日

遣送勤工生之官厅布告

某行政公署昨日公布遣送勤工俭学学生始末详情云：案查此次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计一百零四人，沿途登岸回家者二十七人，实在到沪者七十七人。抵沪后自觅旅馆、分头居住，推举代表喻正衡等，请求各界设法援助。咸以人数众多，婉言拒绝。护军使、交涉员、警厅长、县知事等，顾念该生等被迫回国，久留沪地，难免有流落之虞，惻然悯之，遂会议救济办法，均以资遣回籍，最为妥善。当查该生等籍贯，以四川、湖南为大多数。其外福建、陕西、贵州、各一人，湖北八人，安徽七人，浙江二人。预计川资膳宿等费，非三千金不可。公款中既未奉命令，不便动支，遂毅然另行设法援助，并由交署派沈科员，县署派熊警佐，朱、郭两稽查员，专办遣送事宜。沈科员等分头接洽，愿回籍者，除代付栈费外，给予船票一张，棉被一条，并视路程远近，酌给川资若干元，总以能至家门为止，以示体恤。川籍各生，连同川栈各费，每人须达百元以外，该省学生计有三十人之多，原议之三千金，绝不敷用。学生方面，尚以此种办法为未足愿望，又要求交涉使，发电责问中法政府被迫原因，而对于承办遣送人员，则要求衣服零用等等，不遂所欲，即起责难。日前有学生宋某，已伴送上船，因多索川资，几至口角。承办人员又未便加以压迫，只得忍而受之。交涉使以此事棘手，非再行公议不可。遂于九

日邀请当地政、绅、商、学各界在署会议，议决办法数条，大致为便利接洽遣送等事起见，由县署在南市，觅一相当栈房，迁居一处，如不愿迁者，即认为有自行维持能力，官厅概不闻问。次日即由朱、郭两员，觅定南市旅泰、南康旅馆，逐一知照迁入，多数学生，均已照办。当将租界各栈屋饭费，一律算讫。惟有居住会乐里德义厚之四川学生十六人，以南市有碍卫生为词，不允迁移，并向交县两署，要求免迁，均被拒绝。查该生等由上月二十三日到沪，迄今将近一月，代付租界房饭各费，已不下一千余金。并闻旅沪同乡，亦有量力资助衣服若干，零用若干，交与该生等收用之事。现在先后回籍者，已有三十二人，其余四十余人，尚无回籍表示。官厅方面，以九日会议之两星期为限，过期不再负资助宿膳川资责任，扣至二十三日为止。熊、朱、郭三员以限期在即，前晚特往旅馆聚集学生劝告，如愿回籍，迅即报名，以便资送，否则限期一过，官厅将钱账结付，不再闻问。时学生中有借口等候行李者，有云缓日回籍者，有不发一言者。揣其用意，尚有存等待各界援助之希望。但官厅方面，对于学生，亦已仁至义尽，两星期限满，当然不再闻问。倘学生中有误认官厅之资助，为应尽之责任，置限期于不顾，甚或再有过分要求等举动，则非特辜负维持之苦衷，恐官厅不得已时，亦惟有置之不顾云。

《时事新报》1921年12月18日

学生联合会请撤陈策呈文

此次留法勤工俭学生百余人，被法政府逮解归国，其原因虽极复杂，然与驻法公使陈策不无关系。北京学生联合会对于此举，殊为愤怒。昨日特呈外交部，历述陈氏四大罪状，请加以惩戒，兹录其原文如下：

北京学生联合会为呈请事，窃以捕拘妄肆，阻青年求学之忱，诬蔑横飞，加西江难涤之耻，侵私人之权利，貽国际以羞惭，凶似虎狼，暗无天日，为我国驻法公使陈策逮送勤工俭学学生回国一事，不禁切齿痛心焉。今将其罪咎之陈迹为大部一详陈之。溯自留法勤工俭学会创办以来，国内青年，向上之流，无不额手相庆，又兼里昂大学开办中国学生部，而留法之士，又恐后争先，推其心不外以学成归国，服务社会，增文明之进步，促百废之俱兴为怀。陈策此举，不惟剥夺私人求学之权，且亦障碍文化发达之道，其罪一也。留法学子，或为本会会员之族戚，或为本会会员之乡人，或异地之友朋，或天涯之契合，大多相知有素，消息常通，本无过激之嫌，何来赤化之虑。乃陈策徒以留学生之经费无着，垫款不成，已既不能预防于先，又不能救□于后，遂出最下之手段，保一己之威严，诬人以逞，莫须有竟可埋冤，射影徒劳，想如是亦能定讞，陈策此举，不惟一己之无能，亦且诬蔑学

生之清名，其罪二也。况身体自由，载在法典，堂堂公使，宁不知之。胡为惮经济之困难，作捕拘之嗾使，未犯法而逮捕，是谓违法以逞，强误获罪以拘留，胡为放逐而不问，罪大恶极，丧心病狂。陈篆此举，不惟侵害私人之身体，亦且藐视国家之典章，其罪三也。又况使法警以逮捕我学生，失国际之荣名，借香港以栖迟我学生，感生活之痛苦。岂特勤工劳力，付诸等闲，其以俭学初衷，遽归泡影。失一身之大计，加社会之负担，影响所趋，个人不免失所；余波所及，庭帙恐有哀声。陈篆此举，不惟丧失留学生国际之名誉，亦且斩断留学生来日之生机，其罪四也。综此四罪，陈篆为法律及道德之所不容，敢请大部，撤换该驻法公使，科以相当罪条，以平激怒而谢无辜。庶可为不守官箴者戒也。敬恳大部俯准施行，不胜伫盼之至云。

《时事新报》1921年12月19日

归国留法学生团之昨讯

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团团员，在香港离船之二十二，陆续辗转来沪，第一次到九人，已得交涉署一例发给旅费。于二十六日又续到六人，昨又续到二人，皆属湘籍，情形困苦，与先到者无异。现正向交涉署请求一体待遇，其姓名如次：罗学瓚、郭名忠、肖拔、贺果、颜昌颐、张昆弟、欧阳灵泽、刘明俨。

该团昨呈中法学务协会一函云：同人等前举代表至京，极蒙贵会赞助进行，所有结果，无非贵会之赐。昨喻君归来，同人即举代表同喻君至中法通惠工商学校，晋谒法校长梅朋君。梅直谓余处校长地位，因诸君由法遣归，实不能容许此项免学费入学之要求，以后勿庸再议，态度极为坚决，同学大为失望。又复旦大学允收免费四人，中国公学允收免学费八名。同学既多以改学英文为不经济，而人数复极有限，所以多数志愿仍在特设学校。校内设置，既可适合学生需要，学生前此所得，亦不致弃而他就。至于经济筹措，闻湘赵省长已允每名每年津贴百余元，四川旅京同乡，亦已为学生筹定每名每年二百五十元，电请省政府承认归还。一得复电，即可解决。此项可望之款，亦勉足供食宿衣履之需。兹再承贵会任学务之筹备，当不难早日解决也。现在此间同学，皆与官厅脱离关系，所得路费有限，只能短期支持，此后或行或止，更属无法摆布。素承贵会热忱扶助，当兹四顾无依，

不能不再求于贵会也。再月之二十二日又有留法勤工俭学生二十三人，由法抵沪，均是由驻法领事馆代购船票，资遣至沪。但学生多数皆非籍隶上海，行囊早空，无力回籍，现滞沪滨，深虑流落，求学初衷，亦皆中道而发，尤望贵会有以扶持也。

《申报》1921年12月30日

第三次归国勤工生之呼吁

该团第三次被迫归国俭学生：胡期美、熊汝嘯、张帜、关煜、刘登如、张俊傑、刘辉训、张实、李嵩高、陈常武、卜允新、梅诚、谢瑞祺、周光炜、傅儒仁、徐春芳、肖石冰、曹建章、李天建、卓章、黄建中、雷治辅、熊为奇等，于昨日呈请交涉署发给回籍川资，原呈云。

为呈请维持生活，资送回籍事。窃生等在法，本爱国之运动，受经济之压迫，生命濒危，工学难待，驻法中国官厅以职责所在，不能坐视侨民之流落，代购船票，遣送归国，曾电贵署，设法护送还籍。及自生等抵沪后，再三请求，终无要领，屡次进谒，尤难面见。店费日逼，几难终日，举目无亲，囊空如洗，求学无资，作工无所，前不能流落于国外，今将流落于上海。距家数千里，驻法官厅，不欲以累法国社会者，贵署将欲以累上海地乎？若谓教育内政，不涉外交，则资送先到同学，殊为多事。驻法公使馆电达贵署，亦属不明职权。但前次百〇四人同学，贵署临时与以维持，并发给旅费，资送还籍。先例既成，而生等二十余人，同受政府遣送，且沿途又无捐助，更形狼狈，似宜与前次同志，受同等待遇外，尤当例外悯恤。故敢祈贵署仍援前例，送还原籍，俾生等不致流离失所，致成国家之流氓，实为德便。

选自《归国俭学团之前途》，《新闻报》1922年1月3日

勤工俭学团赴京代表活动情况*

勤工俭学团赴京代表喻正衡君昨日自京致该会一函云：前夜抵京，知蔡先生尚卧病医院。昨晨先往见李石曾先生，彼谓“一月以前，已汇十万元至法。此款系十年十月阁议通过，为侨民教育经费，每年十万元，以两年为期。此款之成立，系由北京华法学务协会向各面运动之结果。该会拟定在法之办法：一、交涉不取偿之学徒工位，以该款为津贴。二、交涉入实习学校，开特别班。三、自行组织传习所，为科学语言之肄习。为吾人之事，前日华法学务协会开会时，王叔钧先生（前任教育次长）曾提议交涉入各高等师范，生活求学两问题，均可解决。”李先生又问同学志愿，是否皆愿入师校？衡则以大多数愿入通惠工商学校相告，并谓有愿入中国公学或复旦者。法人铎耳孟亦华法学务协会会员，极表赞助之意。并谓：“分入各校，则此事从此了结。法人对于学生，本有误会为革命党者，苟将来在校偶有不合，必将旧事重提。不如专为此辈学生，设一特别学校，将来如有机会，还可再行去欧。如此办法，则尚有向各方面要求继续援助之余地。”王叔钧先生对于入通惠事，亦赞成，并允去函该校中国校长（现在北京）交涉。石曾先生又言：“熊秉三先生，曾备信至上海，托聂云

* 题为编者所加

台先生照料学生。”在上海各生生活问题，当不发生困难。吾人所计画之归国勤工俭学生同志会，李先生尤为赞成，以为要求退还庚子赔款，有此团体，方有人代吾人说话之地步。铎君为吾人所拟之特别学校，其性质似一外国语专修学校。就要求庚子赔款说，则与清华学校相类。北京各方面及李、蔡诸先生，亦主张于里大校舍划一部分设勤工补习班，即吾人前所主张工学院之意。我希望你们的：一、赶速迁入校舍；二、团体万不可解散；三、时间迫了，要求各界继续维持云云。又该团致华法学务协会一函云：生等被迫归来，所受之侮辱痛苦，与夫种种牺牲，略已披露各报，谅邀洞鉴。兹阅报载，诸公已为留法勤工俭学生组成一华法学务协会，并政府亦允年拨十万元，接济留法勤工俭学生。而本年之款，业已汇去。则在法辛苦同志之求学问题，略有解决。而对于我辈迫归学生之续学问题，想亦稍有相当具体办法也。玉成之德，拜赐无疆。但生等对于诸公之进行，略陈数端：（一）代向政府稍求拨款，解决迫归留法勤工俭学生续学问题，或就政府成业，年拨十万元津贴留法勤工俭学生款项内，酌提相当数目接济；（二）请向驻京法公使交涉，上海惠通工商学校，收纳志愿进该校之迫归留法勤工俭学生，费用由一项所请数内酌给；（三）请速筹放工学院或开里大预备班，收纳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费用如（一）项内不足时，另请向各本省筹挪津贴及各界捐助，肃此谨上云云。

《勤工俭学团消息汇闻》，《时报》1921年12月22日

* * *

国闻通讯社云：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团赴京代表

喻正衡，已于此晨返沪，该代表系于十五日晚抵京，二十四日晨出京，中过天津，因接洽四川铁路公司代表胡葆生，勾留一日。兹将该代表此行状况，记志如下：

对于求学之进行 该团曾要求免费入中法通惠工商学校一事，由代表喻正衡，与华法学务协会，作一度接洽，今已有头绪，该会允为助力。兹录华法学务协会致中法通惠工商学校校长梅朋函云：敬启者：此次归国留法学生来京代表喻正衡，陈述学生中愿入贵校者三、四十人，曾派代表向贵校长请求免费入校，闻贵校长囑其造就名册，允代向驻京法公使请求等情。该代表即以此要求敝会，代达法公使。经敝会铎尔孟君与法公使接谈，公使之答复如次：一、公使于谈话时（即本月十七日）尚未接到贵校长为学生请之来函；二、如接贵校长来函，公使对于学生之请求，愿予许可。又敝会王叔钧君，与贵校中国校长张先生接谈之结果，张先生亦谓如后先生同意，愿允许学生之要求。敝会又以此辈学生留法已二、三年，既有法语之知识，复有工艺之经验，用特函请贵校长容许学生之请求，于华法学务之发展，实多利赖，不胜切盼之至。

对于经济之筹划 该团对于将来求学之经费问题，初时原定分省筹措之计划，如皖、浙二省，刻已渐次解决；黔、陕二省，因人数不多，故亦易于解决。所难者只川、湘两省。故复将川、湘两省学生，分为两大干部。对于湖南方面，因在上海接洽，较北京方便，故由该省学生，曾在沪与诸同乡接洽。顷闻湖南政府，已允筹款与该学生等继续求学。该省之经费问题，亦可由此解决矣。惟川省学生之经费问题，尚未解决。喻君遂于本月二十三日，偕同留日四川官费生代表等，邀请旅京四川同乡特开谈话会，力

求援助。比时曾由喻君发布被迫归国之报告书一通，又有要求继续求学之计划书一通，经众讨论议决。其原书云：按被迫归国川生共三十四人，留法时期，多者三年，少者一年，所历学校工厂，均由驻法中国留学青年监护处发给文凭，证为合格。从前国内成绩，有大学、专门修业或毕业者；有中学、师范、甲种工农业学校毕业者；有北京法文翻译学校、法文专修馆毕业者；有四川留法预备学校毕业者。综其程度，在中等学校以上。现在既已迫归，一时返欧殊难，学生志愿，多为暂入国内用法文之学校。愿学工商者，则志在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由北京华法学会疏通意见，驻京法公使已允学生免除学费入该校之要求。现只待该校校长之同意。愿入文科者，则志在上海震旦法文大学，或北京大学法文门。关于免征学费一节，正在磋商。惟从前学生破釜沉舟，远至绝国，历尽艰苦，财力早竭。今兹横被迫归，不仅孑身无物，抑且四壁萧条。虽承免收学费之优待，仍苦筹画食宿之无力。按现在京沪生活程度，食宿书籍衣履各费，每年每人至少约在二百五十元左右。每年以三十四人计，总数八千五百元。兹就插班新班，截长补短，每人平均以四年计，总额三万四千元。此项巨款，不能不赖我省政府当局、我同乡父老，悯其子弟遭遇之不幸，念其成绩中断之堪惜，格外矜原，代为筹措也。谨据民国八年及本年拨借路款分贷吾川旅外学生之例，并沿此次留日四川官费生代表请由路款拨出现金由省政府承认偿还之办法，恳请同乡诸公，一致主张，由路款拨借现金三万四千元，并代请四川省政府承认筹款归还。该款拨定后，仍由同乡诸公中举人保管。现即发出该款四分之一，交给学生，以后按年阳历年底发给四分之一，至四年为止云云。

各方接洽之汇志 该代表抵京之后，曾访蔡子民氏于德国医

院，备述现在进行之状况。蔡君虽病体尚未复原，言词间，极表关切之态度，尤注意于将来之处置。又该代表曾往晤林长民氏。林君允关于各省筹画经费事，向所知之四川旅京人士，劝尽力赞助。并谓同学虽于十月十四日始受法政府通知，强迫回国，但彼于十月九日在巴黎时，确已由陈篆拍告，将有学生百余与彼同船，因此林君前在北京华法协会报告情形时，群皆大怪陈篆。又留学生将被迫归国时，北京方面，颇传驻京前法公使有遣归学生之主张，当经蔡、李二君亲赴法使馆询问。法前公使申明本人并无此项主张，并即尽力向法国银行借出现金十万元，由中政府承认归还，汇去法国接济学生，以示愿留学生在法之意。该款即北京阁议通过侨民教育经费之二十万元中之十万元也。该代表又晤湖南肖旭东君。肖君谓在同学未抵国门前，已屡函长沙方面，设法援助。据最近消息，如同学愿在长沙，专习语言，尚不难办到。且谓湘籍同学有所使命，颇极愿效奔走之劳云云。

《归国俭学生代表喻正衡返沪》，《申报》1921年12月29日

勤工俭学团赴粤代表活动情况*

被迫归国之留法勤工俭学生等近仍努力运动继续求学各情，迭载各报。兹据该学生团接得赴粤代表来函，报告接洽情形甚详。据云：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晋谒陈炯明先生面递呈文，谈话甚长。对于反对借款及入里大一层，加以详细解释，并要求津贴继续求学事。陈谓余系粤省长，无多大力量，且粤省学款，为帮助本省学生，划开省界，事实不能也。代表谓先生为内务总长，学生请以总长地位解决吾人求学问题。陈谓款项支绌。代表谓学生要求全在事实，即请求津贴，非全部费用，每年总计至多不过万元。谈话结果，允在内部筹商后，再行答复。次即往晤汪精卫先生，谈话更久。汪云入里大一层，影响于里大及南方政府与私人甚大，以致大学几乎不能开办。吴稚晖逃到英国，大概指学生分子不良之意。代表答：勤工学生在法千数百人，分子自然不齐，但优秀分子亦多，不能皆目为捣乱分子。回忆学生等到里大时，秩序整齐，举动和平，对于市面秩序，学堂布置，毫无扰乱。里昂报纸，极为称誉。押送军营后，该省议员，即向省政府提出质问摧残中国学生之理由。及吴稚晖先生抵里，学生等提出要求条件八条，吴个人亦大为赞成。数日后吴所答复办法，学生一概承认。且吾人赴

* 题为编者所加

里之前，陈策曾帮助车费，并允担任外交。请先生将吾人归国通启，及抵沪后宣言，详阅一遍，即明其真相也。汪又问拒款会，非君等为主体。据电文报纸所载，拒款重要人，皆未送回，何单将君等送回。代表答：在法华人，以勤工俭学生为多数。每次拒款开会，勤工生人数总在五分之四以上。且此次被迫归国，监督借款委员会职员，亦有数人，此事实上之实情，非争功之语。不过除勤工生之外，拒款者多拍电报，多登报纸，俭学生以缺乏经济故，少在此点用功夫，故社会上不知也。至单将吾人送回，系陈策报仇用计陷害。且勤工生生命，全操于陈策之手，因陈策为青年监护处重要人。汪又劝吾人归家。代表答：吾人当初赴法，倾家破产，负债甚重。今无学而归，恐父母兄弟有所不许，故愿求学以偿宿愿。汪又云：我不过广东教育会长，无多力量。代表答：先生在南方政府，颇有信用，若得先生一语，吾人求学问题，不难解决。汪又云：中国四万万人均应当受教育。单助君等求学，应用何种名义，恐此端一开，以后援例者太多，不可收拾。代表答：当初吾人破产倾家，远赴法国，自炊自浣，以工求学。不意后来金融恐慌，多数工厂停闭，致陷生等于无工可作，无学可求。如有请求津贴之举，原无消耗公款之心。且吾人反对借款，前监督委员会法人，以不反对借款即使吾人全体有四、五年求学之实现为交换条件。若当时吾人不顾国家利害，专视本身利益，则吾人不致被迫归国，而四万万同胞，每人又增加数佛郎负担，内乱因之亦不知延长至几时。在此一点，甚望四万万同胞原谅，许吾人求学。况近来在法同学，由北京政府每年助十万元，现已汇往，似有解决办法。惟被迫归国之吾人，尚无若何解决。再者吾人赴里，系代表千余同学，就法律人情言之，断无代表受罪之理。汪无语。继云：南方政府，实无力量担任君等数年求学费用。代表又将答

陈者以对：以政府力量，每年筹此至多不过万元之数，自当不难办到。代表最后又慎重申明云：学生代表同学来此，以最诚恳最盼望之热忱，要求解决。吾人在法自炊自浣，受尽痛苦，欲以工求学者，今竟为爱国事业失学而归，务望设法使吾人有继续求学之机会。汪云：若君等本省有津贴时，广东政府亦当设法帮助一部分，万一政府不允时，我可担保设法津贴，并允拍电湘、蜀等省，催促一切云云。代表遂兴辞而退。汪云：下星期一再会云云。

选自《归国俭学生之求学运动》，《新闻报》1922年1月6日

说 帖

今日承同乡诸先生驾临作最诚恳之谈话，对于同人此次之痛苦与冤抑，求一解决办法。斯诚同乡诸先生热心教育，关怀乡谊之盛意。同人等不胜感愧荣幸之至。今后惟有各自努力，以求报同乡诸先生之盛意于将来。同人等所历之苦况，均详载宣言，兹不赘述。惟同人等在法原有正式求学机会，因反对借款，触怒使馆，遂而失望。其后又得吴稚晖先生解决办法，而又被政府强迫送回，直接摧残教育，间接辱及国体，是以不得不有求于同乡诸先生，而望代为申诉者也。目今困厄沪滨，行李失散，饥寒交迫，欲归无家。且十余年求学之苦功，丧于一旦。同乡诸先生本为国育才之心，当有诚恳之援助。此同人等对于同乡诸先生有无限之希望者也。兹将所拟办法附陈，以供采录。

一、电请川政府拍电质问中法政府押送归国之理由，并反对再强迫川籍学生归国，及汇款临时接济。

二、请代电催促川政府补助留法勤工俭学生已回未归之常年经费，从早实行。

三、请向各相当学校如中法工商学校等，要求免收学费，以减经济之筹集额。

四、请速代找公共寄宿舍，以省经费。

五、请维持短期生活，至得具体解决时为止。

十二月二日

《工学月刊》第二期附件，1922年1月

川生留法被放宣言

吾川留法学生因经费窘迫，曾迭向当道呼吁，均未得济。近该生等维持费，复被断绝，又加借贷无门，生活寡计，不得已相率归国，情殊苦也。其宣言云：

吾等三十四人，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也。在法时间，多者三年，少者两年，一年不等。就勤工俭学之短期历史而谛考之，无日不在困顿之中，无时不有中辍之虞。盖其事出创举，实行甚艰，加以倡自二、三学人，有心无力，重以种种不适情形，欲其进行顺利，日臻发达，又岂可得？其事实，其状况，其变迁，早在明哲耳目，不俟吾人哓哓于今日也。然以因果相缘，非略举前后事实而互相参证，不足以明其真相，详其最有关系于吾人者，更不足以解述吾人之何以被迫归国，姑容述之如次：

(一) 勤工俭学生与华法教育会

勤工俭学生发生之困难，远在去年夏间。其时，来者连袂而至，顿极一时之盛，工作既不易觅，尽与补习，费无所出，然犹东营西谋，勉渡目前，紊乱现象尚不十分显著，而在吾人私衷，固已视若“履霜”之兆，而日夜警惕自愤也。迫至今春，适值蔡子民先生来法，以华法教育会罗掘无术，不敢长此为吾人负经济关系

之责任，于是通告吾人，自本年二月起，华法教育会完全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仅负工作及学校之介绍者责任。此息一出，听者神昏。权作工乎？工苦不可得也；欲候工乎？或仍暂留学校乎？其如无经济之保障何！竭众人之智虑，而计无所出；积群人之忧惧，而不肯甘同饿毙，始有二月二十八日向公使请愿之举。姑不论其为一部分之行动，或呵为过分，要之，其不得已而要求生命之维持，或可见谅于吾诸父老也。

犹幸不久，在克鲁梭地方交涉，得百五十名苦工位，同学困于乞怜生涯，以其既折人志气，复虚耗岁月，无不争先就工，竟超出百五十名定额（约二百人）。斯可以见吾人求工之切，而工作难觅之大概也。自此以后，华法教育会既无力维持，公使领事不惜坐观不理，乃拉款挹资，狂澜赖以粗平。虽然此补苴之计，不足以经不敝于久远也。

（二） 勤工俭学生与监护处及中法大借款

继而使、领两馆邀集法国外交部、教育部、工部及各大资本家，组织一“中法中国青年监护处”，其意若曰：“汝中国青年学生，吾护汝，吾监督汝，吾与汝助，勿为我抗”。在此冻饿交迫之中，日夕转徙，呼吁无门，不食此“嗟来之食”，身且不保。食则不欲受人监护，丧失成人人格。且彼有无其他用心，在将信将疑之间。卒以生活迫人，同学亦有入会而受其监护者。

究其入会手续，有足令人惊异者。既为中法人之组织，何以事前而作隐秘之进行，事后而仅有一法文之简单入会通启。且凡一种会社，其入会与否，悉听人自由，又何必在校之同学而有校长之催促蜜语诱；在厂之同学而借工头之恫吓强填愿书，以至影响于工作之去留；又何必有人人必入，入则安，不入则危之种种

不可思议之野心；又何必谓此组织之实现，须俟朱启钤由英伦转巴黎时而始定夺（是时朱以托来法，为徐世昌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名誉学位，继去英）；又何以扬言朱某将为勤工俭学生捐助若干万元。在吾人之揣拟，其中必有不可言之暧昧在。然犹不过以为此系（安福）余孽将为某系有所活动也。又此组织既托词为友谊之扶助，吾人不便多事攻击。呜呼！形迹魍魉，滋疑益甚，奸人卖国不畏伏诛，吾辈学生彼固置不闻不问矣，又何恐而不为所欲为。逾旬，而中法大借款见告矣，请以维持中法实业银行，又以一部分维持留法勤工俭学生。吾人固陷于生毙，然目睹奸人卖国借款，所谓维持，不过欲以塞吾人之口。良心召命，不敢自堕奸人伎俩。使彼为间接之卖国贼，而吾人则直接卖承诺者也。于是愤而为拒款之呼号，以期促醒在法国人，作一致反对，不使此獠得志，肆其阴谋，祸及颠连困苦，求生不得，求死不可之父母兄弟，流毒于无穷也。

其时，朱以畏罪潜逃，吴鼎昌与俱，吾人以陈篆为海外政府之外交代表，彼必与谋。开会请示真相，殊彼奸猾成性，故为镇静，仅以一敷衍信了之。并巧为辞令，以明彼志，欲两不相触，成彼（功亏一篑）之大功。吾人对彼不敢漫信。然以为有吾人在，无论为陈为朱，吾人能监视其行动，借款之事，必不能成事实。呜呼！事竟不然！事竟不然！

又逾旬，而传来五万万佛郎之借款已签字矣。以两粤、川、滇四省之矿山权、铁路建筑权及印花税作抵押矣。吾人闻之，忿不可遏。又不明真相，始再开会，请使答复。乃彼知事不妙，托故不来。终以秘书王曾思代彼，又示意秘书漫为诡说，且词严色厉，谓吾人夺理强诬人心。如此事势，如此荒谬，如此固不足以膺众怒，于是王秘书受痛殴，殴后彼复签字作保证，向法国各报声明，

改正绝端，反对不合民意之借款。此为吾人拒款之简略经过也。

今反而思之，五万万之亡国借款，果反对成功乎？且孰为罪魁？朱固为徐之代表，而陈箴则中国海外政府之代表，是借款之交涉，契约之签字，当取决于陈而不取决于朱也。然则陈箴果何人？岂特吾人、全体国人皆欲刺其腹也。

吾人以反对借款而未成功，则陈、朱之处心积虑而施毒手于吾人，自可想见。青年监护处之办事人告吾同学曰：“借款维持汝等，而汝等反对借款，何乃要求维持？”不特一人之言为然，即各方面之中法人士亦概倡言如此。无几，青年监护处果然宣布，自九月十五日后不负维持责任。

统就前后观之，中法中国青年监护处之组织，主其谋者陈箴也。何其有此组织，欲利诱吾人，以遂其借款之阴谋也。故中法中国青年监护处不替使馆借变形中法五万万之大借款，陈箴实为签字人，证据确凿，妇孺共晓，宁曰中害。

野心既暴，嫉视吾人若仇讎，而足以制吾人之死命者，不外乎维持费之停止。在彼固欣然得计，而吾人则坐卧不安，小则惧将濒冻馁，大则有遣送回国之危险。吾人为脱出虎口计——官僚之挟持，为吾人前途计，不敢一再迁延，致糜岁月，不得不别辟生路以自救。是时，里昂中法大学决定暑后开校，吴稚晖先生亦将于九月杪护送国内新生若干名来法，势临绝境，得此能不快然。

（三）勤工俭学与里昂中法大学

夫里昂中法大学之经营，始由李石曾先生之动议，其建设此大学之目的，欲为留法勤工俭学生作研究高深学问归宿地。读石曾先生去年归国时留吾人手书，可以见其大概。及蔡子民、张溥泉两

先生来法时与法国各报记者谈话，金谓已来法之勤工俭学生，将以此大学为安置地，于是里昂之教育界人物（其最著者若班若威氏），遂极力从事于校舍之修葺，并囑石曾先生返国速为筹备云云。

吾人际此绝好机会，而与最有关系之里大及热心而有责任于勤工俭学之吴稚晖先生，以最简单之理由、最诚挚之态度，而作勤工俭学根本解决之商榷，人之情理之常也。惧其散而无主谋而不周也，乃集会各地代表成立(各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会，预备拟定条件，俟吴稚晖先生到时，提出与共商榷。乃以吴氏航程缓期，各地百余代表竟先吴氏而到里大，吾等三十四人亦与其列。金以人数过众，又值断粮之日，不敢在旅店生活，要求里大之中法当事人(褚民谊其一也)，权暂就里大空房借住数日以候吴氏。彼佗不察吾人苦衷，一意拒绝。吾等退无可归(因在校者已停止维持费，被学校驱逐。出自工厂者，概已失工)，进无可能，乞怜不得，因而出此无聊之行动，坚意不出校门，不识竟以此而触怒里昂城市各官厅。里大当事人忿憾吾等尤烈，初则以警察将校门严守，不许出入。次日则约有百人之全(副)武装警察，强迫吾等出校，径以囚车悉送里城郊外一军营内，特别监视行动，全失自由，有同囚犯然。

先是吾等之来里也，苦无路费，请于陈策。彼谓吾等此行，为谋勤工俭学全体之根本解决，彼非常赞同。遂承认吾等之要求，且谓吾等去里后，外人方面由彼负责；中国人方面，则由吾等进行。及接吾人连日警电，始以副领事李骏为其全权代表，来里交涉一切，然终无大效。

次日，吴氏至，双方略有谈话。吴氏意谓吾人根本上之主张，彼亦认为必要，其提出条件并不为苛。里大与吾人，实有历史上之关

系。在彼个人，口之情理即不以里大校长地位，为吾人负解决之责任，亦当立于勤工俭学之提倡者地位，而为吾人尽力。不过欲以里大为根据地，事实上确有困难，若容收二十人或可商量，其余同学则由彼电国内李石曾、蔡子民、熊希龄诸公设法，即筹十二万元基金，为创办工读学校开支。目前，则另由彼商陈策，月筹五万佛郎作临时维持费，以六月为限。六月后，则以工读学校为解决云云。吾人以为吴先生既肯如此负责，又复语语率真，虽其解决方法以不深悉吾人内情及法国社会上之新趋势有未尽当，然以为可俟诸第二度之商量也。

及至第二次谈话，彼之主张如前，吾人之态度亦不稍变。彼惟促吾十代表即偕之去巴黎，与陈策商筹临时费，请章行严先生为国内筹款之代表。此时双方条件，即极待商酌，而代表竟不能出营门一步矣。吾等深幽在内，消息频绝，进行既不可能，而谣啄时兴时已，或则谓将送马赛（法国到亚洲上船处），或则谓将各解送住法原地。尤可痛者，当吾等被拘营中，值吾国国庆纪念，乞放代表出外不得，乞请人照像又不得，惨何如也。无已，乃以最沉痛之抵抗表示，宣布全体绝食一日，欲以促当事者之觉悟，复吾人之自由，得从容进行之机会。熟知人不我动，昧情灭理，禁锢益严，抑更有奇者，门警告吾人曰：“得长官命，三日后便可自由，稍安毋躁。”是真乎？疑鬼惑乎？吾人乌得而知。

会吴氏复有正式函答，其条件与前略有变更。前为每月尽五万佛郎支配，今则改为每月百二十万佛郎，以五百人为限，惟不能逾出此额分文。然据吾等正确之调查，已在领维持费约六百余人，而在工厂同学困苦不可支，应许其退工者，尚不在此内。解决五百人，仍是部分办法，吾等不敢负责承认，而又肇起后来之争乱。无如吴氏谓彼力已竭，不能再作转圜。吾人则坚持五百人

外三百余人解决办法也（此八百人数完全无力者之统计）。当时住巴代表口口使之言曰：“若法国政府果有遣送中国学生之举，吾则去意大利候船，先诸君而回国，吾国已将居留护照送法外交部签字，不过法外部未允耳。”吾人始终处于孤立地位，闻口口之诺，便引为大快。公使态度前后不移，复为吾等以去就争，吾等更无疑虑乎。

虽然进行，终绝望也。在外无多有力之调停人，在内不能汇归各地同学之意见，以致信件、电报，非被扣留，即被拒绝。吾人知祸不远，事败无日也。如是者两日，法外部代表、监护处总书记、里昂省长、警察厅长突驱车来营，吾人仓皇不知所措意者，其对吾等有危险乎？然彼辈犹伸来意，纯为清查未缴之护照。先是多数同学于出里大前，护照悉被勒收，使吾等无自由之可能也。俟验讫次日则悉数交还，期至而护照不果还，门警加多，并嘱收拾行装，翌日待发，人心始摇若悬旌，四望惆怅，然已不可及也。当此紧急之时，学生联合会及吴稚晖先生均急电陈策，请抗争此事，而陈则竟隐匿不问矣。

次日，厅长至，正式宣告吾人，谓中国政府来电，无款维持，法国政府亦无力为助，不得已请吾等回国。非特吾等百余人，即全体勤工俭学生千五百余人皆无一例外。午后六时许，全装陆军整队至（一排人），有顷，自行车警队至（约五、六十人）。逾时，照烛点验人数，依次上车，趋至车站之余处。其时，是地早有军警驻守。至则挟入火车车中，每厢复有警士一、宪兵一押送。揣其意盖惧吾等夺窗而逃也。车行凡铁道所经都市，人环立而观。其视吾等如重犯、如囚徒无疑。然每至一处，警察则将窗帘垂下，惟恐人见者。车抵马赛，复将吾等就车高下委蛇，直至船边。岸上、船头，亦有军警照料，直至船开驶时始去。

夫留法勤工俭学生都凡一千五百余人，各抱大志，或倾家破产，或亲故周恤，始得冒重洋，历万苦，而来文明渊藪之法兰西，实行工学，以期求得一技一能，宜力于社会，造福于将来。孰意法国年来罢工之事，此长彼息，靡有宁日。缘大战后，法国经济之恐慌达于极点，其工厂大者则缩小其范围，小者多居倒闭，而工人感生活之困难。复有退伍之军人要求工作，激成人浮于事之现象。以吾人之孱弱无力，素无工场之训练，及其智识宜乎不能与法人竞胜于工场也。即使吾人力与之相伴，而训练、智识亦与之齐，然以情理度之，工厂不能先吾人而外法人也。至若欲其顾重友谊，要求当道从优为中国学生觅得适合身体与欲望之工作——技艺学徒工，其无效可断言也。势不得已多方营助，亦仅获得少数苦工位。按诸华法教育会之调查表，作苦工者不及全数五分之一，作技艺工与学徒者不及全数十五分之一，其处困境盖可想见。夫工不易得而能设法维持，与以候工之机会，或暂留学校补习法语，当亦不至有今日之惨剧。无如断维持费者屡不以遣送回国来相迫骇，便以不负责任为语。吾人处此固已倒悬且垂死矣，更益以官僚百计挟持，不怀好意，其令吾人悲惨无聊者更巨。吾人之志百不一尝，遭困遇艰，然岂肯自委己陷死地。凡可以急吾人之凭借者，无不竭诚而乞为助。况里大与吾人有深密之关系，而校长又为吴稚晖先生。其人彼固提倡勤工俭学者之中心人物，亦曾受李石曾先生重托，以解吾人之倒悬者也。故吾人之不了问题，当以里大为唯一之工具而解决之，当认吴为负此解决责任唯一之人，又奚足怪。乃事发之后，虽亦引起各方面之同情，然缺少诚意，不肯负责尽力。吾人终不能不有遗憾也。若夫陈篆怀恨在心，思伺其隙而捣毁勤工俭学者，已非一日也，故一再作祟，终罹吾人于死地。其向吾人屡次之申述，不过外欺吾人，而内实怂恿法人行其一网

打尽之毒计，必能久安其位，法人固已食其惠者也，法人固已抱怨于吾人也，从违之间不言而办。且陈篆不有吴氏之忠言，敢故送之而不顾，不有蔡、李来电（谓已筹得十万元，工读定期实现，请勤工学生稍耐，是电到时距吾等回国不旬日耳），竟亦行之而不疑。若此人者，非惟破坏勤工俭学已矣，将可所往而不施其摧残教育之手段。如吾父老昆弟姐妹乎，其将何择？其将何以对此后进青年？其将何以拯此罹彼毒焰之无辜青年？吾人思之不寒而栗，徒叹其谁与归矣。（未完，该报未续刊。）

《国民公报》1921年12月13—14、16—17日

被迫回国四川留法勤工 俭学学生团第二次宣言

我们都是被武力押送回国的学生，十一月二十三到上海，现在已有一月了！曾屡次函电，向吾国当局及父老呼吁。现时生活，上海各方面亦不愿维持。我们悲伤之余，有数种感触：学问未成，是我们的初志未遂，欲达到初志，则舍继续求学莫图。可惜那时间不住的流转，我们青年只日老一日，祸度不停的飞来，我们青年只有由伤以死。“往事”、“将来”，都令我们伤感，悲痛、羞惭，……甚至于流涕，……更何颜返乡！为服务社会才求学，为求学才到法国，为减社会及家庭担负，才勤工俭学。“鹏程万里”，“学此救世”，父老当初以此希望我们，我们兴高采烈中亦毅然以此自负。而今如何？不过一场空梦。并且那异族侮辱，尤令我们痛心。只有卧薪尝胆，以志不忘！

归国了！被政府以武力押送归国了！情形狼狽，莫可名状。谁无国家？而至于此！谁无父母？而至于此！我们自伤之余，又联想到远在法国的三百多苦同学，处在进退维谷中，以后是怎样的生活？我们是归来了，还有呼吁之地，他们呢？……两地相隔，道阻且长，为陈述备问起见，不得不派代表回川。代表等十二月十二日由沪起行，今已抵川。代表使命是：陈述留法苦状，并坚忍诚恳的等待父老给出立在教养地位的具体办法。我们其余

的则羞惭咨嗟，避罪沪上……。至我们目的则在继续求学，因为空学问，我们便不敢回乡，更无颜在社会上作事以误人误己。大寒风紧，父老珍重。我们为完成初志，亦勉力自爱。鹄侯德音。

《工学月刊》第二期附件，1922年1月

赠勤工俭学同人

陈 毅

被迫归国同志，住沪十余日，毫无解决，同时受旅
愤生活需要的压迫，陷入瞻前顾后无泪可挥的地位；同
学议决纷派代表向各省呼吁，我及黎、伍二君受川籍同学
之命，归川请愿，临别时同学尽来相送，我想着彼此将
来危险及三年来奋斗的经过，对于同学留恋不已，因作
此志别，并寄于《觉悟》栏，以明我等苦学生隐衷。

别了！别了！苦朋友们！

永别吗？不可知！

能再见吗？更不可知！

不管他罢，只望“分头进行”却能精神统一！

你们回忆往事么？

勤工，苦工，至于苦工而不得，

枵腹，露体，至于无有宿处，

请求，呼号，反至触怒被囚，

绝食，跳墙，乃至押送归国，再至于不敢还乡……

将来呢？

寒风大雪，他总是—体待遇毫无顾忌，
黄金粮食，他总是充满别意，
自杀疯狂的同学，他们未免无勇气；
堕落颓唐的同志，我们怎样把他们救起？

那希望我们的人们，我们羞不敢见！
吾族生命继续的责任，我们又无可卸逃！
担一分算一分罢，忍着痛苦罢，
但是时间，祸变，不停的飞来，
我们只有伤，老，病，死……

如此的人生才可痛哭呵！
唉，可怜我们无路可归的勤工俭学者！

我们是罪犯吗？不是，
我们是寄生虫吗？自信不是，
人类死尽了吗？
生命如此无望吗？
忍着罢！这无端的刑罚！

苦朋友们，我归去了，你们叫我归去的，
我怀着鬼胎，毫不前进，任船儿走罢，
但是你们始终不把忘却；

被幸福忘却的人们终被幸福寻着！
与的不如取的，取的不如别人甘心送来的！
这些都是“理性”、“经验”告我们的，

记着！忍着！
保着本来面目，
他年再见呵！

一九二一·十二·十四在长安船上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12月26日

致旅法四川勤工俭学学生会函

旅法四川勤工俭学学生会同学们：

不消说，我们志趣相同，患难与共，休戚相关。虽然会合不拢，总之努力一致，同情互助。我们都相信彼此决不忘怀的！

我们迫归以来，一切呼冤诉苦的呈文、专电、宣言、公函，都是以迫归同人及在法同志两两相提的，且把重要的，附抄一阅。

你们代我们呼吁，愿把汇法川款都分给我们。我们非常感谢！公函口口报告我们的情形，很足以安慰我们的悬念。你们愿我们代表你们向当局求，自此，我们更当用正式的名义，不似从前连带说话。本团国内某地分会，我们也是想成立。现在快去北京，想来便在那里已经从事筹备了。

我们到了上海，算好，得交涉署及各界议定维持一月栈费，期满又各发归家旅费。旅沪同乡杨沧伯等，对于先后归国同学都各量力资助，更为我们打电。我们又举代表到北京，得了同乡三十余人代电省政府请拨路款，以作我们暂在国内的求学费，每年每人贰百五十元，但尚未得答复。川省得到我们的呈文、宣言以后，省议会即电驻法公使及学生监督，勿再迫川生归国，并建议以各县中资捐补助留法勤工俭学生，人年五百元。省公署便一再通令各县照办。只恐各县情形不同，难于到令实行。我们虽然多数

还在上海，但已举代表回川，直接呼吁，催促一切。我们迫归全体同人，曾举代表到北京与李石曾他们接洽。李先生最近说：已打算组一法文师范班及一工艺班。阴历年后开学。我们又去北京报名入校，他还愿补助一点路费。逗留上海的五十余人，有几个愿去。庚子赔款法政府已决退还，国人群起争执用途，但华法学费总算一项。你们在法总会分占其利。我们虽然也打算分占，但是，总以回国所说：“情随事迁”，还望你们代我们说话力争。怎样可恢复我们一团和好的原状。我们行李，官厅至今不曾寄来。我们已有电告你们催寄。我们衣物一点没有，那有钱再制？我们在上海清查汇法川款，只有两起：熊款一万多两，就是教育会那张支票；政府款二万元，就是十四万贰千方。此外，商会所认一万元，因商学风潮，迁延未交。刘军长四千元，也不知从何汇寄。北京应汇的两年二十万元，拿来办工学生传习所的。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汇了十万元，余十万元也可望再汇。办传习所的法人是于格儒，华人是高鲁，后改请吴稚晖，还不知他干不干。

（中略）我们这些情形，还希望你们转达不在巴的同学，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必定怀念我们呢？（中略）我们这回劫难，略告结束的时候，打算作个详细的记事本末，印出分发，以作永久难忘的纪念。愿望彼此都会得到继续求学的机会，完成造就，服务社会！我们不久就去北京，回信请交：北京南湾子石达子庙华法教育会转。

被迫归国留法四川勤工俭学学生团启

一月三十日

《工学月刊》第二期附件，1922年1月

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希望办法

纯等此次啣命返川，初非不得已。盖曾与留法同学身受困苦，恼中实有不可谈减之深层纪念。自非得目前永久之双方解决，万难收到利群利国之良果，故虽难道远任重，纯等亦毅然就道，弗敢稍休。今幸辗转归国，复平安来川，计抵渝月余矣。以目前局势，犹蒙执政诸公之厚爱，谆谆允筹永久解决办法，此固同学之大幸。纯等亦有荣马。惟亦在法在沪同学之困苦情况，万难长延时日。纯等惧荒已责，爱切同学，故不避谄陋，谨将留法同人希望办法，缕陈如下：

一、关于目前之救济

归国同学三十四名，现居沪滨，情形异常困难，望设法救其目前。或由各界捐助，或另拨款项，总求能应目前燃眉之需。

1. 归国同学无不希望返法留学，全体希望永久解决办法，出现能立返欧西继续求学。

2. 若现急切不能筹定解决办法，希将归国同学送入法文之学校肄业。

3. 旅京沪同乡及铁路款代表及省议会电请省长，拨路款八千五百元，作第一次被迫归国三十四名之用，请省长速电允准照。

4. 本年上海中法合办之通惠工商学校，系请各省咨送学生，按此校最合同学之年级，希省长将归国同学全体送入该校，并给学食费用。又如上海各校中有可免学费者，如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是甚便于苦学生为尤甚。

5. 蔡元培、李石曾诸先生在北京西山创立一温泉学院，为容纳被迫归国同学之用，望省长送吾川同学入内，担任学食费每人至二百五十元便是。并可以陈遐龄先生捐款，移作同人由上海赴北京车费，或用以救济目前之急。

二、关于永久解决办法

1. 去年总部有以中资捐补救留法学生之通令，惟未定多寡，纷无头绪，故无成效。若令崑负用统筹法，指定出十成之二，必不难办到。

2. 或肉税、或糖税、或加入教育经费项下，立一定案，使得一笔常年的款，不受任何方面影响，或竟在路费款项提百万元，能以全力以图此事，或不致成为梦想。

3. 法国里昂立有中国大学，每年每人需用四百元，若用省政府名义送全体入内，一费少、二便于中国学生、三影响于中法文化之前途甚大，中法大学之基础必日益巩固。

4. 省议会有提议每分邮票加价一文者，考其所得，每年约四万元，亦可作经费之一部分。

5. 在法国设一监督，以司经济之分配，成绩之调查。为费不巨，收效特宏。

以上诸条，不必谓其尽当事理，尽合人意，苟能执而行之，留法勤工俭学问题，便可解决矣。其是非得失，唯邦人君子，进而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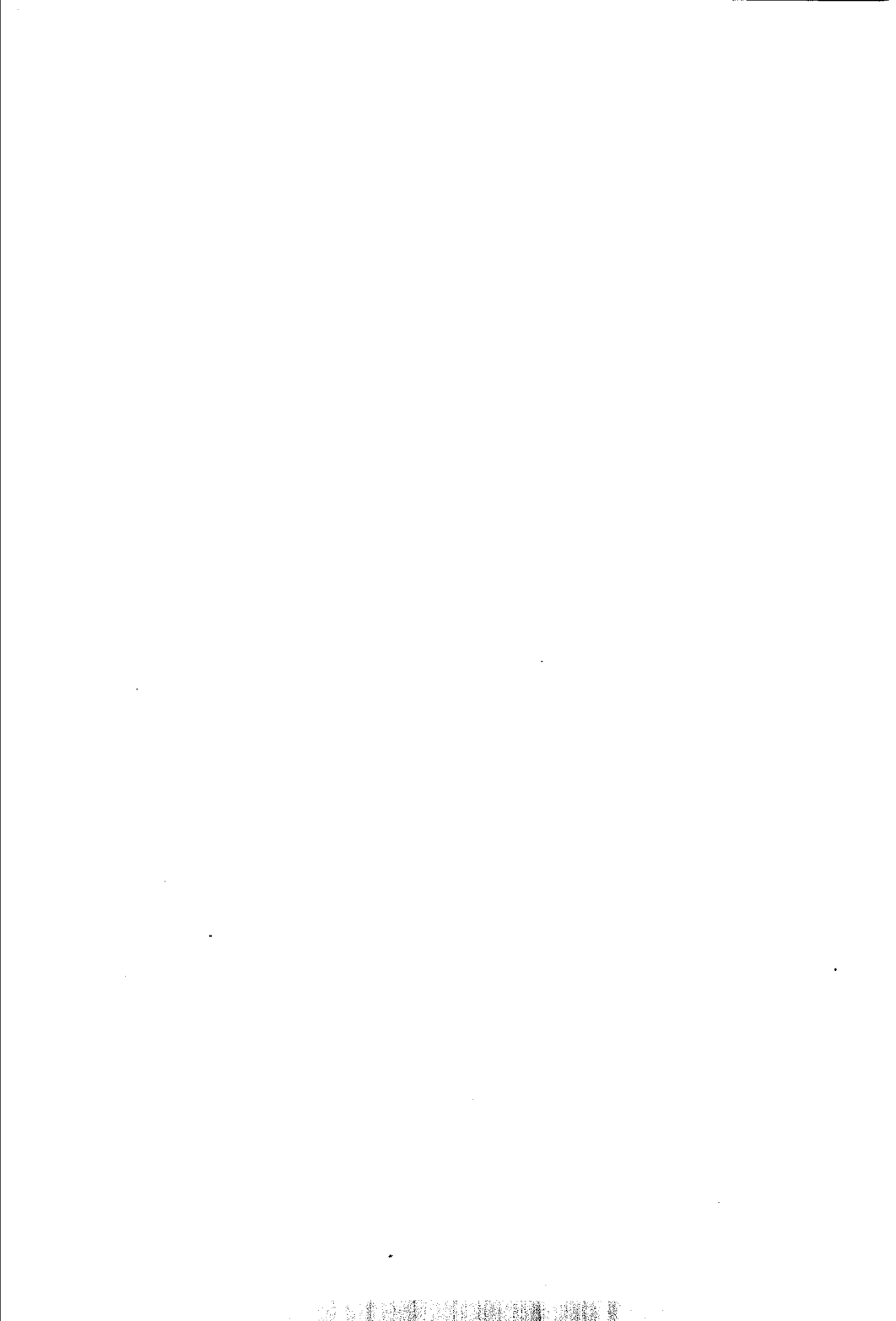
黎纯一
代表 谨具 三月五日
陈毅

《工学月刊》第二期附件，1922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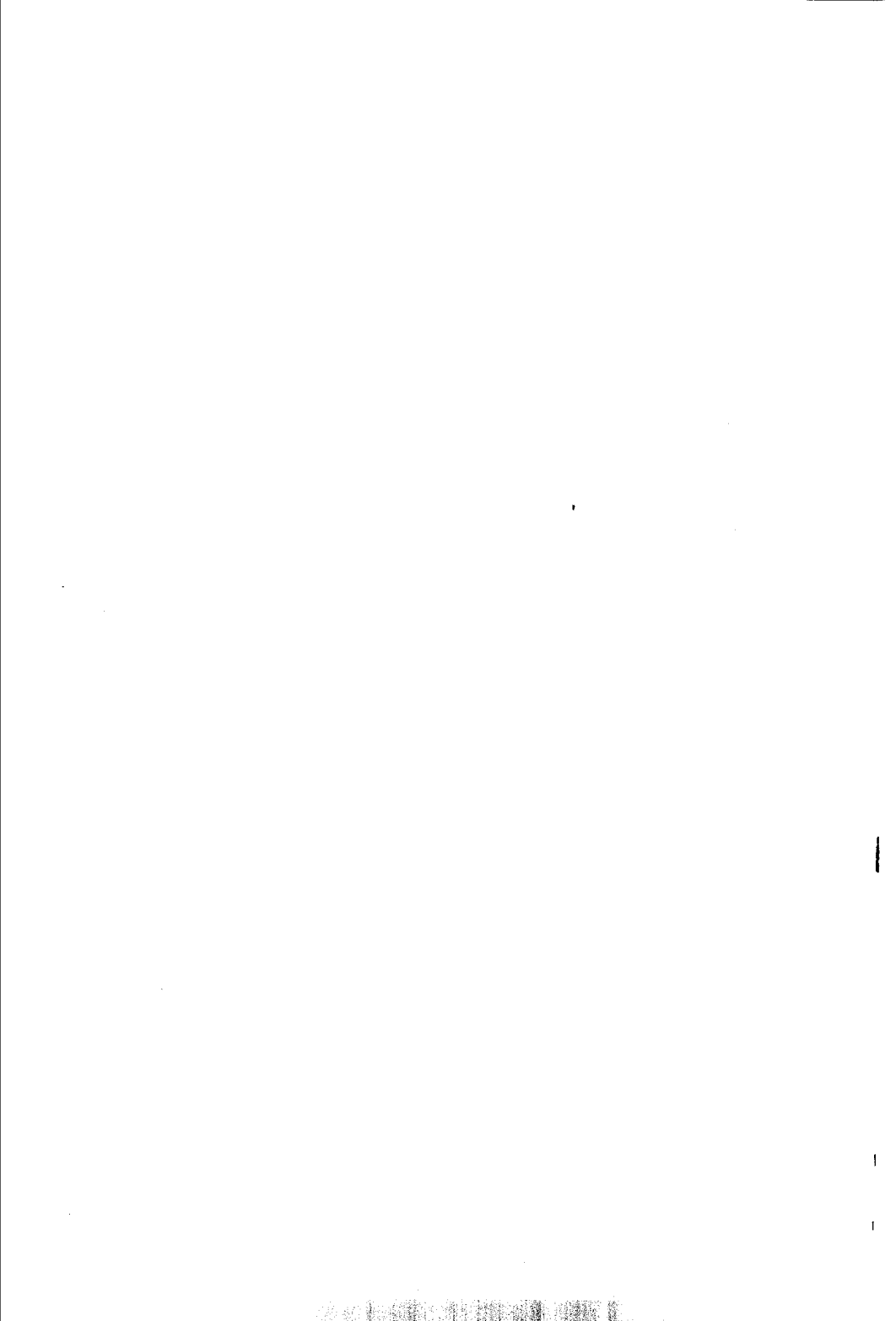
留法川生代表回后近状

被迫归国留法川生代表黎纯一、陈毅两君，负同学使命归川，俾速解决华法两地同学之愿望。抵渝以来，时逾三月，中间与川当局接洽，最初颇有头绪。省署既派员专理其事，各方面亦愿尽力维持。川当局曾一度电商北京路款代表，拨借路款三万四千元，接济回国川生。并对于现尚在法川生，设置官费生名额百名，俾入中法大学。果能办到，当不负其求学初心。乃迩来情势忽变，路款代表对于拨款事，既无切实答复。川当局接济办法，亦迄未实现。留滞京、沪两地同学，日常生活，异常艰窘，甚至仅有以铜子数枚，购买面饼度日者。黎、陈两代表，迭接京、沪同学函件，促其速得一结果，俾定前途行止。黎、陈迫得于数周内，历向渝中各当道接洽，并请二军长杨森从旁维持。兹觅得杨森致该代表函云：来书具悉，铁路款项既已失望，则被迫归国之勤工俭学生，又复流落无告，闻之极为焦虑，当向总节请求设法救济，幸蒙总节俯念诸生求学之苦，立志之坚，已允迅予设法，想不数日，必有以慰诸生者。除一面从旁催促外，先此布复，以释厪念等语。据此则切望求学之归国留法川生，前途复有一线希望。果能速得结果，则此辈青年求学之光阴，当不至因以浪掷矣。

《申报》1922年5月24日



八、留在法国之勤工俭 学生的状况及活动



在法千余勤工学生之状况*

王若飞

我们都是同在同一条路上走的人。我们生命，就是奋斗。我们各自努力，开拓我们的生命。十月十五号以后，维持费即停发，陈策峻拒不理，惟印出一种归国请愿书，通知同学，有愿回国者，可至领馆报名。十月二十三日，教育部来一电，谓国会议已通过，年补助勤工学生十万元，以两年为限。陈策接此电后，以无的款汇来为词，搁置不理。吴稚晖初则谓与里昂勤工生有约，后各位归国，彼对于所提办法，即不负责实现。经第三者代表与同学代表严词诘责，吴又改口谓彼现在只能设法筹三十万法郎，维持六个月。六个月后，绝不能再有补助。同学因目前生命危迫，立承认其说，请吴即刻将款付出。不意吴又谓此款须待章行严先生由德转法，承认筹募，然后由章商请陈策垫款。至吴个人则绝不来此已半月。幸新有一百工位，一人作工，三人吃饭，其苦况可想而知。以后如何解决，尚不能预定也。我想你们抵国，可以商量将教育部允助勤工生的款，划一部分津贴你们以后读书。我盼望你莫要回乡，我更反对你就出去做事，我想你的法文，已很有根基，希望你暂时在震旦或其他法文学校安身，继续设法外出。若飞十月二十九日自法发。

选自《归国俭学团之前途》，《新闻报》1922年1月3日

* 题为编者所加

维持费停止后之留法俭学生*

筱 青

(一)

至于尚留在法同学的现状如何，也要向诸位说说。本月十五日后，维持费决然停止啦！愿意回国的，在使馆报名，回国已经有三、四十人。不愿回国的又重新组织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宗旨是：（一）派人到里昂，恢复吴稚晖最后的办法；（二）请第三者出来调停；（三）切实审查真正勤工在法人数；（四）为归国的同学筹划相当的生存求学的方法。将来效力如何，俟请他日奉告。目前生活问题，听说日食少许面包充饥的，颇不乏人。幸监护青年处日前找得制花工位一百，尚未发生若何危险。但此花专为过和平纪念之用，以后是否继续下去，尚不可定。近日克鲁邹工厂无故退出学生数十人。学生质问工厂经理：缘何背弃合同？彼云：“陈公使有电，限十二月前，将勤工生全行退出。”并示以电文。近日谣传法政府将全数遣送勤工生归国，以故人人自危。究竟如何，拭目以待。呜呼，陈蒙！呜呼，勤工俭学生！（民国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寄自巴黎）

选自《留法勤工俭学生被迫回国之原因》，
《国民公报》1922年1月4日

* 题为编者所加

(二)

勤工俭学生自运动里大开放失败后，被陈箬设计押送回国，其余留法的锐气大减，加之青年监护处实行停止维持费，于是各自为谋，俗话说“饥不择食”，勤工俭学生正是这个光景。无论甚么苦工仆役，只要有位置都争着去干。记者现在说句良心话，起初都能拿着这番精神去干，我敢保绝不至这样糟糕。我从前说维持费害了勤工俭学生，就是这个意思。勤工生组织的新委员会，虽然追认了吴稚暉的条件——每月百二十方，因为陈箬不肯垫款，现在仍无办法，任凭甚么郑毓秀、章行严讲情，陈箬总说是无法垫款。十月二十三日北京教育部致电公使馆说，阁议已通过年助勤工生十万元，设立技艺传习所，以二年为限。使馆接电后，并未向勤工生宣布。直到勤工生由他方面知道，派人到使馆探问，他才说有这么回事，但并无款汇来。又说使馆得电后，就即刻去电催款。关于这件事就可知陈箬对于勤工生的痛恨了。勤工俭学生一日在法，陈箬的心便一日不甘，可是陈箬一日在法，勤工俭学生便一日也没有好的希望。即刻找工异常困难，也就是他在内里作祟。勤工俭学生得了阁议允许津贴后，便又请人向陈箬说情，在国内款子未来以前，请他根据阁议结果，向法外部方面交涉半年垫款，他并不去办，便说是“不成功”。有时第三者给他去信，也是置之不理。至于这“望眼欲穿”的十万津贴，何日才到，谁也不敢定，或者政府就用这“只说不割”的延搁办法了事，也未可知。

青年监护处自停止维持费后，一方大开遣送回国这条路，一方也竭力找工。除来法数年和自觉体力不胜者外，愿意回国的实在很少，所以二、三次遣送，也不过二十人左右，听说其中还有好些华工呢。至于监护处找的工，多半是“吃力不讨好”，时间

总是十点至十二点，而价钱不过八、九方一天，并且寿命还很短，一礼拜往往有两天歇工，慢说积钱，能够生活还算好的呢。有几个人对我说：“他作了一月工，还贴了好些钱。”所以刻下要纯靠以工求学，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西洋工人常常运动减工加薪，然而直到如今，十时、十二时的工作却依然在。不特此也，近日好些工厂，又迫工人作连工，连工夜是连作十六点——二个工的意思。虽然每礼拜只作二、三天，平均起来一样，可是人的精神便大受损失了。甚么正义人道，在西洋也是废话，依然是“有钱买的鬼推磨”。(十·十二·三十一日)

选自《维持费停止后之留法俭学生》，

《晨报》1922年2月26日

留法俭学生蒲照魂自杀矣

时 英

现在有一件可悲可哭的事，要在这新年头上报告大家了。我希望大家看了之后，不只说一句可悲可哭就了事，还要请热心社会的先生，分点新年娱乐的时间，来为这几千困苦颠连将杀未杀的苦学生，筹一个救济的方法，不要在本次可悲可哭之后再发生许多可悲可哭呵！

这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生蒲照魂自杀。蒲君是四川南充人，富有新思想及奋斗精神。于九年八月赴法，先在达克公学补习三月，后即入三沙亩铁工厂作工。年来累经困苦，志不稍馁。这次争回里大运动，蒲君被举为该地代表，数赴里昂，均在深夜，备尝艰苦。不但毫无效果，且演成军警逼迫回国之惨剧。蒲君虽幸而得免，胸中的悲愤忧郁早已促他下自杀的决心了。蒲君身体过高，作工常屈身，以致肺部不舒，已得有咯血症，本来是很轻的。自从受了这次刺激和劳碌之后，遂骤然加重。看护较好的医院，是不准无产的苦学生进的，不得已只好由工厂求得县知事的允许，送入三等的圣太田医院。医生和看护妇，因为蒲君是外国的苦学生，并且曾受蒲君朋友的嘱托，许以病愈后给以报酬，所以对待比较殷勤。那知道同室住的病人心怀妒嫉，说了许多夹七夹八的话，什么“中国学生无工可作，故意到医院

里来混饭吃，所以向看护妇私行贿赂，共同瞒哄”等话。蒲君是血性男儿，怎能受这种闲气，这也是使他自杀的一个原因。医院内住了几天，病渐痊愈，血也没吐了。朋友们去看他，他说他要出医院，因时间迫促，没有商量停妥。第二天（十月二十一日）又去看他，已经移到别的房间去了。跟着去看，已安然长睡了。据看护人说，夜半蒲君以小刀刺腹连穿数穴，内部大伤，无法施救。痛哉！急先锋死矣！我们真不得不感谢这些看护先生们的尽职呵！

蒲君是勇于实行的，虽然只二十四岁，做的事业却很多，现在把他重要的几件略略的告诉哀悼他的人们。蒲君是八年来京，入法文专修馆，组织《工读半月刊》，解释一般人的误会，发挥工读主义。办理同乡留法邦款，尤极得力，我们可以说“川中苦学生所以得留法，皆蒲君之力。”八年冬季，留法事暂时停顿，蒲君以为工读是我们的人生观，国内国外都是一样，遂集合同志组织食劳轩，加入工读互助团第四组。蒲君奔走调查，心力交瘁，后来竟不能维持，这也是我们对君大大的惭愧。九年五一节，蒲君偕同志散发传单，为宪兵所捕，拘禁十余日，绝粒二日，此为中国劳动运动的第一声。总之，蒲照魂君是富于感情，富于思想，而又能实行，能奋斗，能牺牲的人，是改革社会的需要人才。现在没有替人们做多少事，就溘然长逝，觉得十分可痛可悲。而他死的方法，又极卑下，如果不是不可思议的悲痛感情强制着我的意志，我将要说“照魂对不住人们呵！战败了！”但我忍心说吗？

《晨报》1922年1月6日

煤矿里几个挖煤的俭学生

筱 青

勤工俭学生千余人，因为程度不齐，志愿不一，所以生出来的结果，也参差不齐，以致国内人士终究其真相不明。说好的便极力帮助，使他成功；非难的便摆手不管，坐观成败。时至今日，因为法国社会生活的压迫，致千余同学日趋于危险地位，推厥原因，虽说由于少数俭学生自取，然而国内人士因为少数人的不肖，便抹煞一切，不为思患预防，致有此种现象，我说他们也不能辞其咎啊！

我现在要报告的，便是几个苦同学的工作，使反对者见了，或者激发一点天良，给他们稍事设法，使早日就学。将来虽不必造福国家，俾益社会，然而新造成一个真正人材，即是社会少负担一个坏人，虽不如衮衮诸公的那样直接为国！其实是害国吧——间接就算把国为了。……

法国木兰地方，有个史乃德煤厂——史乃德是法国第一大财主，工厂遍全国，本厂在世界数第二，厂中工人千余名。这几位忠诚的勤工俭学者，便是其中的几份子。一位叫王导潜，一位叫段振环，一位叫罗承鼎，一位是吴让周。四位都是湖南人，在长辛店法文专修馆毕业，民国九年六月间来法，在好几处作散工。可是日子不多，都遭工厂的拒绝，这个挖煤的苦工，是他们

亲自找的。厂中因为中国人能吃苦，便允许收留他们。据说此厂已有二百年的历史，煤井有二十余处，厂中工人以波兰及非洲人为多，法人很少。

他们作工的地方，是在八百米达以下，合中尺便是二百四十丈了，不算不深。但是因为升降机的升降，所以上或下，只需十分钟左右。这张相片（报纸上原有相片——编者注），便是他们刚由升降机上下来以后，还莫洗澡的一个摄影。上述王、段、罗三位，下边是三位华工，手中提的是保险灯，腰间挎的是面包袋。每天分三班作工，每班八小时，一下井便是八小时，所以必须预备些面包，在底下充饥。作工时是三个人一组，占一个小窑，一个人开掘，二个人用小手车转运到地道较高修理坚固的地方，然后由矿马——身躯甚小——拖到升降机的所在，再由升降机送到井口。据他们说，每人平均日出煤三十小左右，重量则不得知。法国煤层很低，普通都是三尺左右，所以常常弯着腰，除了推煤到大道上，很难得到伸腰的机会。便是吃面包喝凉水，也不过在地道坐坐罢了。这个苦虽说难受，但一刻却莫性命的危险。惟有那头顶上，不预先通知，即便下坠的石头，更是十分凶猛而且可怕的，数斤以至数十斤、数百斤重的都有。这样的死里求生，你说苦不苦？据他们说：“作的日子多了，也可以得到一种经验，便是将要坠落的石头，用锤子敲去，他的声音就不同，可是有时候也就靠不住。”

工厂待遇中国人很不平等。法国人稍微有病，即便停工，工资虽不到全给，少也给一半。中国人病了，要向工头告假，他总是不乐意，停工也不给钱。有次王君病了，给工头告假，他照例不肯，反说王君装病，他设法索性歇了个暗工——不得工头允许而歇工叫暗工。那天晚上，有个华工对他说：“王先生你的命运高

的很，在你那个地方作工的一个法国人，今日被石头压了，死活还不保呢？”他听了不由的打个冷战。他们诸位的辞工不干，这是一个重大原因。

作夜工的，常常是填窑——已无煤的废窑——和支柱——正在开采的煤坠必须用木柱支撑，以防崩毁和坠石等事，并不掘煤。井内禁止吸烟，因为煤气易燃，不得不预防危险。他们在每次出井以后，总得大洗特洗一下——工厂有水。据他们说在未洗以前，只怕比非洲人还要黑些。吴君之不愿摄影，也就是怕人见了他的贵相。此厂还有二百多华工，照合同是早应遣送回华。厂主因为华工能舍命而且能吃苦，特地向陆军部请留，法国也是财阀当权的时候，岂有不允的理。于是这二百多人，暂时还得在地狱里生活几天。他们几位已然因苦辞工了，不知这二百多做工同胞何日才能见天呢？他们还告诉我好多华工的趣史，异日有暇再来告诸位吧！（十一·二·二十八日寄自法国）

《晨报》1922年4月14日

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情况调查表*

一、现在读书者一百二十二人(中有比国二十一人、德国六人),分别学校种类如下:

农科五人:傅定堃(郎西农夫)**、皮作琼(林业专门)、杨广陶(农业实习)、韩俊(农业实习)、黄人俊(农业实习)

商科三人:林祖烈(商业专门)、汤启铸(商业专门)、刘本忠(簿记)

工科四十二人:方乘(纸专)、黄聚星(纺专)、娄砚斋(纺专)、邓定岩(纺专)、钟巍(电专)、周崇高(电专)、康清桂(电专)、向培熹(矿实)、李志(土木)、周祺(德)(土木)、萧光炯(比)(土木)、柳克聪(机械)、(以下二十六人同)赵登菲、方华桂、余增生、黄周文、曹度谋(比)、杨自福(比)、林权英(在比)、言荣一(比)、李振民(比)、周敦宪(比)、杨峰林(比)、符汉英(比)、候昌国、刘云、熊世麟、姜濬寰、胡封嶽、黄其弼、李濬哲、傅章暘、李绳彝、廖廷钰、李化之、朱振武、赵谦、黄庭经、胡翌(航空)、周培超(航空)、黄树梅(邮电)

政治经济科二人:罗益增(巴大法科)、张彰(巴大法科)

文科三人:彭襄(里大)、易鼎(里大)、林蔚(里大)

* 题为编者所加

** 原文如此

理科七人：吴树阁(化学)、熊运洪(化学)、王祉(化学)、陈义(化学)、朱经炯(化学)、陈扬祚(化学)、徐特立(数学)

美术七人：王工、潘融(比)、范新琼、萧珉、曾以鲁、孙世灏(比)、李至新

中法里昂大学六人：熊淑屏、范新顺、熊季光、劳启莹、魏璧、蔡畅

中学四十六人(其自己研究及入他项私立学校近于文科者入此类)：唐亚民、张怀(比)、包光溢、林斌(比)、李人俊(德)、谢振和(比)、刘梯崖(比)、廖鼎铭、陈卓明、邓辉祖、刘立暹、谢仲刚、熊信吾、郭国宾、龚声律、方至刚、陈绍常、彭宽、丁珩、郑延谷(比)、王纲、杨达三(比)、谭德和(德)、王圭(德)、万寿鼎、郭兴汉(比)、吴让周、方敦元、罗承鼎、陈荣、萧同、蒋景瑞、欧阳泽、邓孝情、余平、陈仁耀、萧自乾、邓武、谭显楫、罗貽荣(比)、傅汉明(比)、钟汉馨(德)、周昭麟(德)、舒之锐、段振寰、王武

二、现在作工者一百一十六人：

机械工(九十二人)：汪国燮、朱克隽、黄雄、罗明俊、王兰馥、邓良、杨傅渭、杨超、赖振纲、萧振汉、何光祚、任理、廖奕、陈楚、李不睦、胡在嶽、樊德染、林祖渊、罗瑞芬、李富春、李崇岳、戴励、罗仲雄、傅奎、刘绍宽、黄起、苻斌超、黎常纪、苏忠恕、李仲源、刘枏、周康、陈馥梅、金伦哲、黄品铭、张国超、邓祖禹、胡盛荣(以上三十八人作镗床的) 万守廉、邓庚熙、刘子勤、姜瑞熊、娄绍承、李纬、周楚善、郑志、欧阳钧、袁作屏、李蕃、娄绍莲、陈琰、章兆丰、冯献澜、彭明晃、郭壮猷、刘鹏九、陈炎甫、郑业信、傅益彰、黄自厚、毛凤章、杨子轩、李林、刘文清(以上二十六人作车床的) 何廷珍、熊旦儒、吴显鸿、

彭福柄、周维箴、高风、李怡远、彭烈、曹世芳、蔡支华（以上十人作铣床、磨床、冷作等工）朱馨、向培嘉、左纪桢、黎光熊、李长极（以上五人作翻砂工）吴家铸、鲁观成、钱云甲、谢裔涵、王人达（以上五人制机械图）罗澹淑（电工）、毛遇顺（织工）、汤见龙（化学分析）、傅正润、谢开渠、胡鹿刚、王镇汉、刘肇光（以上五人调查未确）

普通工（二十四人）：郭益书、张增益、孙发力、薛世纶、胡阜民、黄厚旻、汪泽楷、熊光楚、萧仕煦、成湘、曾镇岳、莫恺、汪泽巍、杨承德、林松竹、朱永邦、陈绶、欧阳钦、张鼎立、黄光玖、谭天玺、萧式、陈毅生、李泽鑫

三、赴美者五人：黄仁浩、黄炳奎、傅道仲、言荣影、胡安凯

四、赴俄者三人：余立亚、高风、萧子璋

五、赴南洋者二人：李肇禧、廖一之

六、回国者七十二人：任安、蒋湘雄、何寅修、陈赤、汪洋、蔡林彬、罗学瓚、刘武、李坚白、彭礼端、黄千昂、柳季刚、宋光务、黄健中、易利宾、熊为琦、张昆弟、欧阳灵泽、陈鹏、杨克敬、向瑞琪、赵家杰、周元圭、傅儒仁、萧石冰、邓宗鲁、袁若驹、李隆邳、向警予、鲁其昌、郭兴熙、廖元瑛、李天健、谢瑞麒、贺果、王极、杨大昌、黄进、余如愚、赵卓雍、宋绍景、唐灵运、吴明、李倬、罗汉、郭名忠、龙颯群、郑家棣、杨宋周、杨新荣、刘人恭、陈华坝、傅昌钜、汪廷贤、李维汉、何坤、欧阳淑、陈佛舟、刘人敬、王导潜、颜昌颐、李墨昌、袁澍霖、曹锡三、郑儒胜、刘明俨、萧拔、王运储、杨兴瑞、童桂溪、彭在国、萧振声、俞海霞

七、死亡者十八人：贺明越、陈绍休、王培基、李士芬、陈

文訥、朱子文、王维生、冯斌、丁维馨、李国英、张翰超、杨林之、陈克兴、蒋健英、罗超群、陈常武、苏耀廷、易照莢

《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姓氏及现状表》，

湖南《大公报》1923年6月26—29日

留法女生郭隆真之血书及泪书

留法勤工俭学生，因不能维持生活，已有被遣送回国者。而留法者仍属困苦颠连，莫可告语，其中举目无亲之女生，更有行将冻饿以死之概。昨有郭隆真女士，寄来血书明信片一张，系断指所书者；另有乞援书一封，并饥寒苦况之报告。字字沉痛，不忍卒读。想巴黎沦落人，必不至一郭女士。郭女士之悲声，或即留法工学生之悲声也。现虽有年拨十万元之举，究竟能否济众，尚不可知。而今后是否按年照拨，更难逆料。倘不力筹救济方法，恐将陷许多青年于绝地。故中央虽在政事百忙之中，亦应分出一、二分精神，注意及此。而各省原定有留法学费者，亦应早为汇寄。而华法教育会中人，更应始终其事，以全责为己任，使留法勤工学生不特可免于饥寒，且能有所得而返，方觉不舛初衷也。兹将原函录下。惟函中文字，多杂乱无章者。想系郭女士困苦之余，精神大受刺激所致。不加修改，借以存真也。

吾国各界仁人君子，请速维持人道！施一粥半缕；隆真饿！
隆真冻！隆真的冻饿，只是全人类间一分子之冻饿，何足轻重。
不过隆真推想世人不愿见不人道之悲惨，发现在二十世纪新世界

人道的声哩！请速维持人道！施一粥半缕，以救隆真饥寒交迫，身葬异乡之惨！

附上人道血书*。

留法女生郭隆真断指表诚

法国省立女高等学校泪书

兹将饥寒苦状之原因附录：

(甲) 法国工作情形 当欧战后，法国穷如水洗，加以生活程度高，除兵士、牧师之外，无人不终日工作。(一)在科学发达之环境，中国男女生找不到应用科学的工作；(二)劳力工作，凡外国人入工厂，没有若干方作保押金，不收入；(三)苦力如掘土、运木之类，工人无智，兽性较强于中国码头脚夫，所以厂主不能收容外国女人；(四)外国通例，业有专技，例如大学校校长改业，经营新闻事业，亦须有多时之预备，以待新闻机关之试验，是以女生想预备某种工作试验，亦为经济所阻止。

(乙) 华侨方面 华人之旅法者，不下十数万，从事工、商、教育各界皆有。而男生从事于助佑华侨各种工作者甚多，而少数女生，何以不能容？(一)华法教育会办事人脑筋腐败，认为中国女子都是无干才，不能计划这项工作。(二)华法教育会新旧的办事人，挥霍巨款，以致将留法俭学男女之存款扣用，使饥寒迫亡的女生，告急无门。(三)大批男勤工生亦学频华法教育会的办事人，坐食公款约二百五十人（每日给七方或十方的维持费），弄的华侨的空气不良，使人无处找工作。(四)凡九个月的预备投考里

* 见本书第三册书影。

昂大学，已成鹤影，因里大在法招生主要条件，经济上须有五、六年的宿膳费的查验，否则虽试验及格，亦不能收容。(五)家庭不能接济。倘主张相同，生活费充裕，当然不使其女儿陷入饥寒窘境。(六)戚友不能帮助。在法的女友及同乡之少能为力的，偶有余资，多系中法实业银行不兑现之汇票。在国内的旧识，多系在京华数月得不到薪金的苦教员及经济不独立的穷女学生。(七)省费补助，在法男女生如河南、山西、四川、陕西、广东、热河及其他诸省之学生，其未运动到留学官费者，均有本省补助费之例，每学期自两千至三千不等。其在国内之资格，自中学(或未毕业)以至高小不等。而隆真毕业于直隶第一女师范本科四年及专科二年，现考入法国省立女高学——较中国省立中学少强，尤不敢居于非分僭食之地，以保持青年之洁白。

郭隆真竭诚

《时事新报》1921年12月22日

旅法四川勤工俭学学生会 致归国学生团函*

我们立在这个会的旗帜之下，来作与以前一样的互相扶助，彼此携手，务使你们同我们都要得一个相等的求学机会，来达到夙日的初志，因此我们对于你们就有了以下的请托和希望：

一、请托你们，为我们全体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代表，向国内各方面切实运动帮款。

二、希望你们将来能在上海、北京或成都、重庆，立一个旅法四川勤工俭学学生某地分会，以便互通声气，共策进行。

至于我们对于你们立会后应负的责任，经日前往巴同学会议议决，大约为下列各项：

一、拍电川政府，陈述你们被迫归国苦况，并兑款至上海接济你们。这二项本是我们法者所应尽力做到的。但川款交涉，至今月余，仍毫无兑出希望。因中法实业银行未开门，不能提前取款。郑毓秀力量不足，公使又不愿帮忙，所以我们竟无法办理，尚希诸兄原谅我们。

二、会中拟即将你们被迫归国之苦衷，及受各方面陷害的情形，与我们最近的困难，详呈川政府，请其从速施行常年津贴案，俾已归者及仍留法者均得同等求学。

* 题为编者所加

三、兑来川款，后来取出，无论多少，皆平均分摊。所有你们应分的部分，定与你们兑回。

四、将此次运动颠末，详函川中各报披露，俾乡人得明真相，不致误会。

再有我们在大体上最近的情形，亦可撮要分项报告如下：

一、在大体上，自你们去后二、三日，始有一个勤工俭学生联合会委员会出现，以谋善后。该会成立至今，也无甚结果。

二、维持费自十月十五日至今，尚无着落，近日同学中终日不克火食者，颇不乏人。所可希望者，即下项所说。

三、十月二十三日使馆接到北京教育部来电云：“陈篆公使鉴：查蔡元培呈大总统，请为留法勤工俭学生设立技艺传习所，每年由政府资助十万元，以两年为期一案，业经阁议议决，相应电达查照，教育部养。”此电虽到，但陈篆仍置吾人不理。惟近据学生委员会在他方面交涉之结果，似颇有转机。

四、里大吴稚晖处，自新委员会成立，即派代表赴里，请其恢复从前每月一百二十万办法，终不承认，并敷衍帮忙。最近又由该会屡去函问，均无回信。现伊究竟在法否？亦不可知。

五、德国章行严处，亦由学生委员会屡去函电，至十一月二日始复一函。

六、现在新学生委员会所能着手要求的地方，大半都在法人方面，其他吴、章等处，亦继续用函要求。

又一私函云：公使馆已认收到四川汇去接济川籍勤工俭学生款项十四万二千佛郎，可以取出。此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事也。

选自《归国俭学生之求学运动》，

《新闻报》1922年1月7日

向警予致朱淑雅信

淑雅先生赐鉴：

前者道路相传，谓执事及秉三先生联翩莅沪，警予夙钦德范，弥殷瞻仰，兼以在法勤工俭学女同学处境濒危，更不得不冒昧请谒，以伸吁息，蒙秉三先生赐以接见，因稔文轩尚留京津，无缘拜晤，良用怅然。在法勤工俭学女生困难情形，想秉三先生已转达左右矣。

男强女弱，自自然关系以至人为关系，莫不皆然。古今中外不过稍具程度上之差别耳。偏颇发展一性文明，此不徒女子之私痛，抑亦社会之病状。在法勤工俭学女同学，均属此种环境与历史之产物，自无特点可言。惟区区警惕向上之诚，则殊不敢自后于人。以故当去年三月绝粮绝学大恐慌之际，于格儒夫人及郑毓秀先生挺身而出，拔诸旋涡之中。今者，于夫人、郑先生智尽力竭，苦学女生之已出旋涡者，又将复入旋涡矣。西方托钵，其势难再，故转之东。以警予回国省亲之便，托带函件多封，呼吁国人，兹将致钧座者，敬谨呈上。

窃念先生特立独行，超绝群伦，卓识伟抱，中外同钦。年来救灾恤贫，兴学育才，善举难数，有口皆碑。对此苦学女生，宁不惻然动怀？倘能借资鼎力与以援助，并纠合国内夫人名贵，共襄盛举，则不特中西辉映，成为佳话。而池中蛟龙，乘雷上天，

他日或于人类历史，有所增益，则立德立功，先生高风永垂不朽矣！耑此奉渎，祇叩

道安

后学向警予上 三月十二日*

再者，勤工俭学女生号称四十，然其境地特苦，四面绝援者，厥惟湖南之十二人。倘能借资鼎力与以成全，则此盘根错节之问题，业已解决大半矣。（勤工俭学女生人数以湖南、广东、四川三省最多。现闻四川、广东两省同学均得该省半官费津贴。）附呈湖南女生名单一纸，乞赐观览。警予再上。

姓名	籍贯	履历	志愿
范新顺	长沙	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毕业，曾任小学教员四年	研究理科
范新群	长沙	同上	研究图画
李志新	宁乡	同上	同上
肖珉	浏阳	同上	同上
熊淑彬	浏阳	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学校师范本科毕业，曾充小学教员四年	研究教育
熊季光	浏阳	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学校师范本科毕业，曾充小学教员三年	研究小学教育
向警予	溆浦	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学校师范本科毕业，曾充小学校长四年	研究教育
蔡畅	湘乡	湖南私立周南女校音乐体	研究音乐

* 据内容推断，此信及下二信均写于一九二二年。

		操专科毕业，曾充音乐体操教	体操
		员四年	
葛健豪	湘乡	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毕业，	研究图画
		曾充小学教员二年	
魏 璧	长沙	湖南私立周南女校中学毕	研究数学
		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	
劳启荣	长沙	同 上	研究医学
舒之锐	长沙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预科	研究史地
		毕业	

向警予致熊希龄信

秉三前辈先生执事：

警予日前以接在法女同学急报，仓卒请见，吁恳设法，幸蒙慨诺，并主张警予晋京陈述于中法协会，一切进行则全由长者主持指导。警予获此，若接福音。方图摒挡就道，旋恐火车颠簸，贱体难支，拟再谒左右，一权进止，乃二叩龙门，而均值执事外出。三叩龙门而执事已搭早车北行矣！欲陈未尽，殊觉怅然。日昨蒋君华卿来，奉到赐翰，并惠钞廿五元。区区勤工俭学女生问题，犹劳万事丛脞之长者殷勤记注，盛德高风，曷胜铭感。惟警予京游既罢，所惠川资理应璧还，谨借华卿君覆呈钧座，幸乞督收。至女生问题，决通信进行。警予致中法协会书，敢勾左右为之代达。窃维执事热忱夙著，实力有余，必能领袖群伦，主持至计，佳报赴法，期当不远。警予不仅为苦女学生巨跃三百，抑更为民国体面曲踊三百矣，揣此奉渎，敬叩

道安

后学向警予谨肃 三月十三日

再：于夫人、郑先生致钧座缄，存石老处，幸赐观览。左右慨允设法各情，警予已有详函告于、郑矣。警予又上。

向警予致中法协会信

中法协会执事诸公钧鉴：

敬启者：自贵会组织以来，而中法机关星罗棋布，中法事业蒸蒸日上。最近留法苦学青年，尤无在不叨贵会之鸿荫。沟通中法之文化，即不啻沟通人类社会之文化，卓识伟抱，良堪敬佩。警予为留法勤工俭学女生之一，以受于格儒夫人及郑毓秀先生托，为留法勤工俭学女生事，请命贵会。兹谨借熊公秉三之介绍，将受托事件，与经过情形，以及最近传来法国方面之紧急消息，禀陈于次，幸垂览焉。

(一)受托事件及经过情形 自去年三月华法教育会与一切勤工俭学学生断绝经济关系以来，勤工俭学学生大起绝粮、绝学之恐慌。法上议员于格儒先生夫人，不忍苦学青年之沦于悲境，以女生人数不过四十，慨然而维持；时吾国郑毓秀先生亦与夫人表热烈之同情；是二人者，以其托钵乞施之所得，月给勤工俭学女生学膳费每人三百方，厥后以款项来源有限，乃自去年十月起，每人每月缩减至二百方（实际上只够食住），预计如此才能勉强敷衍到今年一月。于夫人及郑先生用是焦头烂额，不知所措。因警予回国省亲之便，托带函件多封，囑向国内有心有力诸父老请求接济，并妥筹根本解法之法。同时法前内阁总理潘鲁卫先生亦有信为苦学生呼吁，情势急迫，可以想见。警予比及于夫人、郑先生，而

筹进行方法，约分国内、南洋两部。拟备捐簿，实行募捐。警予过南洋时，便道进行，曾致书南洋父老，备述在法勤工俭学女生困难情形，吁恳援助，登之各报，颇得南洋人士之同情，且有愿效奔走运动之劳者。满拟到沪备办捐簿，实际进行，詎警予甫抵国门，即受病磨，兼为贫困，奄卧沪上，半筹莫展。每念在法诸友危迫情形，异常焦灼，旋从各方面调查，咸谓女生问题可从退款中根本解决。因此对募捐进行事，颇怀犹豫；一则恐退款解决确实有望，无必要而且不可能；一则恐退款支付，遥遥无期，有青黄不接之危。且女生问题可从退款中解决之说，尚属传闻之辞。左右思维，只好将大概情形及带回信件，邮呈李石曾先生，以决进止。此警予受于夫人、郑先生托，进行经过之大概也。

(二)法国方面最近传来之紧急消息 二月底警予接法国蒙台尼女校同学来信，报告紧急消息凡二：

(甲)蒙台尼女校之债务 此项债务，系肄业蒙女校同学五人——警予亦其中之一人，从去年四月起至九月止，共同积欠之学、膳费，计八千七百余方之谱。吾辈因校长催索，专为此事在巴交涉月余，最后蒙于夫人出而设法，结果由中法青年监护委员会担任清偿。夫人比即知照蒙女校长，并尽先清偿五千方，此去年十一月间事也，乃校长又急急追索余数，蒙校同学缄告于夫人。夫人致书委员会，委员会要求校长注销此数。校长弗许，同学只好再告于夫人。夫人复函：无力解决此问题，严词谢绝。同学不得已，乃去信德国，要求章行严先生出而解纷。章先生通讯郑毓秀先生，主张于国内寄来办传习所七十二万方内设法，郑先生始终无复报。传说此七十二万方，现存巴里华法教育会。监护委员会欲以此数维持勤工俭学学生生命，教育会不肯，谓此款系指明办传习所者，必等李石曾先生到，方能动用。同学生命问题尚且置

而不问，何况蒙校稍欠，想从此中设法，盖戛戛乎难矣！蒙校同学受校长颜色，儻焉不能终日云。

(乙)于夫人维持费只能发到一月底或二月底 于夫人最近致书蒙台尼同学，如此宣言，在法女生因而又起绝粮绝学之恐慌。传闻除四川、广东两省同学得半官费外，余均路绝途穷，无法自救。女子以历史关系，环境关系，无在不感落后，故稍有觉悟者求进向上之情，实难遏抑。因此殊不能堪物质过度之压迫。万一救援不至，恐有性命之虞。天津郭隆真断指血书，即其证明。此警予最近接法国紧急消息之大概也。

窃念以贵会诸公沟通中法文化之伟抱与拯救苦学青年之热忱，对此濒危女生，詎忍坐视不救？！

倘邀德眷，俯赐援手，将蒙女校积欠及二月以后之恐慌问题，迅电巴黎，于办传习所之七十二万方中，从权开支，以救眉急；一面照熊公办法，为女生另组团体，在国内及南洋方面实行募捐，则区区暂时问题，不难迎刃而决。至赔款退还，能否将女生问题完全解决，其具体之计划如何，亦望诸公明以教之。于夫人、郑先生托带勤工俭学女生名单一纸，合并呈上，以凭察核，临颖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崑此奉恳，敬颂
公安

向警予谨启 三月十四日午前

外附勤工俭学女生名单一纸*

* 与本册第 694—695 页名单同，此处略。

湖北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之血泪

我父老虽于报端散见勤工俭学之消息，然其详情或不能知也。至于现在他省同学，已得解决之法，吾鄂同学，犹陷于痛苦之途，想更未尝前闻。请为我父老略陈梗概，哀鸿之嗷，枯鱼之泣，惟我父老垂听焉。

当欧战正烈之时，法国壮丁，皆争赴国难，各工厂皆缺乏工人，即机械技师，亦皆雇外国工人替代。于是吾国先觉，欲利用此种时机，鼓吹多数青年学生，向海外求学，乃倡勤工俭学之说。其计画先事作工，存积工资，再行求学也。又值南北军兴，教育中断，于是失学有志之士，多有投袂而起者。皓等亦受此风潮鼓动，先后来欧，自期竭智尽力，含辛茹苦，以图稍有所成，报效桑梓。不料抵法以后，情势渐变。自去春德国履行凡尔赛条约后，欧战已完全结束，法国以缩小军备之故，令各工厂安插退位军人，于是外国工人，渐为各工厂所辞退。加之战时损失，金融停滞，倒闭之工厂甚多，工人更浮于工作之位置。勤工俭学之同学受此两种影响，遂入穷途，从前所恃之计画，至此已成泡幻。且大战以后生活陡高，欲勤工既受外人排斥，不见收容；欲自给又苦家徒四壁，饥寒困顿，景况凄凉，颠沛流离，道路凄惻。惟吾辈既本求学之志来欧，苟无一艺之长，更何面目以归国。于是洁身自好之士，而神经稍弱者，多出于自杀之一途，其苦况可以

想见矣。

然初时华法教育会尚能维持，不数月即告破产。继由使馆接济，月余亦告力蹶。最后乃有法外交部监督在法中国学生委员会之设。然其时中法大借款之议与其同意，系欲见好学生，不反对借款。吾辈烛知其奸，自念束发受书，即知爱国。昔人尚不食嗟来之食，学生岂受卖国之财？于是群起唾弃，反对借款益力，乃大伤法人感情，酿成去冬法政府强迫百余学生归国之事，而勤工俭学生之命运，至此乃完全宣布死刑矣。然学生仍不自馁，一面由同学中稍有积蓄者通挪维持，一面会商持久之策。窃念吾辈既为堂堂中国之民，政府应有保护之责，且学生既以求学救国为志愿，当更为政府所乐于栽培，又何必不向政府求救援，乃偏向外人寻讨生活？惟留法全体勤工俭学同学，为数将达二千人，以现时中央政府财政之支绌，谋一致之解决，势所不能，乃决议以本省为范围，求本省政府之津贴。数月以还，各省进行，均得效果。刻由使馆调查，山西每人每年六千五百佛郎；广东、福建每人每月四百佛郎，由各县担任；江西以官费生之盈余，拨作勤工俭学生之津贴；山东每人每年七百元；浙江、河南每人每年六百元，宁波会馆更津贴该属学生每人四千佛郎，以补省费之不足；安徽分一千二百元、六百元、四百元三等；四川年筹八万元，附设二百名学额于里昂大学；湖南虽尚未规定，然寄来之款，前后不下三十万佛郎，近更由熊希龄、章行严诸先生组织成美会，以援助该省勤工俭学生，大概常年津贴之核准，当不远矣。总之除无勤工俭学生外，惟吾鄂同学尚在颠连困苦之中。

去岁虽蒙省署寄来四千元，然每人仅分得三百佛郎，虽极端刻苦，亦不过能供一月之用耳。后欲继续请求常年津贴，适湘鄂之战起，兵马仓皇，言之恐亦无效，故不得已而暂息。今者鄂局

救平矣，皓等旅居异域，流落海隅，饥来驱人，日甚一日，故口欲缄默，而腹雷鸣矣。欲归则无面目以入国门，欲留则惟有束手以待毙，焦思苦虑，心脑俱枯。窃思他省既肯培植学生，吾鄂未必不欲振兴教育，故特掬满腔血泪，作最后之哀呼。望我父老俯念皓等矢志求学之苦衷，落魄穷途之窘况，鼓吹舆论，敦劝官厅，俾援他省成例，得到常年津贴。至于津贴办法，皓等酌量吾鄂财政情形，及法国生活状况，援晋例则筹措惟艰，援皖之第三例则实难敷用，今欲援引闽、粤成例，请求每人每月津贴四百方。皓等得此常年津贴，既无饥寒之萦心，自当奋志以求学，若将来能得一艺之长，为吾鄂效绵薄，皆我父老援助之惠也。皓等亦知吾鄂战事初平，财政困难，然环顾各省，又何地而非满目疮痍，若闽、粤、川、湘，或较吾鄂为尤甚耳。况当此民生凋蔽，人心浮动之时，尤赖振兴实业，普及教育，以为救济之方，所谓生财莫善于辟利源，止乱莫善于塞祸源也。但振兴实业，提倡教育，更不能不亟亟于培植人才。皓等虽不敢自诩为才，然仰体我父老属望之殷，俯念藐躬负担之重，亦当刻苦自励，求有所成，决不敢甘自暴弃也。

顷闻省署有每人筹寄四百元，规定一次津贴之说，使果确实，皓等虽可维持半载生涯，然究非解决求学之办法。皓等平情而论，官厅两次接济，不能谓其毫无培植学生之心，与希望学生之意，惟尚误认勤工俭学为可能改作零星之接济，不然汪洋学海，岂三数月之力所能竟功，则又岂四百元所能足用也？今披诚掬泪，谨呼吁而陈辞，尚望仗义执言，庶生还之有日，东望神州，不胜瞻依待命之至。

张 皓、吕焕义、王克刚、袁惇怀、庄世法、陈镇瀛、
宋法明、刘一成、康兆民、刘汝垓、马禹敷、阎成章、

张继龄、张曼孙、董鸿才、王衍绪、陈声煌、廖仁先、
向道、林永裕、傅祖霖、张铭柱、刘新、吴注东、
刘树勋、杨兴培、程士斌、游华国、程祖武、康丹、
滕功成、南炬焜、桂迺黄、习文德、张天翼、宁守恪、
史乃绍、杨蒙柱、汪奠基、陈豪、胡阜贤、田正刚、
刘文岛、刘廖世、邵女士、夏安修、董敏才、徐寿松、
夏敬隆、甘华甫、周全发、张傅琦、陈锡爵、夏亢农

同启 六月三日自法京寄

天津《益世报》1922年7月24日

勤工俭学生根本解决计划书

本计划书于一月十五日寄到本社，当即分送教育部教育基金委员会各委员，现已交委员长，存总务股，以便他日并案办理。

勤工俭学生在法困难情形，两年以来，报章杂志，时有记载；公私通讯，详述无遗，当已为国人所共喻。夫以法国战后产业之萧条，游民之众多，吾侪素无劳动锻炼之学子，乃欲竞生存于其间，且求学焉，其失败固意中事。所谓勤工之不可能，与俭学之徒成梦想，姑不具言。单举三年来死者之统计，已达百六七十人！此种惨烈之奋斗精神，或亦足邀国人之同情，而急谋代为解决也。

去年中央政府虽曾允拨二十万元（今年已汇来十万元）补助，生等同学人数，不下九百余，每人平均分配，只得千余佛郎，竭力节俭，亦只敷半年学费；是仍不能谓为已有根本解决也。近者法国庚子赔款，已允退还。闻除一部分作中法实业银行复业基金外，一部份作中法教育事业之用。查法国退还赔款之动机，虽有多种，而勤工俭学生来法之运动，亦不无微力。且勤工俭学生问题，在中法教育事业上，尤有重大价值，划此款以解决此项问题，实属当然，而且必要。生等敢以历年奋斗苦学之精神，宣陈于政府及国人之前，希望予以同情，俾得解决，不胜盼祷之至！兹将

根本解决之具体办法，条陈如后，惟应先行注意下列之基本原则：

勤工俭学生之解决，当为全体的、平等的，而不应有差别之待遇，如程度的限制与资格的限制。

此种原则，完全基于各同学实际之情形而决定之者。盖准诸理论上言，则勤工俭学不过为穷苦学生之代名词，穷苦学生欲求学而未能，于是有补助之说。设施以限制与差别，便是令愈穷苦而愈未能读书者有向隅之叹。再准诸情谊上言，数年来同患难共甘苦之伴侣，在相怜、相爱、相友、相助之中，设施以限制与差别，断非良心上之所能安也。故此原则为下列根本解决计划之一先决问题。

(一) 勤工俭学生人数，向称千六、七百人，内中实混杂许多非勤工俭学分子。据介绍勤工俭学生之华法教育会名册，其注明勤工俭学者实千二百余人。除回国、死亡及到南洋、美洲约二百余人不计外，现留法者仅千人。就中挂名之徒，亦复不少。今年自八月以来，总会为正本清源之计，即多方调查，严加审核。至十月底得真正实行工学者八百六十人外，预定补添额数六十名，合计凡九百二十人。勤工俭学生人数大概如此。

(二) 勤工俭学生十之七八，皆毕业于国内中学，来法又有两三年之工余补习，其余一部分，且肄业专门学校或大学，是皆具深造之资，而又刻苦好学，可期有成者。且就工艺方面言，出入工场，实习不少。使仅入实业学校而止，既非其来法之本愿，即为社会人材计，亦殊失策。故应予以深造机会，俾入专校或大学研究，造成发展中国实业急需之人材。

(三) 留法入学年限过少，则不足以宏造就；过多则经费难于筹备，特斟酌勤工俭学情形，及其需要而折衷之，至少应五年，此为不可不预定之适中年数。

(四) 关于经费预算，官费生月领八百佛郎，犹嗟不足。勤工

俭学生固素习劳苦者，自不能以作比例，亦不敢忘其本来面目。故只希望每人每年能得官费生三分之一津贴三千佛郎，除万分撙节外，并于暑假作工，以求补助，而遂苦学初志。

(五) 以全体勤工俭学生九百二十人计算，每人每年三千佛郎，一年共需二百七十六万佛郎，以现时兑换行市（每七佛郎合中币一元）计之，约合国币四十万元之谱。

(六) 关于经费的筹法，除中央政府已确定补助之二十万元外，希望由法国庚子赔款内补足，其余按年拨付，略如下之预算：

第一年	二百〇六万佛郎
第二年	二百〇六万佛郎
第三年	二百七十六万佛郎
第四年	二百七十六万佛郎
第五年	二百七十六万佛郎

第一、二年，因有中央政府年助之十万元，故只拨二百〇六万佛郎。

(七) 以法国现时生活程度之昂贵，一年三千佛郎之津贴，而欲入专校或大学作专门研究，其困难刻苦，当可想见。故生等一面尽力请求划拨法国庚子赔款一大部分，作基本款项，一面更望各省政府，再给以相当补助，俾得与生活情形相适应，不致中途辍学。

上面所述具体办法，若以九百余人，照法国学生入学经费计算，为数甚大。纵计划完善，亦恐托诸空言。为斟酌筹款情形俾易实现起见，故出以最俭约之标准，求各方面之赞助。望政府及国人照上述计划，予以根本解决，则勤工俭学幸甚，中法教育幸甚！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谨启

《新教育》第六卷第二期，1923年2月15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为退还 法国庚子赔款事公启

本总会对于法国庚子赔款之分配运动，早已积极进行，在总会通告十四、十五上曾报告过。及肖子升先生到法后，即与接洽，随后更不时相访，至前月二十七日开法款分配运动委员会，曾请肖先生出席。总计前后数次，其所报告之消息，与所指导之进行方法，均为不少。兹将其所述者分条理地转告各同学如下。为明白与真实起见，概照当时问答情形写出。

问：运动法国退款及法政府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之详细经过如何？

答：运动法国退款，历史颇长，事迹复多，暂请从略。至法国政府退还中国庚子赔款，实决定于今年春。今年一月，法国众议院通过此案，允许华法政府以庚子赔款发展法国在远东方面物质与精神事业之用，时众议员赞成者至四百四十九票，反对者仅七十一票。至与中国协定之办法，以后陆续归议院认可。旋至三月，法参议院亦正式通过，反对者仅十四票，余均全体赞成。于是法国退款，至此已定。

至于中法两国政府所协定之办法，即关于此款用途之分配，曾于今年七月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字议定。法国众议院于十一月十五、十六两日上午开会讨论，完全认可通过。法参议院亦不日

会议此案，亦必通过，无甚问题。

问：然则两政府所协定赔款用途之支配，其内容如何？

答：法议院通过退还中国赔款案，其用以发展法国在远东方面物质与精神事业之一语，精神物质，名虽并提，实则法政府所注重者，全在恢复中法实业银行。然以教育界久已运动款与学之故，遂亦拟将赔款总数十五分之一作为教育事业之用。中国方面，则此款既由法国退还，支配之权，应由中国自主，争议日久，未得结果。卒至法政府声明，将退还原案，改为支配，于是支配之权，全在法国。中国方面，只邀入协商而已。其用途之支配，约有下列三项。此即两国政府今年七月在北京所协定者。

一、向中法实业银行新公司（系由法国国家银行及荷兰银行等共同组织）发行无利债券，用以清还存户欠款，恢复营业。

二、还中政府欠中法实业银行各项债款。

三、教育经费。

至上述三项之款额分配略如下：

一、无利债券，即恢复银行。

由银行新公司发行无利债券（总额一万八千五百万佛郎），还存户存款。但法国为优待远东存户起见，再由法国政府发行五厘债券，换回无利债券。（中国方面尚要求将远东之无利债券交中国收存，作为教育经费，此必不易成为事实。）

二、中国欠款。

各项欠款共约七千万有余，由赔款内拨还。

三、教育经费。

每年在庚子赔款内，拨现金一百万佛郎。（法国方面，又常作美金十九万九千元者，要之，只合中币三十余万元，以成数言为四十万元，实尚不足。）

无利债券总额为一万八千五百万佛郎，以二十三年匀摊，每年应得七百余万佛郎。教育界亦要求此款作为教育基金。

上述各情，当去国时（九月初），政府尚未正式公布，其后有无变动，尚不得知。

问：教育界所分得之款，其实数果如何？

答：如上所述，其已确定者，为每年拨现金约合中币四十万元。（如能分得无利债券总额，则每年尚能增加七百余万佛郎。）

问：教育界所分得之款，完全作为中法教育经费？

答：教育界所得赔款，数虽区区，希望者正复不少（如国立八校、中华教育改进社）。实际如何支配，尚未决定。

问：实际支配，将来如何决定？

答：将由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组织委员会协商决定。

问：北京委员会之组织如何？

答：前去国时，此项委员会尚未组成。据所闻知者，将由中国方面五人，法国方面四人合组之。法国方面之四人，驻京公使其参赞等，外在华法国学界一、二人，大略为铎尔孟先生等。中国方面五人，为外交、教育、财政三部长官，以外学界二人，大略为蔡、李诸先生等。

问：将来华法教育界所分得之赔款，勤工同学必能用资补助，如巴黎中国学院及里昂中法大学等处，不至多分乎？李、蔡诸先生对此之主张如何？

答：华法教育界各团体，将来如何分配，现在自然不得而知。但尝闻李先生之主张，彼甚希望巴黎中国学院与里昂中法大学等处，对于赔款分配，每年只取其必需而较少之数，俟将来酌量增加，现在则专留之，以解决同学问题。

问：勤工同学，甚希望从赔款中取得根本解决，李、蔡诸先

生对此有何具体办法？李先生何时可来法国？

答：李、蔡诸先生对于勤工同学问题之根本解决，有何具体办法？前者去国仓卒，只尝闻其大略。但李先生等，数年以来，固无日不为同学事多方设法者。在李先生之意，总期于此能得根本解决，将务使勤工同学全体均能入学二、三年，每人年补助约两千佛郎（如经费不足，则分为两期入学）。除自己存款较多、或有家款接济、公费补助者外，均资送入农、工、商各项实习学校，或其学习文学者之较廉学校，务期养成国内实用人材。每校人数不可过多，除法国全境各实习学校外，比国及瑞士法语之部，亦去交涉学校。但此为李先生个人之希望，将来实行如何，全视经济力为转移，将取决于北京委员会之会议。

但赔款将来分配之结果，如不甚多，上述办法李先生个人苦心孤诣，亦甚愿尽力筹画，请求各方面同意设法做到。闻于经费一项，拟以赔款所得，合北京政府之十万元，又由中法大学常年经费分出八万元，再合各省助款，以统筹之。（以前各省已有助者，李先生复在进行，请求各省捐助。）待经费有着，委员会已结束，李先生即将来法，约在明年。

上述各事，或不详细，或有遗漏，均在所难免，姑举其所知者言之如是耳。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会
住会书记任卓宣 十二月八日

选自《留法勤工俭学会消息》，
湖南《大公报》1923年2月13日

巴黎谋刺陈公使案

一 也

本月二十日，为旅法郑毓秀女士生日。是日巴黎华侨及使馆、领馆职员，多有偕眷属前往祝贺者。驻法公使陈篆，亦偕其夫人前往，均经郑女士邀留晚宴。

至夜十一点三刻，陈公使及其夫人，告辞先行。交通部委员章祐亦出外；遂同登陈使汽车。章氏坐于陈使及其夫人之中间。车方开机，忽有人向车后开枪击射，连发四响。第一枪击中车身，弹未穿入；第二枪由车后玻璃窗穿入，击中章祐颈后之左边；第三、第四两弹，均由车窗穿过，未曾击中。章祐受伤后，告陈篆即谓己之颈部已受弹，须立至医院，陈即命汽车夫停车。

当枪声击射时，郑女士家中各人，均闻声出视，法人之经过者，亦驻足观看。凶手遂乘乱逃去。

陈使汽车停后，巴黎副领事李骏，亦由郑家赶到。陈即偕夫人下车，命李将章送入最近医院。己则另雇街车，乘回使馆。此时陈、章即各乘车而去。而郑女士家中赴宴者，尤未知陈使曾否受伤，遂一面报警，一面纷至巴比伦街中国使馆慰问。陈使即将所遇情形，面告诸人，并谓自己毫未受伤，章君亦受伤甚轻，凶手何人虽不得知，然最好化有事为无事，不必追究也。

未几，李副领事由医院电话至使馆，报告章祐颈中之弹子，

业经医生取出，现已自行回寓矣。同时公使之汽车夫，亦驾车回馆，据称公使上车时，街上并未见有行人，惟肇事前十分钟，见有一人身穿黑色大衣，由郑家中外出，形色张惶，此则不无疑点云。各人闻之，虽甚诧异，然行刺者，究属为谁，亦复无从揣测。乃郑女士由使馆回寓后，即据家人告称，其书记李鹤龄已不知去向。迨至天明，尤未见归。郑遂将其行迹可疑之点，报告警区。警长即带同侦探至郑寓内李所居屋中搜查，当在李之箱中搜出六厘米米达式之子弹若干，与医院中所取出击中章祐之子弹同式。又查出李藏有俄国李宁*氏之照像及书籍信件等物。均经警长携回警区，并将李鹤龄之像貌行动，分电全国各关口音警查拿。

二十一日早十一点钟，李鹤龄忽自赴警厅投案。即经警官讯问，据供因陈策前曾赶逐里昂中国学生归国，故决意杀之，并无其他政治上关系云云。警厅遂将李暂行拘禁，等待法庭择期审理。

李鹤龄，年二十岁，四川籍，前在北京清华学校肄业。前年来法勤工俭学，初入保尔多农学，继因资斧告乏，来巴黎，在华法教育会当司书生。去岁十二月间由华法教育会书记李光汉荐至郑毓秀处任书记。郑因留法女学生事，得常借女生事务员法国米革勒多夫人，与使馆有所接洽，故李亦得以常见公使，无人疑及其有他志焉。

李鹤龄投案后，法国当局因去年拒绝使馆要求，缓解勤工俭学生一事，为今次行刺之动机，心中甚抱不安，已派人向中国使馆表示歉意云。

《时报》1922年5月5日

* 即列宁

陈箴在法被刺之真相

筱 青

当去年朱启钤、吴鼎昌和驻法公使陈箴商借五万万佛郎时，旅法华人方面雪片似的传单发出，或直寄陈箴，说甚么“若不早日中止，必以相当手段对待。”又说：“巴黎比北京如何，汝比曹、章又如何，若借款成功，便插翅也难飞出法国。”幸而借款也没成功，当时大多数人不过借此吓他一下，打消借款便完了，真个他也值得人去行刺吗？那陈箴本是个胆小如鼠的，无故尚大惊小怪，那里捱得住人吓，因此也藏头露尾，连学生都不敢见。自里大事发生，他也阳助学生，暗里挑唆法政府，用莫须有的事实，硬给那一百人加了共产党的名词，如同囚犯的押送回国。他自己也知这事他做的有些过火，怕人暗算，出入更加防备，俗语说的好，“猴子也有打盹的时候”，可巧这日便逢在狭路了。其实我说他那里配刺，无如，这位可怜的同学，已经做出了，自然得向阅者报告一下。

陈箴被人暗杀一节，想来使馆已有电报到京，究竟详情如何，让我照法报新载，和个人所得的消息，报告读者罢。三月二十一日，是四川郑毓秀女士的生辰，陈箴因为她不特是留法女学生界的人物，在国内女界中也是有数的人物，况且郑女士因勤工俭学学生的事，也常出入使馆，特于是日偕其夫人及认诺财政大会代表张

瑚、副总领事李骏，往其家祝贺。郑女士当设筵款待，至晚散席时，陈总等出乘汽车，陈夫人居左，张瑚居中，陈箬后上，便坐右边，李骏自己步到，尚未出室，汽车正要开行的时候，忽然旁边闪出一人，拿着手枪，照着汽车的玻璃窗就放。汽车夫知道有人暗杀，便改常径跑了。其时李骏甫出室，听得枪声，黑影中又见一人追赶汽车，当即入内报告郑女士。又出而报告警察，不久又遇见陈箬的汽车，陈箬看见李骏，便教停车告李，张瑚头部受弹，教李送入医院，自己另雇街车回使馆。这才真是冤有头，债有主，李代桃僵，羊替牛亡。

在理想起来，陈箬同他的夫人，又一个男客，自然是陈箬居中。哪知他的造化，合当不死，偏偏坐在边儿了。据这位受伤的张瑚说：“陈箬若在居中，弹必穿胸而过，死无疑矣，因为他的身体，比自己高些。”又说：“自己受弹后，立刻蹲伏车内，以避新弹。”现在弹子已由医生取出，幸未中着要害，不久或可痊愈，但不知这代受一弹之恩，陈箬如何报答呢？

现在再说这位放枪的到底是谁？当郑女士听得陈箬被刺后，即赶往使馆探问。陈告以经过情形，郑始回寓，哪知她的秘书已不告而去了。天明警长到女士家搜查，在该秘书行篋中搜得六米厘·三五手枪套，及列宁像片等等。郑谓该秘书数日来，神经惶惶，若受很大的刺激，但究不知其所以然。十一时，巴黎总稽查打电话给使馆，询问情形，以便寻觅刺客，猛抬头见一中国少年立在旁边，似乎听他的谈话，而很有味的样子。稽查骇而问曰：“你是否为此暗杀案而来？你认识他吗？”那人不慌不忙，从从容容答道：“是，我便是你们要寻拿的人。”自呈其履历是：“姓李名鹤龄，中国四川人，一九〇二年八月六日生，现住某某街四十八号——便是郑女士家。”稽查问：“你为什么要杀本国公使呢？”李

答：“因为公使对于本国人失了他应有的态度和责任——赶逐里昂百余学生归国，所以我决意杀他。”稽查问：“宜来你还有政治上的报复罢！”李答：“否，否！”又说：“我也没大扰你的秩序。我既自首，你也不必再为追问了，就是判我几年监禁，我还要安心读书呢。”不久功夫，又有法律委员至详询履历。李答：“系一九二〇年四月抵法，初住蒙达尼公学。二十一年七月充华法教育会书记到巴，四月即购置手枪，蓄意杀陈，不属何派，不隶何党，只想为国家除去一专制人物耳。”有与公使馆有关系的人到署询问，李均置之不理。李现已入狱，归法官勿然(Yarrain)管理，法国是法制国家，自然是持平办理。公使虽有淫威，当亦无所用了，后事续报。（十一·三·二十八日寄自法国巴黎）

《晨报》1922年5月16日

告 工 友

伍 豪

北京政府汇来法国的十万元，经过北京政府阁议抄单的限制，经过于格儒、李光汉的呈请，经过教育部的电许，他的分配方法算已得了定案。前此根据李石曾呈请信中的原意（即办技艺传习所兼收勤工生与华工）而发生的侨民教育经费问题，与十万元的关系算也明白显出。关系是诚然有的，但是现在改变了支配的方式，劳工朋友遂没了份儿，只空存李石曾不分畛域的美意了。于此我们不能不提出几个应注意的问题以告工友！

1、为什么李石曾能晓然于我们工学界应同其甘苦，而北京政府不在阁议抄单中说明，当事的人也不能顾念着我们工界呢？解答这个问题有二道：

甲、因为李石曾不但曾亲眼见过劳工朋友的受苦状况，他也是一个能了解朋友们苦痛的人，至北京政府中人便是亲眼见了，恐怕他还要说朋友们是“下流”呢！

乙、因为勤工同学有团结有组织，声势浩大，而劳工朋友没有，所以当事的人不注意。

有此二因，遂使为世界尽劳动义务的华工朋友竟沉沦于人类困苦的最下层，而无法解脱。

2、劳工朋友当知道我们不是专为十万元而争“侨民教育经

费”，也不是对勤工同学而争“侨民教育经费”，我们乃是为劳动教育而争“侨民教育经费”，乃是对中国政府而争“侨民教育经费”。我们更当知不是离开十万元便无“侨民教育经费”可争的。庚子赔款的退还问题不是已经横在目前了么？至于对勤工同学，则两方“同是现社会的被压迫者，只有无条件的携手，不当有丝毫的误会”（用勤工同学世炎答工人书中话），协力进行，才好图工学前途的发展。

总起来，我们再郑重向劳工朋友声明下：

“劳工朋友必须急图团结组织，勿放松一切机会，勿远离可引为友的勤工同学，更须认清对象，好轰轰烈烈地做将起来！”

《少年》第二号，1922年9月1日

勤工俭学生的团结

药

旅法的勤工俭学生团结起来了。自从一九二〇年的“二八运动”，一九二一年的十月之役，勤工俭学者饱受了社会上不了解与无情的待遇，茹辛尝苦，含垢忍辱，成天的在烟煤中过活，在风霜中受苦！被挤压于现社会制度之下，偷度最低限度的生活，为谋本身的利益，筹前途的大计，实在不能不急起团结了。最近——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有勤工俭学生的代表大会开会于巴里，勤工俭学生总会的组织已经告成。

这次的团结，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为十万元津贴的分配问题。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导火线，勤工俭学者的团结当然有他的更重大的意义和使命。而且从这次的团结中，还可以看出两个特点来：第一就是把基础建筑在真正实行勤工俭学者上面；第二就是旗帜鲜明的拒绝宗教徒的加入，拥护青年人的自由思想。

无产阶级的少年，在阶级觉悟的认识之下，有最重的担负和最大的使命，“团结起来”——这更是唯一的标语。全世界的无产者必要团结起来成一个阶级，才能实行争斗；少年的无产者也是一样，也必定要团结起来，才能够谋进步的前途，完成伟大的义务。我们勤工俭学同学团结的意义，在现时状况之下，自然也无时不现出我们对于未来社会所负责任与义务之重大，而必待完

成。

准此，我们对于这次的组织，表充分的希望与敬意，并且想在现在情势之下，提出几件事情出来与大家商榷，并希大家的注意：

1. 要使这次组织的作用，不单为解决目前的问题，更当注意于如何去完成未来的任务；要使这次组织根基能够稳固，能够持久，能够在以后可以完全处理自身的问题，不受其他团体之居间干涉。

2. 十万元的分配固然是现在急待处理的问题，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与我们求学问题有密切关系的庚子赔款退还运动。现在庚子赔款的退还已经快见诸事实了，这件与我们历史有关的事应当尽先注意。我们考查历来各国之曾退还赔款者，除美国外，没有一笔不被中国政府拿来用作发行公债抵押品，或其他政争用费，最近国内的舆论虽然都趋重以此款充教育经费，但仍有传言作政费或军费之说。在另一方面，我们固然竭力承认国内教育经费之无着落，极当筹画基金拯救，但是我们这留在海外的千百人的求学问题，国内父老也不当忽视。国内父老对于我们怎样才不忽视，那就要看我们的表示如何了。我们要想表示，要想筹画我们许多人的求学和生活问题，必得大家整齐步伐，一致的努力。

3. 我们认定旅法的华工与勤工俭学生，同是现社会制度下的被压迫者，同是未来社会改造的伙伴。勤工同学团结好了，华工朋友的团结也是急不可缓的，大家应当相互援助起来。工人的教育尤其是急切问题，勤工同学更负有不可放弃的责任；至于工友中之自能实行工学者，那更是我们同在一条道路的好伙伴，没有歧视了。

勤工同学应当与工友作实际的亲善

最近五、六月中，勤工同学与工友因为对李光汉态度与工人报纸的言论二事，发生冲突，竟使学生（勤工俭学）会与华工会失和，几乎造成对抗形势。关于对李态度，因同学主张驱逐，当时工友没有表示意见，同学对于他们遂以拥李相称。但李光汉为华法教育会书记，该会代表工学两机关利益，同学之驱李，学生会之清账，俱未曾顾及工会利益而预有磋商；加之李与工会关系至深，除每月担任筹款维持该会经费外，还允许下届十万元的享受权和运动分配庚款事，因此，工会也自然要说学生会之损害其利益，在这一点上，学生会实有顾虑未周之处。说到工人报纸，则工友诚然有言之过激与失检的地方。但他们秉性直率，少受教育，故不善为文，同学应当谅其性格和能力，以宽大态度处之。乃竟有少数同学（无政府党人！）唯恐全体同学不知工友那些无心之失，气愤愤地出来，大加指责，故为挑剔，即一字一句，亦不肯放松。学生会办事人复在工会来函上，计较语句，严词驳斥而拒绝之。六月三日学生会复议决“嗣后工会与学生会发生关系时，学生总会决不派代表与工会接洽”（语见《学生会会务报告》），这是何等官样！

上面两事，在实际上还不是工学冲突的真象；而此两事之造成亦是有由来的，这就是十万元问题。本来勤工同学与工友俱属

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利益是没有冲突的。只因经理人变了方法（改工友可入之技艺传习所为勤工同学入学津贴），单分给同学；学生会亦不履行其对工会为文字上、经济上之帮助的议案，以致工友不得不再与李光汉交涉。李对同学，竭力施其压迫手段，不稍为和缓；然对于工友，颇能自认其失，愿偿于将来。向使同学能与工友联络一致来共同反抗支配者，而共同享受十万元，则绝不会有此纠纷。这是对李态度发生冲突之所由来；言论上的争执，亦渊源于此。明白了这个，则某同学（无政府党人!!）所说我们同站在一个情状之下，受他人的压迫，而竟无缘无故的欺侮同类，实太无谓（语见《学生周刊》）的指责工友之言，自不会出诸口了！

我以为无产阶级应当本其协作的精神，相友相助，中国汇来的十万元亦应当本“侨民教育经费”底意义与工友共之，纵是政府指定了，也当自动的分给。这次十万元过去了，然应以其余款交工会，而下次十万元若到，必须与工友共同享受。若果说不应当根据请款人的意见，则本“为解决勤工俭学问题而办里大”之意以争回“里大”，岂非多事？若果说十万元之处置，权归北京政府（语见学生会覆工会函），则去岁学生会之处置十万元办法与历来反抗压迫者之运动，又岂非多事？至于换一个方式以工友与同学为非同一阶级来说话，那末，即是同学以从前所反对之“里大”贵族学生态度对待工友了，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勤工同学与工友在理论上、在事实上都不能分开。于此，我甚希望同学们无条件的无界限的在实际上与工友亲善起来，把十万元拿来作工学联络的线索，彼此同样分配，并一致团结去反抗公共的压迫者和支配者。国内唐山、北京等地的学生，与工人地位悬殊已甚，然其热烘烘的尽力赞助工人之处，实令人钦佩！我们这远处海外而又同在

患难之中的勤工同学，能够坐视他们被教育忘却？更当他们作教育运动之际而不举手加援么？同学啊！无产者的解放，要纠合无产者全阶级，才能办得到，单独进行是不可能的。“二八”、“里大”两役，已给出一个证明了，快快抛去一切成见，来“双方推诚相与”、“协力同进”，万不可“一方出于诚意，一方漫不知情”（语见华工总会宣言）啊！（记者六月二十六日）

《少年》第十号，1923年7月1日

留法勤工俭学分款问题

小 青

一千多个勤工俭学生，按事实上说，实在应当有一种具体的组织，进行他的事业。然而几年以来，却并没有。虽也曾因“临渴掘井”的产生过什么勤工俭学生总会，和各省勤工俭学生联合会，然而不久便都烟消云散了。这其中主要的原因，便是勤工俭学生多无一定住址，暂时在此地作工，便可以同别人联络，马上失工，便不得不他往，因此分会就无形解散。既无分会，总会如何能成立呢？第二便是从前举出些理事的人，到了巴黎后，任意挥霍人家血汗换得的钱，让他挥霍了，怎能不痛心？而且事情一失败，他们便逃之夭夭，谁也不知道经过的真相，因此渐失了一般人的同情和信仰。即就有几个真正热心的人，想替大家办些事，然而给他表同情和信仰他的人却很少。第三便是相互之间，不能没有些意见，在学生界中还是这样，这不是明明表示中国人没有团结力吗？噫！可叹！

北京十万元兑法的消息，在今年正月已经宣传了，但是当局人李光汉并不承认，因此不久又寂寞了。直到三月间，有人得到确息，十万元已兑到巴黎俄亚银行，法外部的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并有以之津贴百名勤工生的消息。于是勤工俭学生又动了组织机关的念头，由在巴候工的人发起，四月二日在华侨协社开

会，公推何鲁之等数人为临时干事，筹备组织勤工俭学生总会，并发选举职员票。当时虽有些人徘徊观望，但以十万元的关系，结果尚称完备。一面又函询俄亚银行，中政府兑来之十万元，是否寄存该行。该行覆信谓不能作有益之答覆，只将来信抄寄中国使馆。使馆答谓闻此款拟交高鲁及于格儒氏，请查询。虽然没有找到收款人，但确似已经汇法了。

五月十八日，华法教育会干事李光汉向勤工生总会声称，此款已由伊收到，并将他的分款主张，向总会宣布。他的主张是：

(1) 此款指名为留法勤工俭学生设立技艺传习所，但款项有限，实难设立，变通办理，即以法国之各项实习学校为合格；

(2) 此款指定津贴勤工俭学生，其他官费生、半官费、俭学生等均不得染指；

(3) 法、比习惯语言，俨如一国，通融办理，在比之勤工与法国同等待遇，其余前在法国勤工，因他故转移别国者，如以后本人返法，仍一体待遇。但在分配津贴确定后，则除外之；

(4) 俟勤工总会调查人数后，再分配数目，至应得津贴，不直付本人，即代付所住学校，取具收据，即以此项收据汇报教育部，以符阁议。如本人愿入专门学校，津贴数目亦同，以免纷争。其暂时不愿入校而继续作工者，应将津贴代存银行，支票交本人，将来支取时，由本人与李光汉双方签字，始生效力；

(5) 现在之勤工俭学生如以后补得官费、或半官费时，则立时停止此项津贴。(记者按：第四条之不直付本人者，

即预防此事。)

勤工俭学总会甚赞成李光汉的主张，而尤以第四项为特别欢迎，盖因一次交付本人以后，补得官费，实无法令其退还。又一时手头宽裕，难免不浪费虚耗，终至无补实际，而益陷勤工前途于困难地位。勤工总会已将李氏原意通告各地，征求意见，“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自然得不到一致的答复，暂时尚未决定。记者似不必多事哓哓，以扰阅者。

但有人提议该款不给教徒。据他们的理由，是国内汇款为接济勤工俭学生，并不是接济任何教徒。所以此次分款，应当除去一些教徒。而勤工总会公然订出条件，谓在八月一日前，宣布与宗教脱离关系，或优待条件者，得享受津贴利益。记者并非教徒，并且很反对宗教，但于这一点却有点不赞同。一般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加恐慌。巴黎中国学生青年会，曾致函李光汉，询问究竟如何处置，李复函略谓只问是勤工俭学不是勤工俭学，不管教徒不教徒。但一般勤工生仍坚持前议，不知将来实行分款时，有无问题发生呢！我写到这里，却记起一件事，便是初到法国仿佛听人说：“李石曾先生禁止勤工俭学生入青年会和其他教会。”同时有没有禁止教徒入勤工俭学会，我就不知道。若果李先生没有这个说法，人家既切切实实的实行勤工俭学主义，自然公公道道的要给人家分款了。后事如何，下次奉告。（七月一日寄自法）

《晨报》1922年8月12日

留法俭学生中之宗教问题

信教自由，为世界诸文明国之通例，亦吾国约法所明载。故吾人凭一己理解，无论所崇奉者为耶，为回，为佛，以及专信科学而不悟神秘之人，只应自教其信仰，即其人以为己所守者为真理，而欲宣传于社会，亦只可说明其所守者之为是，绝不应贬斥异教人之所信，此言论自由范围也。倘以入主出奴之见，攘夺有宗教人权利，则为法律所不许。近日国内有非宗教运动，其言论已越乎范围，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更有借口宗教信仰，夺有宗教信仰人应得之权利，执法律以绳之，我知其必不免于失败。

按勤工俭学生之来法，系由华法教育会所介绍。华法教育会，虽由中国非宗教派之李石曾、蔡元培与法国大学教授欧乐君等所创立，以其具有国际色彩，所定章程，绝无非宗教字样。及组织勤工俭学，招致学生来法，又无非宗教之限制。逮工学发生困难，北京政府汇十万元款来法，作为补助，是时勤工俭学生中之非宗教派，欲借宗教信仰问题，反对宗教学生，欲以多数压服少数，记者诚不知彼等所根据之理由，究竟何在？兹节录其所定之办法如下：〔节录处置十万元津贴办法，享受十万元（六十万方）分配者之限制（李光汉已签字赞成）〕。

（一）到法时间与作工时间 凡自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

以后到法，至总会改组成立之日（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五日）止，计其作工时间占到法时间四分之一者，得享受十万元之分配。若作工时间不及四分之一，而有六分之一以上，有特别情形可考，经总会宣布名单，十五日内无人指摘，更经各地或各省勤工俭学学生分会来函证明，经总会审查认可者，亦得通融办理。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被迫回国同学返法者，特别优待，不受此种时间之限制。

（二）出国 凡在法作工时间，占其留欧时间四分之一，因特别情形离法往欧洲他国工学者，得与在法勤工俭学生同享十万元津贴之分配。

（三）宗教 凡有宗教信仰，或受教会优待，于九月十五日以前不向总会声明脱离宗教或教会关系者，不能享受十万元之分配。

（四）津贴 （甲）已领得常年津贴三百元以上者，不得享受十万元之利益；（乙）已领得常年津贴不满三百元者，照下列之比例法分配：（子）二百元以上者，得领取应得之额（平均分配每人应得之数）内三分之一；（丑）一百元以上者，得领取应得之额内三分之二。

（五）俭学生改为勤工俭学生，其作工时间占来法时间四分之一者，亦得享受十万元之津贴。

上列彼等所定之办法，读者当亦能知其太不公平。因此彼等办法宣布后，一般主持正义及有宗教信仰之同学群起反对，此时正在交涉中也。简记反对之经过如次：

八月二十日，由广东勤工俭学会代表李开锺（代表三十余人）、福建勤工俭学会代表吴慕唐（代表四十余人）、四川代表李

汉良（代表六十余人）、基督教青年会代表张维明（代表二十余人）、公教学生会总代表王育三（代表百余人）及各同学为宗教鸣不平者，以私人资格参与议论，计数十人之多，开大会于巴黎基督教青年会会议厅。首由吴慕唐君（此君曾参与总会决定办法会议）报告当日勤工俭学总会通过分配十万元办法时情形，谓当时各代表对于宗教问题，完全先有成见，一致反对。吴慕唐在彼会中曾提议对于宗教同学一律取公平办法，会中绝不顾念，径行通过云云。是日经众讨论之结果，对于总会所议决之作工时间问题及宗教信仰问题，众意完全打消，决定以华法教育会旧时勤工俭学名册为标准，推定起草员缮写法文信函致余格儒（法国上议院议员，此次中国政府托彼及李光汉代为分配十万元之款）。

二十三日晚，各代表会议，同时签字寄发致余格儒之书，又推举李开锺、王育三二君面谒李光汉先生交涉。二十四日，代表见李光汉、王育三代表询以关于分款事、学生总会所议决之作工时间问题、宗教问题持何态度？以及将来究竟如何补助？李光汉答谓我个人完全反对宗教，华法教育会亦然。然而对于此次由北京寄来之十万元，本意为培植中国人才，应不能限制有无宗教信仰，宜一律平等看待。关于宗教问题，我个人颇希望同学脱离教会，但不能强迫同学出教。作工时间问题，如不足四分之一及六分之一，但有特别情形，亦可斟酌办理。总之，学生总会所议决诸条，不能为处分此款之定则，不过彼等具有此种主张，到底处分之权，仍在代表中国政府分款之人，我与余格儒先生自有权处置之。我所以签字于学生总会之通告者，因彼等之分配原则与我相同。所谓原则，即每人分得之款，必须入学校后，由其校长之证明，始能取用所应得之款为学费之补助。我愿诸君举代表赴学生总会，与彼等讨论，我居间调和等语，纯系油滑的说话，因总

会所议决之条件，对于作工时间、宗教问题，非理万分，彼亦签字赞成，此时犹说原则相同，真是怪事。

二十七日，又开代表会议，议决九月三日至华侨协社开大会，彼时请李光汉先生及学生总会代表共同讨论，推举王育三君赴李光汉处，先期告知开会日期。二十八日，王君赴李光汉处告知开会日期，李答谓开会时不能赴会，因各方面意见复杂，请于会毕后告知一切。又约王君于次晨至总会彼亲自从中调和。

二十九日晨，王君如约至总会，李光汉为介绍总会办事人任卓宣、林祖烈接谈，辩论至一小时之久，彼等对于作工时间及宗教两问题，以为大会已经议决，不肯让步。王君知彼此意见绝对不能调和，乃声明此后各自向李光汉、余格儒交涉。后李光汉云：王君处诸同学意见，可给我一意见书，我当与余格儒同行讨论。

九月三日，开大会于华侨协社，到会者益众，议决设立各省勤工俭学临时联合会，发出如下之通告：

各地勤工俭学同志呀！团体的涣散，就是失败的原因。团体涣散的原因，我们爽直说来，就是少数同学，眼光狭小，手腕粗笨，事事不能从情理方面下手，以致弄得落花流水，一事无成。二八运动后，各种事业的失败，和什么改组总会，什么分会脱离总会的关系等等把戏，哪一件事不是坐着这原因？李石曾他们倡这个勤工俭学会，不过拿作工做方法，达到求学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主义门户与真伪勤工俭学生的区别存乎其间。少数的同学，不知怎样玩把戏，竟至演成以私意造章程排斥异己的勾当。同人等以为这是公共利益之所在，不能任少数人宰割。又以为凡做一件事，必须从情理方面下手，抽出公共相通用的点来，而后执行一切，庶不

悖乎情理，遭人横议了。故特组织一个各省勤工俭学临时联合会，将此次所讨论大纲，写出来，供大家研究。（甲）勤工俭学生的资格（一）在华法教育会曾注明为勤工俭学生者；（二）半官费生、俭学生实行做工者；（解决作工时间之多寡，俟开大会时，付公众讨论。）（乙）宗教 信仰自由，不受何种限制；（丙）出国问题 暂定三范围：（一）法；（二）法、比；（三）欧洲。开大会时再议。兹订于本月十七号下午二钟开全体大会，讨论一切进行事宜。同学呀！这是关于各人本身的利益和团体进行的事，我们不能坐视，任人宰割，所以特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如能到会更妙，否则亦请将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通信地址：Mr Lo, 140 Anenne de la Repuhlinne Courberoié (Seine)

发起人吴慕唐（福建勤工俭学会代表）、李开锺（广东勤工俭学会代表）、王育三（勤工俭学公教学生团一百零四人代表）、缪仁、张敬、简廉、陈师、冉钧、顾尧阶、颜克铃、黄陈里、谢泽江、罗竟忠、高岗、高监周、陈崇宪、张汉良、张文□、陈廷玺、陈家懋、张汉河等同启（九月三号）

自勤工俭学生总会对于分配北京汇来十万元公家津贴之款，私定章程，限制同学信仰宗教及作工时间，因而主持正义及确守真理之同学，群起反对，临时开会，联合进行之情形，已迭志前报。原定九月十七日仍借华侨协社开临时联合大会，讨论具体办法，务期达到根本取消总会所订之无理限制。当时由公教学生会代表王育三君、及福建代表吴慕唐君、广东代表李开锺君等联名发出通告。总会方面，自知立足不稳。怯弱者拟自行退缩，强暴者拟俟开会时横行野蛮手段，任意捣乱。因此华法教育会书记李

光汉先生于十五日因公教代表王君往访之便，声明学生总会所议决之条件，分款时代表中政府者（李光汉、余格儒）决不完全遵行。对于总会及反对总会者之意见，当斟酌取一公平办法。故此时代无论任何学生方面，均无开会讨论之必要。又刻下华侨协社正修理房屋，十七日反对总会之会，似可作罢。俟余格儒先生本月二十日前后回至巴黎，共同商妥办法，即可公布，大约总可使各方面学生均满意也。代表王君听闻之下，以为李先生此番声明之办法，正与联合会反对总会私订章程处分公款之意相合，称善而退。十七日之会，因华侨协社修理房屋，会场移至柏宫公教中学。到会者甚众，当推王育三君主席，报告上述李光汉先生之声明，并议决俟李、余等将来公布办法如何，再定进止云。以情理言，将来分款对于宗教信仰之如何，当然不分畛域，甚愿李、余等能如记者之意，而定办法，则记者宗教问题之通信，乃克完全结束。（九月二十二日寄）

天津《益世报》1922年10月26日，11月11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一团糟

小 青

中国人好私斗，这话似乎有点不错。勤工俭学生没有钱的时候，倒还罢了，自从十万元发现后，于是你发传单，是这样主张，我发宣言，又是那样分配，真所谓“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好在印刷纸便易，——用一种药水写在胶纸上，就可以印几十张，并且这胶纸可以用好多次——结果也不过法国的书局多赚几个钱罢了。

克鲁梭的同学，为防微杜渐和调查真正勤工俭学生起见，遂提出作工占到法时间三分之一者，方为合格，并要求将总会移往克鲁梭。这个意思有许多人不赞成，总会尤其反对。于是克鲁梭同学宣布与总会脱离关系，另组真正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而总会一方面，又进行他的改选事业。那知开票期，缓之又缓，而无可再缓的时候，结果还不到五分之一，奄奄一息，几乎有倒闭的样子。这个原因虽多，而最大的原因，就是以前办事的先生，给同学留的恶印象太深，以致多数人不敢信任别人。他一方面，又因认识的人太少，同时要举出十多个评议员，和七、八个负责的干事，实在不可能。蒙达尼的同学，看着这样的自杀政策，和渔人得利的危机，遂提出个两全的法子，主张由各省勤工俭学会，及各地勤工俭学分会，各举代表，合组总会。总会根基稳固后，其

余必能迎刃而解。自然还是利用传单政策，结果得到多数的赞同。遂由总会正式通告同学，速派代表，于八月十二号，齐集巴黎开会，计有巴黎、哥伦布、比扬古、三沙孟、蒙达尼、蒙特诺等地，及直隶、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广东、贵州等省代表，共二十七人。至于人数的多少，系五十人以内，选一人；百人以内选二人，其余以此推举。因此四川、湖南二省的代表最多。开会的时候，又把克鲁梭同学所组织的真正勤工俭学生联合会驻巴通信员周某邀入，非正式代表该会的意见。开会的第一步，就是审查各代表的资格，作工的时间，必须占到法时间四分之一，方为合格。广西、浙江的二位就被拒在大会之外了。审查代表的方法，也和国际会议的形式差不多，必须当场拿出他的作工证——工人出厂时，厂中有一张证书给你，写着作工的种类和时间，有了这个证书，以后找工作很容易——和居留证，经大家审查无误，才有发言权。如尚在继续作工，而无证书者，须有代表中三人作保，日后向工厂调查。接连开了三天会，结果尚称完满。所议决的事，第一件便是总会简章，第二件便是从速审查同学资格，以免滥竽。其余关于运动庚子赔款，和以后总会的方针，也略说了个大概。总会的组织，分评议、执行二部。评议员，即由各地、各省所举代表充之，由评议员互选执行部干事。评议员缺额，即由各该会另补。听说这简章，已分寄国内各报，想来本报已经收到，所以不赘。至于审查会员的标准，以（1）一九一九年以后到法，在华法教育会注名勤工俭学者；（2）作工时间占到法时间四分之一者，其有特别情形者——如病疾等，亦得有六分之一，但被遣送回国而复来法者例外；（3）无宗教信仰者。审查的方法，也要验作工证和居留证。审查的手续，系先由分会审查后，将审查表及作工证，一同

寄到总会，由执行部宣布名单，经过十五天，任人指摘，但必要有确实证据。以后由评议员开总审查会，分别办理被人指摘者，经这一番审查后，真正的勤工俭学生，才能决定。至于俭学生半途改为勤工俭学生的，必须要有作工时间四分之一，将来分配津贴，才能一同待遇。现在总会，就照着预定的方针进行，约在九月底，才能了结，那时再为奉告，如今再说十万元的问题。

政府接济勤工俭学生的十万元，合法币七十三万方，据说去年十月就汇到俄亚银行了。因为华法教育会李光汉畏首畏尾，想不到一个适当方法，所以不敢发表。直到今年五月，仍然没有很好的方法，不得已，这才正式发表，并附带他的意见。勤工俭学生“牛抵马咬”的闹意见，却惹起别人的觊觎了。华工要提出一部分办华工教育，里昂大学借口招收女勤工俭学生，也要求拨出一部分。笔头有时固然不及拳头，但是这次却胜利了。教育部来电着先拨十万方接济女生，勤工俭学生听着这个消息，也曾用种种方法恐吓李光汉，因为还有一个法国人于格儒共同负责，这笔款子，终于在八月一号拨付了——李光汉接部电后，曾问之于格儒。李因勤工生的恐吓，不甚愿意。于夫人说：“我是一个法国人，尚以十数万方维持中国女生（维持费停止后，女勤工生系于夫人供给月四百方），你们政府的钱，又有部令，怎么不愿意呢？”李惭，遂允之。勤工生开会的时候，曾函女勤工生派代表与会。女生有九人，连名复信，说她们本应派代表，无奈散处各方，召集不易，因此也没有具体的意见，诸男同学酌量办理，她们极端服从。男同学不得要领，又因十万方已经提出，无法追回，决议再函她们说：从此与男生完全脱离关系呢！十万方就算送的（不妥？）若以后还要利益均沾，那么就请把十万方退出来，平均分配。信去日多，还不见复，想来也是左右为难了。其

余的六十三万方，各代表决议，以三万方作为总会基金，其余平均分配。有些人以为基金太多，恐怕免不了反对。据说将来运动庚子赔款，还要派代表回国，并到南洋一带募捐，那么以基金作路费，免得大家再出，也未为不可哩。至于津贴的数目，凡得到政府或县署的常年津贴三百元以上的，便没分；二百元以上的，得分给应得三分之一；一百元以上的，得分三分之二。应得的款子，由本人同李光汉双方签字，存在银行。入校后，方到领取，但限制一次领完，惟因疾病而不能维持生活的，得通融办理。

十万元从去年存到银行，利息一定不少，多数人以为华侨协社（以后另说）太糟糕了，主张拿这利息来修理。李光汉自然喜欢，他自己说“按银行规矩算，应当有五万方利，但是只怕还没伍千方，因为从前我并没有正式接收这款，恐怕没利。”总会代表以为这明明是李光汉欺侮人，太不忠实，若果没有正式接收，怎么敢发表呢？最后李光汉发誓说“确实没有”，又说“这可以向银行调查，不是空说的事。”遂决定将来多少，都用作修理协社，多了修阔些，少了修贫些。此外还有一件事，很可以证明李光汉对于勤工俭学生太不忠实。去年勤工生发生恐慌的时候，惟各省多汇款接济，南通张季直先生曾命该县教育会长王已劲，兑来一万元。据说去年六月即已兑到，李光汉秘而不宣，自在受用。那知好事多磨，南通有位勤工生，叫邱炳生，曾向张季直求款。张覆函命邱炳生向李光汉要一千元法币。李光汉不敢不给，并要求保守秘密。这位邱先生，任意挥霍，许多人见他一旦举止阔绰，便有些疑心，果然不久就问出来源了。此次总会代表，以此款询问李光汉，李乍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实的虚不得”，终于承认了。但是教育会一年来的开支，已经用完了。他答应设法归还，钱已教人用了，总会只好上个悬账罢。至于甚么时候归还，

只怕遥遥无期哩。此外听说张作霖还有十万元接济勤工生，但没有确实把柄，无从交涉，此事国内报纸一次也没登过。我望巡阅使，虽然天恩浩荡，也没有这么慷慨罢。

这几日有许多假勤工俭学生——半官费生、俭学生——和教徒因为自己被列在勤工生以外，因之又不得分款，心中很忿气，四出联络，图谋推倒总会，已渐露头角。传单已不少了，广东、福建等省已向总会有所表示，并以出会相要挟。他们要求的主旨，就是不承认四分之一的作工时间，以为是勤工生都有份。真勤工生方面也重整旗鼓，预备攻击，将来结果如何，虽不得知，而总会前途，陷于暗淡之中，却是显而易见的事。我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现在借着这点余纸，再说一件中国人的丢脸事。山西有个官费生田相齐，是巴黎大学法科生，因花天酒地的结果，弄得两袖清风了，他便想出个不排本的买卖——在巴黎抢人，“小鬼见阎王”，如何跳得出手心，当即被人家送到警厅了。报上大登他的贵像，笑骂自然是免不了。山西的官费生，做出这样的事，实在该死，有些人打算等他出狱后，把他逐出法国，但不知这位田先生还有脸没脸呢？（十一·九·五日寄自法国）

《晨报》1922年11月5日

附 录

勤工俭学学生之近状*

愚 公

勤工俭学之失败原因：一、由于法国工厂之歇业风潮盛起，工作不易图谋；二、由于勤工俭学学生之缺乏技能与作工习惯。然其所以败坏至于今日，竟若不可收拾，内遭国人之冷视，外受法国之干涉，至有前次百零四人被送回国之举，则一、由于华法教育会之漫无计划；二、由于公使馆、领事署之意存敷衍；三、由于里昂中国大学之摒不招考，此事详情，记者已于九月通信述及。当时就吾人旁观眼光所引为深虑者，第一即恐激成学生之暴动，致遭外人之干涉；第二即恐陷学生于绝路，致演自杀之惨剧。前者则有里昂请愿学生一百零四人被送回国之事，已启法人干涉之渐；后者则有四川勤工学生蒲照魂君自杀之举，益证吾言之确。不知彼负有维持之责者，曾亦稍知愧悔否？

蒲照魂君者，四川南充人也，去岁八月来法，先补习法文于得弗公学，阅三月即往圣沙亩铁工厂作工，迄今已逾半载。年来勤工俭学虽迭起风潮，而蒲固未馁其志，作工如故。及至运动开放里昂大学事起，蒲乃被举为该地代表，深夜奔赴里昂。十月十四晚在里昂目击其同学被送回国之惨状，后返圣沙亩即病咯血，当由同伴舁入圣代田医院。三十日半夜以裁纸刀自刎其腹十余下，次晨遂死于院中，亦可谓勤工俭学学生之牺牲者矣。勤工学生之因失望而自杀者初不止蒲君一人。前乎蒲者有山西某君之投河自杀于蒙达尔尼（幸因遇救得免，其人现已归国），广山陈福君之投河自杀于里昂。此外虽非

* 题为编者所加

自杀而实因勤工俭学殒命者，有四川安子初君之被药器爆炸而死于工场；有某某四人之因无钱购买食物，误拾毒菌煮食而遂毙命；又有某君因在室内自治饮食，酒精瓶着火爆裂，伤其胸膛，医治无效而死。此皆勤工俭学之牺牲者，令人对之不禁一洒同情之泪，以视国内青年之席丰履厚醉生梦死者，殆不可同日而语矣。

盖勤工俭学非不可行，要当具备几种条件，即一、专门技能；二、健强体格；三、一年以上之预备费。如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在此觅工，即较其他学生为容易，每月一千佛郎之工资乃为寻常之事，且亦并不甚苦。故如具有上述三种条件，则虽至今犹来可也。现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具有以上条件者不及百分之一，故其难于进行，乃为当然之事。论者因此遂归咎于勤工俭学本身之不可能，此则未免一偏之见耳。

目下勤工学生之面包问题，仍未得适当解决。仅按四川政府汇来十四万佛郎，河南政府汇来一万余佛郎，为维持各该省勤工学生之用，由公使馆发给。然此仅能维持一小部分，至于全体学生则尚无款维持。日前勤工生委员会代表特请使馆向中法实业银行交涉，提取勤工生及各省政府由该行兑来之款以维持目前生活。陈策初不见面，经代表再三要求，始允向中法银行作一度交涉，有效与否，使馆不能负责，因该行尚未开始支付存款故也。学生代表又要求法前国务总理余格洛氏根据北京政府对于勤工学生之办法，拨款先设工艺传习所，余允竭力援助。本星期三日余氏有函致勤工生委员会，谓彼于本星期五日将在上院建议提取勤工生及各省政府汇存中法实业银行之款以维持目前生活。至其总解决须俟现赴华盛顿会议之白里安总理返国之后方能决定云。余氏建议，能否生效尚未可知，日来报名请送回国者仍络绎不绝。本星期四日，又有二十九人由巴黎赴马赛趁轮返国。彼等皆因生活费既无着落，工艺所又成立无期，故不得不废然而返，其情亦大可怜矣。

* * *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自陈策激起风潮，致被法警押送一百零四人归国以后，一般人咸以为勤工俭学业经宣告破产，而不知目下胼手胝足于法国工场者，

尚有四百余人之多。此四百余人中约可分为四类：一、至今犹抱勤工俭学主义，自始未受风潮影响者；二、因公使馆请愿运动及里昂大学求学运动失败后，不得已而仍工作者；三、因请愿运动及求学运动失败后，觉悟而愿工作者；四、既未参加运动，亦不信勤工主义，惟暂时作工以待地方公款之补助者。四者之目的虽各不同，然其能耐劳苦习勤俭，要非国内倚赖家庭生活安坐而食之青年所能及其万一。即如记者在此求学，虽觉脑力劳动并不减于体力工作，有时用心之苦，且或过之，然以视彼等之陷于背水阵，生活为人所操纵，虽严寒酷暑之气候，亦不敢稍停工作，则亦不免比较而有愧色焉。

勤工生类多中等家庭子弟，并非绝对不能谋生者，其所以万里航海而来，甘与法国工人为伍，无非欲达以工求学之目的，由依赖生活而进于独立生活，其志固有可嘉者。及到法以后，备受种种困难，犹有坚抱勤工主义，至今不变初志者。其以勤工为手段，而不认作目的之人，虽比较的占多数，然亦不肯因手段不行而弃其最初之目的，宁在此忍饥受寒而不愿被公使馆遣回国，其为一种向上心与求知欲所驱迫，固显然而无款者。即此坚强之意志，已非国内朝秦暮楚之政客所能及。故记者敢断言勤工俭学学生十年以后，必有灿然可观之成绩。虽不必全体皆成人才，然要必有一部分人能有裨于社会，阅者姑志吾言以待他日之证明可也。

兹将彼等工作之种类及其场所录下：一、机器翻砂工及散工，此等工作甚苦，然无技能者多作此等工；二、绘图工，此等工作甚好，且工价亦高，由国内高等工业校毕业而来者多作此等工，月得一千佛郎左右，尚有余暇读书；三、电工学徒，此等工作能得技艺，但工资不足以维持生活；四、工人帮手，此等工作得钱无多，但亦不苦；五、饭店客栈仆役，此等工作虽不甚苦，然无益处，作者甚少；六、专工及镗工，此等工作可得技艺，由学徒而为正式工人，工资甚好；七、巴黎印字局，此等工作亦有益处，但作者不多；八、丝布画图工人；九、车床工及镗工；十、学徒及散工。以上作工者共约四百人。其在学校者约六百人。无工者占极少数。现哥伦布之华侨协社地窖内已无人居住，该社不久并将大加修理，设备藏书室、阅报室及法文夜课，以图便利一班学生。

至华法教育会，则因从前国内送来之勤工生类皆不名一钱，而又一时不能觅得工位，不得不暂为垫款，使其入学校，一面读书，一面候工，由该会挪用俭学生之存款以维持勤工生，计共亏七十余万佛郎。除在国内已募得五十余万佛郎外，尚欠存款学生二十三万佛郎有奇。存款者因需用学费，屡向该会催取，该会迫不得已，乃一面向学校代为担任学食费，一面致函各省当道催兑学生欠款，不知各省当道能否负责筹兑。此近日华法教育会及勤工俭学之实况也。

至各省学生请款而已得解决者，计有二者：一、四川，该省勤工俭学生会，日前得刘湘覆电谓，已飭各县于应解省之中资捐项下，拨借各生家属每年五千佛郎，并拟派专员经理此事，两月后可实行；二、浙江，该省学生会亦曾得信云，浙江议会已通过补助留法学生一案，凡进专门以上学校者，每人每年津贴六百元，中学三百元。此两者如果实行，其他各省亦必量于补助，加以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决提五分之一，补助中法教育经费，留法学生当然不无非希望，故近日人人皆有喜色，此诚可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矣。

留法学界之出版物，以前曾有三种：一、《旅欧周刊》，周太玄君与记者皆曾主撰该报；二、《华工杂志》；三、《华工旬刊》。以上两种皆为工人之言论机关。现因经费支绌及都尔中华印字局歇业之故，此三种出版物皆已停版。于是乃有油印之出版物起而代之：一、《青年会星期报》，为留法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所组织；二、《工余》杂志，为现在工场作工，坚持勤工主义之学生所组织。两者言论常相冲突。一则主张宗教，一则反对宗教；一主缓进的社会改革，一主急进的社会革命。各有鲜明之色彩，亦留学界之好现象也。此外尚有正在组织之出版物：一、为《四川留法勤工俭学月刊》；二、为里昂中法大学《校风》月刊。前者为川省留法学生三百余人之言论机关，其主事者有孙贻谋君，记者亦被推为编辑之一；后者为里昂大学华人之言论机关，其主事者为该校教职员，因该校现已有学生一百三十余人，将来尚拟扩充，欲以沟通东西文化自任，故不能不有一种机关杂志也。

《法国特约通信》，《新闻报》1922年1月12日，4月14日

退还庚子赔款之运动*

愚 公

法国退还庚子赔款之说，喧传于吾人之耳鼓久矣。其在国内则有各报馆之鼓吹，各团体之请求；其在国外则有李石曾之运动、社会党之赞助、勤工俭学生之请愿。直至一月下旬法国下议院始通过政府提案，以庚子赔款作为维持中法实业银行之用，此与国人之希望仍未符合。盖华人舆论咸冀以此款专为我国兴学之用，如英国之退还庚子赔款成例。现在留法之俭学生及勤工生二千人，对于此款尤怀有莫大之希望。而不意法政府及其议院，皆只注意于远东经济之发展，重在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以维持其多年经营之远东金融机关。即使此款不足为恢复该行之用，亦宁以代偿该行债务，保全法国在华信用，而不愿全数用于教育，此盖法政府既定之方针，记者留心调查之余，早决其必无何等变更者也。

当法下议院通过该案时，议员爱友及班列威等曾要求以一部分作为维持中法教育事业之用。法政府亦拟于庚子赔款内提六百万金佛郎办中法教育事业。惟中国学生认为不满足，曾提出请愿书于法下议院，要求以全数作为兴学之用。记者已早通电本报。当时勤工俭学生曾开大会于华侨协社，讨论进行方法，推定陈师、吴慕唐、王导潜等数人往访此间包办华人一切对外事务之谢东发君（谢君之母为法人，故颇精通法文），请其代草法文请愿书。谢君嘱学生等作一勤工俭学经过详情及运动退还赔款意见书，以便转请法议员代为请愿，众复推定徐特立君起草，交由谢东发君译成法文，用旅法各团体名义呈于法国下院，其大意略谓以庚子赔款救济中法实业银行，实不如全数用以兴办法教育，盖前者有害而无利，为华人所反对；后者有利而无弊，

* 题为编者所加

为华人所希望。且美国已著成效，法国尤宜仿行云云。此文呈递后，虽有议员穆岱等在院内力为鼓吹，然亦仅能保留五分之一，为补助中法事业之用。法总理潘家赉答覆穆岱君之言，谓退还庚子赔款，政府虽已决定，但详细办法，尚须商诸中国政府。

其时下院虽已通过政府之提案，上院尚未表示意见。本月初旬上院开会讨论此案，有某议员谓庚子赔款只有三万五千佛郎，而中法实业银行亏空已逾七万万佛郎，不足以为填补之用。究竟内容如何，尚须详诘政府，于是遂迁延未决。盖上院意见，颇不赞成再维持中法实业银行，意谓该行亏累太多，事势难以恢复，与其维持该行，不如另立远东金融机关，或以此款代偿华人债务，尚可顾全法国信用云。法国上院权力，与下院相等，下院通过之案，上院可以修正。近来下院右党势力甚大，常与上院之民主社会党立于反对地位。上院空气如此，世人颇虑下院议决之案，行将被驳于上院。法总理潘家赉氏亦拟以三种办法提出于议院：一、照原议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二、另创一财政机关，保全法国在远东利益；三、发还中法实业银行存款者之款项。直至本星期四日，经法政府出席说明之后，上院财政委员会始议决一方面采取下院通过原案，信任政府，照决定办法向中国政府交涉；一方面仍须责成政府实行下列八条：一、迅速追究犯法者；二、追偿未清缴资本；三、更换管理人；四、算清欠款总数；五、弄清法律手续；六、国家对于该行加以监督；七、控告管理员；八、追还新发现完全未缴之外国股本。于此可见法国议院对于中法实业银行态度之严厉，以视我国人民之放纵某某国立银行，任其营私舞弊，殆不可同日而语矣。退还庚子赔款一案，上院虽有异议而卒亦通过者，盖法总理潘家赉氏甫由该院外交委员长入总内阁，颇得议员之信任，此亦足卜其内阁之运命也。

目下退还庚子赔款之议，在法国方面，已可谓完全决定，无复有问题之可言，惟将来究拨若干款项为兴办中法教育事业之用，以及留法学生能否分润，此则纯视中国方面政府之意见如何？舆论之主张如何？而非记者所敢遥为臆断者矣。

* * *

法国退还庚子赔款之议，甫经通过于上下两院，留比中国学生近日又有运动比国退还庚子赔款之举，姑无论其事之能否成功，而华人年来海外活动之事实，亦足令欧人人为之诧异矣。兹将比国沙洛王劳工大学中国学生五十二人所拟运动比国退还庚子赔款意见书录后，以供国内留心此事者之参考云。

自美国对吾国首先舍弃庚子赔款，以半数作吾国留美学生费用，踵其后者现有法国，其指定用途，已揭之法报。凡我侨人关心国计，莫不引以自慰。或谓美、法两国先后乐于退还庚子赔款，意在伸张国力，规图远东莫大之利益。斯言良然，不足为讳。在吾国门户开放已久，自难禁外力之侵入，要在善用外交，以图自强，对于他人亲善之举，无所用其疑惧也。溯自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迄今十四年，其有大造于吾国，已足令人感谢。复于国际间始终友助如一，并无何种野心之企图或行动以危害吾国。至于法国今后能否一如美国之诚意亲善，吾人诚不能逆料。然实际上中法邦交已日形亲密，且进而为文化上之沟通，彼邦朝野士夫皆欣然表示善感，慨弃其既获之厚利以见好于吾国。盖时至今日，民族国家间之利害，皆互相关连维系，一不保其平衡，则全体立受其祸。欧战给人类以最大之抨击，即牖启人类最大之觉悟。目前华府会议，销兵樽俎，和平之声，洋溢宇内，彼东西列强咸对吾国改观易听，予以协助。即向视吾国为俎上肉之日本，亦胁于众意，不得不尊重吾国主权，为相当之让步。彼法国议院不先不后，独于此时通过退还庚子赔款案，未始不缘于是。今请进而论中比邦交及在此时请比国退还庚子赔款可望收效之理由：

一、吾国在清末议遣留学生时，比王雷波尔第二(Leopold II)以国书请清廷派学生来比，极意优待。自后来学者日众，学成归国者颇不乏人。中比间既有学术之通译，感情日厚。吾国大部分干线铁路及其他建筑工程，遂皆延聘比人主办。现改建黄河铁桥，亦为比人。楚才晋用，且皆出自礼聘。中比邦交之亲睦，有如此者。

二、比国向为中立国，对外不取侵略主义。庚子肇祸，曲在清廷。

比国当时虽受商业上之损失，终未加入联军，以兵戎相蹙。吾国改建共和，已逾十稔，邦交更新，前嫌悉释，则请比国退还赔款，当非逾分之要求。

三、法比世称兄弟之国，欧战后两国更加形影相随。现法国既对吾国退还赔款，必已引起比国注意及同情。吾人乘机要求，其奏效可操左券。

四、吾国年来海外教育运动集中于中法（即里昂中国大学）、中比（即比国劳工大学）两大学。今中法大学已成立，中比大学原议与比国劳工大学合办，仅有约言，尚待实践。而比国之爱洛（Hainau）省政府对于此举极愿相助，此亦足见比国对华之好感。吾人运动退还赔款，此时尤更有望。

五、吾人能利用今日列强善意结交吾国之绝好机会，请求比国退还庚子赔款，其总额为四千四百九十九万八千七百九十佛郎。仿美、法两国退还之办法，以半数或一部分补助吾国在比兴办教育费用。余款由我商请或任彼指定用途，其成功当可预期。

同人不学，对于国交罔有知识。益以旅比日浅，于比国语言文字及其国情均未谙悉，不敢轻率从事。且兹事体大，非合群策群力，不足以图进行。特请旅比各界人士各抒伟见，示以方略，应否订期集于比京，会议一切，或通信商量，并希速复，无任禱盼云云。

闻留比各界人士，拟仿旅法各团体办法，向比国政府及其议院呈递一请愿书，详述退还赔款之理由及其利益，大要不外如上所云。不知果能有成否？此间华人论调，亦有不赞成请愿运动者，其意以为请愿之举，只宜行于国内，若以施诸国外，未免有损国体，此亦不为不见。惟运动退还赔款，要属正当之举。盖庚子拳匪之乱，本由清室一淫昏之妇人所酿成，于四万万人无丝毫关系，岂宜无端久负此苛酷之赔款。德意志人以军国主义酿成欧洲大战，失败之后，应付赔款，理所当然。论者尚以为系威廉皇帝一人野心之咎，不宜归罪于全体德人而科以巨款之罚金。矧吾国人对于拳乱本无过失，安能受此

无妄之灾，隐忍而不要求退还耶。特运动退还赔款，措词宜更冠冕堂皇，不当稍露卑屈哀求之意，此则运动者不可不特为留意。且此事纯恃海外侨民运动，未必能有成功，必须国内各团体亦起而为同样之运动，如致电比国政府，发表全国民意，亦为不可缓之举。苟能内外一致，庶几克底于成。至退还赔款以后之用途，亦宜预先研究，毋令政府挪作军费，或饱私囊，或用以抵押借款，要皆有害而无益，当为严重之监督，此则记者所尤属望于国人者也。

《法国特约通信》，《新闻报》1922年4月12、13日

巴黎暗杀案之详情

愚 公

留法勤工俭学生自被陈箬会商法政府押送一百零四人回国后，一时顿呈寂寞之象。有钱者自谋俭学，无钱者各去作工，不复有何反抗。盖群知处于强权压迫之下，稍有激烈行动，便将被遣归国，故忍气吞声以待时也。然其愤郁不平之气，固已充满于留学界，识者早知其必有爆发之一日。酝酿至于昨晚（三月二十日），突有惊人之事发生，其事为何，即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李合林以手枪要击陈箬于途，误中其同伴之章祐是也。兹将其暗杀之详情录下，以尽报告之责，具为国内之不顾清议者戒焉。

一、暗杀之原因 暗杀之原因据记者观察，有远因有近因。其远因为陈氏未到法以前，曾在上海宣言勤工俭学为一种造党作用，表示不赞成之意，报纸纪其言论，学生闻而大惊，咸疑陈氏蓄意破坏勤工俭学，早已各存戒心。及陈到法以后，又不肯为学生筹一根本解决之法。去年二月二十八日学生围攻使馆，陈已几乎被殴，其后仅允给款维持而不送入学校（从三月至八月共发款半年，而不使学生入校，人咸不明其用意之所在），使人益觉其无诚意，此为陈氏结怨学生激成暗杀之远因。至其近因，则为里昂请愿之一百零四人被送回国。陈氏在事前既不阻学生之前往，事后又不向法政府抗议，使人疑其设计陷害，借刀杀人，以报其秘书王某因借款事被殴之仇，而甘与全体学生为敌。据李合林向法警宣言，亦谓陈箬有二大罪状：一为密谋卖国借款（即指去岁吴鼎昌来法借款）；二为虐待勤工俭学生（即指押送百零四人回国事）。观此则陈氏被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久矣。

二、暗杀之情形 昨日(三月二十日)为有名之广东郑毓秀女士大宴客日期,特招请多人晚餐于其寓所 48, Rue de Plantes.郑女士在法常喜活动,专讲交际,所识中法名人甚多。驻法公使陈篆及其夫人亦在被邀之列。席终,陈氏向众告别先行,与其夫人及交通部特派来欧参与交通大会之章祐君同乘汽车返寓。陈氏坐于右边,其夫人坐于左边,章祐坐于中间。汽车刚开驶,忽有人从道旁连发四枪向车中射击,一弹贯窗而入,误中章祐之颈窝。时郑女士及其宾客等送陈氏出门,在旁望见大惊,副领事李骏直追上前大呼汽车停止,行数步,车遂停。陈篆下车,语李骏曰:“有人行刺吾辈,汝可送章君到附近医院,予另易车归矣。”李骏遂护送章祐至医院,请外科医生施手术,立刻拨去子弹。据医生云:尚无生命之危。李乃命车送章回寓。一时巴黎街谈巷议,咸疑中国公使已被刺殒命。警厅立派司法警察赴郑女士寓所查捕,知陈氏未被刺前五分钟,有一客仓卒离席,其人为谁,即李合林是也。李为郑之秘书,即寓于郑家。于时乃检查其行李,发现一提包,中藏手枪子弹六枚。又有一木匣,内贮弹药筒四。此外,尚有俄国革命首领列宁相片一张。此昨晚暗杀之详情也。今晨(二十一日)闻李已自首下狱,警吏问其何以出此激烈手段,并诘其同谋之人,李操法语侃侃而言曰:予蓄意谋杀陈篆已久,因不熟悉其面貌,故趁昨日郑女士宴客之机会,极力运动列席,谛视其面貌后,乃于其乘车返寓之顷,出手枪而击射之。予所以出此者,因陈曾密谋卖国借款,又恨学生之反对,而借故驱逐一百五十人回国(按里昂被送回国者仅一百零四人,李所谓百五十人,恐系包含迫不得已自请回国者在内),施行种种险恶手段,故非除之不足以泄公愤。但予此举纯出个人计划,并不属于何种团体云云。其语气大有《水浒》传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之概。闻李今年甫十九岁,盖不让于日本之中冈矣。

三、暗杀者之略史 李合林为四川川西郫县人,曾在北京清华学校肄业,五四运动之役,奔走讲演,极为热心。因受新思潮影响,有志为劳工生活,遂于前年来法留学。先在蒙达尼中校补习法文,人极聪明伶俐,华法教育会乃聘为办事员。未几,该会因经费支绌,辞退职员,李遂入一农业学校,实行半日读书,半日作工,因该校课程本如是也。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应郑毓

秀女士聘，为郑担任书记之职，然无何等报酬，不过寄食而已。说者谓李之出学校而赴郑处，殆即为贯彻其暗杀计划起见，盖陈箬常往郑寓，易于行刺，此或不为无因，然固未敢臆断也。

四、暗杀后之影响 暗杀本不足奇，而此次李之行刺，足以使法人惊异者，则为其行篋搜获列宁相片是也。故法国旧党报纸颇疑其与俄国革命派有关系。而新党报纸则亦认李为有革命思想，且误传其为俄国人。近日法国警察对于中国学生行动特别注意监视，盖法人之畏革命，亦不下于我国也。闻法政府拟调查中国学生有言行不稳者，令其离开法境，此说未知确否？若陈箬因被刺而含恨，竟尔附和其意，借此以除异己，则恐尚不免再演剧变耳。

李合林现虽供称暗杀纯出于个人行动，但法国当局仍欲穷追究竟，顷已任命瓦兰为预审推事，其详情当续驰报。

* * *

行刺陈箬之李合林被拘于法国监狱，顷已开始第一次审讯矣。吾人于此不禁有几种感想：第一、中国在国外无领事裁判权，故华人犯法不能不受外国法庭之审判；第二、因陈箬之作恶而激起李合林之行刺，使中国内政之腐败愈暴露于外人之前，毕竟为一大不幸事；第三、中国官吏假手外人以摧残同类，实由国民纵容而成，此风断不可长；第四、中国政府太不尊重舆论，对于声名狼藉措置乖方之陈箬，竟不早予撤换，以致酿成暗杀，实属藐视民意。盖陈箬在法不独为学生所不嫌，即以其外交手段而论，亦复拙劣不堪。平时并不见其对于外交界作何种有益于国家之活动，如某公使在英之所为。遇有交涉事件，只仰法国前外交部秘书长裴德洛氏之鼻息（裴因中法实业银行问题已被攻击辞职），并不能与法总理及外交总长为亲密之联络，其庸碌不称厥职，固已尽人皆知，乃北京政府尚欲使久于其任，窃恐不惟无补于外交，徒增旅法华人之恶感，日后再生事变，转有妨于对法之交谊。（华人在法国境内行刺陈箬及殴伤王曾思等事，虽出于爱国之动机，究非法政府所乐

闻也。)此则说者平心之论，阅者当以为然耳。

李合林昨经法庭任命之审判官瓦兰(Warrin)氏审讯，仍称渠蓄意诛除陈箠已有数月之久，纯出个人良心，并非受人指使。彼视陈箠如叛国称帝之袁世凯，实为中国国民之敌。因陈曾密谋卖国借款，又恶学生之反对而驱逐百五十人回国，实为一极阴险之官僚，故彼与陈誓不两立。语时侃侃而谈，一如其自首时之所言，毫无畏惧之色。同时出庭为李任辩护之两律师，一为法国下院议员穆岱，一为嘉布烈尔，凡无所用其辩护，盖李能操纯熟之法语，自向法官陈述。一时旁听者皆为之称许，法国报纸亦加赞叹，谓彼仅一十九岁之青年而能有此成人之见解，实为极可造就之人才云。但此案一时尚未判决，因陈箠不肯放松，而法人亦欲穷究有无主谋及同党之人，且与俄国革命党有无关系，尚在继续侦察之中。李既宣言反对陈箠卖国，已与俄党不论国界之宗旨，显然各有不同。而法人乃因其行篋藏有列宁相片，竟疑其与俄过激派有关，此与倪嗣冲之诬留日学生救国团为无政府党同一笑话，亦可谓东西辉映矣。

留法学界昨为李合林事特出一通告云：

李合林谋刺陈箠事已载法国各报，凡我留法同人度皆见之，无待赘述。惟有不能不为吾留法全体同人进一言者，李合林之刺陈，为报私仇乎？为泄公愤乎？陈箠之所行所为有惩创之必要乎？抑不当饷以弹丸乎？如为李之私愤而陈无须惩之必要，则李合林行为狂悖，自罹法网，咎有应得；如为代表群众之公意，对于奸险之蠹贼，有应加惩诛之理由，则李合林之行动虽为单纯的个人的，而实为我留法同人公意之所寄。今李合林以此获罪入狱，法庭如何处罚不得而知。惟吾人自多方面观察李合林此次之行动，与其所自陈于法庭者，实绝对的为公。换言之，即欲借一弹之力，为中国诛一阴谋险毒之贼而已。然则吾侪内叩良知，外衡公理，其能默然而不一为正义上之主张乎！

查陈箠之在国内，依附安福贼党，即已无所不为。莅法未久，更师曹汝霖、章宗祥之故智，而有秘密卖国之大借款，激起留法同人之严重

反抗。陈曾不稍自改悔，以图自赎，反切恨同人，蓄意报复。然又自知做贼理亏，众怒难犯，乃转而迁怒于一部分处境困难、能力薄弱、受其供给生活费用之勤工俭学生。既下令绝其生活之需，复佯示赞成，怂令彼等赴里昂，然后勾结外国军警，加以囚禁，继之以递解回国。在陈箠之为此举，原欲举所有之勤工俭学生一网打尽，设使当日彼等果算囊有车费而尽赴里昂，则陈箠之设计将全部告成矣。是陈箠之对待同国同种之苦学生，不能竭力尽其应有顾护援助之责，反置之死地，假手外人以遂其摧残同类、快泄私愤之心，已属罪无可道，况重之以秘密借款卖国自肥之巨罪耶！徒以彼方窃踞高位，而国内亦复豺狼当道，民意未宣，遂得听其自由，逍遥法外，虽然热极必风，塞极必通，此李合林为众除贼之一枪所由来也欤。

李合林击贼未遂，转陷囹圄，问心或不无遗憾。然继成李合林去贼之志而不使李合林独蒙其罪，斯又吾人准诸正义当然应有一种表示也。用是函请旅法各地、各界同人对于李合林个人所演之悲壮加以彻底正确之观察，如觉其为公的、为合于共同正当心理的，则吾人应合作或分办下列数事：一、以我留法各界全体名义通电内外，宣布陈箠罪状，及其被刺之纯由自取，与李合林光明行刺之经过，并请当局速撤陈箠，以谢国人；二、按照一项所陈更详申其义，作成印刷品，分投内外各报馆，请其一致主张公道；三、将陈箠罪状及李合林之为公击贼，作成法文印刷品，分送法国各界及各报馆。此种印刷品，不论法文中文，各地同学不必忌其重复，尽可各行其是，多多益善，但以根据正确，不失真相为要义，使众人瞭然于陈箠之罪有应得；四、联合留法各界全体公呈法院，申诉陈之招刺与李之行刺之实在理由，俾知构成此案之真相；五、联合留法全体同人对陈为严重之警告，劝其速自反省，辞职离法，以全国体而平众愤。以上各节，不过就在巴黎同人之所想，如有未尽之处，统乞各地同学、各界同胞就近会商进行。总之伸张公理，排除豕贼，为吾人分内应为之事。若视同事不干己，而以李合林此次行动为无与于大众，默然不加可否，是非富有理性，具有血气之中国国民

所当出此也。谨此奉告，即希公鉴。

巴黎留法同人启

此函发后，各学校、各工厂学生及华工皆有信致巴黎中国学生联合会，表示愿意联合一致，援助李合林，并集资以为之作讼费，务使不为陈所陷害。同时留英、留德中国学生闻此消息，亦多表同情于李合林。英国方面日前已兑有捐款来作讼费；德国方面闻亦颇有数千马克，不日即可兑法。此间华人原拟送法人穆岱之一千佛郎，大约捐款，将超过此数，亦可见旅欧华人之团结，与夫学生团体之坚固。政府若不速撤陈策，任其假手外人以泄私愤，则激起众怒，事变之来，恐更有不可预料者矣。吾侪新闻记者，旅居海外，为个人计，固乐得有事变发生，方不愁无通信材料。然为国家计，则殊不愿国人常在异域酝酿风潮。故甚望国人速起而监督政府，为根本之解决，毋因一人之位置而累及全国之名誉，是则记者之所切盼者也。

* * *

李合林行刺陈策案，至今已两月余矣。而法国法庭犹未审判终结，以中国之青年，系他国之囹圄，度国人关怀此事者，当必不乏其人也。先是此案发生之后，陈策本欲借此以兴大狱，驱除在法之异己者。其部下李骏（驻巴领事）对法报记者宣言，李合林隶属四川，该生属于南方政府，李之行刺陈使，难保无政治关系。盖李合林住于郑毓秀女士家，郑女士固多年之女革命党，且与广州政府有缘。李骏所谓政治关系，当然疑李合林受人指使，而郑女士尤不免犯教唆之嫌，故以李骏之言观之，足证陈策之不释然于郑女士，且疑此案含有政治意味，颇有株连其他之意也。其后因留法各界群起开会打电，反对陈策，援助李合林，请律师为李辩护。同时德国方面之中国学生复为李合林募集八千余马克之捐款，兑来法国，作为讼费。英国方面华人亦颇有若干金镑寄交华法教育会，表示对李（合林）同情。法国下院议员穆岱君复慷慨自任出庭为李辩护。而留法官、私费学生，不满足于陈策已久，有人大

倡驱陈运动。陈见事机不佳，必欲穷究李案，更激动众怒，不免为章宗祥之续。于是翻然改变态度，致书法国政府及法庭，声言据彼调查李合林平日确系安分读书之青年，并无何等不良行为，至其行刺之举，恐系一时神经错乱所致，彼个人不愿追究，请法庭特予宽释云云。同时并将此函公布于法报。法人颇称许其态度之宽宏。《人道报》且引此以讥讽其政府，谓中国官吏之大量，为法国当道所不及云。实则此正足见陈策之狡猾。然吾人亦不愿过为深刻之论，第就其致政府之公函观之，尚可谓能识大体者也。

顾陈策对于李合林虽声明不愿究治，而法政府则犹不肯宽释，盖在其首都之下发生暗杀行为，彼为国家体面计，当然不能轻易放过。且法国司法独立，非如我国司法之受行政支配，法政府即欲释放，而其法庭亦未必听从。加以李合林行篋曾经搜出俄国革命伟人列宁、杜若斯基等相片、有过激党之嫌疑，法人正欲穷究根源。最近又于李之日记上发见记有无政府党领袖克鲁巴特金之格言（克氏为俄国学者，著有《互助论》一书，吾国有译本），及其党人姓名，愈使法国审判官疑惑不定。第二次审讯时，问李何故记有克氏格言及无政府党人姓名，自问是否信仰无政府主义？李漫应之曰：“说我是无政府党，我就是无政府党。”法官大惊。穆岱为之辩曰：“彼为思想上之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实际上之无政府主义者，其行刺陈策，业经宣言为声讨陈卖国借款与虐待学生之罪，则其非属于无政府党可知。惟其思想之毫无拘束，则颇近于无政府党耳。”穆岱之言，虽不足以释法官之疑，然亦持之有故，实则爱国主义（李反对陈策卖国借款，当然为一种爱国思想所支配），与过激主义根本上已不相容（列宁并不主张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与过激主义根本上尤大相反，盖无政府主义绝对排斥强权（有人称为无强权主义），而过激派之平民专政，则专以强权压制反对党，故无政府主义泰斗克鲁巴特金氏对于列宁之所为，并不加以赞成。革命时且传其为过激派所杀。可见两派之不相容。李合林如果相信国家主义，则不能崇拜列宁；既崇拜列宁，则断无复信仰无政府主义之理；因三者极端相反，不能并为一谈，固显而易见之事也。目下法官对于此案，仍拟从事调查。因李合林言行颇为离奇，既崇拜列宁而有过激党之嫌疑，复信仰克鲁巴特金而有无政府党之嫌疑，使法人捉

摸不定，终疑其暗杀系受人指使，非纯出于自动。此虽为法庭之本职，然亦未免过于张皇矣。

闻美洲方面，中国学生亦正为李募集讼费。北大留美之康白情、孟寿椿两君为此事特发募捐通启云：

敬启者，留法学生李合林行刺驻法公使陈箬未遂，自首入狱，迭志中外各报，谅邀洞鉴。顷接留法友人函云：李君自入狱后，有法国下议院议员穆岱君壮其公而忘身，慨然愿为辩护。旅法华侨以国家体面攸关，拟醴资以酬其劳而患力有未逮，特函请各处侨胞量为捐助。查陈箬去岁在法国密谋大借款，不恤卖国求荣，事为留法华侨反对，遂借外人势力驱遣中国学生回国，对于当地侨务，尤多漠视。李君少年尚气，为国效命，虽举动不无稍激，而公忠之诚可感。彼法人尚思仗义为之辩护，况我同侨之人乎。年来官僚武人之祸国，懦者甘受蹂躏，强者从而和之，所赖以稍存正义者，徒以少数志士之烈行耳。倘竟任令陈箬假手外人，置李君于死地，抑将何以淬末俗而兴未来之国运乎？凡我同胞，乐于捐助义举者，望于五月五日以前汇款敝处，以便汇汇法国，幸甚。

观此，则同情于李合林者，正不仅留欧学生也。孰谓中国今日之青年并无精神上之团结哉！李合林现在狱中，尚无大苦。每日清晨有汤一碗，面包一块，午饭有菜一碗。并可请监役代买肉及牛油等物。狱中有几种法文书可以购阅。李居其中，颇能自适。有往省之者，见其手不释卷云。日前，李骏忽发奇想，欲为李合林开脱，特以电话商诸华侨协社某君，嘱其劝李改变供词，称系谋杀章祐，谓如此便可减轻处罚。因谋刺公使，法庭必处以重罚云云。某君闻其言，一笑置之。盖李合林本欲射鹿(箬)，误中一獐(章)，方有荆轲术疏之憾，岂能违背良心，自改供词？即改供词，法庭宁能遽信其言？某君固不愿作此无聊之劝告：即劝告李亦未必听从，此亦可谓趣闻也已。

《法国特约通信》，《新闻报》1922年5月4日，6月8日，7月18日

关于政府十万元公款之分配

愚 公

自北京非宗教同盟发生，国人对于宗教问题议论甚嚣尘上。同时留法学界亦大倡非宗教论，与国内遥相呼应。然国内之非宗教仅为思想问题，不过笔舌之争论；而国外之非宗教则属面包问题，已由言论而见诸实际。信教者与非信教者入于短兵相接之境，此其事颇饶兴会，盖未可以等闲视之也。

原来华法教育会之发起人蔡元培、李石曾即最近北京非宗教同盟之主动者，故该会宗旨早含有非宗教性质。当欧战之际，旅法华工逾二十万，美国基督教会以为此正传教之绝好机会，遂出大宗巨款，特派中美教徒来法组织华工青年会，以传播宗教思想于一般知识蒙昧之华工。然法政府则自一九零七年实行政教分离后，对于宗教不惟不提倡，且有意压抑。凡信教者不得充当国立学校教员，其严厉有如此。因而对于美国特派来法组织华工青年会之教徒，曾有严重约束，只许帮助华工，不许传播宗教，违者立即驱逐出境。该会表面上虽承认而实际上则仍在传教。闻其传教之证据，曾为李石曾搜获多种（即宗教印刷物），欲以诉诸法政府，适其时议和代表王正廷氏在法，因自身亦为基督教徒，故特出而为之缓颊。且与李石曾相约，青年会今后只在华工方面活动，绝不侵入学生方面。盖以李方提倡多数学生来法，深恐学界亦为教会所侵入，故以此为不告发之交换条件也。诎李石曾自前年归国以后，华法教育会委托非人，屡酿风潮，信用日堕，勤工俭学生与该会感情益恶，于是青年会乃违背信约，乘机侵入学界，竟自组织学生青年会于巴黎，并办有关周报，以图传播宗教。在该会未成立以前，派人向学界游说，教育会即表示反对，曾向学生发出通告，声明该会宗旨在无宗教，凡有身隶教会者，应自尊重大格，即行脱离教会云。但以李石曾既去，学生对于该会办

事人所发通启，大都不甚重视。虽有少数教徒愤而出会，大多数则仍置诸不理。且入会之初，并未填写曾否信教，苟非自行声明，亦无从清查也。自此以后，教育会因对于学生停止经济维持，渐为学生所疏远，而有门前冷落之势。青年会则因对于学生有种种小殷勤，如打球、阅报之类，足以招致游人，（此类事本极有益，惟用为传教之导线，则殊未免可笑耳。）且以“充当干事月得数百法郎”，为引诱学生入会之计，由是该会日益发达，入会者已有数百人之多。勤工俭学生之非宗教者曾于彼等所办之《工余杂志》与该会所办之《青年会星期报》大肆论战（见四月十四日本报所载记者通信），盖愤彼等以金钱诱人也。然此犹为理论上之争，今则已进而为事实上之争，双方冲突甚烈，大有决裂之危。其事为何？即关于北京政府汇来十万元之分配是也。

此款原系蔡元培由欧归国后呈请政府指拨为办工艺传习所，以救济勤工俭学生之用，经国务院通过准行，现已照汇来法。学生中之持非宗教论者，以为此款系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在京请求为救济勤工俭学生之用，而勤工俭学生则属于华法教育会，该会宗旨在排斥宗教，是教徒不得分领此款，此非基督教学生之论也。而基督教学生则谓此款系为救济全体勤工俭学生之用，无论教徒与非教徒皆有分领之权利。吾人平心而论，谓教徒不当隶非宗教之教育会则可，谓其因信教而丧其平分公款之权利，则亦失之过偏矣。现隶教育会之非基督教学生，仍主该会不容有教徒入会。

日前，有勤工俭学生赵世炎、陈宅桴、孟棱崖等五十余人致函华法教育会，请再表明态度云：“华法教育会之宗旨与一切宗教根本相反，凡属教育会范围中人，当无不知之，况近日各地勤工会员对于华法教育会与宗教不能相容之真义，尤阐发详明，似无庸再为赘述。不知教育会对于违背宗旨而投入宗教之勤工会员，究持如何态度办理，请即明白表示。”该会当即覆函云：“本会创造者趋重法兰西教育之理由，为法国教育能脱离君权、神权之迷信。法国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已废神学之专科，一千九百零七年实行政教分离，谅皆诸君所深悉。本会于民国九年三月十日曾出一通启通告同学云：近闻诸同学中有受青年会委托筹备组织学生青年会者，集会结社，本尚自由，

但本会宗旨重在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与经济之发展。法国教育之特质可宝贵者甚多，而尤为本会所重视者即在无君权、无神权，故本会无论何项宗教皆不赞成。观最近留法中国学生青年会所发出之简章，有“总会职员须由基督教徒充当”等语，及入会志愿录须填明是否教徒，显与本会宗旨违背。诸君为本会会员，当明本会宗旨。即令本与基督教有关系，亦当服从该教诚实之教律，不宜置身于不信宗教之本会，自相矛盾，特此布告，希即查照，是本会宗旨根本上即与一切宗教立于反对地位，但本会会员谁为宗教之徒，尚无确凿证据，一俟调查属实，本会当即出以警告，如其人甘心信奉宗教，则本会为尊重本会宗旨计，当立即削去其在本会注册之名字。”观此，则华法教育会对于宗教之态度可谓严明极矣。此种表示不啻对于基督教青年会加以重大打击，不知教会中人如何对付。然教育会亦有失慎之处，即该会在发此通告以前，并未声明教徒不得入会，故已入会之教徒，仍有词以驳之。惟自今以后，信教者或不致再入该会矣。记者尝谓国人对于宗教向来太过忽视，信教者既非出于真心，排教者亦罕加研究。今后苟不注意，将来或竟酿成宗教战争，惹出滔天大祸，亦未可知。目下之非宗教运动，特其见端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识者于此，可不加之意乎？

关于北京政府兑来之十万元，除基督教学生与非基督教学生之争外，又有俭学生与勤工生之争；而勤工生之中，又有实行作工者与未实行作工者之争。依现在工厂学生之意见，则谓此款不惟基督徒与俭学生当然无分，即仅填志愿而并未勤工者亦不应享此权利。此可谓极端派之论，教育会未必听从。将来究竟如何分配，目下尚难断定也。

《法国特约通信》，《新闻报》1922年9月23日

九、反对帝国主义共管 中国铁路的斗争



旅法华人反对列强共管 中国铁路纪事

一、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之恶耗

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之说，喧传中外已久，惟自山东临城匪案发生之后，乃有进而见诸实行之势；七月二日，《巴黎时报》载：列强大多数已同意于在华设立万国警察共同管理中国铁路之议，不日即将见诸实行云。旅法华人闻之，莫不同深愤慨！是日下午，即由旅法华工总会、华法教育会、北大同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商议先行发起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以谋应付一切。次日下午四时，在华侨协社开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发起会，计到会之团体代表，有：（一）《先声周报》社梁志尹、林秉照；（二）北大同学会许德珩、周炳琳；（三）旅法华工总会袁子贞；（四）《少年》杂志社周恩来；（五）少年中国学会曾琦、李璜、陈登恪、黄仲苏、余家菊；（六）女子勤工俭学会郭隆真；（七）华法教育会何鲁之；（八）湖南学生会徐特立；由何鲁之君主席，提出预拟之六条办法：

（一）请公使向法政府正式声明华人誓不承认国际共管中国铁路；

（二）向法报宣言，解释内乱之原因，申明反对共管之理由；

- (三) 警告国内各界，速起组织国民政府，反对铁路共管；
- (四) 招待法报记者；
- (五) 致函留英、美、日、俄、德诸国华人，请其一致行动；
- (六) 致函驻英、美诸国公使，请其设法打销此议；

主席提出之后，由曾琦起而说明其理由，经众逐条通过，并决定于七月八日，在巴黎先开旅法各团体联合会成立会，十五日再召集旅法华人全体大会。

二、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之成立

三号在协社会议之后，遂由是日到会之八团体及留法勤工俭学总会署名，发出通告，召集其他未加入之各团体，于八日午后三时，在巴黎中华饭店开正式会议。是日到会之团体代表：（一）华法教育会何鲁之；（二）四川勤工俭学学会吴从龙、刘一；（三）江苏勤工俭学学会吴琪、吴琢之；（四）湖南学生会徐特立；（五）旅欧中华航空学会吴家铸；（六）江西学生会肖健、彭树敏；（七）旅法华工总会袁子贞；（八）《工人旬报》社王子卿；（九）北大同学会许德珩、周炳琳、陈沛、高维；（十）安徽学生会江世义；（十一）巴尔叙伯中国同学会曾向午；（十二）广东半官费学生会胡国伟、梁志尹；（十三）《少年》杂志社任卓宣、周恩来、尹宽；（十四）《先声》周报社黄晃、冯叶恭；（十五）少年中国学会曾琦、李璜、陈登恪；（十六）留法勤工俭学总会周楚善；（十七）《工余》杂志社李卓；（十八）巴黎十五区电话厂勤工俭学分会滕功成；（十九）学生总会周刊社陆宅桴；（二十）河南学生会杨介臣；（二十一）华工组合书记部肖朴生、汪泽楷；（二十二）山西同学会令狐国光。

三、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之决议

是日会议，仍由何鲁之主席，议决之事如下：

- (一) 通过三号八团体所拟之六条办法；
- (二) 通过曾琦起草之致国内各界电文（详后）；
- (三) 决定十五号在巴黎召集旅法华人全体大会；
- (四) 组织临时委员会，推举职员如下：

法文书记：谢东发、李璜

中文书记：周恩来、曾琦

会计：徐特立、袁子贞

招待：鲁观成、徐特立、李不韪、吴家铸

因电费无着，当由各团体代表先行垫捐，计共捐得一千零三十五佛郎。电文遂于是晚十二时，由何鲁之、李璜、曾琦三人共同翻译拍发，一致上海《申报》，一致北京《晨报》，皆嘱转全国各界。

四、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之函电

(一) 致国内各界公电

上海《申报》、北京《晨报》转全国各界钧鉴：

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现政府不足恃，应另组国民政府，以除内奸，而御外患，同人誓为后盾。

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叩

(二) 致驻外各公使函

公使钧鉴：

敬启者：近倾祖国形势愈益倾危，共管之声洋洋盈耳，同人等远在海外，触目惊心。据本月二日《巴黎时报》载，协约国政府已同意于英国之提议，拟在华设立万国警察共同管理中国铁路。夫我国之海关主权、盐税主权，既次第归于列强之手，经济上已为人制其死命，今又欲进而握我交通主权，借口一隅匪乱，而欲共管全国铁路，显然励行其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于东亚，实行宰割我国家，蹂躏我民族，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同人等闻耗之下，痛愤填膺，当经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先后会议表决，一面电告国人速起反对，一面向法报宣言，华人誓不承认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并定于本月十五日召集旅法华人全体大会于巴黎，借以表示公共态度，筹商切实办法。夙仰钧使为国宣劳，与民同忧，用特函达左右，希即根据舆论，向驻在国政府正式声明，华人誓不承认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兹事仅由一二野心国提议，望怀善意之友邦，绝勿予以赞同，以免违反华盛顿会议尊重中国主权之原则，有伤中国国民之感情。此外如联络在野党领袖，俾牵制其政府，及招待各报记者，解释中国内乱为革命后难免之现象，请其为舆论上之赞助。此皆外交官厅应尽之责任，想钧使必有所筹画，望即努力进行，务希打消此议。近来无能之官僚，往往托词卸责，谓弱国无外交，实则惟强国乃无外交之必要，弱国则纯恃外交而生存。昔春秋时之郑国介于两大之间，而子产乃以外交克保其国；又意大利之加富尔以外交家著名，时其国亦方新创，不能谓为强国。吾国李鸿章以外交家著名，时亦当满清积弱之世。凡诸往例，姑不具陈，即如近者巴黎和会及华府会议，皆由使者慷慨力争于外，国民群起响应于内，上下一致，卒保国权。矧今世界列强利害冲突达于极点，李鸿章之遗策，犹有适用之余地，惟观高明之手段如何耳。苟能力争主权，即或不幸无功，国

民亦能相諒；若竟置諸不問，聽其自然，則不特有負職守，抑亦甘心亡國，恐國人群起責問時，鈞使有不得辭其咎者矣。抑猶有進者，此次鐵路共管之議，肇端于臨城匪案，國內各大軍閥，擁有數十萬重兵，不能維持秩序，但知爭奪地盤，咎有所歸，罪無可道。鈞使應代達民意，電促覺悟，速圖補救，否則怨憤所積，終必有演成法蘭西恐怖時代之一日。彼軍閥亦未必克保其身家性命也。迫切陳詞，伏希鑒察，並盼賜教，耑此即頌勛安，不戢。

旅法各團體聯合會啟

七月十日

（三）致英美諸國華僑書

中國旅歐、日、美、南洋工、商、學各界鈞鑒：

連日外報競傳以中國匪亂日熾，政府無能，擬在中國設置國際警察共管中國鐵路，並云：此事業經多數議決，不日即將實行。吾人身處海外，聞此凶耗，憤慨之深，自皆同然！旅法各團體代表，特于昨日（八日）午后，齊集巴黎開各團體聯合會議，金認鐵路共管，等于亡國，交通命脈，落在人手，民族一線生機，勢將斷絕，此而不爭，何以圖存？且列強共管中國之說，存心積慮，由來已久。华府會議，暗使中國代表自行承認“門戶開放”、“利益均沾”之陰謀，又實為今日圖謀共管之導線。至其借口，近因則源于臨城匪禍，實則火車盜案，何國蔑有？矧今日中國，又在反动政治與革命潮流搏戰期中，一時變端，原無足怪。若必以此為中國政府無能之事證，則吾人追究亂源，土匪成因，多由變兵與游民之增多，直接致此果者，為中國軍閥，間接造此因者，實為勾結中國軍閥，榨壓中國人民之列強。且土匪之后，又在在有外國線索可尋，如暗中供給軍械餉項之類，概足助

长中国内乱。又政府无能使之然者，虽为其所庇翼之军阀，而其利则实在列强。二十一条与华府协定之签字，胶州之收回空壳，旅大、威海卫之无法交涉，关税盐税之为人监督不足，而犹欲以印花税率奉之列强，邮务不能自理，总统、内阁、国会合谋以破坏司法独立，致益碍收回领事裁判权之进行，凡此种种，要无一非无能之北京政府有以致之，要亦无一非列强之大利！是故土匪横行，政府无能，列强实自招之，自利之，而今日更借此以作共管中国之根据矣！吾人苟非愚儒，宁肯遮遮掩掩以止争外交为能毕乃事，宁肯苟且卑怯责无能之北京政府以负抗拒列强之责，而不采取直接行动，亟谋自救！事急矣！时迫矣！吾人公认当此事变，内忧外患，实难分开。换言之，即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猖獗，及其所勾结之中国军阀之横暴，实为吾人当前二害。二害不除，民族独立、民治实现将永无望！除害方法，同人金以目前最急之事，莫过于促国人醒悟，奋起力争，并合工、农、商、学各界，建立国民政府，否认北京政府，一切行动，以图自决。此间联合会，已本此意电达国内各界（电文见前），并已向外报发表国民拒绝铁路共管宣言。更定于本月十五日在巴黎召开华人大会，以作再接再厉之举。念我旅欧、美、日及旅南洋工、商、学各界，爱国热忱，定不我后。尚望本此同感，一致进行，一面著为文告，对外宣誓我华人誓不承认之决心；一面严促驻外各使力争此垂亡之外交。国内民气脆弱极矣！驻外各使更属尸居余气！国民革命应自吾人实行，国民外交应由吾人分担。吾人果肯奋臂一呼，响应者终有人在，当仁不让，是更所望于诸君。专此敬布腹心，并候教益。

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启

一九二三年七月九日于巴黎

华法教育会 旅法华工会 工人旬报社 旅法华工组合
书记部 学生总会周刊社 巴黎十五区电话厂勤工俭学
分会 《工余》杂志社 旅法中国勤工俭学生总会 《少年》
杂志社 广东半官费学生会 Ban-sun-aube 中国学生会
安徽学生会 北大同学会 旅法中国女勤工俭学生会
江西学生会 航空学会 湖南学生会 江苏学生会 四
川勤工俭学生会 山西同学会 《先声周报》社 少年中
国学会 里昂中法大学学生委员会 鲁贝勤工俭学生分
会 鲁贝中华纺织学会

(四)告国内父老书(另有传单印发,此不附及)

除上函电外,另由谢东发君拟一法文宣言,用全体华人名
义,送法国各报,声明反对铁路共管,认为违反华盛顿会议尊重
中国独立之原则,有损中国之主权。惟此项新闻,仅有《日日新
闻》(Le quotidien)一家登出,其余皆未登载,盖由平日毫无联络
之所致也。

五、旅法全体华人大会之召集

临时委员会,除办理上述事件外,并用二十五团体名义(八
号会议之后,里昂中法大学学生委员会、鲁贝勤工俭学分会、鲁
贝中华纺织学会亦先后来函加入)发出召集大会通启云:

敬启者:本月二日,《巴黎时报》载列强拟在华设立万国
警察,共同管理我国铁路。夫我国之关税、盐税概操于列强
之手,经济上已为人制其死命。今又借口于一隅匪乱,而欲
共管全国铁路,使交通主权,亦归列强掌握,此非明目张胆,

实行宰割我国家，蹂躏我民族而何？凡我国人，闻此凶耗，谅无不同深愤慨，无论信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之人，对此军国主义兼资本主义之侵略行动，皆当起而一致反对，以免奴隶之辱，而保人格之尊。兹特定于七月十五日在巴黎社会博物馆开旅法全体华人大会，讨论对付方法，届时务乞惠临，如因道远不能赴会，亦请推举代表前来商榷，事关重大，无任盼祷。

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启

六、旅法全体华人大会之决议

法国国庆之次日，即七月十五日，为华人大会之期，人方庆其国运之兴隆，我则正忧国命之垂绝，相形之下，惭愧何如！凡我华人，当有同感。是日下午三时开会，天气虽雨，而到者仍有四、五百人之多。首由何鲁之君主席，述开会理由，次请曾琦报告经过情形，宣读重要文件。曾君报告之后，并述其个人对于兹事之主张，略谓：铁路共管为列强久蓄之阴谋，国人幸勿以为仅管铁路，尚非亡国。实则一国命脉，系于交通。吾国之关税，既为列强共管矣，盐税又握于外人之手，今更欲进而攫我交通主权，此非亡我而何？然使无腐败之政府，则列强亦未必获逞其野心。故吾人今日之责任，一方面须抵抗列强，一方面须扫除国贼。而欲达此目的，则须实行四大运动，即：一、舆论运动。凡举事必须先造成舆论，例如辛亥革命之成功，由于先有全国一致排满之舆论，是其明显之证据，故吾人今日亦当先从造成舆论入手；二、群众运动。舆论运动不免有时空虚而无济，于事必须继之以群众运动。例如清末湖南之米风潮、浙江之铁路风潮、四川

之铁路风潮，皆群众运动之最有力者。最近“五四”、“六三”之两次群众运动，竟使政府罢免曹、章、陆三大国贼，尤足以显民众之权威。此种运动，多多益善；三、革命运动。腐败麻木之政府，有时群众运动，亦不能生大效，惟有根本推翻而改造之，国事乃有希望。故吾人之最终之目的，在起国民军以推翻军阀，另组国民政府，此为惟一之救国方法；四、暗杀运动。在国民军未起以前，尚有一最捷便最有效之方法，是为暗杀运动。例如清末安徽巡抚恩铭，本一满政府之蠢奴才，然徐锡麟刺杀之，竟引起全国之革命思想；又如广州将军孚琦亦一庸碌之辈，而温生才刺杀之，亦促进全国之革命运动；至清室较有才干之人物如良弼其人，一经彭家珍刺杀，而复辟党竟不能复振，中华民国由是诞生。可见暗杀运动，亦为最重要而不可缓者。吾人果实行此四大运动，自不难达内除国贼，外抗列强之目的也。

曾琦语毕，周恩来君继起报告其起草《告父老书》之理由，略谓：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继周君而起者，有袁子贞君演说，略谓：中国国际地位，因华工参战而增高，今国势危险至此，华工之责任尤重，吾人当起而与各界一致救国。又有刘清扬女士起而演说：述驻法某领事私人谈话，谓国际共管为有利中国之举，中国官僚之丧心病狂，于此可见一斑；又谓“五四”运动，太无组织，不免幼稚。今后当鉴从前之失败，另谋根本之改造。许德珩君演说，则谓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国民放弃责任之所致，吾人不能专归咎于政府，国民亦当痛改前非。冯克毅君演说：谓吾人之所以受二重压迫，皆由政府作祟。吾人欲免祸害，惟有废弃政府云云。主席宣布演说至五点十分钟止，时已五点二十分，正拟中

止演说，有勤工俭学总会代表周楚善君要求发言，主席未允。周君乃就台下发言，略谓：今日开会，宜讨论办法为要，敝会尚有许多意见，惜无时间发表。在座有若干工人，误会周君之言，以为未提工人，有轻视华工之意，遂起而质问。周君一时解释不清，竟至大起冲突，秩序为之扰乱。主席摇铃大呼维持秩序，旋即归于平静。复由曾琦登台报告应付表决之事：一、再致电国内各界；二、致电美洲华侨；三、印刷法文宣言；四、招待法报记者。主席付众表决，逐条通过，旋即散会。

是晚各团体代表，复开会议于巴黎一大咖啡店，讨论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之宗旨及组织，并另选正式委员。关于宗旨一条，讨论时间颇久，结果经大多数通过。曾琦提议以“联合中国旅法各团体实行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宗旨。组织则分书记、经济、庶务、交际、新闻五股。书记股，设中文书记三人，法文书记二人。其他各股，每股三人，各股推举一人主任。

七、执行委员会之选举

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之宗旨及组织议定之后，遂用记名投票选举正式委员(委员名录见后)，选毕散会，时已夜二点一刻矣。

八、致国内各界及美洲华侨电

上海《申报》转全国农、工、商、学各界均鉴：

删日旅法华人在巴黎开全体大会，反对国际共管铁路，群情愤激，陈策未到，仅宣布外部来电，谓政府已聘丹麦人为路警教练官，企认此为变相之共管。政府断送国权，望速组国民政府，否认卖国外交，以挽主权，而维国命。

旅法全体华人叩

九、通过章程与筹募经费

执行委员会因通过章程及筹募经费二事，复于十九日在巴黎召集第四次各团体代表会议，到者二十一团体，公推曾琦主席，表决之事如下：一、通过简章；二、制定捐款册子交由各团体分任募集；三、由各团体先行各捐五十法郎为尽先招待法报记者之用。次日即由书记股缮发通启，并附录章程分寄各团体。

(一)通启

旅法各团体钧鉴：

敬启者，本月十五日大会议决应办之事四项：一、致电国内各界；二、致电美洲华侨；三、招待法报记者；四、印刷法文宣言。现前二项已由委员会照办；后二项，因经费无着，尚未举行。金以此事关系重大，特于十九日晚，在巴黎开第四次各团体代表会议，除由委员报告经过事件提出章程通过外，关于经费问题，决定两种办法：(一)制定捐款名册，交由各团体分任劝募；(二)由已经加入之各团体，先行各捐五十方为尽先招待法国新闻记者之用。因巴黎著名报馆，约四百家，其中尤重要者，约七十家，预算招待经费，至少需用一千五百方。吾人既欲略尽国民外交之天职，则此项经费万无可省也。

以上二项，业经到会之二十一团体代表一致通过，决定执行。北大同学会并声明加捐五十，共出一百方。彼时并定于一星期内将各团分任之五十方收齐，以便择定日期，招待法报记者。兹特通告贵会，希即如数寄交本联合会经济委员华侨协社何鲁之君收为荷。事关公益，无任感盼。揣此敬颂大安。

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谨启

一九二三·七·二一于巴黎

(二) 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简章

第一条：名称 本会定名为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

第二条：宗旨 本会以联合中国旅法各团体实行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宗旨。

第三条：会员 本会会员以团体为单位，凡有十人以上之团体，皆得加入，并派代表一人至二人出席，但每团体仅有一票之表决权。

第四条：组织 本会以各团体所推定之代表组织代表会议，选举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分书记、经济、交际、新闻、庶务五股。书记股设中文委员五人、法文委员二人，分办中法文文牍；经济股设委员三人，专司银钱出入；交际股设委员三人，专任内外交涉；新闻股设委员五人，专任宣传事务；庶务股设委员三人，专任不属于其他各股事务。每股由委员中互推一人主任，重要事件由执行委员会会议取决，通常事件得由主任会议决定执行之。

第五条：经费 本会经费分经常费与临时费两种。经常费由各团体分担，临时费由各团体分任募集。

第六条：会期 本会代表会议分通常会与临时会两种，通常会每三月召集一次，临时会遇有重大事件由执行委员会随时召集。

第七条：选举 本会职员由各团体代表会议用记名投票以得票多者为当选，任期六月，得连任，不能到会之代表得用通信投票。

第八条：会所 本会事务所暂设于哥仑布华侨协社。

第九条：附则 本简章有未完善之处，经五团体代表联名提议修改时，得由执行委员会召集全体代表会议，以过半数之通过

修改之。

(三) 公电

致美洲华侨电(原电英文,译稿如下):法报载列强拟实行在华设警共管中国铁路,旅法各团体迭开会议反对。八日复开全体大会,已电国内各界,速组国民政府,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望公等一致进行,并运动美国舆论援助。

旅法全体华人叩

(四) 职员

书记股: 中文委员 曾琦 周恩来 周炳琳 冯叶恭(余二人尚未补定)

法文委员 谢东发 李璜

经济股: 委员 何鲁之 鲁观成 徐特立

交际股: 委员 郭隆真 陈绵 吴家铸

新闻股: 委员 许德珩 谢东发 尹宽(余二人尚未补定)

庶务股: 委员 李不韪 袁子贞 孟杰亭

十、招待法国新闻记者

招待法报记者之事,虽经费尚未筹足,但巴黎万花酒楼愿代备茶点,帐目容缓支付。遂由谢东发、李璜二君斟酌,发出请帖,邀巴黎著名各报记者及外国通信员,与夫向表同情于中国之学者,定于七月三十一日午后三点半,在万花酒楼开茶话会。其演说词,则由谢东发、李璜、曾琦三人共同商酌,预先拟就,印成法文,并邀请长于法语之同学十余人作招待员。

是日到会之报馆记者,有(一)《每日新闻》(Le journal)、(二)《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三)《小新闻日报》(Petit

journal)、(四)《小马赛人报》(Le Petit Marseillais)、(五)巴黎记者联合会会长、(六)《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七)《胜利日报》(La Victoire)、(八)《实业日报》(Oeuvre)、(九)《菲嘉乐日报》(Figaro)、(十)《里士光明日报》(Eclaireur de Nice)、(十一)《巴黎回声报》(Echos de Paris)、(十二)《平民日报》(Populaire)、(十三)《光明日报》(Eclair)、(十四)《新闻报》(La Presse)、(十五)《毅报》(Intransigeant)、(十六)《报知新闻》(Informations),以上为纯粹法报记者。尚有外国记者:(十七)英国伦敦《Daily Chronicle》、(十八)意国《罗马讲坛日报》(La tribune de Rome)、(十九)捷克斯拉夫《Paris Lidu》、(二十)瑞士《Nouvelle gazette de furich》、(二十一)比国《La Nation Belge》、(二十二)埃及《进步日报》(Progres Egyptere)、(二十三)昂凡尔《Neptune anvens》、(二十四)通讯社《Agence radis》。

此外邀请之个人,则有:(一)向来研究中国之社会学校教授夏赖(Mr. Chalaye)、(二)向来同情中国之众议员爱吕也西(Henuesy)、(三)曾充中国总统府之顾问波尔莱(Borrey)。《每日新闻》共派代表三人,又有偕其夫人同来者,计共三十余人,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由谢东发君主席,先请来宾就座,用中国茶点约一刻钟之后,谢君起而宣读其长篇之法文演说词,其中重要之点:(一)为解释革命之原因,略谓:中国原为安静和平之国家,其社会组织,如家庭制度、农业社会、手工业三种,自与西洋交通,受外国工商势力之压迫,社会乃起非常之变化,满清政府又不能顺时势以谋进步,于是革命乃爆发于辛亥。(二)为解释内乱之原因,略谓: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国频年扰攘,外人恒目为无意识之混乱,实则仍为有目的之革命,例如第一次革命为推翻清室建设共和;第二次革命为反对袁氏以不正当之手段暗杀政党首领宋教仁;第三次为反对袁氏之叛国称帝;第四次革命为反对

段氏嗾督军团解散国会。每次皆有极重大之意义。质言之，不外革新派与守旧党之争而已。(三)为解释劫案之原因，略谓：中国自庚子乱后，至今约二十二年，外人从无被劫之事。近因华盛顿会议赖友邦之助，甫将山东由日本收回，未几遂发生大劫外人之事，其中显有日本供给土匪以饷械，意在使中国丧失体面于国际间，彼乃得逞其野心，此层希望友邦注意。(四)说明华人之公意，略谓：全中国之舆论，皆反对列强干涉主权共管铁路之举，希望友邦加以注意。中国今虽混乱，但迟早必能上进步之轨道，甚愿列强勿再援助违反民意之政府。如二次革命时，列强之助袁，四次革命时，日本之援段，皆足以阻革新派之成功，而使中国民意不能伸张。中国革命，若果成功，必仍本孔子之四海同胞主义，以与各国相周旋，不惟华人之福，抑亦世界之幸云云。一时大博来宾之喝彩，争向谢君握手致敬。次日各报纪事，尤多同情之语。最奇怪者，向属法国旧党之《回声报》与《辩论报》皆有长篇之记载，特表示亲善，可见法人之富于感情，而国民外交之必不可少也。惟日本公使见之，不免大生嫉妒，二号即有函致各报申辩，谓日本并无援助中国土匪事。旅顺口、大连湾之占领，非仅由于条约取得，乃日俄战役胜利之结果云云。措词荒谬已极。查日俄战时，我国中立并未加入何方。旅大乃友谊上之转租，并非战败后之割让，何能谓为胜利之结果，竟欲据为已有。日本公使之言，不啻自认侵略，已由曾琦、李璜、谢东发、许德珩商议，再函各报通驳，并预备发行不定期之法文出版物，以宣扬我国之民意，能否发生效果，一则须视大众之热心，二则尤赖经济之援助也。

旅法华人开救国大会

宅 杼

七月十五日旅法华人开救国大会。是日午后，巴里的天气异常沉暗，记者偕二同伴从巴里近郊进城赴会，途遇大雨，衣冠尽濡，心想今天这个大会将为大雨减却许多人众。及到会场门首，见有三、四人分散传单，一是《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一是少年杂志社《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事告旅欧华人》。这两个宣言的大意，不外激励大家去“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完成国民政府。”入会场则见广场之中，人已满座，按座推算，约有六百余人，于此足见旅法华人对于救国运动之踊跃。三时许，振铃开会，主席何鲁之君略述此次大会的意义，即请曾琦、周恩来二君报告此次大会所以发起及筹备经过情形，法文书记李璜君宣读法文宣言，接着曾琦君演说，辞颇沉痛，其最精彩处为对付内奸外祸的方法：（一）舆论运动；（二）群众运动；（三）革命运动；（四）暗杀运动。周恩来君解释《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的意义，演说约近一句钟左右。李不韪君起立发言，请主席注意时间。及周君演说毕，時計已交四时二十分。当日预定五时闭会，而报名演讲者颇多，主席乃伸大众之请，限制后来演讲者时刻，每人约占七、八分钟，闭会时间则延长至五时二十分钟，全场鼓掌。继由旅法华工总会书记袁子贞君登台演说，大略谓中国军阀

专横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结果，受祸之烈，尤其是我们工人，所以我们更要加倍努力去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建设国民政府。刘清扬女士演说，先述驻法某领事私人间的谈话，谓中国现状如此混沌，非借外人的势力来压迫一番，中国国民是永远不会觉悟的。次说救国方法，大意谓“五四”之救国运动是盲目的，惟有共产主义的革命方算是真正的救国运动。许德珩君演说：中国之所以闹到现在那样糟，都是由于中国人民自己放弃责任，不知振作。冯克毅君演说：中国平民所以受到内乱外患双重的压迫，都是政府这个东西作怪。时针已交五点，办法尚未讨论。周楚善君在场中起立发言，谓今天时候已不早，勤工同学中间虽有许多意见想发表，但为时间所限，愿意牺牲了。有工友某君起立发言，谓今天这个会，不是专为你门勤工俭学生，你们把我们工人放在哪里，周君即向某君解释说，你听错了我的话。话犹未尽，即闻场中大喊打打……，即见许多人从后面向周君奔来，势颇凶猛。周君见势头不佳便从演讲台上逃进对面。场中秩序大乱，主席摇铃，请大家镇定，无效果。我见对面有一堆人围住撕打，会场的形势已至如此，想无结果可言，遂亦离开会场，在场门对面观望，旋见李不韪君额血淋漓，一位同学扶住向外逃走。我当初对于发生这件事，心里异常奇怪，为什么今天救国会竟变成了打人会？后来我本拟马上回住所，开会的事不管了，将抵车站时，同学中有人说：你是有代表责任的人，今天开会的结果如何？被打的情况如何？你是不能不去调查个明白。我因此再来开会的地点，见大门已深锁，无法探听消息，正在街头踌躇之际，适来二同伴，告我以继续在某咖啡馆开会的消息，我遂重新加入代表会议，并在此时得知大会在闭会之前，曾草草通过四条决议案。

(一)再致电国内；(二)致电美国华侨；(三)印散法文宣言；
(四)联络法国新闻记者。

八时余，各团体代表陆续到会，约有三十余人，仍推何鲁之主席。先讨论组织团体的名称，经大众讨论结果，决定为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次即讨论宗旨，大家争论颇烈，经过时间亦最久。最后，以大多数通过曾琦君的提议，以联合中国各团体实行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宗旨。再讨论组织，经众表决分为书记、经济、庶务、交际、新闻五股，书记股设中文书记三人，法文书记二人，其他各股三人，每股设主任一人。组织法议妥后，遂用记名投票法选定中文书记曾琦、周恩来、何鲁之；法文书记谢东发、李璜；经济股鲁观成、袁子贞、何鲁之；庶务股李不韪、袁子贞、鲁观成；交际股李璜、郭隆真、陈扬哲。新闻股许德珩、谢东发、尹宽。及至散会时，已过午夜十二时一刻矣。

《时事新报》1923年9月1,2日

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

在冥顽的军阀政治下，延长生命的中国共和，经了这十二年来来的政变，早已名存实亡，徒挂着一面欺人的招牌。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讨生活的中国独立，经过了列强几次的分赃会议和共同宰割，更早已资格丧失，而夷为他们的半殖民地了。到现在内乱日甚，外患乘之益亟，及至本月开始，乃更有所谓多数列强均已同意于在中国铁路上设置国际警察的事件，传于法报。我们旅法华人，听着这个消息，真是气愤填胸，痛恨不已！年来列强侵略中国的罪状，既已有加无止，而得寸进尺，更非种因于今日。我们试看巴黎和会因对远东问题的分赃不匀，美国竟负气不签和约，结果乃有华府会议，使中国代表为调解英、美、日、法的远东利益冲突，而自行承认“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诸原则，以遂英、美共同宰割中国的阴谋。现在的“铁路共管”也正是食华府会议之赐，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进一步作法。我们认清此国际情势、外交现象，我们便知现今毫不客气地侵略中国，压迫中国人民的，决不专限于某一国，或属某一民族，而乃是国际间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

我们知道“铁路共管”的借口之资，是说中国的土匪猖獗，政府无能。然在事实上，土匪的来源，实由于变兵和游民之增多。军阀的互相争霸，虽足以直接造成变兵和游民，但间接的责任，却

应落在勾结军阀榨压中国人民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身上。操纵指使者一日不死心，中国军阀的祸乱，将永无已时。全中国人民，也将永沦为外国生产国家的消费者，至于穷困以死而后已！而且中国土匪马贼后边，又在有外援的线索可寻，山东、东三省的日本人关系更是彰明较著，无可否认的了。土匪的成因，既是列强自造之，土匪的祸害，列强商旅自也不妨小试牺牲，于是乃得进一步作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根据了，这正是日政府施用于尼港杀戮事件的故技。不过列强互相竞争，所造出的祸害，而以协同管理，收其实利，手段乃更加巧妙。至单就事变说，则匪劫旅客的事件，何国蔑有？乃列强犹于中国匪祸的发生，便故甚其辞，图谋共管，是其为借故而发，可想见也。

论到政府无能，则中国北京政府，处在东交民巷太上政府的指挥和列强所勾结的军阀卵翼之下，如何而容其振作有能？而且列强的大利，也正在政府无能。没有施、顾那样庸懦的代表，华府会议何致自上圈套！没有王、徐那样媚外的委员，山东问题又何致仅收回一个胶州空壳！没有那样贪鄙无能的北京总统、内阁国会，片马交涉、旅大、威海卫收回，又何致一声不响？是政府无能，本由列强直接或间接造成，然列强正好据此以作共管中国的口实了。这又是一个最巧妙而且是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必然的连环计啊！

我们既认清了列强的借口之资，是他们各自或共同造成，我们便当更进一步，说明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用心。本来在中国，现时已成了列强半殖民地的中国，全国财政权，久已不存在中国政府之手，客卿总税务司的一诺一否，竟足以致中国政府的财政死命；关税、盐税已成了列强的共管制；邮务久聘了外人管理；航权、银行权多部分已非我属。在这样列强宰割的情势中，中国政府尚有一线的筹款生机，便是犹有半主权的全中国铁路。然而在列强

政府看来，这正是中国自行振兴产业的一条最后命脉了，他们如何能放松得？当新银行团初成立时，列强便首以收回各国独占的铁路权利为急务，他们的着眼点早已为今日“铁路共管”下了伏兵，而我国人当日似犹在梦中未悟。使“铁路共管”果如列强之愿实现了，是不但全国的交通运输，将失其自主的自由，全国的财源也将因着交通机关的蔓延，依着国际共管的原则，而尽为外人攫去。国权既失，国防又破，民族独立之望都难，尚有何振兴国民产业的希冀可想！产业振兴无望，全国人民即将逐渐变为穷困的消费者，同时也更足使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因此高超的共管而益发猖獗，益发延长其垂死的寿命，是中国人民不仅难免列强奴隶之辱，且更将为世界劳苦民众的罪人。

亲爱的国人啊！我们认清了这次外交事变的对象，明白了他的来源和将生的祸害，我们便当一致起来，誓死力争，推翻扰乱中国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打倒这妨害中国和平统一的万恶军阀！我们要知道，“铁路共管”决不是外交上一隅的事件，而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国际行动。国际的侵略行动，是要内以民族自决，外以团结起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共同起来反抗的。因此我们乃主张要以国民的外交，来解决此当前事变，我们不当再希望什么北京政府来解决此事了。固然现时的北京总统，已跑了，内阁已解体了，国会已不成形了，但即使在现势下再有个北京政府成立，结果还不是依然为受某一派军阀指挥，听命于列强的无能政府么？以此种政府，我们托之以他所决不能办的抗拒列强、压服军阀事件，我们若非至愚，便是甘于自杀。我们果认清了在军阀卵翼下形成的任何政府，均不能为国人救此大难，则我们唯一的要求，便是推翻北京政府，合全国工、农、商、学各界自己起来组织国民政府，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以拒绝列强的无理要求，反抗其侵略行动。

亲爱的国人啊！我们更不要相信以什么和平妥协的方法，便可达到救亡的目的。我们要知在列强共同宰割中国的情势中，军阀的反动政象之下，国民是难以与他们两立的。而且在军阀治下成立的北京政府，他们一方依着为列强所已承认的，所谓合法政府的根据，一方挟着专能摧残民意的武力后援，他们在政治权力上，是站着上风的，在媚外的功能上是著有成效，而成了他们惯性的。为要贯彻我们的主张，最后我们终要逼出一个国民革命行动来了。看啊！国民革命的热潮，在中国各地，至少在中国各大都市中，已涨得那般高了。我们现在立在这个国民团结大运动旗帜之下，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统一此国民革命的前敌啊！起啊！我们要以罢工、罢税、罢市、罢教的方法来动摇北京政府，及其所倚赖的军阀的根本存在，要以各职业团体所建立的国民政府，来否认北京政府的任何行动，担当起国民外交的大任。压迫愈甚，反抗愈大。一旦国民革命的意识普遍了，一切暴动均将成为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有训练而能经久的革命行动了。到那时国民革命的工作，终可完成，国民政府的设立，也自可由非常事变的进行中成就了民族独立的伟业。国人啊！不看辛亥年川路风潮所引起的武汉革命么？一隅的暴动，犹能做了全国革命的导火线，何况我们要合全国国民一致抗拒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的民族直接行动呢？国人啊！不看土耳其国民革命运动近年来所表现的功勋么？久困在列强宰割运命下的土耳其，已自振拔了，我们不当闻风兴起么？起！起！起！愿我国人，毋再自馁！

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印布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于巴黎

华法教育会 旅法华工会 《工人旬报》社 旅法华
工组合书记部 《学生总会周刊》社 巴黎十五区电话厂
勤工俭学生分会 《工余》杂志社 旅法勤工俭学生总
会 《少年》杂志社 广东半官费生学生会 Barsuraube
中国学生会 安徽学生会 北大同学会 旅法中国女勤
工俭学生会 江西学生会 航空学会 湖南学生会 江
苏学生会 四川勤工俭学生会 山西同学会 《先声》周
报社 少年中国学会 里昂中法大学学生委员会 鲁贝
勤工俭学生分会 鲁贝中华纺织学会 通信处 39, Rue
de la Pointe La Garene-Colombes(Seine) France 华
法教育会转

《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八期，1923年12月

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事 告旅欧华人

在已形成了列强属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国际共管”的呼声确已数见不鲜，而且在实际上海关、盐税早已做实了共管的形势，惟是事实逼人之甚者，则莫过于最近传出的“铁路共管”事项。据本月二日巴黎《时报》所载云：大多数列强政府已同意决定于全中国铁路上设置国际警备队，以便保护外国商旅的生命安全。他们的借口是以五月临城土匪抢劫火车中外国旅客，及各地土匪劫掠教士事件为由，而责备中国政府无能，来图代行管理中国的交通机关。时势变得这样紧了，我们苟不是丧心病狂，甘为万劫难复的奴隶民族，则我们终应有下列的数项的根本认识：

一、这次英、美、日、法、意诸国政府所借口是中国土匪猖獗，政府无能。然而我们应要知道土匪的来源不外两途：一方是领饷不着的变兵；一方是农业状况变动下的无业游民。变兵的直接养成所是中国军阀，间接使之涨大的便是勾结中国军阀使之为乱的列强。游民也正是因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全中国人都成为外国生产国家的消费者而造成的。而且土匪的活动又在有外援作祟，山东、东三省的土匪马贼时时脱不了日本的干系，这又是极不可否认的事实。至中国政府无能，则因北京政府久已成了各军阀互争雄长的外府，早失其统治中国的能力；列强为要勾结

军阀，自难免此；而且也唯有如此庸鄙的政府才能听命于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之指挥。

二、中国的土匪猖獗与政府无能，既是列强政府自造之，而他们却又利用其祸害以图侵略。这正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于竞争和协作的法则中，交相为用的毒计啊！过去的德占胶州，日占旅大，英占威海卫，法占广州湾，是立足于竞争法则上的利益均霑；海关共管，盐税共管，邮政共管，便是立足于协作法则上的利益均霑了。巴黎和会因为远东利益分得不均，引起了很深的日美猜忌，及至华盛顿会议却由中国的代表口中，为调解英、日、美、法在远东的利害冲突而自行承认了“门户开放”、“利益均霑”诸原则。新银行团是根据于此协作的原则，以图大利均霑了。然在此大利未得之先，各国却又以零星的垫款来诱唯利是图的北京政府，助长中国军阀的私斗，增加土匪的数目，好造成万劫难复的中国乱象。

三、种种的阵势布好了，于是这几个相因而生的必然现象乃层至叠出，“铁路共管”，遂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实行共同协定的当前要着。交通机关本是发达产业的命脉，中国的航权多一半已落在英、美、日、法诸强之手，铁路管理权现虽已大部分为外人操纵，然北京交通部除为军阀常把持的诸路外，尚能坐收指挥之利，这样一来，军阀把持铁路正做了列强欲擒故纵的借口之资，全中国的铁路和其附近地域全将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宰割场了。从此后，产业的自由振兴尚何可望？

从上述这三层的根本意义看来，我们当知“铁路共管”的造因收果的当事犯是列强——英、美、日、法、意诸国政府，内奸便是现为列强勾结的一干军阀——特别是北洋派的军阀及其附属的政客官僚。外患内忧的要点既明，我们——被压迫的民族——决

没有什么和平之道可以希冀了。

如今，我们真不要做什么“只争外交不涉内政”的迷梦了，我们须知内贼不清外患将永无已时啊！

如今，我们真不要希冀什么北京政府国会能杜绝列强这个共管要求了，我们须知处在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治下，军阀挟持下的政府国会，是永不能代表真正民意的。

如今，我们再不要希望什么列强的让步了。我们须知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协治下的共管政策，正是拜华府会议之赐，我们还有什么友邦亲善可期？

如今，我们再不要存什么不问政治不作政争的念头了，我们须知有国民自觉性的分子不来问政，那处分中国的大权还不安稳地永把持在外盗内奸之手么？

如今，我们再不应迟疑了，我们当前之道，止有革命，我们决没有什么和平、妥协、屈就可期！

如今，我们更须知为要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象，依历史进化的过程，决不是一时暴动，几下手枪炸弹便足以解此纠纷的。因为那止是农业社会英雄豪杰的侠义行为，而不是现时所需的国民革命行动。辛亥革命的成功决不是徐锡麟、温生才、彭家珍的手枪炸弹所能造出来的，而其失败则确由于革命党人放弃民众的革命意识不顾，急与北洋派的军阀妥协所造成。

如今，我们应当认清了，辛亥民主革命的工作至今犹未完成，而且日积月累地因着军阀横行，国际帝国主义的猖獗，其意义日益扩大了。因此，我们现时所需要的革命，乃是有组织的、有训练的、有纪律的、有统一精神的、能持久的民众革命。我们消极的口号，乃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积极的主张乃

是集合起革命民众——亦即是集合起工、农、商、学界的革命分子——来建立国民政府，实行民族自决，以解决一切外交上的纠纷——到了那时，“铁路共管”不期解决而自解决了。

旅欧的中国人啊！当着这个国民革命已经成熟的时期，我们不应有什么顾忌怀疑，而不敢前进了！且这个国民革命，在现时中国决不是一阶级一部分民众所能包办的，而是要联络各派的革命分子齐来努力奋斗的。我们共产主义者，固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是一致作如此主张，而首尾能相应的，我们且也诚恳而热烈地期待旅欧各派，不论其为民主派，社会主义派，甚而至于无政府主义派以及无所属的分子，都应顺着这个时势的要求，齐来建立这个国民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我们虽然是身在欧洲，但我们的革命呼声却可传诸国内与国内的国民革命运动以一种精神上的鼓舞，策略上的筹划，实质上的供给和国民外交上的援助；因为这种鼓舞、筹划、供给和援助，也正是国民革命活动中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啊！亲爱的旅欧华人啊！我们谨在此嚷出国民联合革命的呼声来了，急待你们响应起来！

《少年》杂志社

一九二三年七月五日于巴黎

国际共管与国民运动

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国际警察管理铁路事快实现了，我们现在应当明白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不是一件局部的事，必须研究他根本的来源，图根本的解决。

铁路共管的借口是土匪猖獗，政府无能；但此二者都系帝国主义之所自造（参看中国《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和《少年》杂志社《为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事告旅欧华人书》）。既然如此，铁路共管之用心，便由来已久。推其所以致此之根本原因，则在国际帝国主义；而土匪猖獗，政府无能，乃不过其发端之机会与推行之口实。国际帝国主义又是什么呢？它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在现时底变态。

资本主义以自由竞争和自由生产（不顾消费而生产）之结果，必须向外觅销路，找市场；又以资本堆积，无地安插，有向外投资之要求底缘故，必须寻资本放置的地方，因此就生出来了征服殖民地底国际战争和抢夺殖民地底国际战争。中国底城壁，早已抵挡不住这种争斗，为国际资本主义所射击，所攻破；我们看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与中法之战、中日之战，就是国际资本主义（亦可以说即是国际帝国主义）征服中国底国际战争。在东三省过去的日俄之战，和在太平洋未来的日美之战，就是国际资本主义抢夺中国底国际战争。

为什么如此呢？因为资本主义是建筑在掠夺上面的：资本家把本国底工人掠夺了，还嫌不足，必得要掠夺外国工人；而资本又是立基于增长上面的，不谋增长，便不能生利息，扩大资本。我们知道资本家不讲掠夺，则资本无由产生；不谋增长，则资本无由扩大。换一句话，就是不掠夺不增长，则资本无由存在，而资本家便不能维持。因此，资本家受了他们生活条件之决定不得不掠夺他人！

复此，中国的内乱，虽是军阀相争，兵匪横行，其实亦资本主义生出之厉阶。他们因为财产私有，必须多多占据；而且知道政权是这一部份人压迫那一部份人的器具，所以争握政权，以行使其掠夺，所谓“民脂民膏”搜括已尽！老实说：军阀之对于人民，正犹列强——国际帝国主义——之对于中国一样！

军阀要掠夺人民；列强要掠夺中国，在这一点上，国际帝国主义自不得不与军阀勾结。唯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数不少，而各个利益也不相同，自然各个军阀与各个帝国主义分派勾结。于是战时更加延长，局势更加纠纷，而中国内乱的战争变成列强互斗底战争，中国事乃愈不可收拾！

中国国民在这种两层压迫之下，应当怎样呢？这就要本着国际共产党所指示的方略，联合全国被压迫民族，作民族解放的运动。而其详细计划，则不外中国共产党所常常提出底纠合一切民众势力，打倒军阀，组织“国民政府”；联合被压迫各民族，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这些较详的计划和理由，请参看本志第九号《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本号《中国底地位与改造》和国内底《向导》周报。）

我们为达到上述计划，应如何着手呢？当民众未了解时，我们要作宣传运动；当民众散乱莫有势力或有而未集中时，我们要

作团结运动；遇着事变和时机，就须作示威运动；及到最后之解决时，那便是使用强权的暴力的手段推翻敌人压服反革命的流血运动了。总而言之，这完全是一个社会的革命运动，被压迫民族谋解放底运动。

这种办法，是中国人民要求解放底唯一的出路，是中国社会企图改造底不二的过程。凡是中国人对此，都应当努力去工作，至少也要平心静气的研究，决不可说这是共产党所主张的，就要另生枝节。中国现在不是到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时候么？我们应当深深回顾，猛省！

末了，我盼望旅外华人，认清目的，鲜明旗鼓，作有团结、有统系、有继续性底进行。一部分作资产阶级迷梦，作智识阶级迷梦，作和平派、改良派、空想派迷梦底种种人们，应该完全掉过头来研究革命方法，宣传革命学说，实行革命运动：要知道关税早已不能自主了，盐税早已在外人监督之下了，财政动辄受外人的牵制了，各重要商埠已被外人所盘踞了，外人的兵力已安插在内地了，东交民巷早已成我们的太上政府了，……现在人又要组织“国际警察”管理我们的铁道——我们还只是想以“发展实业、振兴教育”这种空泛不切实际的办法（或一点一滴的改造），来救济中国是不可能的事了！

旅欧华人们，猛省啊！除开“走入民众，纠合民众底革命的势力，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组织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来发展实业，振兴教育，整理财政……”这条路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呵！（记者 七月二十日）

《少年》第十一号，1923年8月15日

附 录

临城劫车案述评*

南 雁

五月五日由浦口北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在深夜二点五十分时开至山东峰县境内临城沙沟两站的中间，即有就地土匪千余人预伏该处，掘毁铁道一段，使火车出轨不能前行，该土匪等立时蜂拥上车，将车上行李财物悉行劫去，劫掠后更将车上旅客西人三十余人（各国籍均有）、中国人二百余人，架往匪巢，以备勒索。当时全车乘客三百余人均在睡梦中惊醒，呼号之惨，耳不忍闻。其中除英人一名被匪枪杀，中国人二名身受重伤，及逃逸西人六名、中国人二十余名外，其余都被架上山作“肉票”去了。在肇事地点附近韩庄地方，本驻有剿匪军队，闻警赶至，土匪一面开枪拒兵，一面以所架旅客挡官兵枪弹，被架旅客群向官兵哀求免击，致官兵投鼠忌器，只得让匪从容带同赃物、“肉票”上山而去。事后北京外交团因西人被掳，各向本国报告，并向外交部严重诘问，限令中国政府救出外人，于是形势骤急，北京交通、外交两部、山东省军政长官、邻省有连带关系的江苏军政当局，都因此忙碌不堪了。

这大批土匪的来历，当时盛传是安徽新被裁遣的新安武军所聚集；但后来经该省军事当局的辩白和事实的证明，知是不确。而调查这大批土匪的真正来历乃是：

匪首为孙美瑶，系张敬尧旧部，本籍江苏铜山，在苏鲁为匪多年；

* 题为编者所加

现在部下有郭奇才、周天伦、周虬龙、诸葛灯等十余股，共六七千人。此次揭寨建国自治军第五路旗帜，带有安福色彩。又孙匪在去年奉直战争时曾受奉军旅长冯占元招抚，令在鲁省扰直军后方，许事后改编为正式军队。孙匪之兄孙美珠，因此被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枭首示众。匪中杆首有高级陆军学校毕业曾任中级军官者，部下有旧时法国遣回之参战华工，故匪中能操外国语者颇多。

至于在津浦路线交通大道附近，何以居然能容留大批土匪呢？则我们不得不讲一讲匪巢的形势，使读者知道除我们耳熟能道的《水浒传》上的梁山泊以外，同在山东省内还有这样一个地方。据近来确实的调查是：

匪巢即在肇事地点的铁路线左右：一为水寨，即独山湖一带；一为山寨，即抱犊崮一带的山中。土匪水寨的形势是：北有南阳湖，中有昭阳湖，南有微山湖，三湖首尾相衔作长蛇形，更有独山湖在左，这形势俗称之为龟蛇。水寨的范围：北到山东济宁，南及江苏铜山，周围七百多里，内中港汊繁复，非熟悉情形者不能辨来去道路。山寨即在抱犊崮，旧名君山，又名抱犊谷、豹子谷，为山东峰县界中的山系。亦是山东南部龟、蒙、凫、绎各山的错杂处。可东达胶州，西至河南，向为匪藪。只就现在人人所知的匪巢抱犊崮一山而言，高约九里，周围约五十里，山势陡绝，形势非常险要，历史在此曾有数次大战，近的是光绪时的捻匪余党，曾在这里负固至数年之久。又这回发见有曾在寨中羁居四、五年的“肉票”，则孙匪等据此的时间的久长可想而知了。

至于土匪这回的劫车架票，人人都道不是寻常的“劫”“架”可比，其中必有何种用意或政治作用。据所传的几种用意是：

- (一) 是被裁兵队的要求改编和给饷——后经证明不确；
- (二) 是孙美瑶的借此威胁就地军官，替兄报仇；
- (三) 剿匪官兵近来包围豹子谷，使谷内土匪将因毙，别股作此狡计，希望借此要求官兵解除豹子谷包围；

(四) 奉系、安福系借此扰山东，并破坏直系对外的感情。

依我看来，则此四项完全都是，而却不是仅仅其中的某种单独的用意；

等到官匪议和以后，反对直系或田中玉个人的人纷纷上山，图因此别有利用，则又添出一种不可明言的政治作用进去了。至于还有两种新奇而惊人听闻的原因，则我虽不敢断定他的是非真伪，但也不可不记之以备一说：

(一) 美籍白教士曾电告各报，在肇事前曾有日本人数名到临城，踪迹非常暧昧；肇事时日本人无一及难，而日本报纸则借此大兴风波，鼓吹中国铁路共管，断定为这回事件是日本的阴谋；

(二) 《新闻报》北京通讯曾载：土匪这回的劫津浦车，是因受奉天命令，捕拿乘在车中的上海某著名外国律师，而土匪实不识该律师，因而将全车乘客悉行掳去的。至奉天的要捕拿该律师，据说是因该律师在上海专办向租界当局引渡要犯，及代各方秘密购买外国军械；这回意械运奉原是该律师在上海替两方接洽的，而不料该律师一方即暗以这项消息密告洛阳，阻止意械起运；事为奉天驻上海暗探查悉，密告奉天，因而乘该律师乘津浦车北上的机会，电嘱土匪捕拿的。

以上各节既经解说清楚，那么，可直接叙述土匪劫车后各方面忙碌的情形了。

劫案出后起首忙碌的是北京外交团，因为各国侨民被掳，纷纷电告各该本国，并赴外交部质问，要求安全释出；其后外交团每日开联席紧急会议，筹商方法，一面各使领群赴出事地点，调查及营救被难侨商；一面仍迫使中国政府设法速行救出外商。计从五日至二十日止两周之间，送外交部照会有八次之多，其中十日的第二次照会态度最严厉，曾限三日内（至十二日下午止）悉数救出被难外人，否则每逾二十四小时须增赔偿若干。这时外交形势最紧急，象那“各国共同出兵保护津浦路”、“美国准备武力解决”等等消息都是这时传出的。——因北京外交团的压迫而忙碌不堪的自然是各该负责的官吏了。交通部责任所关，自七日连开紧急会议，讨论援救旅客及善后方法，除派员赴出事地点办理外，并电请山东督军、省长速与土匪和平谈判价赎外侨事件，又言如营救需费，鲁省不足，交通部可以代筹；至九日交通总长吴毓麟更亲赴临城与匪接洽。外交部应接外交团，并派员赴临城招待莅临的外宾。至山东官吏、政府曾于八日下令将田中玉、熊炳琦惩戒。田中玉一度表示辞

职后，即负责进行剿抚事宜，陆续派遣兵队增厚临城一带势力，并委郑士琦为土匪剿抚总司令，会同镇守使何锋钰、旅长吴长植负责办理；田氏自身亦于十二日抵临与匪接洽。至邻省之江苏则由齐燮元派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南京交涉员温世珍等赴临协助办理剿抚事宜。其余如北京商联合会，鉴于外人纷送衣服粮食上山，接济其被难同胞，惟中国政府既不接济，家属或未闻知，亦购备衣服食物由江经沅等携赴临城致送，并助政府接洽收抚土匪。上海各地同乡会亦组织联合会，协议救出本国被难人民。

至土匪劫掠中外乘客上山后，初时查头、二、三等乘客姓名，定头等客每人赎价三万元，二等客一万元，三等客二千元限期勒赎。其后于七日放出康通一、杨琪山等使与官吏接洽平和收抚，并提出条件：（一）不派军队剿攻；（二）收抚改编军队，给饷一年；（三）以被掳西人为质，剿则撕票。时山东官吏正苦外交团迫压无法救出外人，闻讯即邀峰县绅士李麟阁等入山与匪磋商，在匪巢附近枣庄地方设立临时办事处，借中兴煤矿公司为临时会议地点。官匪往来磋商，经匪方陆续释出中外被难乘客多人，以示好意。其后公府顾问美人安特生、南京交涉员温世珍到临，帮同入山与匪磋商条件，各国领事及田中玉、吴毓麟、陈调元等重要职官先后莅至，土匪亦派代表郭其才等四人下山面商退兵释放外人。据十四日安特生所告土匪条件，已改为：（一）先将豹子谷军队完全撤退百里（经商定改撤退百里为三十里），即交付一部分外人与华人，但须外人及田中玉签字；（二）军队撤退后认官府有诚意编为国军，应先将枪械补充，方将第二部外人交出；（三）官府速派代表上山，商量条件施行办法，最好田督亲来。其后官兵即允诺条件，并已实行后退；但土匪则在山上招集各杆首会议后，条件改变，借口官兵退后里数太少，不将第一批外人释出，和议形势，大为紧急。闻曹锟将派以善办盗案著名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到临城襄助办理。惟后事如何，本篇因急于付刊，不及叙述了。

《临城土匪大掠津浦车》，《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八号，
1923年4月25日

临城劫车案之外报评论

(一) 《字林报》

《字林报》社论云：临城劫案或转为中外之福，亦未可知，此福固须以许多外人华人之痛苦损失，甚至生命以购得之。但就外人方面言之，此项代价若能使此不快活之国家回复其和平秩序，则亦乐于一掷而无怨言。外人此时固甚愤怒，但并无私意欲索赔偿。前此两年间，受盗匪蹂躏之外人一人，同时当有同一受害之中国男女老幼十万人，吾外人对于此等无名之牺牲者，实直接负有责任。盖中国破坏条约漠视责任之事，今几无一星期无之。此皆列强放任之过，以至愈弄愈糟，否则混乱当不至此。列强以华会之蜜钱的精神待中国，中国军阀遂觉可以恣所欲为，不怕惩罚，今须将此等思想打出军阀之头脑。大约乐见此举之成功者，莫中国人民若也。

中国官僚全体今日当悟，无政府状态将不为人所容许，自命代表国家之政府必须言行合符。中国如欲人视如文明国，必须自己举动文明。吾人并不鼓吹“炮舰政策”，但以为无论用何种其他救济方法，对于此次劫案负责之人，必须予以惩创，使全国中与彼同阶级者及下级者，皆惕然知惧而改变其行为。据吉尔般脱氏电称：外交团除拟为其他有力方法外，并提议以曹錕为此案负责之人，此诚最可慰之消息也。夫曹氏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此三省之军队及军队之是否能维持地方治安，皆由彼直接负责。星期二晚北京政府下令免山东督军及省长职，听候惩办，此实足使人起疑，北京曷为急急罢免此两大员乎？此岂向来中国式的举动乎？嘻，吾知之矣。盖北京预料列强或将指定某人为罪魁，使负责任，故亟以另二人为牺牲，以为外人当认此二人为最高负责者，既已自办，宜无异言，而更高真负责之一人，即可免指目矣。

吾人与曹锟上将并无个人嫌怨，唯以彼为山东军事第一负责之人，临城劫案乃缺乏军纪所致，故彼不能辞其咎。且欲阻此种暴乱之复作，必须对于最高之人予以打击，前已屡次证明，即如一九〇五年上海闹事一案，外交团决议使袁道台负责，争之两年，卒由清庭下谕惩戒。当时北京抵抗甚力，盖明知此种屈辱影响于全国甚巨也。一九二一年武宜兵变，本报力主不许王占元辞职，须迫彼解其私囊赔偿中外人民损失，并谓须将其囚于督署中，至彼出款认赔为止。然后免其官职，永不叙用。吾人敢谓当时若照此办理，则今日临城劫案及其他许多恶事皆不至发生。总之，今日坚持由曹锟负责赔偿，乃可行之事，有效之事，且大足以使其同僚诸伟人停止私争，一致改良中国政治。中国政治而能改良，始为临城大惨剧之真赔偿也。

(二) 《密勒报》

《密勒氏评论报》社论云：中国今后在世人目中之地位若何，大半系于现在山东西南部山间盗窟内外国人十人或十二人及中国人数十人之命运。中国政府无力治盗，致发生一大劫案，凡具自尊观念之人民当然引为深耻。中国之所谓政府，已自己证明缺乏政府之资格，彼之任职状况及程度，均不足称为政府。今日中国萑苻遍地，到处为患。今且有大胆匪徒，破坏铁路，打劫行旅，将乘客中之外人全数及数倍于外人之中国人掳去勒赎，公然对官府提出条件，要索巨大赎金，否则即杀诸外人，又要求军事不得讨伐，并给薪一年。呜呼！此尚成何话说乎？夫一国或一地方之政府，必须能施行权力，合宜的维持国内或地方内之秩序，保障其人民之生命财产，始克当政府之名而无愧。天下任何国家要不能绝对无坏法乱纪之事，故一政府存在与否，并不系于其国中情形之是否太平至治，而系于其是否有相当之权力，足以惩治犯法者，使之惕然不敢复犯。苟一国中有此政府，即可谓之有政府之国。是故关于临城劫案，吾人不必更问是否已有一罪恶存在，须知此罪恶之存在，乃自明者，且其罪极大，无待赘言。今之根本问题，乃在研究是否有一权力，足以加惩罚于犯罪者，并预防此种罪恶之再生，此乃必须由中国及与中国有关系之他国政府决断之问题也。

(三) 《大陆报》

《大陆报》社论云：美使舒尔曼君昨晚到沪，据称外间所传临城大劫案已经向国际联盟会提出之说，殊不足信，本报以为此中外人士皆应欢迎之消息也。国际联盟会内部自有困难，无暇他顾，倘以临城事件交国际联盟会解决，恐须数年之后，始有决断。舒尔曼公使谓并未有此种手续在拟议中，其必有充分之根据可知也。彼谓目下至急之务，在救出被掳诸人，其他皆可稍缓，一俟陷于盗窟者尽得自由，各国驻华外交代表乃将进而从事解决中国大局之全部问题。此诚唯一之严正意见及唯一之严正办法也。据舒尔曼君报告，被掳诸人受良好之待遇，生理心理上情形均佳，就今日大早所得品格尔及亚兰尔少佐之幼子已被救出，身体良好之消息观之，可证舒君之说为确。总之，今日以拯诸人出险为第一要图也。

《时事新报》1923年5月12日

共管中国声浪愈高

世界新闻社评《密勒评论报》社论云：吉尔般脱君于十七日《字林报》通信中论北京外交团对临城案及中国大局之态度一节，深合在华一般外人之感想。吉氏溢各公使之行动为“暗昧迷误而危险”，又谓北京外人所见相同，今宜乘临案要求尚未大定之时，使在华外人心理为本国公众所知。按吉氏所述要求条件，尚未正式宣布，仅由路透社从伦敦传出，显系英外部以北京外交团建议之结果而拟议者：其中一条为各国海军在中国联合示威，吉氏谓“在华外人对于此条皆非笑之”；又一条为以外警管护铁路，吉氏谓“此条若果提出公布，在华外人皆将痛诋各使馆及本国政府。”总之，吉氏认此等方法为“不彻底，徒足激怒华人。”又云：“凡小规模之干涉不能使军阀政客恐怖者，皆不足弭乱，反足酿乱耳。”

夫北京之中国政府久与中国民意脱离关系，此为人所共知，今则吾人不能不认北京外交团，亦与在华公意失其联络。试观上海等处英、美、日商会等，对于中国时局有种种决议，而外交团毫无应声，此非明证欤？外交团如斯之怠于增进中国大局，实使中外有思想之人士同一惊忧，尤以中国商人银行家为特甚。诚以中国在军阀压迫之下，国步飘摇，民生憔悴，非急图补救，危亡且迫于眉睫。

华会中各国决议：“希望中国政府立用有效之方法减少其军队军费。”中国亦为签字国之一，今华会终了已一年有奇，北京外交团或关系之列强，从未正式以此决议内容唤起中国之注意。假使关于撤废客邮、增收关税、撤退驻兵等决议，列强自不措意，延不履行，则中国争议之呼声，恐已上闻于天。顾返观中国对于华会义务之践履成绩，实使人失望，且不但中国不践义务而已，列强亦听其放弃责任。夫华会之决议，中国代表显然以诚意署名，则列强在理有迫其行动之权，胡乃放任之耶？美国会议员戴治尔氏近有致哈定总统一书，颇耐寻味，兹录之于次：

三年以来，余曾两度至中国，考察商业情形，及中美贸易状况，以期订立新法，如对华贸易条例等，以发展吾人对华商务。余以视察之结果，及最近美人与他国人民所遭横暴之指示，确信除非列强出而干涉，中国时局无改良之望。余意总统应召集列强开一会议，讨论接管中国行政事务，至中国成立一巩固政府，能依照条约保护外国侨民者而后止。又中国之收入，亦应由列强组织一委员会收管之，使美国人及他国人民久悬未偿之债款得有着落。北京政府现欠美国人铁路材料等代价，已逾三千万万元。中国已无中央政府，只有军阀领袖及盗匪控制一切，就吾人对中国人民及美国人民责任着想，吾人必须依此等旨趣立为断然之举动，不可再缓。

吉尔般脱君又论，关于改良中国大局各种计划之当否，其言至为确当。彼云：“吾人试验任何提议之标准，只须审察其是否能迟早诱致中国人尽其

当尽之义务。中国之盗贼横行，除政治混乱外，其直接原因，为居高位拥重兵者积极的不肯负责维持彼等辖境中之治安，甚至最良军队驻扎之区，即为匪乱最披猖之地。如临城案之发生，其故不在省当局之不能剿匪，乃在其不愿剿匪耳。”按此说可谓一言破的，华人当皆以为然。抑华人又当知列强目下之欲干涉，并不徒为干涉起见，或借以侵略中国领土，盖此项问题已在华会中切实解决矣。某种特别方面容有欲为私利而干涉者，但如美、英等国决不仅为保护外人利益而图干涉，果实行干涉者，实为裨益中国自身起见，并为免世界再发生惨战，且使中国人民得实行统一其国家，巩固其政治也。中国之得救，到底须中国人自为之，但迄今因在军阀暴乱之下，中国人乏自救之机会。夫中国今日有武装兵士一百三十三万二千八百三十五人之多，军队之大，冠于世界各国，此实太无理由可言。且拥此大军，并不能维持治安，又不能保护外侨，则此问题直一世界问题，外国安得而不干涉之哉。

《时事新报》1923年7月21日

铁路共管将实现之噩耗

外交团关于临案通牒中之护路问题，迭开会议，惊心动魄之英国共管铁路之提案，竟通过于昨日外交团之护路委员会席上，国人已为俎上肉矣。兹将日来外交团会议之情形，及英国提案之内容，详述于后，国人其速注意焉。

护路委员会之开会 外交团自提出临案通牒于中国政府后，关于路警问题，曾有保留提案之声明，当即组织护路委员会，筹商保护中国铁路之具体办法，以备提出于中国政府。该会由英、美、法、意、日、比、荷七国公使组成之，荷使为主席。第一次会议在本月十七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即在昨日（二十日）举行。先由各国公使提出意见书于会上，当时提出者有英、美、法、荷四国，而采取为讨论之基础者，则为英国之提案。该案除有一、二国公使反对外，竟以大多数通过于委员会席上。现护路委员会正在正式起草中，

一俟脱稿，即将提出于外交团，召集全体会议，通过后，再行提出于中国政府云。

英国提案之内容 英国所提出护路方案之内容，大有类乎盐务与海关之制度：（一）设立一护路行政局于中央政府交通部，以外国军官为之长，握有全中国国有铁路之警察权，此为其在中央之机关。散布各地者，则（二）于中国每路设立护路办事处，亦以外国军官管辖之。（三）组织护路常备队，分配于中国之各路，此项常备军队，直接受护路公政局之指挥。（四）为欲确保护路军队之经费起见，中国各路之会计及车务总管，应用外国人当充。以上为英国提出护路方案之内容，若依此实行，不特全国铁路管理权，尽归外人之支配，铁路收入，亦统入外人掌中。万一对外发生军事行动，车务总管既尽属外人，我国惟有束手就缚。危害中国之生存，侵蚀中国之主权，竟至于何地。国人尚不急起反对，共管铁路之祸必无幸免矣。

《晨报》1923年8月21日

铁路共管案之由来

本月二十日通过七国公使组织之护路委员会之铁路共管案，完全系英国多年对华所抱野心之暴露，现闻此案已由该委员会提出于领袖葡公使，不日即将召集外交团全体会议讨论。此事关系我国存亡，固不待言，而于东亚和平，亦有极大关系，故日本民间舆论，已一致起而反对，我国内舆论，不分南北，亦已表示极端反对之态度。本社因此事关系过大，列强对我之态度如何，及此案前后之经过，均有阐明之必要，爰将连日探得情形，披露如下：

溯外交团提出临案通牒以前，对于所谓铁路警备问题之具体办法，各国意见，颇有略异，曾为此事特开数次会议，卒无结果。故十日提交我国之通牒，对于此项，声明保留，原欲静观我国之态度，及于此时间疏通反对各国

也。其后英国方面见我国舆论激昂，而交通部对于护路问题，又派曼德中将积极调查，准备从速自行改良路警，以为中国若果自行改良路警，不特不能达其多年之野心，而护路司令一职，亦终不能落在英人之手，乃提议从速续议护路办法，仍主张由七国公使组织护路委员会。各国公使不得不暂徇其请，遂于十六日下午三时，在荷兰使署召集第一次护路委员会，以荷使为委员长，专协议护路方法。当时提案者，计有数国，而以英国提案为最强硬。对于与原议最有关系之路警编制具体办法，轻轻放过，却于关系较小之车务总管，会计监督二席，坚持非用外人不可，并主张须用关系较深之国之人。法国提议较为和缓，力避侵犯中国主权，其草案所用文字，所谓于外国军官 Control 之下，组织路警队之 Control 之语，法使曾当场说明其意义，谓并非“管理”之意，乃为英文 Supervision 之意，质言之，则不愿“管理”二字，而拟用“指导”或“劝导”等语也。一说法使对于英国案所用 Lead（即指挥）之案，认为没却华府会议精神。谓若果如此，则警备之责，全在各国，万一遇有危险，不特不能绝对保障，且恐各国不能负此重责。不如将警备全付责任，仍归中国，而各国则组织一带设机关之委员会，由各国使署武官、交通部顾问等组织之，以为随时查考护路状况，是否完备之用。至于美国之提案，则在英、法两案之中间，一若两案之折衷案。此外尚有某国提议，拟以投资于中国铁路资本之多寡，定其保护之重轻，然皆卒无结果，乃复定二十日再开会议讨论。闻日本一国则固自始至终并未有具体拟议，欲俟各国态度略为明了，始行商议应付方法，故是日会议，日使芳泽氏未发表意见。散会后，当即拍电本国政府报告经过。寻接外务省电令，谓政府对此，正在研究，尚未得具体方法，二十日之委员会，不必表明态度。及二十日之第二次委员会，英国主张更为强硬，有非达到目的不已之慨。美国公使当时未表赞否；日本公使则以未接训令为言，不参加表决；法使亦不赞同；惟意、比、荷三国公使，均表赞成，该案遂得通过。据闻是日会议情形，英使曾与某某国公使争持甚烈，其中并有“中国现状如此，人民痛恶军阀又如彼，此时正合时宜，亟应于中国政府未答覆临案通牒以前，速行议定护路办法，赶拟通牒，限期送交外交部”之语。盖英国此次对于临城案，自初即已拟定进行步骤，对内

则在国内怂恿舆论攻击中国，并令与中国问题有关系之人，如朱尔典氏、卜鲁斯少将等，寄书于伦敦各报，表示对华应持干涉态度之言论；对外则一方鼓动美国舆论反对中国，并怂恿上海英、美商人，拍电本国，借以张大其事；一方对于日本，亦极力鼓吹煽动。而为其机械者，则为路透电，盖欲造成世界舆论，以达其共管目的，并欲将津浦铁路完全归英国掌管也。以上为对舆论鼓吹之步骤，至其与各国政府之非正式交涉，其手段亦不外此。无如当时美国首先表示反对，日本亦消极的不表赞同，共管之案，一时遂见顿挫。至是乃不得不略变方计，暂时撤回其主张，继见有机可乘，野心复炽，故于临案通牒草案中，又欲假警备之名，加入可于事实上达到共管目的之空洞广泛之条文，然卒遇某国之反对，始改为暂行保留，顾终未能抛弃其野心，故又催开护路委员会，以遂其私心。据某外报泄出消息，谓英国要人某氏，曾于七月下旬，对汇丰银行总裁约定，中国铁路之车务、会计两监督，必由英国派人；而路警总司令，则早已拟定卜鲁斯少将。今彼对于此事，已势成骑虎，纵不能达到预期之目的，亦必揽得其中一部分之权利而后已。英国对华之野心，此时可谓已完全暴露。我国政府，亟宜从速答覆临案通牒，先事拒绝，一面国民亦宜一致起而抗争，方可收万一之效也。至于各国现在对此之态度，据某外交方面之消息，日本朝野（一）以对华关系密切；（二）以彼与中国铁路关系较浅，恐实权全握英国之手，于彼不利；（三）则近日正力谋中、日两国感情之疏解，此次必极力反对无疑。法国因在华利害关系稍浅，不欲徒害中国感情，亦未必积极赞成英国之案，惟其本国与英国关系甚大，恐未能积极反对。美国以有华府会议在先，在势已不便赞成，况见日本反对，亦乐得做其人情，故亦当无赞成英国之事。此案已有日本、美国之反对，及法国之消极反对，自未必能遂英国之野心；但最要者尤在我国自身，一宜从速改良路警；二宜对临案通牒中，不致损害主权之部分，早予承诺；三宜切实告诫军民长官，妥慎保护所管境内之交通；四宜设法酌裁军队；五宜极力剿匪，或可挽回于未然。更望全国国民，有坚决之表示，使外人知我国力虽弱，民气尚强，则此危急存亡之关系问题，或可有相当补救之效也。

又一消息，日本政府定于二十日召集阁议，研究中国路警问题，一俟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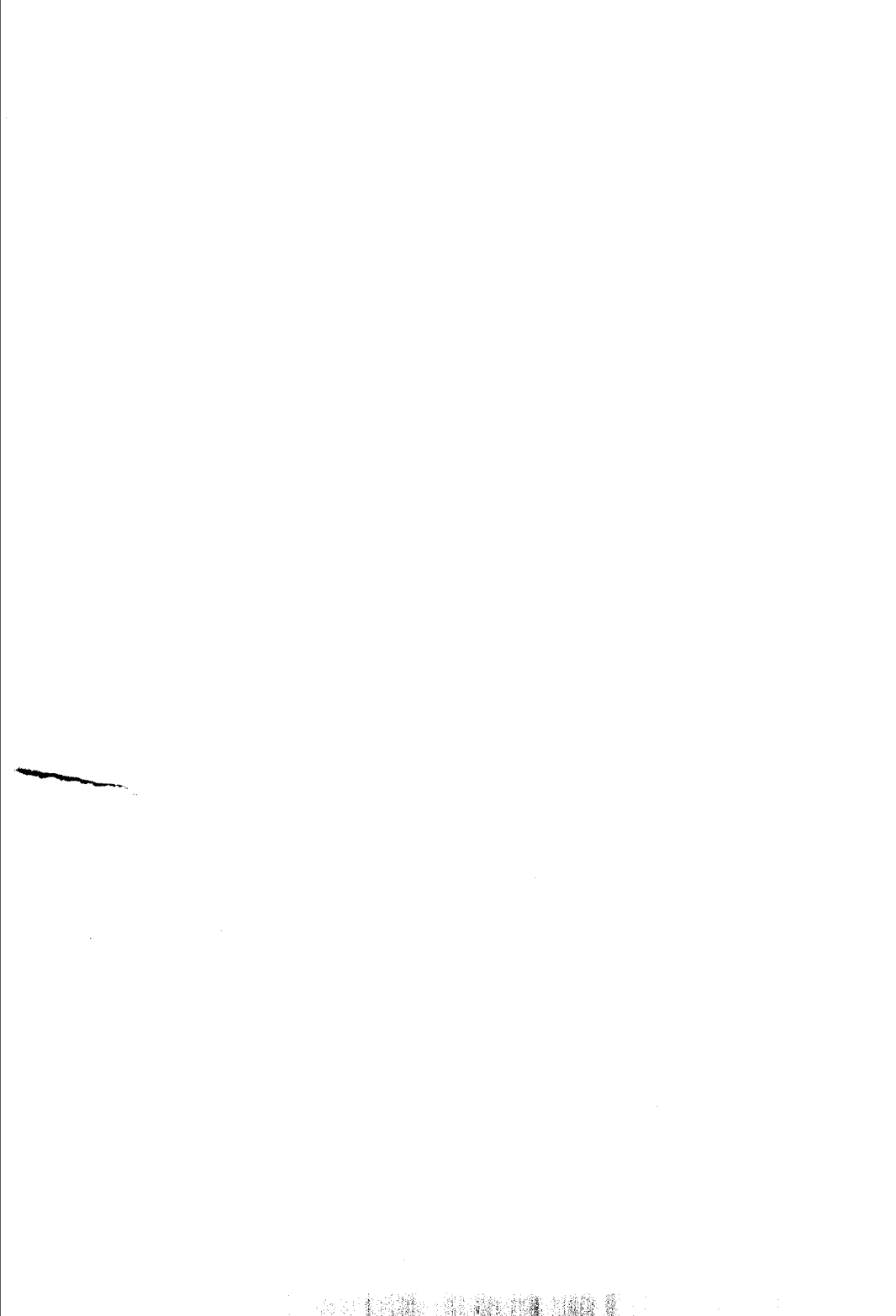
定，即当电令芳泽公使照办。惟日本陆军方面现已积极反对英国之提案，日政府不能不注重，大约此案，日本政府必当从舆论主张，表示反对云云。

又交通界消息，此次英人所以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者，乃为其投资于中国铁路较他国为大。一旦列强果实行共管中国铁路时，英人将借口其优越权之说，多得说话。今将英人所投资于中国各铁路之名称，并其哩数，造成一表如下：计京奉路（全路）九七四·八三三公哩，津浦路（南段）一一〇五·七一〇公哩，沪宁路三二七·一三二公哩，沪杭路二八六·五三二公哩，京绥路一五二·四四〇公哩，广九路一四三·三〇〇公哩，京汉路（利息三分之一）四一二·六四五公哩。

《晨报》1923年8月25日



十、关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 若干文献资料



新民学会赴法会员 蒙达尼会议情况*

先述第一次会议如下：

一、发起 升、熙到法既久，十二月和笙、芝圃到，四人即日有谈论。今年一月蔡、向诸友到，是时会谈亦易。迄六月十五璋、焜、赞、玉诸君大批全到，升、熙、笙、森、芝等又各分处，急想见面畅谈，遂约定大会一次。

二、地址 在蒙达尼，因此地蔡氏三人、向警予、熊氏姊妹、赞周（新到，分配在此）有七人在此，以不动为便。故开会之日，和笙自法国西北工厂到升寓（巴黎），芝圃自极北工厂到升寓，升、笙、芝三人同去芳丹白露学校邀焜、璋、玉，于是六人同车到蒙。荣熙独自法国南境工厂到蒙。

三、会期 到蒙略有先后，从全数到蒙起为七月五日，至七月十日散会。

四、谈话

第一日	七月六日	个人感想(最近新知)
第二日	七月七日	会务进行
第三日	七月八日	会务进行(上午) 求学方法 (下午)

* 题为编者所加。此次会议是一九二〇年七月召开的。

第四日 七月九日 求学方法（上午）个性批评
（下午）

第五日 七月十日 个性批评并对于未到会之会员之个性介绍。是日合案午餐，连会外朋友共二十余人，饭后游公园照相。

个人感想

各人所述甚为繁杂，记其大者如次：

焜甫君提出“说宇宙与人生观”。焜甫君自述人生观必产生于宇宙观，孔、墨、老、佛之人生观不同，乃以其宇宙观不同之故，阐发甚多。

升谓：既曰人生观，便不是人死观，人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近来并觉得“人生便是一件艺术品”，非常有味。我们都不是情愿去死的，即令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宇宙观，然不可一日不生活，不负责任。

和森谓：人生观不必产生于宇宙观，即现在可置宇宙问题于不顾，先行解决人生问题。

赞周谓：吾人之人生观，必发生于宇宙观之先。

以外各人多所辩论，无极大的结果。升在此时述一段意见如下：

我们有一弱点：即不喜充分的说话，即无共学的精神，以后总须做到“矜平躁释尽情尽性的讨论”。希望国内同志于此亦能注意。

会务进行

（一）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故于中国与世界之改造方法，极力讨论。先说主张：

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

子升谓：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和森复详述现今世界大势，以阐发其急烈革命之必要。

赞周谓：现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较难。

外和笙、子璋诸人亦多讨论。

(二)会务进行，注意潜在，不出风头。如有同志活动之必要时，可新组一会，以新民会员全数加入亦可。不可以学会为牺牲，一时东扯西拉，凑集一些目的不相同之人。

(三)会章修改，本为必要，但此系具文，可从缓计议。

(四)出印刷物，尽力所及，切实作出报告亦可。若月出一册，现在力量——人才、经济——或者不够。

(五)在法同志，亟谋合居共学。预备译书译报，尽可立即直阅法文书报，一面练习文字，一面获取新知。

和森到法，即卤莽看报，现有进步。升于巴黎各党派书局，已知大概，搜得各党派书报小册等可数百种。暂时同志可分作三部分同居：

(1)蒙达尼：三蔡、一向、二熊，共六人。

(2)哥伦布(升寓所在地)：赞、焜、璋、玉即日搬来。和笙欲出厂养病，亦即日搬来。房屋概由升先行佃定。

(3)芝、熙暂时仍各居工厂作工。(1)、(2)、(3)拟合住一

处，长久作工。

至合居后，分工所阅之书报略于下：

和森：《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事评论》以及其他有关系之小册。

赞周、和笙分担合社(协社)主义。和笙看《合社原理论》已久，如不病，即可直译。现又新定合社大会所出版之《合社事业进行》一种周刊。赞周于此事甚有趣味，即看此报。以外从合社书局搜得关于合社之小册约百种，大足参考之用。

子暉：看日报，担任新闻及他种小册。

玉山：看第二、第三万国社会党出版物，并留心其事。

焜甫：看社会伦理、社会哲学。

向、熊二女士：看《妇女声》、《女权报》及他项小册。

(说明)以上诸人除和森外，余均以三分之二之时间直看书报，仍以三分之一研究法文——为基础的研究。子暉练习语言较易。诸女同志法文进步极快。和笙法文根底较深。合居后，每日定时学术谈话一次。(外贺果、颜昌颐等同志，亦有共学性质，分任看书，将来自可合并。)

求学方法：

大体方法略见上段。其他细则，他日有暇再述。

个性批评与介绍

(和森)坚强，防僻。(焜甫)须去寒士气。(赞周)分析力强，须防无条理。(子暉)活泼有孩气。(芝圃)严正，防简单。(和笙)精细。(荣熙)宽厚，而官能欠灵动。(子升)周到有条理，防狭隘。(警予)温良，防躁急。(季光)从容不迫。(叔彬)自信力强，欠灵动。(咸熙)颇强固。(玉山)温和，但有女性。

总结：我们个性都有极弱处，也都有极强处，充分发展各人

的极强处，就是补救弱处的一方法。

以外如润之、叔衡、书农、惇元、章甫、殷柏、李思安、瑾玎诸君个性，亦由相知者提出向新会员介绍。

此最要，最有味。但以上所述不能完全。所评亦未必尽当。

会谈时亦有非会友而到会共谈者。

此次本为熟友聚会，非正式会友开会，故尚有会友未邀入。

随此信付回小照片多张（蒙城会谈后所摄），请照样张填好姓名，分赠在湘会友。又一大张请存会中。

选自《肖旭东给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蔡林彬致毛泽东信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润之兄：

湘局定，想已归。前见改造宣言，如能照行，甚善。来法会友上月在蒙集议一次，详情子升报告。我到法后，鹵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

一、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

分四种形势：

1. 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地方——俄。
2. 无产阶级革命已发动或小产地方——中欧及巴尔干战败诸国。
3. 阶级革命酝酿的地方——五大强战胜诸国。
4. 阶级觉悟发生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塞维克上去的地方——诸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如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中国等。

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

1. 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

2. 工团。先的作用，为实力的革命军，不可破获的革命机关。

后的作用为生产组织。

3. 合作社。先的作用为劳动运动、革命运动的经济机关，进而打消贸易主义，为消费组织。

4. 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

三、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

1. 万国共产党（本部在俄）之计划与方法及新旧国际党之经过。

2. 万国工会组织、作用、最近之举动。

3. 万国同盟罢工（如最近万国矿工会宣布：如协约对俄再战则下令英法矿工罢工）。

4. 万国同盟结交（如今年六月，万国工会宣布与虐杀工人及社会党之匈牙利反动政府同盟绝交，电邮路船，都不与通，结果被捕之人民委员得减死刑。）

四、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

这四种东西，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

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的以至全国的苏维埃，只有工人能参与，不容已下野的阶级参与其中，这就叫做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

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

造经济制度。

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我想编的“四种利器”，亦是我这一回要与你具体商量的。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现在红军已打到波兰而压入波斯，这种情形你必熟悉。而中国摇身一变的政客和武人（如陈炯明）正在准备做列宁，我预料三五年中，中国必有一个克伦斯基政府出现。换言之，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主持的人必为一干摇身一变的旧军阀、政阀、财阀，而结果产生一个不牛不马的德奥式的革命政治。这样一回事，我预料有少数的青年也会参与其中，但我不愿你加入。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然则这种党如何的准备组织呢？照旧组织革命机关，是不中用的。我以为要邀一些同志跑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跑到全国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去。去干什么？去做工，办事，当代表，做议员。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不必他往，亦不必另组机关，即以中产阶级现成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做革命机关。这种方法，我得之于布尔塞维克。二月革命后，布党遍布

全国各机关，列宁亦入了克伦斯基政府，所以十月革命一举成功。

我在这面业已酝酿组织，将于此早组一整队赴俄工作（二年内）。将来以俄为大本营，至少引一万青年男女长驻工作。拟于今冬联络新民会友、少年学会友、工学励进会友，以及赴德之王光祈、赴英之某某，开一联合讨论会。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此意已与曾慕韩深言之，彼甚为感动，须料不久将与少年学会中人发生影响，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

莫斯科*万国共产党是去年三月成立的，今年七月十五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国。中国、高丽亦各到代表二人，土耳其、印度各有代表五人。据昨日报土耳其共产党业已成立。英国于本月初一亦成立一大共产党。法社会党拟改名共产党。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莫斯科万国共产党。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徐彦之等赴日，不知如何联络，现在中国不明俄国及各国社会情形，所以一切运动都支节无大计。朝鲜、日本、波斯、印度、土耳其，都应有人去，尤以日本为重要。我意日本要去一个极重要的人。与去俄国一样的重要，望你注意！我意中日间要两国无产阶级联络革命才能解决。只要有成熟的联络，谁先谁后不成问题。如果中国革命而日帝国政府未倒时，我们量力之所能采两个

* 即莫斯科，下同。

方法对他：

一、我意我们的运动成熟，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如日出而干涉，则如俄之对波兰者对之。

二、万不得已，则以列宁之对德者对之。

以我观察，中国行俄式革命，反动必较俄大。其因有二：

一、大资本家大地主少，而十万二十万之身家多，故反动数目必多。

二、中国自来政治影响于个人经济者很少，个人经济极自由，一旦集产，反动必大。

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

共产党的原理和方略，我须先研究清楚，现已译《议院行动》（系万国共产党之魁作）一篇，及列宁等重要文字数篇，拟续译《俄国共产党大纲》。

俄十月革命共产党仅万人，现尚只六十万人。一九一七年俄工党只百五十万人，现四百万。

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

我拟在此组织一整队赴俄做工。法语于俄甚行，勤工可得川资。将来以俄为大本营，纵少要有青年工人万人在俄。国内往俄难，请先鼓人来法。

你前要我做通信，现因有系统一点的编译计划，无暇作此。

改造地图，请买一部寄我。

你如对于上列意见表同情，或即潜在运动，则有两点应注意而不可游移：

无产阶级专政。

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的色彩。

叔衡、启民、惇元、殷柏诸友均此。

彬 一九二〇·八·一三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蔡林彬致毛泽东信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润之兄：

上月寄一长信，大要系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今子升归国，再陈其略。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分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

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Id'eologic)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我对于人性只认为有“可能性”，比如到了饥的境地，性之可能为吃；遇到困难的境地，性之可能为思(想方法)；处现经济制度之下，性之可能为“人剥削人”；处怒或挑剔(如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之时，性之可能为“打”或“杀”。究其极，这种可能性，与别的动物一样，没有别的高贵不同。总之人由低等动物进化成的。道德根于先天之说不能成立，成立也无意思。人是一它物质。人是一个消费(吃、穿、住)才能活动的动物。故人的理想云云，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的物质的化分(或派生)。我以这种直捷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唯理观弊病

到了化境(助长有产阶级),唯物观才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唯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伦斯丁*等,好胆大,又把中产阶级的唯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以为“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结果是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为卑下为薄弱(现张东荪也是这样说),而别寻所谓高尚的动机,及寻一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和威尔逊的十四条,是他们叹观止的地方!今日俄德革命之不同,根本即在此点。我今拟二公式:

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

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

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无阶级无反动社会组织完成、世界组织完成(列宁及共产党屡次如此宣言)时,取消国家。

德多数社会党立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之上。

方法=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利用革命与中产阶级联盟组织政府。

目的=劳资合组的德谟克拉西。

结果=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内乱、破产、反革命、压迫工人,闹个不休。

张君励以中产阶级的反动眼光及贤人眼光观察俄国革命,对于德叛逆社会党(即多数党)一唱而三叹(见《解放与改造》)。他对于中国主张的八条,不马不牛,这种冬烘头脑,很足误人。阶级

* 即伯恩斯坦

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原来阶级战争就是政治战争，因为现政治完全为资本家政治，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的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比如生长于现政治下的工团主义（经济的、职业的，而非政治的），充其量不过是运动到产业国有，由资本家的“公司”里运动到资本家的“国”里去，这不但于工人无益，而且反巩固“资本家国”的产业组织，以后工人愈难解放。比如三角同盟国有运动，自去年到现在，没生一点效，现在矿工为增加工钱减少煤价争议数月（矿工已发停工预告，定期本月二十五），政府、公司丝毫不动。所以我们专门经济的、职业的工团运动，经久不能超出“工钱物价问题”，如何能得到解放呢？至于现在俄的工团就不然了，“工钱”、“物价”都由工团自定，生产管理与分配，工团与全国经济最高苏维埃共同执行。这才真算是解放。然而所以能达到这步，因为他获得了政权。现世经济政治早已打成一片，怎么会容许你单做经济解放呢？所以现在有两种说法最足延长现政治之危险而暗杀工人阶级：

（一）反唯物史观。以为以此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太卑下而不高尚！

（二）分离经济与政治，教工人专去做经济运动，做保护职业的运动，使他们永世生息于资本家剥削政治之下！

这两种危险的说法，凡冬烘先生（欧美如此）及资本家御用的改良派社会学者总是瞎眼说去，不怕害死工人！

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战爆发，于是各国不真实的社会党及

工党，尽向军国主义投降（即向资本家投降），尽变为叛逆，爱国的社会党和工党，有两个叛逆的总机关：一为第二国际党，一为万国工会。

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布尔塞维克，既已把俄罗斯完全彻底的建设其主义，于一九一八年改名共产党。与德李柏克奈希、罗森堡所手创的斯巴达加斯团（不久亦改名共产党），及匈贝拉康所组的共产党，组织“第三国际党”（即万国共产党），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正资本家分赃会议在巴黎热闹时），在木斯哥成立，加入的团体共三十五个。高丽亦以劳动联合会的名义加入，波斯、印度、土耳其等以东亚民族解放大联盟的名义加入，独中日没有团体！万国共产党即世界革命的总机关，这是无产阶级极彻底的、极真实、极具主义方略的、真正的国际组织，与没气焰的资本阶级的国际联盟针锋对立。俄十月革命成，各国犯了罪的革命党及工党又疑又怕，去年二月已死的第二国际党，在柏伦死灰复燃，开了一次大会，赞扬俄革命的占多数，诋毁的尽为犯罪已深（入了战时内阁）及执迷不悟的改良派，不久大多数纷纷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其中的大党如德独立社会党、法统一社会党、英独立劳动党、西班牙社会党、瑞士社会左党等等，并宣布与第三国际党商议加入条件。故今年七月万国共产党开第二次大会。中西南欧及美社会党都预会，中国亦有两个代表，但无团体名义。现中西欧各代表已返国，正在开全国大会讨论即刻加入。中西欧各社会党战时屈伏于军国主义之下，多少违犯了主义，此缘于平日改良派及修正派之恶劣影响，现在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既在俄罗斯实现有效。于是各国觉悟的工人莫不醉心于红色化。而各国社会党和工党大呈分裂之状。从中把持的无非是几个改良派、修正派、中立派的旧首领，这种首领在各国觉悟的工人阶级

中，不久即会遭淘汰。现在英、法、美共产党(英八月成立的)业已成立，加入万国共产党，所以英、法、美的社会党非加入则不能立足(因违反工人的要求故)，我今把美、中、西南欧巴尔干及东亚的已加入或即将加入万国共产党的略举如下：

美，已成立三个共产党，加入木斯哥。社会党(已与木斯哥大会)势力不大，首领为豆伯斯，因反对战争，现在关在牢里。美L.W.W.势力亦弱，但主张阶级战争，为美劳工的真正组织，已参预木斯哥大会。美势力最大的劳动联合会的领袖为刚伯斯，极旧极反动(木斯哥指名排斥)。社会党和I.W.W.和都参与木斯哥大会，与第二国际党及黄色的万国工会脱离关系。

英，不列颠社会党与别的三个团体，自去夏商议组织与俄一致的共产党，今年八月一日成立，加入木斯哥万国共产党。英共产党始拟不令劳动党加入(党员已近五百万)，列宁力主可容其加入。独立劳动党已宣告脱离第二国际党，与木斯哥商议国际改造，现英劳动党阶级战争的色彩益明，援俄及国际运动甚力(近又派代表参预俄波和议)。三角同盟将与俄工团于今秋冬发起红色的万国工会，打破死灰后燃之老的、黄的万国工会(他有七千万会员)，反动的工党旧首领将被排斥。

法，统一社会党之极左翼，已组成共产党，为万国共产党之一部。统一社会党今年二月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与第三国际党协商加入，此次派二代表与木斯哥万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木斯哥加入的条件极严，大略如下：

1. 改名为共产党，以后一切宣传运动皆为共产党性质。
2. 排除右翼的改良派、爱国派、中立派、入阁派的首领，然后才准加入。

二代表已返国，即将开全国大会，讨论加入条件。法工党首

领为霞华，木斯哥指名排斥，要法工人将此人驱逐。

德，独立社会党去年十一月大会，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与木斯哥商议加入，昨派四代表参与木斯哥第二次大会。加入条件与对法略同，要他排除右翼首领才准加入。独党十月将开会讨论此事。斯巴达加斯团改名共产党，为万国共产党主要分子之一。德工党旧首领为莱琴，木斯哥指名排斥。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已于前二月脱离第二国际党，正式加入万国共产党。

比利时，社会党为爱国、入阁、卖主义的首领所把持。共产党已成立。

意大利，社会党左翼已正式加入万国共产党，劳动联合总会亦加入。社会党右翼的改良派将于下次大会被除名。意近日劳动运动占领工场，管理生产，绝非国有运动可比。

匈奥，其社会民主党与德多数党一样的与中产阶级联盟揽政权，在社会主义上已宣布死刑。匈共产党为发起万国共产党之一，奥共产党也是其中一员。

雅各斯拉夫，共产党运动极得势，此次城邑选举大获胜利，中产党皆失败，去年三月即加入木斯哥。

捷克斯拉夫，共产党去年三月加入木斯哥。社会党团体有八，现组织政府，此次不应法命助波攻俄，社会党政府与有力。

保加利亚，战后破产，共产运动极盛，上次国会选举获选五十名之多。与中产阶级联盟的社会党一败涂地。现俄共产党的党纲，在保销行八十万卷。去年三月即加入木斯哥。

罗马尼亚，战后军国主义大盛。共产党运动亦盛，去年三月加入木斯哥。此次多脑河流域三小协约国，不听法命助波攻俄，即三国共产党之力。

东亚，印度共产党已成立，去年即加入莫斯科，我在法报见其宣言。

土耳其，共产党于今年八月成立。昨波斯、印度、埃及、土耳其代表于参与莫斯科二次大会之后，又在巴库开东亚民族解放大同盟的大会。印度又于八月成立八百万工人的联合会。法统一社会党及《人道报》派代表赴印度祝贺。高丽去年三月以高丽劳动联合会名义加入莫斯科，此次又有二代表参与第二次大会，中日亦有代表，但不见团体名义。

以上所举系荦荦大者，观此亦可知世界大势所趋。而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布尔塞维克与门色维克（先同属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开首是争党员加入的条件，布派主张极严格，门派主张宽大。其后布党主张极端的行以下的公式，即：阶级战争 + 无产阶级专政 = Soviets，而门派还主张与中产阶级联盟，所以十月革命不得不起。现在布党改名为共产党，加入条件仍极严格，所以十月革命时的党员仅万人（极确实的分子），现在不过六十万。现在入党条件如下：（1）二人介绍于地方支部。（2）入党的实习所受训练三月，作为后补入党之期。（3）实习所的指导员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到共产主义的生活上来，并令他们到共产主义的学校去听讲。（4）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5）如指导员认训练未成熟，须再受训练三月。（6）然后具愿书三份，须守党的“铁的纪律”。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现全俄政府每部的事纵多不过十余人担任，全国劳动联

合总会五人担任)。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党中设宣传运动部、组织教育部、调查统计部、义务劳动部（此部专为党员做星期下午的义务劳动，以为社会倡率而设）。在十月革命前，党的方略为多方面的，无论报纸、议院、团体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挥和监督。绝不准单独自由行动。所以议院行动在各国社会党弊端百出，以致工人不信用政治行动。而在布党适得其反，他第一从根本上否定中产阶级的议院主义；第二以为应入到里面去打破他，一面党的群众在外面酿革命风潮，一面党的议员在议坛上酿风潮，议员亦须参预群众行动，利用选举战争为宣传运动，而不在得票多少；第三党的议员一言一语皆须依中央委员会所授命的态度（革命的），一面在议院内做合法的工作，一面又在议院外做非法的工作，一等运动成熟，即打倒议院和政府，而做完全的革命行动。十月革命时，俄工团份子约百五十万，大多数反对布党的主张。不及数月，布党在各工团中都组有党的团体，将反动的首领驱逐，一变而为多数赞成布党的主张。即如十月二十五日，乃是一种定期的革命，是日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列宁所提出的议案为将临时政府的政权移与全俄苏维埃。门党及中产阶级各党和克伦斯基都到会投票，结果工人与兵尽赞成将全政权移与苏维埃，于是克伦斯基只得跑了。这完全是一种组织的革命，绝不是流血的革命。革命的标准在客观而不在主观，有一千人生怕革命，其实是错了。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现制度不能解决他，那么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了。你看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那一种能在现社会现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不趁此时加一番彻底的组织，将来流血恐怖自然比有组织要狠些。有了强有力的组织，或者还可以免掉。所以我认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

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 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 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 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现在组织研究宣传之外，更可组织一调查统计部。研究宣传部、调查统计部与出版物三者现在可打成一片而潜在从事。比如我在外国可调查俄国及各国的情形，你在国内可调查各省情形，将人口、地土、产业、交通、劳动状况、经济、教育等列为统计，此种材料与研究的著作，皆在一种出版物上发表。出版物又须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

没有纸了，我的意见一时不能写完，再笼统说几句：我以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万国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故现在各国的无政府党与工团的见到了的份子，业已改了倾向，我不信这种倾向会错的。无政府党最后的理想，我以为列宁与他无二致。不过要做到无政府的地步，我以为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迟一点就会了，殊不知迟一点儿资本家的大战又起了，伏尸流血又不知几千百万，而战死与破产及生活昂贵的大祸，都是无产阶级受了，战胜的中产阶级又不知道要得到好多的赔款和殖民地，而战胜的国际的托辣斯

的组织(指国际联盟)将越发巩固,工人真是动也动不得了!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战场必在中国。我们还不应准备么?

叔衡、惇元、殷柏、启民、章甫均此。

彬 九月十六*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 据内容推断,此信写于一九二〇年。

西欧的“赤”况

——伍致小、山的信*

方才得到二月初你们从上海来的信，我看完后，高兴的程度到了十二分。我饭也没有吃饱，便忙匆匆地提笔要来回你们的信。本来在前数天我看山姊给念吾的信，便知道不久可以得到你们的信。不过山的信上说得很要紧，我以为一定是封长信，打开看后，自然不免有点失望。但现在这个观念消灭了，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精神已经从你们的信中活活地表现出来了，使我能得到十二分快乐！

你们知道我现在已到柏林了么？念吾也来了；不久——七天后——奈因也要来此过春假。我们预备开一个三人会议，讨论一些社的事情。本来你们的来信，我应当给他们看了，有了筹划，再答复你们，不过我现在要急于表现我现在一个人的直觉，要在这极匆迫——仅五十分钟——的时候，将我的感想写出，免得过时飞去。你们须知这种感想是不易得的，尤其是我这个“多畏多虑”的人所难能的，望你们也用十二分的速度极敏锐的眼光来看阅好了。

我现在在此一个人很静，并且来柏林尚未久，一切思潮，还

* 此副题为编者所加。按：伍即伍豪，是周恩来同志的化名；小即谌小岑；山即峙山，亦即李毅韬；都是觉悟社社员。

没感受多少德意志的影响，所以写出来的大半要算我一年来居法的积感。以后有变化没有固不敢说，但现在确是如此，望你们看完我的信后，如有感想，也请赶快地相与讨论才好。

劈头要说的便是：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 Communism（以下简作 Cism）也就够了。施珊说，用 Anarchism（以下简作 Aism）的精神参加到 Cism 里去（原文不如此，这是我意会你的话），这诚然是一种周全之策。不过 Cism 也并非没有 Aism 所采取的精神的。就普通现象上说来，Cism 总是对于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看得十分重要，别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常常看为次要，这是 Cism 易于受人批评的地方，所以有许多人说 Cism 太唯物了。但就我想，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之必须被重视，正犹之人生许多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之必须被重视也一样。Cism 并未尝不重其他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但它却知道纯机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能够用一种较有程式的革命方法来改造，而属于精神上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诸现象不是可以用死板板的方法来替代的，是要用教育的启发功能而导入自由发展之途的。因此 Cism 对于人生道德问题不用一种方式来主张，不注重处也是注重。这与 Aism 所主张的自由正同一用意。不过 Aism 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追究它的病根，便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没能分得清楚的缘故。在欧洲的 Aism，其势力渐渐等于零，固然，法国的 Syndicalism（以下简作 Sdism）是发源于 Aism 的思想，而在那 Cism 势力笼罩的赤俄，Aism 居然也在内中能稍稍活动，这全可说不是 Aism 灭亡的表征。不过在现在旧经济势力资本主义

极兴旺的欧美，要想Aists的鼓吹能动摇人心，这未免等于梦呓。Aism 的思想在人心是会常常发现的，但要拿它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看，则急切不能得用了。法国 Syndicat 近来已改变了很多态度，而所谓 C.G.T. 的大多数派大半都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

英国的 Guild Socialism 近已见衰，并且这种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他们的机关报《Guild Socialist》(去年改名的) 既不见甚么大精采，而鼓吹的人也就是 Cole 一人出点大力，但 Cole 个人近来也有点赤色的同情了。英国人本来太保守，几个工业国家，Cisx 的势力，数在英国最小，党员不过一万来人。机关报仅一周刊《The Communist》；鼓吹劳动教育的《Pbbs》月刊常常帮他的忙。此外还有两个月刊为《The Communist Review》和《Labourer Monthly》，前者是党中出的，后者则属于国际。新近俄国商务机关在伦敦出了一种月刊名叫《Russian Information and Review》，我还没买到看，想施以也许见着了。《The Young Communist》是月刊，为少年共产党人出的，《Worker's Dreadnought》周刊和《Data》月刊，也还表革命共产主义的同情。英国的共产党出版界是如此，鼓吹的效力可说不甚大，小册子也出得不多（英、法、德三国比较起来，自以德为首，法次之，英则尚后于意、瑞〔典〕、捷、波诸国）。总之，谈劳动革命而期望于英国，未免近于妄想，从前马克思和克鲁泡得金全看到了。

法国劳动界的组织不如英、德多，屡次 C.G.T. 大罢工全失败，每次败后退出 Syndicat 的工人总日见其多，这是一个顶可忧的事件。病原多在太受旧日 Syndicat 会议的拘束，他们活动的范围太狭了。不闻政治，固然也有好处（法国社会党人吃党的太多，朝三暮四的更不用说了）。但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运

命既由他们操着，工人那有成功的希望呢？现今法国工人似乎也有点觉出旧日 Sdism 不尽可恃了。所以去岁 C.G.T. 的大会，便有 C.G.T. 的革命派主张联络国际共产党与赤色工联。今年春，因去年末 C.G.T. 的左派已占了多数，他们越发要改变色彩了。法国的共产党自前冬与社会党分裂后，独立为共产党，近来已大行发达。去岁末马赛大会，尤其见出他们的精采。法国本来是 Aism 思想支配的地方，而现在 Cism 差不多可说要起而代之了。将来西欧如有万一希望，还须从法国动起，其要因由于现时欧洲的政权差不多全在英法手里拿着；英法彼此争雄，遂搅得全欧不安。德国及中欧诸国全处在被制裁地位；他们实难于发难。意比意存观望，没有揭旗而为赤俄继的胆量。因此西欧的情形全看法国如何而定了。二月初，法德共产党有个联合的宣言，正是为此目的而作。最近传闻赤俄与法政府有所联络，如果属实，想必又是列宁的一种策略。列宁真可爱！他是无孔不钻，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一切舆论全都不顾。共产党的步骤已变，连列宁自己也承认的。老实说，俄罗斯要没列宁、托洛斯基、金诺维夫等几个人，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早塌台了。德国的共产党号称三十万人，党势自较法为进步，只是他们现在处于被制地位，欲动不得。可以说德国共产党一有活动，法国莱茵河上的军队便可借口长驱直入。而德法民族的观感又不象俄德，所以德国共产党也没托洛斯基那样的人说托洛斯基那样的大话，持列宁对待德国的同一见解。德法民族间的感情真太坏，除少数共产党与左派社会党人外，差不多彼此仇视的心理还都很甚。德人报复之念与法人重惩之心时时在那里颤动。不但德法如此，以至于英法间，法意间，德波间，法奥间，意塞间，希土间，法希间，法西间，荷比间，……都闹得一团糟。最可惧而最可厌的便是那些

中产阶级的人，他们本没有象资产阶级的人有那样利害关系的冲突，而他们也赶着起哄，因此欧洲国际间，比旧日春秋战国时还闹得热闹。张申府说：“西欧近几年内未必有什么大变。”这句话也可以说半对了。我再替他下个转语，便是“西欧革命的机会在最近的几年确是很难，但法国工人同军队一旦能联络起来，这事便有了希望。”

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堆，在你们看也许嫌为词费，因为你们或者也知道了，也想到了，我写出未免后时了。

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古人所谓“莫逆我心，相视而笑”，我们现在当对信一笑了。

我以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 Cism 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不过我要谢谢你们的，施以的思想实在与我以许多反映，其功并不在石遗、衫时下，而施珊的一封信，也引起我探求主义不少的兴味，再提要说一句，便是前年北京的“全武行”于我也非常有帮助，不知施珊是否也由那次打出来的影响。

你们现在是讲实际运动了，惭愧我们得很！我们在此，不但感财力才力薄弱，并且也极感同志稀少。你们须知我们在此应当作的事也很多，如研究主义，调查欧洲劳动运动状况，翻译小册子，同他们通点声气。而现在我们在此，可说是一事无成，真惭愧得无以自容。我前信——给施以、二八的——说：“若放我在国

内，以同石逸在国外，其变动就许大些”，这是我就各人力量说，实在是句真话，你们或不这样想罢？（下略）

施以按：伍这封信同下一封信是去年三月写的，两星期前才得收到。伍君到德后，对于主义的宣传，甚为尽力，除组织旅欧东方少年 C.P. (?) 外，又出版《少年》半月刊，成绩很好。

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

1923年4月15日

赵世炎致李立三信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隆郅：

昨天才收到你回国后的第一封信，读阅之下，颇是欢喜。但只要看你的信，就可以知道你的情景：你还是那乱七八糟的样子，毛茸茸的象一条小“大虫”；你走路一定还常“绊斤斗！”我很是为你担心，你能不能稍稍改良，以慰朋友。

我现在还在北方，状况比以前较好，或者不久便有变动，仍然到南方去。因为我和瘦石感于同志在欧之无基础事业，决计重振旗鼓干起来。这事现在不能详说，事成以后再告诉你们。我只希望你们不必代我忧虑，说我没有再蹶再起的精神。但常常为我供给忠告，使我不致起而又蹶。

我留在欧洲虽然苦些，但也有用处，你们当能承认。你们若能承认，便请不必催我回国。固然你们的意思我当感激，但我自己的意思，现在回国，算是走了曲绕的路；还有我个人在国内的关系，也极不相宜，请你们不必再催促。仲甫先生之催促，我明知道是无名和你的主动；你们为我计，我回国自有相当理由，但与我现在的情况不合，亦与我现在的意思不合，所以我不能从命。申府兄来信屡次亦促我回国，他现在仍坚持（他自己于三月内便将回来），我至今几乎穷于答复。你若再到上海会到仲甫先生时，请

你替代说我的意思：我若不能于一个时期可以有效的读书——专门读书——以后，我决不回国来。我现在毫没有涵养性，我看见国内的情况异常烦闷；我虽然相信在中国实行布党的计划是一线的曙光，但我现在实不敢自信我能够作事，所以我暂时决不回来。

申府兄的四周的安排对于他太不适当，所以他觉得非回国不可。他写信给我说：“对于欧洲恶感太深，恨不得立刻去之！”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我想他也许真的不久便回国来。在他回国后，关于欧洲方面同志之团结与事业，一定有一番详的报告；对于国内关系之希望，亦从此时讨论起来——请你们暂等着。寿康与伯简去俄事，及我们公荐寿康为第四次代表事，申府兄已有几次信与国内了。我很盼望国内能答应，即时委命。寿康兄的为人，你和无名当都能代向国内说明，自无容我多说，又寿康兄近又提出，如果去成，但他以为一人太孤单（其实披素、子璋、伯简都同去），要添一人帮助，他并提伯简。此事申府兄想亦有信回国来。我意亦无不可，因伯简信仰很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不过不善言语就是。将来他们去时，欧洲“青年团”当都给以代表名义，拿团体的责任，壮他们的行色。

去俄的重要任务是希望能运送大批同志——勤工同学及工人——入俄，这事能不能成自不可定，但他们能去一趟，或者去了又回来。旅欧同志方面的事业与精神都当有若干的效果，况且现在欧洲情形实在可以乐观，财政大会的结果，资本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实在是弓在弦上。这次巴度在忍诺真不要脸（米勒兰到亚拉伯去了，因此保安加勒不能亲自出马，真不愧一个法国无产阶级资本帝国主义的代表）。这两天因为俄德条约，忍诺会议中的大多数资本帝国的代表都惊惶失色，纷纷抗议，看着将要下不了台。

德国最有希望，我们可以说是德国的社会革命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现在德国的宣传运动等也自由得多，拿法国去比真有天渊之别了。最近寿康与伯简在德与德的 C.P. 接洽，他们被介绍去各城市演说。（即 Front unique 运动）他们去了好几处，大受欢迎。黄面孔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与西方无产阶级接触，此其开端了。法国实在该死，这样不要脸，还成天成夜的鼓吹仇德。我在北方看着舆论与民气尤其比南方利害，真正叫人肉麻而又痛心。我以前曾和你说笑，拿勤工俭学问题与法国妇女问题相比，现在法国的政治问题也就如我们当初所谈的法国的妇女问题的困难了。

别的话我将在与无名的信中另说。我这次给你的信且只写这一点，也因为实在没功夫。我希望你此后常不断的给我信；更希望你对于你粗暴夸大的性情加以改良，差不多朋友中间只有你，我最不放心，你的行动尤望常常告诉我。

你还是要找机会设法读书。

世 炎

一九二二·四·二十五在法国北方

赵世炎致陈公培信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无名：

约两星期前有一信给你是否收到？我们通信总要勤些，《民国日报》地址若不甚妥，请你从速设法另找一个地方较固定且转交很快的，因为我们从此通信等事愈繁，又愈重要。

在这封信里只能有下列的话告诉你，但有若干的问你的事件：

1. 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大约一月以内可以完成，因为现在开会地址是很难觅）。

2. 青年团的开始仍取极端严格手续。将来是否作公开的运动，可由成立开会时决定之，决定后再报告国内。现在人数因系严格，大约法国二十人，比国七、八人，德国六、七人。但现在“工学世界社”维汉、世伦诸人务要强迫全社加入，在该社以去就力争。我本只请求他们出以个人行动，但他们务要如此，因此人数殊不可预定，一切将来自有报告。

3. 支部暂时决不提及，况现已有代表团（申府等在德发起的，我亦承认），有事以此与人接洽便是；况青年团不久亦告成。我们已认定青年团之内幕即“少年共产党”，故与国际党人接洽有“青年团”亦可。

4. 寿康、伯简、子璋、披素四人去俄。我们荐寿康为第四次

出席代表。此事务望你在国内亟力建白，速加委命。简、璋、素将来去时都用青年团代表名义。

以下是问你的话，并请记的事。

a. 青年团有否总机关，并除章程外尚有其它规约或印刷品否？如有请即转告速寄来（暂时先寄我）。

b. 凡关于 C.P. 之重要印件，亦请你随时寄我。

c. 青年团对 C.P. 之关系如何？常有何义务与责任？应与何机关接洽？国内“青年团”是以地域建立，抑只总的一个？执行委员会如何组织法？产生法？或还有其它详情，都望一一见告。

d. 在欧组织后，大家都是靠作工生活的，故公共经费必不充足，然将来向国内购书报为第一要事，绝无疑义，而且不能迟延。我以为此事既属有益，你能否先向出版机关（或发行机关或总部）代为要求，即开始将书报等陆续寄来（暂时亦可直寄我）。

这几件事等你从速答复。

我因为昨日接到隆郅的信，将复了他一信，由你转交，因他来信未说地址，我想他亦是常乱跳乱跑的，请你将我信速寄给他去。在他信里有些话已都说过了，故给你这信无庸再说。但仍有二事：

1. 侨民教育经费十万元，李石曾求得寄法，欲与勤工生设传习所，其实勤工生得不着半文，因被陈篆把持住了，且隐瞒不承认，但现又有问题，即工界之愤怒是也。昨日我见瘦石有一信来与李石曾，未免太激烈；其实此事亦极难忍，望你于见李时或与之信时，亦代诉说法国工界之现状——陆军已脱离关系，大多数人已送回，剩下的只少数有希望之自由工人——善为其辞。

2. 李合林事后，安那其朋友奋然而起。但以我观察，有一部分之安那其倾向颇变。其最著者为大陈——延年——趋向极为可

爱，近日他们所出的《工余》杂志，竟高呼暗杀……革命……，气魄可钦。惜我与二陈均无接洽，你可否速来一信，与之问讯，且探其动静。因安那其中颇有人，近来最爱刻薄骂人，将来如生冲突，亦麻烦，可厌事也。

余再谈。

世 炎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国北方

我在欧的行动，你在国内于认识我的朋友面前暂时绝对的秘密，我们来往的信，如无用时，最好烧去。

赵世炎致陈公培信

吴明：

接到你三月十七的信。

我日前复有隆郅一信并你一信，想已收到。

我今天正在忙迫，明天“五一”去巴黎，并拟去蒙达尼、里昂、准也几等处绕一遍，完全为青年团事。青年团事，前信已略告，所谓全欧大组织即青年团，依我所计人数约三、四十，然我不知者尚多，尚待各友之总汇名单于我。我现在持意两点：（1）初步极端严格；（2）又务求没有遗漏，因此至今没成立。日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璋、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但实办不到，法国方面来不及（因工学界社世伦、硕夫等欲等该社开会，要求全社加入，且以去就力争，我不赞成——我意即在初步严格取人之意，要求他们取个人行动。现在他们亦承认）。我被迫不得已，故决定于明日丢了工作出去跑一趟，大概一月以内准可告成，下一次的信定可告诉你详情。今天因结束在此诸事，百忙之中接到你的信，因先发这封信。

关于青年团的事，尚有下列诸件，亟待你们在国内的帮忙、接济并答复：

1. 速寄关于青年团一切的书报、印件等来；
2. 关于 C.P. 的；

3. 请转告青年团总部指示应有的方略等等；

4. 法国旧时安那其如二陈等近时倾向大变，望你们有私人关系者，速来信接洽（即以青年团为题）；

5. 请你转告存统希望他与我通信。

下面的话是答复你来信中还有的事件：

a. 申府现在德，应该常有信来，他给我信最密。我在法国方面事事审慎，故进行很迟，因此常遭他的责备与催促，他不能没有信来的；

b. 我回国实在是不可。四川问题到底现在详情是怎样？宝祺他们难道毫不能进行？北高川生中同志颇多，请问他们这般将来要回乡当教育家的注意！我对于四川是毫无关系的，请千万不要再想到我；

c. 刘深山处你的书容设法寄，但必很迟。你若决定久顿上海，应当告诉一个妥的住址，说不定有人回国来，我才有地址可介绍；

d. 罗承鼎的钱你应该写信向他说。你的一百方，我经济有余可代你还。熊自难艺术家早已经疯了，始拘于比国，现移在里而狱里，我们百法挽救无效！

e. 你要买书只有钱的问题，没有别的；但一半年一次约百方上下之书报我在不失工的时期还可对付，多了则只好请你寄钱，如果你能够。

匆复 并愿

你好

弟 “Lefeu”

四月三十日下午*

这信写的太匆忙只许你一人看

* 据内容推断，此信写于一九二二年。

赵世炎致陈公培信

吴明：

兹转来伯简自柏林信两封，前一封在北方时收到，后一封昨日在巴收到。他既没另给你们信，我亦无暇重述，故最好如他所说将他给我的信寄来。

力子处转信是否很妥？你能否速找一个不致遭注意的地址？譬如这样信若遭检查很是问题，请留意！

巴黎都不自由，何况中国？庆云住巴很久，我的信都寄他处，因为信太多，遭警厅盘问；昨日伯简来的这封信，简直不客气，拆开了！另外加封寄了来！自然从李合林事件以后，在巴勤工老爷价值较高也是原因。但此次信所以被拆，因伯简不该盖火漆，太遭注意。此次信已停搁一日才交来，如果检查找人翻译便是问题，我此刻劝庆云搬家。

通信处最是问题，关于此层请从此千万注意，并速设法答复。（指国内通信处说，如青年团之总通讯处等……）。

江亢虎今日在巴演说，大批评苏俄，而自称中国社会党。他回国后很可注意（今晚已由巴动身赴马赛）。

我明日去蒙达尼。这几日很疲，北方半年奇趣之生活，现在

走回都市异常不惯。

勿书，余再详

大家健康

世 炎

五月五日晚*巴黎

* 据内容推断，此信写于一九二二年。

赵世炎致罗觉、彭述之信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四日)

罗觉、述之两同志：

前复信被打回，又由柏林寄出，未知收到否？后又有一信，亦由柏林寄出。罗同志所开来地址，照样书写而不能寄到，未知何故。兹以此次信同样写成三封分三个地址发出，想必总有一封可以收到。（若某一封收到，请即示知，以便以后照样直寄。）

兹开来西欧同志愿来俄者十五人之名单，其简略履历如经过学校等项，恐无用处，故未开出。此十五同志已经此间执行委员会之认可，合于当初所规定之条件与情形。望同志们于接此信后即向东方大学交涉，请求莫斯科政府速电驻柏林苏俄代表，准予此十五人发给入俄护照。发电时恐未必能将名字一一开列，但请指定十五人之数目，我们在柏林便可交涉。

西欧青年团于本月十七、八、九三日在巴黎开大会，会闭后十五同志便动身，故月底以前均在柏林，因经济上关系不能久停，故务求交涉速发电为盼。

书 记

赵世炎

1923·2·14巴黎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 报告第一号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于巴黎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同志：

我们旅欧共产主义少年团体，在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曾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名义与同志们去过一封公信，诚恳地声明：我们愿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同时并向团中建议三事。此信当由同志李维汉（罗迈）携带回国，并委他为旅欧少共的代表，向团中正式接洽，计时当已达到。

罗迈行后，我们在此静待好音期中，忽得到中国赴共产国际和少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已抵赤都的消息，由不得我们不立即去信表示我们诚恳的敬意，同时并切实声明我们此间团体加入国内青年团一案亦已正式提向国内，毫无犹疑。其后代表团由重辅同志复我们一信，希望我们“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在此名称组织之下，向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改为“执行委员会”；同时并指示我们对于团中纲领的误

解和在欧行动的方略。我们在今年一月得着这封信后，益觉我们团体的名称组织有急于改换的必要，于是乃有多数同志提议不待国内信至即实行改组，立即归属国内本团，以明我们去年六月大会组织旅欧少共团体的始衷，执行委员会因此更进一步于二月间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实行改组。会期自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地点在巴黎郊外。会议内容，报告、演说后，第一案即为：依据去年十月总投票结果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遵守其纲领并章程上重要原则，以确定本团体在欧之名称与组织。我们当即依此议定了我们旅欧之部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随即遵守国内本团章程上重要原则，依据我们旅欧特殊任务，议定旅欧之部的章程（原文见附件一），明白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至于旧日托罗迈同志带回国的三个提议，名称况已不成问题，纲领修改更由此次大会自动地决议撤销了。章程旧提者已多不适于用，现此新定者乃为我们正式向中央提出请求认可的现行条文。

同志们，这便是我们旅欧少年同志依着共产主义的纪律向你们表示极诚恳的归依。我们更坚信你们必能欣然承诺，来指示我们旅欧的行动方略，——在我们看，这实是毫无疑问的。

在此次大会中，我们讨论的事件非常之多，详细的报告，不久将眷印有团务报告出来，此处不及详写，只先写个大概如下：

1. 旅欧青年团的团员在开大会时总数已达七十二人，到会的代表为四十二人，全体人数之分配为：旅法五十八人，旅德八人，旅比六人。

2. 开会时，同志赵世炎为主席，同志任卓宣、薛世纶、赵光宸、穆清四人为记录，四日大会均如此未变。

3. 通过案件约二十项，重要的为：

一、改组案——决定名称、议定章程（详情见前，不及）。

二、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

三、学生运动问题——主张维持勤工学生的总团结，同志们活动须量力而为，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

四、华工运动问题——决定维护现在我们同志所主持的“华工总会”，实力援助《华工旬报》——工会机关报努力图华工教育实现，以便吸收同志。

五、内部训练问题——以进行“共产主义研究会”为最要之事。

六、《少年》出版问题——因留法勤工俭学生界中有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工余》杂志和基督教《青年会星期报》的猖狂惑众，是为我们宣传障碍，另一方我们少年团体在此实有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于不甚能读外国文主义书报之勤工生和华工中之必要，于是乃仍决定继出《少年》月刊。

七、经济问题——每个团员月担任十二方月费。

八、通过撤销前向国内中央希望修改名称改正纲领的两个提议（本来我们对于纲领内容怀疑之处早已打消了，此不过作一番形式上的撤销而已）。

九、请议决以后本团团员有加入各所在国共产党者，必须得本团执行委员会之许可案——交新执行委员会审议。

十、请开除张伯简（红鸿）案——此为不服旧执行委员会警告红鸿决议提向大会之抗议，但结果仍被否决，接受执行委员会警告原议。

十一、弹劾张申府案——在大会中旅柏林同志们的代表伍

豪（周恩来），声言因大会^①及执行委员会^②仍认R（张申府）为团员，而R在柏林地方会确已屡次声明退出少共，伍豪自己亦曾向中央报告过他持不同态度，因此无法为大会仍为团员的R做代表。因此遂有团员提议，成立弹劾案，继追究R为何在地方会声言退出少共，乃推论到年前执行委员会因其于弹劾红湾案罗织罪状过甚，且有迫胁中央之言，与以劝告，R不接受。嗣经执行委员会多次讨论，将此案不再追究，惟R仍不满意，辞“共产主义研究会”书记，置执行委员会不理，最后至大会始更发现其又有退出少年之声言。准此情形，大会认定R在少共团体中实处处违反共产主义的纪律，乃决议将R除名于少共团体之外，惟R本为中国共党党员，此种决议如何，实有报告中央，请转达中国共党之必要，因此我们对于此事仍将有详细报告寄上，此处只不过先说个大概。

① 大会认旅欧少共全体人数为七十二人，申府确在此数之内。

② 前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乐生报告，执行委员会永未接柏林地方会书记报告他R退出少共团体，且其报告信中更常言张申府出席发言建议，却未道及他退出少共事，直至此次大会，伍豪替柏林地方会廖焕星向大会报告柏林地方会事务，方始说出。

十二、弹劾旧中央执行委员乐生（赵世炎）、雷音（王若飞）、伍豪（周恩来）、石人（尹宽）、林木（陈延年）案——准上项情形，大会当认旧执行委员五人处理R事，过于懦弱疏忽，决议成立警告案。

4. 选举新执行委员五人：提掖（任卓宣）、伍豪（周恩来）、石人（尹宽）、裸体（汪泽楷）、党奴（肖朴生）当选，候补委员三人：大冶（刘伯坚）、戈般（王凌汉）、钟声（袁子贞）当选。

大会过后，执行委员会立即组成，推选伍豪为书记，石人主

任“共产主义研究会”事；裸体主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事；觉奴主任“华工运动委员会”事；提掀主任“出版委员会”事；并依大会一切决议，循序进行。本此，我们先写此第一封报告信寄上，至其他进行事项，与中央希望我们在欧期中应有之外方报告，自当陆续报告无误，兹先在此声明一下。

又本团旅欧团员在开大会时数目为七十二人，其中除 R 已为大会除名外，余七十一人中，有同志刘清扬亦已准备回国，同志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十二人已预备起程赴俄入东方劳大读书，除最后三人外，余人均为入德事稍有阻碍，现正多方设法，想不久将可成行。

再，我们要慎重声明的，在我们此次大会将开会前，我们得到中央一月二日寄我们的信件，希望我们依中央第十次会议议决国外组的办法加入青年团，我们当时因为我们正式代表亦已派回国去接洽加入事件，到莫的中国代表团又曾和我们表示过前述的改组希望，而我们自己又正在自动地召开改组的大会，于是我们乃在大会中诚恳地接受了你们希望我们的好意，而实行改组成上述的组织，附依于你们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同志们，这个办法，我们想你们一定予以谅解！

巧了，在我们这封信尚未写完之时，我们竟得着一月二十九日中央许可我们加入的公信，我们看着后，真欣喜无量！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至中央命我们更改章程的六项和停刊《少年》的事，在纪律上我们当然是接受无疑，俟执行委员会全体（我们现时止有三人

在巴得见此信，余二人尚在他地）观齐后，便当正式答覆，迟缓处，尚望原谅！

专此，同志们，愿接受我们的敬礼！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执行委员会

书记伍豪（周恩来）

附件一：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

——一九二三年二月代表大会通过

第一章 团员

第一条 凡旅欧中国青年愿加入本团为团员者，必须：

- A.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
- B.承认本团纲领及章程，并愿服务本团；
- C.绝对不信奉宗教，不属于任何宗教性质之团体；
- D.经团员二人之介绍与担保及本团执行委员会之通

过。

第二条 国内团员在其旅欧期内得入为本团团员。

第三条 团员加入时，须在本团书记处登记，呈报中央，并由本团执行委员会盖章发给团证。

第四条 团员加入后，按月须缴常费二方。

第二章 组织

第五条 本团集合旅欧全体团员组成之。

第六条 本团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委员五人，任期一

年，并选出候补委员三人。

第七条 本团执行委员会互选书记一人，总理本团事务。

第八条 本团于执行委员会之下设书记部，掌理团中组织、财政、搜集报告、发给通告等事。

第九条 本团于执行委员会之下设共产主义研究会，凡团员均须加入研究。

第十条 本团依据旅欧特殊任务，于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三种委员会：1. 学生运动委员会；2. 华工运动委员会；3. 出版委员会。凡团员必须加入一种以上之委员会服务。

第十一条 旅欧各地有团员三人或合相邻之地得团员三人，即组织一地方委员会。

第十二条 地方会设书记一人，由地方会全体团员公举之。

第十三条 地方会及各委员会办事细则由□自定，但须经执行委员会之认可。

第三章 纪律

第十四条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

第十五条 本团代表大会为本团最高机关。

第十六条 在团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七条 本团代表大会或执行委员会之决议，须为大会或委员会多数之公意，少数须服从之。

第十八条 地方会书记受执行委员会之指挥，司理地方事务。

第十九条 本团执行委员会在任期内如不称职，得由本团临时代表大会议决即时撤换。

第二十条 地方会书记有失职时，执行委员会得取消之。

第二十一条 本团团员对于执行委员会决议有抗议时，得团员五分之一的赞成者，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或本团代表大会判决，但在抗议期内，仍须服从执行委员会之决议。

第二十二条 本团团员违背纲领、章程或决议案时，得由执行委员会开除之。

第二十三条 本团团员泄露团务，无故连续至二次不到会或三月不缴月费者，得由执行委员会开除之。

第四章 会议

第二十四条 本团每年须开代表大会一次。

第二十五条 本团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代表大会；有团员三分之一之请求，执行委员会必须召集临时代表大会。

第二十六条 开代表大会时，每人所代表之人物，至多不得过三人。

第二十七条 各地方会每月至少须开会一次。

第五章 报告

第二十八条 本团执行委员会每月须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一次。

第二十九条 地方会书记每月至少须向执行委员会报告一次。

第六章 机关

第三十条 依照本团现时特殊情形，对外暂设华工组合书记

部与中国书报社。

第七章 经费

第三十一条 本团经费以团费、特别捐及其它收入充之。

第八章 机关报

第三十二条 本团每月刊行《少年》杂志一次，印刷费由团员担负。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章程依据本团旅欧特殊情形，遵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上重要原则，由本团代表大会议决之。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得由本团代表大会过半数之决议修改之。

（伍豪按：此项章程在现时依本团通告五第一项之规定，绝对不得向外公布。）

附：

周恩来同志致团中央 施存统信

存统同志：

我们这份章程本是此次大会决议将前次提向中央的草案修改成的。但现时中央既已命我们更改的六项，除第二项在此新章程中已取消外，余者亦将遵议修改通告全团。此次寄去之件，只能算做大会决议的一项参考罢了。

伍豪白

关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特殊职务议案

我们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既已为国内青年团承认的旅欧部，我们的特殊职务实有请求大会决定之必要，因此，我们乃拟出下列草案提出大会，候公决。

* * *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部。这个团体在欧洲集合了许多中国青年工人和学生投身于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来学习一切。他们的职务，除去青年团中应做而为他所能做的职务外，他更有特殊职务可言。接触欧洲的共产主义实际运动，考察学习并介绍其活动方法，这是旅欧青年团的第一使命。其次，旅欧的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朋友，乃我们认为立在同一被压制境遇下为人，且更多无产阶级的少年在内；我们的利益，本是除掉无产阶级少年全体的利益无其他利益可言的；因此，旅欧青年团在勤工俭学生和工友运动中的一切参加，也是本着他的职务来为无产阶级少年谋全体利益。在这种活动中，旅欧青年团员应以宣传主义吸收同志为最要目的。此外，旅欧青年团为要清除旅欧中国无产阶级少年解放运动的障碍起见，他实应努力反对感人思想的宗教（最显著的是天主、基督两教）和其所属一切组织（雷鸣远属下的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等等），更应努力反对

与无产阶级少年利益整个相反的中法教育组织（例如里昂中法学院），这两事实是旅欧青年团附带的使命。

总上述全部职务，简言之，便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也可用列宁的话说：“学，学共产主义！”

《先驱》第二十四号，1923年8月1日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提向 国内大会的三个建议案

一、青年团与共产党的从属关系宜明定出条文，理由是：

A. 历考国内年来的S.Y.运动，多因党与团的关系未明定出，致闹出许多青年团员公开地作出反对党的首领或不满意于党的文字的笑话；

B. 党与团的从属关系未明定出，于是党的政治行动常常不能使全体团员了解而接受。

C. 青年团员因不明党与团的关系，于是乃常有因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接近党的首领、接受党的决议之故而深滋疑虑。

因此，我们乃主张与其为避忌党的公开而使青年团有态度不明份子复杂之虞，莫如明定条文，以祛此弊。

二、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由党选派青年党员二人为其执行委员，法国青年团的组织便是如此。我们为欲使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明白地表现其从属和密切的关系起见，必须采用此法，至区执行委员会亦可斟酌情形，施此同样方法。

三、青年团的内部教育工作，其在训练，严格纪律，强制服务，实有着意施行之必要。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之各地宜组织检查部的提议如蒙大会采纳，我们便更进一步主张各地检查部的组织宜有过半数委员由党指派，因非如此，不足以将纪律讲到好处。

《先驱》第二十四号，1923年8月1日

关于中国少年共产党 的报导

总的说来旅居欧洲的，特别是在法国的中国青年的核心组织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说这是实际情况。它的力量来自巩固的组织和严肃的纪律。其他团体只是些乌合之众。

团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成立。起初称为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改为现在的名称。在此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只有五十一名，现已超过三百名，来自中国各省，似网笼罩全国。我向你们保证，这些小伙子没有政治空想，唯一目的是动员起整个中国无产阶级，后者将创造对他们最美好的社会民主的制度形式。作为纲领，孙文的三民主义是首先采用的。他们尽力支持广州政府，他们希望各党派组成一支大军，以完成民主革命。他们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来到巴黎的中国青年，这些人原来是忠于北京政府或中立的。剩下的问题是广州是否用同样眼光看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巴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暂时在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的基础上（即马克思主义）达成彼此谅解。然而受到巴黎出版的《赤光》刊物启发的共产主义者将走得多么远呢？目前在巴黎，中国共产主义者最优秀的演说家是陈启修、罗章献同志。共产主义的潮流在这里形成，将直冲云霄、波涛澎

泐达于远方。法国共产党员与我们党员的联系越来越亲密。让我们展望民主革命全胜的一天！……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列强！革命万岁！

寄自柏林1924年9月27日

原件未署名，译自维格尔编《现代中国》（法文版）
第六卷第87—88页，河北献县天主堂版，1925年